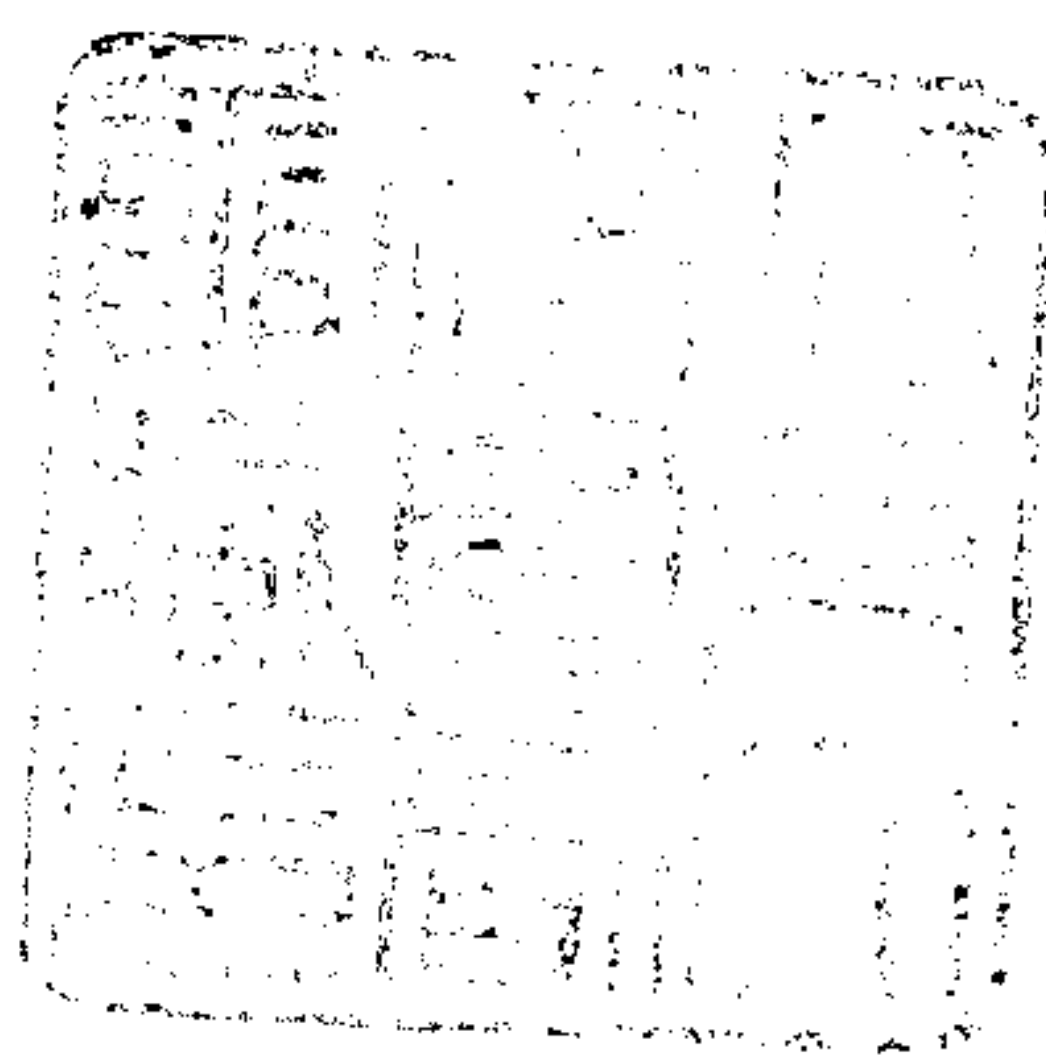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五八 · 子部 · 道家類

莊子集釋十卷（卷七至卷十）〔清〕郭慶藩撰……………一

莊子集解八卷 王先謙撰……………一一七

關尹子闡玄三卷 〔宋〕杜道堅撰……………二二五

列子八卷 〔唐〕盧重元注 列子盧注考證一卷 〔清〕汪孝嬰撰……………二五七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二十卷 〔宋〕高守元撰……………三一五

列子膚齋口義二卷 〔宋〕林希逸撰……………五五七

文子十二卷 〔唐〕徐靈府 〔宋〕朱弁 杜道堅注 〔明〕孫鑛評……………六三九

莊子集釋卷七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篇達生第十九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注生之所無以為者分外物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此字生而不能離形遺智愛形太甚亡失全生之道也如此之類世有之矣釋文無離下同大甚音

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注非我所制則無為有懷於其間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也釋文達生達也通也廣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也

命盡矣疏幾盡也更生日新也夫欲有為養形者無過乘御世

等之道平正則冥於日新釋文則幾依反事矣足乘而生笑足

之雙故能盡道之元妙釋文則幾依反事矣足乘而生笑足

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注所以遺棄之疏何足指乘

生莊空幻何足遺忘故乘世則形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注

俱不為也疏夫形全不擾故能保完天命精固不虧所以天地

者萬物之父母也注無所偏為故能子萬物疏夫二儀無心而

天地合德者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注所在皆成無常處疏夫陰

合則成體散則成始注所在皆成無常處疏夫陰

之機也消之漸也散則復反而歸其本而機又於是息焉故曰

能移注與化俱也疏精者能隨變任化而與物俱遷也精

而又精反以相天注還補其自然也疏日精之又精是以反本

還元輔於自釋文相天息亮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然之道也釋文相天息亮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

注其心虛故能御羣實疏古人稱師曰子亦是其德之嘉名具

尹名喜字公度為函谷關令故曰關尹尹員人是老子弟子懷

道抱德故禦羣詢之也空塞也夫至極聖人和光匿耀潛伏行

世混迹同塵不為物境障礙故釋文關尹李雲關令不窒珍悉

等虛室空而無塞本亦作空字釋文關尹李雲關令不窒珍悉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注至適故無不可耳非物往

可之疏一於高卑故心不恐懼釋文蹈火徒報請問何以至於

此疏總結前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疏夫不

物侵傷者乃是保守純和之氣養於恬淡之心而致釋文非知

之也非關運役心智分別巧弄勇決果敢而得之釋文非知

音之列或作例居子語女疏命樂冠令復坐釋文子語反魚據

後同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注唯無心者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獨遠耳釋文相遠干萬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注同是形

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疏夫形貌聲色可見聞者皆為物也
 至乎俱是聲色故也唯當非色非聲絕則物之造乎不形而
 絕聽者故能超絕象之外在萬物之先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
 止乎无所化注常遊於極疏夫不色不形故能變化於萬物者也是
 以羣有從造化而受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注夫至
 形任變化之妙本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注夫至
 極者非物所制疏夫得造化之深根自然之妙本而窮理盡性
 來出沒自在乘正釋文焉得反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注止於
 御辯於何待焉疏彼之得道聖人方將處心虛淡而藏乎无端之紀
 所受之分疏其度量宏博終不滯於世間而藏乎无端之紀
 注冥然與變化日新疏而為紀綱故聖人其心胸於恍惚之
 也遊乎萬物之所終始注終始者物之極疏夫物所始於恍惚之
 皆是造化物固以終始為造化也而聖壹其性注節則二矣疏
 人放任乎自然之境遊乎造化之場壹其性注節則二矣疏
 率性而動養其氣注不以心使之疏吐納虛克故合其德注不
 故不二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三

以物離性疏抱一不離故常以通乎物之所造注萬物皆造於
 自爾疏物之所造自然也既一性合德與物夫若是者其天守
 全其神无邪物矣自入焉疏是者指斥以前聖人也自從也若
 其心神凝照曾無間卻故世釋文无邪反夫醉者之墜車雖
 俗事物何從而入於靈府哉釋文无邪反夫醉者之墜車雖
 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
 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物而不懼疏自此
 凡有三譬以况聖人在獨無心一者醉人二者利劍三者擊瓦
 此則是初夫醉人乘車忽然墜墜雖復困疾必當不死其謂心
 無緣慮神照全既而乘擊不知死釋文之墜字或作隊同直
 生不人是故選於外物而情無懼懼釋文之墜字或作隊同直
 家世父日始守乎氣而終養乘亦音繩又選音悟郭音博爾雅
 乎神道家所謂鍊氣歸神也乘亦音繩又選音悟郭音博爾雅
 謂于觸疏虛文不懼之涉反懼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注醉
 昭日今本作選李郭音習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注醉
 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者也而况得全於天平疏彼之醉
 人因於

困酒猶得暫時凝淡不為物傷而况德全聖人藏於天故莫
 人冥於自然之道者乎物莫之傷故其宜矣聖人藏於天故莫
 之能傷也注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疏夫聖人照等三先習周
 之境故物復讎者不折鏡干注夫干將鏡干不事折之以其無心疏
 莫之傷矣復讎者不折鏡干注夫干將鏡干不事折之以其無心疏
 此第二論也干將鏡干之良劍雖用劍殺害因以結讎而
 報讎之人終不與怒此劍而折之也其為無心故物莫之害也
 釋文鏡音莫本干李云鏡耶干將皆古之利劍名吳越春秋云
 二曰鏡耶鏡耶雖有忤心者不怨瓦注瓦雖復中人
 人莫之怨者由其無情疏夫終不怨恨為瓦是無心之物此第
 三論釋文忤心之或反郭李音支瓦匹遙反郭雖復下章同
 中人反是以天下平均注凡不平者由有情故无攻戰之亂
 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注無情之道大矣疏夫海內清平選
 職之亂朝無殺戮之刑者蓋由此無為之道不聞人之天而開
 無心聖人故致之也是知無心之義大矣

莊子集釋卷七上

四

天之天注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也然則開天者性
 之動也開人者知之用也疏郭注云不慮而知開天者性也知而
 動開人者知之用郭開天者德生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
 得之矣無勞更釋開天者德生注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忘
 餘斯德生也開人者賊生注知用者從感而求勸而己斯賊
 生也疏夫率性而動動而常寂故德生也運智御世為害極深
 也疏故賊生也老經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德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注任其天性而動則人理亦自全矣疏
 常用自然之性不厭天者也在釋文不厭李於豔反民幾乎以
 智自照於物斯不忽人者也釋文不厭李於豔反民幾乎以
 其真注民之所患偽之所生常在於知用不在於性動也疏
 也因天任人性動習用既而人天無別知釋文幾乎音機或仲
 用不殊是以奉土盡真者生無偽者也釋文幾乎音機或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撮之也疏痾僂老人曲背
 也撮拾也孔子聘楚行出林藪之中遇釋文痾居於禹反李徐
 老公以竿承蜩如佻拾地芥一無遺也釋文痾居於禹反李徐

而不中也是以津人以志道故若神射者以矜物故釋文瓦注
 香亂是以矜之則拙忘之則巧則諸學者幸志之焉釋文瓦注
 之則反李憚徒厚反又音片又丈且砥武典反又音昏又音門
 云擊也本反忌器也日也本砥作砥傳也作矜也說文云
 也元嘉本改作慶慶案亦速也又音去先篇以黃金改者始
 殆疑也說文亦速也之意黃金改者之段不別見呂覽高
 注亦云無考列子黃帝篇以瓦拒者既淮南說林訓以金拒者
 跋並與莊子所要一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而不作矜字所要一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
者內拙注夫欲養生全內者其唯無所矜重也疏夫射者之心
 重於外物故心有所矜只為貴重黃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
 金故內心昏拙豈唯在射萬事亦然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
吾問祝腎學生注學生者務中適釋文田開之李開之周威
 公崔本作周威公憲俞樾曰史記周本紀孝王封其弟於河
 南是為桓公桓公卒子威公代立此周威公殆即其人乎索
 隱按案本兩別桓公名揭威公之子東周惠祝腎市之六反下
 公名班而威公之名不傳崔本可補史闕祝腎市之六反下
 作緊音同學生司馬云學養務中丁仲反下章吾子與祝腎游
 本或作賢學生生之道也注而中適同吾子與祝腎游

莊子集釋卷七上

亦何問焉疏姓田名開之學道之人姓祝名開道者也則公
 養生之道開之既從游學未知釋文吾子與祝腎游司馬本以
 何所問乎有此各疑庶稟其術釋文吾子與祝腎游司馬本以
 句更云子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待門庭亦何問於夫子疏
 與祝腎游謂祝腎為夫子拔篲掃帚也言代操掃帚侍門戶灑
 掃庭前而已亦何敢問先生之道乎古人中師皆操篲以充
 役釋文操七曹拔末反徐而末筮似或或徐以信醉反或蘇
 也忽反請也盧文弨亦何問於夫子句絕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
 日信醉上脫又字願聞之疏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開之曰
 願聞之疏願聞幸請指陳不勞謙遜開之曰願聞之夫子曰善養
 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疏我承祝腎之說養生譬之
 釋文而鞭如字崔本作鞭六匿也視其羸瘦在後者皆著牛中
 然行矣注視其後而前者不勞也諱其終威公曰何謂也疏
 者也郭象注視其後而前者不勞也諱其終威公曰何謂也疏
 未悟田開之言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
 故更發疑問

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疏
 姓單名豹魯之隱者也巖居飲水不爭名利釋文單豹者
 年齒長老而形色不衰久處山林忽遭餓虎所食釋文單豹者
 李云單豹隱而水飲元嘉本有張毅者高門縣簿无不走也
 人姓名也而水飲作飲水有張毅者高門縣簿无不走也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疏之張名毅亦魯人也高門高貴
 流俗之人追奔世利高門甲第朱戶垂簾莫不駟騾參釋文縣
 謁趨走慶形勞神弱困而不休於是內熱發背而死釋文縣
 音簿司馬云无不走也李云走往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
 未明司馬云走至也言無不至門奉富貴也亦殊迂曲走乃趣
 之壞字文選幽通賦李注引此文曰有張毅者高門縣簿無不
 趣毅也字正作趣但衍義字耳呂覽必已篇曰張毅好恭門閭
 惟薄聚居取無不趨高注曰過之必趨淮南人間篇曰張毅好
 恭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庭徒馬圍皆與仇禮然
 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其義更明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殺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
 鞭其後者也注**夫守一方之事至於過理者不及於會通之適

莊子集釋卷七上

也鞭其後者去其不及也疏單豹寡欲清虛養其內德而虎食
 病攻其內以死此二子各滯一釋文去其起呂仲尼曰无入而
 邊未為折中故並不鞭其後也釋文去其起呂仲尼曰无入而
藏注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於入也疏注云入既入矣而又
 也无出而陽注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是過於出也疏陽顯也出
 又顯之偏滯於柴立其中中央注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出此張毅也柴立其中中央注若槁木之無心而中適是立也
疏柴木也不滯於出而滯於處出處雙遣如槁三者若得其名
 必極注名極而實當也疏夫因名詮理從理生名若得已前三
 得此三者名為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禮至極之人也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
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疏塗道路也夫路有劫賊險難可
 相戒不敢輕行強盛卒伍多結徒伴釋文畏塗司馬云阻險
 量平安然後敢去豈不知全身遠害乎釋文畏塗司馬云阻險
 也卒徒反音音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

志轉引司馬云名樂即縣水音三十仞音列七流沫音龍元龍門也不若釋文之詳縣水音三十仞音列七流沫音龍元徒多反龍字又作鱉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疏濶濶而困若故命弟子隨流而拯之釋文有苦如字司馬拯之拯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疏塘岸也既安於水故散髮而行釋文數百步所主被髮反行歌司馬本作行道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疏夫夫既不懼流波行歌自若鬼父怪其如此能履深水頗曰亡吾無道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為故也長乎性成乎命疏我初始生於陵陸遂與陵為故也長乎性成乎命於水中習而成性也既習水成性心無懼懼恣情放任遂同釋文長乎下文反與齊俱入與汨偕出注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汨也疏磨翁旋入如磨心之轉者齊也回復磨漫而反

莊子集釋卷七上

出者汨也既與水相宜事符天命故出入齊汨曾不介懷郭注云磨翁而人者開東人喚磨為磨翁而人是磨紅轉也釋文與齊司馬云齊向水如磨齊也郭云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子正世篇治莫貴於得齊謂得中也中於民馬注齊中也管書郭志齊所以為齊也蘇林注齊天中央齊也與司馬訓為同水如與汨胡忽反司馬云汨也郭從水之道而不磨之義正同與汨云回伏而涌出者汨也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注任水而不任已疏隨順於水委質從流不使私情礙乎此吾所以蹈之也疏更無道術理盡於焉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疏未聞斯旨請重釋之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注此章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矣用夫無難以涉乎生生之道何往而不通也疏此之三義並釋於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注不似人所作也疏梓者名處魯大匠也亦云梓者官名錄者樂器似夾鍾亦言錄似虎形刻

木為之彫削巧妙不類人工釋文梓音慶李云魯大匠也梓見春秋襄四年左傳匠慶謂季文子文亦慶名也梓侯見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疏魯侯見其神妙怪而問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疏梓答云臣是工巧材人有何藝術雖復如是亦有一法焉靜心釋文耗呼報反司馬云損也李云氣耗則心動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疏官得利祿如斯三日至於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疏齊日既多心虛漸靜故釋文非譽齊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注視公朝若無則跋慕之心絕矣疏輒然不敢動也齊潔既久情義於公私豈有懷於朝廷哉釋文輒然丁協反輒無公朝直遼反

莊子集釋卷七上

其巧專而外骨消注性外之事去也疏滑亂也專精內巧之釋文骨消如字本亦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注必取材中者也疏外事既除內心虛看天性好木形容軀貌至精妙而成事此為鐻釋文成見賢通者然後就手加工焉若其不然則止而不為釋文成見賢通林中丁仲則以天合天注不離其自然也疏機變雖加人工木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注盡因物之妙故乃疑是鬼神所作也疏所以鐻之微妙疑似鬼神者只是因於天性順其自然也釋文是與音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疏姓東野名稷古之善御人也以御事魯編之直莊公以為為細結釋文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織文不能過此之妙也釋文東野稷李云東野姓稷名也司織見賢過反莊公李云魯莊公也或云內篇曰顏闔將傳衛靈

衛莊公 命曰荀子哀公篇載此事莊中繩丁仲反文弗過
公作定公頗聞作頗則為魯定公矣 任馬旋回如鉤之曲釋文使
也 司馬云謂過使之鉤百而反疏 任馬旋回如鉤之曲釋文使
之鉤百而反之如鉤復迹百反而不知止顏闕遇之入見曰復
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疏 莊公初不信故密不應焉 釋文顏
闕 戶風反元嘉 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疏 少時之頃
公問顏生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注 斯明至當之不
可過也疏 答馬力竭盡而求其過分之能故 工倕旋而蓋規矩
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疏 旋規也規圓也稽審也倕是堯時工
物施巧不 釋文 工倕 音垂 又 旋而蓋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
音難司馬本矩作罷云工倕堯工巧人也旋圓也聖句也倕工
巧任規以見為圖蓋其句指不以度量也是與物化之不以
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注 雖工倕之巧猶任規矩此言因物
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壹

之易也疏 任物因循忘懷虛羨故其 釋文 不桎 之實反司之易
以疏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注 百體皆適則都忘其身
也釋文足履 九位 要帶 一適 知忘是非心之適也注 是非生於
不適耳疏 夫有履有帶本為足為要今既忘足履帶理當開
不適耳疏 適亦猶心懷憂戚為有是非今則知忘是非故心常
適矣 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注 所遇而安故無所變從也
疏 外智疑寂內心不移物境虛空外 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
不從事乃契會真道所在常適 始本也夫體道虛忘本性常
適之適也注 謙適者猶未適也疏 通非由感物而後欲則有
時不道本性常適故無往不歡 有孫休者疏 孫休名休 踵門而
也斯乃忘適之適非有心適 孫休人也 踵門而
說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
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
惡遇此命也疏 孫休也說告也欺也不能違道而怨適道類來
至門而欺也姓扁名子慶魯之賢人孫休之師

莊子集釋卷七上

去

也孫休俗人不達天命頗諳門面言之處居鄉里不見道不
修飾臨於危殆不見道我無勇武而營田於平原遂成不熟不
稼不收處朝廷以事君不遇聖明不康好爵遭州部而 釋文
放逐被擄開而實棄有伺罪於上天荷遇斯之運命 釋文
門 章勇反司 而說 駁駕反又呼駕反郭都駕反司 子扁慶子
馬云至也 而說 駁駕反又呼駕反郭都駕反司 子扁慶子
又符珍反李云 臨難 乃且 實於 必刃 惡遇 音烏
扁姓慶子字也 扁難 反 實於 必刃 惡遇 音烏
問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注 開付自然也疏 夫
人立行虛遠清高故能內忘五藏之肝膽外 茫然彷彿乎塵垢
遺六根之耳目蕩然空靜無緣介於胸臆 茫 茫 茫 茫 茫 茫
之外注 凡非真性皆塵垢也 釋文 芒然 反 茫 茫 茫 茫 茫 茫
遙乎无事之業注 凡自為者皆無事之業也疏 也 茫 茫 茫 茫 茫 茫
之名道遙是任道之稀而處樂不染後放於 是謂為而不恃注
羣塵之表涉事無事任適於物務之中也 是謂為而不恃注
率性自為耳非恃而為之長而不幸注 任其自長耳非幸而長
之疏 接物施化不恃藉於我我長養 釋文 長而 注同 今汝
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疏 汝光飾
顯思俗修管身形顯他汗昭昭明白自炫其能猶如 釋文飾
猶揭日月而行於世也豈是藉光匿耀以蒙養恬哉 釋文飾
知 音明 汗 音若 揭 其列反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无中道
天於瞽盲跛蹙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
矣疏 兩汝也得軀體完全九竅具足復免中途天於瞽盲跛蹙
矣疏 又得預於人倫借於人數慶幸矣莫甚於斯有何容暇怨
於天道子宜速 釋文 九竅 反 苦 帶 汝 汝 汝 汝 汝 汝
往無勞辭費 而比 如字 又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疏
後其體反 而比 如字 又 孫子出扁子入坐有問仰天而歎疏
孫休問道而出扁子言說而 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疏 扁子
問其徒 扁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疏 扁子
至於惑也疏 孫休頻來踵門而說述已居世坎軻不平吾遂告
是以吁嘆也 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

物不堪化則反性也自尊則釋文則判子以反本亦作性同
物不堪化則反性也自尊則釋文則判子以反本亦作性同
必已篇高注到缺傷也准南修齊篇頓兵挫銳高注到折辱
初筵篇側弁之儀鄭箋云俄頓視則俄謂崇高必傾側也古
書俄字或以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
不傾衰也或以義為之說見王氏經義述聞尚書立政篇亦或以
不為儀亦俄也謂君法儀則儀則當禁使不為也 有為則虧賢
則謀疏賢以志高為人所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疏言
上賢與不肖等事何必為也必則偏執名中所以有成虧也
家世父曰乘道德而浮遊出世者也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方
以相入世合則離成則毀巧相待也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死之所自來也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 悲夫弟子志
者高危有為則虧非俊疑傑固庸態也舊注失之 悲夫弟子志
之疏也悲夫歎聲其唯道德之鄉乎注不可必故待之不可以一
方也唯與時俱化者為能涉變而常通耳疏言能用中平之理
其為道德之鄉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九

釋文之鄉 如字一音 市南宜僚見魯侯疏 姓能名宜僚 釋文市
南宜僚 了蕭反徐力遙反司馬云熊宜僚也居市南因為號也
俞樾曰高注淮南主術篇云宜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
逾姓也名熊疑名姓字互誤 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疏王
謂王季文王先君 親而行之無須與離居疏 離散也居 釋文无
謂周公伯禽也 須臾離以居字連上句讀當從之呂覽慎人篇胼胝不居高誘
訓居為止無須臾居者無須臾止也正與上句行字相對成義
字而居字屬下讀失之矣下文居得行而不名處 然不免於患
亦以居與行對言郭注曰居然自得此行非是 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注有其身而矜其國
故雖憂懷萬端尊賢尚行而慮慮愈深矣疏 言敬鬼神尊賢之
文居然 崔讀以居尚行反 夫豐狐文豹疏 豐大也以文章豐
字連上句 美毛衣悅澤故為

也利釋之豐狐司馬云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居居
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背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疏 戒慎也隱
也且明也皆皆也言雖飢渴猶酌酌明且無人 釋文背疏如字
之時相命於江湖之上扶疎草木而求食也 家世父曰釋
文引司馬云背須也疏菜也李云背相也謂相望疏草也今案
江湖之上舟車之所輻也解開之所都也豐狐文豹未嘗求食
在湖之上故曰定背疏疏也言足跡之所未經也舊注似皆失
於蒲青之市呂氏春秋行論篇作蒲疏史記蘇秦傳東有淮穎
煮蕪無背蕪策 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
哉其皮為之災也疏 機辟罔羅也言罔羅始定計如此猶不免置
釋文機辟反 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
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注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也
疏 野謂道德之鄉也郭注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
野謂道德之鄉也郭注云欲令無其身忘其國而任其自化

莊子集釋卷七上

十

釋文剝形 音枯廣雅 去皮起呂反下去 酒心 先典反本亦
如字徐 欲令 力呈反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注 寄之南越
音德 欲令 章末同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注 寄之南越
取其去魯之遠也疏 言去魯既遠名建 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
欲知作而不知藏疏 也君既懂道民亦還清 與而不求其報不
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疏 義宜也 猖狂妄行疏 猖狂無心
也乃蹈乎大方注 各恣其本步而人人自蹈其方則萬方得矣
不亦大乎疏 道方也猖狂恣任 其生可樂其死可葬注 言
可終始處之疏 郭注云言可以 釋文可樂音 吾願君去國捐俗
與道相輔而行注 所謂去國捐俗謂蕩除其胷中也疏 捐棄俗
與無為至道相 輔導而行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
注 眞謂欲使之南越疏 迷悟性殊故致 市南子曰君无形偃注

而毫毛不挫注當故無損疏雖其性也故略無損損者也釋文
 不挫子臥而況有大塗者乎注秦然無執川天下之自焉斯大
 通之塗也故曰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疏塗道也直道也神化無
 爲三月而成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疏楚昭王召孔
 何怪之有釋文孔子自魯
 聘楚塗經陳蔡二國之間尼父徒眾既多陳蔡之人謂孔子是
 陽虎所以起兵圍之門人飢餓七日不起火食窮迫困苦也
 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注自同於好
 惡耳聖人無好惡也疏太公老者稱也任名也幾近也然猶知
 子近死乎答云如是也釋文大公任音字李云大公大太稱
 子謙惡乎答云如是也釋文大公任音字李云大公大太稱
 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大公類叔子幾音又子惡及下同
 然則大公適復姓非大夫之稱音又子惡及下同
 好章內同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
 爲鳥也翬翬狝狝而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注既宏大舒

莊子集釋卷七上

重

緩又心無常係疏試言長生之道舉海鳥而譬之翬翝狝狝是
 先起棲必戢其釋文翬翝音音紛字或作翬翝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有翼迫引於羣釋文翬翝音音紛字或作翬翝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親李云羽翼聲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而棲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敢爲前退不敢爲後注常從容處中釋文從容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嘗必取其緒注其於隨物而已疏夫進退處中遠害之至釋文
 其緒緒次緒也王念孫曰釋文曰緒次緒也案陸說非也緒
 爲國家司馬彪曰緒者殘也謂殘餘也楚詞九章秋風冬之緒
 風王注曰緒餘也管子弟子職篇奉梳以爲緒尹知章曰緒然
 婦媵也媵亦是故其行列不斥注與羣俱也釋文行列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餘也釋文行列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不斥尺音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注患害生於役知以
 奔競疏爲其謙柔不與物競故羣鳥行列不獨斥棄也釋文卒
 不子恤反終也直木先伐甘井先竭注才之害也疏直木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又七忽反

目其才其流先竭子其意者飾知以驚愚飾身以明汙昭昭
 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注夫察焉小異則與環焉迥矣混
 然大同則無獨異於世矣故夫昭昭者乃冥冥之迹也將奇言
 以遺跡故因陳蔡以託忠疏謂仲尼意在裝飾才智驚愚愚俗
 耀已能猶如揭日月而行釋文飾知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行故不免於禍患也釋文飾知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注爲迂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引司馬云揭揭也釋文關爲迂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
 伐者无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注恃功名以爲已成者木之嘗
 全疏伐取也墮敗也夫自取其德者無功績而功成不退者必
 不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釋文者墮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執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
 注功自累成故還之疏夫能立大功建鴻名而功成非居難
 文夫功反道流而不明注味然而自行耳疏道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天下而始光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重

居得行而不名處注彼皆居然自得此行耳非由名而
 後處之疏身有道德盛行於世而釋文居得行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日得猶德也集韻德行之得也言其道周流乎天下而不顯然
 以居之其德之行亦不藉之爲名而以自處郭象居然自得此
 行非由名而後處之純純常常乃比於狂注無心而動故也疏
 以居得行斷句恐誤純純常常乃比於狂注無心而動故也疏
 純純者材素常常者混物削迹捐勢不爲功名注功自彼成故
 勢不在我而名迹皆去疏削除聖迹捐棄權勢豈存是故无責
 於人人亦无責焉注恣情任彼故彼各自當其責也疏爲是義
 譽我既不譏於人至人不問子何喜哉注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故人亦無責於我至人不問子何喜哉注寂泊無懷乃至人也
 聖哲何爲喜好聲名者邪釋文泊音音紛字或作翬翝
 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枲粟注取於棄人間之好
 也疏孔子既承教戒善其所言於是辭退交遊捨去弟子離析
 徒眾獨遊山澤之中捐棄衣履而服絺綌枲粟甘肥而食枲粟

釋文表裘

反

利戶

反

又音序

入獸不亂

入鳥不亂

行

若草木之無心

故為鳥獸所不

畏鳥獸不惡而

況人乎

注

蓋奇

言以極推至誠之

信任乎物而無

受害之地也

無情羣鳥獸而不

驚

孔子問子桑

寧曰吾再逐於

魯伐樹於宋

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

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

友益散何與

疏

姓桑名寧隱者也

孔子為魯司寇

齊人問之遂

是散後孔子在

宋及周遂不被

用故得窮也

親交情益甚疏

遠門徒朋友益

其離散何為如

此邪

釋文

子桑

音戶木又作季

音于李云桑姓

其名隱人也或

云姓桑

子桑

音戶同矣其或

作季即字季

子桑

音戶同矣其或

作季即字季

子桑

人者之采桑羽

即子桑羽說在

大宗師篇或作

羽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或作羽

樹於衛

一本作伐樹於

宋削迹於衛

盧文弼曰

此數

反

所主

何

與

音餘

下

子桑

寧曰子獨不聞

假人之亡與林

回棄千金之璧

與

音餘

負赤子而趨或

曰為其布與赤

子之布寡矣

注

布謂財帛也

釋

文

假

音

古

推

反

李

云

國

名

慶

姓名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慶

音

林回

當是假之

迷民蓋假亡

而其民迷

為其

如字

下

同

又

布

與

財

也

為

其

累

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財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音

假

也

疏

假

音

假

亦不得為德也說文紫麻一端也與麻字通言整齊麻而過禾
之一端以納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綳係之以麻故曰德而過禾
反魏王司馬云德皮弁以又薄計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

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柝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

蓬蒙不能晒睨也注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

之能害疏得也羿古之善射人逢蒙羿之弟子也睨猶斜視

字亦有作晒字者隨字讀之言善士賢人遭時得地猶如獲得

直木則跳躡自在雖有善射之人不敢舉目側視何況矜弓乎

釋文騰音騰本亦作騰盧音南攬音萬郭而王况

反司馬文昭曰今本作騰盧音南攬音萬郭而王况

本作往長遠也俞樾曰郭注曰遭時得地則申其長技是讀

長為長短之長然於本文之義殊為未合司馬云兩枝相去長

遠也則就樹木言義更非矣此當就猿而言謂猿得相梓豫章

則率其屬居其上而自為若長也故曰王長尹音請或蓬蒙

其間釋文王往况反長丁亮反頗得其讀尹係反蓬蒙

反徐扶公反司馬云尹古莫練反舊莫顯反睨音詣郭五米

之善射者蓬蒙羿之弟子也或作睥善計反反李云邪視

反長枝反及其得柝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

筋骨非有加急而不采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疏柝棘

並有刺之惡木也夫猿得有刺之木不能逞其捷巧是以心中

悲悼而戰慄形貌危行而側視非謂筋骨有異於前而勢不便

也土達亂世釋文柝棘章夜枳音氏反枳音矩悼如字又直弔反

亦須如然釋文柝棘章夜枳音氏反枳音矩悼如字又直弔反

莊子集釋卷七上

毛

天

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注勢不便而強為之則受戮矣疏此合

當時周室微弱六國與盛於是主昏於上臣亂於下莊生懷道

抱德莫能見用晦迹遠害故發此言昔殷紂無道比干忠諫剖

心而死豈非徵驗引釋文亂相反息亮見心賢暹反盧文弼

古證今異日明鏡釋文亂相反息亮見心賢暹反盧文弼

為其丈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

而歌蔡氏之風有其具而无其數有其聲而无宮角木聲與人

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疏蔡氏神農也孔子聖人安於窮通雖

木右手凭枯枝恬然自得歌蔡氏之風風木乃八音雖擊而無

曲無聲惟打木宜有於宮商然歌聲木聲犁然清淡而樂正心

故有應當於釋文槁木苦老反蔡氏無為帝王也犁然又力之

人心者也反司馬云犁有當反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

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疏顏生既見仲尼擊木而歌於是正

虞度謂言仲尼廣已道德而規造大位之心愛惜釋文還目

莊子集釋卷七上

天

之損達於時命安之則易人倫之道有祿之益德來无始而非

而寄推之即難此明仲尼雖擊木而歌無心哀怨卒也注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卒矣言變化

之無窮疏卒終也於今為始者於昨為卒也欲明無始無終人與

天一也注皆自然疏所謂天損人益者猶是教述之言也夫今

之歌者其誰乎注任其自爾則歌者非我也疏夫大聖虛忘物

我歌是誰歌我乃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

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注不可逃也疏前略標名此

也夫命終窮塞道德不行此猶天地虛釋文窮極之實反家

盈四時轉變運動萬物發泄氣候也釋文窮極之實反家

不行言飢渴寒暑足以枯槁人而使不自適然而飢渴以運物

駑之寒暑以運之不能抗而不受也與之俱逝而已矣運物

司馬云之泄息列反司馬云言與之偕逝之謂也注所謂不識

不知而順帝之則也疏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釋

與變化而俱往而無欣惡於其間也釋

又言與之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

所以待天平注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也

夫為人臣者不敢逃去君命執持臣道由自如斯何謂不受

而况為變化窮通必待自然之理豈可違距者哉何謂不受

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注感應旁通為四達簡離並至而不

窮注旁通故可以御高大也物之所利乃非已也注非已求而

取之疏始本也乃宜也妙本虛寂連用赴機傍通四方既

其在外者也注人之生必外有接物之命非如瓦石止於形質

而已疏孔子聖人挺於天命運茲外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

吾若取之何哉注盜竊者私取之謂也今賢人君子之致爵祿

非私取也受之而已疏夫賢人君子向不為盜竊况孔丘大聖

而寄受之而已故曰鳥莫知於鵠鵠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矣蓋無心也

莊子集釋卷七上

落其實棄之而走注蓬瀛之速疏蓬蓬也食也皆能遠寄

舍欲作樂巢目略處所不是宜便不待周給有詠即遂釋文莫

飛出假令有食落地急棄而走必不復收避禍之速也釋文莫

知音鵠音鶴音而或云目之所不宜處已難察知之故棄之

其畏人也而鑿諸人間注未有自疏外於人而人存之者也畏

人而入於人舍此鳥之所以稱知也疏蓬人入也燕于畏懼於人

寄作巢巢是使人愛而解之故得免害亦由聖人和光在世世

社稷存焉爾注况之至人則玄同天下故天下樂推而不厭相

與社而獲之斯無受人益之所以為難也疏聖德被草品樂

宜矣所謂人益此之謂乎家世父曰有土而四有社有田而

因有稷社者所以居也稷者所以養也鳥亦有其居鳥亦有其

養為鳥之養諸人固不假人以居而因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

自為居不假人以養而因自為養也

方運轉不停新新變易日用不知故莫覺其

代謝者也既無日新而變何始卒之有耶釋文其禱司馬云

也子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注日夜相代

未始有極故正而待之無所為懷也疏夫終則是始始則是終

終與始則無所與生是以隨變任化所釋文焉知於皮反何謂

遇皆適也守正真待於造物而已矣

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注凡所謂天皆明

不為而自然疏夫人倫萬物莫不自然愛及自

性也注言自然則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耳故曰

性也夫自然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自然耳不為也豈是能有之

此解前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注晏然無矜而體與變俱也

天之義也也逝往也夫聖人通於終之二達死生之為一故

能安然解體隨化而往乎無始任變而終家世父曰孟

子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

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莊子之云人之不能有天即孟子所謂

性焉有命者也莊子以其有物有欲者為人而自然為天於是

斷聲色去臭味離天與人而二之其曰人與天一猶之去人以

就天也聖人盡性以知天其功不越日用飲食性也有命而莊

周遊於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

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疏雕陵栗園名也樊籬也謂遊於栗園

異常之鵠從南方來翅長七尺眼圓釋文雕徐音彫木

一才矣若莊生之類仍稱栗林之中釋文雕徐音彫木

音類司馬云雕陵名樊籬也謂遊栗園釋文雕徐音彫木

寸也王念孫曰司馬彪曰運寸可叫一寸也案司馬以運為

博運之運非也運寸與廣七尺相對為文廣為橫測運為從也

目大運寸猶言目大徑寸耳越語句地廣運百里車注日

東西為廣南北為運是運為從也西山經曰是山也廣員百里

也感周之類

息薄反李

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也感周之類

候也翅大不能遠飛目大不能遠視

嘗以此為哀矣獨哀死耶疏孔丘子賢聖二人共修一身各執固守不能暫停把臂之間欲然已謝新既釋文能令力呈反行矣故以失焉若以失故而悲此深可哀也釋文能令力呈反

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焉於唐肆也注唐肆非停馬處也言求向者之有不可復得也人之生若馬之遇肆耳恆無肆須臾新故之相續不舍晝夜也著見也言汝殆見吾所以見者耳吾所以見者日新也故已盡矣

汝安得有之疏殆近也著見也唐肆肆也吾所以見者變故日遠故言殆著也彼之故事於今已滅汝仍求向時之言其則非今者耳謂求馬於唐肆也唐肆肆也馬之處也向者見馬而道而行今時覆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釋文女音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運運遷移耳

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著音張處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郭著音張處反注同又一音張略反司馬

一不化者則非求馬於唐肆也郭唐肆肆也馬之處也向者見馬而道而行今時覆尋馬已過去亦猶向者之迹已滅於前釋文女音求之於今物已變矣故知新新不住運運遷移耳

莊子集釋卷七下

庭也末馬於市肆馬處反昌處可復反扶又音捨吾服女也甚忘

注服者思存之謂也甚忘謂過去之速也言汝去忽然思之恆欲不及疏復者尋思之謂也向者之汝於女服吾也亦甚忘注俱爾耳不問賢之與聖未有得停者疏唯於汝抑亦在吾汝之

思吾故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注不忘者存謂繼之以日新也雖忘故吾而新吾已至未始非吾吾何患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

焉故能離俗絕塵而與物無不冥也疏夫變化之道無時暫停斯有不忘者存也釋文離俗力智反下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未始非吾汝何患也

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注寂泊之至釋文被髮皮寄而

干本或作乾虛文熱乃屬反又丁立反司馬泊步各孔子便而待之疏既新沐髮曬之令乾疑神寂泊熱然不動搖若槁木

釋文便而待待或少焉見曰已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注無其心身而後外物

去也疏俄頃之間人見老子云已見先生眼為眩離忘遺形若獨化釋文見曰賈暄反與音餘掘若音槁木反老聃

曰吾遊心於物之初注初未有而欲有故遊於物初然後明有物之不為而自有也疏初也遊心物初則是精神妙本所以形

若死灰也釋文而欲訓弗孔子曰何謂邪疏未嘗意謂曰心則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注欲令仲尼必求於言意之表

也疏辟者口開不合也夫聖心非不能知其無法可知也非知至道深元超言意釋文口辟也又辟亦反徐數赤反營為

汝讓乎其將注試讓陰陽以擬向之無形耳未之敢必疏夫至妙非言意能詳試為汝讓論陰陽將釋文嘗為于為至陰謂諸

莊子集釋卷七下

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注言其交也疏肅肅陰氣

陽氣熱也近陰中之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注莫見為紀之形明其自爾疏二氣交通遂成和合

因此和氣而物生焉雖復四序炎涼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注未嘗守故疏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

有所而莫見其功注自爾故無功疏元功冥著故莫生有所乎萌注萌於未聚也疏萌於死有所乎歸注歸於散也疏歸於始

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注所謂逆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疏死生終始反覆往來既無端緒誰

之宗疏若非是虛通生化之道誰為萬物釋文且孰如字舊孔

子曰請問遊是疏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何老聃曰夫得是至

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注至美無美至樂無

樂故也疏夫遊於玄道美而歡暢既得無美之美釋文至樂音

下同孔子曰願聞其方疏至美至樂之道注曰草食之獸不疾易

變也疏疾也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忠移易滋澤水生之蟲

小變耳亦猶人處於大道之中隨變任化未釋文行小又如字

始非我此則不失大常生死之變益亦小耳釋文行小又如字

喜怒哀樂不入於胃次注知其小變而不失大常故疏喜怒哀樂

無變於已喜怒哀樂入於懷中也釋文胃次李云次夫天下也

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支百體將為塵垢而

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注

莊子集釋卷七下

七

愈不足慮疏夫天地萬物其體不二遊斯遊者故能混同是以

夜死生不能滑亂而況得喪禍福釋文能滑古反所介音棄隸

生虛之事乎愈不足以介懷也釋文能滑古反所介音棄隸

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注知身之貴於隸故棄之若遺土

耳苟知死生之變所在皆我則貴者常在也貴在於我而不失

於變注所貴者我也而我與變俱故心失也疏夫舍棄僕隸事

在於我不在外物我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

將變俱故無所喪也注所謂解解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

為道者解乎此注所謂解解疏夫世物遷流未嘗有極而隨變

方能釋文解乎注同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

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疏配合也脫免也老子德合二儀明

今乃盛談至言以修心術然則古之君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

子謙能遠於言說而免於修焉者乎

灼也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

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脩焉注不脩不為而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得也疏內水也澄也言水之澄其性自然故取利而不自

莊子集釋卷七下

八

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疏方術也莊子是六

言曰然魯則是用公之後應是衣冠之制又孔子生於魯盛行

五德之教是以門徒三千服膺儒服長釋文莊子見亦如字魯

人莊子見亦如字魯疏夫服不易其

故讓儒少注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疏察其道直據

衣冠謂少注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

形緩佩珕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

者未必知其道也疏句方也緩者五色條縹穿玉珕以飾佩也

以象德故戴圓冠以象天者則知三象之吉凶履方履以法地

者則知九州之水陸也緩佩珕者事至而決斷是以懷道之人

不必為服為服之者不必懷道彼己之釋文冠古亂同冠音履

子今古有之是故莊生寓言辯說也釋文冠古亂同冠音履

句音短徐其俱履徐居緩戶管反司佩珕古穴反慶蒲案說

反李云方也履具反緩馬本作緩二字互訓緩

者不成德司馬云不德解音庚李云六射四斗日射司馬本四竟音境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注所謂相其光同其德也

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注然自成則與眾務異也缺解不致入

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注天下相信故能同律度量衡也

天下大同不競忠諫事無隔異則注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

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味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

而夜遁終身无聞注為功者非已故功成而身不得不退事遂

而名不得不去名去身退乃可以及天下也注師傳北面事之

則其政術無心榮寵故泛然而辭其意消聲故味然不應由名

成身退推功於物不欲及於天下故逃遁無聞然呂佐周室受

封於齊檢於史傳竟無逃遁而釋文大師音味公音泛感徐敷

云夜遁者蓋莊生之寓言也釋文大師音味公音泛感徐敷

夜遁徐敷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參為乎疏

莊子集釋卷七下

顏子疑於文王未極至人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注

之德真人不夢何以夢乎注任諸大夫而不自任斯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

也注斯須者百姓之情當悟未悟之頃故文王循而發之以合

其大情也疏斯須由須臾也循順也夫文王聖人盡於妙理汝

悟未悟之頃進退須臾之間故釋文刺焉七賜列禦寇為伯昏

託夢以發其性耳未足怪也釋文刺焉七賜列禦寇為伯昏

无人射引之盈貫注盈貫謂盈銷也釋文為伯昏于偽盈貫古

反司馬銷丁歷措杯水其肘上注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

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疏禦寇無人內篇具釋

禦寇風仙養之善射右手引弦如附枝而滿銷左釋文措七故

注箭方去未至的也復奇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疏也

重也音寄也強發矢往復重奇前箭所謂擊括而人者箭方到

珠未至於的復奇杯水言其敏捷也字亦作偶者言射時重奇

破括方全插孔當是時猶象人也注不動之至疏象人木間土

復於隅角也當是時猶象人也注不動之至疏象人木間土

寇當射之時猶然不動猶土木之人也家世父曰過久復奇

狀矢之發方矢復出也音寄也言一矢方釋伯昏无人曰是射

一矢復在發也象人猶鄭康成之云相人偶伯昏无人曰是射

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疏言汝雖巧仍是有心之射嘗與汝登高

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疏七尺曰仞深七百尺也若

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遠巡足二分垂在

外指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疏前略陳射意此直欲

進讓也登峻響高山履危懸之石臨極險之淵仍背淵而行足

垂二分在外空裏控弦自若提槩而讓之禦寇怖懼不能舉

頭於是冥目伏釋文遂巡七句汗流戶伯昏无人曰夫至人

地汗流至踵也釋文遂巡七句汗流戶伯昏无人曰夫至人

莊子集釋卷七下

者上闔青天注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注揮斥猶縱放也

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

機而泊然自得也慶藩案潛與闔對文潛淵也與闔釋文揮斥

斥音尺李音詁郭今汝恍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注

不能明至分故有懼有懼而所喪多矣豈唯射乎疏放也恂懼

也夫至德之人與太空等量故能上闔青天注下隱黃泉音彼

龍升沈無定縱放入方精神不改臨彼萬仞何足介懷今我觀

權疑惑復察其貌相相自釋文相相反況甫孫叔敖曰吾何以過

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

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疏夫軒冕榮華物來應寄

去不可禁止窮通得喪豈由我哉達此疏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

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注曠然無係元同彼我

則在彼非獨亡在我非獨存也疏亡失也且不知榮華定在彼

我為失若在我邪則於彼為失而彼我既其玄同得喪於乎自

混也疏慶藩案彼我皆亡言不在我而在彼也淮南詮言篇亡

在萬物之中也即此義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

賤哉注躊躇四顧謂無可無不可疏躊躇是遲豫自得四顧是

擇斥宇宙有何容暇至於人世留心釋文躊躇直雷直於仲尼

貴賤之間乎故去之而無憂色也釋文躊躇直雷直於仲尼

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

黃帝不得友注伏戲黃帝者功號耳非所以功者也故況功號

於所以功相去遠矣故其名不足以友其人也疏仲尼問孫叔

其德故引遠古以證斯人古之真人窮微極妙縱有智言之人

不得辯說美色之姿不得淫濫盜賊之徒何能劫割三皇五帝

未足交釋文得劫居業反元伏戲音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已

況爵祿乎疏人雖日新死生大矣而不變疏若然者其神經乎大

山而无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充滿天地既以與

人已愈有注割肌膚以為天下者被我俱失也使人自而

已者與人而不損於己也其神明充滿天地故所在皆可所在

皆可故不損已為物而放於自得之地也疏介礙也既盡也夫

水不濡經乎太山而神無礙屈處卑賤其道不釋文大山音

虧德合二儀故充滿天地不損已為物故愈有也釋文大山音

巨凡亡者三注言有三亡徵也疏從義王其凡庸侯同坐論合

之後國在汲郡界今有几城是也三者為不敬鬼神尊賢養民也

而楚大凡小楚有吞夷之意故使從者以言感也俞越曰楚

王左右言凡亡者三人也釋文凡君疏如字司馬云凡國名在

注曰言有三亡徵也非是疏凡君疏如字司馬云凡國名在

公之後也疏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俗本此後有孔子窮於陳

蔡及孔子謂顏回二章與讓王篇同疏家并於讓王篇音之檢

此二章無郭注似如重出疏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注

遺凡故也疏周公之後世不乏賢也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

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注夫遺之者不以亡為亡則存亦不

足以為存矣曠然無矜乃常存也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

未始存也注存亡更在於心之所惜耳天下竟無存亡疏夫存

有心之得喪也既冥於得喪故亡者未必亡

而亡者更存存者不獨存而存者更亡也

外知北遊第二十二釋文以義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弁之丘而適遭无為謂焉疏此章並

名寓言明理北是幽冥之域水又幽昧之方隱則深遠難知弁

則鬱然可見欲明至道元絕顯晦無常故寄此言以彰其義也

釋文知北遊音智又於元水之上李云元水名司馬崔本上作

水名以下白水隱弁符云反又音紛又符紛疏知謂无為謂曰子

例之重者是疏若汝也此明運知極心問何思何慮則知道何

欲有問乎若疏道假設實主謂之無為疏此假設言方運知問道若

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疏為尋思何所念慮則知至

道若為服勤於何處所則安心契道疏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

何所依從何所道說則得其道也疏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

云孤則而暗反狂屈李云狂屈似人而非也虞清案釋文引李云狂屈似人而非也又選世宗賦指以之言司變態扶倚狂狂屈即倚狂也司馬與准作謂失之云之是也狂屈曰唉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疏唉應是也初欲言語中途忘之釋文唉李音熙云應聲語若反魚據知不斯忘之術反照之道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疏軒轅體道妙達元言故以一無無於三問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无爲謂眞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注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疏眞者不知也不近者以其知之也行不釋文不近附近道不可致注道在自言之教引老子經爲證也疏致得也夫无道不可致也德不可至注不失德然非可言致者也疏以言得言得非道也

莊子集釋卷七下

五

故稱德稱德而不至也疏夫上德不德若爲仁可爲也疏夫至德者非至德也親而今行偏愛之仁義可虧也疏夫裁非斷割適可虧殘非大者適可有爲而已矣禮相僞也疏夫禮尚往來更相浮僞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注禮有常則故矯效之所由生也疏乘本逐末散樸爲澆道喪道瀆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注損華僞也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爲无爲而无不爲也注華去而朴全則雖僞而非僞也疏夫修道之僞既而前損有後損無有無雙遺以至於非有非無之無今已爲也寂而不動無爲故無不爲也此引老經重明其旨爲物也注物失其所故有爲物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注其歸根之易者唯大人耳大人體合變化故化物不難疏倒置之類浮僞居心徇末忘本以道爲物縱欲歸根復命其可得乎今最反本不難唯在大聖人耳家世父

莊子集釋卷七下

六

日人所受以生者氣也既得之以爲生則氣日流行人化之中而吾魂然受其成形無由反氣而合諸漠道之華爲禮與氣之流行而爲人皆非其所固然者也通死生爲徒一聽其氣之聚散而吾無與焉則無爲矣道至於無爲而仁義理之名可以不立是之釋文其易注同生也死之徒注知變化之道者不以謂歸根爲異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注更相爲始則未知孰死孰生也疏氣聚而生猶是死之徒類氣散而死猶是生之本釋文更相如始生死終始誰知紀綱乎聚散往來變化無定音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注俱是聚也俱是散也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注患生於異疏夫氣聚爲生氣散爲死聚散雖異其氣則同今斯則死生聚散可爲故萬物一也疏死既其不一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注各以所美爲神奇所惡爲臭腐耳然彼之所美我之所惡也我之所美彼或惡之故逆其神奇通其臭腐耳死生彼我豈殊哉疏夫物無美惡而情有向背故特情之所惡者則謂爲臭腐而情之所美者則謂爲神奇物性不同所好各異彼之所美此則惡之此之所惡彼又爲美故毛嬙麗姬人之所美魚見深入鳥見高飛斯則臭腐神奇釋奇臭腐而是非美惡何有定焉是知天下萬物同一和氣耳釋文所惡鳥路反復化扶又反聖人故貴一疏夫體道聖人智周而冥同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爲謂无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萬境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子問乎若若知之笑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眞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子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爲知言注明夫自然者非言知之所得故當味乎無言之地是以先舉不言之標而後寄明於黃帝則夫自然之冥物概乎可得而見也疏彼無爲謂妙體無知故眞是道也此狂屈

反照道言中忘其告似道非真也知與黃帝二人運智以詮理
故不近真道也狂屈迷聽聞此格量謂黃帝雖未近真道可知
元言而釋文之標必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
已矣

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注此孔子之所以云子欲無言疏夫二
載其功最美四時代教各有明法萬物釋文大美謂覆載聖人
生成成資道理竟不言說曾無議論也

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注任其自為而
已疏夫聖人者合兩儀之覆載同萬物大聖不作注唯因任也
觀於天地之謂也注觀其形容象其物宜與天地不異疏夫大
人無為無作觀天地之覆載法至

道之生成無為無言斯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注
百化自化而神明不奪疏彼神明至精極妙與物混變
千萬者並舉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注夫死者已自死而
其大綱數爾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注夫死者已自死而
生者已自生圓者已自圓而方者已自方未有為其根者故莫

知疏夫物或生或死何方在
圓變化自然莫知根緒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注豈待
為之而後存哉疏扁然偏生之貌也言萬物固然隨時生育
文扁音偏又六合為巨未離其內注計六合在無極之中則陋
矣釋文未離反力智其內謂不能出秋豪為小待之成體注秋豪

雖小非無亦無以容其質疏六合天地四方也秋豪秋毫毛端
六合雖大猶居至道之中象
毛雖小資道以成體質也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注日新
也疏世間庶物莫不沈浮升降生死往來不
住運之不停新相續未嘗守故也陰陽四時運行各
得其序注不待為之疏夫二氣氤氳四時運轉春秋寒暑
若亡而存注照然若存則亡矣疏惛然如味音昏又
油然不形而神注察然有形則不神疏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
無方釋文油然音由謂無所給惜也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木根注畜之

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疏亭毒孕生畜養萬
用不知此之真力釋文物畜本亦作濬同可以觀於天矣注與
是至道一根本也釋文物畜收六反注同

天同觀疏觀見也天自然也夫能達理通元識
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疏王倪之師也汝形容
多取境自然和理歸至汝身釋文被衣音披本
神將來舍疏收攝私心令其平等專一志度令無放逸汝之精
四句變文以成辭其實一義也攝汝知即一汝視之意所觀者
專一故所知者收攝矣正汝度即正汝形之意度猶形也淮南
子道應篇文子道原篇並
作正汝度可據以訂正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疏深元上
於汝無極大汝隨焉如新生之憤而无求其故疏隨焉無知直
道居汝心中汝隨焉如新生之憤而无求其故疏隨焉無知直
也心既虛夷視亦平直故釋文瞳紅反郭菟絲反言未卒
如新生之憤於事無求也釋文瞳紅反郭菟絲反言未卒
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疏談元未終斯人已悟坐忘矣
道事等睡寐於是被衣喜躍

贊其敏速行於釋文蓄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
大道歌而去之釋文蓄缺睡寐體向所說畏其視聽以寐
大說

音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注與變俱也
疏形同槁木之微心類死灰之土無情直釋文若槁若老
任純實之真知不自矜持於事故也釋文若槁若老
晦晦无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注獨化者也疏媒媒晦晦息
忘知不可謀讓非凡所識故云彼何人釋文媒媒音味又
哉自形若槁骸以下並被衣歌辭也釋文媒媒音味又
音諷李云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疏承古之得道人舜
媒媒晦晦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疏承古之得道人舜
動植未知己身之內得有此釋文承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
道不乎既逢師傳故有咨請釋文承如字李云舜師也一云古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注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
然而自有耳身非汝所有而況無哉疏道者四句所不能得百
能自有何得釋文有夫音符塊然苦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
有於道耶釋文有夫音符塊然苦對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
之哉疏未悟生因自然形由造物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

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也疏亭毒孕生畜養萬
用不知此之真力釋文物畜本亦作濬同可以觀於天矣注與
是至道一根本也釋文物畜收六反注同

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注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感耳非汝有也疏委結聚散則死生聚散既不由汝是知汝身非汝有也釋文委形齊策願委之於子高注曰委付也成二年左傳午使委於三吏杜注曰委屬也天地之委形謂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天地所付屬之形也下三委字並同釋文委

蛻也注氣白結而蟬蛻也疏陰陽結聚故有子孫獨釋文蛻反又始氣反又始劣反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注皆在自爾中來故不知也疏夫行住食味皆自自然推謹行住者誰住食者誰食味者誰味乎皆不知所由而悉自爾也釋文家世父曰日見其有行而終不知所往日見其有處而終莫能自持日見其有食而終莫知所為味然則其往也非我能自主也其相持數十年之久也非我能自蓄也其食而知味也

莊子集釋卷七下

九

非我能自辨也天地陰陽之氣運掉之使然也皆不得而有也天地之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注強陽猶運動耳明斯道也庶可以遺身而忘生也疏強運動也胡何也夫形性子孫者並是天地陰陽之氣聚結而成者也復何得自有此身也釋文天地之強陽氣也疏郭云強陽猶運動耳案言天地尚運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間敢問至道疏晏安也孔子師於老子故承釋文晏於反徐於顯反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濤而心澡雪而精神指擊又於見反開音老聃曰汝齊戒疏濤而心澡雪而精神指擊而知夫道自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疏濤濤猶濤濤也深也指擊打破也崖分也汝欲問道先須齋汝心速戒慎專誠酒淫身心清淨神識打破聖智濤濤虛火然元道首冥難可言辯解為汝舉其崖釋文齊戒釋文濤濤或指方垢反而可知音分粗略言之

自然注將為子代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注皆所以明其獨生而無所資借釋文无形謂太形本生

莊子集釋卷七下

十

於精注皆由精以至相疏倫也夫昭明顯著之物生於其精智神識之心生於重元之道釋文形本生於精道也而萬物有形質氣之類根本生於精微

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注言萬物難以形相生亦皆自然耳故胎卵不能易種而生明神氣之不可為也疏夫形之道能生有形之物有形之物則以形質氣類而相生也釋文九竅九竅而胎生禽魚八竅而卵生稟之自然不可相易

房四達之皇皇也注夫率自然之性遊無迹之塗者放形骸於天地之間寄精神於八方之表是以無門無房四達皇皇逍遙六合與化偕行也疏皇大也夫以不來為來者則來而無蹤跡門戶來往無邊傍故能遊於此者四肢強思慮恂達口目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无方注人生而遇此道則天性全而精神定疏強健思慮通達視聽聰明無心之心用而不勞不應之慮應無方釋文遊於古堯反疏曰說文無遊字才部微循也遊於此者猶言順於此者郭注曰人生而遇此道思慮息爾也是以遇訓遊義既迂曲且於古訓無微殆失之矣疏思慮反

達音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注此其道與注言此皆不得不然而自然耳非道能使然也疏二類虛通而高廣三光資元道以運行庶物得之以昌盛斯大道之功川也故老聃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物得一以生是之釋文天不得不高疏謂不得一道與音餘下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注斷棄知慧而付之自然也疏夫博讀經典不必知真安辯飾詞不必慧照故老聃云苦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釋文博之不必知疏觀其書以斷注音餘下

若夫益之而不加損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注使各保其正分而已故無用

所同知也斯乃人聞近事 此眾人之所同論也注推論之
 非謂理至人之達務也 形質有無生死來往 彼至聖之人忘言
 不能不務所以不至也 原人凡類同其乎論 彼至聖之人忘言
 恍然不覺乃至釋文悅然 亡本 論則不至 疏 彼至聖之人忘言
 若論說之則 明見无值 注 聞至乃值 疏 會也夫能聞者
 不至於道 見則不辨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注 然而塞
 會真也 之則無所奔逐故大得 疏 夫大得備詞去真忘言 忘言謂元
 不如於開塞若能妙知於此意可謂深得於大得矣 衆世父
 曰道無形也見之而以爲道遂若巧相值焉而固無值也說文
 值措也不能舉而措之則此所見一道彼所見 東郭子問於莊
 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疏 居在東郭故號東郭子則無擇之師東
 何處 釋文 東郭子 李居 郭也 惡乎 音 莊子曰无所不在 疏 無不在
 在乎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注 欲令莊子指名所在 疏 莊子指名所
 在 莊子集釋卷七下

莊子集釋卷七下

也 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
 其愈下邪曰在瓦甃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疏
 大道無不在而所在皆無故處處有之不備穢賤東郭子不應疏
 遂謂道卓爾清高在瓦甃已嫌卑其又問屎溺故顯而不應也
 釋文 螻 力侯 蟻 魚 糾 在 第 大 西 反 本 薛 步 計 反 本 文 作 稊 藜 實
 虛文 彌 曰 今 瓦 甃 本 又 作 甃 屎 尸 旨 反 舊 詩 旨 溺 乃 弟 莊 子 曰
 本作 稊 稗 反 本 或 作 矢 反 乃 弟 莊 子 曰
 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注 舉其標實言無所不在而方復怪此
 斯不及質也 疏 質實也言道無不在豈唯 稊 稗
 履稀也每下愈况注 稀大禾也夫監市之履不以知其肥瘦者
 愈履其難肥之處愈知禾肥之要今問道之所在而每况之於
 下賤則明道之不迷於物也必矣疏 正官號也則今之市令也
 番卒也穉穉也凡今問於屠人買豕之法云履踐豕之股則今
 問難肥之處愈知禾之肥瘦之意况也何者近下難肥之處有

肉足知易肥之處足脂亦猶屎溺也 釋文 正獲之問於監市
 下之處有道則明清虛之地者 疏 也 釋文 正獲之問於監市
 市履稀 疏 每下愈况 李正序卒也獲其名也監市市也
 騶騶難肥處故知禾肥耳 瘦 反 昌 虛 汝 唯 莫 必 无 乎 逃
 問道亦况下賤則知道也 瘦 反 昌 虛 汝 唯 莫 必 无 乎 逃
 物注 若必謂無之逃物則道不周矣道而不周則未足以爲道
 疏 無者無爲道也夫大道曠蕩無不制國汝唯莫 至道若是大
 言亦然注 明道不逃物 疏 至道理也大言教也理既不
 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 疏 用悉普稱咸皆有道此重明至道
 旨歸則 釋文 周 音 遍 當相與游乎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
 終窮乎注 若遊有則不能周徧咸也故同合而論之然後知道
 之無不在知道之無不在然後能曠然無懷而遊彼無窮也疏
 無何有之宮謂元道處所也無一物可有故曰無何有也而周
 徧咸三者相與遊遊乎至道之樂實旨既一 同合而論其符元
 莊子集釋卷七下

莊子集釋卷七下

理故無終 當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問乎注 此
 始窮極耳 此總數周徧咸三功能盛德也既游至道之樂
 皆無爲故也 疏 又處無爲之域故能恬淡安靜寂真清虛柔順
 調和寬 釋文 澹 而 有 後 語 耳 爾 雅 澹 察 清 也 樂 注 澹 然 清 貌 澹
 問 澹 原 釋文 澹 而 有 後 語 耳 爾 雅 澹 察 清 也 樂 注 澹 然 清 貌 澹
 亦通作 莫 昭 二 十 八 年 左 傳 德 而 問 寥 已 吾 志 注 寥 然 空 虛
 正應和曰莫杜注莫然清靜也 而 問 寥 已 吾 志 注 寥 然 空 虛
 疏 得道元聖契理真真 釋文 寥 音 遠 无 往 焉 而 不 知 其 所 至 注 志
 性志虛夷寂寥而已 釋文 寥 音 遠 无 往 焉 而 不 知 其 所 至 注 志
 苟寥然則無所往矣無往焉故往而不知其所至有往焉則理
 未動而志已至矣 釋文 已 驚 驚 字 本 亦 作 驚 音 務 慶 藩 樂 郭
 驚字頗費解義當從釋文作驚是也驚與駭同義注言未動而
 志已先馳也志不得云驚驚驚字形相近因誤駭驚驚驚驚驚
 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注 斯順之也 疏 假令不往而往不來而
 來竟無至所 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注 但往來不由於知
 耳不爲不往來也往來者自然之常理也其有終乎 疏 假令往
 還造物

來去死生隨變日彷彿平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注馮
化本不知終始也彷彿平馮閱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注馮
閱者虛麻之謂也大知由乎夢寐態變化之所如故不知也疏
彷彿是放任之名馮閱是虛麻之貌謂人與會也言大聖釋文
知之人能會於寂寥虛曠之理是以逍遙自得放任無窮釋文
彷彿亦作彷彿皇馮反又步耕反馮音宏李云馮宏皆大物物
者與物無際注明物物者無物而物自物耳物自物耳故冥也
疏人冥同萬境故與物無彼我之際昨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
者也注物有際故每相與不能冥然真所謂際者也疏別取舍
萬端故有物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注不際者雖有物物之
名直明物之自物耳物物者竟無物也際其安在乎疏際之不
人之達觀也不際之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
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注既明物物者

莊子集釋卷七下

無物又明物之不能自物則為之者誰乎哉皆忽然而自爾也
疏言貴為盈虛變為虛老病為衰殺終始為本末生來為積散
也物既非物何盈虛衰殺之可語耶是知所謂盈虛也釋文衰殺
虛皆非盈虛故西昇經云君能明之是反非也釋文衰殺
反徐所例 柯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疏姓柯字荷甘神農
反下同 也則後之人物耳二人同學釋文柯於河 荷甘 音河本
於老龍吉老龍吉亦是號也釋文柯於河 荷甘 音河本 老龍吉
李云懷 道人也神農隱几闔戶晝瞑柯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日老龍死
矣疏隱也闔合也參問也亦排也學道之人心神凝靜
隱几闔戶守默而神農荷甘既闔戶所以排戶而告釋文
隱几闔戶守默而神農荷甘既闔戶所以排戶而告釋文
反司馬 云闔也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注起而悟夫死之
不足驚故還放杖而笑也疏曝然放杖也神農聞吉死是以
杖而笑 命德曰既言擁杖而起不當言隱几釋文曝然 音制
疑隱几字涉上文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而衍釋文曝然 音制

莊子集釋 卷七下

遺反又字說反投杖本神農放杖 盧文 曰天知子解陋慢謹
李云放杖也投杖 強口今本作放杖 曰天知子解陋慢謹
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子之狂言而死矣夫注自負吾
已下皆以至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老龍連叔之徒莫足與言
也疏夫子老龍吉也言其有自然之德故呼之曰天也狂言猶
也疏至言也非世人之所解故名至言為狂也而師知其偏僻
鄙陋慢謹不專故棄子而後止息而死者人釋文解陋 匹亦
云亡至言斯絕無復談元垂訓開發我心釋文解陋 匹亦
試半反徐無 徒且反徐徒 已矣夫 音 奔堀弔問之曰夫體道
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注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釋文奔堀 音堀
音申 李云奔堀體 謂為物所 歸投也 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
處一焉注秋毫之端細矣又未得其萬分之一而猶知藏其狂
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注明夫至道非言之所得也唯在手
自得耳疏此言名朝隱者也樂屬也問龍吉之亡傷為謙論云
自道之人世間共重賢人君子繫屬歸依今老龍之

莊子集釋卷七下

於元道者素端萬分之未一向知藏其狂言處而亡也疏子妙
悟之人曾肯為其言說是知體道深元忘言契理者之至稱也
視之无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
也注冥冥而猶復非道明道之無名也疏夫元道虛淡妙體希
焉放於學人論者論曰冥冥釋文冥冥 扶又 於是泰清問乎无
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疏泰大也夫至道宏曠恬淡清
為名也既而泰清以知問道無窮答以不 又問乎无為无為曰
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疏子既知道
不乎其數如 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
何請為略述 无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
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疏貴為帝王賤為僕隸約聚為生分散
而名非數 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
无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疏至道元通寂冥無為隨迎不測無
終無始故寄無窮無始為其名焉

長丁式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
也注言天地常存乃無未有之時也且冉名求仲尼弟子也
可知已否夫變化日新則無今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
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
應問通釋文明日復見又見賢者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故
問何謂也疏言日初昏心中昭然明察今時後開情
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注虛心以待命斯神受也今之昧然也
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注思求更致不了疏先來未悟彼彼精神
自也後時領解不復運用精神直道任真無釋文又為于無
所求請意味然則也求邪者言不求也
古无今无始无終注非唯無不得化而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
為無矣是以無有之為物雖千變萬化而不得一為無也不得

莊子集釋卷七下

一為無故自古無未有之時而常存也疏日新而變故無始無
未有天地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注言世世無極疏言子孫
世無極天地人物悉皆無原釋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言其要
無有之時也可乎言不可也釋文未有子孫而有孫子言其要
得無故而有傳世故有子孫不得無子而有孫也如是天地不
得先無而今有也虛文邪日今本孫子亦作子孫家世父
日天地運行而不息子孫代體而不窮假使而有子孫矣求之
未有子孫之前是自然也天地大化之運行無始無終未有
天地於何求之故日古猶今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不以
生生死注夫死者獨化而死耳非夫生者生此死也不以死死
生注生者亦獨化而生耳疏已止也未無也夫聚散死生皆獨
用生生死不用死死此生冉求未對之
問仲尼止令無應理盡於此更何所言也死生有待邪注獨化
而足皆有所一體注死與生各自成體疏死獨化也豈更成一
故知生亦不待於死死亦不待於生
各自成一體耳故無所因待也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

莊子集釋 卷七下

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无已注誰得先
物者乎哉吾以陰陽為先物而陰陽者即所謂物耳誰又先陰
陽者乎吾以自然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爾耳吾以至道為
先之矣而至道者乃至無也既以無矣又奚為先然則先物者
誰乎哉而猶有物無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疏夫能物於
也故非物則無先物出則物復不得有先於此物者何以
知其然耶謂其猶是物故也以此推之竟無先物者也然則先
物者誰乎哉明物之自然自自然無窮已之時也釋文有先
也是知天地萬物自古以開存無未有之時也
反下及注同家世父日先天地者道也既謂之生矣是道亦
物也既謂之物矣是其先物者又何自而生耶物與物相化而
不已而推求物之始以得其先物而生者豈有已耶有已
則或開而先之無已孰開而先之是以謂之物出不得先物也
聖人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注取於自爾故思
流百代而不廢也疏夫得道聖人慈愛覆育恩流百代而無窮
止者長由德合天地妙體自然故能虛已

莊子集釋卷七下

於彼忘懷亭毒不仁萬物舒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
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回敢問其遊疏請夫子言將送也夫聖
聞之日未曉其理故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注以心順
形而形自化疏古人總機合道者多故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
注以心使形疏內以緣通變化無明外形乖誤不能順物家
則物俱化而莫得其所以化與物俱化相靡而已矣莫得其所以
而與為將迎有多於物者矣稀章之圖黃帝之圖有虞氏之宮
湯武之室其中愈深其外愈闊說文苑囿有垣也種菜日圃釋
名宮宮也屏見垣上穹隆然也說文室實也墮而為之備事釋
迎日紛是非日消於是儒學並與各以其是非相和也而相與
學一先生之言奉之為師取其所謂是非者將而非之迎而拒
之是以謂之內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注常無心故一不化一
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注化與不化皆任彼耳斯無
心也疏安任也夫聖人無心隨物流轉故化與安與之相應注
不化斯安任之既無分別智不機意也

無心而恣其自化耳非將迎而靡順之疏靡順也所以化也
不作者生必與之莫多注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疏靡順與物相
更相靡順注不將不迎則足而止疏靡順與物相
仁恩各止於注稀章氏之困黃帝之困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注
分彼我無損注稀章氏之困黃帝之困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注

言夫無心而任化乃羣聖之所游處疏稀章軒轅庚癸殷周
心順物之道乃是稀章彷彿之苑固軒轅遊遊之園圃庚癸
養養之宮關湯武怡神之虛室斯乃羣聖之所游而處之也釋
文之固音又音布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鑿

也而況今之人乎注蓋和也夫儒墨之師天下之難和者而無
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疏蓋和也夫儒墨之師更相是非
猶能順而和之況乎今世之人非儒釋文相鑿和也 聖人處
墨之師者也隨而化之不亦宜乎釋文相鑿和也 聖人處
物不傷物注至順也疏皆故不傷之也 不傷物者物亦不能

傷也注在我而已疏羣生樂推故處不害 唯无所傷者為能與
人相將迎注無心故至順至順故能無所將迎而義冠於將迎
也疏夫唯安任羣品彼我無傷者故能釋文義冠 古音 山林與
學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注山林學壤未善於我而我便樂
之此為無故而樂也釋文山林與 音律 而樂 音洛 注 下皆同 樂未畢也

哀又繼之注夫無故而樂亦無故而哀也則凡所樂不足樂凡
所哀不足哀也疏凡情動於哀生於哀則高山林神學與
繼之情隨事遷哀樂斯變此乃無故而哀樂之來吾不能禁其
樂無故而哀是知世之哀樂不足計也 哀樂之來吾不能禁其
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注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

樂所寄也疏遊旅客舍也房遠之來不能禁并哀樂之去不能
以安為真釋文能禁 魚呂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注知之所
可悲歎也釋文能禁 魚呂 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注知之所
遇者即知之知之所不遇者即不知也知能而不能所不能

出我也當付之自然耳疏夫智有明闇能有所知則知之不能
者不能知也分之所能則能之性之不能不可知也疏鳥飛
魚泳殊網網丸率之自然豈非性也 家世父日各有所知各
有所能無相強也各有其所不知各有所不能無相勝也疏其
知以通其所不知強其所能以通其所不能而強之以為知
之以為能天下兩神之是非相乘哀樂滋繁是故忘其所知
而已且忘之矣疏齊天下焉齊知之所釋文強其又 无知无能者
知者據所知以強通之天下者也釋文強其又 无知无能者

固人之所不免也注受生各有分也疏既非聖人未能智周萬
能稟生不同機關各異而疏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俗之人必因其所不免也 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悲哉疏安分放鏡意感清務在獨免愚惑之甚深可悲也 至
言去言至為去為注皆自得也疏也至理之言無言可言故去言
也齊知之所知則淺矣注夫由知而後得者假學者耳故淺也

莊子集釋卷七下

三

莊子集釋卷七下

三

見賢思齊捨己效物假學求理疏知訪道此乃淺近豈曰深知矣釋文齊知之 才知反 又知守

莊子集釋卷七下

思賢講舍校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一 庚桑楚第二十三 疏文 以人名篇本或作庚桑楚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 偏得老聃之道 疏 弟庚桑名楚也 老聃

人之稱古人事師 其驅使不憚 艱危故稱 役也 而老 釋文 老

君大聖弟子 極多門人 之中庚桑楚最勝 故稱 偏得也 釋文 老

聃之役也 疏 弟庚桑楚 史公書作亢桑 庚桑姓也 太

史記老聃列傳 索隱引司馬云 庚桑楚 人姓名與釋文小異

金樞曰 列子仲尼篇 老聃之弟子 有亢倉子者 張湛注音庚桑

買達姓氏 英覽云 吳郡有庚桑姓 偏得 音 以北居畏壘之山

其臣之 蓋然知者 去之其妾之 挈然仁者 遠之注 蓋然 飾知挈

徐矜仁 疏 畏壘山名在魯國 臣僕隸妾 接也 言人以仁智為臣

山藪情 敦素樸心 澤華山旁 士女競為 臣妾 故蓋然 舒 釋文

智自明 炫者 斥而法之 蓋然 矜仁 苟異於物者 令其疏遠 釋文

畏本或作 嚙又作 狽同 暈 崔本作 暈同 力罪反 向良裴反 李云

畫然 獲音 知者 注音 智然 本又作 契同 苦計反 向云 知 遠之 于萬

馬云 言人以仁智為 臣 擁腫之與 居注 擁腫 朴也 釋文 擁

履章 勇反 本 執掌之為 使注 執掌 自得 疏 擁腫 執掌 皆消 朴自

淡然 歸實 故消素之 亡與其 釋文 執掌 於文 反郭云 擁腫 朴也

同居 率性 之人 供其 驅使 釋文 執掌 於文 反郭云 擁腫 朴也

無知 親執 掌不仁 意向云 二句 居三年 畏壘 大壤 畏壘 之民 相

與言曰 庚桑子 之始來 吾酒然 異之注 異其 棄知 而任 愚釋文

大壤 而掌 反本 亦作 穠 崔本 同又 如羊 反廣 雅云 豐 酒然 素珍

悉慮 反崔 李云 今吾 日計 之而 不足 歲計 之而有 餘注 夫與 四

時俱 者無 近功 疏 大壤 豐也 酒然 貌也 居住 三年 山中 大熱

異今 我日 計利 益不 足稱 以歲 計至 功其 有餘 益賢 聖之 人與

四時 合度 無近 功故 且計 不足 有遠 德故 歲計 有餘 三歲 一閱

天道小成 故居三 釋文 日計 之而 不足 小利也 歲計 之而有

餘而 大壤也 庶幾 其聖人 乎子胡 不相與 尸而 祝之 社而 稷之

乎 疏 庶幾 也 幾 近也 尸 主也 庶幾 人賢 之士 慕近 聖人之 德何

不 善耶 庚桑子 聞之 南面 而不 釋然 弟子 異之疏 忽聞 畏壘 之

之主 既乖 無為 之道 故釋 然不悅 庚桑子 曰弟子 何異 於子夫

春氣 發而 百草 生正 得秋 而萬 實成 夫春 與秋 豈無 得而 然哉

天道 已行 矣注 夫春 秋生 氣皆 得自 然之 道故 不為 也疏 夫春

實陰 陽之 恆夏 長冬 藏物 之常 事故 春秋 豈有 心施 於萬 實而

二儀 以萬 物為 實釋 文正 得秋 而萬 實成 天地 以萬 物為 實至

故逢 秋而 成就 也釋 文正 得秋 而萬 實成 天地 以萬 物為 實至

萬實 也萬 物之 所說 也疏 正秋 而萬 實成 天地 以萬 物為 實至

其說 得字 蓋涉 下句 夫春 與秋 豈無 得而 然哉 因而 誤衍 春氣

發而 百草 生正 秋而 萬實 成文 義已 足不 必加 得字 與上 句相

偶大道 已行 矣本 或作 吾聞 至人 尸居 環堵 之室 而百 姓猖 狂

不知 所如 往注 直自 往耳 非由 知也疏 四面 環堵 各一 堵謂 之環

堵尸 之友 治釋 文環 如字 廣雅 堵 丁魯 反司 馬云 一丈 曰堵 今

以畏 壘之 細民 而竊 竊焉 欲俎 豆于 賢人 之閒 我其 杓之 人

邪注 不欲 為物 標杓 疏 竊竊 平章 偶語 也俎 切肉 之几 豆盛 滿

象德 養恬 後賢 執微 今細 碎百 姓偶 語也 夫羣 龍無 首先 聖格 言

我為 賢尊 我為 主便 是物 之標 杓豈 曰棲 隱者 乎釋 文俎 豆

制呂 反崔 云俎 豆杓 郭音 的又 四公 反又 音郭 廣雅 云樹 末也

的也 向云 馬標 杓必 意反 一吾 是以 不釋 於老 聃之言 注聃 云功

成事 遂而 百姓 皆謂 我自 爾今 畏壘 反此 故不 釋然 疏老 聃云 功

居長 而不 宰楚 既處 稟師 弟子 曰不 然夫 尋常 之溝 巨魚 无所

還其 體而 鯢鱓 為之 制步 仞之 巨陵 巨獸 无所 隱其 軀而 夔狐

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閒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

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注堯舜遺其遺德備其後以

致斯弊疏唐虞揖讓之風會成其逆之亂亂之根本起自堯

文吾語疏女音汝後南榮越豈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疏南榮越名越庚桑子也豈然

何於是驚懼正容勤誠請益云越年釋文南榮越音子反向音

老精神暗昧惡託何學方遠斯言釋文南榮越音子反向音

反徐直俱反又或俱反又處山反李云庚桑子也漢書古今

人表作南榮時或作南榮又作南榮南榮南榮南榮南榮南榮

舍不休亦作時疏盧文弨曰案今淮南脩務訓作時舊教論論

其略切音本音改正高誘注教者著焉履跌也教所倚切焉

趨猶趨今淮南或無步字脫也疏然子六已長丁丈將惡音庚

桑子曰全汝形注守其分也釋文其分扶同反後抱汝生注無

獲乎其生之外也疏俞樾曰釋名釋姿容曰抱保也相親保也是

字為說未達假借之旨疏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

此言矣疏不迷物境全形者也守其分內抱生者也既正分全

靜方可反乎斯言此釋文思慮息史反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

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注日

與目耳與耳與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

強相法效也疏夫盲聾之士與凡常之人耳目無異而盲者不

相似而狂人失性不能自得南榮舉此三論以況一身不解不

道之言與彼盲聾何別故內篇云非唯形骸有聾盲夫智亦有

也釋文可強其文反下形之與形亦辟矣注未有閉之釋文亦

時之與形亦辟矣疏未有閉之釋文亦辟矣注未有閉之釋文亦

與中庸辟如行遠辟如登高辟皆相通辟皆喻也言形之與形

莊子集釋卷八上

五

或聞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注兩形雖開而不能相得將有

則也疏開則也開則也夫盲與不盲二形孔竅俱開見與不見

無由致之釋文或聞則注同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

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注早聞形隔故難化也疏全形

已如前釋重述釋文勉聞道也本或作說達耳矣注未入

於心疏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蔞蠋越難不能伏鴿卵

魯雞固能矣疏奔蜂細蠶土蜂也蔞蠋也鴿者豆中大青蟲越

必能之也言我不能化蔞蠋越難不能伏鴿卵釋文奔

蜂乎然反司馬云奔蜂蔞蠋者蜀司馬云豆越雞司馬向云小

雞能伏反疏本木作鴿同戶各卵力管魯雞向云大雞也今

也太平御覽九百十八引司馬云越雞小雞疏雞之與雞其德非

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

子子胡不南見老子疏夫雞有五德冠冠也足有距距也

也而魯越雞異五德則同所以有能與不能者才有大小南榮

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疏贏喪也推也慕聖情殷蓋夜

釋文贏糧音盈柴方言贏僑也齊楚陳宋之閒謂之贏老子曰

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疏自從也問云汝從楚處來

如是釋文曰唯唯疏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注扶扶三言

而來故疏偕俱也老子聖人照機如鏡未忘仁義釋文扶三言

南榮越懼然顧其後疏懼然驚貌也未達老子之言忽聞釋文

懼然向紀俱反木又作懼音同又況縛反疏慶蒲案懼然即懼

懼然也蓋驚貌其正字作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

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

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

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

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界說文

莊子集釋卷八上

六

正字... 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越俯而愀曰... 朱愚知乎反愁我軀... 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

莊子集釋卷八上

因柔楚以爲媒... 汝又言而信之... 女亡人哉惘惘乎... 哉疏... 遂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 所好反... 去其反... 所惡注同... 復見反... 老子曰汝自洒濯

熱哉... 津津... 將內捷內獲者不可縲而捉將外捷... 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 而後爲通也... 心神閉塞於內也若內用... 於外也此內外相感必然之符假令用心禁制急手捉持... 內耳日靜於外者方合全生之道... 三蒼云佩刀... 迫促內捷... 郭其聲反徐其假反關也... 向云綢繆也... 俞樾曰

莊子集釋卷八上

郭於此無注而注下文曰... 也則訓繁爲繁手殆不可通矣... 司馬相如傳名家言繁謂繁... 提其美一也繁繁形似因而致誤耳... 意外獲者制其耳目之司紛紜繁變不可捉搦則內捷其... 也則外捷其耳目之機內捷者制其心而外捷者制其... 有倚著道德不能人而爲主又何津津有惡之存哉郭象云... 獲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獲於內則耳目喪於... 外偏獲且不可況內外俱獲乎似非莊子本意... 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 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 之弗能止也... 專行此惑欲希... 禁止可得乎...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 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

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若越之間大道... 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 機又不悟不謂釋文加病如字元嘉本亦作知病... 越願聞衛生之... 經而已矣疏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象指壽考為常... 釋文衛生李云所衛其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注不離其... 性疏二也 能勿失乎注還自得也疏性也 能无卜筮而知... 吉凶乎注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疏履道則吉術物則凶斯... 念孫曰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止已已為韻管子心術篇... 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說疎疎則結... 疏釋文當則丁浪反後故此能止乎注止於分也疏不逐... 追故述疏已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注全我而不效彼疏... 也捨棄效彼之心釋文能舍音捨下同能簡然乎注無停述也疏... 追求己身之道

無係 釋文脩音蕭徐始六反又音能侗然乎注無節礙也疏... 止無心 釋文侗本又作侗大董反又音懶向教勸反云直而無累... 也 釋文侗之謂三蒼云最直貌崔同字林云大也 應文... 曰今書礙也五代能兒子乎疏子也 兒子終日嗥而噓不噓... 作侗礙也 和之至也注任聲之自出不由於喜怒疏嗥喉塞也噓聲破任... 終日嗥噓不礙不塞釋文嗥戶羔反本又而噓音益崔云噓也... 音厄謂噓也一本作而不噓於噓反本又作噓徐音憂司馬云... 不噓案如李音有不字噓於噓反本又作噓徐音憂司馬云... 云噓也 俞樾曰釋文噓本噓徐音憂當從之老子終日嗥... 而不噓傳本本不噓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終日握而手不... 嬰兒於三日不噓二宋陸王本皆如是蓋以終日握而手不... 噓與柔為韻可知楊子所見老莊皆作噓也 終日握而手不... 握其其德也注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疏視狗奇勞倦者為其... 也 釋文終日握李云握不視五禮反向音勢崔云寄也廣雅云... 觀角觀也疑即此觀字以角言則從角以手言則從手變觀... 為觀字之所以舉乳浸多也終日握而手不視謂手不舉曲也

莊子集釋卷八上

九

能自說其病狀者此人雖病猶未困重而可若越之間大道... 猶飲藥以加病也... 疏夫藥以療疾疾瘳而藥消教以機悟機悟... 機又不悟不謂釋文加病如字元嘉本亦作知病... 越願聞衛生之... 經而已矣疏請全生心之所存止在於此如象指壽考為常... 釋文衛生李云所衛其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注不離其... 性疏二也 能勿失乎注還自得也疏性也 能无卜筮而知... 吉凶乎注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疏履道則吉術物則凶斯... 念孫曰吉凶當為凶吉一失吉為止已已為韻管子心術篇... 能專乎能一乎能无卜筮而知凶吉乎是其說疎疎則結... 疏釋文當則丁浪反後故此能止乎注止於分也疏不逐... 追故述疏已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注全我而不效彼疏... 也捨棄效彼之心釋文能舍音捨下同能簡然乎注無停述也疏... 追求己身之道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注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 欲自謂至人之德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注能乎明非自爾疏南榮均束仁義... 聖致方解衛生之德後冬冰逢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釋... 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釋... 文冰解音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注自無其心... 皆與物共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釋文交食崔云... 也李云交樂音洛俞樾曰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 共也 交樂引崔云交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交即遊也古字只作微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微福於公魯公... 此云遊食乎地遊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遊者後出字作交者... 段借字詩桑扈為彼交雁做漢書五行志作雁雁雁雁雁雁... 矣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 釋文撓生絕謀謀於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相撓於也崔云音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經已疏重舉前文曰然則是至乎注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 疏謂此言可以造極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注非以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注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 欲自謂至人之德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注能乎明非自爾疏南榮均束仁義... 聖致方解衛生之德後冬冰逢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釋... 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釋... 文冰解音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注自無其心... 皆與物共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釋文交食崔云... 也李云交樂音洛俞樾曰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 共也 交樂引崔云交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交即遊也古字只作微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微福於公魯公... 此云遊食乎地遊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遊者後出字作交者... 段借字詩桑扈為彼交雁做漢書五行志作雁雁雁雁雁雁... 矣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 釋文撓生絕謀謀於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相撓於也崔云音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經已疏重舉前文曰然則是至乎注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 疏謂此言可以造極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注非以

莊子集釋卷八上

十

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注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 欲自謂至人之德疏如前所說衛生之經依而行之曰非也是... 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注能乎明非自爾疏南榮均束仁義... 聖致方解衛生之德後冬冰逢春日執滯之心於斯釋散此釋... 因學致悟非率自然能乎明非真也此則老子答越之辭也釋... 文冰解音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注自無其心... 皆與物共疏夫至人無情隨物與感故能同蒼釋文交食崔云... 也李云交樂音洛俞樾曰郭注曰自其無心皆與物共釋文... 共也 交樂引崔云交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無鬼篇曰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與此交樂同... 交即遊也古字只作微文二年左傳寡君願微福於公魯公... 此云遊食乎地遊樂乎天語意正相似作遊者後出字作交者... 段借字詩桑扈為彼交雁做漢書五行志作雁雁雁雁雁雁... 矣 不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 疏撓擾亂也夫至人虛心順世與物同波故能息怪異於... 釋文撓生絕謀謀於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相撓於也崔云音黎首既不以為事為事何利害之能撓乎... 經已疏重舉前文曰然則是至乎注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耶... 疏謂此言可以造極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注非以

此言爲不至也但能聞而學者非自至百劫不自至則難聞至
 言適可以爲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疏夫云
 獎勵之辭也此言雖至猶是空說既曰告汝則因學然學
 者不至至者不學在筌異魚故曰未也此是老子重答南榮
 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疏虛
 疑淡寂冥無情同槁木而不榮類死灰而忘照釋文若槁反苦老
 身心既其雙道何行動之可知乎衛生之要也釋文若槁反苦老
 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无有惡有人災也注禍福生
 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死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
 自而來疏夫禍福生乎得喪人愛起乎美惡今既形同槁木心
 之有釋文惡有音愛惡音下同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注夫德宇
 乎釋文惡有音愛惡音下同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注夫德宇
 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耳非人耀疏夫身者神之舍故以
 也且德宇安泰而靜定者其釋文宇泰定王云宇宇器宇也謂器
 發心照物由乎自然之智光釋文宇泰定王云宇宇器宇也謂器

莊子集釋卷八上

士

家世父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人心自光其端倪而天光發焉
 自然而不可掩也脩其自然而德應之人各自脩也各自見也
 故曰人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注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
 見其人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注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
 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疏凡庸之人不能
 厚庶不知天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注人而脩人則自得矣所以
 尤選照也疏恆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貴求故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
 常泰疏恆常也理雖絕學道亦貴求故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
 注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疏恆常之人動以吉會
 天之所福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注出則
 天子處則天民此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疏
 出則君后處則逸人皆以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
 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注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
 非學雖言非辯疏夫爲於分內者雖爲也不爲故雖學不學雖
 行不行雖辯不辯豈復爲於分外學所不能

莊子集釋卷八上

士

耶釋文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疏人皆欲學其所不能知凡所
 能者則知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注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
 習非習也疏半其所能止於分內所不能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止斯至疏者不強知之此臨學之至妙注若有不即是者天鈞
 之注意雖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疏內爲是者斯順自然之
 性者釋文敗之補適反或作則備物以將形注因其自備而順
 也疏將順也夫造化洪鑪物皆釋文備物以將形將順也
 其成形疏備足但順成於理問學釋文備物以將形將順也
 藏不虞以生心注心自生耳非虞而出之虞者億度之謂疏夫
 人無情物感斯應包載聖智遇物釋文億度待敬中以達彼
 生心終不預謀所爲虞度者也釋文億度待敬中以達彼
 注理自達彼耳非慢中而敬外疏中內智也彼外身也敬重神
 通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注天理自有窮通而非人也注有
 爲而致惡者乃是人疏若文王之拘美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爲而致惡者乃是人疏若文王之拘美里孔子之困匡人智非
 者蓋由天時運命不足以滑成注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疏滑
 耳豈人之所爲哉注安之若命故其成不滑疏滑
 也體道會真安時達命釋文以滑音不可內於靈臺注靈
 萬惡不足以亂於大成之心釋文以滑音不可內於靈臺注靈
 臺者心也清暢故憂患不能入疏內人也靈臺心也妙體空靜
 釋文靈臺郭云心也案謂心有靈智能住持也許慎云人心以
 文若足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凡人也不足以滑成其文已足
 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則又起下文云靈臺者有持而不知
 其所持而不可持者皆承此言之讀者不詳文義誤謂不可
 內於靈臺與不足以滑成兩句相屬故謂萬惡二字耳文選廣
 絕交論李善注引此文正靈臺者有持注有持者謂不動於物
 作萬惡不可內於靈臺疏靈臺者有持注有持者謂不動於物
 耳其實非持疏惟貴能持之心而不知其所持注若知其所持
 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注持則失也疏之遠矣故不可也注不見
 其誠已而發注此妄發作釋文不見其誠已而發注不見
 每發而不當注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疏以前顯得道之士

一第 七 五 〇 子 黃 參 四 庫 全 書 第 4 版 文 句

要真之人安... 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能獨行注... 券內者行乎无名注... 乎期費者唯賈人也注... 夫期費者人已見其歧矣而猶自以為安... 他人見其危乎猶自... 以為安愚之至也... 文秀勞也人勞則倦... 財用也玉篇費用也...

莊子集釋卷八上

謂券外而行不自知... 人注且謂券外而行... 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注... 兵莫憐於志... 於天地之間... 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 分而道皆通... 文其分符同反注... 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其受之分也... 注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

莊子集釋卷八上

故疏造物已備而嫌惡之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注不反守其分
 內則其死不久疏夫出思慮妄遂是非之境而鬼不能反釋文故
 出而不反謂情識外馳而見其鬼王云永淪危殆資死之術出
 而得是謂得死注不出而無得乃得生疏其出心逐物遂其欲
 謂得死釋文出而得是謂得死是日得死耳非理也減而有
 實鬼之一也注已滅其性矣雖有斯生何異於鬼疏滅滅本性
 生死不殊故釋文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廣雅云滅殄也盡也實
 與鬼為一也釋文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塞也既殄塞純朴之道
 而外馳澆薄之境遂復行尸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注雖
 於世與鬼何別故云鬼一也似如無者即形非
 有斯形苟能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疏象似也雖有斯形
 有故也曠然忘我故出无本注欤然自生非有本入无竅注歟
 心靈和光而止定也出无本注欤然自生非有本入无竅注歟
 然自死非有根疏根原自有還無無乃無竅穴也釋文出无本

莊子集釋卷八上

左

入无竅苦弔反出生也入死也本始也竅孔也所以知有形崇
 出入為生死出入非生死也象乎生死者也形者實也無所
 處乎其形故有出無形之形所以長也而更無始終本末之可
 言故有入無出無形之形所以長也而更無始終本末之可
 廣也古往今來日宙宙以言乎其長也出入宙宙之中而無見
 其形斯欤然訓勿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則疏亦原也
 之謂定欤然訓勿有實而无乎處有長而无乎本則疏亦原也
 本亦作標字今隨字讀之言從無出有實有此身推案因釋文
 由意無處所自古至今甚為長遠尋求今古竟無本末釋文
 乎處下注同有長丁丈反增也又本則云未也李惟遠反徐又
 數遙反下注同虛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注言出者自有實耳
 文昭曰標當作標虛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注言出者自有實耳
 其所出无根竅以出之疏有所出而无竅者以凡觀釋文有
 所出夫生必有而无此明所出是無也既是有實者有實竅必
 有實求實不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注字者有四方上下而四
 得竅亦無也疏字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者
 方上下未有窮處疏字者四方上下也方物之生謂其有實者

釋文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字有長而
 无本則者宙也注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疏宙者
 來今也時節餘長謂之今古推求代釋文有長而无本則者宙
 微竟無本末宙既無矣本豈有耶釋文有長而无本則者宙
 也三蒼云往古來今日宙說文曰舟與所極覆為宙長猶
 增也本始也宙雖有增長亦不知其始末所至者也
 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无見其形注死生出入皆歟
 然自爾无所由故無所見其形疏出入由生死也謂其出入生
 竟無出入處所是謂天門注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
 猶云眾妙之門也疏天者自然之謂也自然者以無所由為義
 之門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注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
 戶也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注死生出入皆歟然自爾
 未有為之者也然有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
 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無門也疏夫天然
 之理造

莊子集釋卷八上

夫

化之門徒有其名竟無其實而一切萬物從此有不能以有為
 門生故郭注云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无門矣有不能以有為
 有注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有乎
 疏有既有矣焉能有有之未生必出乎无有注此所以明有
 之不能為有而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有謂無
 乎疏夫已生未生二俱無有此有之出乎無有而无一有
 注一無有則遂無矣無者遂無則有自歟生明矣疏不問百非
 皆无故謂聖人藏乎是注任其自生而不生疏元德聖人冥
 一無有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疏知與境合故稱為至惡乎至
 在茲乎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疏知與境合故稱為至惡乎至
 疏問至所由釋文惡乎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以加矣疏此顯至之體狀也知既造極觀中皆空故能用諸有
 之甚不復其次以為有物矣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將以生
 可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疏其次以下未達真空而將以生

為喪也注喪其散而之乎釋文為喪息淵反以死為反也注還融液也疏喪失也流俗之人以生為得死為喪今欲反注空寂雖未盡於至釋文融液音是以分已注雖欲均之然已分也雖齊死生猶見死生之異釋文以分注方云反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

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疏其次以下心知稍開而始注聞此生彼滅故用無為其頭以生為其形體以死為其尻誰能知有無生死之不一而以此備守者莊生狎而友朋斯人猶難得釋文為尻苦蓋反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注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故謂三也此三者雖有盡與不盡然俱能無

是非於胷中故謂之公族疏三者謂以无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猶如楚家於一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注此

四者雖公族然已非一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疏昭景楚之

屈原為三闖大夫掌三族三姓即斯是也此中文略故直言昭

景王孫公子長大加冠故著衣而戴冠也各有品秩成莊職官

因官賜姓故甲弟氏族也功績既著封之茅土秩分流故非

一也猶如一道之中分為無生既死種類不同名實各有異載

引其族釋文昭景也著丁略反又載本亦也甲氏也著久也反

以譬也釋文昭景也著張慮反又載本亦也甲氏也著久也反

丁略也非一也著冠世世楚朝為眾人所戴也若若者謂

謂世世處封邑而光著久也昭景甲三姓雖異論本則同也若

云昭景二姓楚之所顯載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也

死生同也此兩說與注不同顯出之耳家世父曰昭景昭景

公族似謂昭景甲氏皆成釋文一說云昭景甲三姓皆楚國宗

又引楚昭景二姓楚之所顯載皆甲姓顯封雖非一姓同出公族也

逸也爾雅釋地途出其前戴邱著戴者昭景相承為氏也昭景

戴也爾雅釋地途出其前戴邱著戴者昭景相承為氏也昭景

日之始也言始得氏以受封而後相承為氏也昭景相承為氏也昭景

從來固已復注有生賦也注直聚氣也疏賦也無有此形

非一矣已復注有生賦也注直聚氣也疏賦也無有此形

是聚氣成賦釋文有生賦也注直聚氣也疏賦也無有此形

非所貴者也疏徐於滅反司馬云烏蒙反云騰反

莊子集釋卷八上

七

字林云釜披然曰移是注既披然而有分別各是其所是矣是

底黑也披然曰移是注既披然而有分別各是其所是矣是

無常在故曰移疏披分散也夫道無彼我而物有是非是非不

下釋文披音然曰移是或云披然散而移也嘗言移是非所言

也注所是之移已著於言前矣疏理形是非故試言耳然雖然

不可知者也注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疏非不出

於言而非言無以知是非故試言是非一遺臘者之有脰脰可

於是非名不奇言則不知是非之無是非也臘者之有脰脰可

散而不可散也注物各有用疏也亦言是牛蹄也臘祭之時牲

半甚備至於四肢五藏並皆陳設祭畢既訖方復散之則以散

為是若其祭未了則不合散則以散為不是是知是與不是移

是無釋文臘力則者之有脰音或作脰音昆犛也脰古來反

也崔云備也案臘者大祭備物而有有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脰脰此雖從散適應具不可散棄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

其偃焉注偃謂屏廁疏偃屏廁也祭畢既竟齋宮與依施設餘

飲食既久應須便僻故往廁而便尿也飲食則以寢廟為是

便尿則以廁為是是非無常竟何定乎臘者明祭散無恆觀

室類處所不定釋文其偃反於晚反司馬郭皆云屏廁也又於建

桂觀云屏當為屏偃當為屏急就為屏清園糞土壤頓在屏

偃偃之名也今案桂氏謂屏當為屏急就為屏清園糞土壤頓在屏

也燕策宋王鑄諸侯之象使侍屏疏屏偃當為屏急就為屏清園糞土壤頓在屏

元占經引甘氏云天淵七星在外屏疏屏偃當為屏急就為屏清園糞土壤頓在屏

淮南注天淵廁也屏所以障天窮也疏屏偃當為屏急就為屏清園糞土壤頓在屏

移是注疏廁則以饗燕屏廁則以偃洩當其偃洩則寢廟之是

移於屏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因而乘

之則均耳釋文為是子偽反家世父曰有生塵也誠者塵之

是乎雖然既有生矣如臆之相附散之則死而固不可散也

有生者有死如寢廟之有偃相須而成者也而無是日移是以

生為擾以死為歸自見為累者齊生也齊死者更無是非名實之

可言也以生為累固必有已之見存而乘之以為是非名實而

知愚榮辱之爭紛然起矣移是者終洩疏所番請常言移是以

有不能移者也有生之所以為誠也疏所番請常言移是以

莊子集釋卷八上

大

莊子集釋卷八中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徐无鬼第二十四釋文

徐无鬼因女商見魏武侯疏 姓徐字无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侯故假宰臣以見之釋文徐无鬼馬木作徐山人徐无鬼女商並魏幸臣魏武侯子治安也武侯勞之日先生病矣

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疏 降志混迹俗中中心欣悅有慧釋文武侯勞之日力微反唯山林之勞一字徐无鬼日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

君將黜者欲學好惡則耳目病矣注 嗜欲好惡內外無可疏君屏黜嗜欲學去好惡既不稱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將黜勞

於君君有何勞 釋文盈者時志反長丁文好呼報反下章烏路能勞於我也注同反又口隔反爾雅云爾章同疏 出音同馬木作唯學也崔云引去也司馬云牽也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疏 此重結武侯超然不對注 不說其言

无鬼日嘗語君吾相狗也疏 試語狗馬庶恆然不悅釋文語君魚反吾相息亮反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疏 試語狗馬庶恆然不悅

下品之狗釋文下之質質字無執飽而止司馬以執字絕句云是狸德也疏 謂食如狸也俞樾曰廣雅釋獸狸也狸之捕日而馳于里捕鼠不如狸此木書以狸為貓之證御覽引一

狐狸也木得其義中之質若視日疏 意氣高遠望如視日也文示日音視司馬木作視云視出瞻遠也虛文彌上之質若

忘於人倫之道也譬之于足方諸釋文夫復音那徐諸音不復其愧反廣雅云遺也而忘人音者雖復小事皆所至惜今備復人之所習也無復相為之情故曰忘人家世父曰非譽通作毀譽言此言毀其顯也外非譽遺死生忘己者也復諸不健忘人者也說文譽失氣言諸言譽諸也復諸謂人語言情仗以下我而我報之鄭康成士虞禮注儀猶歸也以物與神及人皆言儀以物與人日儀以言語稱人亦日儀復諸不健忘貴賤也忘人忘已則同乎天和矣釋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注 無人之情則自然

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注 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乎疏 同乎天和忘於逆順故恭敬釋文侮之亡甫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无為則為出於无為矣注 此故

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疏 夫能出怒出於不怒不怒者也是以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本無為怒本不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注 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疏 緣順也夫欲靜攀援必須調乎志

有為之中而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已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類聖人所以用為正道也

莊子集釋卷八上

思賢講舍校刊

在食取私養其身及悅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釋文悉乎下同
 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釋文悉乎下同
 君若勿已矣脩習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撻注若未能已
 則莫若脩己之誠疏誠實也撻撻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
 則莫若脩己之誠疏誠實也撻撻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
 民釋文勿撻一盈反又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假兵哉
 注甲兵無所陳非假也疏夫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免釋
 文已脫音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
 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在葵陽密縣界亦名釋
 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其至理方欲寄尋女道故託述具茨釋
 文大隗音五罪反司馬崔本作素隗或具茨疏一本作次居祀各反
 山名也司馬云在葵陽疏方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朋前馬昆
 密縣東今名素隗山
 關滑稽後車疏方明滑稽等皆人名在右為驂在左為釋文
 昌寓音驂乘釋文反驂音習元嘉本疏亦作朋蒲登反徐扶
 昌寓音驂乘釋文反驂音習元嘉本疏亦作朋蒲登反徐扶

莊子集釋卷八中

六

初反疏盧文昭曰今著作謂朋慶案屢崔本作朋蓋多朋
 字常相混古文多字作朋形與朋相似而誤史記五帝紀見神
 山川封禪典為多馬徐廣曰多亦作朋洪書霍去病傳校尉僕
 多有功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皆傳寫之誤也釋文朋
 松精音前馬疏司馬云二人昆關音骨音雞後車司馬云二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注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
 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秦
 黃帝已上至於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
 物迷矣雖欲之乎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今不重釋也釋文
 襄城之野李云七聖黃帝一方明二昌高張若釋文
 子問塗焉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曰若知具茨之山
 乎曰然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疏在
 也又問道之所黃帝曰吳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
 之所存請問為天下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問小童曰夫為
 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注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
 可以為天下也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為天下亦如若理其
 民自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有長者教予曰若
 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注日出而遊日入而息疏六合之
 塵之裏也脊病謂風眩目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處垢
 之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晝作夜息乘日遊
 遊以此安居而逍遙處世本有釋文予少詩召音務李云風眩
 作專字者謂乘日新以變化釋文予少詩召音務李云風眩
 日附謂眩也疏長者丁文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今予病
 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
 事焉注夫為天下莫適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擾焉故我無
 為而民自危疏痊除也虛安之病久已痊除任染而游心物
 文少痊七全反李云除也慶滿案文選潘安且復扶又黃帝

莊子集釋卷八中

七

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注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

下注令民自得必有道也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黃帝又問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

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注馬以過分為害疏謂分

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分故牧馬之釋文去其起呂反黃帝再

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注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疏

頓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疏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

乎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釋文知士音不樂音洛下不

疏世屬艱危時逢禍變知謀之士釋文知士音不樂音洛下不

思而慮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疏知士音不樂音洛下不

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疏辯類縣河辭同矣釋文察士无凌

評之事則不樂疏機警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察士釋文察士

嚴毅之貌也老子俗人察察河上公注曰察察急且疾也然則

云察識也則與上文知士視矣疏凌相凌凌詳也又音崇又音

峻一本皆固於物者也注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圖

也故各以所樂圖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疏此數人

偏滯未達大方釋文皆固又非強其丈招世之士與朝疏推

並固域於物也釋文皆固又非強其丈招世之士與朝疏推

招致人物之士可釋文與朝直遙中民之士榮官疏甚能折中

以興於朝廷也釋文與朝直遙中民之士榮官疏甚能折中

斯人精幹局釋文中民治民也筋力之士矜難疏力如虎時逢

分可以榮官釋文中民治民也筋力之士矜難疏力如虎時逢

尼難務於釋文於難乃且勇敢之士奮忠疏武勇之士果決之

濟世也釋文於難乃且勇敢之士奮忠疏武勇之士果決之

兵革之士樂戰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枯槁之士宿名疏食

衣得形容頤頤釋文枯槁苦老反槁名槁積久也王云枯

所寢前唯名而已疏俞樾曰前讀為縮縮語縮於財則

區戰國秦策縮劍將自誅章昭高誘注並口縮取也枯槁之士

之士廣治疏而法之士情格條釋文廣治疏禮教之士敬

容疏節文之禮釋文仁義之士貴際注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

可易其方疏世有連遠時違際釋文貴際疏謂盟會事

際謂相與交際仁義之用行乎交際之間者也疏康成禮記中

而仁見焉仁義之士所以貴疏農夫无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无

市井之事則不比注能同則事同所以比疏比和樂古者因非

也若乖本務釋文不比疏志反下同疏俞樾曰比通作庀周官

情必不相也釋文不比疏志反下同疏俞樾曰比通作庀周官

此是也國語魯語子將此季氏之政焉又曰夜比其家事疏注

菴曰治也農夫惟治草萊之事故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

惟治市井之事故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也疏注商賈音古庶人有

日暮之業則勸注業得其志故勸疏賦庶之人各有事且百工

有器械之巧則壯注事非其巧則惰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

矣釋文則壯疏李云壯猶疾也則惰疏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注物得所

皆而樂也釋文所者疏反疏而樂疏權勢不尤則夸者悲疏尤甚

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於今之上假權勢以娛心事苟秉情

則憂悲斯生矣疏慶藩案文選賈長沙鵬鳥賦注阮嗣宗詠懷

今虛名也釋文關勢物之徒樂變注權勢生於事變疏夫繼起

尤故以勢陵物遺時有所用不能无為也注凡此諸上用各有

之時時用則不能自己也苟不遺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

賤無常也疏以前諸士遺遺時命情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

者也注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耳故當其時物

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

物非毀如何疏此大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隨時成

於物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注不守一家之能而

莊子集釋卷八中

八

莊子集釋卷八中

九

之大萬方以要時利故有制而歸者所以悲也疏 馳騁身心
至乎沒命不知反歸頑愚若此深可哀歎也已矣 家世又曰
願於物者致用之器也發之自內者也時有所用待用之資也
外相須以成能形性交馳而不反矣 釋文 以要一選 制又音
制 音服又 制 音服又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非也
可乎注 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誤中為善射是
則天下皆可謂之非可乎言不可也 疏 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
善射者若以此 釋文 而中 丁仲反 惠子曰可疏 謂字內
為善射可乎 注 同 莊子曰 則天下皆可謂之非可乎言不可也

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注 若謂謬
中者非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非
而自是者非堯 疏 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堯堯聖人對堯為
惠子曰可疏 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莊子集釋卷八中 十

乘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注 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
乎疏 儒姓鄭名緩墨名扈也楊名朱乘者公孫龍字也此四子
定用誰為是若天下皆 釋文 復相 扶又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
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鑿鼎而夏造冰矣疏 姓魯名遽
冬取千年燥灰以燻火須臾出火可以鑿開盛夏以瓦瓶盛水
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迷惑之俗自是也魯與魯
無異 釋文 魯遽 音渠又其據反李云魯遽 七端反又 魯遽曰
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疏 陽也此是以陽召
陽其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陽也 陽也此是以陽召
陰召陰魯遽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謂惑
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注 俱亦以

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疏 廢置也置一於堂中置一於室
五音六律聲同故也 釋文 為之 于偽 廢一也 夫或改調一弦
猶是以陽召陽也 反

於五音无當也注 隨調而改疏 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皆無
文改調注 徒弔反 无當 丁浪反 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注 無聲則無
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
急緩為調也疏 應唯宮角而已密二十五弦 未始異於聲而音
之君已注 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為獨能其
事也疏 魯遽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應以
邪注 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
子未能相出也疏 惠子之言各私其是務夸 惠子曰今夫儒墨
楊乘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鎖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
若矣注 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釋文 相拂
反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關也不以完注 投之異國

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本自以
為是故為之疏 關守門人也齊之人棄關其
齊人憎其子躡之於宋使門以此不亦我是 釋文 躡 呈亦反投
者守之令形不全自以為是 其求鉗鍾也以束縛注 乃反以雙
鐘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釋文 鉗鍾 音刷徐石鉗反又字林云
大 以束縛 鄭云恐其破傷也案此言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

域有遺類矣注 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
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疏 鉗小鍾也唐亡失也求覓亡
損壞廢子貴器為不慈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俞樾曰有遺類
矣當連下夫字為句有遺類矣夫與襄二十四年左傳有令德
也夫有令名也夫何法相和類謂鍾也詩裳裳者華序葉贊
者之類正義曰類謂鍾類是也求亡子而不出域則其亡子不
可得必無遺類矣故曰有遺類矣夫反 釋文 唐子 謂失亡 遺類
言以明之也部注失其讀所說未得 遠索 所自 夫楚人寄而躡關
而好辯齊人遠子而愛鉗也 遠索 反

莊子集釋卷八中 十一

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疏夫玄道冲虛無
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異其成未得道故亦可悲悲
而又悲之及遠教既彰矣元元之理斯著與眾妙相符故曰
加深釋文而泊步各 仲尼之楚楚王簡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
遠矣

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注古之言者必於會
同疏飲必先祭其宜僚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
也釋文也 音商李云酒 孫叔敖執爵 案左傳孫叔敖是楚莊
六年仲尼卒後白公為亂宜僚未嘗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曰
楚有熊相宜僚則與叔敖同時去孔子其遠蓋奇言也 曰丘
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注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
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難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
言於此乎言之注今將於此言於無言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
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難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
言於此乎言之注今將於此言於無言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
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

莊子集釋卷八中

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注此二子息訟以默
潛泊自若而兵難自解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沈
楚白公勝微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熊宜勇士也
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
言使因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言悅白公不
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
賢德者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藉藉貴知高枕而道遠會理
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
脩文德息其武略彭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晤言贊揚左
道也 慶藩案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司馬云宜僚善弄丸
白公角之弄丸如釋文兩家之難注乃反解音解注同司馬云
故視釋文較略 善弄丸楚白公勝將作亂殺令尹子西子期石乞日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常五百人乃往告之不許也承之以劍不
動弄丸如故日吾亦不泄于白公遂殺子甘寢秉羽如字又音
西子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 甘寢秉羽如字又音
作於期歎息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 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
舞者之所執惟木作與 郢人投兵 司馬云言叔敖願安寢恬
衡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郢人投兵無所攻伐也郢楚都也
慶藩案太平御覽二百七十九引司馬云孫叔敖放乘羽之戲

郢人無所攻伐故投兵視釋文較略 潘又案孫叔敖放甘寢秉羽
而郢人投兵淮南士術篇所謂昔孫叔敖恬恬而郢人無所
其鋒同意投兵謂無所用也高注曰但恬恬養德折衝千里之
外敵國不敢犯即司馬注所本也 巨願有味三尺注苟所言非已則雖
終身言故為未嘗言耳是以有味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疏喉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味釋文味 詐誠反
反或昌 三尺三尺言長也司馬云味息也宜僚弄丸而彈難叔
劍彼之謂不道之道注彼謂二子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此
之謂不言之辯注此謂仲尼疏此謂能證之教不言而言非言
斯注粗淺失之遠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豈
二子之所能耶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於以默者此則默語懸
隔巨何得有味三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釋文彼之謂此之謂
郭云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注道之所容
司馬云彼謂甘寢此謂弄丸故德總乎道之所一注道之所容

香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釋文總音 而音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注言止其分非至如何疏夫至道之知重
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辯若以言知索與失之遠矣 道之所一者
故德之所總言之所默息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注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疏夫一道虛元
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釋文不能同 一作
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釋文 不能同 一作
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注非其分故不能舉疏夫知
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 名若儒墨而凶矣注夫儒墨
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夫孰是孰非而名同儒墨
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疏夫孰是孰非而名同儒墨
曰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之名也懸儒墨之名以引爭德不
能同者強道以一之辯不能舉者強知以通之各是其是而道
與知之所及亦小矣生無爵死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注明
無證實且不以自居名何有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注明
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皆

莊子集釋卷八中

香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釋文總音 而音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注言止其分非至如何疏夫至道之知重
不能知神口所不能辯若以言知索與失之遠矣 道之所一者
故德之所總言之所默息者在於至妙之一道也 道之所一者
德不能同也注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疏夫一道虛元
德有上下誰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釋文不能同 一作
德有優劣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釋文 不能同 一作
同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注非其分故不能舉疏夫知
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所能 名若儒墨而凶矣注夫儒墨
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夫孰是孰非而名同儒墨
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疏夫孰是孰非而名同儒墨
曰儒墨之所以凶以有儒墨之名也懸儒墨之名以引爭德不
能同者強道以一之辯不能舉者強知以通之各是其是而道
與知之所及亦小矣生無爵死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注明
無證實且不以自居名何有哉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注明
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皆

已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注汎然都任疏前
海論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澤無外故
澤及天下成而不處故不知誰氏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无傳注有而無之死无謚注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己故
雖謚而非己有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其實
實不聚注令節物各知足疏縱有財德悉名不立注功非己為
故名歸於物疏大名以召實實既不此之謂大人注苦為而有
之用小矣疏總結以前忘於名論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
言為賢注賢出於性非言所為疏善言好也夫夫不必
吠則廢反司馬云不善言司馬云失木迷而况為大乎注夫夫
愈不可為而得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夫為大不足以為人
而况為德乎注唯自然乃德耳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其符元道
謂之德夫有心求夫於理內

莊子集釋卷八中

乘况有情為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注天地
德固不可也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知大
大備非求之也疏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知大
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注知其自備者不舍己而
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疏夫體宏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
無取無捨無失無棄無證無釋文不令捨反已而不窮注反守
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也釋文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循古而
我理我理自通疏原會己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循古而
不摩注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釋
文循古而不摩一本作磨郭云摩拭也王云摩消滅也雖常通
古及今其名摩拭音大人之誠注不為而自得故曰誠疏誠實
不摩滅也摩拭音大人之誠注不為而自得故曰誠疏誠實
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
乃大聖之人自質之德也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
我相若子執為祥疏子綦楚司馬子綦也陳行列也諸於也方

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歎釋文九方歎音因李烏釋反又
令相之入子之中誰為吉善釋文九方歎音因李烏釋反又
九方舉為我子相吾子反息亮九方歎曰相也為祥疏相子名
子之中釋文相音因又口本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
最祥善也釋文相音因又口本子綦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
問其祥善容貌相如何釋文瞿然喜曰奚若疏瞿然驚
視貌慶潘案此瞿然與庚桑楚瞿然皆驚駭之貌瞿說文
作界云來目驚界然也漢書吳王濞傳膠西王卬然駭師古注
罷然無守之貌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為奈何師古注懼
為罷然無守之貌又鄒陽傳長君懼然曰將為奈何師古注懼
然失守之貌案師古謂懼為失守貌為無守貌者本者風東
方未明為狂夫罷罷毛傳也不知傳以下不能辰夜二語故以
罷然當從李願此訓為正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
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極也疏索然涕出貌方歎
為祥子綦髮深元妙知其非釋文索然音各反又色白反九方
吉故憫其凶極悲而出涕釋文索然音各反又色白反九方
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

莊子集釋卷八中

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
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子言吉釋文禦福也逆也子綦曰歎
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
其所自來疏自從也方歎小巫謀豎不遠相相祥者不過酒肉
從何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祥生於矣若勿怪
何邪注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疏祥羊也奧西南隅未地羊
為鴉位故言祥鴉生也夫羊須牧養鴉因田獵若祥鴉功著然
後可致富貴今欄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乎無牧而
忽有羊也非田性如何也釋文未嘗音才本或作而祥子綦反
也非牧非田性如何也釋文未嘗音才本或作而祥子綦反
也於奧烏報反西南隅未地好田呼報於矣字又作矣烏反徐
隔也一云東南隅鴉地生鴉也一云窟也郭徒忽反字則穴
下大窟文昭曰案爾雅釋宮東南隅謂之突其東北隅乃窟
也又案說文官戶樞聲室之東南隅突但訓深家世父曰祥
所從出牧也鴉所從來田也不牧而祥生不田而鴉生然則

乘然則至謂之不祥者性微也乘
 天地之誠而有世俗之價是本性微也
 天地注不有所為釋文遊於天地
 司馬本也崔本同吾與之遊樂
 於天吾與之遊食於地注隨所遇於天地耳遊遇也疏遊遇也
 心也子其體道虛忘順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放游乎天釋文遊
 地之則所造皆迥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耶
 古堯反樂音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注怪異
 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疏不為謀循常故不為怪吾與之乘天
 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授注斯不為也疏誠實也乘二儀之
 更相授授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注斯順耳無
 擇也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今也然有世俗之價
 焉注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價之何也疏夫報功
 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價哉釋文之價時亮反
 又音賞凡有怪德者必有

莊子集釋卷八中

三

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注今無怪行而有怪
 微故知其天命也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有怪異
 遣殆者斯乃近是天釋文怪行下孟反吾是以泣也注夫為而
 降之深非吾子之罪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疏罪若
 庶其脩改既聞天命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柵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
 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注全恐其逃故不如用之易售也疏無幾
 俄頃也楚使柵燕途道之上為賊所得略柵為奴而釋文
 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用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无幾居也於燕音全而鬻之音育絕句一刑音月又易以或反
 反於燕音全而鬻之音育絕句一刑音月又易以或反
 售也反於是乎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
 終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柵之既遭刑足賣與齊國富商之
 柵在居家共主行宰釋文渠公柵自代終身食肉至死一云渠
 般之術終身食肉也

公者者與則君之街音佳然身食肉終本或作身肉食者誤
 臣同食肉也疏本街音佳然身食肉終本或作身肉食者誤
 而字闕缺遇許由日子將奚之疏仍問欲何之適日將逃疏
 答曰將欲日奚謂邪疏問其日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
 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注仁者爭向之原故也疏言奇盛行
 偏愛之仁季於清和之德恐字內喪道之士猶甚澆季釋文奇
 將來逐逐百姓飢荒倉庫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釋文奇
 畜許六反郭他六反李云行其人與字如人相食與音餘言將馳
 復營農飢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
 所惡則散疏夫民推愛則利則至來譽則勸致其
 譽之餘所惡反鳥路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
 仁義之行唯且无誠注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疏夫利益若生
 功舉取莫先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述釋文
 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情無誠實者也釋文
 之行下孟且假乎禽食者器注仁義可見則夫食者將何斯器
 以獲其志疏器聖達也且食於名利險於禽釋文且假夫禽食
 者器司馬云禽之食者殺害無窮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注若
 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一人疏榮利之徒負於仁
 天下向無聖譬之猶一觀也注觀制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制制
 之則有傷也疏觀制也若以一人制天下譬猶一釋文觀郭
 結反云制也向芳舌反司馬云暫見制子隨夫堯知賢人之利
 親又甫荏反又善結反又初栗反制反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注外賢則
 賢不偽疏夫賢聖之德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有暖姝者有濡
 需者有卷婁者疏此謂標釋文暖姝反又呼姝音朱反濡音
 又音如需音須濡音需音倫卷音權婁音樓卷音婁音
 安也需音須濡音需音倫卷音權婁音樓卷音婁音

莊子集釋卷八中

三

之則有傷也疏觀制也若以一人制天下譬猶一
 結反云制也向芳舌反司馬云暫見制子隨夫堯知賢人之利
 親又甫荏反又善結反又初栗反制反夫堯知賢人之利
 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注外賢則
 賢不偽疏夫賢聖之德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有暖姝者有濡
 需者有卷婁者疏此謂標釋文暖姝反又呼姝音朱反濡音
 又音如需音須濡音需音倫卷音權婁音樓卷音婁音

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
有物也注意盡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竟哉疏暖姝自
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自悅足謂窮極極妙豈知所釋文自說
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廣宮大圃奎蹠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
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疏滿需於誇之貌也
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宮室地則蹠蹠奎隈之所股脚
乳旁之閒蹠蹠為溫暖則使豕知屠人忽採湯火蹠蹠布草而
殺之乎即已與豕俱焦燻者也論流俗寧識釋文豕音奎反本
之人耽好情欲與豕為類滿需歡無異也

本作曲隈鳥回反向云股脚也慶藩案曲隈脚內也凡言隈
深處魚所聚也列子黃帝篇何曲之隈隈股脚日隈木曲也
修二十五左傳秦人過析隈杜注隈隱蔽之處故知言隈者
皆在內曲深之謂向暖室如緩反又虛袁反一本作安操七音
秀日隈股脚也疏誤暖室虛文邪日今書作安室反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疏域境界也進則逐豕而有亡人則此其
所謂滿需者也注非夫通變避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
皆豕豕者也疏此結也案世父日以域進以域退言逐豕人
謂需者需於形迹者也卷妻者需於因卷妻者需也羊肉不羸
羸者也三者同蔽莊生所以迷而去之

羸羸羸羊肉羸羸也羸有羸行百姓悅之疏卷妻者謂青項
面無俚也夫羊肉羸羸無心羸羸而歸之羸有釋文羊肉
仁行不羸百姓百悅之故羊肉比羸羸况百姓釋文羊肉
不羸羸魚綺反李云年長心勞無憂羸也設然羸行下孟故三
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疏舜避丹朱又不願羸羸故三
徙者十萬所居之虛自釋文至鄧邑名之虛音墟木堯聞舜之
成都邑至鄧虛地名也

賢舉之童土之地日冀得其來之澤疏地無草木日童土堯聞
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毛釋文童土如字又音杜向
土愿試舉舉望鄰境承儀養生蒙澤

莊子集釋卷八中

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智不崇則可
乎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慈念若生憂憐凡庶於是年齒長老
乎疏耳目衰竭無由休息得歸前儒傳卷形勢神作所謂
者也釋文齒長丁丈反法同慶藩案華嚴經若少反詩召
神人惡眾至注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也疏三從遠之釋文惡眾
自路非好反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注明舜之所以有
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疏比和也夫眾聚則不和釋
文不比疏志反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
謂真人疏煬溫也夫不測神人觀疏釋文煬音羊徐和煬云
也為和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注於民則蒙澤於舜則
氣所炎

形勢疏不羸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羸行教物故於羊
於魚得計此斥度舜釋文於蟻棄知音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云蟻得木則死魚得水則生羊得木則病一說云真人無羸故
不致蟻是蟻棄知也共處相忘之大道無沾濡之德是魚得計
也羊無羸行而不致蟻是羊棄意也案世父日以所惡乎眾至
者惡其比也所以比者欲其利也神人眾至不比正惟不以利
故之蟻之附羸也有利而趨之也即其知也羊之羸也與以可
欲之利也即其意也蟻無知而有知羊無意而有有意惟羸之推
利也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
術何猶之可慕哉故曰於魚得計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
心注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
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若然者其平也繩注未能去繩而自平
內者其真入之道也

會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古之真人以天待之注居無事
以待事事斯得疏如自然之道虛其心以待物不以人入天注

莊子集釋卷八中

聖忘懷而平等釋文能去起呂其變也循注未能絕迹而元

聖忘懷而平等釋文能去起呂其變也循注未能絕迹而元

莊子集釋卷八中

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疏。亂於天然之智，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之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

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

為喪，死生既無定，得失在誰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

一得喪，故謂之真人矣。家世父曰：形氣之相須也，得之生，失

之死者，有比而合之者也。自然之化也，得之生，失之生，有委而

聽之者也。得之生，故有為而無為，得之死，故無為而無不為。

釋文：或復，扶又。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麻也，豕零也，是時為

帝者也，何可勝言。注：當其所須，則無時非其時，則無貴賤。賤有

時，誰能常也。疏：華鳥頭也，治風痺，枯梗治心腹，雞麻治風，豕零

並藥也。帝，君也。夫藥無貴賤，病則良藥，病相常，故便為

君主。乃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廢，故時之所

賢者為君，才不慮世者為臣。釋文：莖，音謹，郭音觀，徐音漸，司

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釋文：莖，音謹，郭音觀，徐音漸，司

音結，本梗，古反，司音盡也。雞麻，徐於容反，本或作雞，音同

亦作結，梗，治心腹，雞麻，雞麻，司馬云：即雞頭也，一名笑

與藕子合為，豕零，司馬本作豕，豕零一名豕，豕零根似

散服之，延年，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

者也。司馬云：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

為上也。方音曰：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

正論篇：時舉而代，則齊俗篇：此代為帝者也。豕零，豕零，豕零

引西衍，鄧禹，此更為通者也。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

言時或言代，或言更，其義一也。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豕零

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疏：句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

釋文：句踐，音甲，楯，純尹反。棲，音西，李云：古外稽音唯，種也

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疏：種，越大夫名

收兵唯三千，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時，可在

當時，種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

之也。悲注：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

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疏：鴉，日盡，則而夜，則則適夜，不遺

節如此，故解去則悲也。釋文：鴉，尺吏，解之。馬云：反，司

種，問於謀身，長於存國也。釋文：鴉，尺吏，解之。馬云：反，司

一音。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注：有形者

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之而不磷。疏：風日是氣，河有形

能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特源而往，所以不覺。小者，未

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功，動以無後慮，遺戮是知物相利者

必相為。釋文：有損，累人故大夫種，所以不免也。不磷，鄭勿請

害也。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損也。注：實已損矣，而不

自覺，特源而往者也。注：所以不覺，非不損也。特源往也。疏：特源

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釋文：特源，源而往者也。往，雖遇

河，日不能損也。道成其。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

性難在於世，不能移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

守物也。審注：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

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以為固，而斯之義也。不

亡不停，昨日之物，於今已化。山舟，皆通味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殫也。殆注：有意則無

崖故殆。疏：列逐也。夫視日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欲，若日求離

可得乎。家世父曰：水之守土，二物也。相此而相須也。影之守

人，一物而為二物也。自生而自化也。物之守物，亦相須也。影之守

抱一者也。所以謂之審者，無外馳也。目馳而明生焉，耳馳而聽

出焉，心馳而所見，凡能於其府者，皆外馳也。及其所自持

而察之，以為功，致果以求，積久而不知所歸。凡能其於府也

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注：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疏：夫運分

出於藏府，而自代能者，必致危亡也。禍之長也。茲萃。注：萃，聚也

故雖有成功，不遠周給，而改悔矣。禍之長也。茲萃。注：萃，聚也

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疏：自顯其能，故因災禍，患增

功注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疏自後已能而不退故也其
 果也待久注欲速則不果疏夫誠意成於功決定於代而人以爲
 已實不亦悲乎注己實謂有其知能疏徒之人處愚暗實
 如是甚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注皆有其身之禍疏有大費取之
 無道國破家亡殘害不知問是也注不知問禍之所由出乎有
 心而修心以救禍也疏世有明人是爲龜鏡不知問禍故足之
 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讓而後善博也疏足之能行必履於
 地仍植不踐之上而後得行若無餘地釋文恃其所不讓反李
 則無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釋文恃其所不讓反李
 云一足常不往故能行廣遠也食德日兩踐字並當作踐或
 字之誤或古通用也足之於地止取容足而已故曰足之於地
 也然容足之外雖皆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曰雖踐恃其
 所不讓而後善博也外物篇曰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
 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向有用乎即此義也下文
 日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少與淺
 莊子集釋卷八中

文義相近若作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
 所謂也注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獨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
 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疏則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
 行心類不知而能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知大一知大陰
 故老經云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合論也知大一知大陰
 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疏此略標能知七
 極自此以下大一通之注道也疏一是一陽數大一天也
 下應解義大一通之注道也疏能通生萬物故曰通大陰解之
 注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釋文解之
 音無下同大目視之注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疏各視其所
 又作買反大目視之注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疏各視其所
 大均緣之注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疏緣順也大順則
 釋文令各力呈反大方體之注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
 得所以爲大方也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如大信稽之注命之

所易無令越逸斯大信也疏信實也信至也信而信大定持之
 注真不捷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也疏用之其理空矣
 釋文不捷乃孝盡有天注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疏上來七大
 其自自然循有照注循之則明無所作也疏循順也但順其行
 者也樞注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疏窮冥之理自有樞
 也釋文樞反尺朱始有彼注始有之者彼也故我速而不作疏注
 云始有之者彼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注夫解任彼則彼
 故我速而不作也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注夫解任彼則彼
 自解解之無功故似不解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或
 不知之也注明彼知也疏能忘其知故不知而後知之注我不
 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知也疏而不知非知
 而後知故不知而後知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注應物宜而無方而不
 可以有崖注各以其分韻滑有實注萬物雖韻滑不同而物物
 各自有實也疏韻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韻滑釋文韻徐下滑入
 反向云韻滑古今不代注各自有故不可相代疏自古以來今
 謂韻亂也今亦不從今以生古而不可以虧注宜各盡其分也疏
 今自存今亦不從今以生古而不可以虧注宜各盡其分也疏
 物各有性新故不相代換也而不可以虧注宜各盡其分也疏
 豈賴古以爲今耶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注推而揚之有大
 限也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釋文揚推音角又苦學反
 許慎云揚推粗略法度王云推略而揚顯之慶藩案釋文引
 三蒼云推敲也敲當作說文推敲擊也漢書五行志推其眼
 師古注云推謂敲擊去其精闕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注若問
 也敲敲二文以形近而誤闕不亦問是已矣惑然爲注若問
 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之理可得而知也矣爲而惑
 若此也疏闕何不也矣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詢問以不惑
 解感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注夫惑不可解故尙大不惑愚之

莊子集釋卷八中

至也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疏不惑
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
能得意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此乃飲尚不
惑豈能除惑哉釋文惑解佳買反復於音服又
又造於不惑也注同 扶又反

莊子集釋卷八中

天

莊子集釋卷八中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八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疏姓彭名陽字則陽魯人游事 釋文則陽名則陽
名則陽則初人也 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疏夷姓
楚臣也則陽欲事於楚故因夷節稱言於王王既貴 釋文夷節
重故猶未之見也夷節所進未遂故罷朝而歸家 釋文夷節
楚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疏王果楚之賢大夫也
作言談字者前因夷節未得 釋文王果 司馬云譚音談本亦作
見王後說王果贊其談也 釋文王果 楚賢人譚音談本亦作
郭徒堪反 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疏若如也公閱休隱者之號
徐徒暗反 情速故盛稱隱者以 釋文公閱休 隱上也
初其進趨之心也 釋文公閱休 隱上也 彭陽曰公閱休奚為
者邪疏奚何也既稱公閱休言已 曰冬則搗澼於江夏則休乎

莊子集釋卷八下

一

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子宅也注言此者以抑彭陽之進趨疏
獨樹也樊傍也亦茂林也陸冬刺龍於江渚以道遙盛夏歸休
假茂林而取適既無取適故指山傍而為舍此略陳閱休之事
也 釋文搗音提 虛文昭曰舊提作促誤今改正 慶藩案廣
韻引司馬云搗龍刺 樊音煩李云傍也司馬云宅 司馬云以
也 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
也 无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注言已
不若夷節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形名任知以干上也疏顛冥
沒也言夷節交游堅固意在榮華顛冥惑情貪富貴實無真
德而有俗知不能虛淡以從神而好任知以干上數數如此猶
自不能况我乎守愚若為堪 釋文有知 音智 顛冥 音眠司馬云顛
焉此是王果謙遜之辭也 釋文有知 音智 顛冥 音眠司馬云顛
其交結人主 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注荷進故德薄而名消疏
消毀損也言則陽惡我談已於王者 夫凍者假衣於春嗚者反
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此適可敗壞名行必不益於盛德也 夫凍者假衣於春嗚者反

冬乎冷風注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急夫過凍之

援或鳴之者遇水便活乃待陽和以解凍須寒風以救鳴雖

乖人事實順天時故道遠人體無近惠不避彭陽其義亦爾

文喝音喝字林始或反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

罪也无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疏儀形有尚而之

之貴赫怒行毒猶如暴虎戮辱者生必無赦存自非大佞之

人不堪任使若履正德之士誰能屈撓心志而事之乎釋

文能撓乃孝反又呼毛反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故聖人其窮也

使家人忘其貧注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以侈靡爲貴而以

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疏御寇居窮老萊在楚妻

士尙然况乎真釋文淡然反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

聖斯忘貧也釋文其達也注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

所以爲高疏藉光爲窮顯達爲達哀公德友於尼父軒轅康步

於物也與之爲娛矣注不以爲物自苦疏同塵涉事與物無私

也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注通彼人不喪我疏混迹人

滯塞雖復通物而不喪我釋文不喪反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動不傷寂而常守於其真釋文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

和注人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疏和之道各得其心滿腹

而歸豈釋文而飲於鳩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注望其風而靡之

勞言放釋文而飲於鳩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注望其風而靡之

子各歸其所疏難復混同貴賤而倫敘無虧故父子而一問其

所施注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開靜而不二疏所有施惠與四

問暇從容釋文一問音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疏聖人之用

動靜不二釋文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疏聖人之用

其待子養父者也父待養於子者也所謂宜也歸居即據上文

莊子集釋卷八下

二

冬獨當夏休乎山樊言之釋文則前也謂別異其所適也水

自足也以便家人忘其貧自忘而已矣此其遠於人心者也

白待公問休注欲其釋楚王而從國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

心也疏此釋也聖人達網繆注所謂元通疏網繆結縛也夫達道

物境空幻豈爲塵網所礙釋文直周繆注繆結縛也又云深

雖未極乎道故但託而說之也釋文夫智周萬物窮理盡性

也周盡一體矣注無外內而皆同照疏物我不二故混同一體

也釋文周盡一體注所隆網繆精義洞盡故而不如其然性也

不知其然而自然者非性如何疏以莫辨其然故與真性符會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注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不復命而師

其天然也疏反乎其根復於本命雖復搖動順物而

搖作注搖動也萬物動作生長各人則從而命之也注此非赴名

而高其述師性而動其蓬自高故人不名也疏命名也

人本無名字爲有清塵釋文命之也命名憂乎知而所行恆无

可慕故人從後而名之釋文命之也命名憂乎知而所行恆无

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注任知其行則憂患相繼疏憂患斯生

心重易奪所行無幾釋文憂乎知音而所行恆无幾

甯有作時假令神禹無奈之何釋文憂乎知音而所行恆无幾

反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注憂乎知音而所行恆无幾

智爲憂及其智之所行有弊無濟故其憂患相繼無須更以不

息故曰恆無幾時其有止也不能遺智去憂非可憂如何

莊子集釋卷八下

三

耳若人不相告則其知其美於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疏鑑鏡

語也夫生明照照物無私人愛慕之故名爲釋文則不知其美

鏡若人不相告語明鏡本亦無名此起譬也

於人耳故人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

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注夫鑑之可喜由其

無情不問知與不知問與不問來即鑑之故終無已若鑑由問
 知則有時而廢也疏已止也夫鏡之照物義在無情不問然
 問知鏡能照之斯則事涉問問有時休廢矣馬能久照乎只為
 疑照無窮故為人之所喜好也 慶藩案王氏念孫曰終無已
 者終竟也竟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注若性所不好豈能久照
 無已時也疏鏡之能照出自天然人之喜好釋文好之注呼報反 聖人之愛
 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注聖人無愛若鏡耳然
 而事濟於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疏聖
 人相告語真誠斯起不若然者豈有聖名乎 若知之若不知之
 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注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
 道合於愛人故能無已若愛之出乎問知則有時而衰也疏夫
 德遇曠接物無私亭毒羣生芻狗百姓豈待知聞而 人之安之
 後愛之哉只為慈救無偏故德無窮已此合論也

莊子集釋卷八下

四

亦无已性也注性之所安故能久疏安定也夫靜而與陰同德
 動靜也故能疾雷破山而恆定大風振海而不驚斯率其真性
 者也若矯性偽情則有時而動矣故王弼云不性其情焉能久
 行其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注得舊猶暢然况得性乎疏其真性
 也夫少失本邦流離他邑歸望桑梓暢然喜歡况 釋文暢然
 喪道日淹迷未來久今既還原反本故曰暢然 釋文暢然
 雖使巨陵草木之緝注緝合也釋文之緝注緝合也司馬云盛
 也 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注見所嘗見聞所
 嘗聞而猶暢然况體其體用其性也疏緝合也舊國舊都荒廢
 生入中相訪十人識九見所嘗見聞所嘗聞懷生之情暢然歡
 樂况喪道日久流沒生死忽然反本會彼真原歸其重元之鄉
 見其至道之境其 釋文十九注謂見十見見聞聞 余德日緝字
 為樂也豈易言乎釋文十九注謂見十見見聞聞 余德日緝字
 釋文引司馬云盛也郭注云合也於義俱通入之者十九釋文
 日謂見十識九也此未得其義入者謂入於巨陵草木所掩蔽
 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於外而可望見者止十之一耳而
 猶覺暢然喜悅故繼之曰况見見聞聞者也郭注曰見所嘗見

開所嘗聞而猶暢然况見見聞聞句不復可通詳 以上切
 增益之曰况體其體用其性也於莊子本義不合矣 以上切
 之臺縣以問者也注眾之所習雖危猶謂况聖人之無危疏尺
 日何泰高七丈可謂危懸人眾數登遂不怖懼釋文臺縣音
 習以性成向自寬問而况得真何往不安者也釋文臺縣音
 開音問注同元嘉木作問 會德曰此承見見聞聞兩言以十
 上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也其為暢然可知矣郭注曰眾之
 所習雖危猶謂此誤讀開為問於義殊不可通蓋由不解上文
 故於此亦失其旨 案世父曰說文開闕也則處匠人井開成
 開同開凡空處謂之開空處亦曰開十切之臺縣之眾謂傑
 然獨出見見聞聞不能檢也得其環中以隨成再相氏得其環
 不以之見於外而自得之於中乃可以應無窮再相氏得其環
 中以隨成注再相氏古之聖王也居空以隨物物自成疏再相
 皇以前無為皇帝也環中之空也言古之聖王得 釋文再相
 真空之道體環中之妙故道順羣生混成庶品 釋文再相
 反注同郭云再相氏古聖王 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注忽
 愈德日路史術盡紀有再相氏 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注忽
 然與之俱往疏無始無過去無終無未來也無幾無時無 日與
 見在也體化合變與物俱往故無三時也

莊子集釋卷八下

五

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注日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我故常不化
 也疏順於日新與物俱化者動而 固嘗舍之注言夫為者何不
 試舍其所為之乎疏萬化而與化俱往易嘗嘗相舍離也釋文
 嘗舍音捨夫師天而不得師天注唯無所師乃得師天疏師者
 之名天者自然之謂夫大塊造物率性而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
 動若有心師學則乖於自然故不得也 與物皆殉其以為事
 也若之何注雖師天猶未免於殉矣足事哉師天猶不足稱事
 况又不師耶疏殉者逐也求也夫有心做造造化而與物俱往
 有所求故是殉也夫師猶有 釋文皆殉注辭後反 家世父曰其
 稱殉况捨已逐物其如之何釋文皆殉注辭後反 家世父曰其
 以為事應乎物者也其舍之也盡性復命注夫聖人未始有天
 人己而化之也云若之何者如是之為道也夫聖人未始有天
 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疏夫得中聖人達於至理故能
 終何嘗有始率性 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逾其心之
 合道不復師天

也疏下姓也子者德之稱也賈臣也皆廢徒役人也季子悛
少城就成矣無事壞之此乃徒釋文季子字疑七字之誤城者
既七切則雖未十切而去十切不遠矣故壞之為可惜若既十
初則直謂之已成可耳不當言既十切也下文曰今兵不起七
年矣此王之基也明是以七又壞音怪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
基也衍亂入不可聽也疏千戈靜息已經七年假武修文王
子問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
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疏非姓子有德稱亦魏之賢
動于戈故是禍亂之人此公孫衍也善言勿伐者意在王之洪
基勝於敵國有所解望故是亂人斯季子也謂伐與不伐亂人
者未能忘言行道猶以是非為心故釋文華子也君曰然則
亦未免為亂人此華子自道之辭也君曰然則
若何疏所以故問言旨意趣如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疏天道
淡漠物我兼忘故勸求之庶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疏戴晉人
其算欲必能版道爭奪自消

莊子集釋卷八下

者也姓戴字晉人惠施問華子之清言釋文惠子也惠施而見
猶恐魏王之未信故引戴晉人惠施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反下戴晉人薦之於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注蝸至微而有兩角疏蝸者蟲名有類小螺也俗謂之黃
曰然魏王答釋文蝸音瓜郭音戈李云蝸與有兩角俗謂之有
云我誠之矣釋文蝸音牛三音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黃犢有
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
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注誠知所爭者若
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疏蝸之兩角二國存焉蠻氏類相戰
此起釋文數萬色主逐北如字又音佩君曰噫其虛言與疏所
奇譎不近人情故發釋文曰噫於其言與音曰臣請為君實之
噫嘆疑其不實也疏君以意測門方上
疏必謂虛言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疏下有極不因斯理
物又實君曰無窮疏魏侯答云上下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
肆侯

八

莊子集釋卷八下

九

通達之國注人達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
疏八述所接為通達也存有也亡無也道心無極也君曰然注
中又比九州之內語其大小可謂如有如無也君曰然注
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疏然猶如此
之語不曰通達之中有魏注謂魏國在於魏中有梁疏東國號
為魏魏而有故曰魏中有梁也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
梁從魏而下之一國處於六合欲論大小如君曰無辯注王與
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
雖復天地其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
足爭哉疏自悟己之所爭釋文雖復扶又客出而君惘然若有
亡也注自悼所爭者細疏惘然惘惘貌也言人言畢辭出而行
如釋文惘音微字林云惘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
失釋文惘音微字林云惘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
足以當之疏聖人謂堯舜也晉人所談其惠子曰夫吹筦也猶
有嗚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
人之前譬猶一吹也注曾不足聞疏大聲吹小聲也夫吹竹
戴小唐堯俗中所譽若於晉人之前盛談斯釋文筦音管本
道者本何異乎吹劍首聲言無足可聞也釋文筦音管本
許交反管聲也玉篇呼洛劍首司馬云謂劍吹音血又呼悅反
反又呼教反廣雅云鳴也劍首環頭小孔也司馬云吹然如
風所聲餘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疏蟻丘名也仲尼適楚而為
過所聲餘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疏蟻丘名也仲尼適楚而為
其家住在丘下故以丘為名也釋文蟻丘魚綺反李云之漿李
舍以蟻丘草覆之也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
稷何為者邪疏極高也稷稷音異常俗故樂家鄭舍男女登其登
稷觀視仲尼子路釋文登極觀也一云極平頭屋也稷稷音
不識是以怪問釋文登極觀也一云極平頭屋也稷稷音
字亦作總李云稷稷本又作稷一云稷仲尼曰是聖人僕也
初力反虛文昭曰雨稷字疑有一誤

疏也言臣妾登極聚眾多者是市南宜僚之僕隸也釋文聖人僕謂懷聖德而隱僕隸也司馬

是生也疏其名也前誠也一榮辱故毀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注所言者皆世言疏口不言而言言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

不肖與之俱注心與世異疏道與俗反固違於世虛心無不肖也本或作肖是陸沈者也注人中隱者營無水而沈也

僚邱疏姓陸字宜僚居於市南子路請往召之疏由陶宜僚陸

就舍孔子曰已矣疏已止也彼必不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注著

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

佞人也疏彼宜僚也著明也知丘明宜僚是陸沈賢士又知

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疏陸沈之

况自視其形長非所願言而何以為存注不如舍之以從其志

疏而汝也何為請召謂其猶在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注果

逃去也疏仲山無室不用師言遂往其家虛矣長梧封人問

子牢曰君為政焉勿爾莽治民焉勿滅裂注南莽滅裂輕脫末

略不盡其分疏長梧地名其地有長樹之梧因以名焉封人也

為政行化也治民宰割也南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夫民為

邦本本固則邦甯唯當用意養人亦不可輕爾搖撥封人有道

故戒釋文長梧封人守封疆之人子牢司馬云即琴牢孔子

子牢

莊子集釋卷八下

十一

孔子弟子經傳中無作琴牢字牢者惟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

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衡人也琴始見於家語其書乃王子

楚所偽撰不足為據賈逵鄭玄注左傳以琴張為魯師師

岐注孟子亦以琴張為子張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張蓋以

琴張為魯師師尤為不經琴張子牢本非一人也司馬此說非

漢書古今人表作琴牢亦淺學者據家語改之也如漢書有琴

牢則賈逵鄭玄各注琴牢亦淺學者據家語改之也如漢書有琴

左傳及兩音琴又如字減裂音短也李云謂不盡其分也司

馬云南莽猶盛粗也謂淺耕種也減裂斷其草也盧文弨

曰案盛下奴反粗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如春秋繁露子路

云始於盛粗終於精微論衡說篇云略正趨日盛粗之說以

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繼德連川者亦多猶盛粗也有故改

為粗疎者背子為禾耕而南莽之則其實亦南莽而報子芸而

故正之

減裂之其實亦減裂而報子疏為禾猶種禾也芸拔草也耕也

不多皆由疏略釋文芸音云除子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種之

故致斯報也

注功盡其分無為之至釋文變齊也謂變更所法也齊同也

音愛司馬云鍾也廣雅云其禾禁以滋子終年厭飡疏雙噴也

惟也字林云摩田器也其禾禁以滋子終年厭飡疏雙噴也

獲芸也去歲為田種遺飢饉今年藝種故政法深耕耕聖既

深佃獲又熟於是禾苗繁茂子實滋榮寬廣足殆故其宜矣釋

文厭飡又作殫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

人之所謂疏今世之人澆浮輕薄馳情欲境倦而不休至於遁

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注夫遁離滅亡以眾為之

所致也若各至其極則何患也疏逃自然之理散清和之性誠

以刑逐分外多釋文離其力智反以眾為為者也遁離滅亡皆

山眾為眾為所謂兩故兩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在章注在

章害黍稷欲惡傷正性疏在章章也夫欲惡之心多為妖孽在

偽故致釋文欲惡鳥路反之孽魚列在章章也夫欲惡之心多

其然也

助以扶吾形注形扶疎則神氣傷疏兼章亦虛也夫穠草初萌

莊子集釋卷八下

十二

害其根亦猶欲心初萌尚易止息及其昏
 溺成之在微故老子云其未兆易謀也
 本也也 俞樾曰為性惟善兼後六字為
 云性善與始相對為義善之言發也
 山矣晉灼曰尋途往之意也始萌以扶
 也郭解扶吾形日形扶疎則神氣傷亦為
 欲惡引性不止於當疏 其心遂使拔
 漏發不擇所出漂垣疥癩內熱溼膏是也
 治性者安可以不齊其至分疏 洩
 形氣虛弱病發動不擇處所也釋文並
 不擇所出也 溼 匹招反一音必招反
 洩 木或作度 膏 欲感動失其正氣不
 才細反 相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
 又如字

莊子集釋卷八下

三

遊行字內觀風 釋文相矩之人 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疏
 化察物情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疏 所請不已
 止之不許其往言天下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疏 所請不已
 物情與此處無別也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疏 所請不已
 方問行李欲 曰始於齊疏 齊人無道欲先行也至齊見宰人焉
 先往何邦 曰始於齊疏 齊人無道欲先行也至齊見宰人焉
 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疏 游行至齊以觀風化忽見罪人刑
 解取朝服 釋文辜 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元嘉本作幸人
 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此失其義辜謂辜罪也周官掌戮殺王
 之親者辜之鄭注辜之言枯也謂罪之是其義漢景帝紀改矜
 曰東市顏注矜謂張其尸也是古之辜矜人者必強之其良反
 張其尸於市故相矩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暮之也 疏 亦作
 朝服 直遙 暮 音莫司馬 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
 苗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注殺人苗謂自此以下
 事大苗既有則離或以莫為其可得已乎疏 離也苗謂自此以下
 怨其枉濫故重曰子乎為盜殺人世謂大苗子獨何罪先此遭
 罪大苗之條其列於下又解所謂宰人則朝士是也言其處相

推誠以破朝服重為難網以繼黎元故告天哭之明由斯起
 預張之網列在下文 俞樾曰子乎子乎乃歎辭也詩獨穆子
 兮子兮毛傳子兮者嗟也管子小稱篇嗟嗟乎聖人之言長
 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嗟乎我窮必矣嗟嗟乎嗟嗟為歎辭說
 經義述聞此云子乎子乎正與子兮子兮同義 釋文號天 反
 子當讀為嗟釋文子乎字不作音益失其義久矣 釋文號天 反
 大苗 音離之也 榮辱立然後視所病注 各自得則無榮辱得
 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跋其所謂榮矣奔
 馳乎夸跋之間非病如何疏 軒冕為榮賤恥為辱
 視所爭注 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疏 珍寶彌積
 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注 上有
 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疏 貴之以軒冕玩之以珠璣遂使
 其可釋文所好 呼報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注
 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疏 推功於物故以得在民以失為在民
 受國不辭故以失在己以正為在民

莊子集釋卷八下

三

以枉為在己注 君莫之枉則民自正疏 無為任物正在民也故
 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注 夫物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
 人君撻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疏 夫人受氣不同稟分斯異令
 一物失所虧其形性者則引過歸己退 今則不然疏 步驟殊時
 而責躬昔殷湯自剪千里來求瘼是也 今則不然疏 步驟殊時
 故今之馭物者 匿為物而愚不識注 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
 則不復如此也 匿為物而愚不識注 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也
 故為物所顯則皆識疏 所作憲章皆反物性藏匿罪 釋文匿力
 反為物而愚 一本作過 俞樾曰下文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
 謂加之以刑也此曰愚則與下文不一律矣釋文曰愚一本作
 過不識過字之誤廣雅釋詁曰過責也因其不識而責之是謂
 為過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與此文義相似而正作過不
 識高誘注謂過為責可據以訂此文之誤過誤為過又應改為
 愚耳 慶藩案愚與過通古通晏子春秋外篇盛為辭樂以淫愚
 民晏子非偽為愚作遇韓子南面篇愚情之民宋乾道本
 愚作遇秦策愚惑與罪人同心姚本愚作遇慶謂當從釋文作

遇之義為長今案俞氏以為過字之誤其說史精過遇二字古
多至請本善漁父篇今者已得過也釋文過或作遇讓王篇
遇而過先生食釋文過本亦不識反物性而大為難而罪不敢
注為物所易則皆敢疏法既難定行之不易故釋文大為難而
罪不敢而故大為難難令出不能物有所能則莫不易而敢矣所
易以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注輕其所任則皆勝釋文不勝音升
遠其塗而誅不至注適其足力則皆至疏力微事重而責其不
後至皆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注將以避誅罰也疏不免誅罰
懼罰情急故釋文民知下曰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注主曰
與偽士民何以得其真乎疏偽如草於何得真夫力不足則
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注當責
上也疏夫知力窮竭請偽必生賦欲益急貪盜斯起皆由主上
無德法令滋彰夫能忘愛釋私不貴珍寶當責在上豈

莊子集釋卷八下

西

罪下 遂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注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
故也疏姓遂名環字伯玉衛之賢大夫也盛德高釋文遂其居
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諱之以非也注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
也疏初履之年謂之為是年既終諱謂之為非一歲釋文諱勿
反廣雅云曲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注物情之變
未始有極疏故變為新以新為是故已謝矣以故為非然則去
執非滯新執故者倒置之流也故客成氏曰除日無歲遂環達之故隨物化也
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注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
其生亡其出者為能視其門而測其根也疏隨變而生生無根
門戶既曰無根無門故知無生無出生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
出無門理其如此何年歲之可像乎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注我所不知物

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
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疏所知者俗
知者真知也流俗之人皆尊重分別之知鏡情取捨而已乎已
莫能賴其分別之知以照真原可謂大疑惑之人也
乎且无所逃注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疏已止也夫鏡情取捨
無處此所謂然與然乎注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疏各然其
對孰是孰非乎釋文然與音徐又然乎言未仲尼問於大史
大史伯常盜狶章疏太史官號也下三人皆史官之
音大史人名伯常盜起皮反狶音希郭音都李音熙反又章李
史官名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
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疏畢大綱也弋繩繫箭而
酒捕獵禽獸不聽國政會盟交際不赴諸侯釋文湛丁南反樂
汝等史官應須定論無道如此何為論靈

莊子集釋卷八下

五

常淫樂音不應之應諸侯之際司馬云盟大史曰是因是也注
靈即是無道之證也疏依周公論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即無道
是因伯常竊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注男女同浴此無
禮也釋文同濫音胡胡反或力史猶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
注以鬻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此
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疏濫浴器也姓史字魚衛之
德之精明曰雲男女同浴使賢人進御公見史魚良臣深懷愧
怍假道人持幣幣帛令扶將羽翼慰而送之使不終其禮敬賢
如此便是明君故論釋文史猶音秋司馬所搏音郭作幣帛
為靈案則有道之證釋文史猶音秋司馬所搏音郭作幣帛
反司馬音蔽云引衣裳自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其慢
蔽虛文強曰今書作幣而扶翼司馬云謂公及浴女相其慢
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注欲以
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不可謂善故仲尼問焉疏男女同浴

忽見賢人頓首敬也狶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勿得后柳馬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注子謂柳馬也言
 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
 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
 之在已不亦妄乎釋文故墓一本作沙丘地掘之其月反又數
 所主洗而西不馮音其子靈公絕句云言子孫不足可惡
 故使公得此處為家也家世父曰郭象注子謂柳馬非也石
 柳有銘古之葬者謂子孫無能憑依以保其墓靈公得而奪之
 釋文一本作奪奪而里一本作奪而理之崩反噴噴莊公
 而埋之是也音汝下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名女處音汝下之二人何足以識之注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
 知已然之出於自然也疏沙丘地名也在盟津河北子嗣也
 欲明人之名論皆定於未兆非關物

莊子集釋卷八下

夫

情而有升降故沙丘后柳先有其銘也釋文之見賢退少知問
 馮柳曠方能奪葬史與常焉能識耶釋文之見賢退少知問
 於大公訓疏智照狹劣謂之少知太也公正也道德廣大人
 以論釋文大公音泰曰何謂三里之言疏古者十家為一里
 俗不同故假問釋文三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里五家
 答以辯之也釋文三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里五家
 士風不同猶今鄉曲各自有方俗而物不齊同大公訓曰三
 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疏果其十姓取其百名合釋
 文十姓百名一姓爲十人十姓爲百名則合異以爲同故同以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
 之馬也疏如采邑里之言以爲風俗斯合異以爲同也一大談
 腰青無復是馬此散同以爲異也而亦猶指馬百體頭尾
 係於前見有馬此合異以爲同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
 河合水而爲大人合井而爲公注無私於天下則天下之風

一也疏積土石以成丘山聚細流以成江海亦猶聖人無心隨
 物情故居主竟無所執也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注自外入者
 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
 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一萬物而夷羣
 異也疏由亦從也謂萬物皆聚各有正性率心四時殊氣天不
 賜故歲成注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
 而廢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釋文天不賜
 賜與疏賜與也夫春暄夏暑秋涼冬寒稟之自然釋文天不賜
 也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注殊職自有其才故任之耳非
 私而與之疏五官謂古者法五行置官也春官秋官各有司職
 若王玄默委任無私故致字內清夷國家常泰也

莊子集釋卷八下

七

釋文國治直吏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注文者自文武者自武
 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有時而闕矣豈唯文武凡性皆
 然疏聖與也無私於物故道德圓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
 名疏而亭之毒之威能自濟物各得理故無功也无名故无
 爲无爲而无不爲注名止於實故無爲實各自爲故無不爲疏
 功歸於物故爲無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注故無心者斯順疏
 不執此無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注故無心者斯順疏
 時謂四敘遞代循環禍福消消注流行反覆疏消消流行貌夫
 世謂人事遷變不定禍福消消注流行反覆疏消消流行貌夫
 不常人情禍福何能久定故老經釋文消消如字王云流動流
 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也釋文消消如字王云流動流
 流字疑反覆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注於此爲反於彼或
 以爲宜疏拂反也夫物情向背蓋無定準故於此乖反釋文所
 拂扶弗反反也又自殉殊面注各自信其所是不能離也疏殉
 音弗又音爾

也而向也夫彼此是非紛然困釋文自列殊而廣雅云而向也
 執故各逐己見而所向不同也釋文有所正者有所差注正於
 自列焉殊向自列是非天離也釋文有所正者有所差注正於
 隔故有所正者亦有所差注正於
 此者或差於彼疏於此為正定者或於彼差焉此明物情顛倒
 無心雖有操於人而自得所宜自列殊而注比於太澤百材皆度
 強之以異趣名為正之而實已兩差矣釋文比於太澤百材皆度
 比于大澤疏比譬也度量也夫廣大泉澤林藪極多釋文
 以大山為壇此可觀於大山木石同壇注合異以為同也疏壇
 也石有巨小木有粗細共聚大注此之謂巨里之言注言於巨里
 則天下可知疏義也疏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疏以道為名
 謂不足乎欲明至太公謂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
 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注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

莊子集釋卷八下

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耶疏期限也號語也夫有形之物
 者此舉其大經為言也亦猶虛道妙理本自釋文而讀李云讀
 無名據其功用強名為道名於理未足也釋文而讀李云讀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注
 物得以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疏天覆地載陰陽生育故
 道能通萬物亭毒蒼生釋文強字巨大釋文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
 施化無私故謂之公也疏大適有物生化學品語其始本
 可也注所謂道可道也疏實曰無名因其功號讀亦可也注已有
 之矣乃將得比哉注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耶疏因其
 已有道名不得將此有名比於注無名之理以斯比擬去之迢遞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
 遠矣注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
 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疏夫獨以狗馬二獸
 大小有殊亦乃貴賤斯別也今以有名之道比無名疏少知曰四
 之理者非直粗妙不同亦深淺斯異故不及遠也

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強起注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
疏六合之內天地之間萬物動植釋文強起音太公謂曰陰陽
 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注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
 生疏夫三光相照二儀相蓋風雨相治炎涼相代春夏相生秋
 雅釋言蓋對製也釋文曰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通疏欲惡
 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句云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也疏欲惡
 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注凡此事故云為是舍近
 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疏橋起也庸常也順則就
 陰陽造化之中蘊斯情慮釋文欲惡音橋起音居表反下同又
 開杜交合以此為常也疏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
 動疾也疏安遇否則危危則安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
 成疏夫逢泰則安遇否則危危則安則為禍安則為福緩者為壽急
 成其者為天散則為死聚則為生凡此數事出乎造物相摩而
 遷賢豈關情慮哉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注過此已往

莊子集釋卷八下

至於自然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疏誌記也夫陰陽之內天地
 紀假令精微猶可言記至於重元妙疏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理超絕形名故不可以言像求也疏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注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而耳非無
 能有之也疏夫四序循環更相治理五行運動遞相驅役釋文
 隨序謂變化相隨有次序也疏橋運之相使橋運謂相橋代頓至
 以相制疏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注物表無所復有故言
 使也疏知不過極物也疏夫真理元妙絕於言知若以言詮辯運知思
 境釋文所復扶又親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注廢起
 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注極於自爾故無所議疏見
 也隨逐也夫見道之人元悟之士凝神物表寂照環中體萬境
 皆元四生非有豈復爾情物物而推逐廢起之所由乎所謂之
 言語道斷議疏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執正
 論休止者也

莊子集釋卷九上

外物第二十六釋文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外物不可必疏 域心執固謂必然也夫人開事物參差萬緒惟

釋文 外物 王云夫忘懷於我者固無對於天下然後外物無所

誅比干戮箕子狂惠來死桀紂亡注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

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注精誠之至疏碧玉也子晉甚宏

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注是以至人無心而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疏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

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注所謂錯行疏

莊子集釋卷九上

三年而化為碧玉乃精誠之至也釋文而化為碧 呂氏春秋藏

為碧玉 慶藩案太平御覽人百九引司馬云 人親莫不欲其

應物唯變所適疏 孝已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

死地故悲泣也夫父子天性君臣義重而至忠至孝尚有不愛

不知况乎世事萬塗而可必固者唯當忘物我適可全身遠

害釋文孝已 李云殷高宗之子也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

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疏 夫木生火火剋金五行之氣自然

金燥是以誠心執固而必於外物者燥滅之敗 俞樾曰淮南

子原道篇亦云兩木相摩而然然兩木相摩未見其然下句云

金與火相守則流疑此句亦當作木與火下文云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又云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罔不勝火是此

章多言火益知此文之當為木與火矣蓋木金 陰陽錯行則天

水中有火也乃焚大槐疏 陰陽錯亂不順釋文 大絃音

五行故雷霆擊怒驚駭萬物人乖和氣敗損亦然釋文 大絃音

胡待反 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電也焚謂

天地之大用水火而已矣水陽也而用陰火陰也而用陽人生

陰陽之用喜怒愛樂惡生死相爭相靡猶水火也而用陽者水

火之橫溢者也譬當作蝮蝮釋天蠅蝮也譬蝮蝮猶言蝮蝮

兩相爭勝則蝮蝮亦不得成人心水火之爭陽常舒而徐進陰

常慘而暴施凡不平於心皆陰氣之發也故曰生火甚多坎為

月月者水氣之積也體陽而用陰也火生 有甚憂兩陷而无所

逃注苟不能忘形則隨形所遭而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疏不

慮志而忘形域心執固是以馳情於樂 釋文 兩陷 司馬云兩謂

辱二境陷溺於憂樂二邊無處逃形 釋文 兩陷 司馬云兩謂

破也畏雷霆甚 憂樂 洛陽 不得成注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

憂心磨破陷也 憂樂 洛陽 不得成注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

莫知所守故不得成疏 蝮蝮猶懼也 不能忘情忘懷矜 釋文

蝮 郭音陳又格允 蝮 郭音陳又格允 反徐救轉反李餘準反司

馬反徐救盡反 蝮 郭音陳又格允 蝮 郭音陳又格允 反徐救轉反李餘準反司

定不安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注所希跂者高而闕也疏 心有

且遠馳情注 釋文 若懸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物通乎宇宙釋文 若懸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喜乘意則昏悶遇境則沈溺釋文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物則屯道既非清夷豈是平暢釋文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注

沈屯 沈屯也屯難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注 內熱故也疏 夫利

之開內心極熱故生火多矣眾人焚和注 眾人而遭利則和若

利害存懷則其和焚也疏 焚燒也眾人猶俗人也不能守分無

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貨子三百金可乎疏類皆名爲金此非黃金也待我歲終得百釋文將貨他代

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

我哉疏波浪小臣困於車轍釋文而呼火故鮒音附廣雅云波

臣司馬云謂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疏西江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釋文激西古狄鮒魚

忽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

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注此言當理無小苟其不

當雖大何益疏索求肆市常行海水鮒魚波浪失於常處升斗

斯須不如求我於乾魚之肆此言事無釋文早索所自枯魚

莊子集釋卷九上

猶乾也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爲餌疏任國名在國之公

也犢健牛也何鉤頭肉既爲巨鉤釋文任公子如字下同李

故用大繩懸五十頭牛以爲餌疏任國名大

鉤亦作釣疏盧文弨曰鈞巨緇司馬云大犢郭古邁反云健

言反疏盧文弨曰鈞無牛字據說文增爲餌二音躡乎會稽投

竿東海疏躡躡也躡坐也躡其山釋文躡音存音會稽音存

名今爲疏曰且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

下鰲揚而奮鬚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疏林

之外有大魚吞鉤於是牽鉤附沒馳驚而下揚釋文期年本亦

其頭尾奮其鬚鬚遂使自浪如山洪波際日釋文期年本亦

同音其言必久其疏鎔沒音陷字也驚揚本音務一醫徐來夷反

事後乃能感也疏盧文弨案禪古皆謂爲畏難釋文期年本亦

憚憚者盛威之名也賈子解縣篇陸下威憚大信疏期年本亦

憚字之義盛威爲憚盛怒亦爲憚大雅桑疏期年本亦

柔篇達天憚怒是也憚與憚同疏期年本亦

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

首疏若魚海神也湖浙江也蒼梧山名在嶺南舜葬之所釋文

若魚司馬云大魚名若海神而腊音制河漢書音義音逆河亦

江也北人名水皆曰河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界

司馬云浙江今在會稽錢塘疏慶藩案制河之制釋文諸說反

以折獄者鄭注曰魯讀折爲制書呂刑制以刑疏制音制

折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疏未代季葉才智

不敦元道間得大魚驚而相釋文制七全反又制專反又音權

制輕字有作制字者輕量也釋文制七全反又制專反又音權

矣疏趨走激漉之溝流適得鮒難獲大魚也釋文揚其列其

竿果亦作疏司馬云力追反云輪也本又作疏灌漑司馬云

莊子集釋卷九上

大達亦遠矣疏干求也疏夫修飾小行矜持言說以求高

字多不疏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注

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疏人問世道夷

懷器虛通未可以治亂疏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若矜名飾行去之遠矣疏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

事之何若疏東方作謂天曙日光起儒弟子發家爲盜恐天時

暗故催告之問釋文臚力於反音虛蘇林注漢書云傳治

其如何將事疏臚力於反音虛蘇林注漢書云傳治

臚傳一音張懸反疏臚力於反音虛蘇林注漢書云傳治

襦口中有珠疏小儒弟子也死人裙衣猶未釋文襦而未

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疏此是逸

刪削凡貴人葬者口多含釋文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陵陂被

珠故誦青青之詩刺之疏青青之麥司馬云此逸陵陂被

反布施始或疏接其靈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无傷

口中珠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

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疏打也振其聲按也顛口也控

打仍恐損珠故安徐分別之是以出極資仁義以釋文壓本亦

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家由是觀之聖迹不足藉釋文壓本亦

同乃協反郭於球反又收其顛木亦作噉許穢反金椎直迫反

頰反字林云擊一指按也其顛可馬云顛下毛也金椎直迫反

孫曰儒以金椎控其顛蓋文類聚寶玉部引此篇作而是也而

汝也自未解裙襦以下皆小儒答大儒之詞言汝以金椎控其

顛徐別其顛無傷其口中之珠也而儒控苦江徐別彼列老萊

聲相近上文又多儒字故而誤作儒控苦江徐別彼列老萊

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疏老萊子楚之賢人隱者也常

為相其妻采樵歸見門前有車馬迹妻問其故老萊曰楚王召

我為相妻曰受人有者必為人所制而之不能為人制也楚王召

捨而去老萊隨之夫負妻載逃於江南莫知其師釋文老萊子也

所之出取薪者采樵也既見孔子歸告其師釋文老萊子也楚人

出薪也曰有人於彼倚上而趨下注長上而促下也釋文趨

下音促李云未僂而後耳注耳卻近後而上僂釋文未僂李云

謂頭前也又後耳司馬云卻近之近視若營四海注視之僂然

似營他人人事者釋文視若營四海夫勞形役智以應世務失其

舜有卷僂之談周公類之走狼律悲反舊魚鬼不知其誰氏

之子疏脩長也趨短末肩背也所見之士下短上長肩背僂

知子之族姓是誰怪老萊子曰是已也召而來疏魯人孔丘

其異常故發斯問尼至曰已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注謂仲尼能道形

去知故以為君子疏躬身也孔丘既至老萊未語宜遣汝身之

釋文去起呂反而本又作女虛文躬矜躬矜為身音智

謂飾智為容好仲尼指而退注受其言也疏敬受其言盛然改容而問

曰業可得進乎注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疏盛然驚恐貌

聖迹業行可得備釋文盛然子六業可得進乎問可行仁令老

力成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注一世為之

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疏夫聖智仁義救一時之傷後

而驕弊則陳桓之徒是也亦有作驚音者釋文而驚本亦作放

云使驚代舉驚不息亦是奔馳之義也釋文而驚本亦作放

下同下抑固窶邪疏固執聖迹抑揚從己釋文窶其知亡其略

或作驚抑固窶邪疏失於本性故窶窶釋文窶其知亡其略

弗及邪注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也疏

亡失本性忽略生崖故不及於真道家世父曰不忍一世之

備而貽萬世之患自以為能經營天下也而不知其心無所蓄

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弗及之事似失莊子本意慶藩

案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史記范雎蔡澤列傳亡其言臣者賤

不可用乎釋文窶窶也呂氏春秋愛類篇亡其不得來且不

廢子之謂乎是几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惠以歡為終終身之醜

注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疏

夫以施惠為歡者惠不可備故營慢者多中民之行進焉耳注

矣是以用惠取人適為怨府故終身醜等中民之行進焉耳注

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釋文之行反其易反相引以名

相結以隱注隱括進之謂也疏夫上智下愚其性難改中庸之

慕以利名聞榮之釋文相結以隱雖相引以名榮是相結以病

惡則結之以隱也釋文相結以隱雖相引以名榮是相結以病

思俞樾曰李云隱病也然病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為私

進之謂也然隱括所以正曲木亦非所以相結也隱當訓為私

呂氏春秋國道篇分定則下不相隱高注曰隱私也文選精自

馬賦恩隱周渥李善引國語注曰隱私也相結以隱謂相結以

恩私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注閉者閉塞

說皆非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注閉者閉塞

疏贊譽堯之善道非毀桀之惡迹以此奔馳失性釋文譽堯音

而閉一本文注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注順之則全靜之則

也於嗟反動

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注事不遠本故其功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每成疏躊躇從容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釋文聖人躊

菜他自從容不道物情故其功每成釋文聖人躊

踏而居以興事以每成功每者每有成功也踏踏者從容也從...

可載故遺而弗有也物心運載於終身不替此是老萊子...

必有所傷以出也聽其自化則無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

傷矣無為而無不為則非邪矣釋文宋元君元公名佐平公...

門阿曲也謂阿旁曲室之門釋文宋元君元公名佐平公

之阿門屋曲也曰子自宰路之淵子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

者余且得子疏自從也宰路江畔名釋文宰路李云名子

為于偽反使河所史漁者音余預且權曰史記遺策傳作豫且

豫預字同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

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命召也召令赴釋文覺古孝令

莊子集釋卷九上 七

力成會朝直遙反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

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

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疑疑猶預殺活再三乃乃劊龜七十

二鑽而无遺筭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釋文劊口孤鑽左

反又左亂反慶藩案文選郭景純江賦遺筭初革仲尼曰神

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

筭不能避劊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注神知

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疏

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至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冥枯木同其

不華將死灰均其寂魄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

之釋文見夢賢通知能音智下知有所困一本作知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注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釋文至知音智下同魚不畏網

而畏鵝鵝注網無情故得魚疏人無心故天下歸之釋文鵝

反鵝一名海河去小知而大知明注小知自私自大知任物

善矣注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

造矜尚之小心合自然之大善故前文云離道以善釋文不矯

居表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注汎然無言而自

能者非跛而學彼也疏夫嬰兒之性其不假師匠年漸長大而

足而塾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无用疏塾據也夫六合

於地人之所用不過容足若使側足之外掘至黃泉釋文廟足

人則戰慄不得行動是知有用之物假無用成功音廟又塾

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注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

暢事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疏直道容足

莊子集釋卷九上 八

必借餘地方能運用無用之理分明莊子曰人有能遊且

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注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

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

得也疏夫人稟性不同所用各異自有聞言如影響自有智昏

守其分則釋文得強其文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

厚德之任與注非至厚則莫能任其志行而信其殊能也

送物逃逝不反果決絕滅因而不移此之志行極思極部
豈是至妙真知深厚道德之所任用莊子之意謂其如此
之行注同 任與音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注人之所好不
避是非死生以之疏愚迷之類執志然雖復家被覆沒身遭
不知回顧流遁決釋文覆墜直類所好呼報雖相與為君臣時
絕遂至於斯耳 也易世而无以相賤注所以為大齊同疏夫時所賢者為君才
馮應時相代為君臣也故世過革易不可以 故曰至人不嚮行
焉注唯所遇而因之故能與化俱疏夫世有興廢隨而行之夫
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注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
而卑今失其原矣疏夫步驟殊時澆漓異世古今情事變化不
見豈日 且以狶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注隨時因物
乃平泯也疏狶律三皇已前帝號也以立古之風御於今代流
清既章誰能不波蕩而不失其性乎斯由尊古卑

莊子集釋卷九上

九

今之釋文稀虛豈不波波高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注當
弊也 時應務所在為正釋文不僻匹亦順人而不失已注本無我我
何失焉彼教不學注教因彼性故非學也承意不彼注彼意自
然故承而用之則夫萬物各全其我疏獨有至德之人順時而
足不由學致也承意不彼者稟承教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
意以導性而真道素圓不彼教也 為頤口徹為甘心徹為知徹為德疏徹通也頤者辛臭之事
明不蕩於外 釋文頤舒延 几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
故為德也 注當通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哽哽反 跖女展
云踐也廣雅云履也止也本或作躍同 王念孫曰郭注當通
而塞則理有不泄而相騰踐也釋文跖女展反廣雅云履也止
也本或作躍同案踐履與壅壅二義不相比附郭云理有不泄
而相騰踐所謂曲說者也本或作躍亦非也今案跖讀為珍珍
辰也言哽塞而不止則相乖辰相乖辰則蹇害生也廣雅曰珍
齏也蹇方音曰珍辰也郭璞曰相了辰也孟子告子篇終兄

之體而尊之食趨曠日終辰也此 跖則眾害生注生起也物之
云哽而不止則跖義並與珍同 有知者恃息注几根生者無知亦不恃息也疏天生六根廢
真臭心知為於分內雖用無咎若乃目滯桑中之色耳淫濮上
之聲鼻滋蘭麝之香心用無窮之境則天理滅矣立謂微哉故
六根窮微則氣其不殷非天之罪注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
息通而生理全其不殷非天之罪 然後失常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
制之由人非不得已之符也疏殷當也或縱恣六根馳逐前境
徒皆不當理斯並人情 釋文不殷如字一音天之穿之日夜无
之罪也非天然之辜 降注通理有常運疏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萬物自晝及夜未
氣也而氣有厚薄純雜天不能強而同之爾唯釋言殷齊中也
齊一則中矣其不能齊天之無如何者也而天既授之以百骸
九竅而使之自運焉授之以心思而使之自化焉務開通而已
說文穿通也恢恢乎有餘地以自存則通矣玉篇降伏也言積
氣之運無停伏也郭象注殷當也誤 俞樾曰降當作降即降
之籀文素問宣明五氣篇勝脈不利為癰又五常政大論篇其

莊子集釋卷九上

十

病癰闕日夜無 人則願塞其實注無情在天寶乃開疏寶孔也
瘵謂不癰闕也 根窅滯澗不通 釋文其實音胞有重閭注閭空曠也疏閭空
人腹內空虛故通氣液 釋文胞音交反有重反直能閭音韻部云
藏胃空虛故通氣液 心有天遊注遊不係也疏虛空故自然
注爭處也疏勃發爭鬪也屋室不空則不 釋文勃發音發勃爭
司馬云勃發反辰也無虛空 以容其私則反辰共鬪爭也 心无天遊則六鑿相撰注撰逆疏
鑿孔也撰則逆也自然之道不 釋文六鑿在報相撰如羊反郭
遊其心則六根逆不順於理 引司馬云六情相撰奪較釋文多一相字 大林丘山之善於
人也亦神者不勝注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疏自然之理有
也 家世父曰大林丘山之善於人言所以樂乎大林丘山為
廣大容萬物之生也說文神天引萬物者也徐鉉曰申即
引也神者不勝言發 德溢乎名注夫名高則利深故脩德者過
生萬物不可勝窮也

其當疏濫深也仁義五德所以行之名溢乎暴注夫禁暴則名

美於德疏暴殘害也夫名者爭之器名既過者必更相賊害內

暴之於民而民受之荀子富國篇聲名足以暴炙之皆表暴之

意德溢乎名言德所以洋溢名爲之也名溢乎暴言名所以洋

溢表暴以成之也五句並同一意謀稽乎誠注誠急也急而後

考其謀疏稽考也誠急也急難釋文誠音賢郭音元急也向知

出乎爭注平往則無用知疏夫運心知以出榮生乎守注榮塞

也疏榮塞也守執也域情釋文榮音也郭官事果乎眾宜注

眾之所宜者不一故官事立也疏夫置官府設事條者須順於

亂生俞樾曰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曰果春雨日時

成也眾有所宜而後官事以成故曰官事果乎眾宜疏春雨日時

草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脩注夫事物之生皆有由疏銚鐸之

鏞也青春時節時雨之日凡百草木萌動而生於釋文銚七遙

是農具方始脩理此明順時而動不逆物情也釋文銚反削

也能有所身制鐸乃豆反似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也又他兼反鐸田具也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

注夫事由理發故不覺疏植生也銚鐸既脩其除莠幸逢春

人情均度是知制釋文到植時力反又音值立也本亦作置司

法立教必須順時釋文到植馬云鐸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

虛文昭曰靜然可以補病注非不病也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

到古例字靜然可以補病非不病也疏適有煩躁之病者皆

媿可以休老注非不老也疏老之容以此而沐浴釋文昔子

反徐子智反亦作捕子淺反三蒼云捕猶剪也玉篇云滅本

也慶藩案蕭該漢書音義引司馬云昔視也釋文闕滅亦

作滅音滅又武齊反字林云械也音千米反虛文昭曰舊

米作未今從宋本家世父曰釋文皆械可以休老滅本亦作

械廣韻械案也摩也似謂以兩手案摩目皆然與上下二句文

義不類皆械當謂左右皆不能流盼可以閉目養神故曰休老

役神智之事務也豈是體道之士開逸之人不勞釋文非佚音

不病之心乎風采清高故未嘗暫過而顧問焉釋文非佚音

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注神人即聖人也聖

言其外神言其內疏駭驚也神者不測之號聖者顯述釋文以

賦戶楷反王云謂改百姓之觀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

問焉疏從深望淺故不問之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

焉疏何以人物君子故駭動諸疏小人所以台時君子未嘗過而

問焉注趨步各有分高下各有等疏夫趨世小人苟合一時如

人君子都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

半注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尙賢之過也疏東門也亦有作寅

之孝出自內心形容外毀推宋君嘉其至孝遂加爵而命爲卿

鄭黨之人聞其因孝而貴於是強哭詐毀矯性僞情因而死者

半矣釋文演門以善反朱堯與許由天下許由迷之湯與務光

務光怒之疏堯知由賢禪以九五酒耳辭退避箕山湯與務

腥腥榮祿非關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跋於寡水諸侯弔之三年

中徒狄因以踣河注其波蕩傷性遂至於此疏姓申徒名狄姓

間湯讓務光恐其及己與弟子躡蹠水旁諸侯聞之重其廉素

時往弔慰恐其沈沒狄聞斯事慕其高名遂赴長河自溺而死

波蕩失性遂釋文紀他徒何而跋音存字林云古躡字跋水音

至於斯矣釋文紀他徒何而跋音存字林云古躡字跋水音

又音科司弔之司馬云恐其徐芳附反音尊跋水音

馬云水名弔之自沈故弔之李云頓也郭薄杯反虛文昭

日二音之開當有又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

兔得兔而忘蹄疏荃魚筍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

章之中以取魚也蹄兔筍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香草也

以繫係兔蹄故謂之蹄此二事譬也釋文荃七全反崔音孫

魚或云積柴水中使魚依而食焉一云魚筍也蹄大兮反兔音

也係其脚故曰蹄也音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疏此合論

音古縣反強音巨亮反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疏此合論

也係其脚故曰蹄也音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疏此合論

也係其脚故曰蹄也音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疏此合論

莊子集釋卷九上

理也夫得魚兔本因筌蹄而筌蹄實與魚兔亦由元理假於言說言說實非元理魚兔得而筌蹄忘元理明而名言絕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注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言也疏夫忘言得理目擊道存釋文得夫符其人實稀故有斯難也釋文得夫符

寓言第二十七釋文以義

寓言十九注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九見信疏寓寄也世人愚迷說則起嫌疑寄之他人則十言而信九矣釋文寓言十九寓寄故鴻蒙雲將肩吾連叔之類皆寓言耳

重言十七注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人十言而九見信也重言十七注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重言長老鄉閭尊重者也釋文重言謂為人所重者之言也容切廣胡重復也莊生之文注焉而不窮引焉家世父曰重當為直而不竭者是也郭云世之所重作注用切者誤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注夫卮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況之於言因物隨變唯彼之從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盡其自然之分自然

莊子集釋卷九上

古

之分盡則和也疏卮酒器也日出猶日新也天倪自然之分也仰隨人無心之言卮言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空滿任物傾自然之分也又解卮支也支離其言言無的當故謂之卮言耳

釋文卮言字又作卮音支字略云卮卮器也李起宜反云施之於言而隨人從變已無常主者也司馬云謂支離無首尾言也虛文昭曰卮卮音徐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注言出於已俗必云又作矣天倪音徐

多不受故借外耳肩吾連叔之類皆所借者也疏藉假也所以言九信者為假託

釋文藉郭云藉借也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外人論說之也

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注父之譽子誠多不信然時有信者輒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也疏媒構合也父談其子人多

釋文譽之彼人則信之人之聽有斯累也疏吾父也非父談子不實而聽者妄起嫌疑致不信之

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注互相非也疏夫俗人顛倒矣見則應而為是與已不同則反而非之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注三異同處而二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獨信其所是非借外如何疏夫迷執同異妄見是非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善艾注以其善艾故俗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猶十信其七

善艾注善艾善考者之稱也己自言之不結於外為善艾反

年先矣而无經緯本末以期年者者是非先也注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無以待人則非所以先也期待也疏期待也上下為此人直置以年老居先亦無本末之智故待以善艾之禮非謂道德可先也家世父曰已言者已前言之而後言也爾雅釋詁善艾長也艾歷也郭璞注長者多更歷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指事使人也是善艾而先人之義經緯本末所以先人人亦以是期之重言之不倦提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

莊子集釋卷九上

古

道是之謂陳人注直是陳久之人耳而俗便共信之此俗之所以為安故而習常也疏無禮義以先人無人倫之道也直是陳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注夫自然有分而是非無主無主則曼衍矣誰能定之哉故曠然無懷因而任之所以各終其天年疏曼衍無心也隨日新之變轉合天然之倪分年極生涯

釋文曼衍以戰不言則齊疏夫直處無言言則乖當等也卮言之言隨乎言而齊謂與為卮言曼衍以窮年猶之不言無言而問非無齊與言不齊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言與齊言是之謂天倪

齊與言不齊疏齊不言也不言與言言與齊不齊也注付之於物而就用其言則彼此是非居然自齊若不

能因彼而立言以齊之則我與萬物復不齊耳

釋文復不扶又同故曰无言注言彼所言故雖有言而我竟不言也疏夫以言

則無盡緘加百非亦未備妙唯常照聖人智冥動寂出處默
語其致一焉故能無言則言則無言也豈有言與不言之別
齊與不齊之異乎 言無言終身言未嘗不言 雖出吾口皆彼
故曰言無言也

言耳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據出我口 此復解前 有自也而
可自他既空 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 自由也由彼我之情偏故有不可
可疏 惡乎猶於何也自他並空物我俱幻於何處而有不可
於何處有然不然以此推窮然可自息斯復解前有自而

然可 釋文 惡乎 音烏 下同 物固有然物固有所可 各自然各自
義也 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 統而言之則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
可而至也 夫俗中之物何置之徒於無 非厄言日出和以天

倪孰得其久 夫唯言隨物制而任其天然之分者能無天落

莊子集釋卷九上 五

疏 自非隨日新之變達天然之理者誰能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
證長生久視之道乎言得之者之至也 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

形相禪 注 雖變化相代原其氣則一 禪代也夫物云云稟之
不同運運遷流 釋文 皆種 反 始卒若環 於今為始者於昨

而更相代謝 物之遷賢譬彼循環死生來 莫得其倫 注 理
已復為卒也 終而復始此出禪代之狀也

自爾故莫得 道竟無理之可致也 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注 夫均齊者豈妄哉皆天然之分 均齊也此總結以前一章
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 家世父曰言相生猶萬物之

相禪也萬物有種生發至於無窮而不能執一形以相禪言有
種而推衍至於無窮不能執一形以相禪言有
為始始卒無有端倪是之為天均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

十而六十化 與時俱也 夫運運不停新新流謝是以行年
逢好談元道故遠稱 六十而與年俱變者也然莊惠相
尼父以顯變化之方 始時所是卒而非之 時變則俗情亦變

乘物以遊心者豈異於俗哉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

也 注 變者不停是不可常 大人之壽命依年而數年既不定
矣故知今年之是還是去歲之非今歲之非 惠子曰孔子勤志
即是來年之是故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也

服知也 注 謂孔子勤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
子不及聖人之韻遠矣 志勤行用心學道故至斯智非自然

任化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 謝變化之自爾非
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 謝代也而汝也未無

心久已代謝汝宜 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 若役其
復靈無後浪言也 才知而不復其本靈則生亡矣 夫人稟受才智於大道妙本

志役心乖於造物此是莊子 復於靈命以盡生非豈得勤
述孔丘之語詞抵惠施也 釋文 才知 音智 鳴而當律言而當法

注 鳴者律之所生言者法之所出而法律者眾之所為聖人就
用之耳故無不當而未之嘗言未之嘗為也 鳴聲也當中也
尼父聖人與陰

莊子集釋卷九上 六

陽合德故風韻中於鍾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
律言教考於模範也哉 而已矣 注 服用也我無言也我之所言直用人之口耳好惡是
非利義之陳未始出吾口也 應時陳說難復言出於口而隨

前入即是 釋文 而好 呼報反 惡 烏路反 使人乃以心服而不
眾人之口矣 注 口所以宣心既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
故聽立定天下之定 口所以宣心既用眾人之口則眾人之

心用矣我順眾心則眾心信矣誰敢逆立哉吾因天下之自定
而定之又何為乎 隨眾所宜用其心智教既隨物以順之
故定天下 釋文 董 音悟又五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注 因

之定也 各反逆也 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 注 因
而乘之故無不及 徒庸淺不能逮及此是莊子歎美宣尼之

言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 再仕之義列在下文 曰吾及親仕三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而不泊吾心志 泊及也 六斗四升

則斗曰鍾泊及也... 故也釋文三釜... 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

無係祿之罪也... 夫無所縣者可以有哀乎... 夫若能無係則不以貴賤經懷而平和怡暢盡色養之宜矣

夫孝子事親務在於適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 夫唯無係者故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彼謂無係也夫無係者視榮祿若蚊虻鳥雀之在前而過去耳... 豈有哀樂於其間哉

鍾三釜不覺少多猶如鳥雀蚊虻相與飛過於前矣... 夫今書蚊音虻也孟庚反司馬云觀雀飛疾與蚊相過忽然不覺

多少元嘉本作如鶴蚊無虻字... 本嘉本作如鶴蚊無虻字則陸氏所據本向未衍雀字故元嘉

一鳥一蟲取喻不倫王云謂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 多此不然而也夫至人之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

鍾之多寡而必分別其為鶴為蚊乎今案釋文云鶴本作觀疑... 是古木如此其文蓋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

也淮南子似真篇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 相讓者元嘉本是也又有增一雀字使鶴雀與蚊虻兩文相稱

非莊子之舊矣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 而野注外權利也疏居在郭東號曰東郭猶是齊物篇中南郭

一年學心未熟稍釋文子綦音其二年而從注不自專也疏順於... 能模素去浮華耳

能模素去浮華耳釋文子綦音其二年而從注不自專也疏順於

莊子集釋卷九上

七

三年而通注通彼我也疏不滯... 五年而來注自得也疏歸也六年而鬼人注外形骸也疏神會

七年而天成注無所復為疏然成釋文所復扶又八年而不知... 死不知生注所遇皆適而安疏不覺死生聚散之異也九年而

大妙注妙善也善惡同故無往而不冥此言久聞道知天籟之... 自然將忽然自忘則穢累日去以至於盡耳疏妙精微也聞道

故能超四句絕百非義極重元釋文天籟力帶生有為死也注... 理窮眾妙知照宏博故稱大也釋文天籟力帶生有為死也注

生而有為則喪其生疏處生人道沈溺有釋文則喪息浪勸公... 以其死也有自也注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

所以勸公者以其死之由私耳疏動之死地者猶私愛其生不... 能公正故而生陽也無自也注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

勸導也而生陽也無自也注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 忽然獨爾非有由也疏感於陽氣而有此生既而果然乎疏果

定也陽氣生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注然而果然故無適... 物決定如此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注然而果然故無適

無不適而後皆適皆適而至也疏夫氣聚為生生不足樂氣散... 樂斯派故於何處而可適於何處而不可適乎所在皆適耳釋文惡乎音烏

人據吾惡乎求之注皆已自足疏四星歷度數元象麗天九州... 皆其是吾於何釋文天有歷一本作天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

無命也注理必自終不由於知非命如何疏夫天地晝夜人物... 知終始時來運去非命如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注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 自爾而後命理全也疏夫死去生來猶春秋冬夏既無終始豈

捉梳中先坐之人避席而走然火之釋文家公李云主人公也者不敢當寵威勢動物一至於斯矣釋文家公一讀舍者迎將其家羊向反又音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注去其夸矜故也疏從滿反歸已慕教戒除其容備遺其若夸混述釋文去其起呂同座和光應俗於是舍息之人與爭席而坐矣

莊子集釋卷九上

三

莊子集釋卷九上

思賢講舍校刊

莊子集釋卷九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篇讓王第二十八釋文以事名篇

竟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竟許事迹其載內篇姓子名州字支父懷道之人隱故言猶之可也幽深也憂勞也言我滯竟幽深固心釋文子州憂勞且欲修身庶令合道未有閒暇緝理萬機也釋文子州支父音甫李云支父幽憂之病王云謂其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疏夫位登九五威跨萬乘人倫尊重莫平他外事物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疏夫忘天下者何能介意也唯无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疏無以天下為也唯託於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

莊子集釋卷九下

十

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疏舜之事迹具在內篇支漢書古今人表有子州支父無支伯則支父支伯是一人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疏夫帝王之位重大之器也而不能如是故異於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疏姓善名卷隱者也處於六合順於四時自得天下文善卷卷勉反居阮反又音眷李云姓善名衣皮於既反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疏古人清野情所以悲歎釋文其處反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稼力之士也疏戶字亦有作后者隨字讀之石戶地

名也農人也今江南農人作農此則舜之友人也... 舜心志堅固力勤苦履背掩掩不得歸休以此勤勞翻來見... 故不釋文石戶本亦李云石戶地掩掩音權郭音謀力保... 受也釋文石戶作后之農名農農人也掩掩音權郭音謀力保... 字亦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 作保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 不反也疏古人荷物多用頭戴如今高麗猶有此風以舜德化... 往而不釋文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人者皆居其大王實父居... 返也釋文以入於海司馬云凡言人者皆居其大王實父居... 邠狄人攻之疏王季之文王之祖也邠地名狄釋文大... 王音太直反父音甫邠音甫反徐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下同直反父音甫邠音甫反徐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 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 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疏事奉也勉勵... 貪殘意在土地我不忍傷殺汝勉力居之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 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疏用養土地也所養... 養人今藏人以存地故不可也因柱釋文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杖而去民相連遠有因於岐陽釋文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地所以養人也今爭以殺人是地害因杖策初革相連... 人也人為地養故不以地害人地害因杖策初革相連... 力展反司馬岐山其宜反或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云連讀曰羣岐山其宜反或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 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 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疏天亂世流偽... 於軒冕以喪其身迷於財利以釋文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 殞其命不知輕重深成迷惑也釋文不以養傷身不以利累形... 王云富貴有養而不以味養傷身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接患... 貧賤無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接患... 之逃乎丹穴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接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接不... 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疏王與君之車輿也亦有作王... 字者隨字讀之所謂玉輿也越國之人類殺君主王子接... 懼逃之洞穴呼召不出以艾薰之既請為君故乘以王輿釋文

試其音王字素蓋反又悉遠反又邀邁反李云王子名淮南... 之前無三世弑君之事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按為窮之子無... 據竹書紀年窮為其子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 無額是無額以前三君皆不善終則王子接是無額爾雅... 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誤當據索隱訂正丹穴云南... 戴日為以艾五菴王與一本作王子接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 丹穴以艾五菴王與一本作王子接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 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接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 也若王子接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 也疏引也綬車上繩也辭不獲免長歎登車非惡為君也... 音而呼或作款以舍音非惡下章與惡同韓魏相與爭侵地... 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疏僖侯韓國之君也華子魏... 境土于戈既動勝負未釋文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韓魏相爭... 知流揚居懷故有憂色釋文子華子司馬云魏人也韓魏相爭... 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 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 人知度審為昭僖侯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 兩篇注同昭僖侯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 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疏銘書也攫... 去之也假且書一銘記按之於前左手取銘則新去右手手... 取銘則新去左手然取銘者必得天下君取之不以取時論借... 問韓釋文攫俱音俱縛二反又史說反李云取也盧文弨曰... 侯也釋文攫俱音俱縛二反又史說反李云取也盧文弨曰... 改廢李云棄也司馬云病也一云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答... 正廢攫者振書銘廢者斬右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疏答... 不能斬兩臂子華子曰甚善疏君之言自是觀之兩臂重於... 而取六合也子華子曰甚善疏君之言自是觀之兩臂重於... 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疏言而觀察之... 則一身重於兩臂兩臂重於天下天下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重於韓韓之與天下輕重之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 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疏所爭者其輕於韓... 愁傷形損性悲其釋文其輕於韓又遠句僖侯曰善哉寡人... 不得豈不惑哉釋文其輕於韓又遠句僖侯曰善哉寡人

莊子集釋卷九下 二

莊子集釋卷九下 三

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疏頓悟其言也

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疏魯侯魯哀公或

顏名闔魯人隱者也幣帛也顏闔得清廉之釋文魯君一本

道欲召之為相故遣使人賈幣帛先通其意釋文魯君作魯

侯李云顏闔守陋闔宜布之衣而自飯牛疏宜布子麻布也飯

者著粗惡之布衣身釋文宜音盧徐七餘反李云有飯牛符晚

自飯牛足明貧儉釋文宜音盧徐七餘反李云有飯牛符晚

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

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

審之疏遺與也不欲授幣致此矯詞以欺使者俞樾曰上者

使者聽之非聽者一人使者一人也呂氏釋文之使所吏反下

春秋貴生篇正作恐聽終而遣使者罪釋文之使所吏反下

莊子集釋卷九下

四

士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

身養生也疏緒殘也土糞也直草也夫用真道以持身者必

文復來音反下音皆同疏緒餘並如字徐上音者下以嗟反司馬

案文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注疏緒餘並如字徐上音者下以嗟反司馬

引司馬云緒餘也疏緒餘並如字徐上音者下以嗟反司馬

知雅反司馬云土直如糞草也李云土直疏緒餘並如字徐上音者下以嗟反司馬

重傷生殉物釋文所要一逆反俞樾曰隨侯下當有珠字若

其義亦然也釋文所要一逆反俞樾曰隨侯下當有珠字若

夫生豈特隨侯珠釋文所要一逆反俞樾曰隨侯下當有珠字若

之重也哉當據補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御寇益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

乎疏子陽相也御寇鄭人也有道而窮釋文子陽相不好士

反鄭子陽即令官遣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疏命召士

令與之粟御寇清釋文即令力呈高詳謝不受也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

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

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疏與粟不受天命貧窮嗟惋拊

不及老萊釋文拊心徐音得佚音逸樂音君過音亦作遇子列子

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疏子

莊子集釋卷九下

五

嚴酷人多怒之左右有誤折子陽弓者釋文作難乃且反殺子

陽而殺子陽俞樾曰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記論訓至

史記鄭世家則云繆公二十五年鄭公殺其相子陽楚昭王失

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疏昭王名軫平王之弟也伍伍尚

後至吳王閔闔之世請兵代楚遂破楚人鄢以雪父之讎其時

昭王官急棄走奔隨又奔於鄭有屠羊賤人名說從王奔走奔

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

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
 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
 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疏三旌三公也亦有作旌字
 卿為旌也俞樾曰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句此釋文從
 昭王自與司馬子綦言當稱子不當稱子綦字衍文釋文從
 者才用強之其文見之賈逵反之知音入郢以井毀約如字徐
 而見如字亦為我于偽三旌三公位也司馬本作三旌云謂諸
 帖御覽二百二十八並引司馬本三旌作慶藩案白
 三旌云諸侯三卿皆執三旌與釋文小異屠羊說曰夫三旌之
 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
 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
 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
 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疏

莊子集釋卷九下

原憲孔子弟子姓原名思字憲也周環各一堵謂之環堵猶方
 丈之室也以草蓋屋謂之茨也褐粗衣也匡正也原憲家貧室
 唯環堵仍以草蓋屋桑條為樞蓬作門扉破甕為牖夫妻釋文
 二人各居一室蓬雨溼而弦歌自娛知命安貧所以然也釋文
 妄施如字又徐疾私反李云蓋屋也慶藩案生草新序節
 即牽蓬捕蓬戶織蓬桑以為樞尺朱反司馬云原甕牖音西司
 屋之意也蓬戶為戶桑條為戶樞也甕牖音西司馬云破
 甕為二室司馬云夫褐下葛反郭音為塞悉代反司馬云匡坐
 而弦案弦謂絃歌也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
 見原憲疏是白素裏為紺色車馬高大故巷道不容也釋文中
 紺古暗反李云紺為表原憲華冠紺履杖藜而應門疏華皮為冠
 用藜藿為杖藜無釋文華冠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慶藩案
 侯使故自應門也釋文華冠胡化反以華木皮為冠慶藩案
 脂讀若華或作棧玉篇棧樁也胡郭二切字通作維履所
 華司馬相如林賦華楓梓也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維履所
 反或所買反木或作維并下曳維同三蒼解詁作維云編也聲
 類或作履岸昭蘇寄反通俗文云履不著跟曰履司馬本作踐

六

李云維履謂履無跟也王云體之能舉而曳之也履或作履杖藜以藜為杖也司應門自對
 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
 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疏嘻笑聲
 逡巡貌也以儉繫釋文嘻其逡巡七旬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者故懷慙愧之色釋文嘻其逡巡七旬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
 為也疏愚為惡也飾莊嚴也夫趨世候時希望富貴周旋親比
 仁義以為為惡惡飾車馬以街釋文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
 矜夸君子恥之不忍為之也釋文希世而行司馬云希望也所
 故曰希比周唯志為人于偽反下教以為己學當為己教當為
 世而行比周唯志為人于偽反下教以為己學當為己教當為
 仁義之愚謂依託仁義為姦惡曾子居衛緇袍无表顏色腫噲
 手足胼胝疏以麻緇袍絮復無表裏也腫噲釋文緇袍紆紛反
 謂麻緇為絮論語種本亦作履章勇反釋文緇袍紆紛反
 云衣敝緇袍是也種本亦作履章勇反釋文緇袍紆紛反

莊子集釋卷九下

也王云盈虛不常之貌慶藩案釋文引司馬云種噲錯也
 王云盈虛不常之貌據說文噲咽也一日噲噲也疑字當為噲
 病甚也通作殫殫決日殫說文殫病也薄田反三日不舉
 也一日腫旁出噲殫殫一臂之轉反胼胝反三日不舉
 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疏守分
 家業窮實三日不營熟食十年不製新衣繩爛正冠釋文肘久
 而纓斷袖破捉衿而肘見履敗納之而根後決也釋文肘久
 反賢通曳纓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疏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侯不得友疏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
 臣不與諸侯為友也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疏夫君
 人不以形掛志攝衛之士不以利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
 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
 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
 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已

七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上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疏

會康也作羞也夫自得之士不以得喪驕心內修之人豈復羞無位孔子謂之其來已久今勸回仕豈非失言因回反照故言丘得之矣然反字或作饋廣雅云糜也一云紀言反家之矣

餅今粥之六反自樂音愀七小反徐在九反又七了字了二反改正又音有自樂音愀又資酉反李音秋又七了字了二反欣盧文弼曰舊作七了反了反行修下孟不作在洛反爾今改正下七遂反舊脫七字亦補正行修反不作在洛反爾

昨又音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疏瞻子魏之賢人也魏公子名牟封中山故曰中山公子而隱遁心思魏闕下之榮釋文公子牟司馬云魏之公瞻子人華既見賢人借問其術也

也淮南魏闕門也言心存榮貴許慎云天子兩觀也虛文弼日案今准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疏榮利既輕則不思魏闕南亦作魏

莊子集釋卷九下

釋文重生李云重生存生之道者則名利輕則易絕矣此人身居江海心貪榮利故以此戒之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疏雖知重於生道釋文能勝音升

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疏神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也文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則失之呂氏春秋審為篇亦載此事作不能自勝則從之神無惡乎文子下德篇淮南子道應篇并疊從之二字作從之從之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又案從呂氏无惡如字又乎春秋作縱則當讀子用反而釋文無音亦失之无惡如字又乎絕句一讀連下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

无壽類矣疏情既不勝強生抑挫情欲已損抑又乖心故名重也釋文重傷直用反下同俞樾曰重傷猶再傷也不能自勝之謂重傷呂氏春秋審為篇高誘注曰重魏牟萬乘之公子也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音直用反非是

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疏

夫大國王孫生而榮貴遂能巖棲谷隱身履艱辛釋文萬乘證難朱階乎元道而有清高之志足以激貪勵俗也

歌於室疏陳蔡之事外篇已解既遭飢餓營無火食藜藿之羹不加米糝顏色衰憊而歌樂自娛達道聖人不以為事釋文不火食元嘉本不糝甚憊反顏回擇菜子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創述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

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乎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創述講於宋

子之无恥也若此乎疏仕於魯而被放游於衛而創述講於宋

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疏與賜細碎之人

莊子集釋卷九下

也命召將來告之善道釋文喟苦怪反又語之反孔子曰是如斯困苦豈不窮乎

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

丘其幸乎疏夫歲寒別木處窮知士因難顯德可謂幸矣春秋慎人篇作何窮之謂呂氏春秋精論篇胡為不可淮南原道篇皆其證

隘音厄又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疏削然聲也挖然音勇貌也既釋文削然如字李云反琴聲亦作削音師資領悟彼此歡娛也

挖許訖反又巨乙反魚乙反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夫陰陽天地有四序寒暑

泰耶故得道之人處窮通而釋文亦樂音洛下同 俞樾曰德

常樂譬之風雨何足介懷乎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故許由娛於潁陽

而其伯得乎其首其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

立為王其伯不聽辭不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

屋生火卜曰厲王為崇遂廢共伯而立宣王共伯退歸還食本

邑立之不喜廢之不怨道遠於首之山首山今在河內頽

陽地名在襄陽未為定地名也故許由娛於潁水共伯得志

於首釋文虞於頽陽廡雅云虞安也安於頽 其伯 音恭 下同 得乎共

山也首司馬云共伯名和脩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之

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

歸於宗道遂得意其山之首其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

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其山之首其山今在河內共縣西魯連子

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為入為三公本或作王伯和即于王位孟

案今蜀書作攝行天子事 慶瀾案路史發揮二注引司馬云

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其伯賢立為

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還歸於宗道遂

得意於其山之首與釋文小異 藩又案釋文引司馬云共

伯道遠得意於其山之首而不詳其山屬某所疑其首即其頽

也荀子儒效篇至其頽而山隨楊倞注其河內縣名其頽蓋共

縣之山名盧云其頽即莊子之共首呂氏春秋諫廉篇亦作共

頽此首字亦當為頽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

誤頽頽頽頽頽頽 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注孔子曰士

志於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遠高且選

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天地之降也疏北方之人名曰無擇

與上曰畎下曰畝清冷淵在南陽西陽縣界界於歷山長於

行汗漫於我以此羞慙遂投清冷也 俞樾曰廣韻二十五德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北字注古有北人無擇則北人是複姓漢書古今人表作北人

湯又因晉光而謀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疏姓下名隨姓務名

者也湯知其賢因之謀議既非隱者之務故答以不知姓伊名

尹字贊佐世之賢人也忍耐也垢恥辱也既欲阻兵應須強力

之士方將就主亦藉耐羞釋文晉光音務又莫豆 李云阻

之人他外之能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

阻蓋祖今改正 忍垢 司馬云垢辱也李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

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

桀而讓我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疏漫汗也桐水在颍

木作虛水在遼東西漢然徒有 无槩反 古代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

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

試往觀焉疏 孤竹國名在遼西伯夷叔齊兄弟讓位於文 釋文

孤竹 其君之二子也令音耶定反支音巨移反 至於岐陽武

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疏 岐陽是岐山之陽文王所都之地今扶風是也周公名甲

伐紂招慰賢良故曰叔旦也其時文王已崩武王登極將欲

級授官一列仍牲血數其盟誓埋之壇下也 釋文 血牲 殷牲同

之以牲 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

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

求焉疏 祈求也喜福也神農之世淳朴未殘門時祭祀盡 釋文

咄許其反一祈喜 如字徐許記反 俞樾曰喜當作禱爾 釋文

音於其反 祈喜 話禱福也 祈禱者不祈福也 呂氏春秋 誠

廉篇作時祀盡敬而不盡治反 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

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疏 為

順事百姓 順理從於物情終不幸人之 今周見殷之亂而違為

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

般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疏 遽速也速為治政彭射之虐

說以化黎庶可謂推周之亂以易殷之暴也 王念孫曰上謀

而下行貨下字後人所加也上與尚同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

威句法正相對後人誤讀上為上下之上故加下字 釋文 揚行

耳呂氏春秋誠廉篇正作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 釋文 揚行

下孟反下吾 以說音 以要一 遙 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

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開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

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

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

莊子集釋卷九下

三

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注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

篇大意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爵

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歎况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櫻

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宏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於

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

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乎之喻也伯夷之風

使暴虐之君得肆其毒而莫之敢亢也伊呂之弊使天下貪冒

之雄敢行篡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

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

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因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

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強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

也疏 塗汗也若與周或存恐汗吾行不如逃避 釋文 故被反

餓死於首陽首山在蒲州城南近河是也 釋文 故被反

貪冒 報反下同 稷契 息列之喻 音 初惠反唐云或曰讓王

光二子自投於水何也答曰莊書之與存乎反本反本之出

先於去榮是以明讓王之一篇標傲世之逸志旨在不降以瀾

俗無厚身以至生所以時有重生之辭者亦歸棄榮之意耳深

於塵務之為弊也其次者雖復被禍吸粥保身而已其全道尚

累也此舊集音有聊復錄之於義無當也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

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擊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

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疏 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季亦言其苦也

苦之疏 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里而

言友者蓋謂言也。斯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斯者穴
 屋室解脫門。而取人牛馬也。亦有作空字。斯者保小賊也。
 為害既巨。故釋文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惠。姓展名。字季。
 百姓困之。而施德惠。一云。惠也。一云。柳下邑名。左傳云。展禽。是魯僑
 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子路之死。百五六十歲。不
 為友也。盜。斯之石反。李奇注。漢書云。斯。秦之大盜也。俞樾曰。
 寄言也。盜。斯。史記伯夷傳正義。又云。斯者。黃帝時大盜之名。是
 斯之為。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時。從才。用。卒。尊
 柳下惠。與盜。斯。亦不同時。讀者勿以。高言。為實也。從。才。用。卒。尊
 反。下。櫃。戶。尺。朱。反。徐。苦。澹。反。司。馬。入。保。鄭。注。禮。記。曰。孔子謂柳
 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
 世之。才士也。弟為盜。斯。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巨竊。為先生羞
 之。巨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
 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

莊子集釋卷九下

古

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斯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
 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
 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斯。盜。斯
 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胎人肝而餽之。疏。乘在車之右也。釋文
 能詔。如字。竊。為。千。偽。反。下。請。為。為。始。說。飄。風。扶。遙。反。後。易
 以。政。大。山。音。倉。反。古。外。餽。布。吳。反。徐。甫。吳。反。字。孔子下車而前
 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斯
 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僞人孔丘。非
 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祖述
 也。釋文。髮上。時。掌。此。夫。音。符。又。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骨。疏。會
 也。言尼父所戴。冕。冠。帶。華。飾。華。繁。茂。有。類。樹。釋文。冠。古。龍。枝
 枝。又。將。牛。皮。用。為。革。帶。既。潤。且。堅。又。如。牛。肋。也。釋文。冠。古。龍。枝

木之冠。如字。司馬云。冠多。華飾。如木之枝葉。帶死牛之骨。許劫反。司馬云。取
 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疏。
 傲倖。冀望也。夫作孝弟。序人倫。意在平富貴。封侯者也。故應
 聘不已。接輿有鳳兮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誦也。釋
 文。繆說。音。孝。弟。音。悌。本。而。傲。古。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
 我將以子肝。益畫餽之。膳孔子復通曰。巨得幸於季。願望履。暮
 下。疏。言。巨。幸。其。得。與。賢。兄。朋友。不。敢。正。視。儀。容。願。履。暮。暮。之。下
 極。當。作。極。爾。釋。言。極。誅。也。言。罪。大。而。誅。重。也。極。極。古。字。通。書
 洪。範。篇。極。則。極。多。士。大。罰。極。之。倍。二。十。八。年。左。傳。明。神。極
 之。昭。七。年。傳。昔。堯。極。極。於。極。釋。文。復。通。扶。又。反。願。望。履。暮。下。本。馬
 羽。山。釋。文。並。曰。極。本。作。極。釋。文。復。通。扶。又。反。願。望。履。暮。下。本。馬
 作。某。云。言。不。敢。望。謁。者。復。通。盜。斯。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
 席。反走。再拜。盜。斯。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

莊子集釋卷九下

古

巨來前。若所言。願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疏。趨。疾。行。也。反。走。獨
 也。釋文。反。走。趨。疾。行。也。慶。藩。案。文。選。謝。靈。運。斤。行。瀾。曠。反。徐
 赤。夷。反。廣。如。乳。如。樹。孔子曰。巨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
 美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
 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
 膚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斯。巨竊。為將軍恥。不
 取焉。疏。激。明。也。貝。珠。也。釋文。少。長。丁。丈。反。皆。說。音。悅。知。維。音
 勇。悍。反。激。丹。古。歷。反。司。音。中。黃。鐘。反。將軍有意聽
 臣。臣請南德。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擔採薪拾橡充食故無子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選之謂之日吾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難死遂抱木立枯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

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釋文以食燔死音煩燒也慶藩案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莊子集釋卷九下

末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無異於礫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

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元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何異乎

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

下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

天下笑疏為達道者釋文剖心音口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

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

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

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疏夫天長地久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隙

非通道者也巨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

莊子集釋卷九下

九

也狂狂失性也汲汲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皆被遺虛方茲獨拘執而不遠惟增其弊狂狂失真汲汲不足虛偽之事何足論哉

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疏軾車前橫木也盜跖英雄盛談物理

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疏無也然釋

文有行字柳下季曰踰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疏若前

則足篇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
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三所謂无病而自灸

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注此篇奇明因眾之所
欲亡而亡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眾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

也疏幾近也夫料虎頭而編虎須者近遺於虎食之也今柳
聖進噬鄙名利是以捕聖迹則謂其竟歸名利則輕釋文自

忽夷齊故寄孔斯以摸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釋文自

灸反久又疾走料音扁虎音鞭又蒲頭反徐扶一木作料頭編

日今書作編虎須音亦幾不音可去反苦子張問於滿苟得曰

作須今從宋本作須幾不音可去反苦子張問於滿苟得曰

盜不為行疏子張孔子弟子也姓顛孫名師字子張行聖迹之

其心求利之人也蓋何不也何不釋文滿苟得名人姓蓋胡廣為

行不也勸何不為德行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

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

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

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若棄名利則乘逆

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疏我非逆也若棄名利則乘逆

不行疏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

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疏多信猶多言也大謙廉

富謙柔靜退則沈多言夸代則顯故觀名計若棄名利反之於

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名利之本也若棄名利反之於

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

抱守天眞翻合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

虛元之道也 欺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

聖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聖翟則變容易色稱

不足者士誠貴也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滅謂滅後也聖謂聖

而不服以守相此匹夫則變容易色稱釋文賊聚司馬云謂滅後有

微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莊子集釋卷九下

三

作宰相息亮反下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

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疏前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狗大盜

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兒入嫂而管

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

則是言行之情悖職於胃中也不亦拂乎疏悖逆也拂反也齊

兄弟糾納其嫂焉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九合諸侯一匡大

下田成子常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

以爲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習言行相反則

釋文入嫂以先反司馬云為臣或作相殺君反論則力頓悖

布內亦拂反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疏成

為首君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

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遺於滅

今並無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无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

本也

五紀六位將何以爲別乎疏職親也倫理也五紀禮父也身于

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

子張云若不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

五紀六位無釋文長幼反丁文五紀司馬云歲日六位君臣父子

可分別也釋文長幼反丁文五紀司馬云歲日六位君臣父子

不相應殆非也今案五紀即五倫也六位即六紀也白虎通三

綱六紀篇曰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長朋友也此皆

所以爲疏戚貴賤長幼之別不曰五倫而曰五紀不曰六紀而

曰六位古人之語異耳家語入官篇羣僕之爲別破列反滿苟

倫也王肅注曰倫紀也然則倫紀得通稱矣疏天位又言殺也舜封

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

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令天下史治其國收納釋文堯殺長子

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弟何有親疏之理乎釋文堯殺長子

崔云堯殺長子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

子考監明舜流母弟弟謂象也流放也孟子云舜封象於有

而封納貢稅焉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殷湯放桀桀

故謂之放也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殷湯放桀桀

殺紂於汲郡王季爲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疏王季周

臣貴賤其義安在

庶子季應即文王之父也太伯仲雍讓位不立故以小兒季應
為適管蔡周公之兄泣而誅之故云殺之廢適立庶弟殺其兄
尊卑長幼釋文為適反 備者偽辭聖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
有次序乎

別乎疏 夫儒者多言強為名位墨者兼愛 且子正為名我止為
周普無私五紀六位有何分別

利名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疏 監明也思也子張心之所
為正在於利且名利二途皆非 且子正為名假設之辭也
為實既乖至理豈明見於元道釋文 且子正為名為首于偽反

下為不監 本亦作 豈明見於元道 且子正為名為首于偽反

其所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
利則一也疏 訟謂論說也約謂契誓也棄其所為捨已殉其
利不同所殉一也子張苟得皆共談 釋文吾日以人實無約徐於

元言於無為之理敦於莫逆之契也 釋文吾日以人實無約徐於

妙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疏 前兩也既
不殉名故能率性歸 根合於自然之道也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

與道徘徊疏 徘徊猶變意也圓機消環中也執於環中之道
通之理轉變 無窮者也 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疏 無轉故志為

聖述之行無成而心學仁義之道捨己效他將喪其真性也
正念孫曰無轉而行轉讀為專山木篇云一龍一蛇與時俱化
而無肯專為即此所謂無專而行也此承上文與時消息與道

徘徊而言言當隨時順道而不可專行仁義若專而行成而義
則將失其所為矣故下文云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
也必其行即此所謂專而行也秋水篇無一而行與道參差一

亦專也無專而行猶言無一而行也專與轉古字通又通作轉
史記吳王濞傳燕王持胡人蕭關索隱曰持音專謂專從領
胡兵也漢 無赴而富无殉而成將棄而天疏 莫奔赴於富貴無

書搏作轉 必殉則背於 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疏 比于忠誠於紂
天然之性也 必殉則背於 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疏 比于忠誠於紂

心行九竅遂剖其心而視之子胥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子胥曰
吾死後抉眼懸於吳門東以觀越之滅吳也斯皆至忠而遭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也釋文 抉眼 烏穴 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忠也疏 直躬證父

莊子集釋卷九下

三

尾生以女子為期抱梁而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死此皆守信而致其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鮑魚廉貞遺子貢讓之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疏
申生也適麗姬之難在彼護誘不自申理自縊而死矣 釋文
鮑子立乾 司馬云鮑子名焦周未人許時君不仕採蔬而食子
許時君不食其蔬惡其政不踐其土今子惡其君處其土食其
蔬何志行之相違乎鮑魚遂棄其蔬而餓死韓詩外傳同又云
槁洛水勝子自理 狄抱費之河也一本作申子自理或云謂申徒
也 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疏 孔子不見母臨終孔子
不見姓匡名章齊人也諫諍其父其父不從被父憎嫌遂游他
邑亦恥仁義學讀忘歸其父臨終而章不見此皆謂仁義有
斯過 釋文 孔子不見母 李云 匡子不見父 司馬云匡子名章齊
終身不見父案此事見孟子 盧文弼曰疑父母二字當互易 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
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注 此章言尚行則
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蔑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莊子集釋卷九下

三

疏 自比于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
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 釋文 所傳 文專 无足問於知
從其殃為道之人深宜戒慎也 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則
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
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疏 無足謂貪婪
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節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
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卒竟未有不與起名譽而從就利
者若則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而尊貴矣子獨無貪富貴之
意乎為運知不足不求邪為心能知力不能行故 釋文 无足
推於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邪 釋文 无足
作無 則下 還嫁反 樂意 音洛 下同 知不 音智 下同 謀同 慶 音 案 意
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 故推正不忘邪疏
明鬼篇言女為之與意飽為之與皆其證 故推正不忘邪疏
志或作妄言君臣但推導正道不為 知和曰今天此人以為
不用富貴耶為智力不足故不用耶

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尤

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此人謂富貴之

知貪利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其富貴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焉

超絕流俗過世之人况已之自富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內

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辨分而

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趨者哉釋文

過世之士焉謂過於世人况親自富貴者乎世去至重乘

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

乎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指生者道其慘怛之疾恬

愉之安不監於體忱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慘怛悲也

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釋文慘怛悲也

明於聖賢照入於心靈而愚者妄為之也釋文慘怛悲也

之恐王勇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

不免於患也疏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但知為於有

不免於患也疏為不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斯之人難貴

總商機富勝四海而無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藝

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

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釋文窮美窮猶究執一音盡究竟也

哲之士亦不能遠及也釋文窮美窮猶究執一音盡究竟也

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

賢良非吾國而嚴若君父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力者為

不臨富邦因而威嚴有同君釋文俠人音且夫聲色滋味權勢

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疏夫耳悅於聲眼

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學而心夫欲惡避就固不待

師比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

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樂釋文欲惡鳥路知和曰知者

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疏

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

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不

也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

不自以為廉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

於九五而不廉貪之實非以道外也反監之度疏貪實性非過

自覺其廉貪廉貪之實非以道外也反監之度疏貪實性非過

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

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

要名譽也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玩者計其美

譽者也釋文要名一遙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

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字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

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

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慕祿之害故天下无足曰必

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與名之意无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甌而不死者也疏

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若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於持其生

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甌不死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

之辭以難釋文長甌音九又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

知和也釋文長甌音九又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

富人耳營鐘鼓箛篳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

忘其業可謂亂矣疏味稱適也管箛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

獨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釋文箛音管箛音樂一本箛口嘍

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釋文箛音管箛音樂一本箛口嘍

苦葷反慶藩案嘍快也說文嘍口有所快與趙策嘍嘍之嘍

莊子集釋卷十上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輯

篇說劍第三十釋文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趙惠王名王之子也好學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釋文趙文王衰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欲伐之也釋文趙文王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後莊子三百五十年制紀云周赧王十七年趙惠文王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喜劍許紀反夾門郭李音協呼權反無厭於彭之言誤喜劍下同又古洽反好之下同無厭於於豔反虛文邪太子裡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日今書作不厭太子裡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釋文裡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說士莊子大賢釋文裡苦同反太子名俞越曰惠文王之常能止劍也後為孝成王丹則此太子蓋不立

莊子集釋卷十上

音慕又說王如字解也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音務又音悅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何敢言欲教我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于賢何事乃哲聖引故所以贈千金以充從車之幣帛也釋文與使幣從才用反一本作以幣從者虛文邪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尙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道髮亂如蓬鬚毛突出鐵冠重下露而曼胡之纓謂也項林額也短後之衣便於武事順日怒眼勇之容情

然實則故詭辭難滿釋文上說如字又始蓬步公反本斯劍士之形也必刃反司馬本作垂冠將欲圖故曼胡毛故如蓬實云實讀為鬚冠低傾也曼胡曼胡之纓謂也短後之衣為便於瞋目真二反語難也氣積於心言不流利也又乃且反既乃說大說同莊子曰請怒而語為人所畏難司馬云說相擊也

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夫自得者內無懼釋文與見同又如字王脫一本作說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疏汝欲用何術以教謙於我日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日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雷行王大悅之日天下无敵矣其劍十步殺一人一去千里行釋文千里不雷行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千里不雷於行也雷行俞越曰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歷千里之遠所殺多矣而

莊子集釋卷十上

劍鋒不缺所常無撓者是謂十步一人千里不雷行極言其劍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下文所謂行以秋冬是也司馬云十步與一人相擊輒殺之故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夫為劍者道也是以忘後應機照物先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詞旨感動王心故令休息屈就館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教劍疏敦斷也試陳劍士使釋文乃校司馬云考校取其勝士敦如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也一音丁同反家世父日釋文引司馬云敦斷也試使用劍相擊斷也相風詩箋王事敦我敦猶投擲也魯頌詩箋敦敦治也敦劍即治劍之意說文敦怒也一日誰何也誰何者言莫我何亦即兩相比較之意兩相莊子曰望之久矣企望日久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日臣之所奉皆可御用也謂莊實釋文御杖直亮

所奉司馬本然臣有三劍唯王所川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

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

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燕谿在燕國石城在燕國

山此地居北以為劍鋒齊齊在燕國石城外

國岱岳在東為劍刃也釋文燕谿在燕國石城外

五各反司馬云劍也晉魏為脊周宋為鏑

刃也一云劍殺也釋文晉魏為脊周宋為鏑

周宋二國近南釋文晉魏為脊周宋為鏑

故以為環也釋文晉魏為脊周宋為鏑

韓魏為夾疏把也韓魏二國在

云韓魏為夾疏把也韓魏二國在

以音繞以渤海帶以常山疏化之中山以渤海鎮其地也

五行論以刑德疏五行金木水火土刑罰德化也

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疏夫陰陽開闢春夏雜持

莊子集釋卷十上

秋冬隨天道以此劍直之无前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

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疏夫以道為

不包故上下旁通莫能礙者釋文芒然反

豈足言哉疏夫才小開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

然白失疏夫才小開大不相承領故芒然若涉

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

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鏑以豪桀士為夾此劍直之亦无

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

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疏四鄉猶四方也夫

萬物之情謂諸侯所以為異也但能疏能法象天地而知

依用此劍而御于邦國亦字內無敵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

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疏見以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噴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

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

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疏莊子

冠絕古今故能說化趙王去其釋文肝肺芳廢竊為反

所好而結會旨歸在於此矣釋文肝肺芳廢竊為反

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疏環繞也王覺已非深懷惡

三則不能安坐氣急釋文而上

心憊豈復能殮乎釋文而上

周不能安坐氣急釋文而上

坐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

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疏不復受賞故

怨不見釋文服斃

皆自斃也釋文服斃

莊子集釋卷十上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

琴奏山未半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幕故謂之緇帷之林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杏壇之杏壇也琴者和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云黑林名也杏壇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本或作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白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海至齊號曰鴟夷子至魯號曰白珪先生至陶號曰朱公時述

至也贊肩交白壽者之容散髮無冠野人之貌於是遊望平

原以手揮袂于於高陸維舟而止拓頭抱膝以聽琴歌也釋

文有漁父者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

李云俱也音甫取魚父也一云是范蠡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何為者也疏思林簫其林鬱茂蔽日陰沈布葉垂條又如帷

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問其氏族答云姓孔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又問孔氏以何法術脩理其身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率性謙和服行聖述修飾禮樂簡選品此孔氏之誠事君化物者等將欲利羣之心乎釋文飾禮如字本又下以化齊民李云齊等也詩如化於齊民後句如無於字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為是有茅土五等之君為是王侯輔佐卿相乎皆答云非也釋文君與下同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夫勞苦心形危忘真以嗟笑徘徊嗚呼歎之也釋文以危危或其分音界同馬云離也慶藩案分釋文作介音界是也隸書介作分俗書分作分二形相似往往相亂莊三十年穀梁傳周之分子也釋文分本

莊子集釋卷十上 五

作介漢書杜周傳執進退之分師古注介或作介是其證又案界與介古字通漢書楊雄傳界滌陽抵後而代之文選界作介史記晉世家號曰介山續漢書郡國志作界山春秋繁露立元神齊介障險阻淮南覽京篇介作界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願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也反走前進是也釋文杖直亮擊女居反司馬鄉而香亮反或度敬之容也

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也卒向也緒言餘論也釋文緒言猶先言也向者先生有清言餘論丘不肖未識所由之緒言也緒言猶先言也故竊聽下風庶承謦欬卒用此言助丘不逮也緒言猶先言也

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

於今六十九歲矣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虛心謂心已來脩學仁義遠乎者艾未聞至道所以恭謹虛心矣釋文日嗜香其之好呼報反丘少謂召

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布自然之理也固其然乎應也故釋吾之所有方外之道釋文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子之所以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陵亦亂也夫人倫之事抑乃多端切要而言無過此四者若四者守位乃教治盛美若上下相冒則亂其大焉是以百官各司其職庶人自憂其務不相陵亂斯不易之道者也釋文正治直吏反下官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田荒室露屋室漏露追徵賦稅不相屬妻妾既失尊卑長幼皆無次序庶人之憂患也慶藩案荒露謂荒蕪敗露方言曰露敗也古

莊子集釋卷十上 六

本或作路路露古通用淮南臣道篇路直者也王念孫曰路直猶蕪也亦通作路秦策士民路病高注云路蕪也皆與敗義相近孟子滕文公篇是率天下而路也

大夫之憂也職任不勝物務不理百姓荒釋文不勝升行不

天子諸侯之憂也陪臣不忠苞茅不貢春秋盟釋文工技其

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揆除也陰陽不

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

乎疏上非天子諸侯下非宰相相而擅修飾禮樂釋文不奉
 本又作人倫教化蒼生正齊羣物乃是多事之人釋文不奉
 徐救佐反後同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
 事之謂之摠疏摠蓋也非是已事而釋文入疵疏知之摠李
 也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疏強進忠言人不希意道言謂之諂
 也疏希望前人意氣而釋文道言音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疏且
 順物不簡是疏好言人之惡謂之讒疏問人之過疏析交離親謂之
 非謂之說也疏人有親情交故輒欲疏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疏與已
 賊疏而折之斯賊害也疏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疏與已
 雖惡而舉與已疏疏者雖善而毀以斯釋文稱譽音以敗疏惡
 詐偽好敗傷人可謂疏惡之人也釋文稱譽音以敗疏惡
 入疏烏路反之慝疏他得疏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
 下疏否惡也善惡二邊兩皆容納和顏悅色偷釋文善否音惡也又
 疏疏拔其意之所欲從而佞之斯險諛之人也釋文善否音惡也又
 方九兩容頰適疏善惡皆容頰貌謂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
 反疏適也頰或作頰

莊子集釋卷十上

七

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疏外則惑亂於百姓內則傷敗於一身
 臣佐疏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疏叨
 也疏安危經營大事變改之際釋文以挂音掛別也叨叨音專知
 建立功名謂叨濫之人也釋文以挂音掛別也叨叨音專知
 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疏事已獨擅自用疏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很疏有過不改聞諫疏人謂之貪也疏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很疏謂之很疏有過不改聞諫疏人謂之貪也疏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相篇復很過不肯悔疏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
 之矜疏物同乎已雖惡而善物異乎疏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
 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
 疏疏愀然愀貌也罷遭也丘無罪失釋文能去音愀然音在九
 疏疏而遭罷四謗未悟前旨故發此疑釋文能去音愀然音在九
 七小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

莊子集釋卷十上

八

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避疾
 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思亦甚矣子
 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
 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疏審仁義之間以招門徒伺
 靜之變曉其僥倖適受與之度望著功名理好惡之情而幾於
 堅執和喜怒之節用為達道以己請人矜矯天性近於不免也
 釋文疏難語音魚據反下同本或作惜音愈數音不離音謹脩而
 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疏所有功名還歸人物
 則物我俱全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疏而求之他人
 者豈非孔子愀然疏也疏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
 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疏也疏夫真者不偽精者不雜誠者不矯故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无
 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
 歡樂處喪則悲哀疏夫道無不在所在皆通故施於釋文苟強
 其文反音歡樂音下同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
 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无一其迹矣疏以功績為主飲酒
 陶蕩性情故以樂為主是以功疏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在其美故不可一其事迹也疏此四義也禮者世俗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无問其禮矣疏四義者禮者世俗
 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疏俗偽之真實
 之性稟乎大素自然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疏實貴真道
 而然故不可改易也疏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疏實貴真道
 於俗禮也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
 變於俗故不足疏能法自然而適道貴道德而適道和復謂人

未能懸解為物所釋文不解音賢司形謀成光注舉動便辟而
 成是以驚而歸徒協反郭云便辟成光司馬云形謀於便
 成光儀也也說文云開也
 辟亦以外鎮人心注其內實不足以服物疏
 物則所慮亂生也疏
 老之情篤也釋文貴老謂重樂冠
 物則所慮亂生也疏
 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注權輕利薄可無
 求於人釋文為食音贏
 能微已競走獻榮況在君王權高利厚奔馳尊貴不亦宜乎
 釋文萬乘反繩證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

莊子集釋卷十上

以功吾是以驚疏
 必將任我以物務而驗我以功績疏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疏
 保女矣注
 已身不能忘我猶顯形德為釋文保女司馬云
 戶外之履滿矣疏
 釋文无幾
 言而出疏
 子六 實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跳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
 不發樂乎疏
 既來真蒙誠艾不嘗開發樂不道釋文實者反謂通客之人

先物施惠不困彼豫出則異也疏
 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注
 不相保疏
 先物施惠不困彼豫出則異也疏
 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注
 不相保疏
 先物施惠不困彼豫出則異也疏
 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注
 不相保疏

莊子集釋卷十上

遊者也注
 而不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
 其孰計之買說文孰食餘也孰食日孰假借為詳審之義漢書本紀
 察之類師古注孰審也言其之覺悟而不自審也
 巧者勞
 而不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
 其孰計之買說文孰食餘也孰食日孰假借為詳審之義漢書本紀
 察之類師古注孰審也言其之覺悟而不自審也
 巧者勞

忘其能而任取人者也疏夫物未嘗為無用憂勞而必以智巧
彼虛舟任釋文而知音食而一本作飽食而放遊刀反下同汎若
運道遊釋文而知音食而一本作飽食而放遊刀反下同汎若

鄭人緩也呻吟裴氏之地注呻吟吟詠之謂釋文緩也疏云緩

名呻音申謂吟詠學問之聲也裴氏地名崔云之地疏崔本作之

也疏崔云呻誦也本或作呻吟裴氏地名崔云之地疏崔本作之

蛇者山田茶種也疏祇三年而緩為儒注祇適也疏謂吟詠

文謂曰宋本茶字空疏祇三年而緩為儒注祇適也疏謂吟詠

氏地名也祇適也鄭人名緩於釋文祇三年而緩為儒注祇適也疏謂吟詠

裴地學問適經三年而成儒道釋文祇三年而緩為儒注祇適也疏謂吟詠

移反謂神河潤九里澤及三族使其弟墨疏也疏謂使弟成於

祇祇之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也疏謂使弟成於

莊子集釋卷十上

又化弟令墨弟由己化而不能順己已以良師而便怨死精誠

之至故為秋柏之實疏何不也秋柏功木也父既助翟而

以申怨言云使汝子為墨者我之功力也何不看視我為賢良

之師而更助弟我怨恨之甚化為異物秋柏子實生於其上

亦有作根字者根家也云汝何不看視我為賢良

我家上已化為秋柏之木而實也釋文聞胡嘗視其良助也

胡何也夏者良人斥緩也言何不試視緩墓上已化為秋柏之

實良或作根音浪家也疏俞樾曰釋文曰良者良人謂緩也此

與下句之義不屬又云良或作根家也此說近之根猶墳也

墳本疊韻字應帝王篇以處墳墳之野是也故墳亦得謂之墳

管子度地篇郭外為之土間與墳同外物而見反賢通令墨力

篇胞有重閭郭注曰閭空曠也其義亦相近而見反賢通令墨力

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注自此以下

莊子辭也夫積習之功為報報其性不報其為也然則學習之

功成性而已豈為之哉疏造物者自然之洪鐘也而造物者無

物之智能稟乎造化非由從師而學成也故假於學習道自

然報其天性不報人功也是知翟有墨性不從緩得緩言我教

不亦彼故使彼注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

習乎彼故使彼注彼有彼性故使習彼疏彼翟先者有墨性故

習不成也豈唯疏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注言緩自

墨翟庶物皆然

美其儒謂己能有積學之功不知其性之自然也夫有功以賤

物者不避其親也無其身以平往者貴賤不失其倫也疏言緩

於己有學德之功異於常人故輕賤其

親而汝於父也人之迷滯而至於斯乎齊人之井飲者相梓也

故曰今之世皆緩也注夫穿井所以通泉吟詠所以通性無泉

則無所穿無性則無所詠而世皆忘其泉性之自然徒謙穿詠

之末功因欲矜而有之不亦妄乎疏夫土下有泉人各有性天

人也嗟乎世人迷妄之甚徒知穿學之末事不悟泉性之自然

而矜之以為己功者故世皆緩之流也齊人穿井得井行李故

而飲之井主護水梓頭而釋文相梓有才梓反言穿井之人為己

休能生開之故引為論

如泉之天然也喻緩不知翟天

然之墨而忿之梓一音子晦反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

道者乎注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

間也疏觀緩之謬以為學父故能任其自爾而知故無為其

音智注同家世父曰彼故使彼彼者儒墨也亦有儒墨矣因而

有儒墨之辨立夫儒墨之名所以使之辨也既成乎儒墨之辨

則貴其同己者而賤其異己者因其親也亦賤之故其所辨之

異而忘其受於天性之同也知儒墨之為德以自是其德謂之

不知德所謂德者可而可之然而然之所謂道者無物不可無

物不然而疏俞樾曰自是二字絕句若緩之自美其儒是也

安其所不安其所安注所安相與異故所以為眾人也疏學已所不能安其所不安也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疏無道者不安其素分不安其所安也

斯絕運知則釋文道易反以或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不言之易忘言實難疏妙悟元道無法可言故語於自然之境雖

所以之人也疏知至極而猶存言辯斯未離於人倫矣疏古之人天而不人注知難落天地未嘗開言以引物也應其至分而

已疏復古真人知道之士釋文知難音應其音如字疏朱泚漫學居

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注事在於

適無貴於遠功疏姓朱名泚漫姓支離名益也器千金之

妙辛為無用解龍之事於世稍稀欲明處釋文朱泚音泚

涉人開貴在適中苟不當機雖人無益也釋文朱泚音泚

敷耕反慶潘案文選張景陽七疏未且反又未干反可馬云

命注引司馬云泚音彭反釋文關疏朱泚漫支離益皆人名

夢潘案文選張景陽七命注引司馬云朱姓也泚漫名也益

人名也與釋文小異俞樾曰支離復姓說在人間世篇朱泚

亦復姓廣韻十庚朱字注莊子有朱屠音單音丹音千金之家如

泚漫郭注朱泚姓也今象注無此文屠徒音單音丹音千金之家如

本亦作賈又三絕句崔云用千金者三也一本作三年則技成

作價皆音嫁上句至家絕慮文疏謂曰今書作三年技成

其綺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注理雖必然猶不必之斯至順矣

兵其安有疏達道之上隨逐物情理雖必眾人以不必必之故

多兵注理雖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見則乖逆生也疏庸庶

安為封執理不必爾而固順於兵故行有求注物各順性則足

必之既忤物情則多乖矣釋文慎於兵慎或作順慮文

足則無求疏心有貪求故任釋文慎於兵慎或作順慮文

恃之則亡注不得已而用之以恬悒為上者未之亡也疏不能

羣命而好乖逆物情釋文恬悒悒亦作悒本小夫之知不離

者則幾亡吾寶矣釋文恬悒悒亦作悒本小夫之知不離

苞苴竿牘注苞苴以遺竿牘以問遺問之具小知所拘疏小夫

音智注及不離力智苞苴子餘反司馬云竿音牘音獨司馬云

下為知同唯季反做精神乎蹇淺注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以相問遺唯季反做精神乎蹇淺注昏於小務所得者淺

備意氣也疏好為遺問向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

疏好為遺問向於小務可謂勞精神於釋文做精神音必世

反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山形累不知太

初注小夫之知而欲兼濟道物經虛涉遠志大神做形為之累

則迷惑而失致也疏以蹇淺之知而欲兼濟道物導遠志

此人迷於古今形累於六合釋文道物音導注同虛文

何能照知太初之妙理耶釋文道物音導注同虛文

人者歸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疏無始妙本也無

也至德之人動而常寂雖復兼濟道物而釋文甘冥音冥

神凝无始故能和光混俗而恆寢道鄉也釋文甘冥音冥

眠俞樾曰釋文冥如字又云木亦作冥又音眠當從之眠眠

古今字文選養生論達旦不眠李善注曰眠古眠字是也甘冥

即目眠徐無鬼篇孫叔敖甘寢秉用而郢人投兵司馬云言叔

敖願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止折衝於千里之外此云甘

眠彼云甘寢其義一也並謂安寢恬臥也釋文讀冥如水流乎

字失之淮南子假真篇曰甘眠於湘湘之域即本之此水流乎

无形發泄乎太清注泊然無為而任其天行也疏無以形物如

適變不守形迹迹不離本故雖釋文發泄息列反徐泊然步各

應動恆發泄於太清之極也釋文發泄息列反徐泊然步各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注為知所得者細釋文悲哉乎一本作

為子偽而不知大甯注任性大甯而至疏苞苴竿牘何異毫

悲歎精神淺薄詎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

知乎至寂之道耶疏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馬也

乘王說之益車百乘疏得所秦王愛之遂賜車百乘乘馬也

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績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

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疏窮急也言貧窮

供頓項績而無項而黃瘦而減焉當爾之際是商之所短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也一使強秦使秦王驚悟道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

光李善注引春秋演孔圖曰有人之世訊之也本又作訊音信問
 多飢寒宋均曰有猶小也此說得之盧文弨曰訊
 文有訊無離內刑者陰陽食之注動而過分則性氣傷於內金
 木訊於外也暑陰陽食之也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
 人能之注自非真人未有能止其分者故必外內受刑但不問
 大小耳疏心若死灰內不消靈府也形同孔子曰凡人心險於
 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虛
 人心難知甚於山川過於故有貌惡而益有長若不肖怨怒
 若吳厚深之狀列在下文故有貌惡而益有長若不肖怨怒
 不肖不似也人有形如懸而心益釋文怨音厭難云難怒
 虛存也有心實長者形如不肖也釋文怨音厭難云難怒
 作虛澹之言驕溢也荀子不苟篇以有長反丁文若不肖外如長
 驕溢人是也誠思與驕溢義正相反有長反丁文若不肖外如長
 似有順憤而達疏憤急也形如懸釋文有順憤王作憤音環又許
 編三蒼云急腹也王云研辨也外演研辨常務憤有堅而緩有
 誦盧文弨曰今書音義作音價兩研字俱作堅

莊子集釋卷十上

九

緩而舒注言人情貌之反有如此者疏緩也舒也自有形
 外形寬緩心釋文武半反又武諫反李舒胡旦反又音于急
 內躁急也釋文武半反又武諫反李舒胡旦反又音于急
 而情緩舒緩而又桀悍故為情貌相反也故其就義若渴
 者其去義若熱注但為難知耳末為殊無迹疏人有就仁義則
 若熱迷大難復難知未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
 其敬疏遠使忠近使敬也煩使之而觀其能疏煩極任使卒然
 問焉而觀其知疏卒問近對釋文卒然寸忽其知音急與之期
 而觀其信疏忽卒與期委之以財而觀其仁疏仁者告之以危
 而觀其節疏危也醉之以酒而觀其側雜之以處而觀其色
 疏至人酒不能昏法則釋文其側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
 也側或作則俞樾曰釋文曰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
 冠也王云側謂凡為不正也然上文觀其忠觀其敬云云所觀

者皆舉美德言之此獨觀其不正則不倫矣諸說皆非也其云
 側或作則常從之則者法則也國語周書曰威儀有則既醉之
 後威儀反反威儀必是無則矣故曰醉之以酒而觀其則周
 書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與此意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
 官人篇作醉之以觀其不與此意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
 父曰釋文側不正也一云謂醉者喜傾側冠也是舊序皆作
 之以酒以觀其側側當為則詩曰九微至不肖人得矣注君子
 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所謂則也九微至不肖人得矣注君子
 易觀不肖難明然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搜之有塗亦
 可知也疏九事微驗小人君子釋文易觀以政搜之所求正考
 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術趨而走執敢不軌注言人
 不敢以不軌之事侮之疏考成也父大也有考成大德而正
 夫也士一命大夫二命卿三命也偃曲術趨也釋文正考父
 容極恭卑退若此誰敢將不軌之事而侮之也釋文正考父
 孫弗父何之曾孫而僂反力矩三命公士一命大夫知
 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傷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

莊子集釋卷十上

十

許注而夫謂凡夫也唐謂堯也許謂許由也言而夫與考父者
 誰同於唐許之事也疏而夫謂夫也許父伯叔也凡夫驚疑
 三命善識自高下呼伯叔之名然考父謙夸名釋文而夫郭云
 異格量勝劣誰同唐堯許由無為禪讓之風故釋文而夫郭云
 也呂鉅鑄呂鉅家世父曰釋文呂鉅鑄疑此不當為鑄方
 呂鉅鑄呂鉅家世父曰釋文呂鉅鑄疑此不當為鑄方
 巨大也呂鉅謂自高也當孰協唐許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
 為於張之意云鑄非也疏孰協唐許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
 誰同於唐許也疏孰協唐許崇讓者也言考父與而夫
 日郭象注唐謂堯許謂許由言而夫與考父誰同於唐許之事
 今按孰協唐許與孰敢不軌對文言如賊莫大乎德有心注有
 而夫考謙知此同於唐許故郭注誠賊莫大乎德有心注有
 心於為德非真德也夫真德者忽然自得而不知所以德也疏
 役習勞慮有心焉而心有睫注率心為德謂之可耳役心於用
 德此德害之甚也而心有睫注率心為德謂之可耳役心於用
 睫之則則偽已甚矣釋文睫音捷俞樾曰郭注曰役心於用
 於目之所不接而以意度之謂其如是是心有睫也聖人不逆

宋王而窮子為蟹粉夫注夫取富貴必順乎民望也若快奇說

乘天衢以嬰人主之心者明主之所不受也故如有所譽必有

所試於斯民不違僉曰舉之以合萬夫之望者此三代所以直

道而行之也疏懷忠貞以感人主者必非常之賢而用左道使

亦何異遺囑龍睡釋文子今粉夫符若挾反僉曰七游或

得珠耶餘詳注意疏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饒牛乎

聘於莊子疏氏族故言或也疏養牛祭宗廟曰饒也釋文其使反衣以文縞食以芻叔

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注樂生者畏儀而

辭聘獨饒開生而噴噦此死生之情異而各自當也疏芻草也

儀養也禮祭曰求為儀不可得也况食之釋文衣以

芻多天折嘉道之上方足全生莊子清高笑彼名利釋文衣以

於既食以芻芻叔初俱反芻草大廟音獨獨體音贖贖人贖子

莊子集釋卷十上

三

反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

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

疏莊子妙達元道逆旅形骸故棺槨天地鑄冶兩儀珠璣

疏星辰變化三景資送備矣門人厚葬深乖造物也釋文珠

璣音祈又音機音資本或作音清音資音清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疏

疏烏鳶也門人荷師主深恩也將欲厚葬其鳥釋文焉以全螻

蟻音蟻知厚葬還遺螻蟻情好所奪偏私之也釋文焉以全螻

任萬物之自平也疏無情與奪委任均平此真平也若運以不

徵徵其徵也不徵注徵應也不因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見

應之則必有不合矣疏聖人無心有感則應此真應也明者唯

為之使注夫執其所見受使多矣安能使物哉疏自妙其明情

神者何能神者徵之注唯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往不應也疏

神者無心寂然不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注明之所及不過於

形骸也至順則無遠近幽深皆各自得疏明則有心應務為物

無方有心不及無心存應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

不亦悲乎注夫至順則用發於彼而以藏於物若恃其所見執

其自是雖欲入人其功外矣疏夫忘懷應物者為而不恃功成

功積歸入己身雖欲矜伐其功外矣迷忘如此深可悲哉

莊子集釋卷十上

請

莊子集釋卷十上

思賢書局校印

莊子集釋卷十下

湘陰 郭慶藩 孟純 編

篇天下第三十三釋文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注為其所有為

則其為也為其真為則無為矣又何加焉疏方道也自軒頂已

之勢植會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致難為不為矣古之所

謂道術者果惡乎在疏此之方法定在何處設疑同發明

深理釋文惡乎音烏曰无乎不在疏之自古及今無處不有曰神

何由降明何由出注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疏明者皆為之者

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大

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疏大

疑元道物感所以降聖徒然哉皆原於一注使物各復其性抱

一而已無飾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

物不離真常抱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

於真謂之至入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

聖人注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疏其宗契本謂之自然

巖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元道為門觀於機

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有

四名釋文不離力智反下注不離兆於本或作逃以仁為恩以義為

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注此四者之粗述

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疏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非非慈

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相貌崔云以慈之粗內皆同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

仁為善問也疏考也據就也法定其分名

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疏表其實據驗其行考決其能

莊子集釋卷十下

一

一二三四即釋文以參本又作探同以稽音考也百官以此用商

名法等是也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以衣食為

以事為常疏首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籌倫也以前者衣

主藉息畜藏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

息畜積藏儲蓄者釋文蕃息煩音音數六反又藏才浪反老弱孤寡

皆養民之法釋文蕃息煩音音數六反又藏才浪反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注民理既然後聖賢不違古之人其

備乎注古之人即向之四名也疏養老哀窮於孤獨寡配神明

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

內之黎元和釋文醇倫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注本

數明故末不離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自思

家世父曰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所從悟入不同而稽之名

法度數以求養民之理則因不能離棄萬物以不與民生為難

故曰明乎本數係於末度莊子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无乎

自若書之旨而後發其意如此

莊子集釋卷十下

不在注所以為備疏則形像通六合以遊遊法四時而變化

機運動無釋文四辟又作闢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

史尚多有之注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也疏史

春秋尚書皆有史也數度者仁義法名等也其在於詩書禮樂

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注能明其迹耳豈所以達哉

疏鄒魯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紳大帶也先生儒士也

釋文鄒魯父所封也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

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

井兆通達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

故喪貶定其名分釋文道志音導下以名分其數散於天

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注皆道古人之陳

大同釋文尚復扶又反下天下大亂注用其述而無統故也疏
 故守陳述不升平賢聖不明注能明其述又未易也疏
 以政道德不一注百家身鑿疏多端天下多得一注各信其偏
 見而不能都舉疏宇內學人各滯所執釋文得一偏察焉以
 自好注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寄情於所
 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人恣其近
 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釋
 文自好呼報反注及下同王念孫曰郭象斷天下多得一為
 當作一句讀下文云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句法
 正與此同一察諸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下文云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以不能相通即所謂一察也若以一字上屬為句
 察字下屬為句則文不成義矣疏餘據曰郭注斷天下多得一
 為句釋文曰得一偏得一術王氏念孫謂天下多得一察焉以
 自好當作一句讀一察謂察其一端而不知其全體今案郭疏

莊子集釋卷十下

文不成義當從王讀惟以一察為察其一端義亦未安察謂
 為際一際猶一邊也廣雅釋詁際邊並訓方是際與邊同義得
 其一際即得其一邊正不知全體之謂察際並從察聲古音相
 同故得通用耳下文云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際與一曲其
 義相近家世父曰一察謂察見其一端據之以好惡為路淡
 為道而因而好之舊注以天下多得一為句誤好惡為路淡
 不又作滄漠音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疏夫目能
 徒善反莫音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疏夫目能
 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
 各有其長故不能相通也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教世
 用注所長不同不得常用疏各有其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
 猶如鼻口有疏其精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注故
 所不通也疏復復各有其長而未該通者用偏斯乃釋文不
 未足備任也疏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釋文不
 偏音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注各用其一曲故析判疏一曲
 各執偏僻雖善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敬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
 兩儀清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之理也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注况一曲者乎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

毒稱神明之容貌釋文稱神尺讀反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固而
 其一曲之人乎釋文稱神尺讀反是故內聖外王之道固而
 不明鬱而不發注全人雖遇故也疏外也既而百家執起各私
 所見是非微亂彼我紛紜遂使出處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
 之道固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疏心之所欲執而為
 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疏心之所欲執而為
 方術一往逐物會不反本欲求合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
 理其可得也既乖物情深可悲歎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
 之純古人之大體注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疏幸
 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朴素也言後世之道術將為天下裂
 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清朴之世道術將為天下裂
 注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雜性以從
 其上面性命喪矣疏裂分離也備舉名法百家馳騁各私所見
 措心無所分雜物性實此之由也慶藩案裂字當當作列說
 文列分解也易艮九二列其夤管于五輪篇曾子天圓篇大
 袂列古分解字皆作列說文裂綴餘也義各釋文哀矣如字本
 不同今分列字皆作裂而列但為行列字矣釋文哀矣如字本

莊子集釋卷十下

息頂反盧文弼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注勤
 日今昔作喪矣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奢
 儉則瘁故不暉也疏華物我窮儉未常精麗既非物性教法不
 行故於先王典禮釋文不侈尺紙反又尺紙反不暉如字則瘁
 不得顯明於世也釋文不侈尺紙反又尺紙反不暉如字則瘁
 以繩墨自矯注矯屬也疏矯屬也用仁義為繩墨釋文自矯居表
 而備世之急注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疏世急者謂陽九
 也勤儉節用儲積財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疏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
 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注不復度眾所能也疏循順
 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
 字滑蓋墨翟弟子也墨翟循儉性好勤儉聞禹風教深悅愛之
 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釋文墨翟宋大夫禽滑音骨又釐
 身自願未堪教被於人矣釋文墨翟宋大夫禽滑音骨又釐
 力之反又音熙禽滑蓋墨翟弟子而說音悅下注同後大過音
 也木順五帝三王之樂謙其若者廣藩案術或作順說文術
 術較在反後大過大順順行也疏注尚書中候曰循順書大傳
 大多大少做此

三正若循連環白虎通義引此循度眾反作爲非樂命之日
作順順與循古同齊而通川也
節用生不歌死无服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等資葬之服言釋文非樂節用篇名
其窮儉惜費也釋文非樂節用篇名
墨子汜愛兼利而非
注夫物不足則以闢爲是今墨子令百姓皆勤儉各有餘故以

闢爲非也疏昔犯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釋文汜愛兼利
化同已儉爲力呈反其道不怒注但自刻也疏克己
利汜愛兼利力呈反其道不怒注但自刻也疏克己

怨怒於注又好學而博不異注既自以爲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
物也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不與先王同注先王則志其
己也疏已既勤儉欲物同之也

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之禮樂注嫌其侈靡
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疏嫌其侈靡
嫌其侈靡著華所以毀棄不用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

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濞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疏

已上是五帝釋文有夏戶雅反盧文昭曰今書作有濞音有

三王樂名也釋文有夏戶雅反盧文昭曰今書作有濞音有

辟音武樂名武樂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

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世皆有釋

文七重直能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槨以

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注物皆以任

力稱情爲愛今以勤儉爲法而爲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

以爲愛也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乖於三王下則違於萬

於己未敗墨子道注但非道德疏未無也釋文未敗敗或

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注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疏夫生職死哭人

吉樂世物之大情今釋文非歌生應歌而墨樂而音洛下及注

乃反此故非徒類矣釋文非歌生應歌而墨樂而音洛下及注

家世父

家世父

家世父

曰墨子之意主於節用其非樂爲言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鐘
錫鼓琴瑟等笙言今王公大人爲樂窮年累月衣食之時虧奪民
衣食之財其三篇言其樂逾樂其治逾寡莊子亦辯其非樂薄
葬而歸本於節用言墨子之道所以未取今之賦固非歌今之
哭固非哭今之樂固非樂其與墨子之言果類乎果其生也勤
非類乎故以下但著其勤苦之實以明墨子之本旨其生也勤
其死也薄其道大嚴注嚴無潤也疏嚴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
嚴無潤也釋文嚴郭苦角反徐戶角反郭李皆云無潤也宋世父
潤也疏曰爾雅釋詁嚴也管子地員篇薄而不潤剛而
不嚴其下土三十物又次曰五積嚴者薄也史記始皇本紀
監門之養不嚴於此矣言不薄於此也墨子之道自處以薄郭
象注嚴無潤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
之道注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則悅悅則天下

無難矣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變釋文其行

以下孟反下注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以成其行同注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

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注王者必合天下之儘心而與物俱

往也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若已大願羣生今乃變釋文能

任音墨子導道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疏湮塞也昔堯通洪水命禹治水

災以播種釋文湮洪水音因又音堯塞也沒也掘地而注之海

九氣也疏使水出地也引禹之倫同己之道

也名川支川猶言大水小水下文曰禹親自操橈耜而九雜天

下之川可見此文專以川言不當言山也若但言支川而不

名川則是舉流而遺其原於文爲不備矣襄十一年左傳曰名

山名川是山川並得名者多見名山山見名川故誤改之

曰名氏春秋始言爲淮南子墜形篇並曰名川六百慶諸案

名川大川也禮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川六百慶諸案

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言大山名

源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肆注名魚大魚也秦策路之一支川

本或作禹親自操耜耨而九雜天下之川疏堯盛土器也耨耨

地操耜負土躬自辛若以導川原於是舟楫往來九州雜易又

解古者字少以濼爲濼川爲原九雜言九雜也又本作

莊子集釋卷十下

五

莊子集釋卷十下

六

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
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釋文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
於眾注伎逆也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釋文
伎之或反逆也司馬遷云害也字釋文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
我之養畢足而止注不敢望有餘也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

於是者疏每願字內清夷清濁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釋文
白心疏也白或作任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疏姓宋名鉞
宣王時人同遊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釋文宋鉞音形
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開風悅愛釋文宋鉞音形
音堅尹文王篇老成子學於尹文先生未知即其人否釋文
書藝文志尹文子一篇在名家師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注
占曰劉向云與宋鉞俱遊稷下釋文華山上下均平而宋尹
山上下均平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釋文華山之
冠華山上下均平作冠接萬物以別有爲始注不欲令相犯錯
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

莊子集釋卷十下
九
有區域也始本也疏立名教應接釋文以別彼列反有爲始
始首也崔云以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
善惡有不及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
物即名此容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
受而為心行以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疏命名也發語吐
也釋文崔本作爾音而郭音何司馬云色厚貌崔郭合驢以
化物而謂之合意則家世父曰以爾合驢諸本或作驢
莊子闕誤引作爾說文內部爾驢也方言爾驢也以驢合驢即
軟執之意大元經更其中更其驢更其哇司馬光強以其大反
集注更字與軟同亦正此意闕誤作驢字者是也下皆同
令合力呈反請欲置之以爲主注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爲物
主也疏爾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見侮不辱注其於
以活民爲急也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注所謂爾驢
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于戈意在調和不許戰以此周行天下
爾假令敗海不以爲辱意在救世所以然也

用斯教述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釋文上說音悅又下
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釋文上說音悅又下
教一云說猶教也上教教下也其耳而語之也故曰上下見
厭而強見也注所謂不辱疏雖復物皆厭厭猶自強見勸他
文見厭於雖反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注不因其自
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
人波厭不自爲太少乎釋文爲人于爲反下曰請欲固置五升之
飯足矣注斯明自爲之太少也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
天下注宋鉞尹文稱天下爲先生自稱爲弟子也疏宋尹稱
自謂爲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達意任勸儉置五升之糧
爲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之饑不忘天下以此爲
心勤儉故養蒼生也用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注謂民亦當
報己也圖做乎救世之士哉注揮斥高大之貌疏謂也言其
力忍垢接濟黎元雖未釋文圖做反曰君子不爲苛察注務
公道可謂救世之人也釋文圖做反曰君子不爲苛察注務
寬恕也疏夫賢人君子思己寬容終不用釋文苛察音河一本
論案詩一本作荷非也古書從荷從可之字往往因聲變而爲
荷作荷亦形似之誤也漢巴郡太守張納碑刊無荷字之人荷
作柯柯心聲夷胸作柯與州從事郭君碑柯柯柯柯字作柯
說文柯字解引酒誥曰盡執柯今本柯作柯柯字作柯
注故書荷爲荷荷杜子春云荷荷作荷管子五輪篇不以身假物
上彌發詩而無解舍詩今本講作荷皆其明證

莊子集釋卷十下
十
不如己也注所以爲救世之士也疏已止也若心勞形疲道逆
止而以禁攻寢兵爲外疏外行也以情欲寡淺爲內疏內行也
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注未能經虛涉曠疏內外兩行
難復大小有異精粗殊而釋文其行下孟反公而不當易而
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釋文其行下孟反公而不當易而
无私決然无主注各自任也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
依理斷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

功名運用知沒前境今磨礱等行蘇任物動靜無釋文不
心恆居妙理惠集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咎無譽也
離力智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注唯聖人然後
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肯讓情而

云無用聖賢所以為不知道也夫塊不失道注欲令去知如土
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無緣得道道非偏物也疏貴尚無知情
賢聖固若夜游遂如土塊名釋文夫塊苦對反或欲令反呈
為得理慎到之感其例如斯釋文夫塊苦對反或欲令反呈
樂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注夫去

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
若土塊非死如何豪桀所以笑也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
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用非生人之行也適得怪焉注未
是以英儒瞻開元通泰樂知其乘理故嗤笑之

合至道故為詭怪疏不合至道者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
焉注得自任之道也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彭蒙之師曰古之
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注所謂齊萬物以為首其風

窳然惡可而言注逆風所動之聲疏窳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
是非風教窳然隨時過去何釋文窳字亦作或又作關况通反
可謂其聖述執而言之也

惡可音常反人不見觀注不順民望疏未大順羣品而每道
之稱其釋文不見觀一木作而不免於斷斷注雖立法而斷
瞻望也疏斷無主所貌也雖復立法而斷也釋文於斷五
無圭角也疏未大齊萬物故不免於斷也

亂反五斷圭角也一本無斷字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遮不
免於非注是也疏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釋文
是也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注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

不失道所以為不知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雖然概乎皆
道而未知也

道而未知也

道而未知也

道而未知也

莊子集釋卷十下

古

簡有聞者也注但不至也疏彭蒙之類雖未體與而志尚知略
應斷故實釋文概乎反以本為精以物為粗疏本無也物有
道為精用有以有積為不足注寄之天下乃有餘也澹然獨與
為事物為粗

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疏食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
精神道無不在釋文澹然徒善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疏
自古有之也

伯陽外字老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相與理相應故聞
無為之風而釋文關尹關尹喜字公度老聃為喜著書十九篇
悅愛之也

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按釋文云老子為喜著書十九篇考
老子一書漢志有九篇之說呂覽不三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
關正也名喜作道書九篇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建
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經之名他書所未見也

之以常無有注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有物之
自建也主之以太一注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

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耶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
而為一故謂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疑常無物為宗指其指
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倫以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
勞收其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疏表外也以
道術也

為權智外行以空惠釋文以濡如交反謙下退嫁關尹曰在己
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无居注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疏成功非居推功於
其身形物自著注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疏委任
不伐其功故彼之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注常無情也
形性各自彰著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懸鏡其運機也釋文若響反芴乎若亡寂
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注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疏芴也
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問忽似無也靜寂如清也
是已同應清濁和養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

是已同應清濁和養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

是已同應清濁和養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

期喪釋文芬音未嘗先人而常隨人疏相而不老聃曰知其雄

守其雌為天下翁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注物各自守其分

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耶向勝自顯

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耶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

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

谿谷也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雖柔謙下退靜所以長

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翁谷也而翁谷釋文翁苦今人皆取先

俱是川壑但翁小而谷大故重言耳釋文翁苦今人皆取先

已獨取後注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曰受天下之垢注雖辱後

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釋文之垢音苟人皆

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疏退身居後推物在釋文之垢音苟人皆

取實注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疏貪貪也己獨取虛

莊子集釋卷十下

五

注守沖泊以待羣實疏守沖泊反無藏也故有餘注

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歸然而有

餘注獨立自足之謂疏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己釋文歸

去軌反又去類注其行身也徐而不費注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

反本或作龜注時而成之常與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疏無近思惠食苟簡之

田立不貸之圖從容閑雅終不損己釋文不費反無為也而

笑巧注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因其自生任其

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

於工倕也疏率性而動治朴無為也釋文蜘蛛音誅工倕音人

皆求福已獨出全注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曰

苟免於咎注隨物故物不得咎也疏合福也俗人思迷所為

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道且免災殃以深為根注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

淺也釋文大初音泰以約為紀注去其泰也疏根以儉約為行之

紀釋文去其反曰堅則毀矣注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逆

逆則雖水氣無軟也至順則全逆則毀斯正理也釋文逆逆

五故疏如充反本或作潘音同銳則挫矣注進躁無崖為

反疏毀損堅剛之行止貪銳釋文挫反常寬容於物注各

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於人注全其性也疏退己謙和故寬

分故不侵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疏關尹老

制於人也疏大聖窮微極妙冥冥合道教則浩蕩而宏博

理則廣大而深元莊子庶幾故有斯嘆也疏芴漠元形變化无

常注隨物也疏妙本無形故寂寂也釋文芴音莫死與

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注任化也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

莊子集釋卷十下

六

故共神釋文死與音芒乎何之忽乎何適注無意趣也疏委

明往矣釋文死與音芒乎何之忽乎何適注無意趣也疏委

然而變化隨芒忽而適遊既釋文芒乎音莫剛反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注故都任置疏包羅萬物囊括宇內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

恣縱而不儻不以解見之也注不急欲使物見其意疏謬悠也

荒唐廣天也恣縱猶放任也解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

元道故能致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隨時放任而不偏

宋書解介也釋文謬悠音若忘於荒唐謂廣大無域畔者也

鄂也淮南原道篇無垠鄂之門許注垠鄂鄂騫翻鄂云端崖也

觀效繼疏高注無形狀也說文上部垠地垠也楚辭王注垠

岸岸也文選甘泉賦而儻音丁篇反徐救揚反虛文曰解音

徐起注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注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

不信故不與也疏莊語猶大言也字內黔黎沈滯開釋文莊語

濁咸溺於小辨未可與說大言也釋文莊語

並如字郭云莊莊周也一云莊正也一本作壯側亮反端大也
廣濶案莊壯古音義通川逸則書法篇兵甲作壯曰莊報
開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死於原野曰莊風和嚴曰莊莊
之言壯也楚辭遠游精神而始壯與行鄉陽為韻詩鄭風君子
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禮記弓術有太史曰御莊
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天下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皆
其明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疏卮言不定也
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卮滿則傾卮空則仰故以卮器以況至言
而者艾之該體多真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
之徒釋文以卮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視於萬物注其
言通至理正當萬物之性命疏敖視猶驕矜也抱負稱之智運
謂和順物釋文不敖五報倪音詭不謹是非注已無是非故恣物
圓不駟矜釋文不謹反以與世俗處注形羣於物疏責也是非
兩行釋文不謹反以與世俗處注形羣於物疏責也是非
責故能混世揚其書雖瓌璋而連玆无傷也注還與物合故無
傷也疏瓌璋宏壯也連玆和混也莊子之書釋文瓌璋古曰瓌璋
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釋文瓌璋古曰瓌璋

莊子集釋卷十下

奇特連升本亦作并同芳袁反又音獲又數晚反李云皆宛其
也相連升聘貌一云相從之貌謂與物相從不違故無傷也其
辭雖參差而詠詠可觀注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疏參差者
實不一其言也詠詠猶滑稽也釋文參初林反差初
非時代參差而詠詠滑稽其可觀也釋文參初林反差初
反詠尺叔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注多所有也疏已止也彼所著
義無實高瞻無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躬故不止極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疏乘變化而遊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
深閔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疏開也宏大也閔
達也言至本深大中暢開釋文而辟深閔音稠適稠音調
逆真宗調適上達元道也釋文而辟深閔音稠適稠音調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疏言此莊書雖復詠詠而應
其理不竭其來不竭疏蛻脫捨也妙理虛元應無窮竭
疏音悅徐始鏡芒乎味乎未之盡者注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
反又較外反芒乎味乎未之盡者注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

說他人無異也案其辭明為汪汪然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味猶窮冥也言莊子之書窮深遠芒味釋文汪汪為
恍惚視聽無辨若以言象徵求未窮其趣也釋文汪汪為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疏外駁殊也駁
書有五車道理殊雜而不釋文惠施子名五車尺蛇反外充
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釋文惠施子名五車尺蛇反外充
尺允駁引司馬云踏讀曰外外非也駁色雜不同也釋文關
藩又案外駁當作踏駁又引司馬此注作踏駁淮南與篇二
者代謝外駁諸山篇分流外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
法言敏曰諸子各以其知不中反丁仲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
外駁是其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駁
文麻亦作歷物之意分別歷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
內謂之小一疏也難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釋文至
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內不可分故謂之一也
天下所謂大小皆非形所謂一二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疏
非至名也至形無形至名無名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疏

莊子集釋卷十下

理既精微博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有故不可積而釋文无
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釋文无
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司馬云物言形為有形之外為無形
無厚與有同一體也其有厚大者其無厚亦大高因廣立天與
有因無積則其可積因不可積者苟其可積何但千里乎天與
地卑山與澤平疏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
莫大於秋豪而泰釋文天與地卑如字又山與澤平李云以地
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
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卑於天若宇宙之高則天地皆
視也居西者呼為中東者呼為西則無中側也猶生也生也
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
釋文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李云睨側視也謂日方中而
復沒謂光方沒而明已復升凡中與之與升沒若轉圜循大同
取自相與為前後終無別則存亡死生與之何殊也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疏物情分別見有同萬物畢同畢
異此之謂大同異疏死生交謝寒暑遷透形性不釋文大同而

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故曰小同異死生禍福寒暑晝夜動靜變化...

莊子集釋卷十下

九

猶此日則見此猶見彼也彼猶此見則與越人交相見矣... 連環可解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情性相感故域中釋文樂之音卵有毛疏有無二名成歸虛寂... 辨士樂而學之也... 釋文卵有毛... 卵有毛... 卵有毛...

謂鼠未賸者亦曰珠故釋文犬可以為羊司馬云名以名物而... 犬羊也非羊可以名為人... 釋文犬可以為羊... 犬可以為羊... 犬可以為羊...

莊子集釋卷十下

九

鳥可以為胎馬可以為卵也... 釋文鳥可以為胎... 鳥可以為胎... 鳥可以為胎... 鳥可以為胎... 鳥可以為胎...

山名出自人口在山
 既爾萬法皆然也
 質呼於一山一山皆
 於耳形與聲並行是
 述已過後聲未至徐
 於地也猶聲論云旋
 鼓而不動日月歷天
 周復何怪哉復何怪
 輪之所行目不見疏
 者亦也
 司馬云水中視魚必
 曝鱗異於曝鱗則視
 非見形也目不夜見
 也目不假光而後明
 也
 至至不絕疏夫以指
 絕不絕也夫指之取
 也
 文龜長於蛇司馬云
 龜長於蛇司馬云

莊子集釋卷一〇下

意司馬云蛇形雖長
 則不以形言而以壽
 不可以為圓疏夫規
 可以為圓司馬云規
 如鏡反司馬云鏡不
 於則則聖柄異國聖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
 意豪微雖遷不轉釋
 所謂物不遷者也釋
 魚動蔽水而木不動
 亡亡非往非來墨子
 止之時疏鏡矢不夫
 絲其中亦有過去釋
 未來見在之者也釋
 鏡字之誤侯書作侯
 鏡字之誤侯書作侯

莊子集釋卷一〇下

則白狗黑目孤駒未
 亦可為黑狗孤駒未
 兩日之間取折也問
 體以尺取折也問曰
 是一尺釋文孤駒未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
 云本亦無此句一尺
 不可折其一如折則
 身无窮桓公孫龍辯
 家而公孫龍善守白
 來尺擇言更相應和
 反飾人之心易人之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
 為苑圃又解圃城也
 冥於理所詮限域莫
 則白狗黑目孤駒未
 亦可為黑狗孤駒未
 兩日之間取折也問
 體以尺取折也問曰
 是一尺釋文孤駒未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
 云本亦無此句一尺
 不可折其一如折則
 身无窮桓公孫龍辯
 家而公孫龍善守白
 來尺擇言更相應和
 反飾人之心易人之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
 為苑圃又解圃城也
 冥於理所詮限域莫

莊子集釋卷一〇下

則白狗黑目孤駒未
 亦可為黑狗孤駒未
 兩日之間取折也問
 體以尺取折也問曰
 是一尺釋文孤駒未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
 云本亦無此句一尺
 不可折其一如折則
 身无窮桓公孫龍辯
 家而公孫龍善守白
 來尺擇言更相應和
 反飾人之心易人之
 能服人之心辯者之
 為苑圃又解圃城也
 冥於理所詮限域莫

莊子集解

宣統己酉年春
夕德賢齋同刊

莊子集解 序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曳尾為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貸粟有請內交交遊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抹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楸飾鞭笞為伯樂罪而撒獨體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槨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為大毅心追容成容成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

莊子集解 序

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為有道生殆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為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眾長間下己意輯為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共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卷一

內篇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長沙 王先謙

益



北冥有魚 釋文本一作 其名為鯤 釋魚鯢魚子方以智云鯢本

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

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

冥 玉篇運行也案行於海上 南冥者天池也 成元英云大海世

所故作曰天池案言 齊諧者志怪者也 司馬彪云齊諧人諧之

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 崔譔云將飛舉 搏扶搖而

上者九萬里 崔云掛翼徘徊而上爾雅扶 去以六月息者也 成

六月半歲至天池 野馬也 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群氣也成云

而息引齊諧一證 野馬也 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數澤猶如

莊子集解 卷一

奔馬故謂 塵埃也 成云揚土曰塵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成云天

之野馬 塵埃也 塵之細者曰埃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地之間

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物之微

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動下不言於

此點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

是則已矣 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此

摛上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

之上 支遁云謂堂 則芥為之舟 李願云 置杯焉則膠 崔云

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 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

通漢書周禮傳綵封城侯注呂忱音 背負青天而莫之

天闕者 言無有折使不行者 而後乃今將圖南 謀向南行借

厚故能負而行明物非 獨與學鳩笑之曰 釋文學本又作鸞本

以息引齊諧一證 獨與學鳩笑之曰 或作鸞音預司馬云

學鳩小鳩也 文選江淹詩鸞斯高下飛李注引莊子 我決

起而飛 疾也 李注 檜榆枋 支云檜突也李注檜也檜

而控於地而已矣 王念孫云則猶或 笑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鳩之笑為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 釋文蒼七蕩反或如字崔云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 隔宿糧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

請 又何知 借人為二 小知不及大知 釋文音智本亦

及大年 上語明顯設喻 笑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 列子湯

於時時謂夜釋文朝旦也 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 釋文惠

司馬云惠姑寒蟬也一名 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

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十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楚之南

列子湯問篇 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 李注彭祖名鏗堯臣封彭

楚彼作荆 莊子集解 卷一

故以久聞 眾人匹之 言壽者必舉 不亦悲乎 此段從小

也是已 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 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

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 湯問篇終髮北之北有冥海者

長稱焉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而其文若相屬為義漆園引古在有意無意 摛扶搖羊角而上

者九萬里 司馬云風曲 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

引湯問 斥鴳笑之曰 司馬云斥小澤鴳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

再證 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 案 彼且奚適也 彼我騰躍而

雀飛何止一尺下文明言數仞矣 彼且奚適也 彼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 又借斥鴳之笑 此小大之辨也 明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李云此鄉合也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郭慶

而讀為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其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

斥鴳方說到人喻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

指惠施一輩人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

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成云榮子

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司馬

立也至德未立案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繡

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列禦寇鄭人與鄭繡

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冷然善

隨風東西猶木葉幹鼓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

也郭云冷然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

也得風仙之福案言得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

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

列子亦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

不足慕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司馬云六氣陰陽風

莊子心解卷一

讀為變與正對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

文辭變古字通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

要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釋文已音紀成云至

言其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故為

獨絕此莊子自為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頽川陽城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宇林燭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己寫照言非此不能獨全其天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

以黃金百鎰車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

二則聘之不應大而無當釋文丁浪反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大有逕庭逕門外

路庭堂外地大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

山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

子文處子在室女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乎四海之外論肩御飛龍作騎日月其神凝三字喫緊非遊物

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司馬云疵癘也癘音癘惡病列子黃帝

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

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

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吾是以狂而不信也九况反

天惡物無疵癘漆園本此為說

莊子心解卷一

案音讀如誰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平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言以為誰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平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平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

女也司馬云猶處女也案時是也云是其言也猶是

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一世斬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

磅礴猶勞瘁李植云亦作勞瘁廣被意也言其德行廣被萬物

以為一世未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迹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

至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說文粃作穢釋

案言於煩碎之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又引不

物直以塵垢視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又引不

為事之神人以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

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資章甫適諸越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

越人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天下設喻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齧缺被衣許由

李植云四子木無其人徵名以實之

汾水之陽自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竟都官云自然深下之尊下此更不足言矣

惠子謂莊子曰司馬云姓惠名施為梁相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我

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不堅故

不能自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成云平淺不容多物非

不鳴然大也釋文鳴本亦作号李云虛大貌吾為其無用而搢

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秀

云龜拘圻也釋文徐音泉倫反李植云此以龜為蔽之段借元

應音義載下引通俗文手足圻裂曰皸經文或作龜圻下引此

文為世世以泝泝統為事成云泝泝泝統統也李云漂絮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聚族而謀曰我世

為泝泝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

莊子集解卷一 五

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

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

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於江湖司馬云慮猶結

縛之於身浮於江湖可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以自渡案所謂腰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

心也夫施以有用為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

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猶言棄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成云狌

候敖者司馬云遊翔之東西跳梁成云跳梁不辟高下辟音

於機辟辟所以陷物也論刑法篇解而當其與此同

於機辟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

於機辟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

於機辟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

於機辟義亦作臂楚詞哀時命篇外迫脅於機臂兮機臂即機

山中遠望如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

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簡文云彷徨乎無為其側

釋文彷徨道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道遙依說文當作消搖

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問世篇是

子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山木安所困苦哉死於牛之不得其

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死於牛之不得其

莊言為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內齊物論第二道而巳蘇與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是非

大明足以累心故視天下之言如天籟之旋怒旋已如鼓音

外形散遺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

微之思理然其為書難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

存其理而已

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為號釋文隱馮也李本

莊子集解卷一 六

几仰天而嘘嗒焉似喪其耦向云嗒息也釋文嗒猶本亦作

寓寄也即下文所謂吾喪我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李云子綦弟

也案徐無鬼篇嗒下無此句徐無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

篇作顏成子入見曰何居乎徐無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

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

散知北遊篇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徐無鬼篇與此二句同木作

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即槁

木之枝槁骸亦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

善乎而問之也爾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

地籟女問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成云

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成云塊出或體大其名為風是唯无作

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參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參山

之畏佳即喉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罔似

曰似注者似污者字林云桶柱上方木成云圍之閉固宜云注深池汚泥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
 木之激者謂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
 巖形而激者謂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
 出而激者謂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
 雷鳴而激者謂者叱者吸者叫者譁者突者咬者宣云激如水激
 黃鳥三家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鳴李云于唱聲之相和成云皆
 詩作咬咬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鳴李云于唱聲之相和成云皆
 浴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李云浴小風也飄大風也
 為虛向云厲烈也消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刁
 皆動風止則萬寂寂然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刁
 搖貌子游曰地類則眾寡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以竹相比
 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
 誰邪宣云待風鳴者地籟而風之使寂自鳴者即天籟也引子
 仍使其自已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
 萬竅怒鳴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邪悟其為誰則眾聲之鳴
 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真君也
 婁子怒者其誰使人言下自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莊子集解 卷一

七

相治也其選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
 皆悅不可有私不可既如是矣或皆有之而賤為役使之臣妾
 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選代為君臣乎然有真君在焉
 即上真宰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此語點醒 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
 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
 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
 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靡順也真君所在求得不加益不得不加損惟人
 成行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 終身役役而不見
 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成云役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
 不知如何歸宿虛文昭云茶當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作恭司馬作藹簡文云疲困貌 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
 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人之生也固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成云芒夫隨其成心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美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

莊子集解 卷一

八

為心之志隨而成之以心為師人人皆有笑必知相未成乎
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未成疑一之心妄起意見
猶未行而自夸已至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篇是以無有
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為喻無而為有
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雖禹之智
不能解悟自夸自欺吾末如
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夫言非吹也吹應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

未嘗有言邪其以為異於敲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人言非風

有言未定足據也果據以為言邪抑以為無此言邪抑以道惡

為與利主鳥音果有別乎無別乎其言之輕重尚不定道惡

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有真有偽言何以蔽而至於

於有是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不須言一言一

亦不道隱於小成小成謂各執所成以為道不知道之大也宜

須辯道隱於小成云偏見之人乃致道隱成引老子云大道廢

莊子集解卷一

有仁言隱於榮華成云榮華浮辭之詞華美之言也只為滯於

不故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成云昔有寡人

信之地三年藝成而化為儒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行仁義之

道辯尊卑之位故謂之儒緩弟名翟緩化其弟遂成於墨墨者

禹道也尚賢崇禮儉以兼愛摩頂放踵以救蒼生此謂之墨也

緩翟二人親則兄弟各執一教更相是非緩恨其弟感激而死

然彼我非其末久矣爭競之甚起自二賢故指此二賢為欲

亂羣之帥是知道喪言隱方督是非案儒墨事見列禦寇篇欲

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郭嵩燾云彼是有對待之

是非非是非也彼是之見存也案莫若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對

以明者言莫若即以本然之明照之觀人則昧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有此而後有彼因彼而亦雖然方生

方死方死方生無定部以此言死生之變非是方不可

因是有因而非者即有因而非者有因而非者即是以聖人不
由是之途而照之於天成云天自然也案照明也但明亦因
是也是此也因此是非無窮故不是亦彼也彼亦是也郭云此
亦為彼所彼彼亦一非此亦一非成云此既自是彼亦
非此故各有一非也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分則有彼
是各有一非也成云偶對極要也體夫彼此俱空
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極是非兩幻疑神獨見而無對於天
下者可得會其極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
左極得道極要極始得其環中以應无窮郭嵩燾云是非兩化
握道之樞以游乎環中中空也是非反復相尋無窮若循環然

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窮釋然止觀

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

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不故曰莫若以明

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彼

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莊子集解卷一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為下

謂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日

指非指馬非馬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不能明也以非指非

馬者喻之則指之非指馬之非馬可以悟矣可乎不可乎不

故天地雖大特一指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不可乎不

不可於己者即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

而成路也為下句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

取譬與理道無涉物謂之而然名也故指馬可曰非指馬非指

馬者亦可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

而皆然之何以謂之不然有不然者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然有不正之名多矣若變

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

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

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不可於可惡故為是舉廷與權屬與

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為是舉廷與權屬與

西施恢憺怪道通為一事釋文為于偽反成云為是故略舉數以楚掩鐘司馬云樞柱也屬病癩建樞以大小言屬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怪奇變之稱病癩詐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稱病癩詐之名怪妖異之可通而為一不必異視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其成也毀也成於此為成於彼為毀如散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為一如此成即毛成德伐木為舍等也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達而為一不必異視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達道者能一視之為是不用庸也者用也宣云無用也者通也己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用之無用也者通也能觀其通也者得也則自得其通也則自得其通也幾於道矣因是已因任也任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為一不之道所謂道得而幾也案此言非齊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是非不能得道以下又反言以明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何謂朝三狙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

莊子集解 卷一

十一

也見是非則道之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私愛以是果且有渾然者傷矣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云果決定也道無增減物為損而道實無虧也故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宣云故古也成云姓昭名文古善琴者故音自全亦猶存情所以乖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道忘智所以合真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成云也策打鼓枝亦言擊節枝曠妙解音律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晉平公樂師案枝策者柱其策而不擊梧者止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于外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養者有不三子辨之時枝策者有不擊之時上昭文鼓琴亦兼承不鼓意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善鼓琴曠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其盛乎皆其最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盛美者也故記載之傳於後世唯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自以為為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非所欲以明之彼彼眾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辨者言非所

莊子集解 卷一

十二

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非人所必明而強欲其明之如堅故曰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辨欲眾其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辨欲眾其明而終於昧

伎得放國為虛厲 南面而不釋然 成云釋然怡悅貌也案釋

是未從舜言矣 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 成云三子猶存乎蓬艾之間

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 羿射落其九故援以為喻

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成云進過也欲奪蓬艾之願而伐

翫缺問乎王倪曰 倪堯時賢人也天地篇云翫缺之師

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 郭云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非

子知子之所不知耶 成云子既不知物之同曰吾惡乎知之郭

若自知其所不知即為有知 然則物無知耶 物皆無知邪 曰

吾惡乎知之 物我皆忘故無所措其知也 雖然嘗試言之庸

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 李

庸用也詎何也案小知仍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淫寢則腰疾偏

未為知則不知未必非 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淫寢則腰疾偏

莊子集解 卷一 五

死偏枯 然成云泥鰌木處則惴惴懼 釋文惴惴音峻恐貌

班固後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所處為正 釋文蝮且字或作

家畜孟子曰麋鹿食薦 說文薦獸 蚶且甘帶 釋文蚶且字或作

蛇也 鴟鴞者鼠 鴟鴞二鳥音釋 四者孰知正味 知所食之味

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 郭云奇物而騎日月 郭云有若夜

而遊乎四海之外 郭云日月作御飛龍 死生無變於己 郭云與

故死生 而況利害之端乎 倪二說

瞿鴿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 長梧子李居長梧下因

鶴必七十子之後人夫子謂孔子下文也何足以知之即孔

子名因瞿鴿述孔子之言而折之崔說非也下文也何足以知之即孔

女皆夢又云子亦夢則安得即以上為長梧之名乎 聖人不從

事於務 郭云務自來而理自 不就利不違害 成云違 不喜求不

緣道 郭云無謂有謂 謂言也或問而有謂無謂 有言而 而遊乎

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 向云孟浪音漫無所趨舍之

略即較略謂言其大略 而我以為為妙道之行也 吾子以為奚若

長梧子曰黃帝之所聽熒也 黃元作皇釋文本又作黃盧文

莊子集解 卷一 六

聽熒疑也 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 釋文大音秦成

謂妙道無異 見卵而求時夜 崔云時夜 見彈而求鴟炙 司馬云

可炙毛詩草木疏云大如斑鳩綠色其肉甚美 子嘗為女妄言

之女亦以妄聽之矣 成云旁日月 郭云以死生為晝夜之喻

挾宇宙 尸子云天地四方曰宇 郭云以死生為晝夜之喻

其脂合 脂司馬云合也向音唇云若兩 置其滑潛 成云置任也

作謂也 以隸相尊 成云隸賤稱卑僕之 眾人役役聖人愚也

徒奔反司馬云渾沌不分察 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異渾然和然

成云忘知廢照范然若愚 參萬歲而一成純 萬異渾然和然

不以介懷抱一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趨 釋文趨積也案言於萬

相趨 子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 說音 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

而不知歸者邪 喪失也郭論失其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成云

艾封

人艾地守 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崔云六國諸侯借稱
 王因謂晉獻 與王同筐牀釋文筐本亦作匡崔云方也 食芻豢而後悔其泣
 也又借 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斲生乎郭云斲求也 夢飲酒
 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
 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覺夢 且有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死為大覺則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自謂 君乎
 牧乎固哉其孰真為君上之貴乎孰真 丘也與女皆夢也子謂
 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釋文弔音的至也詭異也
 為弔詭遇大聖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
 則知其解矣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
 也 一遇猶且暮然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若而
 莊子集解 卷一 七

窮年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无辯
 成云是非然否出自安情以理推求舉體虛幻所是則不是所
 然則不然何以知其然耶是若定是是則異非然若定然則則
 異否而今此謂之是彼謂之非彼之所謂然此以爲否故知 忘年
 是非然否理在不殊彼我更對妄為分別故無辯也矣 忘年
 忘義 成云年者生之所稟既同於生死所以忘義振於无竟故寓
 諸无竟 成云振者裁於是非既一於是非所以忘義振於无竟故寓
 罔兩問景曰 也釋文景本或作影俗 罔兩行今子止曩子坐今
 子起何其無特操與 成云獨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
 有待而然者邪 影不自主又待真宰 吾待蛇蚘蝸翼邪 言吾之
 有文蚘音附司馬云蛇腹下蝸音可以行者也成云若使待翼
 而飛待足而走禽獸甚多何獨蛇蚘蝸翼而待也蓋無待也
 蛇蚘音皮蚘音新出甲不知所以莫辨所然獨化而生蓋無待也
 是知形影之義與蚘蝸甲無異也案言吾之所待其蛇蚘蝸翼
 莊子集解 卷一 大

也 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 有是非 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 我與若
 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蹇闇吾誰使正之 使我各執偏見不
 因之不明是受其蹇闇也我欲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正之將誰使乎蹇闇不明之貌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
 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而待彼也耶 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
 也而待彼也耶 同彼我不信同我彼不服別立是非彼我皆疑
 辯之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嵩燾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
 無益也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郭嵩燾云言隨物而變謂之化
 在人者也待人之為是為然而其然之與其無待和之以天
 於人而自是自然一皆無與於其心如下文所云也 和之以天
 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 成云天自然也倪因也曼衍猶變
 任其無極之化盡天年之性命案此二十五字在後亦無辯下
 今從宣本移正又萬言篇亦云后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

邪謂二物有一定之形此向不甚相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
 合也以上與寓言篇同而繁簡互異 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
 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 然成云待與不待然與不然天機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 成云栩栩 自喻適志與云
 喻快也自快適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 成云蓬蓬不
 其志與音餘 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周也 成云蓬蓬不
 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 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
 法五證齊 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
 物極境 周蝶必有分而其入夢方覺不知周蝶之分也謂
 內養生主第三 順事而不滯於物具情而不擾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知無時岸 以有涯隨無涯殆已 向云
 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已止也事過思竭其殆更甚 為善无
 近名 忘无近刑 王夫之云聲色之類不可名 緣督以為經 李

三綠順督中經常也李慎云人身惟脊居中督脈並脊而上故
訓中王夫之云身後之中脈曰督緣督者以清微絳妙之氣循
適而行自順以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全其理有可以養親以受於
適得其深說可以盡年天所與之年任其自盡勿夭折之則有盡
之於親養可以盡年者無盡從正意說人一篇綱要下設五喻
之以明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 釋文丁其名崔司馬云文
惠君梁惠王成云解宰割 手之所觸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 蘇與云說文踣一足也 善然嚮然奏

刀騞然 司馬云善皮骨相離聲崔云善音畫騞音近獲聲 莫不

中音 仲反下同 合於桑林之舞 司馬云桑林湯樂名崔云宋舞

也乃中經首之會也 向司馬云經首咸池樂章 文惠君曰諱 李

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

過也 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无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

莊子集解 卷一

牛也 成云操刀既久頓見理間纔觀有牛已知空卻 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 向云暗 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 成云官主司

專以目言目方觀 依乎天理 成云依天 批大卻 字林批擊也成

際之處 郭慶藩云窾常為款漢書司馬 因其固然技經

肯綮之未嘗 俞云技蓋枝之誤枝枝脈經脈枝經猶言經路

支枝通作經絡相連處必有礙於游刃庖丁因其固然故無礙

釋文肯者骨肉司馬云紫猶結處也音啟言枝經肯紫皆刃所

未到嘗 而況大軀乎 軀音孤崔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

折也 崔云族眾也俞云謂折骨 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

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釋文 彼節者有閒節 而刀刃者无

厚以无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

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 郭云交錯 吾見其難為林

然為戒視為止 郭云不屬 行為遲 郭云徐 動刀甚微諫然已解

諫與疎同 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郭云

容豫自得之謂案田子方篇 善刀而藏之 釋文善 文惠君曰善

亦云方將踣踣方將四顧 善刀而藏之 郭云 文惠君曰善

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牛雖多不以傷刃物雖難不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 司馬云公文軒名 是何人也惡乎

介也 介一 天與其人與 司馬云為天命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

是使獨也 司馬云獨一足案此與德充符篇 人之貌有與也郭

兩足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形殘而神全也知

並行 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天則處順 喻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 新同期猶言不期而

所以神雖王不善也 釋文王干况反不善謂不自得鳥在澤則

籠鳥 籠鳥神雖王不善也 適在樊則拘人束縛於樊華必失所養三

莊子集解 卷一

老聃死 司馬云老子案老子 秦失弔之 釋文失 三號而出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

其人也 謂真人 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

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而言不斲

哭而哭者 所謂不言而信不比而周也 會交際言稱 是遞天倍

情忘其所受 釋文遞又作遞是謂老聃情乃惠子 古者謂之遞

天之刑 語又見列御寇篇德充符以孔子為天 適來夫子時也

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

解 釋文縣音玄成云帝天也案大宗師篇云得者時也夫者順

大則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與此文

願時為我聚願為我散也天生人而情賦焉縣也冥情任運是

天之縣解也言夫子

已死吾又何哀四喻

指窮於為薪以指析木為火傳也不知其盡也形雖往而神常存養生之究竟

薪有窮火無盡內人問世第四人問世謂當世也事暴君處汗世出與人接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

司馬云衛莊公崩曠案左傳莊公以魯哀十五年冬入國時顏

回已死此是出公軀也姚鼐云衛君託詞以指時王康燭其民

其年壯其行獨自用輕用其國無時而不見其過郭云莫輕

用民死視用兵易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國中民死之多若以此量

慘也郭嵩燾云蕉與焦通左成九年傳澤地如以火烈而焚之

蕉萃班固賓戲作焦瘁廣雅蕉黑也民其無如矣歸往回嘗

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宣云無亂國就之宣云欲醫門多疾入

願以所聞思其則崔李云庶幾其國有瘳乎李云瘳仲尼曰請

莊子集解 卷一

若殆往而刑耳成云若汝也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

憂憂而不救成云道在純粹雜則事緒繁多事多則心擾亂擾

物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成云存所存於己者未定

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至猶逮及也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

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成云德所以流蕩喪真

出逾分者爭善故也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

盡行也成云軋傷也案言皆凶禍之器非所以盡平行之道

矣故曰凶器此淺言之下復深言雖無用智爭名之心而持仁

義繩墨之言以諷人主尚不可游亂世而免於菑况懷凶器以

往且德厚信仁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簡文云仁慈實

用智而未乎乎人之意氣雖不爭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

名而未通乎人之心志人必疑之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

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釋文強其兩反衛同述郭嵩燾

過案人若如此則是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苗之若殆為

自有其美人必惡之成云命名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人苗夫成云苗音災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

而下而汝也且衛君苟好善惡惡則朝若唯无詔王公必將乘人

而闕其捷成云詔言也王公衛君言汝唯無言而目將焚之而

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

水名之曰益多順始无窮郭慶藩云榮晉之借字說文營惑也

為所敗汝色將自降口將自教容將益恭心且舍己之是以成

彼之非彼惡既多汝又從而益之始既如此後且順之無盡

若殆以不信厚言宣云未信而深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且昔

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偪拊人之民

李云偪拊謂憐愛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

之宣云人謂君因其好修名之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名

好名者也心而陷之一證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名

莊子集解 卷一

國為虛厲宣云地為丘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

貪利三國如此是皆求名實者也再證蘇與云龍比修德而榮

故堯禹攻滅之是皆求名實者也封以為好名因而擠之榮封

惡直臣之有其美而自恥為辟王是亦好名也叢枝胥敖有扈

用兵不止以求實也堯禹因而攻滅之亦未始非求實也故曰

是皆求名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

實者也夫子又舉所聞告之言人主據高位之名有威權雖然若必

乎之實雖以聖人為之臣亦不能不為所屈況汝乎雖然若必

有以也嘗以語我來具嘗試也顏回曰端而虛端肅而勉而

一勉而則可乎曰惡惡可上惡驚歎詞下夫以陽為充孔揚

衛君陽剛之氣充容外見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因

滿於內其揚於外采色不定者無常常人之所不違平人莫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成云案抑也容與猶快樂人以

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雖日日漸之德

大德將執而不化宣云自外合而內不營宣云外即相合而內

宣云此言可知為帝王可以幸
而況為支離之散人乎於義亦通

稟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成云委齊

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宣云貌敬而匹夫猶未可動而況

諸侯乎吾甚慄之也懼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莫不道

以權成事無大小鮮不由道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王必

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宣云喜懼交戰陰陽若成若不成而

後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成云任成敗於前途不以憂喜累心

謂事無成敗而卒可無患者惟盛德為能成云吾食也執粗而

不宣云甘守粗穢穢无欲清之人成云清涼也然火今吾朝受

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憂灼吾未至乎事之情宣云未到而

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

莊子集解卷一

不足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成云戒

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受之於天臣

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天下未

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惟求安適其親

事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成云事無夷忠之盛也

更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王念孫云施謂為移此猶言不

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也情實何暇至

契以言必或傳之宣云必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宣云兩國天下

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郭云

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引古格言揚子傳其常情宣云但傳

无傳其溢言郭云雖聞臨時則幾乎全宣云庶可自全且以巧

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釋文大音泰本亦作

則終於陰謀欲勝之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

奇樂香醉之至則樂無不極矣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

釋地宋有孟諸史記夏本紀作明都是其例始乎都常卒乎鄙

訓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即本莊子可據以訂正彼文大字乃

卒字之誤說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如風

見王氏雜志

莊子集解卷一

如波行者實喪也郭嵩燾云實者有而存之喪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得失無定故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忿怒之設端無

言過實偏僻獸死不擇音氣息莽然於是並生心厲獸死不擇

音而忿氣有餘於其時且生於心而為惡厲獸死不擇音

欲噬人也以獸之心厲譬下人有不肖之心剋核大至則必有

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勉求精核太過則人以不肖之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終宣云必故法言曰无遷令成云

實傳無无勳成成云弗勞勳獎強令過度益也若過於本度則

遷令勳成殆事危殆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成而善不在一時

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宣云隨

寄吾心託於不得已而應而毫無造端郭云任齊

以養吾心不動之中此道之極則也何作為報也郭云任齊

於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

於其間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但致君命而不以己與即此

顏回將傳衛靈公太子釋文顏回魯賢人太子則顏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

於此其德天殺天性嗜殺與之為无方則危吾國度必覆邦家與之

為有方則危吾身制以法度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

所以過釋文其知音智但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

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先求身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宣云外

之形內寓雖然之二者有患未盡善就不欲入和不欲出附不

必防其繼願不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顛蹶滅絕崩

欲顯必範其趨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彼且為无町哇亦與之

妄生彼且為无町哇亦與之為嬰兒知彼彼且為无町哇亦與之

為无町哇無界限喻彼且為无崖亦與之為无崖崖岸不立達之入

於無疵順其意而通之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

莊子集解 卷一

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之幾矣而汝也伐誇功也美不可恃積汝之美汝不知夫養虎

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

其決之之怒也成云以死物投虎亦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虎逆之則殺人養

不可怒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蠃溺成云蜾大蛤也適有畜

之再喻王念孫云僕附也言畜畜附緣於而拊之不時成云拊

蜜僕緣馬體也詩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而拊之不時成云拊

時掩馬則缺銜毀首碎胸成云銜勒也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

可不慎邪亡猶失也欲為馬除畜畜意有偏至反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石匠名之往也司馬云曲轅曲

櫟社其大蔽數千牛絮之百圍文選注引司馬云絮而也其高

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俞云旁方古通方

且上觀者如市匠伯不願遂行不輟遂竟也文選注引弟子厭

觀之厥飽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為舟則沈重以為棺槨則速腐多以為器則速毀疏以為門戶

則液楠李棟云廣韻楠松心又木名以為柱則蠹蠹是不材之

木也无所可用遊諸篇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

女將惡乎比于哉若將比于於文木邪郭云凡可用之木夫粗

槲插柚果蔬之屬成云蔬瓜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俞云泄當讀為推荀子非相篇接人則用此以其能苦其生者

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摗擊於世俗者也摗擊由其自

莊子集解 卷一

物莫不若是且子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而死乃今得之郭云

今匠石明之為子大用成云方得全使子也而有有用且得有此

大也耶且也若與子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

人又惡知散木而汝幾匠石覺而診其夢王念孫云診讀為診

於弟弟子曰趣取无用則為社何邪既急取無用以全身曰密

猶言神之姚姚云密默字通田子方篇何必為社木以自榮曰密

仲尼曰默女無言達生篇公密而不應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

為不知己者詬厲也彼亦特寄於社以聽不知己者詬不為社

者且幾有斲乎如不為社木且幾有斲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

保於山野究與俗眾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宣云義常理素被非

常理稱之於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李云即南郭也伯長也司

情事遠也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比其所賴向云賴陰也崔云

驅馬曰乘言連結千
乘熱時可底於其陰
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可為
也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
軸解而不可為棺槨也案解者文理解散不密綴也
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可為酒也
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此至於此其大也
故能不天斧斤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不見其材故無用於世而
而庇蔭于乘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
狙猴之杙者斬之
麗者斬之
商之家求樺傍者斬之
大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天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莊子集解 卷一

无

牛之白類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
祝解除也成云類類也亢高也三者不可往靈河而設祭
古者將人沈河以祭西門豹為鄴令方斷之即其類是也
巫祝以知之矣此亦知不材者全也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
之所以為大祥也
支離疏者
南曰春管
高於頂也
說合是大宗師篇句
法也沈形釋骨云
經四十五難云
諸骨自此架往
又在木作榘於
從木作榘於義
屬內說
兩神為脇
故與脇助相並
挫鍼治癰足以
以餬口

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
微武士則支離攘臂而遊於其間
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
薪四斗曰鐘
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
何如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
成焉
人生焉
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殆乎殆乎畫地而趨
莊子集解 卷一

莊子集解 卷一

无

至今吾楚與夫遇之猶呼
迷陽陽也迷音讀如麻
无傷吾行吾行卻曲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
漆可用故割之
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莊子集解二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內德充符第五 德充於內自有形外之符驗也

魯有兀者王駘 李云別足日兀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 郭云弟子多常

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 釋文常

孔子弟子或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 弟子皆有所得 固有不言之教

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 宣云默化也 是何人也 仲尼曰夫子聖人也

且也直後而未往耳 直特也未及往從 且將以為師而况不如且者乎

奚假魯國 何但假借魯之一邦 且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

而王先生 言居然王其與庸亦遠矣 固當與庸 若然者其用心

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其人與變俱

莊子集解 卷二

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 成云遺失也言不隨之而遺失 審乎无假而不與

物遷 郭慶藩云假是瑕之誤 淮南精神訓正作審乎无瑕 謂審

鄭世家作甫假處禮弓公肩假漢書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宣

人表作公肩假 假死近易致互誤 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宣

主宰物化 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

執其樞紐 常季曰何謂也 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 肝膽楚越也

本一身而世 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 皆天地間一物 夫若然者且

俗異視之 不知耳目之所宜 彼若真然無所知 而游心於德之和 郭云放

德之問而曠 然無不適也 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 宣云視萬物為

其足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為己 言驗但能 以其知其心 真知其

得遺吾 以其心得其常心 又以吾心理悟得 物何為最之哉 最

也 眾人何為最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 唯止能止

也在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 唯舜獨也 正 郭云下首唯有松柏

不正者皆來求正 若物皆青全則無貴於松柏 人各自正則無

羨於大聖而趨之 成云人頭在上 上去上則死 木頭在下去下則

死 是以呼人為上 首呼木為下 首故上首 幸能正生 以正眾生

宣云舜能正己之性 夫保始之徵 命於何徵驗 不懼之實勇

而物性自皆受正 士一人雄入於九軍 崔云天子六軍諸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

猶若此 將求功名而能自 而况官天地府萬物 成云綱維二直

寓六骸 宣云直體特以六骸為寄 象耳目 宣云以耳目一知

之所知 謂境純一無二 而心未嘗死者乎 宣云得其常心 彼且

擇日而登假 假徐音遐 宣云曲禮天王登假 此借言遺世 獨人

則從是也 宣云人自不能舍之 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因常季疑駘有動

申徒嘉兀者也 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 雜篇作子產謂

莊子集解 卷二

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我止 郭云差與 別者並行 其明日又

與合堂同席而坐 子產謂申徒嘉曰 我先出則子止 子先出則

我止 今我將出 子可以止乎 其末邪 郭云賢而問之 且子見執

政而不違 子齊執政乎 齊政子產自稱 達也 申徒嘉曰 先生

之門固有執政焉 如此哉 言伯昏先生之門 以道德相高 子而

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子乃悅愛子之執政 聞之曰 鑑明則

塵垢不止 止則不明也 久與賢人處 則无過 止猶集也 明鏡今

子之所取大者 先生也 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宣云取大求

大猶言 子產曰 子既若是矣 既形猶與竟爭善 宣云竟乃善之

引重 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 而後致兀尚不足自反邪 申徒嘉曰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 眾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 寡也 自與言

其罪過以爲不至亡足者多矣不顯言其罪過而自反以爲不當存足者少也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宣云以兀爲自然之命而遊於昇之設中中不介意非有德者不能遊於昇之設中中

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上二中如字下二中作仲反以孰能自信無過其不爲刑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罰所加亦命之偶值耳郭云廢向者不知先生

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之怒而復常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以善道淨我心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未聞先生以殘形見積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以道德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相繼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无乃稱楚然起謝乃者猶言如此子無乃稱謂子毋如此言也

魯有兀者叔山无趾李云叔山氏宣云無足趾遂爲號踵見仲尼崔云無趾故踵行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

莊子集解 卷二

三

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宣云有尊於足者不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且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徑去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前惡虧德求學以全德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實實以學子爲俞云實實猶頻頻也實聲頻聲之字古相通廣彼且靳以詭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己桎梏邪李云詭詭奇異篇作詭詭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期同言彼期以異老聃曰人之名聞於天下不知至人之於名觀猶己之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言生死是非可通爲一何不使以死生是非爲一條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

可解言其根器如此天然刑戮不可解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釋文惡醜李云哀駘貌它其名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靈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未嘗先人无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宣云濟无聚祿以望人之腹李慎云說文望月滿也腹滿又以惡駘天下動人而不唱未嘗招人知不出乎四域四域之名不出且而雌雄合乎前夫皆來親之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郭云未嘗有遠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无宰寡人傳國焉良宰傳以國政釋文悶然而後應悶然不合於其汜而若辭汜然不係於傳文專反悶然而後應意而後應焉汜而若辭其心而若辭

莊子集解 卷二

四

焉寡人醜乎李云醜卒授之國无幾何也去寡人而行成云俄而去寡人卹焉若有亡也宣云卹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且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釋文純豚郭注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釋文眴本亦作瞬司馬云驚貌食乳也郭云然棄而走眴若皆棄之而走俞云眴若猶眴然徐无鬼篇眾辭也始就其母食少焉覺其死皆驚走也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郭云生者以才德爲類死而不顧見己而驚疑又不得其生之氣類而捨去也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成云使其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郭云鬻考武所資也戰而云鬻者武師之具武王爲之或云周公作也其形似方扇使車兩邊軍將行師陷陣而死及其葬日不用鬻資是知鬻者武之

耳御女不加修耳御使其質全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匹夫取妻休止於外形全猶足以為爾上二事皆而況全德之人乎宣云德全則有今哀駘它未言而信无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

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成云

物之變化天日夜相代乎前物論篇而不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宣云雖有智者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成云滑亂也

神之宅宣云惟其如是故當任其自然不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兌使日夜无卻而與物為春李云兌悅也御問也宣云使和

日夜無一息間隙隨物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宣云是四時不

之春無有間斷乃接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

續而生時於心也

莊子集解卷二

盛也郭云天下之平其可以為法也郭云無情至平內保之而

外不蕩也蕩動也內保其德者成和之修也宣云修太和之道

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含德之厚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

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成云執持綱紀憂於

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宣云孔子之言恐吾無其

寶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闕跂支離无脰成云闕曲也謂擊曲企踵而行脰脰也謂支體

音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上說言說下說音

頸也李云肩脰小貌李慎云攻工梓人文數目願脰注云願

長脰脰與肩義合知肩是省借本字當作願案衛君悅之願

視全人之脰反贊大瘦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

肩說文瘦也李云肩云贊大瘦也

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總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

謂誠忘形宜忘德不宜忘故聖人有所遊遊心而不知為孽

而生支孽約為膠而相膠固德為接廣樹德意以相交接工為商工巧化居

人不謀惡用知心無圖謀不斲惡用膠何須約束無喪惡用德

德之言得也本無喪失何用以德相招引不貨惡用商無須通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者天食也釋文鬻養也知約德工四者天所既受食於天又惡

用人既受食於天矣則當全其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屏絕有人

之形故羣於人成云和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絕是非

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營乎大哉獨成其天以崔云類同於人所

所以為大成也惠子謂莊子曰人故无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无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成云虛運

莊子集解卷二

相親自然之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莊子

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宣云言惠子先誤認情字吾所謂无情者

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宣云本生

人為加惠子曰不益生何以其身道何以其身乎莊子曰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无以好惡內傷其身成云若其不資益生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成云槁梧夾膝几也

苦精靈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天選子之形擇解如孟子之選

子以堅白鳴齊物論所謂以堅白之味終也解見前

內大宗師第六師乎吾師乎以道為師也宗者主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凡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兩其知音，智不強云。知人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強也。知人之所雖有患，成知者有極，故用而不薄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雖然有患，成知雖盛，美猶有患累。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不若忘知而任獨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成云：知必對境，非境不當。境既生，滅不定。庸詎知吾所謂天之知亦待奪無常，唯當境知兩忘，然後無患。

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成云：知能運用無非，自然是知天之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也。且有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所謂吾者，莊生自稱也。且有人理歸無二，故謂天即人，謂人即天。則混合天人，混同物我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郭云：有真人則皆得其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處勝，不雄成，不以威，不謀士。成云：虛夷而士舉。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功。自雄不謀士，自歸非謀，謀招致。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心分命偶，當不以自得為美。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能登至於道，非世之所為知也。古之真人其寢不夢，故寢寐寂泊，其覺無憂，其安其也。

莊子集解 卷二

七

食不甘，其息深深。李云：內真人之息以踵。成云：踵足根。於湧，眾人之息以喉。宣云：止於泉。屈喏喉咽也。噓聲之未出，言聲之已出。其香欲深者，其天機淺。情欲深重，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郭云：與機神淺純。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化而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距。釋文：距本又作拒。李云：欣。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成云：脩然，出則營生，拒入則惡死。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無係兒，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宣云：知生之受而喜之，宣常自得。忘而復之。宣云：忘其死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郭云：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則天理為也。俞云：提郭。若然者，其心志。宣云：志當其容寂，無為其類。頽注：捐疑消之誤。淒然似秋，煖然似春。郭云：殺物非為仁，喜怒通朴。宣云：淒然似秋，煖然似春。成云：殺物非為仁，喜怒通四時。心如四時之運，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莫知其極，故聖

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崔云：亡敵國。而得其人心，利澤施於萬物，不為愛人。由仁義行，故樂通物，非聖人也。不求通物而物有親，非仁也。至仁則天時非賢也。宣云：擇時而動，有利害不通，非君子也。利害不觀，其行名失己，非士也。成云：必所行求名而通，故有趨避。行名失己，非士也。失己性非有道之士，亡身不真，非役人也。宣云：徒棄其身而無當真。若狐不借，成云：性狐字，人不愛，莫讓。務光，成云：夏時人，餌藥養性，好鼓琴，湯投河而死。司馬云：胥餘，箕子名，尸子曰：箕紀他。成云：湯時逸人，箕子胥餘。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佯狂。紀他，成云：湯時逸人，及乎己，遂將弟子蹈於水。申徒狄，石自沈於河。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云：斯皆舍己效人，徇彼傷真性。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何益。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郭云：與物同宜，而非朋黨。俞云：義讀為義，天道篇而狀義然，即義然也。朋讀為朋，朋來无咎。漢書五行志引作崩來无咎，是也。義而不朋，言其狀義然，高大

莊子集解 卷二

八

而不崩。若不足而不承。宣云：卑以自牧。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壞也。若不足而不承，而非居人下。與乎其觚而不堅也。王魁特立不羣也。崔云：觚，稜也。李楨云：觚是孤，借字釋地。觚竹釋文：本又作孤。孤，孤雁通作之。證孤特者，方而有稜，故字亦借。觚為之，與乎其觚，與張乎其虛，對文與當是趣。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成云：張廣大貌。案，郭云：不堅謂不固執。張乎其虛而不華，故似。崔平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喜也。崔平其不得已乎。向云：崔動貌。成云：迫而後動，非喜也。我色也。簡文云：清聚也。宣云：水聚則有與乎止我德也。與相接寬，開之德，厲乎其似世乎。崔本：厲作廣，當從之。俞云：世乃秦之古，通借。秦字作大。警乎其未可制也。成云：警然，高遠超連。乎其似好閉也。李云：連綿長貌。郭云：綿，遠莫見其門。悅乎忘其言也。釋文：悅忘本反。成云：悅無心貌。以上以刑為體。郭云：刑者為我，以禮為翼。郭云：禮者，世所以知為時之勤，非我唱。

郭云德者自彼 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 郭云任治之自 所循非我作 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 郭云順世所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 也 知以應時不得已 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 宜 於世事應宜付之 以我特循之耳如丘之所在有足者皆可至 我特與同登耳非自立異案無意於行自然而至故曰與有足 者至 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 宜云人視其人為勤行不故其好 之也 一其弗好之也 一 成云既忘懷於美惡亦遺蕩於愛憎故 不其一也 一其不一也 一 成云其好出自凡情而聖智虛融未嘗 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 成云同天齊萬致與天而為類 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成云雖天無彼我人而為徒也 劣豈謂齊乎此又混一天人冥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更以人與此物之情實無足係

莊子集解 卷二

九

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 然出於天者乎 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 宣云勢分 而身猶死之 效忠 而況其真 乎 身知愛君而況確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於江湖 然泉涸四語又見天運篇 與其譽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宣云此道字輕謂是非之道言譽堯非 其累案二語又見外物 桀不如兩忘其道好生惡死不如兩忘 篇下三字作閉其所譽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 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宣云純任自然所以 亦不苦矣案六語又見後列子天瑞篇人胥知生之樂未知 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逸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夫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 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昧者不知也 舟可負山可移宣云造化默 藏大小有宜猶有所 逝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造物之大情也 小各有

所宜然無不變之理宜云遷生於藏之過若悟天下之理非我 所得私而因而付之天下則此理隨在與我共之又烏所遷哉 此物理之實也案極物之通理 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 大情猶言常物之通理 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耶 犯與犯同見范人形猶 不自喜 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遷而皆存 宣云聖人全體 而此理已與天地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 同流故曰皆存 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 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釋文妖本又作天成云壽天老少都不 足為物師傳人放牧之況混同萬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宣 物冥一變化為物宗匠不亦宜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 宣 恬然寂寞無為也信者動之符也成云 可傳而不可受 郭云古今 莫能受 可得而不可見 難於形色不可見也 自本自根 宣云 而物之本更無有為道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成云老子云有 之根本者自本自根耳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 物混成先天地 生 神鬼神帝 伏義等帝也其神皆道神之 生天地 成云老子 云天得一

莊子集解 卷二

十

以清地得 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陰陽 是為太極天地四方謂之六極成云道在太 極之先不為高遠在六合之下不為深遠 先天地生而不為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案此語又見後 稷章氏得之以擊天地 稷章即承稷蓋古帝王也成云擊 又作契言能混同萬物符合二儀 伏戲氏得之以襲氣母 成云 也氣母元氣之母為得至道故能 維斗得之終古不忒 成云北 星綱維故曰維斗得至道故 維持天地應終始無差忒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 襲崑崙 釋文崔环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而獸 馮夷得之以 遊大川 司馬云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城隍有人也服 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於河而死 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司馬云山神不死至孔子時成 黃帝得之 以登雲天 崔云黃帝得 顓頊得之以處玄宮 李云顓頊高陽氏 令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成云得道為 禺強得之立乎北極 北方之帝玄者北方之色故處於玄宮

海外經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郭璞以為水神西王母人面鳥身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

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釋文山海經西王母狀如海水之涯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美彭祖得之容貌神仙人也崔云少廣山名或云西方空界之名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成云上有虞下及殷周凡八百傳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司馬云斗之問天漢津之東維也星經傳說一星在尾上崔云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乃列宿釋文崔本此下更有其生無父母死登假三年而形遷此言神之無能名者也案下引七事以明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李云葵聲之誤也釋文偶徐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音禹一云是婦人也

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无聖人之道我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守而不去與為詳復參日而後能外天下成云心

萬境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郭云物者朝夕皆空成云天下疏遠易忘資身之物親近難忘守經七日然後遺之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成云坐忘我喪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成云死生一體物

陽初啟故謂之朝徹宣已外生矣而後能見獨而已見獨而後能无云朝徹如平日之清明朝徹而後能見獨而已見獨而後能无古今化而俱往故無古今之異无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

宣云生死一也至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蘇輿云殺生二語此則道在我矣殺生安性命之自然故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

之妄觀故曰殺生安性命之自然故為物无不將也无不迎也日生生死生剛受是不死不生也成云將送也道之為物極齊無无不毀也无不成也成云不送方迎無窮之生送無量之死而送無不毀滅不迎而其名為櫻窻櫻窻也者櫻而後成者也郭嵩燾云迎無不生

莊子集解 卷二

十一

櫻也物我生死之見迫於中將迎成敗之機迫於外而一無所動其心乃謂之櫻窻置身紛紜變交爭互觸之地而心固靈焉則幾於成矣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故曰櫻而後成

子成云副墨也宣云文字是翰墨為之然文字非道不過傳道子之助故謂之副墨又對初作之文字言則後之文字皆其筆生者故曰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誦之魯言反復讀之也洛誦同音借字對古先讀書者言故曰洛誦洛誦之孫聞之瞻明

見解瞻明聞之聶許聶許小語聶許聞之需役也須勤行勿怠者需役聞之於詭宣云詭音烏王云詭歌詭也於詭聞之玄冥

宣云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宣云參寥音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宣云至於無也疑始者似有始而未嘗有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崔云淮南子祀作子承行里云淮南子精神篇作子承非求承字經傳多互誤抱朴子博喻篇子承歎天倫之偉案据此下祀與字當互易孰能以

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成云人起自虛無故以無為首從無生有生則居次故以

斯趣所遇皆適豈有存亡欣惡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拘拘也成云子輿自歎司馬曲僂發背成云僂僂曲上有

五管五藏之頤隱於齊膺同膺高於頂句贊指天李云句贊項椎上陰陽之氣有診郭云診陵其心聞而無事宣云不以

鑑於井成云井畔躡曳疾貌曳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子為此拘拘也重歎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雞子因以求時夜司夜也雞疑是卵字之誤時夜即

惟難出於卵雞出於彈故因卵以求時夜因彈以求雞多耳齊物論云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雞多與此文大同亦其明證

莊子集解 卷二

十二

矣 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

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以乘之豈更駕哉郭云無往不

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

縣解也成云得者生也失者死也素養生主篇適來夫子時也

帝之縣解與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

此文證合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則眾物共結之矣且夫

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

子環而泣之成云喘喘子犁往問之曰叱避叱令其无怛化釋

怛驚也勿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為何將

奚以汝適也適往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王云取微子來

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成云

造化何啻二親乎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彼陰陽悍

莊子集解 卷二

近迫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

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六語又見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

必且為鑊鄒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大冶鑄今一犯人之形而

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犯同范偶成為人遂

眾物則造化亦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鼠肝蟲臂成然寐遽然覺成然為人寐也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无相與相

為於无相為成云如百體各有司存更相御用無心於相與無

旋無為而相為交意於相為而相濟之功成矣故於無與而相與周

宛轉互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宣云不悅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崔云莫然定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成云侍或編曲李云曲或鼓琴相和而歌

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而我猶為人猗成

和聲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

惡知禮意是謂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無

修之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无以命之名也彼何

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成云方

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

人王引之云為人猶言為偶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

相人偶是入與偶同義淮南原道篇與造化者為人義而遊乎

同齊俗篇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尤其明證

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成云氣聚而生以死為決

疢潰癘釋文疢胡亂反宣云疢屬成云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莊子集解 卷二

先後之所在宣云一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宣云即圓覺經地風

之說蓋視氣循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宣云外身也反覆終始不知端

倪往來生死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為之業成云芒

貌放任於清曠之鄉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

之耳目哉成云憤憤煩亂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

未知夫子釋文觀示也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成云方

刑戮之人也故德充篇雖然吾與汝共之宣云已之所子貢曰

云天刑之安可解乎

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造詣也造乎水者

人之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釋文

亦作地案兩本並通魚得水則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

道術宣云愈大則愈適豈子貢曰敢問畸人郭云問向所謂方

外而不偶於俗者安在 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 司馬云侔等也成云
同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 宣云拘拘禮法不知性人之君子
天之小人也 案各本皆同疑復語無義當作天之君子人之小
君子案不偶於俗即謂不借於禮則人皆不然之故曰天之君
子人之小人也文義甚明蘇與云以人之小人斷定畸人則拜
張孟孫輩皆非所取莊
生豈真不知禮者哉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

哀无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无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

壹怪之 郭陸成本喪字絕句李慎云文義未完蓋魯國三字當

蓋加也並有高出其上之意 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

矣成云進過也宣云其唯簡之而不得 宣云簡者略於事世俗

矣道過於知喪禮者 唯簡之而不得 相因不得獨簡故未免

矣泣居夫已有所簡矣 宣云然已無涕不戚不哀是已有所簡

矣蘇與云二語泛言不屬孟孫氏說城

莊子集解 卷二 五

云常人束於生死之情以為哀痛簡之而不得 孟孫氏不知所

不知於性命之真已有所簡矣似較宣說為優 孟孫氏不知所

以生不知所以死 然此其進於知也 不知就先不知就後 成云

後死既一於死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宣云順其

生故無去無就 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 宣云順其

待其將來所不可知之化如此而已矣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爲鬼物化也鼠肝蟲臂所不知之化也 且方將化惡知不化

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宣云四語正不知之 吾特與汝其夢

未始覺者邪 孫之進於知也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彼孟孫氏

之形而不以有且宅而無情死 成云且日新也宅者神之舍也

損累其心 有且宅而無情死 以形之改變爲宅舍之日新耳

姚云情實也言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猶言

本非實有死者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乃猶言

哭亦哭已無容心 蘇與云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汝皆夢而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

之耳矣 姑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豈知吾所謂吾之果爲吾乎果

非吾 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 厲同 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

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乎 未之知魚鳥是覺邪夢邪抑今 造道

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

又是天機自動亦不及排 宣云人但知笑爲適意不知當其忽造適

而爲之是適與笑不自主也 安排而去化乃以於寥天一 由此

所排而忘去死化之悲乃入於空虛之天之一者耳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郭云資者給濟之謂人 意而

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 成云必須己身服許

由曰而奚爲來軹 軹同只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刺汝以是

非矣 宣云如加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途乎 成云恣

也轉徙變化也案言汝既爲堯所誤何 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

於其藩 宣云言雖不能遊 許由曰不然夫盲者无以與乎眉目

顏色之好瞽者无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无莊之

莊子集解 卷二 六

失其美 故不復莊飾而自忘其美也 據梁之失其力 成云據梁

人爲開道守 黃帝之亡其知 成云黃帝有聖知亦爲 皆在鑿槌

之問耳 釋文槌本又作錘成云鑿也錘也三人 庸詎知夫

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黜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宣云乘

黜則則體不備息之補之復完成矣天今使 許由曰噫未可知

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 鑿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

世而不爲仁 司馬云鑿碎也盧文弨云說文作鑿亦作鑿隸省

義青春和氣生育萬物 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成云萬象之前先

非有情思愛而爲仁 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

窮案語 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不爲巧 成云天覆地載以道爲

巧名斯滅 此所遊已 宣云應

顏回曰同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顏回曰同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曰益矣曰何謂也曰曰忘坐忘矣司馬云坐而自忘其身仲尼
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成云墮毀廢離形去知
宣云總成云冥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无好也宣云
上一句同於大通同大道而果其賢乎且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
心化則无常也宣云無而果其賢乎且也請從而後也爾誠賢
願學極贊以進回

子與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兩三日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
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
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崔云不任其聲也子與入曰
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成云歌詩似有怨望曰吾思乎使我至此
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載天地豈

莊子集解卷二

七

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知命
順之

內應帝王第七郭云無心而任乎自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見齊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

蒲衣子釋文尸子云蒲衣入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蒲衣子

曰而乃今知之乎汝有虞氏不及秦氏成云秦氏即有虞氏其

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非始出於非人崔云懷仁心以結

物也有心要人猶繫於物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云徐

是未能超出於物之外于于無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成云或馬或其知情信成云

所知說其德甚真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然毫無物累

無虛矯其德甚真得故無偽而未始入於非人然毫無物累

肩吾見在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李云日中始人姓
見左文七年襄二十六年昭七年十九年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己出經式義度度皆謂法也義讀為侯古字通人孰敢
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成云以己制物物喪其其於
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涉海而而使畜負山也夫聖人之知也
治外乎治外法是正而後行正其性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李
確堅也宣云不強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鼠深穴乎神且
人以性之所難為成云矰網屬鼠小鼠神且而曾二蟲之无
之下以避熏鑿之患社壇宣云物尚有知如此而曾二蟲之无
知曾是人之無知不如二蟲乎

天根遊於殷陽崔云至蓼水之上李水名適遭无名人而問焉

曰請問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俞云釋

莊子集解卷二

六

也楚詞惜誦行辨直而不豫今王注豫厭子方將與造物者為
也此怪天根之多問猶云何不憚煩也清虛之氣若鳥然以出

人人偶也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成云莽眇深遠案謂以出

六極之外成云六極而遊无何有之鄉說見道以處曠垠之野

猶曠蕩也崔云曠垠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帛徐音藝未詳何

又復問无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无容

私焉宣云不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成云姓陽字子居案有人於此嚮疾强梁嚮

敏疾強物徹疏明事物洞徹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

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保勞形怵心者也言此其學聖人如

徒役其形心者也郭慶藩云胥徒民給徭役者易治也胥易謂

胥徒供役治事技保若王制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
是為技且曰虎豹之文來田以文猨狙之便捷執殣之狗來藉

司馬云籍繁也案徐向以能致繁二語亦見天地篇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楚然曰

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成云非已為之功成不居似化貨萬物而民弗恃宣云貨施也成云百有莫舉

名宣云似有使物自喜成云物立乎不測宣云所而遊於无有

者也宣云行所無事

鄭有神巫曰季咸列子黃帝篇云有神巫自知人之生死存亡

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或成或月或旬鄭人見之皆棄

而走宣云惟恐列子見之而心醉向云迷惑歸以告壺子

郭云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

至又退於夫子成云與授既盡也吾比授汝始盡文言於其妙理全未造實汝

因執文字謂言得道邪案列子既其文作無其文張湛注引向

莊子集解 卷二 九

秀云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

汝雖深淺不同無文相發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聖人之君

必有感而後和眾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郭云喻列而以道與世亢必

信而汝也信讀曰伸言汝之道尙淺而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

人得而乃與世亢以求必伸列子亢作抗夫故使人得而相女故

窺則之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嗚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溼灰

焉宣云言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

文列子注引向云萌乎不震不正俞云列子作罪乎不誦不止

容之山貌震即誦之異文不誦不止者不誦不止也故以罪乎形

本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

也是始見吾杜德機也注引向云德幾不發故曰杜嘗又與

來嘗亦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

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列子全吾見其杜權矣宣云杜閉中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注引向云天

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案郭注地之作之地外作卵名實不

是誤字昔人謂郭向注殆不然此類得毋近是乎郭注則下作天機玄應而名利之飾皆為棄物矣

於踵宣云一段生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宣云善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釋文側皆反本

吾无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

示之以太冲莫勝列子勝作朕當從之注引向云居太冲之極

其述作故勝負浩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案郭注莫見

莫得居其間也是殆見吾衡氣機也宣云衡平也列子注引向

郭注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

此處三焉列子鯢桓之審作鯢旋之潘張注以為當作蟠云鯢

莊子集解 卷二 九

成深泉淵有九名者謂鯢桓止水流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淵水

後足為物上而順時無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成云始
 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道深自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成云始
 知未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向云道食豕如食人釋文食音
 也於事无與親不近彫琢復朴成云彫琢華飾之務塊然獨以
 其形立塊然無偶紛而封哉釋文紛而崔云亂貌哉崔本作戎云封
 然而封戎六句人親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
 朴立戎終各自為韻一以是終宣云道無復加也引季咸壺子
 測不可使天下得相其端以開機智
 其取意微渺無倫以上引五事為證
 无為名尸成云尸主也無无為謀府無為謀无為事任郭云付
 自无為知主釋文知音智成云體盡无窮體悟真源而遊无朕
 任云朕光也成云朕迹盡其所受於天而无見得而無自以為
 也晦迹光故無朕郭云不虛則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不將
 得之亦虛而已不能任羣實至人之用心若鏡郭云鑒物不將
 不迎應而不藏成云將送也物感斯應應不以故能勝物而不
 見

莊子集解 卷二

傷成云用心不勞故無損害此段正文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簡文云儻忽
 渾沌以合和為貌儻忽皆有為合取神速為名
 和譬無為崔云渾沌無孔竅也 儻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
 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无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郭云為
 此段 喻意



莊子集解卷三

長沙 王先謙

益

外駢拇第八蘇與云駢拇下四篇多釋老子之義
 別無精義蓋學莊者採老為之且文氣直衍無所發明亦不
 類內篇注洋似詭王氏夫之姚氏篇皆疑外篇不出莊子最
 為有見即如此篇首云注僻於仁義之行未復以淫僻仁義
 平列駢駢顯然且云余媿乎道德莊子焉肯為此謙語乎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李云駢併也成云足大拇指與
 性附贅縣疣見大宗師篇形既成而後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
 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成云方道術也索多術以施用
 然非道德之本然是故駢於足者連无用之肉也枝於手者
 樹无用之指也立樹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實淫僻於仁義之
 行淫過也過譏於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
 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言自離朱諸人
 謂之黼兩已相背謂之黻五色青黃赤白黑也青與赤為文赤
 與白為章煌煌眩目貌司馬云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
 末一云見千里鏡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
 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釋文師曠晉大夫善音律能致鬼神
 生而有耳目者所聞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目之至也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
 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枝於仁者
 義如枝生一指智史性優於仁義而性不長者爭慕之天下喧
 攘如黃如鼓以奉不能及之法式也曾史曾參史魚王念孫云
 塞與提義不相類塞當為奉形近而誤擢塞皆謂拔取之也廣
 雅舉以也枝也方言作擢云取也南楚曰捷說文作捷云拔取
 也淮南子真篇俗世之學擢捷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乃始
 招號名聲於世又曰今萬物之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游心
 來提拔吾性提取吾情者其謬駢於辯者繫瓦結繩竄句游心

於堅白同異之間而徹跬譽无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用之語如瓦之繫繩之結也一云瓦當作丸案竄易文句游蕩心思於堅白同異之間也郭嵩燾云徹謂勞也跬譽猶云思言半步為跬司馬法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跬譽者遊一時之近譽勞徹於有近譽無實用之言故謂之駢於辯楊朱墨翟稟性多辯故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者

不失其性命之情俞云上正字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釋文跋其知反宣本故作案跋歧同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成云鳧故性長非所斷性短

非所續无所去憂也宣云率其本然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蘇與云仁人宜本作仁義是郭注云恐仁義非仁義此言仁義束縛使人失其常性而多憂患在宥且夫駢於

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

於數其於憂一也駢者數不足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司馬云蒿目亂也俞云蒿是睢之段字玉篇睢目明又望也是確為望視之貌仁人之憂天下必為睢然遠望故云然唯與蒿

古音相近故得通用詩白鳥蒿蒿孟子作鶴鶴文選景福殿賦作離離蒿之通唯猶蒿之通鶴與唯矣 不仁之人

決性命之情而養富貴決潰也如水之決隄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蘇與云自三代以下者莊子何其器

器也成云器器猶謹貼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成云鈎曲

矩方皆損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成云約束縛屈折害本性

禮樂的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禮樂周旋是

猶煦嫗假仁義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

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索釋文廣雅

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宣云誘然若同焉皆得而

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古今無二理不

又奚連連如膠漆縲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連

相續貌此尊道夫小惑易方迷於德而斥仁義夫小惑易方迷於大惑易性失其何以知其然

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俞云招舉也天下莫不奔命於

仁義奔馳以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郭云雖虞氏無易之情故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

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易性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

殉天下以家天故此數子者蘇與云數子猶事業不同名聲異

莊子集解 卷三

二

莊子集解 卷三

三

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成與毅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

羊釋文張揖云堵婢之子謂之問賊奚事則挾策讀書問毅奚

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釋文策字又

備也塞博之類也案策當讀如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

左傳饒朝贈策之策驅羊鞭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

利於東陵之上成云跖柳下惠從弟卒徒九于常為巨盜東陵

死其二入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

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

則有之則與而同義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夷與又惡取君子

小人於其間哉宣云稱名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

非吾所謂臧也釋文屬謂係屬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

吾所謂臧也釋文司馬云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崔云尸子曰

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云俞兒黃帝時人伏牙屬其性乎五

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

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誠者非仁義之謂也誠於其德而已矣善
自吾所謂誠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言味而誠任其性命之
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
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成云心神馳奔耳目竭喪此乃
視目之所見保分任真不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
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郭
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
之若人而已已亡矣

伯夷是同為淫僻也郭云荀以失性為淫僻雖所失之塗異其
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屠秋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
適其適者也莊子以全生為大故於伯夷一流人深致不滿但
務光申徒狄諸人情事未詳當時或有可以不死之道至
夷齊箕子所係至重不可一概而論此所見與聖人異也余愧
乎道德宣云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

莊子集解卷三
也宣云莊子將仁義淫僻例視何有上下之目此上下二字就
俗見言之案三代以來視道德甚尊而論仁義不分析辨非
子混義於仁此文亦以仁義併入仁人內言之自孔孟書外罕
能推見仁義之分者漆園固別有微指世儒亦無復深求昌黎
原道一篇開宗明義獨舉仁義道德四字開
示學人所以能拔出唐賢而上契古聖也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飲水翹足而陸釋文崔
尾司馬云陸跳也字書作陸陸馬健也郭慶藩云崔足作尾文
選江賦注引亦作尾陸作陸云陸音六廣韻陸力竹切陸陸也
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雖極居處之壯麗非
徐音儀路正也大也崔云路寢正室俞云義儀古通儀臺猶及
言容臺淮南覽冥篇容臺振而掩覆高注容臺行禮容之臺及
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釋文伯樂姓孫名陽
以燂之剔謂剪其毛郭連之以鞵編之以阜棧釋文廣雅

反崔云絆前後足也文選馬泝督誅注引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司馬云阜也棧若橋林施之溼地也

馬之死者十二三矣

莊子集解卷三

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檝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
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司馬云檝飾也檝謂加飾於馬
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釋文陶器也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
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
過也其過與治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
而食是謂同德成云物各自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成云黨偏命
宣云渾一無偏任天自在蘇與云故至德之世其行埴埴其視
顛顛顛顛云埴埴重運當是時也山无蹊隧澤无舟梁成云蹊徑
不求非望故止萬物羣生連屬其鄉宣云各就所禽獸成羣草
木遂長郭云足性而止無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

莊子集解卷三
攀援而闢郭云與物無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族聚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離同乎无欲是謂
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郭云知則離道以及至聖人蹇蹇為仁
踉蹌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李云蹇蹇踉蹌皆澶漫為樂摘僻為
禮而天下始分矣李云澶漫猶縱逸也郭嵩燾云摘僻當作摘
之謂煩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成云純樸
未彫也犧尊酒器刻為牛首以祭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老子云
宗廟也上鏡下方日珪半珪日璋成云禮以檢迹樂以和心情苟不
有仁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散安用和心性苟不離何勞檢迹五
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郭云此皆變樸為華乘
廣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成云以仁義之道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靡與怒
迹毀無為之道

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

及至聖人蹇蹇為仁

及至聖人蹇蹇為仁

及至聖人蹇蹇為仁

莊子集解卷三

則分背相踞宣云馬之踞必馬知已此矣馬所知止此矣夫加之
 以衡扼釋文衡轅前橫木縛齊之以月題司馬云馬額上當
 馬知介倪闔扼驚曼李云介倪猶睥睨也曲也熱抵也曼詭
 街竊轡成云詭街吐出其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充其所知而
 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
 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司馬云赫胥上古帝王也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企仁義以慰天下之心匡正也
 舉而企及之而民乃始踈跂好知踈跂自矜爭歸於利不可止
 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外 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司馬云從旁開為胠蘇與
 云說文匱匣也俗加木作

莊子集解 卷三

六

權則必攝緘滕固局鏑此世俗之所謂知也釋文廣雅云緘滕
 知音智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局鏑之
 不固也釋文三蒼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與
 邪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
 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李云耒犁方二千餘里
 闔四竟之內成云闔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
 嘗不法聖人哉成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百為夫夫
 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元云然
 二十五家為閭二千五百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然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並與其聖
 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平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

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釋文自陳恒弑簡公之
 其後人為齊君者已歷十二世姚云自田常至王建十世上合
 桓子無宇釐子乞為十二世田氏自桓子始大故合言十二世
 則是不乃竊齊國並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嘗試
 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
 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其弘脰
 崔云龍若拖或作施字脰裂釋文密池反崔
 也淮南子曰甚弘鉞裂而死子胥靡釋文密池反崔
 賢而身不免乎戮郭云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
 則桀紂焉得守斯人而使之敢亢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
 蘇與云聖法壽於刑責而桀紂用法以戮賢故盜跖之徒問
 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无有道邪成云何夫妄意室
 中之藏成云起妄心斟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則
 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

莊子集解 卷三

七

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
 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
 唇竭則齒寒俞云此竭字當讀為竭其尾之竭說文下云
 酒薄而邯鄲圍釋文許慎注淮南云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
 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
 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上夷而淵實聖人
 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聖人不大盜不止雖重
 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
 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
 信之則並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
 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成云鉤腰竊國者為諸侯諸侯

之門而仁義存焉王引之云存焉當作焉存焉於是也言仁義
句誅侯為韻門存為韻其韻皆在句末史記游俠傳作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諸侯之門仁義存是其明證也 則是非
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 宣云揭舉也竊仁義並斗
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之斧鉞之威弗能
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
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
以明天下也 明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釋文猶義
與鄰同
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
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釋文殫擿亂六律鏢絕竿瑟成云擿
文鏢絕燒 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
斷之也 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擺工
莊子集解 卷三
八
倕之指 李云擺 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成云人師分內咸有其
巧譬猶如網蟻九豈關
工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
之德始玄同矣 成云物不喪真人皆自得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
不鏢矣 崔云不 人含其聰則天下不果矣成云累 人含其知則
消壞也 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
離朱皆外立其德 自炫 而以煖亂天下者也釋文三蒼云 法之
所无用也 宣云以正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
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
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司馬云此十二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
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

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崔云贏 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
之事 內棄其親若吳起 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
外 軌車載迹 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无道好知以擾
結交也 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
鳥亂於上矣 李云兔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郭嵩燾云說
文率捕鳥畢也詩畢之羅之鳥罟亦謂之畢李說
非 鈎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王念孫云鈎當作鈎
也今正文作鈎後人 削格羅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
妄改說詳讀書雜志 削格羅罝罾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李
削格所以施羅網也郭嵩燾云說文繫傳云長枝為格削格謂
利削之削格羅罝罾皆所以遮要禽獸漢書鼂錯傳為中周虎落
顏注謂遮落之釋文罝本又作罾爾雅免罟知詐漸毒頡滑堅
謂之罝罝謂之罾罾覆車也郭璞云今翻車知詐漸毒頡滑堅
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 郭慶藩云荀子非十二子
也正論篇上凶險則下漸詐矣知詐漸毒四字義同皆謂
欺詐也釋文頡滑不正之語解垢詭曲之辭案頡語借字故天
莊子集解 卷三
九
下每每大亂 李云每每 罪在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
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
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燂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也墮燂也 熒之蟲釋文熒熒 肖翹之物李云翹 莫不失其性
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
而悅夫役役之佞 李云種種謹慈 釋夫恬淡无為而悅夫嗶嗶
之意嗶嗶已亂天下矣 郭云嗶嗶以
外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 文選謙靈運從宋公戲馬臺詩注
在不當訓察察之則同治之矣在存也存諸心而不露是
善非惡之迹以使民相安於渾沌正法簡篇含字之旨 在之
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淫過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

遷而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宣云又何昔堯
 他效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成云恬樂之
 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夫不恬
 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成云愉夫不恬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无之人大喜邪毗於陽
 六怒邪毗於陰俞云喜屬陽怒屬陰毗陽毗陰言傷陰陽之和
 陰陽並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成云
 疾傷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鷲崔云喬詰意不平而後有盜跖曾史
 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郭
 其賞乃善故賞不能供長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
 者何何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成云何何

莊子集解 卷三

十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音悅說仁邪
 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
 是相於淫也釋文相助也成云說禮乃助華浮技能說樂更
 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成云說聖述助世間之
 疵病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
 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繕卷槍囊而亂天下也司馬云
 之狀崔本繪作哉云狀發猶繪接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
 直過也而去之邪宣云豈但過時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
 鼓歌以儻之宣云乃奕世欣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
 莅天下莫若无為无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
 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宣云貴

於為天下內重而見外之輕此所以於天下無為乃可以故君
 為天下之君也蘇與云身下兩於字當衍四語見老子故君
 子苟能无解其五藏釋文解散也案蘇博篇多方无握其聰明
 播猶技也謂顯拔之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動而如神不
 言以聰明自詡也又見天神動而天隨精神方動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運篇神動而天隨天機自赴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
 案陽春和煦如萬物層累而炊熱之吾又何暇治天下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藏是藏之誤古字止作
 善老聃曰汝慎無擾人心成云擾人心排下而進上則降下稍
 進則上下囚殺宣云上下之間係之若囚傷之若殺蘇與云其
 充上充上也如殺其排下也如囚殺則驕囚則儻
 淖約柔乎剛強成云淖約柔弱也郭云廉刺彫琢其熱焦火其
 寒凝冰廉刺彫琢其熱焦火其其心燥急則熱如焦火戰惕則寒如凝冰其疾俛仰之
 間而再撫四海之外撫臨也喻其居也淵而靜宣云言其動也

莊子集解 卷三

十一

縣而天宣云言憤驕而不可係者憤驕不可禁係其唯人心乎昔者黃
 帝始以仁義撻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无胼脛无毛以養天下
 之形李云股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郭慶藩
 矜苦也矜其血氣猶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謹兜於崇山投
 孟子言苦其心志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
 下屬今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宣云不下有桀跖上有曾史
 以屬上成云桀跖行小人之行為上而儒墨畢起並起於是乎喜怒相疑
 愚知相欺善否相非信相讓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同而此
 有之迹而性命爛漫矣成云爛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上窮
 百其不能於是乎斲鋸制焉釋文斲音斤繩墨殺焉椎鑿決焉
 工匠以繩墨正木人君以禮法正人工天下脊脊大亂存相殘

精也案與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嵯巖之下俞云嵯巖

封禪文李注湛深也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

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釋文廣雅殊斷也崔

曰桁楊案相枕謂已死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者相推相望言其多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

同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

接楮也仁義之不為桎梏擊柝也司馬云接楮槌成云擊孔

以擊柝為用焉知曾史之不為桎梏擊柝也鳴者字林云

大呼郭云言曾史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

往見之釋文廣成子或云即老子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

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成云欲取陰

莊子集解卷三

五穀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成云欲象陰陽設廣成子曰而所

欲問者物之質也成云而汝也下同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宣云猶言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司馬云族聚也未

木不待黃而落殺氣多日月之光益以荒矣宣云天地之而

人之心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成云汝是詔佞之人甚

同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示潔閒居三月復往邀之求

也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手而問曰

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灑然而

起灑然疾曰善哉問乎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冥冥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无

勞女形无搖女精乃可以長生宣云此言安目无所見耳无所

聞心无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處絕思閉女外作

多知為敗宣云內外交引病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

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遂得達也

如日月故名大明有感而動故曰遂於大明之天地有官宣云

上無感之時深根凝滯故曰入於窈冥之門宣云物即道也守身

分陰陽有藏宣云互慎守女身物將自壯宣云物即道也守身

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宣云二氣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

未嘗衰宣云形神相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宣云

合廣成子曰來吾語女彼其物无窮而人皆以為有終道如循

則已焉彼其物无測而人皆以為有極道本無盡而得吾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雖見光明

夫百昌百物昌盛皆生於土而反於土宣云人不知故余將去

莊子集解卷三

女入无窮之門以遊无極之野成云反歸冥寂之本人無窮之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成云參當我緝乎遠我昏乎釋

緝混也郭嵩燾云緝昏字通緝亦昏也當我緝我人其盡死

而我獨存乎宣云與

雲將東遊初學記一引司馬過扶搖之枝李云扶搖神而適遭

鴻蒙司馬云自鴻蒙方將拊脾雀躍而遊成云拊拍也雲將見

之倘然止贊然立李云倘自失曰叟何人耶叟何為此司馬云

稱鴻蒙拊脾雀躍不報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

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合地氣鬱結六氣不調成云

風雨四時不節令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成云欲合六氣

為之奈何鴻蒙拊脾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

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尊之曰天如黃帝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
 鴻蒙曰浮游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自得所求遊者執掌有
 在掌言以觀无妄宣云真機之自動者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
 自以為猖狂而百姓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宣云謝今則
 民之放也郭云為民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
 天弗成成云亂天常道逆物解獸之羣而鳥皆夜鳴獸散其羣
 災及草木禍及止蟲釋文止本亦作昆意治人之過也釋文意
 噫下同郭云有治之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壽哉宣云
 深僂僂乎歸矣成云僂僂輕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
 曰意心養唯心汝徒處无為而物自化成云徒墮爾形體吐爾

莊子集解 卷三

西

聰明成云身倫與物忘人倫庶物大同乎泮溟司馬云泮溟自
 同體成云云解心釋神莫然无魂知宣云其黏釋其縛成云魂好萬物
 云云成云云老子作芸芸自然貌各復其根宣云皆得其
 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宣云不開若彼知之乃是離
 之離成云用知乃无問其名无闕其情宣云物本無名我不物故
 自生成云任於獨化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
 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
 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眾為心也宣云言己超出於夫以
 出於眾為心者曷嘗出乎眾哉非果能超因眾以寧所聞不如
 眾技眾矣並無獨見但聞眾論遂執一而安之而欲為人之

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宣云然且欲以己見
 而不見其害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
 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
 餘喪矣一事不成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
 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郭云不能物而為物用即是物耳豈
 矣蘇與云言有土者自以為物物若物存則為物所物矣惟不
 物而不物故能以一身物萬物下文獨有無物之旨而不
 物故能物物宣云不見有物則超乎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
 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
 有獨有之人是謂至貴成云人欲出眾而已獨遊眾無此能是
 可謂至尊至貴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

莊子集解 卷三

五

下配成云配匹也先感處乎无響郭云寂行乎无方郭云隨
 汝適復之撓撓以遊无端俞云釋諸適往也適復猶往復撓撓
 遊於無端出入無旁與日无始成云與日俱頌論形軀
 合乎大同論其形貌合乎大同而无己无己惡乎得有有郭云
 之難無者己也己既無觀有者昔之君子所謂明聖觀無者天
 地之友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民物雖卑賤惟
 則亂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郭云事藏於彼而各自為竊而不
 可不陳者法也成云法言教也理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成云
 去道疏遠苟其妙法靈故順陳說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成云親偏愛狹節而不
 合理者須取斷成云積厚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修德之人與
 可不積者禮也也節文也

高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成云妙本一氣通生萬神而不可不

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云聖人觀自然妙理大成

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郭云不謀而會於仁而不恃

仁會不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成云諱讀為違廣雅釋

通不諱即不違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

故不恃於民而不輕郭云恃其自因於物而不去

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成云素無之不可強為

者不純於德成云閻自然之理不通於道者无自而可

無從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无為而尊者天

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相去遠矣

不可不察也宣云此段意謂女維與本篇義不甚切不似莊子

莊子集解卷三

六

晉世傳本已然

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郭云均於不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為人卒雖眾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本於有德而故曰

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矣成云玄遠也玄古聖君無

已矣蘇與云玄字句絕與下文玄德之玄同義

命焉故曰名之必可言也哀諸道而已矣

義明郭云各當其分無為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郭云官各

則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宣云泛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莫不皆得行於萬物者道也成云至理無塞物往來同行上

治人者事也成云事有能有所藝者技也

於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郭云天道順故

曰古之畜天下者畜无欲而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

姓定成云老子曰我記曰老子所通於一而萬事畢

從理生理必包事本能釋云無心得而鬼神服

故知一萬事畢在西升經无心得而鬼神服

夫子曰孔子也下言夫子問於老聃可知

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成云刳去也洗也法道无

為為之之謂天性而動天機自無

斯愛人利物之謂仁成云心無偏

同我乃成大耳行小崖異之謂寬

執德之謂紀成云能持以前之德行者可謂

莊子集解卷三

七

完成云一毀譽混榮辱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心之大

也成云韜包容也俞云事心猶立心也禮郊特牲鄭注事

其為萬物逝也成云逝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

利貨財不近貴富宣云不以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壽

俱忘窮通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郭云皆委不以王天下

為己處顯郭云忽然不顯則明萬物一府成云忘死生同狀成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釋文廣雅金石不得无

以鳴成云金石不得其和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成云後應萬物孰能

定之推此而言萬物應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抱朴以

於庶務成云素逝即山木篇晏然體逝立之本原而知通於

之意成云通於事與通於神對文

神故其德廣本原既立智可通其心之出有物採之非感故形

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成云道能通生萬物故非道不生生德能

之也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

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郭云忽勃皆無視乎冥冥聽乎

無聲宣云道不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宣云

滅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宣云至不測矣神之又神而能精

焉至無方矣而故其與萬物接也至无而供其求非有而求時

聘而要其宿行遠而可會大小長短修遠宣云修遠當作遠近大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文

廣絕交論注引司馬云赤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宣云赤水者南方

望明處則使知索之而不得音智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

莊子集解卷三

詭索之而不得也郭嵩燾云廣韻喫同噉噉聲也詭怒也怒小

離朱索之形影喫詭索之聲聞是以愈索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宣云似有象而實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

曰被衣被衣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欲

讓天下於齧缺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圾同岌齧缺之爲人也

聰明敏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釋文數音朔成云而又乃以人

受天宣云非純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郭云過生於

以禁之其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若令爲天子彼且專

方且本身而異形顯分方且尊知而火馳宣云尚智巧方且

爲緒使宣云爲細方且爲物絃釋文廣雅云束也公方且四顧

而物應宣云方且應眾宜事合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宣

而物應宣云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宣云凡聚族可以

爲眾父而不可以爲眾父宣云眾父者乃族之祖也萬化

之賊也宣云不可爲人臣亦不可爲人君案

堯觀乎華司馬云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

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

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爲

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宣云今如此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

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鵲

莊子集解卷三

居而穀食宣云鵲無常居言不求鳥行而无彰成云與物俱冥

可見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无道則修德就閑千歲厭世

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成云三患前富身常

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釋文通變經云老子從此天地

世得道伯成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

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

諸侯堯授舜舜授子而吾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

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

落吾事也伯子耕而不願釋文闔本亦作蓋落猶廢

也字林云他他勇壯貌

泰初有无无謂之無有名無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宣云太極物得以生謂之德性中各有一太極故謂之德
形者有分且然无問謂之命流行無間乃天之所以爲命也
動而生物少留於此即生一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宣云物受
理謂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成云體質宣云形載神而保
則乃所謂性也上所謂謂以生謂之德者此也性修反德宣云
言性在形之後者性須形載之故曰形體保神性修反德性
則復其所得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同乃虛虛乃大
於未形之一德至同於初宣云德之至則同乃虛虛乃大
形容同於合喙鳴宣云渾合眾喙鳴合與天地爲合言則與天
地一其合緝緝武巾反若愚若昏而自合耳是謂玄德同乎大
順郭云德玄而順所順者大矣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郭云若相

莊子集解 卷三

不可爲可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
不然爲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論也孔穿之徒堅執此
論當時獨步天下無敵今辯者云我能離析若是則可謂聖人
堅白之論不以爲辯如縣日月於區區也
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帝見應執畱之狗成思
猿狙之便自山林來釋文執畱本又作獨一本作狸司馬云猶
成愁思也案說文麗竹鼠也埤雅一名竹麗郭璞山海經注其
音如雷牛亦引此文執畱之狗爲證據此知雷是雷牛非竹麗
特竹麗之音似雷牛耳雷牛即猿牛雷聲雙聲字蓋猿牛身大
道遙遊篇所謂若垂天之雲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
狗言狗以有能係而天者此狗獨能執之故謂之執畱之
拘繫也應帝王篇引老子語云猿狙之便執畱之狗來藉與此
文微異而指大同尤
雷震同字之明證矣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謂
也若而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眾宣云具體爲人而有形者
皆汝
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有形人也無形無狀道也其動止
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動靜死生與廢有治

在人其與云言道無可名徒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己矣
其自化之謂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宣云與
將聞勉見季徹曰免或云姓蔣名勉也季徹人姓名蓋季氏
之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
之嘗試薦進也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服若被拔出公忠之屬類
而无阿私私曲民孰敢不輯和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
言於帝王之德猶蝗螟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釋文
大笑貌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非自安其觀臺多物居地物事
也言君所將往投迹者眾舉足投迹者眾君且不勝其將聞勉
自此多事將往投迹者眾舉足投迹者眾君且不勝其將聞勉
觀觀然驚曰勉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逆反案汙若猶茫然
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凡也風本從凡聲故得通用季徹曰

莊子集解 卷三

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宣云搖蕩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成云舉皆也宣云除其害若性之自爲而
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兒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郭
溟滓甚貴之謂宣云言不
肯讓堯舜居先而已後之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宣云欲同天下
處於不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李云菜
畦中鑿隧而入井地道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
日畦鑿隧而入井地道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
功寡郭云搨搨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
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成云問曰鑿木爲
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李云抽數如泆湯釋文數所角反泆本
湯沸其名爲棹釋文本又作橋司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

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生性同言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慙釋文瞞反慙貌同俯而不對有問為圃者曰子美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郭嵩燾云應帝說文于於也象氣之舒是於于字同於于猶于于也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猶云其庶乎而汝也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事釋文乏子貢卑陋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李云卑陋愧懼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成云反朝神氣曰始以為天下一人耳昔以為天下止一不知復有夫不復

莊子集解 卷三

三

人也不知復有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徒輩也言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宣云寄生於世與民大同而不知其所之汎乎滄備哉汎乎言不能測其所至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宣云夫人之心必無此四累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之往也心必無此四累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稱德為警然不顧警然猶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成云聲儻然不受無心儻然天下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郭云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我之謂風波之民起我心不定類彼波瀾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郭云以其背今向古羞為世假修言假人事以識其一不知其二郭云徒識修古抱權之治

其內而不治其外成云守道抱素治內也不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成云心智明白會於質素之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郭云此真渾沌也故與世同皮而不自失則雖遊胡胡固皆從古聲故得通用汝將胡驚邪言且渾沌氏之術子與汝何足以識之哉郭云渾沌立

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成云大海宏深以譬至理雖苑風曰夫子无意於橫目之民乎成云五行之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行其所為宣云盡見情行言自為而天下化躬行其言皆以手

莊子集解 卷三

三

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言以手麾以顧指而民畢從司馬人而指使之左思吳都賦擗旗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无思行无虑不藏是非美惡宣云心中之謂悅其給之之謂安安為謂字同怙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心無主也民仰賴之如此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成云寡欲止分故財取足此謂德人之容迹也故曰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上品神人乘光此謂照曠成云智周萬物明逾三景晉人諱昭皆書作昭右軍法帖皆致命盡情宣云致天天地樂而萬事銷宣云與天地同萬物復情齊其此之謂混冥混同

門无鬼司馬本作無畏與赤張滿稽姓滿稽名觀於武王之師

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維此患也不及有虞氏之

言天下皆治而有虞氏又從而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

而何計以有虞氏為郭云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有虞氏之

藥瘍也李云瘍頭創也王引之云藥古譎與療聲近義通

而施髮病而求醫宣云不病何用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也修治其

色憔悴聖人羞之宣云言不如養至治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

如標枝如樹枝無親使不病也民如野鹿郭云放而自得端正而不知以為義自然

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成云

當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互相役使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傳

莊子集解 卷三

道諛指人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宣云與眾人

之習而又自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

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司馬云三人行而一人

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成云適往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

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司馬云大聲謂折楊皇琴成云蓋古之

不相入也成云超至言不出俗言勝也顯也以二缶鍾惑而

所適不得矣釋文曰應作垂鍾應作鍾言垂脚空中必不得有

說文缶瓦器也所以盛酒漿鍾酒器也小爾雅二有半謂之

數數二有半謂之缶二謂之鍾缶鍾皆量也缶受四斛鍾受

八斛以二缶鍾惑不辨缶鍾所受多寡也持以爲量茫乎無所

適從矣上文一人惑二人惑據人言此以一缶鍾惑據事言案

莊子集解 卷三

郭注云各自信據故不知所見與今本同自陸氏易

鍾為垂鍾成疏因之說究未之命以易二缶鍾為一企鍾改子

更多不如郭注望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

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宣云不

不推誰其比憂成云比與也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

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宣云厲癘也醜人惟恐子之相似今

而又成一惑獨不懼其相似邪故莫若百年之木破為榱榱

釋之而遠於憂蓋惟恐同蹈於惑也百年之木破為榱榱

似真篇高注榱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斷棄比犧尊於溝中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

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

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悞中顛成云五臭謂檀薰

鼻耽五臭故塞不通而中傷顛顛外書呼香為臭故易云其

臭如蘭道經謂五香故西升經云香味是臭也釋文俊子公反

郭音 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屬爽郭慶藩云大雅思齊箋屬病五

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成云趣取也廣雅爽傷也言病傷滋味

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離跂離也夫得者困

則遺可以為得乎則鳩鳴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

舍聲色以柴其內如柴皮弁鷩冠指笏紳修以約其外成云皮

也笏猶珪紳大帶修長也成云櫛籠也支柱充

外重纏繳釋文重直籠反也皖皖然在纏繳之中成云皖

以為得則是罪人支臂屈指司馬云支臂反縛也宜云屈指而虎豹在於囊

檻亦可以為得矣

莊子集解 卷二

天

莊子集解卷四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外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釋文積謂積滯不通帝道運而无所積故天

下歸宣云神聖道運而无所積故海內服宣云至明於天通於

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无不靜者矣釋文

陰陽風雨晦明四辟四方開也成云六通謂四方上下四辟謂

不靜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非以靜為善而學之萬物无足以

鏡心者故靜也鏡鏡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其

與準相中故匠人取法焉其明更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果能靜雖天地之精夫虛靜恬

莊子集解 卷四

淡寂寞无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宣云

於休則虛虛則實實則倫矣休其心則與虛合德與虛合德則

倫有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必虛方能靜靜則可得其宜矣靜則无為无

為也則任事者責矣靜觀無為不擾擊下无為則俞俞俞者

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釋文廣雅云俞俞喜也宣云外夫虛靜

恬淡寂寞无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

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

聖素王之道也成云有其道而無其爵者所謂玄聖素王自貴

人以此退居而閒游江海山林之士服成云巢以此進為而撫

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郭云無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

伊呂靜而司尹矣家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

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被我

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
孰能有為而成哉是以彌無為而彌尊也成云進為謂顯迹出
任也伊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
美雖大樸而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
者也郭云天地以無為為德故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利者也郭
順天所以應人故天無逆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
之天樂成云俯同塵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蓋萬物而不為戾
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刻雕眾形
而不為朽郭云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案六篇又見
老義此之謂天樂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成
其生也同天道之四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四語又
其死也混萬物之變化見刻意故知天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四語亦見刻意

莊子集解 卷四

二

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
崇李云崇其魂不疲語亦見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
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畜
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无為為常无為也則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无
為也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成云上下無為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
下同道則不主上必无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
易之道也此論有精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
知音智落音絡成三皇五帝治古之君知照雖彫萬物不
能落二儀而重其無為委之臣下故不自慮也辨雖彫萬物不

自說也成云宏辯如流影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成云才能雖
為哉故老子云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无為
是謂用人之力王念孫云爾雅功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
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
道也

本在於上末任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
末也成云五兵一弓二戈三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成
詳法禮法度數形名比詳釋文比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
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陸殺之服成云陸殺者言五等喪服哀
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
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成云古人中古君先而臣從父先

莊子集解 卷四

三

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
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
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成云萌北區
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盛衰之等殺乃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
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
賢大道之序也成云理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
其道者安取道成云既失其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
德次之成云自然是道德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宣云仁義是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上下有分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宣云
名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
省已明而非次之原省已明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郭云至

本在於天而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各有所宜貴賤履位各安其位仁末極於斯賢不肖襲情各因其實必分其能分別必由其名宜云循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宜復於虛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古書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自明天以下至形名五變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釋文悟司馬云橫也案人之所治也但可為受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成云此荀節華辭之士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上

莊子集解 卷四

四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无告不以頑可教告不廢窮民成云拯恤貧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苦悲而愛之不廢窮民民此心不替苦悲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苦悲子哀憐也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靈郭云與天合德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郭云此皆不為而堯曰膠膠擾擾乎膠膠固而不解擾擾紛而不自然成云經常也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成言子德遠合上天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司馬云藏其所著書也姚云此亦漢人語藏之子路謀曰由問周之徵藏史司馬云徵藏藏名一云有老

明者免而歸居釋文見周之末不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以藏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不許於於是繙十二經以說釋文說者云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加六緯合為十二經也老聃中其說釋文中丁仲反成云許其有理也宣云語未盡也其說甫及半案下云太謾是未許成說未斷中其說者當是觀故下云然曰大謾成云嫌其繁謾太多宜云謾欺也音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成生皆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舍是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體宣云與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情老聃曰意噫幾乎後言近乎後世夫兼愛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蘇輿云未忘无私之成心是幸蕩語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司馬云則天地固有常

莊子集解 卷四

五

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宣云放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釋文偈偈用力貌成云亡子逃意夫子亂人之性也郭云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義者也常子所云由仁義行即此意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司馬云百舍百日止宿淮南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郭云言其不鼠穴土中妹猶味也案成綺就所見言之蔬可留其生熟不盡有餘而任其狼藉滿地散棄作若不知是不仁也成於前謂飲食至充足也而積飲无崖聚斂無老子漠然不應成足谷也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

心止而節退非何故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馬
復從前節見我聖人吾久自以為馬也而謂之馬呼我
馬也而謂之馬我即自謂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
殃有其實而不受其吾服也恆服郭云服者客行之謂也
吾非以服有服則不能恆服士成綺雁行避影身貌履行
蘇與云古者入室履履而行席上履行言失其常莊子正原
係履而見魏王則因履穿係之以原而不得脫故王詢其德遂
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岸然而目衝然視而類
頽然釋文頽去軌反本又作頽而口闕然郭云城而狀義然義
為峨詳大似繫馬而止也宣云志動而持宜云欲動發也機
宗師篇發如察而審察事知巧而觀於泰驗泰之色凡以為不信
機云凡此皆與自然之性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司馬云言遠
不相應是之謂不信也

莊子集解卷四

夫子曰成云莊子師老子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宣云大包無
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廣廣猶曠曠見漢書武五子傳淵乎其不可測
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成云精神非至人孰能定之鮮不為未
學所惑夫至人有世謂有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棟
而不與之偕說文柄或从棟言天下奮乎无假而不與利遷在
而不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成云窮理盡故外天地遺萬物而
於利神未嘗有所因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實禮樂云實讀為
樂也古實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
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

之我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郭云其貴恆故視而可見
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
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道情實也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輪於堂下司馬云斲輪人名扁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
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
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司馬云糟爛為魄桓公曰寡人讀書
輪人安得譏乎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
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也疾急也徐不疾
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李云數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
莊子集解卷四

莊子集解卷四

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外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郭云不運地其處乎郭云不處日月其爭於所乎郭
不爭而白代謝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天地日月意
者其有機械而不得已邪成云機關絀閉也謂有意者其運轉
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也謂雲施
雨孰居无事淫樂而勸是所成故以為造化之淫樂風起北
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司馬本作旁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
拂是敢問何故巫咸招曰招之說託言巫咸相招致答耳古來
止有巫咸無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司馬云六極四方上帝
下成云五常謂五行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楊慎云九洛書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郭嵩燾云言天之運自然而

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司馬云商宋也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无

親太宰曰蕩聞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

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孝不過仁此非過

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如子所言以親愛為至仁非夫南行

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司馬云冥山北海山名是何也則去之遠也

至仁之言喻以親愛為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以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

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有堯舜之德而不刻意利

莊子集解卷四

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天下忘我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仁孝不足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德之名所

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釋文并棄除

在我何有於爵至富在財釋文并棄除至願名譽并焉至願莫如性適是以

道不渝成云道德高厚不隨物變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成云北門姓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成云息謂蕩蕩默默乃不

自得成云神不能定口帝曰汝殆其然哉宜云言固吾奏之以

人徵之以天宣云律與上行之以禮義宣云禮節建之以太清

之元為主宰宣云取養氣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

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姚云徐笠山以夫至

此三十五字為郭注

誤人正文蓋本之類演宜本亦四時迭起宣云五聲配萬物循

生宣云眾器象一盛一衰文武倫經成云倫理經常也夏盛冬

道之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宣云清濁相得如二氣和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无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儂

一起所常无窮而一不可待郭嵩燾云雷霆之起莫知其所以

生之端也其所自竟尾也死之歸也死生者萬物之大常與天

於自然會云一不可待者皆不可待也一有皆義見大女故懼

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郭云所謂其聲能

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阮滿阮郭

至樂之道釋文御與隙義同成云塗塞也以物為量

無不周也郭云所謂謂諸成云揮動絳寬其名高明

二句意郭云所謂謂諸成云揮動絳寬其名高明

莊子集解卷四

成云高如上天明如日是故鬼神守其幽成云各得其所而不

天下其鬼日月星辰行其紀郭云不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无

止蘇與云有窮者吾與之為有窮无止者予欲慮之而不能知

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儼然立於四虛之道成

儼然無心貌立於倚於檣梧而吟見齊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

四方空大之道

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虚乃至委蛇汝委蛇故忘蘇

云汝隨樂之委蛇而委蛇故忘吾又奏之以无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凡百

養生以自然為其性命奏此樂者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无形

郭嵩燾云說文叢木曰林林樂者相與羣布揮而不曳布散揮

而愈長而幽昏而无聲言其動於无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

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郭云隨世疑

之稽於聖人稽考也觀於聖人則知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成云通有物之情順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郭云忘樂而樂足无言而心說郭云心說在故有焱氏為之頌曰成云焱氏神農也釋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

六極頌樂如此汝欲聽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而亦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樂未大和聽之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其聲通滅似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成云心無分別有同聞惑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蘇與云以混沌為道故由怠而幾於愚

孔子西遊於衛成云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李云師魯魯太師金其名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李云結芻為盛以篋衍李云衍

尸祝齊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李云蘇草也取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釋文字林云昧物入眼為病也司

當數數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易萃象傳釋文漢書五行志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昧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入尺曰尋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斬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司馬云方常也郭慶藩云呂覽必已

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

莊子集解 卷四

十

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成云矜美也禮樂威儀不而已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後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憚釋文李云憚足觀古今

之異猶後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曠於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曠美而不知曠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司馬云老子今屬苦縣與沛相近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

莊子集解 卷四

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宣云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

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佗也中无主而不止中心無主則外无正而不行俞云

匹之誤禮縮衣唯君子能好其正鄭注正當為匹字之誤也是其剛矣此二句與宣三年公羊傳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文義相似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此言中無主而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由中出者不受於外宣云

世之所宜聖人不出施於人由外入者无主於中宣云非吾故不受聖人不隱不以藏於心必也中得吾心之精微外合時世注故無聖人不隱之變通乃內外同歸體用一致聖人之所以合

也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遠慮也司馬云遠慮止可
 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實宣云數相古之至人假道於
 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虛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成
 苟且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逍遙无
 己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宣云
 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无出也宣云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不為
 形迹所役姚本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
 以上為一節 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成云恐失舍之則悲宣云而一
 无所鑒宣云於理以闕其所不休者宣云世明於是天之戮民
 也成云雖楚戮未加而情性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入者正之器
 也宣云正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為能用之宣云惟與變化相循
 也宣云正故曰正者正也宣云因其所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莊子集解 卷四

三

成云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
 機之門塞而弗開天門心也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
 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司馬云嗜也郭云外物加之雖
 矣蚊虻嗜膚則通昔不寐矣小而傷性已大也案昔夜也夕昔
 通夫仁義惛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情同慘宣云使人亂心吾
 子使天下无失其朴郭云質全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放同做宣云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
 同歸於自然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成云傑然用
 篇引老子之言亦云又何傷乎揭仁義若夫鴿不日浴而白
 擊鼓而求亡子焉與此意同謂驚駭天下也夫鴿不日浴而白
 烏不日黔而黑宣云喻本質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宣云出於
 足分別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名譽之觀美亦不能泉涸魚相
 與處於陸相响以溼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宣云喻小惠
 忘於渾沌各得之為樂又烏取乎仁義
 之區區哉案泉涸四語又見大宗師篇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宣云不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
 何歸哉宣云何以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
 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子口張而不能喻予又何規老
 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二語又見
 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宣云
 先容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其應聲微子年運而往矣宣云
 也言行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成云謂排三王
 王是也餘皆作三皇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
 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
 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

莊子集解 卷四

三

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
 也成云三皇行道人心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堯之治
 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宣云欲隆其
 則知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
 稍開矣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月而誕育不至乎孩而始誰成
 能言成云古者懷孕之婦十月而誕育不至乎孩而始誰成
 未解孩笑已別是非郭云誰者別人之意則人始有天矣宣云元禹之治天下使民
 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宣云人有殺盜非殺宣云謂
 人為種而天下耳自為黨類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成云
 天下致使儒墨堯舜以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倫理而今所
 飾非墨道而道而自是宣云何言哉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
 亂莫甚焉三皇之知此三皇當作三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

亦見天 虛无恬惔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

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郭云至德常適一而

不變靜之至也郭云靜而一無所於忤虛之至也然唯盡乃無

之也郭云若雜乎濁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

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

而無為動而以天行郭云若夫逐欲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

之劍者司馬云干吳也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

達並流无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宣

不可得而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

莊子集解 卷四

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天倫合於自然之理野語有之曰眾人重

利廉士重名賢人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

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成云體悟解也

則所在皆真道也

外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崔云繕治也郭云已治性於俗矣

剛一俗字據郭注有兩俗字也然疑衍一字蘇與云案當衍

益其素宣以俗學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

俗思句斷似失之釋文知音智宣知生而无以知為也謂之

之以知養恬智生而不任智是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知

交養而道德夫德和也道理也宣云道德止是德无不容仁也

自其性出矣和理順順也

道亦不理義也道德生義明而忠也實有道德中純實而

反乎情樂也成云謙復涉於物恒歸信行容體而順乎文

禮也實行於容體而順乎自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釋文偏音

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俞

云屈郭注是為一偏之偏故郭云然釋文音誤案本當作偏唐

時誤編故陸隨文作音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

莊子集解 卷四

七

莫之為而常自然無所矯飾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成云燧人變生為熟伏羲畫八卦以制文字作結繩

焉成云恬澹寂寞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

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

混同至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成云

有共工之伐黃帝致蚩尤之戰荀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

興治化之流宣云失灑灑散朴釋文灑本亦作澆成云唐虞設

章百姓五行自茲而荒始百姓因離道以善險德以行險危也

此而僥說毀道素而散樸質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宣云舍天心與

務光申徒狄之類是也然後去性而從於心性用人心心與

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宣云人益巧偽愈云詩不識不知識

定天下諸家從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

民始惑亂无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

世矣宣云以非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與乎世世亦何

由興乎道哉道无以興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成云使聖人降迹塵俗混同羣生翫隱故不

聖德莫能見用雖居朝市無異山林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隱故不

自隱宣云適道隱之世不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

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无迹復於至一之世不當時命而大

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深罔自然之根保密此存身之道

也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成云古人之行任其身不以知窮

天下成云不縱知不以知窮德成云知止其分不以危然處其

所而反其性郭云危然己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

小識傷德成云小識小知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

謂得志樂全其性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

益其樂而已矣郭云全其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

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者也成云儻者寄之其來不可留

莊子集解卷四

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肆志放不為窮約趨俗不

志以志以其樂彼與此同視軒冕與故無憂而已矣故能處貴今寄

去則不樂今人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樂軒冕者故曰喪

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向云以外易

外秋水第十七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李云水生於涇流之大司馬云涇通也崔

徑兩涘渚崖之間釋文涇也水中可居曰不辯牛馬成云隔

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釋文河

之與馬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

名夷見大宗師篇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成云北

州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此

是於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釋文望作此

若海神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李云

百萬分之一也郭嵩燾云百者多詞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

也郭慶藩云百古讀若博與若韻

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

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司馬云大北海若曰井

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王引之云龜本作魚後人改之也

並云井魚不可以語於海則龜本作魚可知且釋文於此不出

龜字直至下文昭井之龜始云龜本又作蛙戶胡反引司馬注

云龜木蟲形似蝦蟇則此處作魚不作龜明矣若作龜則戶

之音木蟲之注當先見於此不應至下文始見也再准南原

篇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梁張籍文井魚之不見

夏蟲之不見冬水經水注云聊記奇文以廣井魚之不見

用莊子之文則莊子之作井魚益明矣井九三井谷射鮒

日所生魚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覽論大篇

中之無大魚也此皆井魚之證後人以投之呂覽論大篇

荷子正論篇亦云坎井之龜不可與語東海之樂遂改井魚

井龜而不知井自有魚無煩改作龜也自有此改世動稱井

夏蟲不復知有井魚之喻矣王念孫云虛與墟同故釋文云

本亦作墟廣雅墟坻也賦文選西征賦注引聲類曰墟故所

莊子集解卷四

居也經傳言邱墟者皆謂故所居之地言井魚拘於所居不知

海之大也以喻河伯居於涇涘崔注拘於井中之空也訓虛為

虛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郭慶藩云司馬訓篤為厚

凡鄙陋不達謂之固夏蟲為時所蔽故曰篤於時篤字與上下

文拘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司馬云曲士今爾出

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郭云以其知

也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闕泄

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文選養生論注引司馬云尾闕水之注

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闕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闕也在

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燃盡

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羸空之在大澤乎釋文羸音羸空音孔羸孔小計中國之在海內

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釋文郭注爾雅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

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崔云卒盡

云人卒九州言極九州之人數卒者盡詞九州之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崔云連三王之所爭

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

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河伯曰然則吾

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宣云各時

止宣云各分无常成云所稟分終始无故宣云變是故大知觀

於遠近知同智遠近並觀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窮不

莊子集解 卷四

大小為多寡知 證歸今故郭云歸明也故遙而不悶望古雖遙

不必與古 援而不跛近可援取我亦知時无止證明今古之大

大為大期知 察平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无常也

知天道有盈虛則得 明乎坦塗郭云死生者日故生而不說悅

死而不禍禍敗知終始之不可故也郭云明終始之日新則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知者有窮而其生之時不若未生

之時生有盡而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

自得也成云無窮之境未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

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毫末非小河伯

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成云信北

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宣云處小而視大有所自大視細

者不明宣云處大而視小有夫精小之微也埤大之殷也宣云

爭郭也故異便宣云故一覺不可圍是小者以大為不便而自

其大此勢之有也此勢所有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宣云尚

道末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謂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

謂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曰粗則猶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曰

則猶可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不期

以意致也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人亦不

以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固不為利亦不以求貨財弗爭不

多辭讓不爭貨財亦不以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

事不借力於人而自食其力但期 行殊乎俗不多辟異俗亦不

以乖僻立 為在從眾不賤佞諂為順眾情亦未嘗世之爵祿不

異為多 莊子集解 卷四

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

為倪是非之迹不可分細大之聞曰成云寓諸他道人不聞郭

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至德不得郭云得者生於失

故不聞案語又見山木篇道作至於其分河伯曰若物之外

也 大人无己郭云任物而已約分之至也於其分

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問既不期精粗此物

貴賤小大 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无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物情彼此皆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世俗以外來之以差觀

之等差因其所大而大之成云以自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

而小之成云以無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

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等矣以功觀之兩須之因其所有而有之

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蘇與云物情

以出勝為無猶矢人謂可無函函人謂可無矢也然以矢為知
有則函敵矢亦可為有以函為無則矢為函拒亦可謂無知
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東西本相反然非東
無以定西故就相反
而相須言之以趨觀之眾人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
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隨人之是知堯桀之自然
而相非則趣操睹矣堯桀亦非堯桀樂者亦各昔者堯
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司馬云燕王增用蘇代之說效堯湯武
爭而王白公爭而滅釋文白公名勝楚平王之孫作由此觀之
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宣云貴賤以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室穴言殊器也崔云梁麗屋棟也郭慶
謂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梁麗即梁麗也上林賦連捲麗麗也
注麗麗支柱也麗麗者附著者也麗麗者交午廣韻麗麗也玉篇麗麗也
柱偶曰麗麗棟相附著亦曰麗麗謂椽柱之屬為麗麗也麗麗
必材之大者故可用以衝城不當泥麗麗釋文室塞也騏驥驛

莊子集解 卷四

三

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騏驎夜撮蚤
子鴟夜聚蚤察分毫末許慎云鴟夜聚食蚤蚤不失也司馬本
作查云鴟鴞鴞夜取查食王引之云正文鴟字涉釋文內鴟鴞
鴟而衍鴟鴞引此已誤釋文鴟尺夷反崔云鴟鴞鴞而不為鴟
字作音則正文內無鴟字明矣淮南主術篇亦云鴟夜撮蚤索
聚亦撮也崔本作撮作最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書聚最多道作故又為聚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
性也釋文瞋目或不見丘山矣徐无鬼篇鴟目有所適亦謂
適也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恒言是未明天
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无陽其不可
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宣云愚者不知帝王殊禪
成云或宗族相承或三代殊繼成云或父子相繼或差其時逆
讓與他姓故言殊禪與兵征誅故言殊繼當其時順其俗者
其俗者謂之算夫時俗既非而差逆之如子當其時順其俗者
謂之義徒時俗可行而順舉之者則世默默乎河伯戒勿多言女惡

知貴賤之門大小之家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
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郭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崔云無所貴賤乃反為无拘而志而爾也
美也本亦作畔衍李云猶漫衍合為一家无拘而志而爾也
必拘視與道大蹇拘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謝天之无一
而行與道參差執一而行則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不私
物而物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繇繇與由同自得之
皆被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貌如羣奉一社咸以為
神之福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矜域泛泛如木兼懷萬
物其孰承翼是謂无方萬物皆我懷之其孰承我萬物一齊孰
短孰長宣云所道无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宣云有生有死則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宣云虛滿運乘年不可舉時不可止宣
逝者莫挽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

莊子集解 卷四

三

理也物之生也若騖若馳言其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何為
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成云安而任之必自變河伯曰然則
何貴於道邪宣云既無為不為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
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
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薄迫也非謂
不善言察乎安危處於禍福成云處安禍窮謹於去就莫之能
害也故曰天在內宣云天機人在外宣云人事德在乎天德以
者為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惟知天人之行者本自然
屈伸成云踳躅進退不定之反要而語極宣云乃學之要曰何
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
人落同故曰无以人滅天无以故滅命无以得殉名勿以人事

以造作傷性命勿以有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郭云真在性分之內

夔憐虻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司馬云虻馬蛇蟲也廣雅云蛆渠馬虻夔一足

彼心則質幽為神遊外成云憐是愛尚之名夔謂虻曰吾以一足踰踔而行

獨奈何以為煩虻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

然虻謂蛇曰吾以馵足行而不及子之无足不及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似有

似无有何也風曰然子達達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猶我亦勝我釋文蟹本又作踏郭嵩燾云荀子強國篇大燕蟹吾後楊注踏也言蟹

莊子集解 卷四

踏於後也成云人以手指搗風風不能折指雖然夫折大木蜚以足蹴踏風風亦不能折足此小不勝也

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能為大勝者眾小不勝無所容其計較非知道之聖人不能如此宜云目心之用更神當身可自喻之故首文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而而絃歌不絕釋文司馬云宋當作衛衛人誤圍孔子以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成云諱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

當堯舜而天下无窮人非知得也賢士盡升庸非其智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賢人皆隱遁非其智失也

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无幾何將甲

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且安吾命有所制矣制之无幾何將甲

者進辭曰釋文將本亦作持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謝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司馬云龍趙人牟魏之公子魏云公孫龍與莊生時不相及此其弟子所記耳

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雜堅白然不可不

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

言忙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

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培井之

龍乎郭音陷成云謂東海之鰲曰吾樂與自言出跳梁乎井

幹之上幹當從木作幹釋文司馬云井入休乎缺贅之崖李云

成云休息乎破磚之涯赴水則接腋持頤宣云水承兩腋而浮兩頤

沒足滅附成云附還軒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宣云還同願也

莊子集解 卷四

中赤蠶一名蠶爾雅云蠶蟻郭注云井中小蛙蠶且夫擅一壑

之水而跨跨培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

之鰲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司馬云繫拘也三着於

而卻從容告之海曰以海之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

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

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成云頃少不以多

少進退者進退謂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培井之龍聞之適

適然驚成云適適規規然自失也規規小且夫知不知是非之

竟上知音智下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成云觀察是猶使蚊負

山商距馳河也成云商距馬也亦必不勝任矣且子知不知

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培井之龍與且彼方蹠

黃泉而登大皇釋文廣雅云地明也成云大皇天也无南无北夷然四解淪於不

測釋文廣音釋云夷然無礙无東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丁念孫云無

無西無東與通為備成云始於玄極而其道杳冥反於域中而大通於物也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

察索之以辯郭云遊無窮者非察辯所得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

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司馬云未應丁

夫為餘子成云壽陵燕邑邯鄲趙都其俗能行故燕國少年遠來學步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

直匍匐而歸耳成云未得趙國之能更失壽陵之故以手据地匍匐而還今子不去將忘子

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而不合司馬云未開也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

莊子釣於濮水成云濮水名屬東郡今濮州濮陽縣是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

司馬云成王也曰願以境內累矣欲以國事相累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

莊子集解卷四

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

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成云惠施宋人為梁惠王相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

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

有鳥其名為鸚鵡李云鸚鵡鳳之屬子知之乎夫鸚鵡發於南海而飛於

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成云練實竹實非醴泉不飲於是鳴得

腐鼠鸚鵡過之仰而視之曰嚇司馬云嚇怒其聲恐其奪今子

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姚云記此語者莊徒之陋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成云濠水名在淮南鍾離郡有莊

絕水釋文李音由白魚也盧文弨云儵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儵作儵姚云儵即至樂篇食之儵

為梁

既數字耳而經篇多誤作儵是魚之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

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

固非魚矣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宣云與魚全無相知之理莊子曰請循其

本成云請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郭云

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我知之濠上也宣云我遊濠上而樂則知魚遊濠下亦樂也

所知矣而方復問我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集解卷五

長沙 王先謙



外至樂第十八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
 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宣云言至樂活身之理俱有不知人之取舍何如耳夫天下之
 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善者所遇順善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
 也所下者貧賤天惡也天短折惡疾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
 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
 懼其爲形也亦愚哉爲于儻反下同夫富者苦身疾作力多積財而不
 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郭云內其形者知足而已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
 善否宣云爲固位計其爲形也亦疏矣郭云親其形者自得於身中而已人之生也與

莊子集解卷五

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苦也宣本何下有之字云猶其是也言何若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人皆稱善未足以
 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
 爲不善矣足以活人行其言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踴躍勿爭郭慶
 躄循即遠巡廣雅遠巡卻退也管子戒篇作遠遁小問篇作
 作遵循晏子問篇作遠循漢書蕭章傳同皆字異義同故夫
 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宣云意在以爭成忠諫之名誠有善无
 有哉成云善不善誠未可定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
 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趨者誣誣然如將不得已
 舉世羣趨如不得已李云誣誣趨死貌案而皆曰樂者吾未之
 蘇與云樂舉謂數數稱道之也於義亦通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樂不樂吾未親歷其境
 果有樂无有哉樂之有無吾以无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我以恬靜無爲爲誠樂而世俗又不以爲然故曰

至樂无樂至譽无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爲可以定
 是非成云忘是非非定至樂活身唯无爲幾存存是二者唯無爲近之請嘗試
 言之天无爲以之清地无爲以之寧郭云皆自清寧耳非爲之所得故兩无爲
 相合萬物皆化兩儀相合萬物化生姚云江南本作萬物皆化生芒乎芴乎李芒音荒芴音忽荒
 忽兮恍兮而无從出乎成云尋其從出莫知所由芴乎芒乎而无有象乎萬物
 職職成云職職皆從无爲殖故曰天地无爲也而无不爲也人
 也孰能得无爲哉宣云人能無爲則同乎天地矣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釋文盆惠子曰
 與人居長子成云共妻居處長養子孫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
 亦甚乎莊子曰不然其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慨然司馬云概
 槩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
 通作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

莊子集解卷五

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
 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
 室而我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通乎命故止也
 支離叔與滑介叔李云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言二子乃識化也觀於冥伯之丘李云丘名
 冥也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應作柳其意轉借字其意
 蹶蹶然惡之成云蹶蹶驚動貌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成云
 也子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
 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然有形宣云髑髏音撒以馬捶釋文撒苦
 作擊也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
 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

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
於是語卒援榻體枕而臥夜半觸體見夢日子之談者似辯士
姚云張君房本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聞
子上有向字 死之說乎莊子曰然觸體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
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釋文從李徐子用反縱逸也雖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于父母
妻子閭里知識謂朋子欲之乎觸體深憤蹙頰曰讀同擊皆然
反吾安能乘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
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上甚善
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成云此言出管子書郭慶藩云

莊子集解 卷五

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行或極音義引通俗文曰裝衣曰行說文繫傳褚衣之裏也集韻裏也左成三年傳鄭賈人有將真於褚中以出蓋褚可以裝人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疑人神
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則惑人惑則死成云不得
疑惑於是忿其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
觴之于廟司馬云國語爰居止魯東門之外三日成文仲使國
雅樊光注形似奏九韶以爲樂具太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
鳳皇案御迎也 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
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釋文壇司
音但云水沙壇也 浮之江湖食之鰭鮓成云鰭鮓隨行
成云壇陸湖渚也 委蛇自得皆者海鳥 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
止委蛇而處至此達生篇亦引之

譏爲乎成云譏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
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卒梓同還
樂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故必相與異句其好惡故異也故
木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成云聖人因循物性使人如器
名止於實成云因實立名名以召實故義設於適成云隨宜施
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如是之道可謂條理
列子行食於道天瑞篇行從見百歲觸體天瑞篇從
之曰成云捷拔也天瑞篇作捷唯子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也而汝也天瑞篇汝若果養乎子果歡乎俞云詩二子乘舟中
與下句歡對文釋文元嘉本若果作汝過子過作子過案天瑞
篇作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與元嘉本兩過字合而文義亦未
疑有

莊子集解 卷五

種有幾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得水則爲釋文此古絕字徐
馬本成云陰陽造物轉變無得水則爲釋文此古絕字徐
乃繼字成云潤氣生物從無生有故更相繼續也案釋草黃牛
質郭注引毛詩傳曰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說文
節節復生據此即莊子所謂斷也拔之寸節復生故以爲名
其或作斷又作續斷者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斷與生山谷之續斷然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焉與本文得水爲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水土之際則爲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如張綸謂在水中之人謂之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若張綸謂在水中之人謂之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之物釋草謂之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道傍江東呼爲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釋草又云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長秋開白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故有根可采也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馬爲幽州謂之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又復互混故或誤斷後人又妄加續字耳黃如續

所受之分案黃而藏乎无端之紀郭云冥然與遊乎萬物之所
帝篇注誤深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則二矣養其氣郭云不以合其德郭云
終始者物之極壹其性則二矣養其氣郭云不以合其德郭云
物性含黃以通乎物之所造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
帝篇合作含以通乎物之所造合德與物相應故能達至道之
原通自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卻同物奚自入焉能入也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
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中是故選
物而不懼謂干觸懼也盧云今本作選彼得全於酒而猶
若是而況得全於天平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子畢復健
者不折鏡干干將雖有忮心者不怨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
攻戰之亂无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
郭云不慮而知開天也知而後感開人開天者德生郭云性動
也然則開天者性之動開人者知之用

莊子集解 卷五

七

當足則忘餘開人者賊生郭云知用者從感而求不厭其天不
斯德生也常守天德不厭天也民幾乎以其真幾近也成云率土
忽於人智能燭物不忽人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痲者承蠅猶投之也
以竿取蠅投拾也郭慶藩云承讀為拯謂引取之也說文作拊
列子黃帝篇使弟子並流而承之釋文承音拯案黃帝篇僕作
僕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司馬云
五六月累丸謂累之於竿二而不墜則失者鎔銖二三累
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投之也吾處身也若厥
株拘釋文厥本或作概案斷木為杙也株木根也吾執臂也若
稿木之枝動之至不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蠅翼之知吾不
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蠅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
志不分乃凝於神黃帝篇凝作疑是也下文津人操舟若神見

神同其病僕丈人之謂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滂深之淵在宋國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黃帝篇上有能游者
可教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向未見舟人舟使
能操之黃帝篇便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
者數能忘水也可教也輕水也二句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
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之懼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郭
觀舟之覆於淵猶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下有物字
是也覆卻萬物句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句俞云方並也方
之本義為兩舟相並故方有並義方陳乎前謂萬物並陳乎前
也張注神明之惡往而不暇宣云神定則以瓦注者巧李注
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隨在暇以瓦注者巧李注成
案黃帝篇注作掘張注掘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以鈎注者
莊子集解 卷五

莊子集解 卷五

八

憚成云以鈎帶賭者其物稍貴恐不中故以黃金注者殫一作
張說文殫者元嘉本作昏案黃帝篇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
篇作惜郭云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
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成公釋文崔本作周威公竈俞云史記西周威公
曰吾聞祝腎學生司馬云學吾子與祝腎游亦何聞焉田開之
曰開之操拔簪以倚門庭掃帚也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
子无讓寡人願聞之問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
視其後者而鞭之郭嵩燾云鞭其後則前者于威公曰何謂也
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
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不戒畏塗有張
毅者高門懸薄宣云高門大家懸簾无不走也毅好恭門問惟

薄聚居無不趨高注過之必趨淮南人間訓張毅好恭過宮
室底廟必趨見門閉聚眾必下厥徒馬圍皆與抗禮然不終其
壽內熱而死愈云走是趨之壞守 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
莊子文不備故學者莫得其解

死此言勢 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
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仲尼曰无入而藏无出而陽宣云恐其柴立其中央宣云如楫
而立於動 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宣云可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
畏者蘇與云取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郭

十殺一耳便大畏之至於色欲之害動
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

祝宗人元端以臨牢筴說筴曰成云祝祝史元端衣冠筴圖也
未祭之閒臨圖說筴其文在下

也 汝奚惡死吾將三月濛汝十日戒三日齋藉白茅加汝肩尻

莊子集解 卷五 九

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釋文孫音患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

糟而錯之牢筴之錯置也又為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

死得於豚楯之上司馬云豚猶豕也楯猶案也王念孫云豚讀

為輕釋文輕市專反又市轉反士喪禮注載棺車周禮謂之舂

車雜記謂之輅或作輅或作輅輅皆相附此作豚聲義亦同

也輅讀為輅亦載輅車也輅輅古 聚僕之中釋文久反謂殯於

通雜記注載輅以輅是也輅輅也 輅輅之中輅力久反謂殯於

敢塗羹髮之中王念孫云聚僕輅車飾也輅輅所聚故曰聚其

形中高而四下故言僕也釋名輅輅之車其蓋曰柳柳聚也聚

飾所聚亦其形僕也檀弓設羹髮荀子禮論作縷則為之後不願

也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馬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

臣无所見公反誑詒為病數日不出釋文諛於代反郭音照詒

放夫忿濇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李云忿濇也濇結聚也

故曰不足於外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上則使人善忘李云

陰凝故怒陰發 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為病李云上不和則

精神也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龍有鬚釋文司馬本

沈水汗泥也瀟神名醫 戶內之煩壤雷靈處之成云門戶內糞

鬼名曰 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蠶躍之釋文蟹音龍司馬云倍

長一尺四寸黑衣赤 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司馬云泆陽

作狗頭也 水有罔象司馬本作無傷云狀如小兒赤黑 巨有宰

釋文本又作莘司馬云 山有夔成云如野有彷徨 方皇司馬云

兩頭五采文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

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

莊子集解 卷五 十

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驩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

者也釋文朱冠司馬本作兪冠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郭云此言憂來而累生者不

紀消子為王養鬪雞釋文紀消人姓名一本作十日而問雞已

乎黃帝篇雞下有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張注無實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應嚮景李云應嚮行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張注常求敵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无變矣張注破

我不應忘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宣云精異雞无敢應者反

走矣郭云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

孔子觀於呂梁司馬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縣西有

河出孟門之上也成云或言蒲州二百里有龍門河水縣水三

千仞流沫四十里龍龜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
爲有苦而欲死也有憂患使弟子並流而拯之竊傍同黃帝篇
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作業行孔子從而問焉曰
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無音吾无道吾
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司馬云齊回水如磨齊也郭
志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蘇林注當天中央齊也王念孫云
人臍居腹之中故謂之臍臍者齊也宣云水激入處似臍案黃
帝篇作與汨偕出汨汨波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郭云任水此
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
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
命也郭云言人有偏能得其所能而任之則天下無難
梓慶削木爲鐻李云魯大匠梓官名慶名俞云左襄四年傳匠
慶削此人司馬云鐻樂器也似夾鍾釋文音據

莊子集解 卷五

十一

鑲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
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李云
則心動心動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宣云
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宣云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
釋文輒然不動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其巧專而外
貌宣云忘我當是時也无公朝宣云忘勢若非其巧專而外
質形軀手矣極合然後成見鐻見俗作現如然後加手焉從而
不然則已舍去則以天合天以吾之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
與此言順其性則工巧若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野稷莊公作定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
如繩直莊公以爲文弗過也司馬云謂過織組之文使之鉤百

而反成云任馬旋回如鉤之顏闔遇之哀公篇作顏闔入見曰
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宣云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
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無物則敗
工倕旋而蓋規矩宣云益猶過也謂掩過之但以手指與物化
而不以心稽成云手隨物化因物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宣云靈
也神凝而無忘足履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
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內不變志外不從始乎適而未
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本性適而無往不適者是自適其適不
有孫休者成云人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李云扁姓休居鄉不見
謂不修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賓於
鄉里賓遂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惡音烏不
解何以遇

莊子集解 卷五

十二

命扁子曰子獨不問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身
聰明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芒然無知貌逍遙乎无事之業是
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宣云率性而不恃能長物今汝飾知以
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炫已以表異於人
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而爾无中道夭於矧盲跛蹇而比於
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
問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
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
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

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釋文委蛇李云大鳥吞蛇司馬云委蛇泥鰌俞云養鳥者未聞必食以蛇泥鰌亦應說至樂篇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游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鰒隨行而止委蛇而處然則此文亦當云食之平陸而已矣文義相屬若無今休款啟寡聞之民也李云款空而處二字下句便不貫矣

也彼又奚能無驚乎哉郭云此章言善養生者各任性分之適而至矣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无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

山釋文夫子謂莊子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釋文豎子謂莊子

莊子集解卷五

彭反煮也王念孫云呂覽必已篇作令豎子為殺雁饗之此烹當作亨即饗也古書亨作饗亦作亨故釋文誤讀為烹今本遂改亨為烹因元文作亨故陸音普彭反若豎子請日其一作烹則無須音注矣案雁即鷺說文鷺雁也豎子請日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笑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宣云處世亦可謂近似然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言材與不材矣宣云無譽無譽成云一龍一蛇或龍見與時俱化而无肯專為成云何肯偏滯一上一下以和為量謂云此本一作下一上與量為韻今作一上一下失其秋木篇无浮游乎萬物之祖有物之先始物物而不物於物物為世之一物而我不則胡可得而累邪此黃帝神農之法則也若為外物之所物

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人倫之相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有合成毀廉則挫有廉隅則被挫傷釋文亦轉則議俞云議讀為俄傾毀廉則挫作到即燒燒易缺之義轉則議俞云議讀為俄傾為之管子法禁篇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議亦俄也謂法制不也有為則虧賢則謀高為人所謀不肖則欺事如此胡可得而必乎哉不能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釋文鄉如

市南宜僚見魯侯釋文左傳市南有熊宜僚楚人也俞云淮南主術訓高注宜僚姓也名熊疑名姓字宜

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神尊賢親而行之无須與離居釋文崔本無

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隱約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司馬云胥須也蘇與云旦當作且案狐豹求食何必待旦蘇說是也成云旦明也則字訛

莊子集解卷五

江胡無人之地而求飲食此其處所一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酒心去欲而遊於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成云猖狂混跡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終始處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无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司馬云無留安其居司馬云無以為舟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无人吾誰與為鄰吾无糧我无食釋文

本作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无糧而乃
足則無所不足也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
往而不知其所窮宣云獨往深造如此送君者皆自崖而反不相及君自
此遠矣郭云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也故有人者累郭云有之以見有於人者
憂郭云為人故堯非有人宣云有天非見有於人也宣云忘帝
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大莫猶方
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釋文偏爾有
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歎之其口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
實以此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斂蓋謂寡施為壇乎國門之外
莊子集解卷五

宣云為壇而登三月而成上下之縣高下宣云時久而斂之
多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俞云慶忌疑周之王
奢曰一之間无敢設也非敢更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
於朴言未俗彫琢之後宜反侗乎其无識釋文何無知貌案言
儻乎其怠疑儻乎無所向如怠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萃聚
不辨也送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聽人從其彊梁願者聽之
隨其曲傳釋文傳音附司馬云曲附已因其自窮龜勉自盡者
云如左昭傳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名故朝夕賦斂而毫毛
為賦斂而聽民之自致故曰因其自窮因之郭嵩燾
不挫如未挫人而況有大塗者乎況處天下大通之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李云大公大
俞云廣韻一東公字注世本有太公夫稱任其名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

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宣云嘗試也言不東海有鳥焉
其名曰意意其為鳥也紛紛然釋文紛紛音紛紛音秩司馬
似无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李云不敢獨棲迫脅在眾鳥中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王念孫云緒餘
餘以爲國家司馬注是故其行列不斥眾鳥所容而外人卒
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郭云才子其意者飾
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達生篇故不
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成云大成之自伐者无功伐夸
成者墮名成者虧郭云恃功名以為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
人宣云反道流而不明居道流衍於天下之行而不名處得
德行而不以德云純一其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節
自名自處純純常常心平常其行心平常其行乃比於狂成云既不矜節

莊子集解卷五

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无責於人人亦无責焉至人不聞語
秋水篇子何喜哉何太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枲粟不取美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
惡而況人乎
孔子問子桑季子曰釋文季音戶又作季音于俞吾再逐於魯伐
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
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季子曰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李云假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林回人姓名即假人之亡或曰
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布謂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彼謂此以天屬也
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

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无故以合者則无故以離云言非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无挹於前宣云無可其愛益加進相感異日桑暈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釋文真司馬本作直云冷曉也冷或為命王引之云直當為乃命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成云緣順也形必緣則不離率則不勞宣云不離於物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宣云於禮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宣云又何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原係履而過魏王司馬云原帶也王惠原別無證據正帶係履不得為德說文絮麻一端也與原通言整齊麻之一端以束其履而係之履無絢係之以麻故曰德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莊子集解 卷五

七

慮也衣弊履穿貧也非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宣云非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成云攬蔓而王長其間王長猶雖弄蓬蒙不能晒晒也案言不能害之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成云並有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无億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微也夫處亂世不安於德見剖心其明微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焱氏即焱氏焱氏之風焱氏即焱氏有其具而无其數宣云有枝擊有其聲而无宮角宣云有歌聲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心宣云犁然犁田者其類同端拱還目而窺之還目仲尼恐其廣已而迨大

也愛已而造哀也造至也自廣而至於自大自愛曰回无受天損易郭云唯安无受人益難成云德來而無始而非卒也郭云為始者於昨為卒則所謂始者即是非矣言變化之無窮人與天一也郭云皆夫今之歌者其誰乎郭云任其自爾回曰敢問无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溺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飢渴也寒暑也窮困極行而運動萬物之所發言與之借逝之謂也宣云惟順化與為見也司馬云泄發也人臣者不敢去之宣云臣受君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平順受以待天則損何謂无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宣云始用初進也初進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人物之所利乃之時即四達而無不利爵祿並至而不窮宣云此吾氣數之命非已也於己性分無與吾命有在外者也宣云此吾氣數之命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宣云虛叨爵祿無異

莊子集解 卷五

六

不為吾獨故曰鳥莫知於鵲鴝釋文知音智或目之所不宜處取之何哉見不宜處者不給於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亦不收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成云襲入也案其畏人社稷存焉爾所託在此無異國之有社稷人不能離爾君子居人國亦當知社稷存焉盡心所事至爵祿之益我性不加當思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而和之何謂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天化生萬物日新不窮馬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始非卒正而待之而已耳守正而俟何謂天與人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宣云人與天皆天人之不能有天性也宣云不能全有其天以性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宣云天者日逝而其日逝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與天抗者邪此所以人與天一也莊周遊乎雕陵之樊司馬云雕陵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

七尺目大運寸王念孫云運與廣對文廣爲橫則運爲從目大西爲廣南北爲感周之類而集於栗林成云感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股不逝不翼大而去目大不觀感人蹇裳履步執彈而留之司

留便也視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臂而搏之自弊

若執見得而忘其形忘形之爲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宣云失其真性莊周恍然曰噫物固相累郭云相爲利二類相

召也宣云蟬召螳螂螳螂召鵲皆自招害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諄之成云虞人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逐而諄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釋文三月一本作三日司馬

雞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那子方曰非也无擇之里人也稱道數

當道煩當於理故无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无師那子方曰有

曰子之師誰那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

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人貌而天虛俞云淮南言真則虛室

貌而天心古以緣而葆真俞云緣順也順而葆清而容物清而

物无道正容以悟之使入之意也消郭云曠然清虛正己无擇

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儼然終日不言成云儼然名前立臣

前侍立共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謂順始吾以聖知之言

仁義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

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直特也司馬云土梗土人也遭雨則

也夫魏真爲我累耳郭云知至貴者

莊子集解卷五

温伯雪子適齊成云姓温名伯字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温

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成

陋拙也宣云習於未學而昧於本體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

見温伯雪子曰往也斷見我今也又斷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

斷求也振我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

見之客也客猶是客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

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

容一若龍一若虎成云龍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

我也似父是以歎也成云匡諫我如子之事父訓導我似父之

殷勤是知聖迹之弊遂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温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釋文李云田子方魏文侯師

名無擇谿工賢人司馬本作

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宣云目觸之而知道在其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

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釋文曰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

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

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

者夫子不言而信成云不言而不比而周不與人親比而无器

而民滔乎前釋文謂無人君之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

惡詞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宣云心死則

與造化同體其可宣云以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宣云以萬物莫不

比方宣云從日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待畫是出則存是

入則亡日出則有世事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宣

莊子集解 卷五

三

待造化之往來為生死齊語又見

如依日之出入為存亡齊語又見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齊語又見

彼化效物而動物動而我亦齊語又見日夜无隙而不知其所終齊語又見

其間終極齊語又見薰然其成形齊語又見知命不能規乎其前齊語又見

命者不能豫齊語又見巨以是日徂齊語又見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齊語又見

雖吾汝終身相與不密把齊語又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齊語又見

殆止見乎吾所以著也齊語又見彼已盡矣齊語又見而女求之以為有齊語又見

見也如言辯之迹齊語又見是求馬於唐肆也齊語又見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齊語又見

向切切求之齊語又見是求馬於唐肆也齊語又見肆也馬豈停於唐肆而求之於齊語又見

是哉因回以馬齊語又見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齊語又見之謂甚忘謂

過去之速也齊語又見吾與汝雖然女笑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齊語又見

忘者存齊語又見時有不忘者存焉雖奔逸絕塵何必有眩若乎後之慮齊語又見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釋文曰

立反司馬云不動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

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釋文曰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

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宣云物之初無物之際也孔子曰何

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司馬云辟嘗為女

議乎其將然而未必之詞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

赫發乎地宣云陰陽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

見其形孰維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

其功成云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生有所乎萌死有所

乎歸始終相反乎无端而莫知其所窮郭云所謂週之不見其

云終始二句即所謂方郭云所謂週之不見其非是也且孰為之宗成云若非是虛通

莊子集解 卷五

三

物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成云請問遊心是道其術如老聃曰

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

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

不失其大常也成云疾患易移也夫食草之獸不患移易藪澤

大常從東從西特小變耳亦猶人處大道之中隨變喜怒哀樂

不入於胸次李云次中也郭云知其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

也宣云萬化得其所一而回焉宣云與真則四肢百體將為塵

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滑亂而況得喪禍福之

所介乎宣云介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隸屬也貴在

於我而不失於變不以變而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萬化無極

極夫孰足以患心道已為道者解乎此道者知之

極夫孰足以患心道已為道者解乎此道者知之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脫

焉成云然則古之君子誰能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物也無爲

而才自然矣說文并一有水一無水謂之瀾引釋水文郭注

之自然涌出無所作云山海經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蓋乃水

不遺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

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醢與郭云醯醢也微夫子之發

吾覆也覆謂有所蔽而不見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成云莊子與魏惠王齊威王同時去魯哀公

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成云方術也言魯地

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

圓冠者知天時履句履者知地形李云句履佩玦者事至而斷

莊子集解卷五

成云緩者五色條繩穿玉玦以飾佩也玦決也

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无此道而

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无敢儒服者獨

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于轉萬變而

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完康凌故足以動人宣云成邑成

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命司馬云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

半宣云此不有一史後至者僮僮然不趨徐音但李云僮

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司馬云般礴嬴司馬云

解衣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郭云內足者

見形

文王觀於臧成云臧近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無心施餌非

持其釣非執釣有釣者也別有常釣也非偶文王欲舉而授之

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父兄欲終而釋之舉而不忍百

姓之无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司馬云夫曰昔者寡人夢

藩藩云昔夕古通昔者即夕者也或竟作夕者晏子春秋下篇夕

者曹與二日鬪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泉昔者鳴是也

方有男子哭是也或作昔者雜下篇有泉昔者鳴是也

同乘駁馬而偏朱蹄駁雜色號曰命寓而政於臧丈人而汝

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謂季歷命云先君

王可證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可無

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无更也偏令无出無

私之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壤植散羣不復植黨翕云左宣

莊子集解卷五

注植將主也列士必先有主而後有長官者不成德

德德衆故欲散其羣必先壞其植也長官者不成德不獨成其

列士壤植散羣則尙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缺解不敢

入於四竟則諸侯无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

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

遁終身无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宣云德未足

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汝无言夫文王盡之也郭云任諸大夫

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成云循順也斯須猶須臾

而發之以合眾情也

列御寇爲伯昏无人射列子黃帝引之盈貫司馬云貫鏑也案

措杯水其肘上郭云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適矢

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

復沓成云沓重也案適黃帝篇作鑄字同方矢復寓方沓復寓

矣當是時猶象人也疑然不動猶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

射之射也張注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不射嘗與汝登

高山嘗試也黃帝篇誤當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汝能以不

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遙巡足二分垂在外成

仍背淵卻行足垂二分在外空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

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郭慶藩云潛與闕對文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郭云揮斥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釋文爾雅恟

瞬音荀案張注引何承天築云吳人呼爾於中也殆矣夫有懼

多矣則所喪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无憂色

莊子集解 卷五

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成云栩栩子之用心獨奈

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

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无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

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宣云不知可貴者其在彼也亡乎我

宣云若在令尹與我無與在我也亡乎彼宣云若在我方將躊躇方將四顧

養生土篇亦云爲之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

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

成云智人不得辨說美色不得淫濫盜賊不能劫劫三皇五帝何足交友也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乎

已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无介成云介入乎淵泉

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宣云貧賤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神明充滿天地盡以濟人而已愈有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馬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釋文司馬云凡

左傳凡周公之後也魯七年有凡伯成云楚文王共凡侯同

坐未知所出郭云言有三亡微也俞云楚子左右言凡亡者三

人也郭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也不足以

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

始存也

莊子集解 卷五

莊子集解卷六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外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知北遊於元水之上登隱斧之巨釋文奔音紛李云隱出奔起上貌而適遭无

為謂焉成云此章並假立姓名寓言明理知謂无為謂曰子欲有問乎若汝何

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居處何從何道則得道從道

也由三問而无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宣云本無名言知不得問

反於白水之南登孤闕之巨而觀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

屈也之此狂屈曰唉釋文李音黑云應聲子知之將語若汝中欲言而忘其

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无思无慮

始知道无處无服始安道无從无道始得道宣云皆言自知問然乃合道也

莊子集解 卷六

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無為謂與狂屈其孰是邪黃帝曰

彼无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

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成云引老子子經為證道不可致郭云道在自然非可言致

德不可至郭云不失德故稱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為仁可也虧為仁以為義亦

可禮相偽也禮文而偽故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郭云損華

也偽損之又損之以至於无為无為而无不為也郭云華去而朴

為也成云引老子今已為物也宣云朴散為器欲復歸根反於道不亦難

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宣云

死生循環無窮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宣云

死生為一氣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宣云萬物之生死總一氣也是其所美者為

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宣云以生為神奇而美以死為臭腐而惡之臭腐復化為神

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郭云死生彼我豈殊哉聖人故

貴一宣云以上皆言道也知謂黃帝曰吾問无為謂无為謂不應我非不

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

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矣故不近黃帝曰彼

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宣云近於無知予與

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宣云道本不容言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終於無言宣云無為謂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宣云利及萬物不言所利四時有明法而不議宣云氣

不須疑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宣云各有成性不煩詞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

達萬物之理原本也以覆載為心其本原與天地同又萬物各有生成之理因而達之是故至人无

莊子集解 卷六

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以天地為法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

化上彼彼天地下彼彼物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物自變異莫知其根扁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扁然猶闕然自古以來永固存六合為巨

未離其內秋豪為小待之成體宣云大無外小無間天下莫不沈浮終身

不故成云浮沈升降新相續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郭云不待為之惛然若亡

而存成云惛然如油然不形而神油然不形而神油然化馳若神萬物畜而不

知萬物被畜養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達其本根可與觀自然之天矣

齧缺問道乎被衣釋文被音披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

將至宣云體靜神凝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俞云淮南道德篇云子道原篇

並作正汝度此文一當作正度猶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然

道也案言心斂形正神明自歸汝瞳焉如新出之犢而无求其故成云瞳焉無知直視之

在身案初生之犢天性純

一故以言未卒嘗缺睡寐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釋文體向所說謂其視鏡
為况以寐耳受道速日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徐無鬼篇亦作槁骸齊
故被衣喜也物論作槁木庚桑楚作槁木之枝人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郭
百骸猶木根枝是槁骸即槁枝矣與變媒媒晦晦釋文媒音妹案无心而不可與謀宣云彼既無
言彼何人哉郭云獨

舜問乎丞曰李云丞舜師一云古有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
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

地之委形也俞云齊策高注委付也左成二年傳杜注委屬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

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宣云形相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

所持食不知所味一生之中行則有往而究不知所往處則有

莊子集解卷六 天地之強陽氣也宣云就氣之又胡可得而有邪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問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戒疏濬而

心釋文濬音藥成澡雪而精神成云澡雪搃擊而知釋文知音

破聖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崖猶邊夫昭昭生於

冥冥有倫生於无形有倫序之事皆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

質宣云本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者胎生人八竅者卵生禽其

來无迹其往无崖无門无房宣云無門不知所歸四達之皇皇也

宣云大邀於此者成云此謂道俞云說文無邀字彳部微循也

通溥博即今邀字又曰循行順也然則邀亦順也

於此猶言順於此郭訓邀為過非四肢彊思慮恂達成云恂耳目聰明其用心

不勞其應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

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郭云此皆不得不然而且夫博之不必

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以已同成云博讀經典不必知

云善者不知斯則聖人斷棄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

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保其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

復始也釋文魏魏魚威運量萬物而不置則君子之道彼其外

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置此其道與蘇與云運量萬物猶有治

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李云暗音飲醴音意暗醴氣貌案言雖

觀之生者暗醴物也自其本宗觀之生者特一聚氣之物也

有壽夭相去幾何同在中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共此須臾何分堯桀

果茲有理釋文草實種類不亂各有倫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之

莊子集解卷六 倫雖難齊其所以聖人遺之而不違宣云過之而不守與為

生者自相齒次調和而應之偶而應之道也偶然無心而應帝之

所興王之所起也郭云如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卻釋文本亦作忽然而已為時注

然勃然莫不出焉宣云與油然而溲然莫不入焉釋文溲音流宣

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宣云對死者曰生

其天毀墮其天袞釋文袞字林云弓衣也墮許規反成云紛乎

宛乎成云紛紛宛轉魂魄將往逝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不形之形宣云不形者形之不形宣云形者是人之所同知也

非將至之所務也宣云非將至於此眾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

不論論則不至成云彼至聖之人忘言得理故無明見无值難

見之而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不如此之謂大得成云
無所值可謂深此意可謂深
得於大理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无所不在東郭子

曰期而後可郭云欲令莊子指名所在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

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

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足質成云質實也固答子正獲

之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李云正享卒也獲其名也監市

豕履其股脚難肥處故却豕肥耳問道亦况下賤汝唯莫必

則知道也成云正官號今之市令也宣云况顯警也汝唯莫必

无乎逃物言汝莫期必道在何處至道若是大言亦然成云至

大言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周徧咸三字一指嘗相與游乎

无何有之宮同合而論无所終窮乎宣云遊心於虛際則見嘗

莊子集解 卷六

相與无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郭慶藩云漠亦清也釋詁謂

而閒乎和調而寥已吾志寥然虛寂无往焉而不知其所至本

所往而已不去而來而不知其所止去而復來而又吾已往來

焉而不知其所終初無終極彷徨乎馮闕郭云馮闕者大知入

焉而不知其所窮大聖智者入焉物物者與物无際物物者道

道在故與物無涯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成云一物則各有涯際

道不際之際道本不際而際之不際者也見於物際而謂盈虛

衰般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般非衰般彼彼道也成云富貴

爲衰散彼爲本末非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成云終始爲本末

躬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躬荷甘日

中參戶而入釋文參音奢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成

然放杖而笑上言隱几此隱几二字衍曰天知子僻陋慢訥成

曰天釋文龍郭音但故棄子而死已矣夫子无所發子之狂

言而死矣夫成云任言循至言也非世人奔綱弔聞之李云奔

人弔其名宣云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郭云言體道

也今於道秋豪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宣云今謂神農析秋豪

一極言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宣云知又况夫體道者乎宣云

不在視之無形聽之无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宣云論者終

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郭云冥冥而猶非

於是泰清問乎无窮曰子知道乎无窮曰吾不知又問乎无爲

无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无爲

莊子集解 卷六

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

數也成云貴爲帝王賤爲僕隸約泰清以之言也問乎无始之

是曰若是則无窮之弗知與无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无始曰

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

釋文崔本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无始曰道

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

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上云不形之形形之不形知形无始

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應者固非

是道无問問无應郭云絕學去教而无問問之是問窮也本無

而強問是無可應而強應是以无內待問

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不知事理在六合是

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何以遊崑崙而遊太虛乎

光曜問乎无有曰夫子有乎其无有乎光曜不得問俞云淮南

向上有无有弗應也五字而執視其狀貌孰執同窅然空然終日

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

至此乎子能有无矣而未無无也宣云有雖無實是能有無

及為无有矣何從至此哉宣云及為無而猶未免於有

大馬之捶鉤者成云大馬楚之大司馬也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

司馬郭云玷捶鉤也捶打鉤也鉤腰帶也王念孫

之輕重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云守即

道字達生篇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是其證道字

古讀若守故與守通九經楚詞老莊諸子用韻之文道字皆讀

若守說文道從彡首聲今本無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无

聲字者二徐不曉古音而刪之蘇輿云此即不以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視也非鉤无察也蘇輿云此即不以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

莊子集解 卷六 七

長得其用成云所以至老長得捶鉤之用者而況乎无不用者

乎不用善矣乃並此不用物孰不資焉故萬物皆資其用也

再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今也郭云

地常存乃無再求失問而退成云夫其問意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

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

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郭云虛心以待

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不神者迹象也滯於无古无

今无始无終皆一氣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宣云子孫可自

可自無再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矣成云未對之問不以生

者非物物者道也物出不得先物也萬物並出物猶其有物

也猶然萬物猶其有物也无已猶然萬物皆有而且至於聖人

之愛人也終无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聖人以愛人為心終無

也道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无有所將无有所迎成云

也聖人如鏡回敢問其遊宣云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化宣云與物偕遊宣云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

不化者也郭云常無心故一不化惟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

物流轉化與不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

化皆安任之不化乃能與物化耳安化安不化成云安任也

物相順而亦各止安與之相靡任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與

其分彼我無損安與之相靡任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與

室世愈降則所處愈隘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終

也而況今之人乎釋文整子兮反和也郭云儒墨之師天下之

言君子於今世之難和者而無心者猶故和之而況其凡乎案

人皆能隨而化之聖人處物不傷物宣云無不傷物者物亦不

能傷也唯无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無將迎可山林與泉壤

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泉壤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成云情隨事

是知世之哀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

樂不足計也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

物逆旅耳郭云不能坐忘自得而為哀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

亦有窮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知以能為能而不无知无能

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宣云知能無涯則有所不能夫務免乎人之

所不免者宣云乃欲勞心推豈不亦悲哉成云愚至言去言至

為去為成云至理之言無言可齊知之所知則淺矣宣云必欲

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司馬云役有庚桑楚者俞云列子仲尼篇老聃之弟

桑賈遠姓氏英覽云吳郡有庚桑姓稱爲七族然則庚桑子吳人與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李云魯又云在梁州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其地之人敬愛庚桑願爲臣妾然其中有畫然好明

擁腫之與居司馬云擁腫執掌之爲使執掌勞苦居三年畏壘大

壤釋文壤本亦作穰廣雅也盧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

之始來吾洒然異之崔李云洒然驚貌今吾日計之而不足向云無巨

歲計之而有餘而大穰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

之社而稷之乎尸主也言欲庚桑子問之南面而不釋然語又

論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子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

莊子集解卷六

得秋而萬寶成俞云得字疑涉下文而衍易說卦兌正秋也萬

文正秋而萬寶成物之所說也疏正秋而萬物皆說成也即本此

義已足不必加得字夫春與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釋

天作大案時與道爲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宣云隱而百姓

猖狂不知所如往宣云如相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欲俎豆

子于賢人之間我其朽之人邪郭云不欲吾是以不釋於老聃

之言成云老子云功成弗居長而不宰楚弟子曰不然夫尋常

之溝巨魚无所遺其體而觀鱗爲之制成云八尺曰尋倍尋曰

請小魚得曲折也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

與利釋文六尺爲步七尺曰仞廣一步高一且夫尊賢授能先善

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李云函獸介而離山俞云方

介偶曰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釋文竭徒浪反

也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郭云去利夫全其

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與物且夫二子者謂上

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宣云凡事分辯如尊賢將妄擊

垣牆而殖蓬蒿也郭云將令後世妄行簡髮而櫛成云數米而

炊言其積糶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軋相任知則

民相盜宣云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

父臣有殺君釋文殺音試正晝爲盜日中穴阮釋文向音裴云

畏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子

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語又見徐南榮越楚然正坐

曰釋文楚昌于反向音噴李云庚桑弟子若越之年者已長矣

莊子集解卷六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惡者烏成云惡託庚桑子曰全汝形

抱汝生俞云釋名抱保也相親保也是无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矣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

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

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同形之與形亦辟

矣郭嵩燾云禮記大學注辟猶喻也言形之與而物或聞之邪

宣云物欲相求而不能相得常有不能相喻者今謂越曰全汝

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釋文崔向云僅

於心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引古奔蜂不能化羶司馬云奔蜂

蜂能化羶蠅爲已子而蒼蠅不能化也越雞不能伏鷄卵魯

雞固能矣釋文向云越雞小雞或云荆雞魯雞之與雞其德非

見其人宣云自人視人有修者乃今有恆宣云修則泰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亦佑助人之所舍謂之天民無位天之所助謂之天子

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宣云三者皆不知止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成云所不能知者不強知之此學之至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成云若不以分內為備物以將形具理藏不虞以生心宣云退藏於不思敬中以達彼敬慎其內智若是而萬惡至者宣云謂災患成云若文王皆天也而非人也宣云非不足以滑成我之不可內於靈

靈不可令人而擾吾之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心郭云靈臺心也然而持而不可有意執持之也然而持而不可有意執持之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

莊子集解 卷六

三

而不當未見其誠身而妄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成云業事也於心而不舍去雖更變而亦失姚云上已此也不見其誠則皆妄心耳如此而發固無當處若能入矣而不能久居反更易為失是知及而仁不能守者也於義亦通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郭云幽顯無愧於券內者行乎无名宣云券契也得契合乎內成云無券外者志

平期費俞云荀子書每用纂字王霸篇楊注禁極也亦或作期平外者志欲窮行乎无名者唯庸有光平常而志乎期費者唯極其財用也

賈人也與賈人人見其跛猶之魁然人見其跛想分外與物窮者物入焉郭注窮謂終始宣云我與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俞云且苟且也詩東門之粉穀且于差韓詩

上文終始是窮極之義不能容人者无親无親者盡人是他人荷且與窮極義正相反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慘慘寇莫大於陰兵莫憐於志鎮錫為下毒莫甚於心而兵次之寇莫大於陰陽无所逃於天地之間成云寇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郭云

氣則陰陽微節作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道通其分也宣云凡分必有畛域道無其成也毀也此有所成毀故道無畛域故通乎其所分也其成也毀也則彼有所成成毀之分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故惡分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其備有者仍求故出而不反見其鬼情識外馳而不鬼出而得是謂得死外馳而遂有得彼自以滅而有實鬼之一

也其性既滅雖有形骸之實自以有形者象无形者而定矣人形實常作無形實觀則天君秦定矣出入无本道之流行入无竅道之微藏有實而无乎處道有實而不見其

莊子集解 卷六

古

處有長而无乎本釋文訓本亦作標崔云末也案木枝之遠而不見有所出而无竅者有實有實而无乎處者字也有所出其本末非無實雖有實而終無有長而无本則者宙也雖有長隙者白非無實雖有實而終無有長而无本則者宙也雖有長處所者處乎四方上下之字也

本末者以古往今來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人物有生之宙為之木末也

出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郭云天門者萬物之都名天門者无有也萬物出乎无有郭云以有不能以有為有有之未生有必出乎无有無能而无有一无有聖人藏乎是宣云並無有乃眾妙所在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

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齊物論篇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成云俗人以生為得死為喪今欲反反於空寂雖未盡於死是以分已分矣成云猶見生死之異

其次曰始无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无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无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

之為一而守之不疑孰能是三者雖異而一之或有無生之

知此理者吾亦與為友也 公族也 楚公族未受姓 昭景也 著戴

也 宣云此二族著其 甲氏也 著封也 甲中之誤 宣改今從之云

也 所戴之先人為氏 亦如上三者 氏非一也 亦如上三者

有生賦也 釋文徐於減反 宇林云釜底黑也 宣云有生皆

曰移是 而從是此由我而生是非也 嘗言移是之 非所言也

不足言 雖然不可知者也 然世人亦 臚者之有臚胾可散而不

可散也 成云臚大祭臚牛百葉臚備也 亦言是牛蹄也 臚祭之

散之則以散為可若其祭未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僎焉

了則不合散又以散為不可 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僎焉

莊子集解 卷六 圭

司馬郭云僎屏側也 柱腹云屏當為屏急就篇屏側情爾 黃士

壤類注屏僻僎之名也 郭慶藩云僎當作屢周禮宮人為其井

諸侯之象使侍屏區屏區即屏也 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

微物之散否有時一室之觀覽必悉 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以

為此而舉及移是則請試言移是 我之生為根本以 因以乘是非

我之心知為師 因以乘是非 而起是非 果有名實因以己為

質使人以己為節因以死償節 郭云質主也 案果有名實可爭

為節義因共以死守之 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微為

所謂殺身以成名也 若然者非特死生我不知也 愚榮辱亦皆不

名以窮為辱 若然者非特死生我不知也 愚榮辱亦皆不

庸愚也 微而上達則我為榮名 移是今之人也 惟以權力移是

也 窮而在下則我為恥辱也 移是今之人也 惟以權力移是

蝸與學鳩同於同也 道遙遊篇言蝸與鸞鳩笑大鵬是二蟲同

宣云可知道以 故曰至禮有不人 郭云觀至義不物 郭云若得

相忘為至也 故曰至禮有不人 郭云觀至義不物 郭云若得

也 皆我 至知不謀 性而照 至仁无親 郭云詳之五藏未嘗 至信辟

也 宣云不須 徹志之勃 宣云徹毀 解心之繆 成云繆 去德之累 達道之塞 達

也 富貴顯嚴名利六者 威勃志也 容動色理氣意六者 繆心也

容貌動作顏色詞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 累德也 去就取與知能

理氣息情意也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 郭云盪 正則靜靜

六者塞道也 智 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 郭云盪 正則靜靜

則明明則虛虛則无為而无不為也 道者德之欽也 道無可見見其德之流行則共仰

也 成云天地之大德曰生 故曰道者德之欽也 成云質本也自

之性之動謂之為 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為 為之偽謂之失 成云

本性之動謂之為 郭云以性自動故稱為 為之偽謂之失 成云

莊子集解 卷六 圭

而動性之欲偽情分 外有為謂之喪道 知者接也 接物而知 知者謨也 知音智謨謀也 見事

不知猶睨也 雖智者有所不知如目斜視一方故 動以不得已之謂德 迫而後動 動无非我之謂治 舍我逐物則

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求實則真而治終無不順 弄工乎中微而拙於使人无己譽 中微則人譽己是工拙常

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郭云任其自然天 夫工乎天而假乎人者

唯全人能之 釋文假音長成云假善也 全人謂伏羲以上 唯蟲能蟲

唯蟲能天 成云鳥飛獸走能蟲也 蛛網蛇丸能天也 皆全人

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 惡人之天耳 謂己不順性而

偽為也 若直以人為天而 使天下皆從己則更非矣

喜不異流人之見鄉人
逃者之聞骨內言笑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營款吾君之側

乎正人之言則莫徐无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

郭慶藩云芋即櫟也一名栲一名采其實謂之阜亦謂

之樣今書傳樣皆作橡芋柔杆三字通此篇芋栗山木篇作栲

栗厥蔥非足以資寡人積實同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

邪李云干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李云謂善言嘉謀徐无鬼

曰无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

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成云形勞神武侯曰何謂邪徐

无鬼曰天地之養也一宣云天地之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

可以為短高下貴賤也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

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宣云心神當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宣云

物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宣云何故武侯曰欲

自私自私自謂此病莊子集解卷六

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可乎偃息兵戈是徐无鬼

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名為愛民而實役之為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號稱偃兵敵國潛伺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自名入實

凡成美惡器也凡欲成美名者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雖欲成

不且滯於名器而為偽哉形固造形無形之形可成固有伐其名之成則變

固外戰日與外戰君必无盛鶴列於麗譙之間无徒驥於鏑

壇之宮李云鶴列謂兵如鶴之列麗譙樓觀名案徒驥猶言步

兵走馬之地喻無藏逆於得順得可也毋非理无以巧勝人无

令毋騁心兵也於得之事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士

以謀勝人无以戰勝人養吾私體其戰不知孰善無所勝之惡

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與吾心神其戰不知孰善無所勝之惡

乎在無所謂勝君若勿已矣若有不已於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

情而勿櫻在吾修己之誠以順應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夫偃兵哉如是則民已脫於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釋文大隗神名司馬云具茨

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謂期前馬司馬云昆關滑稽後車至於襄

城之野成云汝州有襄城七聖皆迷无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

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

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亦若此遊於襄又奚事

焉不必更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脊病釋文替莫豆

貌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司馬云以日為車也郭而遊於

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

莊子集解卷六

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言非我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

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

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見害於馬者

全其天也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已見大

知士无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无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无凌

詐之事則不樂俗人察察河上公注察察急且疾也察有嚴急

之意故以凌詐為樂李云皆囿於物者也務自見其能也招世

之士興朝招致世人相與共濟中民之士榮官士僅中庸持祿

也筋力之士矜難遇難則矜勇敢之士奮患性情勇敢兵革

之士樂戰久於兵革枯槁之士宿名山林枯槁法律之士廣治

講求法律以戰為樂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

思廣治術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

禮教之士敬容束身禮教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

束身禮教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

仁義之士貴際施用仁義

施用仁義

之矣夫子謂惠莊惠行事不同而相投契惠死而莊無可與擬言之人是以此歎也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列子力命篇作可不謂疾矣言病甚也云可復諱而不言也謂字誤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繁廉善士也其

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似已清潔者不與為友嫉惡太嚴也力字蓋人又一篇作不此之人不以人比數也下文又

字之誤又一篇作不此之人不以人比數也下文又

釋文鈞反也亦作拘宜云亦逆意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

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力命篇

不字是此脫宜云上忘者不自矜其能故在已上者與之相忘

下不畔者汎愛眾故在已下者不忍畔之張湛注居高而自忘

則不憂下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張注憐其道之不及聖

無棄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

莊子集解 卷六

者也臨人而自賢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張注與物升其

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宣云不勿已則隰朋可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成

恂怖懼有一狙焉委蛇攬捩見巧乎王釋文採本又作獲素報

秦妹從容攬捩騰擲也王射之敏給捕捷矢俞云敏給二字同義

捷李注給敏也敏給當以狙言謂狙性敏給能捕

接矢也舊注以敏給屬王射言非捷接古字通 王命相者趨

射狙執死也司馬云相佐王獵者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

伐其巧恃其便也以教子同以至此殛也殛戒之哉嗟乎

无以汝色驕人哉色猶言顏不疑歸而師董梧釋文董梧

其色釋文助本亦作去樂辭顯屏去聲樂三年而國人稱之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南伯即南郭伯郭聲近通用顏

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宣云言其出類拔萃葉形固可使

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齊物論篇作何居乎木之枝此與知北遊作槁骸言

以下異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

之眾三賀之釋文齊君尊德故國人慶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

必賣之彼故驚之是我名先著彼乃知之若我而不有之自有彼

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驚之嗟乎我悲人之自

喪者宣云逐吾又悲夫悲人者宣云又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自喪也外喪真其後而日遠矣宣云此槁木死灰之象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

古之人乎於此言已釋文左傳孫叔敖是楚莊王相孔子未生

宣仕楚又宣十二年傳楚有熊相宜僚與叔敖同時去孔子甚

莊子集解 卷六

也蓋二子導孔子使言曰曰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

此乎言之之前此未嘗言不言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司

云宜僚楚勇士也善弄丸白公將作亂殺子西子期石乞曰市

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往告不許承之以劍不

動弄丸如故曰吾亦不泄子白公遂殺于西子期歎息孫叔敖

兩家而已宜僚不預其患案言難解非也或記載有異孫叔敖

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司馬云叔敖安寢恬卧養德於廟堂之

投兵無所攻伐郢都也釋文羽等舞者之所執案淮南主術

訓昔孫叔敖恬卧而郢人無所害其鋒與此文意同諸王賦

巨願有喙三尺能言之具願有之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宜僚

兵投不煩論說故德總乎道之所一無論行德若何期而言休

乎知之所不知至矣上知音智止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宣

非見德者知之所不能知者辨不能舉也宣云非善辨名若儒

墨而凶矣宣云以名相故洵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

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无爵郭云有死无諡成云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諡實不聚物各知足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況為大乎郭云大愈不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郭云唯自然乃德耳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矣求焉而大備矣天地何求自無不備知大備者无求无失无棄不以物易已也宣云已貴反已而不窮自無不備循古而不摩順古道而行大人之誠也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柎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索然涕下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是極也哀幸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父母乎今夫子聞

莊子集解 卷六

三

之而泣是樂福也釋文樂于則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柎祥耶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言汝何謂柎祥邪夫所謂祥者特真肉之味二者盡之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夫所謂祥者特真嘗為牧而腓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鷄生於突若勿怪何邪釋文云腓牝羊也奧西南隅未地也突字又作突司馬云東北隅也一云東南隅盧云釋宮東南隅謂之交東北隅乃宦也案腓所自來牧也鷄所自來田也未田牧而有腓鷄雖非如吾所與吾國君之取於民亦必有由而至汝未嘗一怪問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道遙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邀微義具庚桑楚楚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庚桑篇彼邀作交楚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上文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與此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吾一與之順應而必擇事所宜者為之凡此皆與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吾子不為世俗所吾子修道之實也肉之人而今也居

然有世俗酒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宣云此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宣云今無怪行而有怪徵殆非我與吾子之罪幾於天危我亦乎是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鷄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郭云全恐其逃不於是乎則而鷄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宣云渠公蓋齊所封國如楚葉公之類適當君門之街為關者故曰與國君同食也

齋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王云畜畜愛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釋文相食宋語又見庚桑楚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无誠郭云仁義既行且假乎禽貪者

莊子集解 卷六

三

且以利器假禽貪者宣云如禽者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覲也釋文司馬云規暫見貌又南在反又音結反宣云一人之斷制所見有限猶目之一瞥豈能盡萬物之情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宣云惟不矜賢者始有暖姝者釋文暖柔有濡需者釋文濡需謂倫有番婁者釋文猶拘也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說悅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成云不知所學是謂以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疏成云疏長自以為為廣宮大園奎瓊曲隈乳閒股脚自以為為安室利處釋文奎本亦作睪郭慶南覽真訓高注隈曲深處左傳二十五五年傳杜不知屠者之一注隈隱蔽之處是知言隈者皆在內曲深之謂不知屠者之一巨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境於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妻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
萬家釋文向云舜也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向云童土地
曰冀得其來之澤云望得舜來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
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妻者也是以神人惡眾至超世之

不願眾至則不比與親比 不比則不利也宣云不與親比則
就故无所甚親无所甚疏抱德煬和釋文煬徐餘亮反李云
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郭嵩燾云蟻
利而趨之即其知也羊之遺也與以可欲之利即其意也蟻無
道德何趨之可慕
哉故曰於魚得計
以目視目不外以耳聽耳不外以心復心不外若然者其平也

莊子集解 卷六

繩成云無心其變也循循順也與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成云用自然之道虛其心不以人入天成

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得自然則生失自然

也司馬云一是時為帝者也藥有君臣此數者視何可勝言

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宣云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以長為節故曰嗚目有所適成云適夜

未始其搜也恃源而往者也試請風日常守河上而河以為未

所恃而往也釋文持本亦作持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
審物各守其類言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矐
也殆而竭 凡能其於府也殆凡藏府之有能殆之成也不給
改不能自反及殆之已禍之長也茲萃禍患之長多其反也緣
功其反於自然 其果也待久 其果決自反 而人以爲己寶而人
目其用而不悟其日損 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无已所以亡

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宣云知此方爲大

莊子集解 卷六

通之成云大一天也能大陰解之成云大陰地也大目視之見

大均緣之成云緣順也郭云順其本大方體之郭云體之使

持之以大定成云大定循有照成云順其自冥有極冥冥不言

始有彼大始之中而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郭云解之

不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成云能忘其知不知而後知之而後

有實向云頤滑謂錯亂也古今不代郭云各自有而不可以虧

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爲宣云問同易案言易不推問此理爲惑

始句有彼則句釋云天循者常無以知其妙也照冥者常有以知其微也天循為體故有極始照冥為用故有彼則言因彼為則無常則也此非必其人也人盡有之特知解者鮮耳而又不問而終身惑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不惑解人之惑以反於不惑是尚為大不惑也

莊子集解 卷六

无



莊子集解卷七

長沙 王先謙



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游於楚成云姓彭名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成云夷姓名節楚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司馬云

王果楚賢人李云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釋文公閱彭陽曰公閱休笑

為者邪曰冬則獨鼈於江司馬云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

曰此予宅也釋文廣雅云樊邊也司馬云以陸居山夫夷節已

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為人又夫夷節之為人也无德

而有知同不自許以之神其交不以氣誼自許與惟以固顯冥

平富貴之地固顯冥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非能以德相

莊子集解 卷七

德夫凍者假衣於春凍者逢春不嗚者反冬台風釋文字林

也若得冷風則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无赦如

虎暴戾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王云佞人以才撓奪之正

屈故聖人上文正德此文聖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

王公忘其爵祿而化卑郭云失其其於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

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己焉成云混迹人間而無滯故或不言而

飲人以和郭云人各自得斯與人並立而使人化郭云望其

子之宜彼其乎歸居彼其猶詩云彼其之子也歸居猶言安居

即其義也而一閱其所施既歸隱不出則所施於物者其於人心者

若是其遠也其清高遠故曰待公閱休郭云欲其釋楚王而從

其動於人心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聖人自愛其身由而不知其然性也不知其然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或有搖然出於性也動皆復其本命而以己之憂乎知而所行恆無幾時其有止也天為師人不過從而命之若之何行又止吾將若之何哉言行不可有止與之鑑人告以美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无已人之好之亦无已性也美為喻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仁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无已人之安之亦无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宣云以故雖使丘陵草木之緝也姚云緝乃芒昧不分明之意在解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有篇當我解乎同此解

莊子集解 卷七

也俞云入謂入於丘陵草木掩蔽之中也入之者十九則其出外而可望見者十之一耳而猶覺暢然喜况見所當見聞者乎以十仞之臺懸眾聞者也俞云猶以十仞之臺懸眾人耳目之間無不共見共聞其暢然更可知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俞云路史循蜚紀有冉相氏郭云居始得其環中與物无終无始无幾无時日終無未來無幾無時以應無窮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無見在案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字當屬上讀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郭云與物化故常無我常

見知北闔營舍之俱往曷嘗營舍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欲師天之自然而卒不得以致與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宣云無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瀦王云瀦敗壞也案與物偕行而壞所謂無為也其合之也若之何言若之何欲人之自審擇而無不為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恆為之傅之宣云司御門尹官名向云登臣為師傅端拱而不為也案司御門尹當是兩官疑御下或有奪文故郭云委之百官而不與也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師得環中隨成之道為之司其名之名御名不在已顯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郭云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已也容成氏曰除日无歲郭云今所以有歲而存日者為有死生故除日无歲積少以為多也無內無外積微以成著也此古之格言魏瑩與田侯牟約司馬云瑩王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問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魏首魏官將軍公孫衍為此官

莊子集解 卷七

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田忌然後扶其背折其脊釋文三蒼云扶擊也季子聞而恥之曰釋文季子魏臣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不遠城基已厚若既十仞直謂之已成可耳此與下文兵不起七年是此胥靡之所苦也成云胥靡王之基對文為喻十當作七無疑亂人也成云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道而已矣宣云道與太虛同體王惠子問之而見戴晉人施厲之魏王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釋文蝸音瓜李之蝸牛三蒼云小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牛螺也俗名黃領

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
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
下有窮乎蘇與云在君曰无窮曰知遊心於无窮而反在通達
之國若存若亡乎郭云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君曰然
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成云昔在河東國號為於梁中
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无辯客出而君怡然若有亡也釋
憫也如客出惠子見上言客出此客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
有所失成云晉人所羨其理宏博堯惠子曰夫吹竽也猶有
足以當之釋文鳴許文吹劍首者吹而已矣釋文吹音血又呼悅反
嗚也反管聲也吹劍首者吹而已矣司馬云劍首謂劍環頭
然如風過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
也

莊子集解 卷七

四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李云蟻丘山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
者司馬云極屋棟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釋文稷亦本作仲
尼曰是聖人僕也成云古者淑人君子均號聖人故孔子名宜
是自理於民郭云與自藏於畔王云隱藏其聲銷其志无窮志
道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心恆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
成云心是陸沈者也宣云無水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
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成云著知丘之適楚也以
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
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必不而何以為存宜云言
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釋文長梧地名封人守封疆之人君為政

焉勿爾莽治民焉勿滅裂司馬云爾莽猶蠶也謂淺耕種
才古反二字古多連用案露命序篇始於蠶粗終於精微論衡
正說篇略正題目蠶粗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其他以蠶
德用者亦多猶蠶粗也昔子為禾耕而爾莽之則其實亦爾
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子予來年變齊來年
變而齊齊者更深其耕而熟縷之司馬云其禾繁以滋子終年
厭殮足莊子問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
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取為無所故爾莽其性者
欲惡之孽為性崔華葦葦案言所欲所惡生而傷正始萌以
扶吾形尋摧吾性泰山矣晉灼注尋遂往之意也言欲惡之事
其始萌若足以扶助吾形泰山矣晉灼注尋遂往之意也言欲惡之事
既久則引誘吾心拔摧吾性也並潰漏發不擇所出並潰漏發
不擇處所精神既敗形氣隨之也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釋

莊子集解 卷七

五

漂本亦作瘰癧瘰癧謂病瘡膿出洩
膏謂虛勞人屎上生肥白沫也
柏矩學於老聃釋文柏矩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
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
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成云推而強之令其正卧司馬云幕覆也
之言枯也謂磔之漢景帝紀改磔曰棄市顏注磔謂張
其尸也是古之辜磔人者必張尸於市故柏矩如此號天而
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大菑謂曰莫為盜
莫為殺人宣云又言不是為盜榮辱立然後觀所病郭云各自
辱得失紛紜故榮辱立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貨財聚然後觀
而毀其所謂榮矣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貨財聚然後觀
所爭郭云若以知足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
使无休時欲无至此得乎郭云上有所好則古之君人者以得
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成云引故一形

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一形人也成云一物失所虧其形性今

則不然匪為物而愚不識識此物者為愚不大為難而罪不敢

大為難而罪不敢不敢為者為罪重為任而罰不勝宣云過重其任而遠其塗而

誅不至宣云遠其程塗而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郭云將以日

出多偽士民安得不偽宣云蓋上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

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郭云當

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宣云不圓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詘之以非也成云一歲之中是非常出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年非也與寓言篇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

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上兩其

莊子集解卷七

下如字郭云我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

知獨任我知知甚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知則物不告我

非大疑如何宜云知之所已乎已乎且無所逃宣云不知之理

此所謂然與然乎釋文然平言未必然案此與

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稀章曰大弢三人夫衛靈公飲酒

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司馬云際謂其

所以為靈公者何邪郭云靈大弢曰是因是也成云亂而不損

故曰是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釋文濫史鮪奉

御而進所至其搏幣而扶翼成云公見史魚深懷愧悚假遣人

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成

又證法德之稀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

巨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馬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

公奪而里之釋文里居處也郭為靈云古之葬者謂子夫靈公

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蘇與云稀章歸之前定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里之言李云四井為邑四邑為大

公調曰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風俗也合異以為同宣云

百為散同以為異宣云散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

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能見道天下理皆如此是故上

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俞云水乃小之誤高大人台

并而為公郭云無私於天下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宣云

天下大本故自外入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道故由中出者得

正理而物不能距案正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宣云賜五官

殊職君不私故國治郭云殊職自有其才故文武大人不賜故

莊子集解卷七

德備郭云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賜而能則

字文似有闕而郭本已無釋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宣云道

文成疏皆然自係後人增萬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宣云道

得而无名故无為无為而无不為郭云名止於實故無為時有

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消消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王云消消流

福渾然自為倚伏自殉殊面成云殉逐也面向也彼此是非紛

失意中藏有好處郭嵩壽云強之以異趣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有所正者有所差名為正之而實已兩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

受量度無棄材比譬也觀於大山木石同壇山之基址成云

壇基此之謂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

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成云期以數之多者

號而讀之也李云讀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

者也道者為之公宣云道者天地陰陽所公共不可指之為因

其大而號以讀之則可也宣云嘗物之萬不可數而約略號之
一道字約略號之耳豈真便於稱謂道之大更無可指稱亦借
有一事一物可名爲道哉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
與無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宣云如子云謂之道
名比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則是道猶狗之名狗
物其不及道遠矣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則萬物以何爲本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
害釋言蓋割裂也釋文蓋舍人本作害是蓋害古字四時相代
通陰陽或相害或相治猶下云四時相生相殺也當讀爲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宣云橋同始下
庸有釋文片音判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成
散謂生死此名實之可紀精微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
相使成云四序相隨更相治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
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極於可見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

莊子集解 卷七

八

原其所起宣云知其無端任其此議之所止宣云鳥可妄言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
於其理成云季真接子齊賢人俱遊稷下莫無也使爲也季真
通論故問以無爲爲道接子謂道有爲使物之功各執一家未爲
或有也此文或與莫對莫無也或有也易益上九莫益之或擊
之亦以莫或相對郭慶藩云接子漢書人表作捷子接捷太公
古字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索隱接子古著書者之名號太公
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習不能以言讀其所自
化宣云若究其一鳴一吠天然之故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宣
又不能意度其斯而析之宣云斯割也精至於无倫大至於不
所將欲爲之機斯而析之詩斧以斯之或之使莫
可圓然則小至莫破大至莫載言讀意測那
之爲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宣云二說猶未免物或使則實成
爲也莫爲則虛無故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宣云說實則是物
之所居也此或作

之說无名无實在物之虛宣云說虛則是全空可言可意言而
愈疏以爲可以言說可以意未生不可忌禁而使之不生
死不可阻釋文本亦作阻案其已死死非遠也理不可觀死
止在目前而或之使莫之爲疑之所假疑者之所借端吾觀之
本其往无窮吾求之末其來无止宣云欲究其始則往者已無
者方無止无窮无止言之无也與物同理郭云物理無窮故知
也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或使曰莫爲言者以二道
不可有有不可无成云至道不絕非有非無道之爲名所假而
行郭云物所由而行或使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二說
物之一偏何足郭云求道於意言而
語於大方之家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郭云求道於意言而
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郭云不能忘言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

莊子集解 卷七

九

載窮道與物之極非言非默議其有極宣云離乎言默可
雜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凡物之自外至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
爲惡來死桀紂亡宣云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
故伍員流於江成云忠諫夫差夫差殺之取馬皮作莫弘死於
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爲碧成云莫弘放歸蜀自恨忠而遭讒
而化爲碧王釋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受
而會參悲成云孝己殷高宗之子遭後母之難憂苦而死參
云曾參至孝爲父所曾參
木與木相摩則然俞云淮南原道訓亦云兩木相摩而然但兩
作木與火下文多言火益知此文當爲木與火矣蓋金與火相
金木二物皆畏火故舉以爲言見火之爲害大也

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釋文音駁也於是乎有雷有霆

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司馬云水中有火謂雷也有甚憂兩陷而

无所逃人亦有甚憂者利害是也害固害螻蟻不得成釋文音

陳惇成云猶恍惚也卒無所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釋文音

物過重雖恍惚恐懼卒無所成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極乎宇宙慰督沈屯屯李云督也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物

之生火同郭眾人焚利其心中太和之氣也月固不勝火心

之清明譬猶月也於是乎有儼然而道盡是乎類然墜壞天理

豈能勝此火乎機炮矣

莊周家貧故往貨粟於監河侯釋文說苑監河侯曰諾我將得

邑金將貨于三百金可乎成云待我歲終得百姓租賦封邑之

也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

金莊子集解卷七

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予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

江之水而迎子可乎成云西江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我无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

任公子李云任為大鈞巨緇司馬云大五十轄以為餌釋文轄

躡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日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

巨鈞鎔沒而下釋文鎔字林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

聲俾鬼神憚赫千里郭慶藩云憚者盛威之名賈子解縣篇陸

言任公子得若魚也若是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制同

江也古折制字通司馬云今在嶺南莫不厭若魚者厭會稽錢塘蒼梧山名在嶺南

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釋文李云幹量人也本或夫揭

竿累司馬云趨灌濱守鮒鮒李云皆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

以千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成云千求也縣高也令謂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求詩禮大儒臚傳曰釋文上傳語東方作矣司

日出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

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司馬云此遠接其鬢成

接擗摩其頰頰釋文字林云摩一指按也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

其頰无傷口中珠成云田恒資仁義以竊齊儒生誦詩禮以發

何至敢奸此莊子一偏之論猶謂堯舜以仁義教民

其流至於人與人相食而田恒又因之以盜齊耳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

莊子集解 卷七

郭云長上末僕而後耳成云肩背僂僕視若營四海成云瞻視

而促下天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且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且去

汝躬矜與汝容知宣云躬矜矜持之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

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

驚萬世之患釋文驚本亦作教同案言孔子不抑固窶邪抑中

固素無蓄備亡其略弗及邪郭慶藩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

而為喪人邪郭慶藩云亡讀如無亡其轉語也其言臣者賤

不可用乎呂覽愛類篇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韓策又

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是凡言亡其皆轉語詞也案古

無亦子智略弗及此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

焉耳夫以施仁惠為事者博眾人之歡欣長一己之驕傲此之

中民亦見徐無鬼篇云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覽園道篇高注隱

如兩忘而閉其所警善惡兩忘閉塞之使無可警則所非者亦止語又見齊物論篇下四字作廢其道

反无非傷也動无非邪也成云反於物性無不傷聖人躊躇以損擾動心靈皆非正法

與事以每成功成云躊躇從容也聖人無心應機而動與起事業恆自從容不逆物情故其功每就蘇與云每

與敏同言興事不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奈何哉子載此仁義迫而成功自速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釋文李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

阿屋曲曰子自宰路之淵李元公也案宋元公名佐平公之子阿門司馬云

者余且得子俞云史記龜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英傳作豫且

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

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卜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无遺筴每占必鑽龜凡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七十二次皆驗

莊子集解卷七

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无遺筴知同智不能避下同

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

之蘇與云言一物之智不敵萬人之謀山木篇賢魚不畏網而則謀不肖則欺言賢則為人所謀與此謀義同魚不畏網而

畏鵝鵝姚云網之害大於鵝鵝人之用去小知而大知明郭云小智者鵝魚之不知畏網也

自私大去善而自善矣成云遺矜尚之小知任物去善而自善矣心合自然之大善

嬰兒生无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釋文石本又作碩案石碩古字通用宣云無知之能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无用莊子曰知无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

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則足而墊之致黃泉

人尚有用乎釋文則音側墊下也掘也致至也本亦作至案言地廣大無用者多然使側足之外掘之至於黃泉

則有用乎則有用乎

惠子曰无用莊子曰然則无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有能自適者人而不能遊且何所不自適乎

得遊乎何所得自適乎夫流運之志決絕之行決絕之行決絕世噫其

非至知厚德之任與任智大德之所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

大馳猶後世言火速火急也雖遇覆墜猶疾馳而難相與為君

不返顧此果於用世者蘇與云火馳亦見天地篇雖相與為君

臣時也適然易世而无以相賤世代變易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至人於此絕無流滯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

之世夫孰能不波且以豨古之風觀今之世唯至人乃能遊於

世而不僻與世同遊而不僻處順人而不失己與覆墜火

不學承意不彼亦承其意而不必與彼分別也

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鼻之事也口微為甘心微為知

知徹為德徹通也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道乃人所

莊子集解卷七

共由不欲壅壅則必至哽哽壅塞而跖則眾害生郭云生

不止則妄行而相齟齬矣郭云齟齬也跖則眾害生郭云生

物之有知者恃息宣云息所以其不殷非天之罪正也其或

過天之賦性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

無不中和也天之穿之日夜无降成云降止也自然之理穿通

人則願塞其實成云實孔也流俗之人反於胞有重閭釋文胞

郭云聞空曠也成云人腹內空虚心有天遊宣云心必有開

故容藏胃藏胃空虚故通氣液心有天遊宣云心必有開

无空虚則婦姑勃谿司馬云勃谿反也宣云勃谿通塞相乘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宣云六鑿六根之用事而奪性也無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宣云夫心有天遊則方寸之內

今人見大林丘山之曠而喜以為善者

亦由平日胸次逼狹神明不勝故也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郭嵩燾云德所以洋溢名為之也名所以

以暴之謀稽乎誑郭云誑急也知出乎爭宣云爭而柴生乎守

謂天然齊等之道則以齊均之道亦名自然之分也案齊物論亦云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幸而非之

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與則陽篇稱惠子曰孔

子勤志服知也宣云疑孔子勤勞心志從莊子曰孔子謝之矣

而其未之嘗言宣云言孔子已謝去勤勞之孔子云宣云引孔

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大本天也人受才於鳴而當律聲為

言而當法言而世為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

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違立定天下之定釋文董音悟

者斯足以立定天下之定理也子言如此已乎已乎吾且不得

及彼乎成云此莊子歎美宣尼之詞姚云勤志服知孔子所言

嘗言者乃所為孔子云也何也蓋有大本存焉受才於大本復

善以反其生孔子所以為孔子也還其大而己矣若夫當律當

莊子集解卷七法而明是非此德之小者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宣云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成云六

釜後仕三千鍾而不泊成云六斛四斗曰鍾吾心悲弟子問於

仲尼曰若參者可謂无所縣其罪乎郭云縣係也宣云為親

既已縣矣宣云已縣係夫无所縣者可以有哀乎成云孝子事

無論祿之厚薄盡於色養而已故有備貸而稱孝子三仕猶為

不孝既心存哀樂得無係祿之罪乎夫唯無係者故當無哀樂

也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彼謂無係者

云元嘉本如鶴蚊無虻字是陸所見本末衍雀字故但言元

嘉本無虻字不言其無雀字也惟鶴與蚊虻一鳥一蟲取喻不

倫王云鶴蚊取大小相懸以喻三釜三千鍾之多少夫至人之

視物一映而已豈屑屑於三釜三千鍾之多少而必分別其為

鶴為蚊乎釋文又云鶴本亦作觀疑是古本如此其文云彼視

三釜三千鍾如觀蚊虻相過乎前也淮南俶真篇毀譽之於己

猶蚊虻之一過也義與此同因觀誤作鶴則鶴蚊三字不倫

雀字使鶴雀與蚊虻二文相辨者今本是也皆非莊子之舊矣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成云居在郭東曰東郭猶自吾聞子

之言一年而野成云野實樸也開道一年學二年而從成云順

三年而通成云不四年而物成云與五年而來成云為六年而

鬼入成云神七年而天成成云合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成云

散之異九年而大妙成云妙精微也知

生有為死也郭云生而有初公宣云設為勸人以其死也有自

地郭云自由也由有為故而生陽也宣云死為陰生為

然非有由也郭云然非有由也而果然乎果能無為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

不適成云所天有應數有定地有人據吾惡乎求之成云

何處分成云分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无命也成云時來運去非莫知

莊子集解卷七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

也若之何其无鬼邪郭云理必有應若无以相應也若之何其

有鬼邪郭云時而不靈

既而兩問於景曰影外微陰甚多若向也俯而今也仰若

括而今也被髮括束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

景曰搜搜也釋文搜本又作叟成云奚稍問也宣云何事予有

而不知其所以子雖居然有之矣子蠋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

也宣云甲蛻猶有一定之形故似之而火與日吾屯也釋文屯

也非案以上與齊物論同而繁簡異彼吾所以有待邪彼

屯得火日則陰與夜吾代也司馬云代謂彼吾所以有待邪彼

形而況乎以有待者乎謂形待天機而動也齊物篇彼來則我

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宣云強陽

強

陽者又何以有問乎有即上文子有之有也言彼健動者又何以能以子問乎

陽子居南之沛列子黃帝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子居也宜云

於沛至於梁而遇老子宣云梁沛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鹽澉巾櫛黃帝篇脫

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

敢今聞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雖雖肝肝郭云故尾之貌而誰

與居誰與汝居處乎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尊汗也此陽子居蹙然變

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張湛注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成云先坐者避席而走場者避竈成云然火者不敢當竈其反也舍

者與之爭席矣郭云去其夸矜故也

莊子集解卷七

六

莊子集解卷八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雜讓王第二十八讓王下四篇古今學者多以爲偽作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李云支父字子

州支父曰以我爲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謂其

病深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

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也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

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者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

莊子集解卷八

一

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息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爲哉悲夫

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釋文石戶本亦作后

亦有作曰捲捲平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梅文捲音權郭音眷

此乃自稱言我捲捲勤勞是葆力之士未暇治天下也

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

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大王賈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賈父曰

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

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書

所養成云用養士因杖笑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司馬云連遂
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直父可謂能尊生矣以生命能尊生
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有養者不以嗜養
求財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唯恐見利輕亡其身
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釋文李云搜王子名
南戴日為丹穴成云丹穴南山洞也俞云賢前無三世弑君事
史記越世家索隱以搜為窮之子無顯據竹書紀年窮為其子
所弑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弑而立無顯是無顯以前三世
皆不善終則王子搜是無顯之異名無疑矣淮南子蓋傳聞之
謬訂正而越國无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

莊子集解 卷八

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司馬云子
昭僖侯侯俞云呂覽貴生篇引子華子曰全生為上虧生次之
死次之迫生為下又誣徒篇引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七
者樂其所以亡高注並云子華子古體道人知子華子曰今使
度審為兩篇注同韓有昭侯有僖王無昭僖侯子華子曰今使
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成云銘也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釋
司馬云廢病也一云攫右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
者撥書銘廢者斬右手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
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變
不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
知輕重矣倍上脫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其布之
衣而自飯牛李云且有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
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
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俞云聽下者字衍使者還反審之復
來求之則不得已去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宜以治天下司馬云土宜由此
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
君子多為身乘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
所以之與其所以為王云所以之者謂德所加之方也所為者謂所以待物也今且有人於
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
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俞云貴生篇侯下
有珠字當據補

莊子集解 卷八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
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釋文子鄭子陽
即令官遺之粟成云主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
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
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言相君過聽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
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
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俞云子陽事見呂覽適威篇淮南記論訓至史記鄭世家則云
繡公二十五年鄭繡公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
繡公又與
諸書不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
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

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強令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知音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約與百姓共守法之

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釋文三旌三公三廷云謂諸侯之三卿皆執珪也宜云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云為上綦字行案綦或當作其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食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遂竟也

莊子集解 卷八

四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成云以草蓋屋謂之茨蓬戶不完釋文蓬戶桑以為樞而襄闢戶樞破襄為闢二室司馬云夫妻各一室褐以為塞司馬云以上漏下溼匡坐而弦釋文弦謂弦歌也子貢乘大馬中緝衣塞闢李云細為中緝而表素衣加素為表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釋文以華木皮為冠郭慶藩云上林賦華楓梓樞張揖曰華皮可以為索即枹也說文枹木也以其皮裹松脂讀若華李云緹履謂履無跟也三蒼解詁說作躡云躡也聲類或作履通俗文履不著跟曰屣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噫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无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司馬云希世也所行常願世譽而動比周而友成云周旋親比以結朋黨學以為人教以為己釋文學當為己教仁義之態司馬云依託仁義為姦惡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緇袍无表顏色腫噲司馬云腫噲制錯也郭慶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縷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絁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成云賢人君子不以形性志養形者忘利成云攝衛利傷致道者忘心矣成云得道之人忘心知之術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釋文飢或作餓廣雅云糜也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謂利即行修於內者无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喜得此人也

莊子集解 卷八

五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司馬云魏之公子也中山名牟身之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釋文魏淮南作魏司馬本同云魏闕子兩觀也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宣云重生猶尊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无惡乎釋文不能自勝則從絕句一讀至神字絕句成云若不勝於情欲則宜從順心則亦不勞矣生嫌惡也俞云從字絕句是也呂覽審為篇作不能自勝則從之文字下德篇淮南道應篇並作從之且疊從之二字則從神之不當連讀明矣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釋文重直用反俞云重傷猶再傷也魏牟葛乘之公子自勝則已傷矣又強制之而不使從是再傷也呂覽高注重讀復重之重是也釋文非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成云藜菜之類色甚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无罪藉

夫子者无禁釋文藉也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无恥也若此

乎顏回无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

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于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

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郭慶藩云呂覽慎人篇為故

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俞云呂覽慎人

霜露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釋文隘於丘其幸

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成云削然取琴聲子路屹然執干而舞李云

貌奮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

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

莊子集解 卷八

俞云德當作得呂覽慎人篇作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疑此文窮通下亦當有一也二字而今奪之案成

云得道之人處窮通而常樂是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

成所見本德作得與呂覽同共首司馬云共伯名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為賢周厲王

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共伯不聽乃宣王共伯復歸於宗道遂得意共山之首共上山今在河

南其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无擇北人无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言不惟又欲以其辱行

漫我漫行吾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釋文山海經云在江南

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咎光而謀咎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

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无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釋文司馬本

水在潁川一云湯又讓咎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咎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

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无

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

廬水釋文司馬本作盧水在遼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

莊子集解 卷八

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成云加就官一列血性而理之二人相

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

祀盡敬而不祈喜俞云喜當作禱釋禮福也不祈喜不祈禱

字異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无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

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

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王念孫云下字誤加上

作上謀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般伐以要

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

為苟存今天下闔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其猶與其也

不如避之以紮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

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特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也 子之節也

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

橫行天下侵釋文李奇注漢書云盜跖之大盜也俞云

名是跖之為何時人竟無定說孔子與柳下惠不同

時柳下惠與盜跖亦不同時請各勿以寓言為實也穴室樞戶

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釋文應記鄭

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天為之者必能謂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父不能謂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无責父子兄弟之

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且

竊為先生羞之且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

莊子集解 卷八

者必能謂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

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

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

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御子貢為右往

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釋文舖字

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

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

國之巧僞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成云

章文 冠枝木之冠司馬云冠多華帶死牛之脅司馬云取牛多

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

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子之罪大極重俞云區當作極極極古字通書洪範多士左傳二十八年傳昭

七年傳釋文並 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醬舖之膳孔子復

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釋文司馬本幕作幕云言視謁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

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

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

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釋文知能

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

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

有光脣如激丹司馬云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且竊

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

莊子集解 卷八

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

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共

供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

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

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

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

欲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

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錐之地朱均湯武立而天下後世

絕滅成云湯武子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

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

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

生之民神農之世卧則居居成云居居起則于于郭慶藩云于

方言于大也禮檀弓于則于正于廣大之意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糜鹿共

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

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

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眾暴寡湯武以來皆亂

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成云辯說

世之縫衣淺帶釋文縫作捷郭慶藩云列子黃帝篇注引向秀

教也或作逢禮儒行逢掖之衣鄭注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逢猶大也釋文淺帶縫帶使淺狹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

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巨而乃

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

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

莊子集解卷八

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植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

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道此患疑有上无以為身下无以為

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成云堯不授丹禹偏枯

勤勞致疾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句應在武王此六

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孰同熟猶言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

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

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魚飾行非世抱

木而死成云鮑魚周時隱者飾行非世荷擔采樵拾橡充食子

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成云諫而不介子推至忠也自

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復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

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

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李云言人不得其死猶猶皆離

名輕死釋文難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不念本在養生世之所謂

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

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成云為達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

干二子以身殉國在皆不足貴也道者所嗤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

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

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

莊子集解卷八

為痠字之誤也病痠一類死喪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

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无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

於无窮之間忽然无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

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成云狂狂失信也亟去走歸无

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也汲汲不足也詐巧虛偽事也非可

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

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

邪成云微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

乎即篇首柳孔子曰然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釋

料音聊成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此人則上與名就利之人彼俗過世之士是其專於無為主於正道足與俗化世去至事乘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胡不效之與俗化世去至事乘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乃混同於俗化合於世其去絕俗過世之士遠矣去至重之生棄至尊之道以為其所謂富貴者此其所以論長生之道不亦遠於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疾而悲安而樂體之事情乎也恍惚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恐而懼喜而快心之真知為也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成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知為之有無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執釋文音勢至人之所不得遠賢人之所不能及也賢過俠人之勇力而不為威強俠同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

莊子集解 卷八

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與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知者之為天下必以百姓度是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知足故不爭无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成云四處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此聖凡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廉貪之實非反視其度量何勢為天子而不以責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若而已知之矣詩衛風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獻人計其患慮其反思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黎民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竭美利以奉一己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是自害其生也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

興名譽也非彼之欲與賢名也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言必欲謹持其名苦以持生則與久病長阨而而不死者同究何益乎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嘍於芻豢醪醴之味說文嘍口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釋文徐音礙五代反又戶該反飲食馮盛也馮氣猶盛氣業欲既多修塞沈溺於盛氣如負重上行其苦甚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馮郭慶藩云准與修稱訓高注靜居則清體澤則馮平居則馮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不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成云戚醜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

莊子集解 卷八

疏李云重樓內而疏窗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嗜財若天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郭嵩燾云單直古字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也言曲意屈體而爭之

雜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釋文司馬云惠文王也名何武靈王子後莊子之元年一云案長歷推惠文王與莊子相值恐彪之言誤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俞云惠文王後為孝成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上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

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懼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釋文將欲鬪故冠低傾也曼胡之纓司馬云謂纓無文理也短後之衣釋文為便瞋目而語難釋文難如字艱難也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成云使太子先言於我曰臣

莊子集解 卷八

七

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俞云十步之內輒殺一人則應千里之遠之利也行以劍言非以人言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成云忘己虛感而後應幾照物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郭嵩燾云魯頌敦商之旅箋敦治也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成云御用也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

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鈞釋文燕谿地名在燕國司馬云鈞劍刃一云劍棧也成云石城塞外山此

地居北以為劍鋒齊國晉魏為脊周宋為鐔成云鐔環也晉魏脊周宋近手趙趙故以為故以為環也韓魏為夾司馬云夾把也一本作鉄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成云懷四夷以道德順四時以生化繞以渤海帶以常山遠統北海近帶北岳以四夷上制以五行論以刑德刑言古人有劍論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春秋長養則持而不御此劍直之无前也舉之无上案之无下運之无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鈞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夾此劍值之亦无前舉之亦无上案之亦无下運之亦无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和民意以安四鄉成云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

莊子集解 卷八

七

廉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无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无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成云繞食三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司馬云恐不見禮皆自斃也

雜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司馬云黑林名也休坐乎杏壇之上司馬云澤中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被髮揜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爲者也子路對

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

也治何術業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

樂選人倫擇之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李云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

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

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乎遠哉其分於道也成云分

道釋文又作介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

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而引其船司馬云擊願見孔子還

鄉而立或作鄉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

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俞云緒餘也未畢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

莊子集解 卷八

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成云助客曰嘻甚矣子之

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

无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

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司馬云經子之所以者人

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各守治之美也四者離

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无所陵成云陵故田荒

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无序庶人之憂也能

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無功於國

祿不持不能保持大夫之憂也廷无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

貢職不美春秋後倫釋文朝觀不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

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

不節財用窮困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

上无君侯有司之勢而下无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飭禮樂選人

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

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成云摠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成云人

強進希意道言謂之諂成云希望意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成

苟且順物非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僞以

敗惡人謂之慝詐僞則稱譽之惡其人則毀敗之是爲奸慝

不擇善否兩容頹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釋文兩容頹適者

適也頹或作頹宣云偷拔謂潛引人心中之欲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

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

叨變易常節以俸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專知自謂見過

莊子集解 卷八

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

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无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

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

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誘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

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

影不離身自以爲尙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

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度於

接物者知此而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无所累矣

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

生既來曾不發藥乎釋文司馬本發作廢郭慶藩云後廢古同善言以當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

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无保汝也而馬用之感豫出異也黃帝

下多惑也二字異下無也字張注云汝用何術能感物如此乎

案本文而焉用之其義自明黃帝篇當釋作汝焉用此感也張

說非感豫出異者先物施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无謂也黃帝

且作且必感下有也字才作身案本才即本質也與孟子非才

之罪也義同釋文一本才作性意亦同也言必有惠以感人則

此心逐物搖汝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宣云無彼所小言盡人

本質究何謂乎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忠告

毒也張注小言細巧易以莫覺莫悟何相執也郭嵩燾云漢書

此至孰也類注孰審也言既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無覺悟又何人相審詳乎巧者勞而知者憂无能者无所求

飽食而敖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敖遊者也成云物必以智巧

無係營彼虛舟任運道遙案巧者以下莊子所增

莊子集解 卷八

鄭人綏也呻吟裘氏之地司馬云綏人名也釋文裘氏祇三年

而綏為儒郭云祇河澗九里澤及三族既成必及人使其弟墨

緩使弟學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

弟名見下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成云儒憲章文武祖述堯

道勤儉好施儒墨途別各執十年而綏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

足非父黨小兒遂助翟也子為墨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閻同蓋何不

子為墨者子也閻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閻同蓋何不

閻胡連文如古書尚猶惟獨之例自有複語耳嘗試也釋文良

或作壞音浪家也案綏見夢其父言弟之為墨是我之力何不

試視我冢上所種秋柏已結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實矣冤魂告語深致其怨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

報其人之天郭云自此以下莊子詞也成云造物者無物也能

從師而學也故假於學習輔導道自然報其天性不報彼故使彼

人功也程有墨性不從綏得綏言我教不亦繆乎彼故使彼

有墨性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人猶言此人成

故使墨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夫人猶言此人成

緩也齊人窮整得井行李汲而飲之甘主淺水至梓飲者之頭

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況有德者乎釋文知音智案以已字

得之為德而自見其德已為不智古者謂之適天刑之刑

於有道之人而不可不因其天乎刑充符篇云天刑之安可

解不以有道自命則可逃通天之刑矣又見養生主篇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成云安任也任羣生之性不引

聖人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成云運知則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

也成云語於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成云復

自然之境知而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知道之士天然知而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澹素無復人情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司馬云朱泮漫支離益皆人姓名單千金之家

莊子集解 卷八

也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宣云無龍可屠也是以君子

聖人以必不必故无兵郭云理難必然猶不必眾人以不必必

之故多矣宣云以理之不必然者而各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爭故動則兵恃之則亡雖有兵

求濟所欲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釋文音智不離苞苴竿牘

之司馬云竿牘謂竹不離苞苴竿牘

簡為書以相問遺敝精神乎寒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

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勞於寒淺薄之事而欲

形器以合太一之理若是者已為宇宙之彼至人者歸精神乎

無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鄉郭云無始妙本也無何有之鄉道

也甘冥即甘眠徐无鬼篇孫叔敖甘寢乘羽甘眠與甘寢義同

淮南傲真訓甘眠於水流乎无形發泄乎太清宣云出於虛歸

瀾澗之域即本此文

人之自然 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大宜謂上小大大
流行也 而遺大也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秦王益車

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阨同困窘織屨項黃

鹹者司馬云項項項項立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

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

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

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魯哀公問於顏回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宣云貞曰

殆哉坡乎郭云坡仲尼方且飾引而畫宣云引有自然之文采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以支辭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

莊子集解 卷八

率乎神夫何足以上民視示同格其聰明是不信也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信之道使民受之於其心主彼宜女與子頤與誤而可矣彼謂

之於其神此豈足以上民乎女謂哀公願養也言彼或宜於公與抑

彼待我而養與有此誤舉猶之可矣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

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是難治也難治

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於人則欲勿忘有心見商賈不齒

雖以事齒之神者勿齒世之賤商賈者以其有市易之情也故

心之神理仍有不齒之見抑之不與士民齒雖或因事齒之而其

者二字與下文神者微之義同莊子多用此等句法

為外刑者金與木也郭云金謂刀鋸斧為內刑者動與過也郭

靜而當刑 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宵小古字通用離內

刑者陰陽食之成云若不分則內結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

真入能之成云心若死灰內不滑盪府形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夏且暮之

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釋文愿謹也俞云益當作

為以驕溢人是也有長若不肖成云心實長有順悞而達柔順

急事理有堅而縵外堅強而有緩而鈇釋文鈇胡旦反又音干

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宣云進銳故君子遠使之而

觀其忠多欺近使之而觀其敬多狎煩使之而觀其能宣云煩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宣云猝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宣云急

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宣云財易起醉之以酒而

觀其側釋文側不正也或作則俞云上文皆舉美德言之此獨

儀有則周書官人篇醉之酒以觀其恭語意相近大戴禮文王

其令儀所謂則也雜之以處而觀其色男女參居而觀九徵至

莊子集解 卷八

不肖人得矣肖之人亦得其情矣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執敢不軌成

正考父孔子十代祖宋大夫也士一命大夫再命卿三命偃如

而夫者郭云而夫一命而呂鉅郭嵩燾云方言呂長也說文鉅

自高大蓋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執協唐許同也唐

也言誰比同於唐許也

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曉宣云德而有非自然心中及

其有曉也而內視及其有曉則方寸內視而敗矣多紛擾

凶德有五中德為首謂耳目口鼻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郭云吡訾也成云心所好者自以為

為得故曰中德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存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入者俱過

人也因以是窮宣云自緣循成云循順也緣物困郭云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

勇動多怨壯往者仁義多責言仁義者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

者肖郭云倏然大恬解之貌也王念孫云郭以倏為大是也肖

任智則達大命者隨大命謂天命之精微達達小命者遭小命

各有命達之則安於所遭亦無怨怒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李云自驕而釋

云釋亦驕也管子軍令篇工以雕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

而食者郭慶藩云北堂書鈔蕭部御覽七百重其子沒於淵得

莊子集解卷八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釋文謂夫千金之珠必

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

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宣云言殘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

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

子為整粉夫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成云犧養也君王

宗廟衣以文繡食以芻叔釋文叔及其牽而人於太廟雖欲為

孤憤其可得乎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

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

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

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偏見平天下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

郭云徵應也成云聖人無心有感則明者唯為之使成云自炫

務為物驅使神者徵之則無往而不應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

而愚者恃其所見己智入於人宣云溺其功外也其功力皆不

亦悲乎

難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成云方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宣云其

學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

由出既無不在則神聖明王何由降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

於一下文所云內聖外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若孔子言顏

莊子集解卷八

謂自不離於精謂之神人成云精神不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成

然不離於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變化不測

謂之聖人成云以上四人止是一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

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宣云君子是以法為分以名

為表宣云以法度為分以參為驗釋文參本又作操宣云

為決宣云以稽考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宣云分明百官以此相

齒宣云此又一等人相齒謂以事為常事謂以衣食為主藉

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蓄息謂物產畜藏謂貨民之

理也宣云又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

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郭云本數明六通四辟釋文本小

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

為之太過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腋脛无毛相進而
所以非也相進猶亂之上也治之下也宣云亂天下之罪雖然墨子
已矣相進猶

真天下之好也真天下能好人者也將求之不得也將求教
術而不得邪古邪也字通雖枯槁不舍也雖枯槁其身不忍舍
用俞云即心誠求之意雖枯槁其身不忍舍去也俞云即孟子摩
頂放踵才士也夫可謂竭才

不累於俗不為不飾於物不苟於人苟且無所不伎於眾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民為重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不必
也以此白心宜云暴白其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鉅尹文聞

其風而悅之成云宋尹並齊宣王時人同遊稷下接萬物以別宥
性與教合故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
聞風悅愛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上下均平接萬物以別宥
為始別善惡宥不及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云命名也

莊子集解 卷八
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以融合驩釋文駟崔音而
案言我心如此推心而行亦如此郭音餌司馬云
色厚貌崔郭王云和也以調海內道調之以請欲置之以為主
願和萬物物合則歡矣不自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息
也以為主見侮不辱不自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息
也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其說強聒而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上時君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
太少曰其言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
飢不忘天下成云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己
之飯故也案宋尹見為置餐者言請欲先生惟置五升
足矣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宣云又言
自活哉圖活民命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无益於
傲救世之士耳

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又言君子不宜苛察故侮厭弗顧不假
明然計較太多雖有益於世而莫之為故宋以禁攻寢兵為外
尹以為彼之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莊子集解 卷八

宣云外以以情欲寡淺為內宣云內以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
是而止其行止於是則其道術之
公而不當崔本作黨云至公無私易而无私成云決然无主宣云
無偏主趨物而不兩趨不兩意不願於慮不謀於知無巧謀
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

其風而說之成云並齊之隱士俱遊稷下各著書數篇俞云據
曰雉兔在野取皆逐之分未定也齊萬物以為首宣云以此
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

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必有未
教則不至必有未道則无遺者矣唯道兼包之是故慎到史記
孟荀列傳慎到趙人著十二論漢書藝文志法乘知去己成云
家有慎子四十二篇名列先申韓申韓稱之

莊子集解 卷八
棄知忘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理釋文冷汰猶沙汰也
身去己而因必不得已始沙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
知去己而因必不得已始沙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
也其言曰凡知人之道當如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
也已近於傷之者也此到之棄知成云鄰近也誤裸无任而
笑天下之尚賢也釋文誤說倪不正貌案其用人雖談縱脫
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其在己縱恣脫略無行可稱而以推拍
斡斷與物宛轉郭云猶有推拍故未混合釋文斡斷也案郭釋
不合矣是推拍之義言強如推之拍凡物稍未合以推重拍之無
甚圓不見決裂之迹皆與物宛轉之意也此到之去己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宣云不執是非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釋文上知音
之智慮不問魏然而已矣故能巍然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
事之前後宣云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風之還宣云還無方若羽之旋宣云若磨石之隧磨石
驗其全而无非故能自全而動靜无過未嘗有罪靜無過動亦
無過罪何由

至是何故何故能如此夫无知之物亦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知之物木石是也言譽彼無來指日之患不用智以相推測故不受嫉忌之累移之則動置則亦無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極於此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何用賢聖為哉彼士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其能事之象桀則相與笑之而至於有死人之理適田駢亦然其言相同舉學於彭蒙得不足得世之怪詭焉而已田駢亦然而以包駢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得也舉蒙之弟與師而蒙可知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矣與慎到言至於若其風窳然惡可而向郭云窳逆風聲言古道常反人不見親常反人之意所觀美下文云而不免於飢斷宛轉不免於慎到之說斷說物以反人為實

莊子集解 卷八

三

音義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雖不免於非郭云雖是也案謂非於道則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故此三人者直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然論其梗概皆嘗有舊聞如棄知去已以本為精以物為粗成云本無也物有用無為以有積為不足郭云寄之天澹然獨與神明居宣云此虛玄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釋文關尹關令尹喜也或云為喜者書十九篇成云周平王時函谷關令故謂之關尹喜也漢志道家有老聃尹子九篇注云名喜為關吏或以尹喜為姓名失之又漢志無老子九篇之書呂覽不二篇關尹貴清高注關尹關正也名喜能相風角知將有神人而老子到喜說之請著上至經五千言上至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成云建立經之名他書未見也歸無物為宗悟其指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歸以虛通太一為主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外行以空惠圓明為實智內德關尹曰在己无居形物自著

宣云已無私主隨物同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宣云皆若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宣云同物則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而不唱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宣云能而為天下宣云處不積知其白守其辱潔而不為天下宣云居虛受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无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餘郭云獨立百足之謂其行身也徐而不費宣云不先則少事无為也而笑巧無為似拙而可人皆求福已獨曲少事故不費保安全日苟免答禍而已以深為根以約為紀全曰苟免於咎保安全日苟免答禍而已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成云以深玄為德之本曰堅則毀矣銳則拙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成云知足守分可謂至極姚本可謂作雖未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莊子集解 卷八

三

勞漠无形變化无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齊物論篇云天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神明往而萬物畢羅宣云無歸無可為我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歸之說釋文謂若忘荒唐之言荒大也无端崖之辭無端可尋時恣縱而不儻恣縱謂縱談論不儻成云不儻非也不以簡見之也成云簡不偶也宣云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莊論正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因世人不可與言為說已見寓言篇曼衍因其事理而推衍之所謂卮言日出因以曼衍也重言述尊老之言使人聽之而以為真故曰所以已言也寓言以廣人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以精神與天地往姚云莊以關尹老聃不過如篇首所云不離於真之至人猶未至極若莊生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則所謂不離於真謂之天者而不教倪於萬物未嘗鄙棄萬物存乎充不離是非以與世

俗處不責人之是非以與世其書雖瓌璋而連牝无傷也釋文
 奇特也俗混處成云譚責也 其辭雖參差
 而諷詭可觀成云參差者或虛或實不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其夫
 不能自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其於
 本也宏大而辟同深閻而肆宣云放 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
 遂矣釋文謂調音調本亦作調案遂竟也達也言其於所宗主也
 者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芒乎昧乎
 未之盡者然其因應於變化而冥解於物情也其用不竭
 惠施多方也其書五車多其道舛駁 郭慶藩云司馬本外
 引司馬云路讀曰外駁色雜不同也又引司馬此注一作舛駁
 法言敘曰諸子各以其知舛馳淮南似實訓二者代謝舛馳記
 舛馳玉篇引作舛馳義亦同也 其言也不中仲反 應物之意

莊子集解 卷八

曰其應指事物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內謂之小一杜撰
 以配之厚有日積也其大千里積何但千里乎天與地卑山與
 澤平天地一致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成云睨側視也居西
 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生呼
 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生無異也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謂之大同而與小同異是萬物畢同畢異
 此之謂大同異如寒暑晝夜是萬物畢同 南方无窮而有窮宣
 謂之南已有分際畢異也方謂之大同異宣云知有越時心已先到
 舉一以反三也今日適越而昔來案此語又見齊物論篇彼
 來作連環可解也成云環之相貫貫於空虛不貫於環是以 我
 至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也 我
 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此擬議地球中懸陸路可
 行廣海之 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大我非小 惠施以此為大
 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自以為為於天下

此曉示辯人辯 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
 也故行由足發動由神御今雞三足也 雞有天下宣云雞 犬可以為羊
 雖兩足須神而行故曰三足也 卵有毛宣云卵無毛則雞三足所以行而非動
 若先名犬為羊則為羊矣 馬有卵成云胎卵溼化人情形別以
 妨名卵何丁子有尾成云楚人呼蟻蟻為丁子蟻蟻無尾人所
 何妨非有可名尾也案蟻蟻初生無尾食是無尾皆無
 無足有尾聞雷後足出而尾沒矣 火不熱宣云食是不熱 山出口
 谷傳聲輪不踞地輪轉則何不以轉 目不見宣云見則何 指不至至
 不絕就人身言耳雖有絕響之時然天下古今究無不傳之事
 物是絕也至字緣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
 上而誤遂不可通矣 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
 此迷惑故云龜長於蛇成云夫長短相形無長非短謂
 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為小意 矩不方宣云天下自 規不可
 以為圓有圓非以規 擊不圓成云擊孔也柎者內孔中之木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司馬引墨子云影不徙也 鏃矢之疾而

莊子集解 卷八

若不行不止之時鏃矢行止人為之也專以鏃 狗非犬成云狗
 異名其實合則彼所謂狗此所謂犬也成云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彼所謂狗異於犬也成云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與體為三白狗黑宣云白黑人所名烏 孤駒未嘗有母李有母
 言孤則無母孤稱立則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司馬
 杖也若其可析則常有兩若其不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可析其一常存故曰萬世不竭不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
 无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成云桓公孫龍並趙人辯士客遊平
 行於世飾人之心易人之意成云易人之心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
 之心辯者之囿也宣云辯者迷於 惠施日以其知同與人之辯
 及其同遊之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成云特獨也字亦有作將
 人所辯論成云正義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時秦 然惠施
 此其柢也成云正義氏通史記秦始皇紀大氏盡時秦 然惠施
 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最賢於眾 曰天地其壯乎司馬云惠唯

於已施存雄而无術司馬云施意在勝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絛
也也釋文倚本或作時同李云異也成云姓黃名縵不偶於俗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
之故成云不辭謝而應不辭而應不慮而對成云不思慮而對答徧為萬物說
說成云徧為陳萬物根由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成云加
能其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成云不
弱於德陳於物內弱其塗隩矣隩曲而隱由天地之道觀惠施
之能其猶一蚩一蚩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成云庸夫充一
尚可宣云內聖外王皆原於一曰愈貴道幾矣曰詞也言愈自
於道亦惠施不能以此自宜自安定散於萬物而不厭成云散
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釋文駘李音殆放
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聞響大而無所
美

莊子集解卷八

愈振見影來而疾走不悲夫知形捷而影競隨之也





子周人也姓尹氏名喜字公度始先生世居天水覽
 終南山水之勝結神乃家焉學道首氏道首三才懷仁抱道修
 身慎行原王召拜大夫歷仕昭王惜王道之不行遂有歸隱之
 志見星西行知有聖人西邁遂出為函谷關令通紫雲浮空音
 牛出谷遂迎拜老聖遊留終南之州樓受道德二經研窮條
 者著書九篇凡一百七十章号関尹子觀其分篇命題始字而
 終藥以九字為一書之綱領推无始之于天地万物于歸
 則復歸于无始關玄燭理格物明道實内聖外王之學也學者
 忘其牝牡驪黃則見其道矣偶有所得輒述微意題之曰関玄
 嗚呼長安大道今猶古無行者自見何假問津世有不出戶而
 知天下者將以我言為替後學當塗南谷子杜道堅叙

関玄篇目

上卷 一字 二柱 三柱

中卷 四符 五嶺 六七

下卷 七釜 八善 九藥

一曰字、道也四方上下道无不在有字則必有柱故二曰柱、建天地也
 有天地則必有聖人建中極故三曰極、尊聖人也三寸立而四象位故四
 曰符、通神明人之精神鬼鬼而心為之主故五曰釜、心也心明則能照
 鑑諸有故六曰七、合也合能養形、者七化故七曰釜、能化物故八曰
 藥、物也物生于為藥功用至矣故以藥終焉明物、皆藥則明内聖
 外王之道可以壽天下元、之命蓋道之為道有形氣者必有數、
 起而无始于一終于九、後復為一天地万物莫得而逃焉由是以
 知天地万物莫不出乎道而歸乎道也関尹

關尹子関玄 叙

知道與乎現其命意立言是皆老子言外之旨及其父以立言也
 道德經之外傳欽惟格物而不泥于物者當有自得于吾心之天將
 見言、是道物、皆天夫是之謂博大真人之徒
 尹杜二真人傳

大和真人姓尹名軌字公度文始先生從弟也太極真人姓杜
 名冲字玄遠京兆人也與公度師事女始受道德二篇當時得王
 西遊景慕老子灵迹命駕詣終南修草樓延玄遠主祠事玄
 遠吐内无華搗獲氣液老子降授九華丹經精思養煉体生玉
 先洞观衆妙後授百灵後授為太極真人王屋仙王之職公度精
 修道妙時游海岳濟度羣生老子賜任太極真人以統杜陽宮
 之仙衆道統之傳自是而始吁士士勤行至于谷神不死而得長生
 久視之道予一生苦學骨俗難仙今老矣无補于世因著関玄
 更述尹杜二真人始末云

關尹子開玄卷上

後學當望南谷子杜道堅述

一字篇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
天物懸殊人事錯然若乎同也乎同也勿乎似而非也而爭
之而介之而視之而噴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鑿虛聖智
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合故曰天曰命曰神曰
玄合曰道

道先言 者人也道无 者人也現夫天人交際事物錯然有
言有思者出而无言无思者变化无穷焉若乎同有元之相生也
慶乎開難易之相感也勿乎似而非長短之相形也爭之介之
高下之相傾也視之噴之之相和也去之要之前後之相隨也
夫影不可吹則道不可言塵不可鑿則道不可思是皆自然而然
者故非聖智之可造鬼神之所可識惟不可為故曰天不可致故曰
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合故曰玄合而言之強名曰道於感通固
不可言知不可言則道不躑道固不可思知不可思則道不測由是
而知聖人言而未嘗言不言而未嘗不言也

關尹子曰无一物非天无一物非命无一物非神无一物非玄物既如
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道玄不可言此
非玄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是以吾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
致命道玄學之術身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身名

夫天地万物咸由道而生故无一物不有夫道非生知安行則

必學而思之得其道者由術身名而忘身名析同實而契同實即一
物中可知知天盡神致命道玄物我玄同道在足矣
關尹子曰現道者如現水以現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
殊不知吾之 液涎淚皆水

道猶水也人知沼河江海之水為水而不知吾之津液涎淚皆水也
知水无不在則知道亦无不在及身而求物无不備其有不具乎
關尹子曰道无入聖人不見甲是已非道无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
道以不有道故不无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道无入我聖人止无入我故不見人之是非已之進退不有无得
失累其心則是心与道一其有以道為我之獨有哉痒疴疾痛皆
与人同也夫是之謂混沌氏之民惡有 人我者

不知道要意上者如射覆孟之高者曰存金存玉中之者曰存角存羽
卑之者曰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人之天性本同因習有兩身而忘其同也天之不降覆孟之製者鮮
矣高曰金玉中曰角羽卑曰瓦石是乎非是乎覆孟之下果何物
哉惟思其所置故所射不同能使事安俱空一真呈露不待射而知
之置物者豈他人耶

一陶能作万器无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陶能作万物无
无一物能作陶者能害陶者

以陶喻道以器喻物一陶能作万器一器能生万物器不能作陶
物何能作道器不能害陶物何能害道世之為物害道者之氣火生
于本陶豈不危乎生于國時動必濟惟善道者不物于物而物无害

道茫而不知其心倘而無羈乎物迷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
飛乎聖人之心物一而道三者又合為一不以格不一不以不
害一

道之在人心之倘物之迷電之沙飛何其九定故即推無知則見
道一元羈則見心一元非則見物一曰道曰心曰物三者又合而為一
惟聖人三者兼忘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一言一是故天下情心為噫
嘻吾忘天下易使兼忘我雅

以孟為沼以石為島魚珠港之不知幾千萬里而無窮也夫何故水
無源無悌聖人之道本无首末无尾所以存物不窮

海宇為沼王歲為島魚則人氏水則石物同一道也聖人申天下
而立民環居之藏万物于天下生而不有故自生民以來不知幾
千萬載而不窮也夫何故道无源无悌聖人法道以安天下不以
本末二吾之心故能日復萬機无有窮已天下何為而不治哉
无愛道愛者水也无現道現者火也无道道逐者木也无言道言者
金也无里道里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前道
三假之

人之一身滿腔是道何則精神鬼鬼意五神也應乎五星心肝
脾肺腎五藏也應乎五行愛現逐言更五情也應乎五事道則
一以貫之聖人本以外物動其心故能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假之云
者應之而已

重雲蔽天江湖照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
漁釣龍焉不知我无我而逐道者止然

心未明道蔽于陰識精神懸然妄念一起而空花虛影幻或為楚
橫批乃道即而就之未有不瑣漁釣之悔惟明道者則知我无我而不
逐于物把道自然自得

方術之在天下動為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
之皆道

道不可執之皆事衆人也不執之皆道聖人也三代之季聖人不作
而九流興焉是故天下之治方術者明百家眾技晦明強弱雖所尚
不同然各有其長時有所用夫徇于一曲自謂人莫我加者殆不
知有玄同之火道者悲夫

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
不名道聖人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本乎天者謂之道得于心者謂之德見于事者謂之行是故可
得之德可行之行所以善吾生也不可得不可行之道所以善吾死
也然則道終不可得不可行乎道終不可得不可行則吾終不可
歿自有不止者存

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无所為无所執者所以之天為
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于朝可死于夕
老子曰上士聞道動而行之而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
所以之人也何哉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推所以无所為无所執者所以
之天也明此則聞道于朝可死于夕呼之天也又何死乎
一情實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无
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无起者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者有

知推動物有之一情冥為无知溥天之下道无不在

天性本靜情生而善惡與焉曰善与惡皆能障道惟性靜情真

自有之无乃聖人心同太虛不可得而示也情動則自无之有善

者乃賢人惡者乃小人善惡判然不可得而辨也或問曰道何在

曰不識不知

道无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无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

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道无作以道應世則可指事為道則不可也道无方以道寓物則不

認物為道則不可也世則必虛事存物然後為道聖人為无為

事无事宜出道以示人我吾何隱乎爾

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旋轉无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

泉飛知學如擲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在道將來契

言行學識事也執事而求之道固不可得也則外事而求之

道可得乎知泉鳴禽飛擲影計夢互相旋轉无有得時則知一息

不在道將來契意无事于心无心事非道而何

以事建物則難以道弃物則易天下之事无不成之難遠之易

事雖成物易遠道難得物易弃天下之權謀聚歛皆事也以

之建邦立國創業起家靡不感于難而遠于易推道无心不生

一星之火能燒万物

亡而火何存一息道能冥萬物亡而道何在

政猶火也民猶物也行極故而為民害

亡而火將先滅道即心也冥即忘也有道之主与民相忘民亦不

知帝力之何存

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

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乃生

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心或難身死易得道難作事易故以人之生死修短為喻然不曰

死乃得道而曰死如得道行我死乃得道是貴死賤生也豈聖人

之道哉死如得道是言心死也心死契道是為得道心若未死雖

身死乃偏道无得時故言動作昭著止名為生不名為死止名為

事不名為道契道則心空形亡則生主生在物亡或問心死矣乎

曰問于老龍吉契道矣夫曰問于猶龍老

不知吾道无言无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异物橫執為

道殊不知舍源求流无時得源舍本求末无時得本

道无言无行蓋言行乃載道之具耳非所以為道也即言行而

求道无時得道猶舍本求末无時得本其可求諸异物橫執

為道哉一有是求則异其言行而失之去道遠矣

習射習御習琴習樂終无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推道无形无方

故可得之一息

射御琴樂藝也藝有形声之拘故習必有方終无一事可以一

息而得推道无形无方所以得之一息世之重藝而輕道者

昧亦甚矣

兩人射相遇則工拙見兩人突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无

可示者无巧无拙无勝无負

天下之理一則定兩則爭故兩射兩夾則爭心生焉上杜勝負
可見也道先工杜勝負兩人以道相見何爭之存

吾道如海有德萬金投之不見有德萬石投之不見有德萬斤鐵
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鯢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為有
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海善下而不自大故能受金石汗穢而不見能運蝦魚鯢鯨而
不知百川之水合而滂之不見其盈散而分之不見其涸此所以為
百谷王也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處明俗人昭也處暗我獨若昏也處明不見暗中一物俗人
不自照也處暗能見明中區事聖人光照天下也是故得吾道

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見土
小人之權歸于惡君子之權歸于善聖人之權歸于无所得惟无
所得所以為道

權乃道之用小人不善為用故權歸于惡君子善得其用故
權歸于善然則小人豈能歸于惡哉迂善則為君子矣君子失
善或為小人推聖人得道之体用故權歸于无所得則无
所不得也

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則利以手推刃則傷
劍能殺人能活人能利也能傷也在道而不在劍矣以刃割
物則利庖丁解牛披竅通都迎刃而解用得其道也以手推刃
則傷是代大匠斲不傷手用夫其道也嘗不若吾刀而藏之

道不問空、不答蓬、无不問石、不答瓦、道亦不問与答、与
一氣往來、道何在

道无言、有問答者是事、道无為、有往來者是氣、夫蓬瓦石
无事、无氣、故无問、无答、道亦不問、与答、道果何在、推問、答
不用、口可者是

仰道者致、如道者駁、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
而、不、道、而、不、借、道、于、聖、不、借、道、于、愚

道、隱、无、名、本、无、餘、歎、不、假、外、求、人、各自、足、彼、仰、道、而、改、者、望、之、不
及、如、道、而、駁、者、望、之、太、遠、是、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也、推、聖、人
則、安、吾、之、所、問、亦、不、借、不、費、莫、知、而、常、自、足

二柱篇 凡十二章

若、抗、若、孟、若、瓶、若、壺、若、簋、若、盂、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著、破、瓦、文、石
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為、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
我、之、精、合、彼、之、精、而、精、相

薄、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托、一、牡、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
愛、者、我、之、精、現、者、我、之、神、愛、為、水、現、為、火、愛、我、而、現、因、之、為、木、現、在
而、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實、現、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矣、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為、天
自、中、而、降、為、地、无、有、升、而、不、降、无、有、降、而、不、升、者、為、火、降、者、為、水
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為、物、鑽、之、得、火
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鑽、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為
精、乃、天、火、為、神、乃、地、木、為、鬼、乃、人、金、乃、鬼、乃、物、運、而、不、已、者、為、時

包而有在者為方，非土所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未有天地，无物也。則建天地者，誰乎？一元之始，火極也。乎未形之天地，万物開物之後，一物各包一先天之大極，是故恍惚孟瓦，盡皆能建天地，著龜瓦石，皆能告吉凶。天地万物之成，理凡具形氣物，皆包之，各不相借，而未嘗不足也。現後兩精相薄，而伸應之，雌雄牝牡，胎生耶生，莫不各有自然之理。此非建天地者，而何以知男女之于万物，吾身之于天地一也。傳曰：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其為道也，愛之為水，觀之為火，因之為木，福之為金，丙具四象，外應四時，一身之天地，恰天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一運之象，周乎太空，升降上下，運而巳者，時精神鬼鬼也。而有在者，亦始之終之，繫乎土，解之示之，繫乎人，於戲人，上貴矣。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先天太極，一火金丹，能建天地者，知之。

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德非計人。之夢各異，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里感之，蓋不以虛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里者乎。

天下之人，眾矣。人之夢不同，夜之夢各異，窈冥恍惚，表化有元，若天地之與人物，不日而見，不耳而聞，妄即真，即皆里感之道。无思至人，無夢。

心應裏，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各情。

心非裏而應裏者，大肝非榆而應榆者，本形不同而氣同。我通天地也，將陰夢水，心之所感，將晴夢火，神之所交，覺不冥而夢，靈天地通我也，我之精神，天地之水火，我之鬼鬼，天地之木金。

似契似離，純各情，惟不夢者知之。

天地雖出，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地者，存。

天積氣，地積塊，身天地雖大，有則有，諫吾道非心，吾心非物，形色既空，方數何有，明是道者，則知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天而又天地，而天地自有固存者存。

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上人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刀，不傷人。

性无生死，有生死者，形性无物，我有物我者，識彼有不出胎卵，而死者，上人物，彼何識有天地哉。計天地者，皆我之區識耳。彼識害性，如刀傷手，惟不持寸鐵者，无傷焉。

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為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盪不汲，彼之有元，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左天地去識。

現夢鑑水中之天地，則知万物中之天地，不待建而存，夢幻泡影，倏有倏无，妄喜妄驚，无時暫息，皆由識念中，未是以聖人不左天地去識，我識既空，諸妄何存。

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无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天地不自天地，有為天地者，存聖人不自聖人，有尊聖人者，在推不自為，故能久長，惟不自尊，故能久大，知彼有待者，屋宇舟車，元自成之，仰也，知此无待者，天地无自為之心也，聖人知此物我兼忘。

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中不見我外不見人是与天地合德故
能与天地同其久長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
南北何謂非氣之所謂自生者如搖蓬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
已搖時則名為氣何謂非形之所謂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
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則名為形

積氣成大故時有晝夜積塊成地故方有南北彼非氣非形者
不托有時有方者而後有生知是未搖時非風之氣未鑽時
非火之形則知我未生時非我之形我生之後則名為我命既
終而我何存知原始反終之道則生死之說可知矣

寒暑溫涼之表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則溫
吹之則涼特因外物有左有右而彼瓦石之類在左來譬如水中之影
有左有右而所謂水者實无去來

如時表而有寒暑溫涼之氣則如心動而有喜怒哀樂之情
如彼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則溫吹之則涼是故親君子則吉
近小人則凶我之置身可不慎乎彼有主寒暑溫涼之手影也
此无主寒暑瓦石之于水也吾心不動外物何有哉

衣搖空得風氣唯物得水注水則鳴石擊石則先如此說者風
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火
火之竟想內想火水之竟寒如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天地可建風雨可作人其可不自貴乎知衣搖空得風則風可坐氣
唯物得水則雨可作水注水則鳴而雷可與石擊石則先而電可為蓋

猶之風雨雷電即吾之精神氣血彼緣氣生氣緣心生是故想火
則想水則寒道法之要于存可見天地可建風雨可作任變
理之者不可不知乎

五雲之表可以卜雷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雷時之吉凶是故
休咎實祥一氣之運耳混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雲將風師天之佐佐來雲者五色可辨豐歉風者六音可占吉

大人合天地之德同一氣之運知天地之風雲表化則國家之福祥
妖孽可以預知是以聖人混人我同天地有以私智認天下為已有我
禹曰黃帝堯舜之治天下也天下一心

天地寄万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寓之之者寄之而已大而天地細而萬物若我若道何莫非寓

明此則知君臣民物連相委寄可相依不可相離至寓得其道
則可以保身全生可以養親奉君苟離于寓道亦不立而我何
在特何以為安國字家任天下之寄乎噫天地可建孰不可建
現一寓字 篇 其意深矣

三極篇 凡二十七章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
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
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无得而累
之故存之以謙天下之物无得以外之故舍之以虛天下之物无得
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无得以窒之故去之以權以此中
下可以制私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

天下可以樂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現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一掃功于聖人。一任功于天下所以克舜禹湯之治天下。皆曰自也。

三才立而人道興聖人作而万物親為生民立極視天下為家知賢愚是非之不一故因其材而篤之知古今內外之火同故隨其時而用之聖人虛己以治天下制礼作樂理財樂侮立法制器出于自然不過因之而已是以天下治天下也長而不宰功成不居克舜禹湯禹有之吁三代之士寓今猶古得其行其道是三代之聖也

天无不覆有生育教而天无愛惡地无不載有貴有賤而地无彼此日无不照有妍有醜而日无厚薄聖人之治天下也此聖人之道如天聖人之德如地聖人之用如日

聖人法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為天下王為社稷主彼民物之自生自殺而我无愛惡也自貴自賤而我无彼此也自妍自醜而我无厚薄也惟我无心故通无不覆德无不載用无不照吁非天下之至公孰能如之

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特符非聖人能自操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聖人所以安天下者攝其有道德事業之可尚也乃曰不有何哉聖人不自道而得之天命故尊不自德而得之時符故貴不自事而得之人為故有功一有自道自德自事之心則失其為聖者矣

聖人知我无我故同之以仁知事无我故權之以義知心无我故戒之以礼知識无我故整之以智知言无我故守之以信

聖人以天下為己任不以天下為己存推其知无我故我則同之以人事則權之以義心則戒之以礼識則照之以智古則守之以信是任天下于天下也天下其有不治乎

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礼以智以信為仁義礼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勝天下名之不得

性之包乎五常猶乾之包乎四德互相為用是以聖人或以仁為仁或以礼義智信為仁各兼五者一而不勝天下名之不得此所以為聖人也不此則五性鑿而七情動人欲熾而天理昏其何望于一視同仁者哉

勿以行現聖人道无跡勿以言現聖人道无言勿以能現聖人道无為勿以見現聖人道无形

聖人與人同身何曰勿以言見行能現聖人即蓋聖人太虛同体造化為心言見行能之可現一有可現使墮言為行跡之列失其為聖人之道矣

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見雖至珠不離妍醜聖人做此以示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聖人之言見行能雖有至卑至公至神至珠之妙不出乎高下是非巧拙妍醜之外而別有所謂言見行能也不過做此以示天下耳天下之人能不為所見冥此而現則可以見聖人之道无他焉在物而不滯于物也

聖人師蜂立君位師蜘蛛立網罟師拱眾制礼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師人師聖人。師万物聖人同物所以无我

惟聖者不啻一言

蜘蛛蛇龜相啖食無敢先者聖人之言也此何故聖人不先人常隨人而衆人之言不先存至于非有非元非有皆能為與如引銘然此情而出彼情而入矣惟聖人則古滿天下不啻一言彼蜘蛛之于蛇龜又何知終不免于啖者世常有之

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而巳不能為龍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施之隨人蛟之

龍喻聖蛟喻賢蛇龜魚蛤則衆人也聖人兼有隨人衆人之德賢人且不及聖人况衆人乎此因現物而知聖人故傳曰老子猶龍

在已无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响注乎若亡窅乎若清同鳥者和得名者夫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在已无居又始自道者乎惟我无我故能形隨物著其動若水坎盈則流其靜若鏡鑑已則虛其應响若應已則靜宜其注乎若亡窅乎若清而與物相和矣一有所得失即隨之而不先人者惟

聖人能之

渾乎渾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土已時真已時和物時逐物時測物時端乎權乎往乎愚乎

有道聖人天性純一渾渾渾渾若游太初之天形忘心空了无朕兆是故時金則金時土則土至若禽飛獸走山高水深不知有古今

之殊物我之异无一而不與時偕行也此則端若此乎權若此者乎任使之然乎愚使之然乎弗知也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声凄然有思心則声遠然有怒心則聲回

回然有慕心則声悲然所謂悲思里悲慕者非手非竹非此非相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人之与琴判然為二何善琴者心有所悲思里慕之情則隨感而應于指形于声乎凄遠回悲如哀如訴不知琴之為我之

為琴也是知有道之士一語一默天人相應莫不中道世故有口雨而雨曰晴而晴者矣

聖人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异乎人

衆人有言有為有思聖人可无言无為无思者我此則所謂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是皆出于天理之公曾不出一己之私也此其所以异乎人焉

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思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具是以聖人渾之

即水出清則多與人至察則至徒

人心貴明斯可矣而曰愈明則是過于察也過于察則凡利害賢愚是非好醜之間无不切然爭之辨之而望睦于親友于友

成于事契于物者雅矣惟聖人明而不察是以渾之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杜時巧

大賢如愚大巧若拙蓋下愚至拙之可假或聖人之通當愚則愚當明則明巧若拙也然時出而用之耳蓋世愚世拙者孰

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道而妄道以賢師聖者反道而合道

道无形而迹有形。賢人學未至道，自假為聖，則足以聖師。聖師迹而忘道也。聖人隨時達變，不以自聖，則足以師。師聖及迹而合道也。道豈可以迹求哉！一有自聖之心，去道遠矣。

賢人趨上而不見下，眾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直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眾人別有聖人也哉！

賢人務高，不免有鄙下之心。眾人處卑，不思有向上之志。所見雖殊，其偏則一。惟聖人達其時宜，可上可下。處賢則賢，處眾則眾。曾不外此而別求，謂之聖也。

天下之理，夫者偶婦者隨，牡者隨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物之。

乾坤真位而天下之理定。夫倡婦隨，牡馳牝逐，雄鳴雌應，孰使之然哉！天之理也。聖人因天理而制言行，賢人因言行而理人事。是故非正不言，非道不行。

聖人道雖希，表事則豐。行通雖且紛，事則縶布。

聖人之通，禍申之變，風行州隱，不極而威。及乎行事，則踴跬步，步如跛，蹙此故无位以之害也。六福治其而參之，若雜理及乎行事，則降而不泰，有如縶布无乱以之失也。勢組也見左傳注

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不胡然激，亦胡然唐，亦胡然滅，亦惟其能備萬物而无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胡然者，設問之辭。聖人之道，不無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唐，此无物而不容滅。然无事而不善，是故道能備萬物。无一能偶于道，民即物也。道即君也。故為天下貴。

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表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大虛空，亦无邊際。雲行鳥過，飛卷自如，而表化无窮者，以其在虛空之中也。聖人之心，虛空同体，四方八表，舟車所通，自往自來，而歸戴无盡，其道亦然。

關尹子闡玄卷上

閔尹子闡玄卷中

四符篇 凡十七章

閔尹子曰水可折可合精元也火因膏因薪神无我也故耳故前
後皆可聞无人知崇无人一奇无人冬凋秋物无人里不可凌无人北壽
无人皆捷古即齒朱成言无我礼早无我二偶无我夏因春物无我
亦可凌无我南天无我皆人以精无人故未去教則精在神无我
故鬼咈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東非忘得夫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時
強弱在彼者非此

符合也四符者人之精神鬼鬼合乎天地之水火木金也水火既
濟木金交感而生化无窮要皆不出坎離之妙用且夫水之為物
折之六水合之六水在人為精火之為物非膏不明非薪不傳
在人為神水數一火數二一則不二是无人也故曰精无人二則不
一是无我也故曰神无我言无人者六皆精言无我者六皆神以
精无人故未去教則精在焉以神无我故鬼附物則神見焉知此
道者忘其是非得失而全吾之精全精者无人故在此者非彼
時其晦明強弱而抱吾之神抱神者无我故在彼者非此人能
兼忘彼我聚精會神合而一之生意其有不存者乎

精神水火也五行之生滅之其来无首其往无尾則吾之精一滴
无存亡耳吾之神一倏无起滅耳惟无我无人无首无尾所以与天
地冥

精神水火也鬼鬼木金也意土也人之五神天地之五行也知五
行之互相生慈来无首去无尾則知吾之精天地之精也故无

一滴存亡吾之神天地之神也故无一倏起滅五行生慈五為
慈孫如環无端冥冥天地无首无尾人我何有哉

精者水鬼者金神者火鬼者木精主水鬼主金生水故精者鬼
藏之神主火鬼主木生火故神者鬼藏之神火之為物能倍金而
倍之能燭木而燒之所以冥鬼鬼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
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鬼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
為鬼鬼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鬼惟吾之精合天地万物之精譬如
水可合為一吾之神合天地万物之神譬如火大可合為一大以吾
之鬼合天地万物之鬼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為金而倍之為一金以吾
之鬼合天地万物之鬼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為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
地万物皆吾精吾神吾鬼吾鬼何者死何者生

五藏之藏于一身万物之藏于天地始皆同一元極中未是故我
之精神鬼鬼則天地之水火木金為寒為熱為燥為風皆莫出
乎四端之外知水可合為一水火大可合為一火金可倍為一
金木可接為一木則知我之精神鬼鬼可合于天地万物之精
神鬼鬼而為一矣是故天地万物皆吾精吾神吾鬼吾鬼何死
何生哉然則合為一將何歸曰復歸于无極

五行之運因精有鬼因鬼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鬼因鬼有精五
者迴環不已所以我之傷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
相生不知幾億萬株天地雖大不能容室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幾
億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无雄之雌惟其来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
則爰物我无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去之

五行之運始于天一生水故精為之先因精有鬼因鬼有神
因神有意因意有鬼而鬼又生精五行相因是故因祖有父
因父有已因已有子因子有孫由物初已未生不已其曰我
之傷心之者皆由妄意所想幻情所攝因妄生幻流轉造化不知
幾億萬載生民之元有窮極物之元有窮極也蓋水火木金非
土不生精神鬼鬼非意不成土麗四象生或乃物非土不能夫天
地雖大不能草堂中之核陰陽雖妙不能卵无雄之雌无意故也
盖无意則不生聖人无意外之未于我者攝之一息我意既空
物將自化五行孰能表之

衆人以鬼攝鬼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鬼運鬼者木有餘
則金不足也盖鬼之藏鬼傷之鬼之附鬼因之鬼盡寓鬼夜合肝
一寓目能見合行能夢見者鬼无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
一者鬼祖習也夢者鬼无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鬼祖習也
一土生金故意生鬼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鬼
一推聖人知我无我知物无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故万物之未
一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无心則无意矣盖
一无火則无土无意則无鬼矣盖无土則无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
一既能障天地万物以爲鬼斯能障天地万物以爲鬼凡造化所妙
一皆吾鬼凡造化所有皆吾鬼則无有一物可役我者
一水木火土金一而五一而一者也精神鬼鬼意二然五者因
一而有之順則相生逆則相克夫天地之五行造化不一故人之五神
一隱見于晝夜夜夢之中分別祖習无有定故也惟聖知我无

我物无物故无思慮計之心無心則无意一則无鬼一者不存
五者俱廢斯能障天地万物為鬼為鬼陽鬼陰鬼輕清
鬼重濁凡造化之妙者皆吾鬼造化之有者皆吾鬼古鬼鬼
則精神在焉此吾所以能役万物无有一物能役吾者吾性本
空于彼何有李者工夫能造于此雖未能至聖心聖人之徒也

鬼云為鬼鬼白為鬼于父則無鬼者人死所表云者風者木白
者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者入地輕清
者鬼從鬼行重濁者鬼從鬼降有以仁升者為木星位有以義升者
為金星位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位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位有以信升者
為土星位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
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鬼鬼半之則在人間升鬼為貴降
鬼為賤靈鬼為賢厲鬼為愚輕鬼為明重鬼為暗揚鬼為明能鬼
為毛明鬼為神幽鬼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一本作名皆以五行契之
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附盈天地間獨未已也以五行歸五行
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我譬如北極教養至誠自契五行在——
之誠苟不至非之教之无一在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人受形于父母始因精神交感合于意土鬼鬼附之凝為胞胎
氣足形全天性具而降生為人五藏五神是為五性曰仁義禮智
信上應五星下應五行是故以仁升者為木星位以不仁沉者木
賊之礼為智信之曰升曰位曰沉曰賊其道也然現其升鬼為貴
降鬼為賤其鬼為賢厲鬼為愚之說豈貴而賢者有鬼无鬼
賤而愚者有鬼无鬼乎非也鬼陰則鬼弱鬼陽則鬼強耳此則

貴而賢者有時而降則或賤或愚者有時而升則或貴或賢是故君子修之吉小人修之凶至謂性明重德揚其德也亦莫不然夫明鬼為神幽鬼為鬼此則明而為人幽而為鬼明則復為人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表魂表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表其形休更其所居易其性識移其所好今之吾非昔之我矣可不哀耶五行之教參差不一天地萬物不可勝數聖人遇物對境我存我心然不假于物則元以游世豈離五行而別有所謂道哉字者知成性存誠不息故可游乎道義之門聖人假之吾心假之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

五者具有鬼者識曰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為鬼耳心身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現為神為彼生母本愛現雖異識生彼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為水木為母故受血于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美惟其愛之無識如鋪之交現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在

不言五有而言三者節父也精神渾合鬼識具為人受生于五識中來故目視耳聽鼻嗅舌嘗心慮五官五識此生彼生如印、出悉皆自然而然也父之本以精愛母之本以神現父精母血愛現雖異為識則同男有鬚髮外有其父女有容色外有其母此生、不窮之道也若夫愛如鋪交現如燈照吾識既空吾生何在此不生不滅之道也然則世出世間無異何人我如桴叩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二不存而也夫鼓之形如我之桴鼓之聲如我之神

其餘者猶之鬼鬼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吾何有哉人之受生因精有形如桴叩鼓也因形感神如鼓有聲也及其形亡如桴已往也然則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而鬼鬼未泯者餘聲未息也雖終二不存而已夫知夫倏往倏來皆五行之氣于我何有哉噫聖者為象通得吾體散去無形不失吾常惟能見得真者吾常者在方可與言初間夕死之道其或未然不免又隨桴鼓之聲

夫果之有核必待水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澇火塊皆不足以生物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于其中橫見諸事猶如樹能于至元見有諸事而為真水曰為真火土得水火滋生万物夫果之有核必待三者具而後隨百枚州本皆如之然水勝則榮火勝則旱雖有其土物不能生蓋精水神火意土本不自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橫見其事隨物發生噫玄牝門天地根合者其非即知谷神不死則知呵祝鬼神無中生有變化石杖術上多矣

鬼者本也本根于冬水而華于夏火故人之鬼藏于夜精而見于晝神合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本空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本空有我

前言果之有核此言本之有鬼其友不同而理實相貫蓋本之根于冬華于春華于夏實于秋夫華葉不同而根則一焉且人之夜夢晝寤竟與之俱推精一元神故合于精者所見我獨、則無人矣神一元我合于神者所見人同、則无我矣嗚

呼人之至于得根復命鬼神歸天鬼骸區地孰為我孰為人

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礙神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

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起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如水以養精之所以不窮摩大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起生者幸言之矣

中央之國以充所為者寤夢所見者安古莽之國以夢而為者寤夢所見者安是故知夫此身此物如夢中身夢中物隨情所見則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可以礙神作物而駕八荒皆不出乎精神之妙故曰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起生至于吸氣吸風漱水摩火假內假外養精養神此則起生之道也

孰為物孰為我惟同床各夢者知之
人動于禮者神不外馳可以其神人動于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鬼我則陰而冥可以御鬼
天有五星人有五帝同出而身名者也火星主禮在心為神故動于禮者可以集神水星主智在腎為精動于智者可以攝精木星主仁在肝為魂動于仁者可以輕鬼金星主義在肺為鬼動于義者可以御鬼土星主信在脾為信統四神不言信在其中矣蓋無五神不足以存五帝之体無五帝不足以盡五神之用知体而不知用不可也知用而不知体其可乎惟知体知用知人知天然後可盡為賢為聖之道

彼蝶與白

蝶與白于蝶白循蝶與之子蝶於也本非吾在皆由精里而既故曰彼蝶不思彼蝶與白現夫世人之一切一靜一動一善一惡生而當其未形本無彼我莫不因其有而神應之也世固有其而不成不里而或者夫里而不成人也不里而或天也里其可不成乎

厄人其雙道一足几上雙已善而道是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生死者一氣聚散耳雙已善而道是尚動是尚動餘氣未絕也彼惡能久動哉凡物之具形氣者必有形氣者主乎其中而後有生焉是故有形氣者生必有死無形氣者生必有死何有我彼橫計者是妄執形氣為我有也遷要知無形氣之我者乎請問厄人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夫是之謂真我惡有生生死云我世人見有生既立則曰彼能超脫生死見有即病藥死則曰彼為不了性命豈知等皆幻身之事而死不同其為死則一孰為甲孰為乙知道者則不然
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為妖不名為道
万物之于人同一氣耳當其生也不得不生當其死也不得不死自具真常者在何安有厭生死超生死之心耶一有是心則生為大患死為妖孽惡是与語真常之道

計生死者或曰死已存或曰死已无或曰死已或有或无或曰死已
不有不无或曰富者或曰富惟者或曰富任者或曰富過者愈度
情識馳騁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鳥之手如牛之鼻本无存復无
无譬如水火雖化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生必有死无古今无聖愚一也孰得而逃之哉當不計之可也
一有妄計生死如八或之言者是皆愈度情識馳騁不已適足
以益其昏迷妄喜妄懼譬如鳥手牛鼻世未之見汝欲見之乎
未知生焉知死蓋生之道即死之道也生不問道死何由得道
我知水火可合而不溺不焚則死生之道畢矣

五鑑篇 凡二十章

心散一作散不同吉凶者靈鬼攝之心散男女者淫鬼攝之心散
幽憂者沈鬼攝之心散放逸者狂鬼攝之心散盟詛者奇鬼攝之
心散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陽為身或以
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画像為身或以老畜為身
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穢兩精相薄而神應之乃鬼所攝
者或解奇事或解奇事端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通于躬
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他或死非惟聖人能神而不神于神
役石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崇之日在万物其心寂然
鑑心也心者神之舍人苟見道不明心起外慕泥于吉凶溺于
淫泆至于凶憂放逸盟詛藥餌外物散心為鬼所攝皆有兩
精相薄此感彼應因此有如是之心則彼有如是之鬼或解奇
弄之事或致祥瑞之物不知乃鬼所攝自謂其術直是欺世騰

人習偽愚俗久之凶陰入体風氣入心斷喪精神斃于非命沈
淪鬼趣不自知覺哀我彼知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是故
以道莊天下者善鬼不神惟聖人心如明鑑影去不留會之散
之察然不動故可以伴造化和陰陽使物不疵厲而年豐穀茂
者此其為妙万物之神乎

无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无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无靜心萬
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滿實之借能靜則動搖
之惟聖人能飲石有于一息无有一物可役吾之明澈散一息于万有
无有一物可問吾之云為

心者湛然通圓无字然通无便是有有蓋一念纒起即是一物
借能一而不一虛而不實靜而不動然所以進五識五行之于万化
者我惟聖人心同太虛不有物亦不无物飲之散之于一息一頃
无一可役吾之明澈无一可問吾之云為所謂得大自在与造物
為友者歟

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忘

木未鑽時不名為火人未生時何者為識火始極人鑽木以表
因膏因薪積熾不已有一煙吟灰寒薪若不斷者火千年俄
可滅也識猶火也人始物初本形已未舍生受生受生受生受生受生
一坐對虛空一念不生識千年俄可忘也雖然自非心鑑虛明
影 者識豈易去哉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以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非
車也者心也所以運之者是以非心運者心也所以運之者是以非

其往无在其来无徒其往无在故能与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舟因水流車因牛運使无人以御之其何以行之哉心之于意也
止猶是為火生志生意主之者里也盖里則得之不理則不得矣
此其来无徒其去无在莫知其然而然故能与天地同其本原
真空一性今猶古也

知心无物則知物无物知物无物則知道无物知道无物故不
尊卓絕之行不為微妙之言

无物之者在心忘心在物忘物在道忘道三者俱忘是名
為道何卓絕之行可尊微妙之言可驚哉言者鳴道之器
行者行道之具言行固非道也此舍言行道持何場

物我交心生兩本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
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心本无形交物而生火本无形摩木而生心火同我神无我
愚者執而彼我之適足以我之心也惟忘彼我者不見心不
見物

无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乎
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于爾

天下二有无私害是非者乎四者如影隨形不相遠誰一有
貪利忘害是已非人而持權作威自謂得志者不於踵間而
害之非之至是可哀也聖人非无私害是非惟无私害是非
之心是故不識不知况尔有心其可久持

夜之所夢或生于夜心无時生于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

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无方

昔人有言曰南不夢馳北不夢象蓋畫所不見夜所不夢也
則知夢由識生惟心无時故夢或生于夜華胥之夢是也
心无方故宋或生于齊南柯之夢是也古之人夢已多矣今
之開眼作夢者更為不少

善弓者師弓不師梁善舟者師舟不師梁善心者師心不師
聖

身具天地心具造化道在我矣聖人豈外此而別有所謂
道哉故善心者不賈不借而吾之道未嘗不足也聖人遠矣
求之吾心師有餘焉善弓善舟道亦如之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于是
以无遺之獨存以非有非无遺之獨存无曰莫再无曰渾耳猶
存譬猶昔遊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士識者妄識為
智者識為智之說尔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懷思盜心怖曰識如認
未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因象无所底止譬觀奇物生奇物想生奇
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一而已至于今日想識珠未
可卜及至來日法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厚壁厚形如魚
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魚背中之天地万物也然
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境

心生于物死于物機在目噫曰者心之戶神者心之玉外物未
是非好醜成敗盈虛私識害心如油入麵皆因執之而有注想
不忘是不知有造化之運也是故遺之獨存善士識者妄識

為智、則不為私識、實美人心思、鬼心懷思、盜心博與夫、認素為稷、認玉為石、以妄生妄、想識終、无所底止、譬厚望月、月形入角、陰摩之、身月不可去、角本无識、使厚不望月、形何生、故曰、識在自我之胸中、天地万物、一偏是焉、想識既空、物情何有、

物生于土、終衰于土、事生于意、終衰于意、知夫惟意、則成是之、依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衰心无衰意、有覺心无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耳、事者倏起滅耳、吾心有失常者存、

正心誠意、隨身之本也、而曰夫意、俄是俄非、俄善俄惡、則是未至于誠也、誠則不衰矣、不衰則意之所覺、與心乃一塵之往來、事之起滅、生于意者、衰于意、徧物之生于土者、衰于土、吾心自有失常、不衰者存、惟志誠无息者知之、

情生于心、生于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未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也、

先天地而不老、后天地而長存者、其性矣、乎心、則与生俱生、而天之命我者、存乎其中、情、則心之若乎、在事、徧物之頃、者也、現以水喻、為得之矣、凡物之未于我者、受之以性、而不受之、以心、故无中節、天地事、有不位、万物事、有不齊者、乎、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人之賢、愚、真、偽、未易區別、好、惡、不同也、况我之賢、愚、真、偽、未不自識、惡、能、自、識、彼之賢、愚、真、偽、者、我、知、夫、皆、我、妄、識、所、成、

故雖真者、亦偽之、偽、即、妄、也、与、其、妄、生、區、別、孰、若、兩、忘、而、化、于、道、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物、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于、識、尚、非、真、何、况、于、情、而、彼、妄、人、于、至、先、中、執、以、為、存、于、至、衰、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為、萬、物、万、情、認、之、積、為、万、物、未、无、窮、我、心、有、陰、故、我、之、良心、受、制、于、情、我、之、本、情、受、制、于、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亦、來、初、不、在、我、造、化、後、之、因、无、休、息、珠、不、知、天、地、雖、出、能、後、有、形、而、不能、後、无、形、陰、陽、雖、如、能、後、有、氣、而、不能、後、无、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于、一、氣、中、衰、成、万、物、而、彼、一、氣、不、知、太、虛、我、之、一、心、能、衰、為、氣、為、形、而、我、之、心、非、氣、无、形、知、夫、吾、之、一、心、无、形、无、氣、則、天、地、陰、陽、不、能、後、之、

物之害心也、甚矣、感物而動、情識生焉、情一情為万情、衰万情為万物、妄執焉、有認衰為常、以有際之心、應无穷之物、良心受制、无有休息、皆有形氣之使、然夫是之謂物役者也、惡知我有无形氣者、存天地陰陽、不能役之哉、嗚呼、太虛我心、吾心、太虛物、徧物、系于我、何存、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信、而使之、然人之病、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若知吾心、能于无中示有、則知吾心、能于有中示无、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雁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尤怖畏、故黃帝曰、道无鬼神、獨往獨來、

補祥妖孽、見于非常等也、然曰、與曰、亡、宜有問焉、平日見之、徧與之、北、病、日、見、之、徧、亡、之、北、惡、者、无、中、示、有、意、其、有、使、之、

者矣彼惡能不信哉惟聖人有中示无吾不信之自然不神
故曰道无鬼神獨往獨來黃帝有之捕蛇怖心不怖蛇其六知
道已矣

吾之思慮日妄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肉
不見心

心即我即心本无思慮然不免有思慮之妄者命使之也
苟知惟命是聽則知我命在天不容思慮惟樂天知命者知之

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迴光一時不見

人生在世事物滿前一息睜目万事歸空譬如夢中所見諸者
一睡開眼无有存者大人達現于足悟得万事万物自有自无
道主通来无関于道我能常在常靜暫時迴光心境俱融滿

體真樂何見之有

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眩愈傷心思主妙者心愈
傷

道貴自然物貴樸素美以雕琢交响主妙為我目視耳聽玩
物喪志不持愈傷眩明心二不待思而傷矣惟能收視返聽則

幾于道

勿以我心揆彼心當以彼心揆我心如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
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不忌我

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不同則心不同心不同則智力不同詎可
以己心揆彼之心哉知人者福自知者明能揆彼心而无責倫
則事无不用德无不行道无不貴人无不交矣惟能以人揆人

則能在我忘我

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于大不制而至于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
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聖人制己而不制人知制人而不知制己者眾人也天下之理
有不難見能制己則大事可小事可无不能制心而惟務制人
者无事生事小事成火鮮不至于不可制矣此无他皆由情
之所使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聖人也

六七篇 凡十六章

世之人以我思异彼思异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入亦
我思异彼思异我思孰为我孰为人世之人以我痛异彼痛
彼痛异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入亦我痛异彼痛异我痛
孰为我孰为人亦不痛手足不思上吾也豈可以思痛异之
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止有一人
獨見于畫者神之所合止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者皆我精神
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為夢久見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
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二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
孰為覺

七進食之具也食能養形不能言形知形為虛幻則食亦可厭
不知養神而泥養形者蓋不知有真吾而妄以養夢思痛不
彼我也知不髮不痛手足不思上我惡有且痛之意覺夢之珠
我獨見為夢同見為覺皆我精神暫見為夢久見為覺皆我
陰陽知精神之火同則我无思慮和陰陽之火同則我无夢覺

神得其養形其有不養乎

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刀兵金鐵好礼者多夢車馬
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
不然者此夢中或聞其事夢亦隨其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
拘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萬物之于人同一五行造化中未嘗交為識夜交為夢是故好
仁者多夢木好義者多夢金好礼好智好信各隨心之所感而
夢之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夢之中忽有別間夢亦隨其則
非五行之可拘况聖人以心御物以性攝心同造化五行安
能拘之

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異者汝勿怪此怪不
及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在尤矣夫言不能言
大智不能思

物以備見為常橫見為怪忽有蛇首人身牛臂魚鱗鬼形
禽異者謂之怪物此怪不及夢方其在寢睡目本无所
夢中橫見怪物駭目驚心謂之怪夢不及覺我未生
時本无實相今有耳目手臂九竅百骸尤可怪矣况加以
奇冠異服躁動无叫喘呼彌衝冠折屐豈不大可怪耶
執其橫見失其真我雖有出群大智莫能言之莫能里之
有人問于我曰不族何氏何名何字何衣何食何友何僕何琴
何書何去何今我時豈不對一字或人叩之不己吾不得已應
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乎

人之切已莫如吾身以道觀之尚非吾有而况族以名字種
外物既假念失吾真當必有造物者主乎其中假我則有
奪我則无真人忘世人不悟故為有相之問對以无言之答
獨露真空坦然明白或人尚未之悟叩之真人不得已而應之
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而學者能于假象淘真久之真人出
見我所可知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既
一子形可合食巨膳則壽可延形在九月大人不見我形可隱以
一氣生万物猶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氣合万物猶破盾可補
所以合形以神存氣以氣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于无所
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造化之妙精依形生神依氣盈知彼夫婦之相合生子則知我
之无中生有分之合之延之隱之皆不離乎精氣神三者而已
原其始則虛化神化氣化精全而形之所以生也要其終
則形化精化氣化神全而道之所以成也汝欲知之乎真道
養神為道養形汝欲知之乎形神俱妙与道合真

无有一物不可見則无一物非我之見无有一物不可聞則无一物
非我之聞吾物可以養形无一物非我之形五味可以養氣无
一物非我之氣是故我之形氣天地萬物

吾与天地万物同一稟養无聖愚无貴賤一也固知五物養形
五味養氣然五藏之容納有量少則為養多則為害人知
盜万物而生不知乃万物盜之而死蓋壽有可延祿不可增

閱尹子開玄卷下

七全篇 凡十三章

閱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得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至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德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物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表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夫可以特圓，得道之渾者，物莫能累身，冥冥可以席蛟，施有即元，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冥即虛，即空，知此道者，可以貫金石，上即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待星辰，今即古，即今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腑，物即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而知象由心，表以此現心，可以成女嬰，知氣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而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而不為之。

釜者化數之器，江象坎，禹功伴造化，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表化万物，與通同，休原夫道本無形，有形者物，道本先言，有言者事，是故有形道者，四知此道者，六知象，知氣者，二以事，得道得之一息，以通運事，周之百為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德，可以立我，至于召風雨，易鳥獸，騎鳳，宿蛟，施制鬼神，貫金石，待星辰，卜龜筮，可以窺他人之肺腑，可以成腹中之龍，而可以成女嬰，可以成爐冶，而

豹可伏，水火可入，凡十有六事，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之，而不為也，雖此豈惟此哉，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智表化之道者，其知神之而為。

人之力，有可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元尸能行，枯木能蘇，丘中搏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闢，土鬼可語，皆此氣所為，故能化万物，今之情，不係三氣所為，而氣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氣者，今未嘗合，二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元生元死，客有主，主郵歸，自若。

人有天地之心，然后可奪天地造化，天地何心哉，知冬有時而鼓，夏有時而雷，則冬雷夏水，皆可為之，至于畫門可闢，土鬼可語，斯二者，皆此氣所為，以道現之，乃則劇耳，閱尹答列子之問，聖人潛行不窒，蹈火不換，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懷，曰是純氣之守也，至人之道，守以无心之心，煉氣成化，故能化万物，初非智力之所能及也，今之情，相傳晝夜不停者，是皆為氣所使，而望氣，純物，雜化，美，眾人氣合，則生氣散，則死，推至人，真氣，純全，無合，無散，故元生元死，噫，客有主，主郵歸，自若，客者，其誰耶。

有訥說者，有事神者，有墨守者，有度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表化万物，惟不識之人，雜亦自信，而易于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識者，不待彼而然者。

神鬼之事，其來古矣，夫少昊晚衰，九黎亂德，民人難擾，家為巫史，神狎于民，皆由不明正道，乃鬼所惑，不能自信，于吾心。

之神而反易信于外物之鬼現夫誦呪事神墨守喪極因念
神可役氣可御物可變非至誠之道也不道假此以化不
誠之人苟知是誠在我則夫動天地感鬼神有不待彼而然者
吾自有不神者神

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喪

天一曰西行一周日一東行一度人但見日西行之速不知乃天
運之速也此章言人一呼一吸日行四十里化可謂速者正
謂吾身之化呼吸不同如白駒之過隙不瞬息間若我今非
今吾非故吾矣惟聖人知古今之天同故不運化而存不順
化而喪今之曰昨之曰明之曰今之曰也孰乃存孰乃喪

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堯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省事去物豈
不欲建立于世哉有形數者惟化之不可知也

有形數者必有化青鸞子古之得道者也惟其有形有數故
千歲而千歲化是則无時不化者矣老子古之賢人也五仕而
心五化是則不能不化者矣至若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留
子再仕而心再化先聖后聖其揆一也然則聖人之大功大德
豈不欲建立于世哉惟其化之不可知也故宥其事而不
為主在焉物而不我者化而當化又何懼焉

萬物喪述雖之隱至見氣一而心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造化之盈天地間者散則氣聚則物氣无形物有形是知氣
是无形物是有形氣夫形有變述故之隱至見氣一而不化
故无古无今惟聖人知有非氣非形者存何化之者

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无頃刻止眾人能見之手若不能見
之于微聖人怕化所以无化

百脈人莫見之血為榮氣為衛血乃太陽氣乃太陽晝行于表
夜行于裏二者同也其不同者氣行遲一晝夜流行一周血行
速一晝夜流行五十周人身任脈長一丈二尺一呼一吸血
行六寸二百七十息為一周之數晝夜一百三十六息周五十度
寅時會氣血于風府終身如之一有差忒百病隨生是故人
之生也嬰化孩化童化壯化老化死皆由血氣而然惟聖
人任化不化蓋有非氣非血者存

室中有常見聞美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鄰之山
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
有戒

室中有常見聞者果何物耶收視返聽吾心自有真常之
天可不出戶而知天下一或自昧而有外慕之心則之鄰
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
美易曰不出戶庭无咎

譬如大海能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心我之與物若無蔚然在
夫化中性一而知夫性一者无我无死无生

太虛寧一夫化蟪蛄為元氣鼓鑄摩生同一天性中來
豈非乃物不二生物不剛者乎夫天性本一无我无死无生形
則不此人之受形于世如蛟魚之在大海能備聖人蛟備賢人

魚則衆人也知海能变化億萬較魚水一而心則知造物变化億萬我人性本无二故曰通于億萬事畢
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或化為是思或化為非或化為是思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天道靡常人情易變是或化為非或化為是者蓋事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疑似反覆理之必致世有共得之道而挽羿之弓者豈非思化離乎有昔寇離而今臣僕者豈非離化思乎是故居常慮變聖人亦有不免况塵凡中識之人乎

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道德仁義人之大本也其曰少佩父兄之教孝此也壯達朋友之箴行此也老警少壯之說或此也一生之能事畢矣萬化不能厄我人能厄我乎我夫幼而不學長而无成老而不死者非万化厄之自厄之也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洎更更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与造化俱化而不殆有未嘗化者存天理人欲同出一性理輕清欲重濁現風雲之洎更更滅金玉之歷久不渝以知天理易明人欲難去人之性輕明此乎天理則能与造化俱化而有未嘗化者在則非造化存神者其孰能之

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而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

而不相識如雀鷓鴣鳩之化无昔无今

造化密移物情俄變過眼如不識轉面如隔世現夫二幼相好壯相遇而不相識二壯相好老相遇而不相識化亦速矣且人之生也有形免之可現有音尸之可辨離隔歲久而不相識况前生之我既隔生化已无形尸之可辨我自不識人其識我乎惟其不識是名真吾如在化蛤鷹化鳩則知形有生化性无生化孰為者孰為今

八等篇 凡六章

古之善操者灼龜者能于今中示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中示高小中示大中示小一中示多中示一人中示物中示人我中示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无今其往无古其高无蓋其低无戴其大无址其小无內其外无物其內无人其近无我其遠无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善物也亦有物必有數雜聖人不能去知是故天生神物以前民用者適是也操之以識則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其受命也如聖无有達道由深遠知來物龜卜意同現其十示十元參以立言大意正以形容神无方而易无体故曰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蓋易无思也无為也惟其歸于渾淪之道所以无不包无不在无不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明之古之善者龜者含義文周孔殆非後學之所能及吁人知有卜筮之著龜不知有聖賢之著龜其何以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水階故蓋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具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

一第... 丹... 貴... 日... 貴... 日... 貴... 日...

不可去身其可乎呼鳥而馬呼牛而牛忘心既空名案俱
泯自有真吾者在

九藥篇 凡三十一章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賊國能擲小事
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火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
人天既无可必者人又无能必者事惟主事離人則我在我
惟可即可未有當錄問可當戒忌可雷動情可

藥難治也凡人處世病益多矣豈惟瘴疔疾痛之疾一語之失
即成一患一事之差即是一病使無聖人藥石之言隨痛對治

未有不因小事而害大事因小物而害大物因小人而害大人也

可畏也哉是故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天且无可必者人胡有

能必者事况未能去事離人吾何敢以我在我可即可未借

曰我能去事離人奈人无能必之事故未有當錄劇而簡慢可

辨常戒慎而強思可為常勤勞而懈墮可了也此則何乃而可哉

若元沉舟當塞小隙致無毒身當避小蟲致無賊國當遠小人

欲成大事當慎小事欲成火物當積小物欲契大人當善小人

人能隨事而應病去藥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辨之極者知辨果不足以

測物故詭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勝物故怯

天下之事物衆矣非智者所能周辨者所能驗勇者所能勝

也知好知惡故大智者若愚而元芳生之患知好辨者爭故

火辨者詭而元爭競之患知好勇者聞故勇若怯而元疑

傷之患此豈世之愚者詭者怯者之所能哉知智可及而愚不

可及則知詭之与怯豈易及哉

天地万物无有一物是吾之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

不得不應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

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存也

我與物宜有間矣夫物非我物我非我則是物我兼忘能

待外物外我外形外心然後乃道哉知千歲之口至可生而

致者則道可一息得之

諱毫末者不見天地之火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音見火者

亦不見小見遠者不見遠聞火者不聞小聞近者不聞遠

聖人无所見故能无所不見无所聞故能无所不聞

大人者以其間見廣博聰明過人小人則局一己之耳目不

百步之外者无聞無視無聽無明遠矣何足以見天地之火聞雷

霆之音哉見聞小者固不能見聞其大然則見聞其大者不

能見聞其小遠近之無何即聖人視聽不用耳目固无所見

无所聞故无所不見无所不聞此无他聖人非不用耳目蓋以天

下之耳目為聞見此克舜之聰明所以兼人而万世稱聖為

人上者聞見其可不廣乎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

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音為耳也惟

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天下之物何莫非愛自其有者現之凡吾百目所及莫非
我有自其无者現之雖吾六片之軀止非吾有猶以金玉
鐘鼓乃愛即若人者是執一色乃目一耳為耳則其愛偏
矣聖人无心于物未者不拒之者不追任万物之自然无偏
愛故无不愛

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為今人而行古道孰不嘉尚也則欲行古道須通今俗欲
立本原洎存末後一或內究則是惡而好自用暇而好自專
鮮不蹈裁及其身之戒也吁善道豈易行哉

彼勝賊能捕賊勇勝敵能捕敵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
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勝人者有必自勝者強人之後有甚于賊勇有甚于敵
而不能自勝者眾矣其何望于成己者哉何以成己曰克己
而已何以勝物曰利而不害是故在物忘物无不利在道
忘道无不利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斷折美刀利則必摧之銳擊挫矣威鳳以雅見
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腐以遺者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函堅善衛北毀之端也雖剛必折刀利善割取權之端也雖
銳必挫雷不如鳳之雅見腐之遺者若有得于聖人之深
根約紀剛銳其可恃乎

瓶者窳穡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干但
汲之則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報施之理如瓶井為物先機不可不謹現夫水之不升
則不降、則不升瓶井當何心執理所然也是以聖人不
先物知此道者能隨人而不先人處世之道莫善乎此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于已失之后久之竊議于未失之前惟其
不持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也而元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
可以不失

人之有失患不能改、過則不失為全人改之何如竊議前
日之持已聰明知有我而不知有人故因失受害今而幡然
改是悔其自持之失而兼用天之聰明是兼天下之我也人
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可以終身行之而无失也

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于一家一身之善又不
同吾豈執一揆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忘塞欲間
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无方

上古至聖神人先辨異類音次通八方人民蓋氣俗不同也
今我不辨方域之殊風俗之異執一已望格于后世雖矣
現其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忘塞欲間物恕人之語雖
虫豹之邦行矣况能權其輕重而用之自然合神不測
契道无方物其有不格者乎傳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
政不易其宜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
之外者故久德交則有留思是非矣或或合或離事交者合
則離

道交以親德交以義事交以物蓋道交者父子不責善而
出于情是是非之外故久德交者見賢而合見愚而離是
非之或不免也事交者爭名于朝奪利于市合則離矣
是以君子上交不誨下交不諂

勿以驕陋曰道之聞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
勿以傲矜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濁曰道之廣當樂要急
勿以幽憂曰道之深當樂澹古人之言字之多弊不可不救

藥病也道貴友

本章言勿以者五當與

者五二傷是病故曰學者之多弊不可不救救是病不執是
藥是故通其衷天下无藥去執其方天下无善教
不可非世是心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己不可以訛語
德己不可以鄙慢才己

愛人者人愛之攻人者人攻之鮮不自我而致一有是已身已
之心當不待非世卑人而人將非我卑我知况可以事輕忽
而揚己之道事誇訛而揚己之德事鄙慢而揚己之才乎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
在訥

人之善權世者在愚不在智在訥不在辯何則彼以智求
我以愚對彼以辯求我以訥對我退彼勞彼將自取困窮于
我何咎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治橘汶貉是以聖人
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勢足操是聖人不違時所長聖人不能

使魚飛鳥馳而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聖人獨能
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不能使蓮開于冬菊華于春時
其可違乎地不能使橘之生于洛貉之生于汶洛其可違乎手
握足行人所長也鳥飛魚躍物所長也聖人不能違我所能
又惡有違人所長哉惟能時動時止時晦時明此其所以為道
則非道矣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矜少智者不為人所勞
少能者不為人所後

人之所謂人者難其有言行智能也而曰少之何即世之通
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矜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
為人所後是故少則為貴多則為累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榮辱之由也可不慎乎若夫能而不為智者行其所无素安

有為人所忌所矜所勞所後者耶
操之以誠行之以節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誠以操己簡以行素恕以待人默以應物人能行此四者其為
道也曷有終窮

謀之于事對之而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
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為人之道必有事為一事一理凡謀事者必當察其事之
理而對之于心能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信于心
一有所偏事不諧矣

金玉雖揭土石易舍學道之士過微妙信行甚勿執之是丁

聖人不欺
滯于物

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无藥可療

金玉雖指土石易金衆人也學道之士知道在凡塵不以
金玉為貴宿執執妙行為腹心之疾執頓其為之何如身
當乃則為當舍則舍吾何執

人不明于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苛務者務窮災厄及之
殊不知道无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道貴專精學不欲雜凡日用常行而不可離者則謂之
急務外此而事并端之好則謂之多務他務苛務者也
鮮不墮困窮災厄之害惟知道无不在而无舍此就彼
之心可謂知本者矣

天下之理舍親就疎舍本就末舍賢就愚舍近就遠可
暫而心之則妄生

送推事
六五揚不
以已即盡
子所留故
溺不接是
射信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者理而已矣吾聞舍疎就親舍
末就本舍愚就賢舍遠就近理也反此則謂之習理本有
不得已而就之暫猶不可其可久乎

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濶遠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
晦冥慎勿過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可析苟知非
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其吾說

前言過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此言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何執
用不同也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濶遠或曰澄澈或曰
空同或曰晦冥或之云者古先聖賢雖兩尚不同而至理則一
蓋有非意非言不可析說者存慎勿過此而生怖退然而

識之乃其吾說自有得于言外之意

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枯梗菜苜也用之當枯梗菜苜生之不
當金玉斃之

聖人言道如良醫之用藥大言金玉玄言妙語也小言
枯梗菜苜常言俗語也人之性有利鈍學者淺深誨人
之法猶對病與藥在乎當與不當與知枯梗菜苜能活人
則常言俗語亦能悟通知金玉能斃人則玄言妙語亦能
昧通其要在乎可與言不可與言之間不失人言不失言斯
為當矣

言其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得利傷害
必居一于此矣論道者不言

事且雜言道豈易言哉蓋人稟各異而習又不同其理
志同道合難矣譬如言其事者若甲若乙若丙若丁各
執一說彼是則此非之此是則彼非之无一同者當必有于
是矣惟論道者不言非不言也現其所以察其兩安擇其善
者而從之

事有在事言有理道无在道言无理知言无理則言皆道
不知言无理雖執至言為梗為難

事易說道難言蓋事有所在故理有可言道无不在故
理无可言是故知理无可言則言皆道不知理无可言
雖執至言而不為之道者通足以為梗為難耳
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聖人難不信聖

人易不信于聖人難夫不信于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老子曰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不信之而曰不信者聖人者何耶道一也有二焉夫出世之道信愚人者為愚人信賢人者為賢人信聖人者為聖人信不難也若夫出世之道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固若難信然道不止于千聖人也有為者二若是

聖人言蒙所以使人聞聖人言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所以使人痛推辯則不聞矣推盲則不見色推痛則不音言不聞者不聞道不聞者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聖人言蒙而使人聞聖人言冥而使人盲聖人言沉而使人痛是豈有意于此哉惟其道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言之而不得故不可以声色言語求也一者可求則曰事曰我曰道皆非真矣

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學道之士弊病多端一有惑焉中道而廢昧者以謂日之得為偽而有真失前日之是為偽而有真非則又求之于真得真是久之心迷識亂橫有所見執以為道不免終墮真失真非之病曾不若外乎得失之場出乎是非之境而樂自然之道為得之矣

言道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与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掛且古今通天下道無不在惟其真實不虛故不可須臾離也而曰言道如言夢者得不溺于虛無者非也譬如夢中而見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若人若物有此无此无不夢之謂无此即則夢中二堂見之謂有也此即言者不可取而與聽者不可受而得自非于大覺悟中親有得于吾心之大惡可聽他人之夢語為吾道之實哉惟善聽者不泥于言二不辨于有无

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既尔素

道也眾妙說圓多門學者倘不由于進德修業立行而入或自執已見沈空者有欲望升堂入室者是偏依本求也真人聽之故多方舉括而未章中此意曰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既尔素此四者以信一書之者夫道圓則不執德方則不偏行平則不陰事既則不懈能兼是四者斯為有道之士矣蓋未有无其事而有其行无其德而有其道者也嗚呼至聖之道德功行若孔聖之德行及學皆所以師表万世也閱尹子其亞聖歟聖稱之曰文始先生莊子稱之曰博太真人其為人也可知矣易曰道不虛行存乎其人則斯人也

閱尹子開玄卷下

注仍闕也



已未三善抄中校前得此書



校一也閱文傳以補是於而補之於久而

釋氏揚言財色直截無多子行起位去易以物人故以窮滅為樂也拘生執有物而不化
故以養生為樂也傳子曰者雖有間以生乎失性則均也

佛氏位曰無生是界死之也老氏位曰不死是命生之說也死生天地之常理
界者不能以苟免貪者不能以苟也

高談道法者多矣疎乎談功利者多矣隨故君子去之以中道

三才真君 大司命君名盈字升由咸陽布國人姓曹名氏族于高祖名常

字初歐一字季初漢高祖時與真士師于鬼谷先生長往長上通成于秦始皇三十年九月庚子
白日紫雲升天時帝問曰神仙者何知或對曰上升入天清時下主如故帝欲使世而往在亦盈
帝亦致力職奉平始皇問法向諸以老一為曰此功帝亦長上之誦子先始里折往改賜曰

表平遂有真仙志子祖能字奉能常一第四子任泰昭之乃舍人運車駟板好平茶侯
祖名惠字世倫仕莊家王乃廣信侯生三子並知名于時其弟二名亦字世英志業農樂
生三子長曰月命也次子固字季傳三子表字思和曰命居十子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歲

國成或康康子三君少字升降天才敏性極志南極極味清虛 治之弟曰世務務儲備水倫性
者業高祖運舉唯能肥肥之利友子年八歲親入恒山以通法經肉易采亦服領德
精誠感夢太玉女後玉札而之曰西極王其有真道丁子師心三月沐洗以見王其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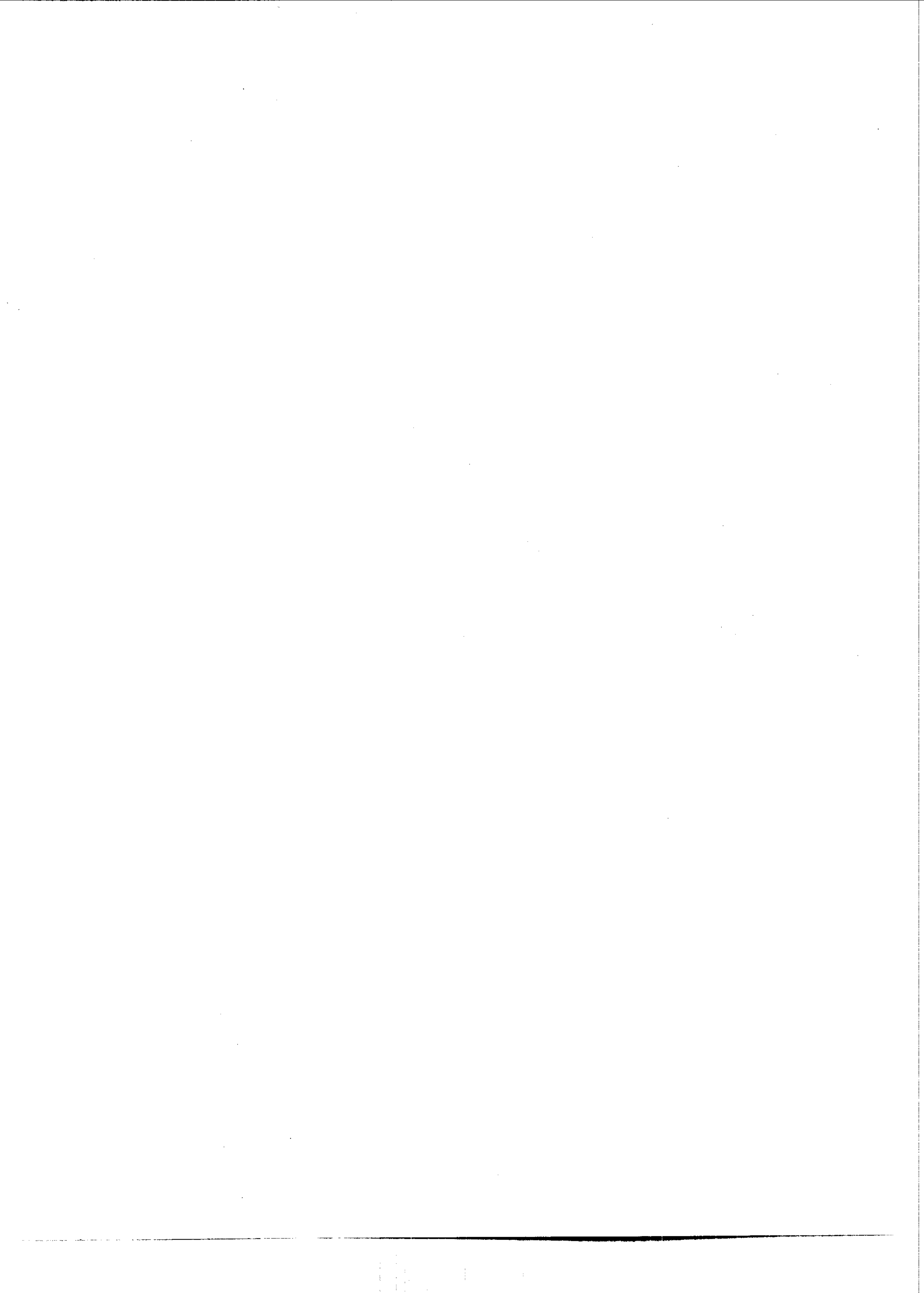
駕神師軒于最不通陰陽術命道真王君遂為洞宮中候一役二十五年王君以真靈
相傳子父子國初以三年王君造白玉龍山因撰名曰龍王冊于青嶺宅曰提真振南人

以登君是子王君曰君亦亦為乃叩曰自隨曰盈曰賤也龜藏於風一拜期首一曾
北極朝一則雖仰遠近亦能信守忍一巨死十餘劫一難取笑于世伏焉王君亦盈丹若

粗投治子一術之因之曰夜視重靈輕賜生之為母教王君亦得真身一經自教玉耶子
稽父命授諸子命子玉札字提素上法者為上柳君曰命一任此後多別付子子也

王君與君造西成依亦法法而行之于其身有神老而王澤王君賜九轉正丹一劑
神方一冊持不虛世乃使君物曰子道成後去身而岳授仙任君為濕連德修時年史天

君以始曰為子不親侍養游走四方以杖一君長路內曰盈受命遠步以道引德修亦
能使心門為泰盈受聖師符籙說清苦助父德之言乃止後每考於君老孔傳經年
仲弟宜神如漢元朝元帝時自也武威太守李李保命心君有西門大字



列子盧重元注八卷

嘉慶八年江都秦氏開雕



列子先於莊子而書最後出史遷不為立傳學者遂疑為依託以故注南華者不下數十家獨冲虛祇張湛一注孤行於世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為之釋文宋碧虛子陳景元補其遺景元序稱曾於潛山得見徐靈府手寫列子洎盧重元注考新唐書宰相表重元為盧思道元孫藏用之弟藏用注老子二卷莊子十二卷重元有夢書四卷均載藝文志中今並不傳惟重元所注列子自唐藝文志以下皆不著錄至鄭樵通志焦竑經籍志始有其目余於南北藏書家訪求盧注十餘年今始得於金陵道院書凡八卷楊朱一篇注佚其半其書羽翼張

列子序

石研齋

間有徵引皆與古本相合宰相表云重元王司勳郎中今稱通事舍人者就其注書時而標題也沈汾續仙傳云開元二十三年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元齋璽書迎張果於常州則知重元奉詔注書之時正官通事舍人之時也由唐迄今幾及千載歷代搜竒好古之士網羅放失不遺餘力而盧注未經采錄夾滌弱侯號稱淹博縹緲什襲又不廣為流通向非入之道家遞相纂述不幾終遭沉晦耶傳寫日久謬謬滋多為之是正文字辨張盧字句之異同補殷陳釋文所未備其有烏焉魚魯灼然可知者隨加刊正不復

存疑或辭義難通字文牽混仍其舊本未敢以臆為斷
別加考證以相參檢而已校刻既竣復得歙縣汪君孝
嬰補正數條附錄卷末以竦將來懼蹈班生露才揚已
之譏庶守宣聖多聞闕疑之義云爾嘉慶九年甲子正
月七日江都秦恩復序

列子序

二

石研齋

敘論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撰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
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
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
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
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
亦頗有可觀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
遷不為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畧明羣有以至虛為宗
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案張湛序作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

列子敘論

一

石研齋

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
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
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
同於老莊重元以為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
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
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元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
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
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為詮得意
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
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聞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

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元理
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
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此○案此非
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元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
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
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
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
死生神本虛元契真者爲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
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隳支
黜○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
列子叙論 二 石研齋

二、析名而棄實故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
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求於名
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
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
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
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
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
知其道故有而寶真真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
聖所以分在染溺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

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
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故
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
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感
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
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
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
之半矣

列子卷一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天瑞第一 夫羣動之物無不以生為主其生不

也其形謂之物無象謂之神迹可用也類乎陰陽

論其真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 ○素殷敬順釋識者國君

卿大夫眎之猶象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 不足年饑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謁請先生將何

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列子笑曰壺子何

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瞶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其

列子卷一

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不

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

不化 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 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 為陰陽所

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 不生者疑獨稱獨也老子

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

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

獨其道不可窮 四時變易不可窮也神 黃帝書曰谷神

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

之不勤 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元者妙而

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

不化 此物無生之主能生物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案張湛本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者非也 神有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 子列子曰昔者聖

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

陰陽也陰陽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

以制形無以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有其生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大者 也陰陽者非神識也 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

有 神識也 性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

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

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案釋文作時乾鑿易

變而為一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

變而為一 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

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一三五七

也 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

親下 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

謂之為神 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 子列子曰天

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

列子卷一

二 石研齋

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氣運者能覆載神運生萬物聖人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有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

列子卷一

三

石研齋

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高焉無為而無不為也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官能商能出能沒能元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於道從道旁也或作徒曰者見百歲鬻騾攪蓬音蓬蒿也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其神未嘗死也過養乎此過歡乎既受其形則歡養種有幾

若蠅為鴉得水為蠶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駒撮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督芮督芮生乎腐罐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古字通老子不穀亦作不穀布穀久復為鷄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菟也老鞠之為一作菟轉寫誤也也老鞠之為一作菟轉寫誤也也

列子卷一

四

石研齋

後也魚卵之為蟲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純雌其名大番純雄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案莊子作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疑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歸於盡耳終進乎

不知也進當為盡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道終乎本無

始進乎○案張湛本有本字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

無形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

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所不

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羣品所以形皆神之

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

夫太虛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

之不得而生而欲恒其生盡○案張湛注盡亡也釋文

作盡於其終惑於數也○案胡麥切計盡也一本

生者迷於精神者天之分○案釋文作又當作十

至數者也○案釋文作又當作十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

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歸也歸其真宅○案

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案黃帝曰精神

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案凡形者我之

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識其神凡人不知封人

執彌厚令神歸乎真形歸乎地○案向時之我竟何在耶人

自生至終大化有四○案厚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

必多衰老焉○案更近於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案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案釋

正也○案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

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

列子卷一 五 石研齋

於息焉反其極矣○案近於性則體道惑於情則喪真故舍

馬方之馳競孔子遊於太○案釋文大山見榮啟期行乎

廊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

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

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

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案釋文作

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

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為其範羣形以成男女修

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

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啟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

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其深達至道

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

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

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

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

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

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

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案仁者不憂智者不懼

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案少不勤行長

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汝亦何怪於我也○案少不勤行長

不競時故能壽若此○案勤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

知命而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案勞生苦心豈

列子卷一 六 石研齋

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朝與暮耳何故營營貪此而懼彼哉子貢聞之不言而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後得之而不盡者也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子安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壤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耳亦猶太陽流光羣物皆動君子徇名小人徇利未嘗休也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徵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案張湛本無夫字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戀乎有曾有人去鄉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

列子卷一

石研齋

之為狂蕩之八矣又有人鍾案釋文鍾音重賢世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案莊子問臧與穀事一曰博塞問穀與事一曰讀書虛注博塞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或問貴虛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情之波蕩故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不能克復矣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夫心識潛運陰陽鼓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貴夫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列子卷一

石研齋

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蹠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天為積氣何為積塊何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長廬○案釋日月是氣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漢書藝文志有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

列子卷一 九 石研齋

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不可則見若遇其成安得無壞耶但體大難終壞時不得不憂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也細者亦一物也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死不知生來不知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知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舜問乎齋○案釋文作丞謂輔地而憂辯於物外耶舜問乎齋○案釋文作丞謂輔

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夫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蛇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委蛇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蛇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邪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實主辯感豈可元默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

列子卷一 十 石研齋

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甯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壞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案釋文作植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

斃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夫天地不仁

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

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

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

之獲罪此復怨誰也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

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

地萬物不相離也○案張湛本作認認俗字當作似

充物之通者又與淮南子人間訓非其事者勿似也

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

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公私

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不害人不

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聖人設法教化不害人不

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盜也况違法封已乎公公私私

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邪孰為不盜邪知公

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

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眾人

誰為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列子卷一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二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黃帝第二此明忘形養神從元默以發真智始其養

以外接物故其初也則齋心服形不親政事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

口焦然肌色皴黧○案釋文曰音每諸書無此字罍蒼

也奸黧亦然也復謂樵說文無此字罍蒼

當作徽楚辭漁父顏色憔悴王逸注奸黧也昏然五

情爽惑為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傷生故焦然不

樂也第一為知神為生第二為欲明道以進之又十有五

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皴

黧昏然五情爽惑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生苦

而不知役神以喪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實去道斯遠矣

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淫者失於其道也舍生

為生不知所生而之死也操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

利自私以為小人之濟物無私所以喪神傷生而知徇已

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明大道故雙非之也

於是放萬機舍官○案釋文作官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厨膳退

而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放萬機者

所行也事至而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運能於千載欲垂芳

名不增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月不違

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焉是不親政事也

畫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奔州之西
 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
 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案張湛本作師釋長自然而
 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
 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
 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
 熱斫捷無傷痛指撻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
 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
 躓其步神行而已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
 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欲者
 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
 養性者無嗜欲保自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
 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
 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黃帝既寤怡○案俗然自
 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
 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
 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
 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
 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既寤於道也自不因
 者冥於理去嗜欲也識神歸性不可以情求也虛名數
 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
 極則跡見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名
 應於上上下相蒙積虛以爲理欲求純素其可得乎夫
 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
 過如春之布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列子卷二

石研齋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案釋文
 姓思之不其極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案釋文
 曰姑射山在西南行三百八十里之從國南水行百
 之山又西南行三百八十里之從國南水行百
 海上也言遙望諸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與今本
 山海經不同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與今本
 山又南三百八十里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與今本
 行三百南流沙百八十里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與今本
 百里曰南流沙百八十里姑射山凡兩見東山經云與今本
 在海河洲中郭璞注山無草木多水無草木多石又南
 水所屬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河洲在河
 海中所屬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有神人河洲在河
 縣無所書地理志即今平陽府之東北姑射山在河
 並無所書地理志即今平陽府之東北姑射山在河
 乃唐時之本且言諸姑射山行經海河之間解列字
 之義尤爲明據又云此章與山海經同據此則列子
 之吸風飲露云云山海經皆有之今本之脫落錯簡從
 可知矣後人因莊子有藐姑射之山今本之脫落錯簡從
 以爲臨汾之姑射畢氏校刊山海經於海內北經列姑
 射條下謂姑射在西郭注誤引莊子殊不知莊子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云云與列子之說同其爲海中之列
 姑射無疑至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乃臨汾
 之姑射山非列姑射也上下文絕不相蒙遠以景純
 爲誤其未之深考姑射山也上下文絕不相蒙遠以景純
 越遠也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誤後學故詳識於此山
 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俛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不施不
 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
 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
 人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此言神之合道也故
 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爲養吐納真氣以爲全心中澄
 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
 其襟是非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能靈證之
 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所不能靈證之

列子卷二

石研齋

真其功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
若此也其功也而歸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壞神之契乎真則五根
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也尹生聞之從列子
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
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
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重載○案釋文作有載一本作戴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案釋文音相
近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道今汝之懟憾而來知汝
陋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
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專一而不離恭
之形觀吾五年之後心庚○案釋文音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已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願明
矣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
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非利害無所誤也九年
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
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
斯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用耳口鼻各
任之而无心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
云无不同也

列子卷二

四 石研齋

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案釋文作幹殼竟不知
風乘我邪我乘風乎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
與風氣同之上下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
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
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
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
忘則一節之重將地所不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
空○案釋文一本作室虞翻注空也空之為室猶亂之訓治也蹈火不
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
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
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姬魚
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姬魚
吾魚聲相近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
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凡有形者皆
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則物
忘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也則物
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
正焉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何得不為正乎彼
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
始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壹
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與天地合其德
而通於萬物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案釋文物

列子卷二

五 石研齋

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
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工
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
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
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
敢問其道從臺而下若飛馬入水取珠若陸馬入火往
來無所傷焉子華門人咸以為神而有道此
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商工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
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
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
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

列子卷二

石研齋

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
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
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老子曰大
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
者則死生憂懼不能入况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羣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自此之後范
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
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
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工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

子識之乞兒馬醫皆下人也遇之不敢周宣王之牧正
輕夫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
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
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今毛工園傳之梁鴛
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
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
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
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
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
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
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
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
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
使然也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
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行入獸不亂羣者逆順同志
而不迕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
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顏回問乎仲尼曰吾
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
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設○案莊子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
何謂也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
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會彼不能達

列子卷二

石研齋

九

仲尼曰譖○案釋文作譖音衣與譖同吾與若玩其文也

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

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

張湛本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下無也字也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

暇以瓦樞○案釋文樞探也莊子者巧以鈎樞者憚以

黃金樞者昏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

內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

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投物則不專

於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祈中

列子卷二

十

石研齋

案拱內莊子作內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

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

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

行歌而游於塘下○案張湛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

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

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

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

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

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

也曰夫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

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者契乎神道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

○案釋文作痾猶撮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垤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

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案枝字下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言初學累九也未嘗得之習

列子卷二

二

石研齋

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

而有不

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

丈人之謂乎○案釋文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

其上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

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而蕩失其真勞其神

明者何知問此道耶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海

智之辯將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案然字疑作焉

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

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

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

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

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

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苻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
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
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
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
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
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閻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
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
暇矣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
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

列子卷二

石研齋

以辯之其內忘形外忘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
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子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
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
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素未知之能
知字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
為者也文侯大說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
君臣之道以救衰俗耳不獨善其身
以羣鳥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
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
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列子見鄭巫而心
醉以其能知生死

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
未盡其實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
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
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
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
列子曰謔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
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霑衾○案莊
子作襟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案莊
子作鄉吾示之以地文萌○案莊
子作萌乎不
詭○案莊
子作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夫
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
色存乎濕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
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
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
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
善者幾也有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矣嘗
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
坐不齋吾不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
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案莊
子作勝郭注
曰勝負莫得措其間
也是殆見吾衡氣幾也鯢旋○案莊
子作桓之潘
○案莊
子作審下同
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
之潘為淵洑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汙水之潘為
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心運於太沖之氣漠然
無跡蕩然有形而轉運

列子卷二

石研齋

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乎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
 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辨之矣 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
 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
 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案猗移
 地 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案莊子作弟陸釋靡因以
 為波流故逃也○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
 非神巫之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
 其妻爨食狝○案莊子作豕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
 獨以其形立份○案莊子作紛然而封戎○案莊子作哉釋
 以是終○志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一本作戎音哉壺
 道而反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
 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瞶人曰若是則
 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
 人輕乎貴老而整○案即說文整字其所患夫眾人特
 為食羹之貨○案張湛本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而猶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
 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瞶人曰
 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
 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
 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
 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
 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

列子卷二

古

石研齋

易習若退跡守閑灰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
 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誨身
 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敦杖感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
 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
 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曰已矣吾
 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案張
 字下有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汝之退身全行絕學
 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不顯者人亦不知
 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
 不保而馬用之感也應○案張湛豫出異且必有感也
 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
 人毒也若○案張湛本覺若悟何相孰也○汝用何道感
 豫汝之詞而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
 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改汝之短但稱汝之長
 汝如此適足毒汝之行○案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
 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
 可教今不可教也楊子○案張湛不答至舍進澣漱巾
 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
 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
 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
 矣其往也舍○案張湛本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

列子卷二

古

石研齋

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夫真隱
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
善而改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
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
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
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
行安往而不愛哉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
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
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
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以
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
而自任也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
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為強若
遇敵於已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
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已下者亦不欲勝之况
出乎已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粥子曰欲剛
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必以柔守之欲彊必
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
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
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君子曰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列子卷二

去 石研齋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
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
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
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
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
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
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
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
至智未可幾也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
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
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
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
憂畏乃以狀親同異以為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
為養生之主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
狼豹貙虎為前驅鵙鵙鷹鷂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
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皇來
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
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
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
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
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
則相携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

列子卷二

去 石研齋

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
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
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
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牲犧禹朝羣神舜百獸則其事也○案百獸下當脫率舞二字宋有狙公者愛狙
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
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已也先誑
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

列子卷二

大 石研齋

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
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任各得其宜無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之以智紀消○案張湛本作消釋文豈獨衆狙也紀消或作消所景切子爲周宣王
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
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
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恃氣以自視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知變者斯

乃無敵於惠益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欬疾言曰寡人
外物也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
人惠益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
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
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
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
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
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
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刺不入擊不中一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惠益如此四重取其上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列子卷二

元 石研齋

對曰孔墨是已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餘事涉乎德者孔止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益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案釋文寡人也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羣於鳥獸此其大旨
列子卷二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九葉

列子卷三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周穆王第三

天地成器無所不入其性但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識生之主形謝以為死不知神識之長存迷者為凡人悟者通聖智感者多矣故先說悟者以辯之○案形約上脫末字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

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凡

之慮不過嗜欲利仁義美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理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始有推露○案當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極者也

列子卷三

石研齋

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厨

饌腥蟻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厨

厨膳臙王之嬪御者明化人不責聲色滋味及居處也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

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

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媯靡曼

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

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瑩○案即六莖瑩莖古字通九韶晨

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

得已而臨之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居亡然明心不在此之也○案之字衍文

幾何謂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

所重之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

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

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慮未忘故請歸也既寤所坐

列子卷三

石研齋

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

拂○案方言乾拂物也音費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

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亡攀緣之處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

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往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案聖字誤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

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恒疑斃亡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於斃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王大悅不恤國事

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樂臣妾肆意遠游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爲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航哉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也遠游

者忘於近習者也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案張湛本作藹釋留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樂○案釋文作機音義
之馬主車則造父為御商○案即泰丙見淮為右次
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
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案即
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
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別日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
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
王和之其辭哀馬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
列子卷三 三 石研齋
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
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
登假焉○擇翹揀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
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
世俗之人以為登遐焉矣○案散字書所無集韻有散
字音奇即古歧○案老成子釋文作考一本學幻於
字於義難通 老成子○案老成子著書十八篇學幻於
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
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
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
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
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

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
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夫形氣之
新不住何殊於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
之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幻易見者
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
不異生死更何須學耳
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懽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
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固○案張湛世莫傳焉○精乎
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子列
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
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覺有八徵
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
列子卷三 四 石研齋
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
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
至則感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
然知其所以然則無所怛○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
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
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其道密用
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
六候者生人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
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成以爲覺神
所交者咸以爲夢而覺夢所交也形所接者成以爲覺神
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一體之
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

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憊者哭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應道者明寂然矣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通變憂樂不能入矣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畫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以為虛者同呼為真是不達者也若自忘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案此

列子卷三

五

石研齋

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案昔與夕聲相近故釋文訓夕夕也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嚶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使適中者疾並少間矣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

列子卷三

六

石研齋

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
 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
 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
 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
 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
 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
 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
 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
 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
 可也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馬
 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

列子卷三
夢而求鹿以經獄官馬其皆不審也妄情同馬故二分
 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當故
 士師之以不審斷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
 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
 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
 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
 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
 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
 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
 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

年之疾一朝都除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
 有儒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目前忘
 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醫藥所能痊之哉於
 是儒生以多方誘其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
 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
 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
 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
 臾之忘可復得乎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
 怒其妻子以逐儒生也子貢聞而
 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子貢辨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此非汝所及也顏
 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

列子卷三
於大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賢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
 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夫於
 於小
 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楊氏告
 色忘水火者非俗人之所辨故以道為迷罔焉楊氏告
 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
 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
 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
 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
 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
 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

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
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
榮汝之糧不若造歸也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嗤獨智翻以爲迷故
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今欲使
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志形
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燕人生於
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
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泫然而泣指壠曰此
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
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

列子卷三

九

石研齋

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者是人之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仍以爲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惑其情焉况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列子卷三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九葉

列子卷四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仲尼第四此篇言證無爲之道者方可無所不爲世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
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
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
言哉汝之意失○素釋文作夾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
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
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
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

列子卷四

一

石研齋

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草之何為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夫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無所不為矣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正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案一本曰無氏字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且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曰孔且能廢心而用形聖人應物而生濟時

列子卷四 二 石研齋

用導羣有以示跡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不顯真以化凡焉

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

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夫體既有質而成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者不在封執也故氣之於心

也故氣合於神者不在於動而在於識也神之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是故有形者皆能知之

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商大宰見孔子曰且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且何敢然則且博學多識者也商大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者聖則且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且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且

列子卷四 三 石研齋

弗知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商大宰故夫子因衆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大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且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大宰嘿然心計曰孔且欺我哉夫立跡以崇教明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哀然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於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似而遺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且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且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且也

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且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賜能辯而不能訥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由能勇而不能怯能知其雄不師能莊而不能同不能同物能守其雌也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况不能兼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子列子既師壺正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也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謂請相遇於道目若

列子卷四

四 石研齋

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衆疑有讎怨見不相往來也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無所慮知形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素釋文字書作欺穎人面醜也類片各切釋文作欺欺字寫誤當作類說文解字曰醜也類廣韻各匹馬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切與醜音相近通借字也馬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閩簡弟子住見之果若欺魄不可與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案別本字與言行然若專直而在○案一雄者未行者情未

列子 卷四

行然求勝之氣耳子列子之徒駭○案釋文作駭與駭同之反舍咸有疑色疑其未志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雖然有道自當辯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理正合如此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

列子卷四

五 石研齋

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老子曰大智若愚大辯若知夫不言不知之為同故黃帝篇中明用無言之為異不言以濟人此篇復重論言明用言之不殊於無矣初子列子好游壺正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案本作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案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壺正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

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
 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素釋文一本本作不知
 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
 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
 之變遷不知汝之無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於是列
 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於是列
 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工子曰游其至乎至游
 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
 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
 游其至矣乎夫形无所適目無注視則物无不視而龍
 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

列子卷四

六 石研齋

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
 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
 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
 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
 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形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
 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莊子曰譽之不加以勤毀之
 乎榮辱之境也夫契其神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
 畜彼此皆過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
 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愈之耶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
 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
 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背明而立者反
 也向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執書之
 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通者寧復以聖智之
 道為病耶此病非文摯所能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至
 止○素執書疑是勢盡二字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至
 常存不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止常也真常順理隨形
 由外物者道之由生而止不幸也○道者不幸而亡有所由而常死
 者亦道也○俗聞禮教之道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止
 者亦常○愛生不死之身行生死之由死而生幸也居還謝
 節於嗜慾者亦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為知生之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不

列子卷四

七 石研齋

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
 死以為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
 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季梁之死楊朱望
 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
 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所以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
 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目將眇者先睹秋
 生則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目將眇者先睹秋
 豪則昏是失視也○遠則見近耳將聾者先聞蚋飛○秦呼蚊
 耳者聞耳中蟲飛之漸也○口將爽者先辨淄澠余陵反二水
 聲是失聰之漸也○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
 有滬字注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
 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
 奔馳心迷至道在於是非○則別有所辨鼻失所
 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故物不至者則不反○執則階

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庚工輸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爲富記糟粕之跡以爲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動感而應之圃澤多賢東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修崇道德者賢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爲而欲欺弄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張湛云上音臧字下音瘡字○案今張湛本無此文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藉也○案釋文云本作藉則切牢牲牢也藉謂以竹木圍繞又刺也

列子卷四

石研齋

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工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衆人之所爲衆人之所不爲衆人之所窺不爲者斯乃有道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無對也故學眎者先見與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與薪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生者先養其精神全則無爲之功著則外物無不通故曰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也○案道字張湛本作家今臣之名釋文云一本作道於義不長觀盧注亦作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我雖不及師之隱晦其迹也豈不猶負其能而自藏山於澤藏舟於壑有力者夜半負之而中山公子牟趨味者猶不知也而宣王誤爲筋力耳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

列子卷四

石研齋

妄言欲感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行不因師
 辨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園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與
 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
 視之若一馬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
 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
 矢來注眸子而眦不睫○案釋文本本作眦且洽切矢墜地而
 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
 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眦不睫

列子卷四

十 石研齋

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鈞後於前者百發如一馬故視
 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睫而落也子與之聞視
 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一馬聞注
 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解也樂正子與曰子龍之
 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
 心識其意而不識其心○皆有指不至○凡有所指皆未至
 有物不盡○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有
 影不移○移則影變矣新相髮引千鈞○舉重亦猶毛之
 折軸積而白馬非馬○白馬以命色馬以命形孤犢未嘗有
 不謂之孤犢安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
 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

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
 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
 也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鳴○案當作於馬張湛
 於馬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
 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與言故告退也堯
 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
 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
 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
 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案張湛本有大
 問大夫三字

列子卷四

十一 石研齋

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夫責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
 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兼亡於天下者
 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以
 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
 遂而身退者也不悱受大位而不辭也關尹喜曰在己無
 也禪大位而不悱受大位而不辭也關尹喜曰在己無
 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夫至極者
 元通深不可極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已而莫知
 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
 不鏡照用而不疲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
 道道不違物不違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善若道
 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
 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欲得善爲此道者曠支體
 點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

則自然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
自證也則自然而知其所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之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近也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唯默然而內昭因性而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
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為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感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性其情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素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夫无為者而无不為也若

列子卷四

三

石研齋

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列子卷四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寓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五

唐通事舍人盧

不

解

湯問第五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

其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案注生之注字疑誤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

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

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後世必

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殷湯曰

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

列子卷五

石研齋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

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

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言無安得有極盡耶

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

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幽人

民猶是也問營之西復猶幽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

是也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

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幽之內則是是也故

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

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

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神道之舍萬物也故不窮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

昔者女媧氏鍊淮南亦作鍊五色石以補其闕張湛此注當矣

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

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

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柱絕地維也是以折天

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

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

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

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也至

列子卷五

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其中者有五山焉一曰

岱輿二曰負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

下周旋案釋文作犯云一本作範圍三萬里其頂平

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

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

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

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

知死動用不住條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

下往還不得暫時焉暫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

者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仙聖毒之訴之於

名利不知止慮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仙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不動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

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受其成則不亡以待盡若

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安矣五塵以對之五

識以因之故云五也此知制五根之道也而龍伯之

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伯者長也龍有力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鈎負六情以

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而用之也案矜夸以下

有脫誤於是岱輿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

之播遷者巨億計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因

喻之大海神識帝憑案釋文作馮音憤馮憤怒侵滅

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

國人猶數十案釋文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

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減削而已從中州以東四十萬

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案

經作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

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

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

因雨而生見陽而死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

知上極神仙下及蟻蠅迷真終案莊子作窮釋髮北

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也

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皆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醜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足多怪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檮碧樹而冬生實

列子卷五

四 石所齋

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案無使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案釋文皆至已字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是也復何足大形湛注云形當作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懲戒也創也草政也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

列子 卷五

阜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哉○案一本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案釋文一本作蟻城古蟻字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此一章興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爲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求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計若夫至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夫人一至以祈道則去有以契真若將恃能以求追末也則喪生以見跡跡之著也鄧大禹曰六合之間林所以生真之契也正隴所以平也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

列子卷五

五 石所齋

正隴所以平也

然後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
戚死聚柴○案釋文作柴通作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

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夫衆是則爲當衆習則爲常故至當至常孔子東游見

人所不辯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理哉孔子東游見

兩小兒辯關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

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

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案釋文作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案釋文曰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

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

退非利生一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有理無理一皆辯之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

矣然則二童之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

人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居光內見

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大近窺均天下之至理

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辨之何益均天下之至理

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髮絕髮不均也均

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夫理之

下無不均不待均之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

自均矣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不絕

世人以爲不是不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鈎荊蓀

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

不絕鈎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

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

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

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

之念投綸沈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

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

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

王曰善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設教化以

予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鈎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

爲我所制也道者之養生全真舍生靡然以向化則理

由茲道焉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

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

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

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

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

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

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

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夫

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

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

不知神之爲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惑已

明心爲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釋文

一作住指鈞弦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

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

敢發手而動弦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辨聲運形者神也

盡形之妙理須神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

契而心自得也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素釋之能

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

之得於心應乎器然後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温風徐

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

暴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

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師

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邠行

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成性

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之序水火且不能焚弱況風

雨寒燠之氣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況於人乎況於

鬼神乎此之謂也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

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

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

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置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

去而餘音繞梁欂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

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案一里老幼悲愁

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

里長幼喜躍林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

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案張湛娥之遺聲夫六

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

章直言心用叔巴以下乃從聲通焉○案六字當作五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

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

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

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

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

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

吾於何逃聲哉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則

於聽者譬咳猶知之況復聲成於文周穆王西巡狩越

安可不辨耶○案識心當作心識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

王薦○案張湛注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

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

若俱觀之神用之妙豈唯聲哉色香滋味咸越○案釋

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也文一本

翼曰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

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領○案張湛本作領殷釋文搖頭也許氏說文解字領

面黃也領低頭也春秋傳曰迎于門領之而已作領

列子卷五

十

石研齋

非其願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夫內肝膽心脾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行步神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穆王始悅而歎○案釋文一曰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本一作姑歎

列子卷五

十三

石研齋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但巧甘蠅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皆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躡而不動者神定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必○案未也○案牽挺張港注機躡也故曰以目承躡必張港

本作亞次也釋文一本作必非學視而後可以此用不瞬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視審也則見昌以蹇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止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視小如大貫之為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飛衛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相過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不飛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此所謂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今之鞞袋也彼以約弓之具也老子以為素為火之鞞非弓治而弓治必資之也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立木如足布之外皆去其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

列子卷五

十三

石研齋

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立木如足布之外皆去其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

土則不能履之者心不定也若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
脚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
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
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
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
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
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廻
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
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
吾術窮矣汝其識之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恢恢然有餘

列子卷五

古

石研齋

地也言其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
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馭駿當轍應
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真之士魏
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黑卵以暱嫌殺止邴章夫以私嫌而殺傷嗜慾而天物
也止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
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
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
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鏗鏗摧屈而體無痕槌
負其材力視來丹猶雞穀也來丹之友申他○案一本
云一本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
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

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天地
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
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
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
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
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
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
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
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
不見形其觸物也騷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又
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匣而藏之未

列子卷五

五

石研齋

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
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
歸器珍者則害物深至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
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
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
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案釋文一本予來丹知
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
我使我嗑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
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傷於萬物萬物
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毒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
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

何以其不傷也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
於萬物者也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
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綱赤又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
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
之皓○案釋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
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夫金之不能切玉者
能澣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
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
理劍雖鐵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
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況已有之何所疑
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有因水而生者有因火而
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
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火浣之纈非紆非麻用火鼠毛
布名與中國等與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

列子卷五

石研齋

列子卷五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敷父校列計十六葉

列子卷六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力命第六命者必定之分非力不成力者進取之力
或副其命亦有命者必資其力有其力者
力求者候時也信命不信力者失之遠矣信力不
信命者亦非當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

列子卷六

石研齋

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
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
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
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
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
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命者天也力者
人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
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
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
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

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
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
連櫪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
朕之色請謂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
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
而達此厚薄之驗歟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可見矣而皆謂與
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
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案釋文本或作踽而步有深
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
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

列子卷六

二

石研齋

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
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
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
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
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
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
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
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西

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
有自矜之色自矜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
非才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
者知命之遂不敢恃德也

狐貉之温進其菽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
蔭乘其輦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
也在我也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
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或素釋文也哉寐者言
或其寤也乃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
恒之常耳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
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
庶並行國人懼亂管仲與召案釋文本或作邵忽奉公子糾奔
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
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鈞
小白既立脅案釋文又作擗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列子卷六

三

石研齋

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雖
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
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
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而位
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
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

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
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
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
用能也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是更別有
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命也因交而達
者力也非惟天時抑有人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夫
之來也鮑叔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
非能用讎不得不用皆命成於力力成
於命非有私焉及管夷吾有病
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紫張港
本作疾矣可不諱云將死
不可
諱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列子卷六

四 石研齋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也潔廉善士也其於
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
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
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
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忘其高自愧
無德則進善之
志深矣不如已者哀而
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
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
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
則隰朋可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
不求人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然則管夷吾
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

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
由我也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為厚不
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
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
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鄧析操
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
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作法者力也受戮
者命也用法者力也受戮
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
事者才也才不遇者亦命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
以死而死天福也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為天福也
如夷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天福也
如鮑麀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不傷賢才得遂其死
列子卷六 五 石研齋

垂名不朽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
亦天福也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生而不得生如董
也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生而不得生如董
不得死如人羸之類是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
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
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不由於物亦不由我
知不能運力不能成
然後可以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
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紫釋文作
媚或作魅不能欺
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若合道成命天
地不能違聖智
不能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
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

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
 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
 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謂三醫其子謂
 命不能識乎人亦何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
 過而遇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巫何
 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不一曰橋氏二曰
 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橋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
 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案張湛非
 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汝始則
 胎氣不足乳湏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
 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橋氏所說之病皆
 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
 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而季梁之
 疾自瘳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
 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生
 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生
 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
 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
 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
 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

列子卷六

六 石研齋

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若
 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賤有薄有厚
 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似順違之似反其實
 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老聃語闕
 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案報為為字疑誤老聃語闕
 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
 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
 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
 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天者也○案
 有道下疑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案釋文
 有脫誤 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年言才
 本傳言 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
 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隔懸也故楊子曰古之人有
 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

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
 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
 皆命也夫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昏昧昧日去 信命
 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
 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慈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奚為奚不為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
 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
 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道也亦何去何
 就何哀何樂何所為何所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
 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 若械○案釋文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
 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列子卷六

七 石研齋

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案釋文去此國而死乎使古
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案張湛本作艾晏子
本作孔梁上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

得而食駑馬稜○案釋文當作棧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
不欲死而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

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
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

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
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

行假念死乎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
髮髯而不明言之今此云吾君方將被蓑

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灼然可詳矣則吾
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則生之功可見矣則吾

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
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

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
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

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
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

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
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夫士

商各趨利而逐勢者力所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
不能成則委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楡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求者迷於似
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
生者有生門生者是以得夫所以迭處迭去也若知命者當委命而任
力焉○案注
標楡向未詳

列子卷六

二

石研齋

列子卷六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一葉

列子卷七

唐通事舍人盧

重玄解

楊朱第七

夫君子殉名小人死利唯名與利皆情之所溺俗人所爭焉故體道之人也為善不

近名不趨俗人之所競為惡不近刑不行俗人之所非違道以求名溺情以從欲俾失其中也故有道者不居焉此言似反學者多疑然則楊朱之篇亦何殊於盜跖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

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

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列子卷七

石河齋

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遠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實名之利薄也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偽名之利深也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其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

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慾而志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名者稀從慾者眾雖有智蓋俱失中也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

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

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

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

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

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案釋文一本作

通說文無慶字於甘部獸字下訓足聲色不可常厭聞

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違違爾競一時

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爾順○案張湛本釋文皆

順古順慎二字通易履霜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

堅冰蓋言順也順即慎 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桎何以異

哉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復晝夜哀苦之

情亦何以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太古之

人知生之暫來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

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案張湛本作勸

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

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舉太古之人者

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來暫往

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違違

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

用於名焉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

列子卷七

石河齋

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量楊朱曰萬物所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

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也故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含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所以異且競當生不設養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其所故有遺者不同於茲矣

之卸○案當作郵爾雅釋言郵過也釋文音尤下同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

體真全道忘楊朱曰原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名證實者也

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固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為命累於身者不殖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真應物無滯也

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温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

列子卷七

三

石研齋

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至焉何則相憐在於瞻濟乎生相捐在於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瞻之令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是失其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宜矣

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案釋文口與矐字同

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夷吾之才足以相霸王振綱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被髮左衽矣惡其失禮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今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人者則後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

列子卷七

四

石研齋

可唯所遇焉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
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
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後者以肆情因管夷
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既不由
任物以處之此世人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
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
足為俗人重禁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
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
之可耽耶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子產相鄭專國之
焚露之可薄耶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
 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
 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素釋文作漿
禮一本作糟
 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
列子卷七 五 石研齋
 之悔矣○案張湛本作客 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
 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
 皆擇稚齒媵者以盈之方其耽○素張湛本作耽下
同釋文云本又作耽
 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
 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
 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素釋文作
速本作造 鄧析
 而謀之曰喬○素張湛本作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
喬喬之省文
 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
 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
 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之情
喻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
 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
 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
 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
 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
 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素釋文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
作跨下同
○案張湛 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
 盡一生之歡○案張湛 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
 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
列子卷七 六 石研齋
 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素釋文辭
一本作偽辭
 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
 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
 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
 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
 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
○素釋然無以應之 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
文作性 然無以應之聖賢之口亂天下法故紂紂之智
足於飾非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倡
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朝穆之言不足
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
以為達其理斯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
 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

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亨通矣退必不肖而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其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人也而乃欲橋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為智乎此言真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才之人○案注為其心為偽古字通荀子性惡篇楊倞注偽為也矯也凡非天性而人為之者謂之偽故為字人傍為亦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會意字也

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案釋文作庖又作庖厨之下不絕烟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

列子卷二

石研齋

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入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案釋文鋒又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

列子卷七

石研齋

1 卷 2 5 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三〇二

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鮪○案釋文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官室

列子卷二

九

石研齋

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耳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

列子卷七

十

石研齋

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
 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
 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
 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
 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
 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
 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
 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公天
 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楊
 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

列子卷七

十一

石研齋

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
 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
 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
 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
 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急○案釋
謂筋節急也或作脆脆上音權下區位反脆筋急貌
竊謂釋文音謂者脆字音謂也脆當作脆脆聲故音
區位反若脆字則當音之春反矣玉篇脆脆兒脆從
月聲聲脆從月聲聲卷聲之轉也淮南子修務訓作
脆脆高誘注脆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脆讀讀讀變是
區位反之明證爾雅其萌雍郭音讀讀讀讀讀讀讀
明證脆張湛本作脆淮南子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
作脆從山从口皆非當從月

梁肉蘭橘心痛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
 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
 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僅以過冬
 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履隲室絲續狐
 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
 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
 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
 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
 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求於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
 陰陽之蠹也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

列子卷七

十一

石研齋

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
 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
 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
 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
 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
 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
 苦之間哉○自衛端木叔者以下
盧注缺佚無從補正

列子卷七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廿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二葉

列子卷八

唐通事舍人盧重元解

說符第八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辯神立事以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道從欲以喪

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案注中自字疑衍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辨知其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然後能常處先矣

列子卷八

一 石研齋

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見行而知道也度在身稽在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乎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不慎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

○案釋文一本作衛一本作術據注則盧本作衛也是以求利不亦難乎稽度可明而不為道者譬行不由門戶與街衢觀之神農有衛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不亦難乎

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猶人存亡廢興粲然可明若不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由此道而為理者未之有也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無乏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

列子卷八

二 石研齋

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於命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焉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斑白語道失○案釋文為句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俗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

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斑白首聞道猶不能得
况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強奮者不肯
告人不肯告守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
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
為之用自賢而宋人有為其君以玉○案淮南子作象
高誘注象牙也
無輔則失人矣
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
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
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
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
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
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道化如和氣布
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違天理
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飢
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

列子卷八

三 石研齋

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今官遺之粟
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
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
色君遇○案釋文一本
作過或作適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
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
卒民果作難○案釋文
一本作亂而殺子陽夫食人之祿憂人之
事君不知我因人之
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責我也吾所責夫
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
謂不為外物之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
所傷累者也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案張湛
本無以字為諸公子之

傳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
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
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謂○案張湛本作請釋
文一本作謂恐誤進趣
○案張湛
本作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
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
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
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
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
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
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胃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

列子卷八

四 石研齋

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
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
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
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案釋文一
本無不字足使若
○案張湛
本作君博如孔丘術如呂尚馬往而不窮哉孟氏父
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案仁義之道善
韜畧之能文武
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
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
也故適時者無窘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
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
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
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

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

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欲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欲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晉國苦妻見招矣○案注中得有所守得字疑是衍文盜有郤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

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

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郤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郤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案釋文作之晉侯我一本作殘

聞而大駭○案釋文作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郤雍

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

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

政而羣盜奔秦焉道也衆人所以履而心伏者

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邪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其名者羣盜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

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

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

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矣夫黃帝篇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

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無方知言

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者趨非樂

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忽而非理死以快意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

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

列子卷八 六 石研齋

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能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積德不以所賢者所以懼知苟得之所以懼也然後能積其德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矜功伐能所以所以昌也賢者以此福及後代道者以此澤被舍生此之謂持勝持勝者持此誠慎勝彼強梁唯有道者所能也孔子之勁能拓○案釋文一本作招李善文選吳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

列子卷八

七 石研齋

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夫子之力能舉關墨子顯而道德聞者善此持勝以彊為弱也夫藝成者必為人所後好勝者必遇於彊敵唯道德仁義者可以役物而興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化者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許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

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夫仁者愛人義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利積行之報也○案釋文史記應劭注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蹊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列子卷八

八 石研齋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案釋文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案釋文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案淮南子作堯比○案張文皆作此釋文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案釋文也子姓者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卑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常人之所辨也伯
 樂數其志形而得神用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臯之
 為數倍也故穆公以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志其
 為敗伯樂以為能也若臯之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
 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
 果天下之馬也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之
 也終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以為勞知而
 養之者道之主也臯之見乎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
 而貴於馬也代人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
 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
 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
 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
 對以末楚王曰善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
 身也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形之主
 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安則道崇道崇則國
 之功故不敢以末對狐工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
 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
 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
 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
 於三怨可乎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之用
 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周施
 者主恩惠也向之三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
 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

列子 卷八

機字巨衣切又居希切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機機祥
 也○案今本淮南子吳作荆機作機說文解字機字下
 引淮南傳曰吳人鬼越人機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
 人懲載乃機字之誤
 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所不用馬不爭之
 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
 爭不知長有而利深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而非道者
 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
 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吝之色盜追而問
 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
 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困○案釋文
 以我為事必困我為句又云一本云往見趙君
 便以我為必困與今本同張湛本便字作使字我不如
 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
 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闕下果遇
 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宏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
 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夫知時應
 理者事至
 而不惑時來而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
 跡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弟亦過分
 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虞氏者梁之富人家
 充殷盛錢帛無量財債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
 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揄魚○案釋文云揄字真經本或作魚六博經作鯨此
 目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今本

擒魚是多一字也據義用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
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

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
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案釋文音僅勇也准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
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案釋文音僅勇也准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
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以舖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
父之人工也爰旌目曰諱汝非盜邪胡為而餐

食音嗣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
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

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其爰旌目之謂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

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
雙失又喀喀而柱厲叔事莒教公自

知已者居海上○案釋文一本夏日則食菱菱
作冬日則食椽栗莒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

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
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

○案釋文
本無而弗死三字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

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
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

○案釋文其死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
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
請○案張湛注請當作情釋文音精一本音是故賢者

慎所出唯請者慎其所出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
禪禮法放情任己以為達生以仁義為桎梏以屋宅為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
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

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
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

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

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
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

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
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

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
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弱而利害

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弱而利害

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
 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士
 折支紙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
 亦求衣食也獲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
 亦孰知榮取之實者乎○案折支即折枝孟子為
 長者折枝趙岐注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技也 宋人
 ○案釋文一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
 本無人字 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
 齒之數以待富馬亦猶不取乞句於市而取受役於人
 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
 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
 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
 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
 列子卷八 五 石研齋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
 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
 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
 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案張湛本作相釋文胡沒
 亦作掘 呂氏春秋 其谷而得○案張湛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
 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飛鳥墜籠皆疑似成患唯積
 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 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
 杖策鍛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間之曰願之
 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埒頭抵植木
 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馬子
 攫人之金何○案釋文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
 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
 金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
 心有所存形有所志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
 喪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
 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為所言無
 身非謂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列子卷八 六 石研齋
 列子卷八 嘉慶八年癸亥夏四月甘泉吳連寫
 江都秦伯敦父校刊計十六葉

列子盧注攷證

敘論

竊懷智此智此作知北遊

天瑞篇第一

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形字種之類也種字上求之不

跋跋作

黃帝篇第二

不知所生所字下傷生而知死也知作不想能於千載

能字上疑輕死以尊敬先

周穆王篇第三

攷證

無制於有制於無何光景之能有音響二字人以為虛

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者同呼為真人以為

增人以為虛四字損之又損之字下所歸於本而不之

識故偽薄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是人得之四

本上焉字

仲尼篇第四

汝知物知物之變遷知物二字斯為至矣至字上夫任羣

才以為理因眾物以為用使雞犬牛馬咸得其宜士農

工商各安其位者唯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

徒見其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者是

不知量也鄧析理折而恥見其徒故目之而去也此注

為張湛注在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下眾人所窺不

今案張湛注本無此文疑是盧注錯簡

說符篇第八

子姓者子弟之同姓者也子下脫姓字

攷證

石研齋

二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石研齋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

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為冲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崇道術矣

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為蝶蝶之為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虛三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建敷竊嘗謂

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杜尉臣參校離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離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快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弟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氏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興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快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為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逸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為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為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真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為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為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履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寶故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為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為不善耶是知神為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為死功著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
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為凡居清淨
者則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
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
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
生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
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
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不易達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
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
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
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
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
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
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
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揚朱墨墮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
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
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
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為盜如彼攫金迷
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

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
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
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
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蹟其意究其所造至
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
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
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
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
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
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
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初
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駁駁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學之見而尋其間闕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變理之餘親為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於有生

然之分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

虛曰夫陰陽之所始四時之所

也生其生不知象也有形為之

也謂之神遊不可測也易曰陰

天謂之豈非天地之中大靈也

今惟無道者為能不死而常

萬物於國氏之流於死之境一

出入之機成始相非自然之

道一性不起出物宗直夜不能

物陽不能肉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

也

居鄭圃有四十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年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立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瞶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

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瞶人則體道而為

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

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

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

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

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端蟻肖翹無非

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
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
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運
無遠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
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
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
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
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
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虛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
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
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
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
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
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
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
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
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而不知其盡以
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
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
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
耳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
使生物者亦生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矣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
生化之本也

虛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
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贈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

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

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

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

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

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

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

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

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

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

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

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

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

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圓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

內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

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

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

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

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

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

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

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

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

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

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

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

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

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

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况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

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

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

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貞剛柔靜躁沈

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

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畜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宮靈而周乎上地磅礪而向乎下人昏昏而處乎中天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

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奚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通也則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

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真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真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辨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

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鶩之小大何足以相笑變蛭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鳥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者有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
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
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
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
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
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 虛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

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
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
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
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二十五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
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
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異自而形耶
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異自而生耶惟大音希
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
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
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
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

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
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莫惡皆赴
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
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
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
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
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
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
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疇克尸此故曰皆
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
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
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
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
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
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
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
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
之負負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
無名也

○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
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
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
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
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
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
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
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
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
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
暑能涼則不固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
能以浮浮者不能以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 卷一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
香則以淡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象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官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關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聖三

天瑞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蓬而指捷拔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蠅為鴉墨子見得水為鱣得水土之際則為蠅蟻之衣棘蓋生於陵屯

陵屯高潔處也

則為陵焉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斯彌為食醢頤輅

食醢頤輅生乎食醢黃輓食醢黃輓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肉脊肉生乎腐蠶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鷓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木之為魚也老

非之為莧也老耨之為後也喻也魚卵之為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曹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直音釋山海經云曹爰之山有獸其狀如

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鷦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

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

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

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

鷦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

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

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

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

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

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

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昭生乎濕此因蒸而生醢雞生乎酒氣此因酸羊

美比乎不苟此異類也久竹生青寧此因於林

青寧生程

自從匿至於程皆生生之物蛇鳥蟲獸之

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

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

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

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

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

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虛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乎亦互相生乎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

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蠅為鶉者蓋言萬

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蠃也蠅之衣陵鳥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螻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撮則眾飛者有化而為蟻動者矣駒撮十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順輅原黃

輓之生乎腐蠶與夫地卑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鷄是也鶩之為蛤田鼠之為鶩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菟老獮之為獾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

不類而相與為類豈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鶉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烏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治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

○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弱體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矣足畏生固矣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鴉也鼈也蠅蟻之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

際或得陵屯而其生各不同也烏足也螻蟻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鮑撥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願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窻下或以千日或以其沫

○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蒼丙蒼丙生乎腐蠶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火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鷺之為蛤田鼠之為鴉朽爪之為魚老韭之為鳧老鞠之為獲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夏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

感以思女則不夫而孕以至厥昭醜難則有所因而生羊奚不荀則無所因而比久竹也青寧也程也是又馬與人有自之而生也用是以觀則物或以有情而相生或無情而相生或以有情而生無情或以無情而生有情或生於無所因或生於無所感萬形萬化無有紀極意者其有機絨而不得已邪利用以出注然勃然莫不出焉者皆出於機也利用以入油然溲然莫不入焉者皆入於機也有萬不同出生入死不知其所由然彼其神機之張氣機之運固有為之幹旋宰制者列子方論無為之職繼之以此良有以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

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為喻明物動則夫本靖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

義也

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言生必由無而無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無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

虛曰形有所生不能生無影響是也神而無形動則生有萬類是也

范曰影之為影若有待於形也而實無所待形動而影自從耳影非有求於形也響之為響若有待於聲也而實無所待聲動而響自應耳響非有求於聲也有生於無其理若此

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

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無差也

虛曰大小雖殊同歸於盡耳

范曰系物數之終冬時數之終無物也無時也孰知其所終天地者形之大也既已固於形矣雖欲不終得乎

終進乎不知也

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為始以離散為終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實為終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無終無始者也

盧曰進當為盡重二假設問者言天地有終盡手為復不知乎其下自答也

道終乎本無始進乎不久

久當為有無始故不終無有故不盡

范曰無物無時孰為終始除日無歲孰為

久暫謂道為可終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無始莊子所謂未始有始是已謂道為可進邪特未可知也彼其本不久莊子所謂

先天地生而不為久是已

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

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
盧曰凡有始有終皆本乎無始歸於不有今從太初渾淪而言之是有始也安得不終乎安得不盡乎

不生者

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

非本不生者也

本不生者初自無生無滅

無形者

此無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

非本無形者也

本無形者初自無聚無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無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無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無生無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

盧曰所言神之不生者非本不曾生也萬物所以生群品所以形皆神之所運也以其能生生而即體無生滅耳是非都無形生同夫太虛之氣

范曰生之所生者死矣則復於不生形之所形者實矣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自有生而復於此耳是豈生生而不生者耶無形者非本無形自有形而復於此耳是豈形形而無形者耶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

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

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亡

盧曰有生之物必有終極亦如和氣萌達草木不得不生而欲令長生者迷於至數者也

○ 范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窮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而欲怕其盡者直將執而勿失流轉於生死之域而莫覺莫悟豈不惑哉

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

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

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

盧曰神明離於形謂之死也歸真宅反乎太清也太清為真宅者明此形骸而為虛假耳

范曰精者水也神者火也水與火合而生土故人之生也因精集神而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精神者天之分以其運而無窮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以其常而不變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此其所

以謂之鬼也切常申之人之初生精神竟魄具而後形成焉竟云也從於神而無不之魄白也管於物而有所止聖人則以竟制魄故神不至於殉形衆人則以竟從魄則不足於使形神不至於殉形則雖死也無以異於生神不足以使形則雖生也無以異於死賢人之死為鬼盡人道而死雖曰其鬼不神與夫淪於幽陰化為異物者固有間矣列子之言若非其至姑自其歸真宅者言之故曰鬼而已爾雅曰鬼之為言歸也

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無形何形之無炁何炁之無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炁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真宅我無物焉

盧曰凡人以形爲我緣我則有情情多者
愛溺深而情少者嗜欲薄唯至人無我了
識其神凡人不知封執彌厚令神歸乎真
形歸乎地向時之我竟何在耶

政和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

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

動不生無而生有則去本遠矣無則生有

有必歸無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

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

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

其時物也故有始以無始爲至道終乎本

無始則又至矣有久者以不久爲至道進

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

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也不生者非卒

不生無形者非本無形蓋自有生有形者

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

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爲界

辯又烏知環中之無窮者哉此惑於數者

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者天之分故清

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

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
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
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無終
始者反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范曰萬物有乎出而莫見其門有乎生而

莫見其根精神入其門者還其所自出也

骨骸反其根者復其所自生也若然則歸

其真宅我尚何存之有聖人以精集神以

神御形以形存神精全而不虧神用而不

竭形生而不敝閉其門形無自而入深其

根物無得而搖不壞之相自古固存是謂

長生久視之道古之人修身千二百歲而

形未嘗衰蓋進乎此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

其間遷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

者也

盧曰夫嬰兒者是非未生乎心也故德厚

而志專矣及欲慮充起攻之者必多衰老

烝染更近於道命之終極乃休息焉

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范曰自物之無而觀之則真常湛寂亘古
 不去故江河競注實未嘗流自物之有而
 觀之則大化密移交臂已失故舟山雖藏
 不能無逝一將入陰陽之機遊造化之塗
 則形之所形者實矣無動不變無時不移
 借明於鑑今吾非故吾佇燈於缸前焰非
 後焰操有時之具託無窮之間貌色智態
 止日不異自謂變化可逃得乎哉故自嬰
 孩而少壯自老耄而死亡大化日徂間不
 可省夫惟日夜無隙為能通晝夜而知古
 今不代為能參萬歲而一反復終始揭天
 地以趨靜是謂化化而不化於化者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
 莫加焉

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范曰兒子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其
 氣專則不雜其志一則不二冲和內固莫
 能傷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
 而形不虧老子所謂含德之厚是也
 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

德故衰焉

處力競之地物所不與也

范曰孔子所謂血氣方剛是也

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
 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

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

范曰莊子所謂佚我以老是也

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盧曰近於性則體道感於情則喪真故含
 德之厚比於赤子倦而不作猶為次焉方
 之馳競大可知也

政和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

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

慮克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搆及其老也血

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

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大塊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

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

故謂之化

范曰子貢所謂君子息焉是也四者之化

形生之所同也。衆人則形化而心亦然。聖人則外化而內不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岵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

推此而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其形貌不一。是以榮啓期深淵倚伏之緣，洞識幽顯之驗，故忻遇人形，兼得男貴。豈孟浪而言。

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

人之將生，男女亦無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盧曰：夫大冶鑄金，依範成質，故神為其範，群形以成。男女修短陰陽已定矣，何者神

運其功，形為功報耳。形既不能自了，神者未形已知，啓期暮年方始為樂，是知道之晚情，滯於形。夫子但善其自寬，未許期深達至道。

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

底春被裘也。拾遺總於故畦。收刈後田中棄穀，摺之也。

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攬

端而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

我所以為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觸事而夷故無暫歡。

盧曰：仁者不憂，智者不懼，不受形也。生分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已隨之，是以君子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

於富貴人不達此反以為憂汝亦何怪於我也

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

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宵中則百年之壽不祈而自獲也

盧曰非於非分之行競於命外之時求之不跛傷生夭壽矣吾所以樂天知命而得此壽

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

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

○ 盧曰妻子適足以勞生苦心豈能延人壽命居常待終心無憂戚是以能樂若此也

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

又安知管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尋此旨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

盧曰知形有代謝神無死生一往一來猶

朝與暮耳何故管營貪此而懼彼哉

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後得之而不盡者也

卒然聞林類之言盛以為已造極矣而夫

子方謂未盡夫盡者無所不盡亦無所盡然後盡理都全耳今方對無於有去彼取

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

自夷而實無所遺夫冥內遊外同於人祥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

○ 盧曰死此生彼必然之理也林類所言安

知者是疑似之言耳故云未盡

政和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處常得終死生無變於已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

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無

樂為真樂榮啓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范曰生者死之徒死者生之始萬化而未

始有極惟原始反終者故知死生之說自不悅生不惡死言之則管營求生者可謂

感矣然亦安知其為感乎自生之勞死之
息言之則今之死者固愈於昔之生矣然
亦安知其愈於昔之生乎觀林類之言若
是真可與言者然以彼之所以為樂者觀
之尚不免對無於有取此去彼故夫子以
為得之而未盡者也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

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厭倦則自然
之理虧矣

仲尼曰生無所息

勞知慮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為
徭役

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
其墳壘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
息矣

見其墳壘鬲異則知息之有所十九莊子曰死
為休息也

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
離憂苦昧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

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
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
死之息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耳

盧曰夫生者動用之質也唯死乃能休息
耳亦猶太陽流光群物皆動君子徇名小
人徇利未嘗休止也

政和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
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

夫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望其墳壘如其明
宰如其高墳如其大鬲如而與世殊絕此
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
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生之
苦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
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范曰老子曰為學日益又曰絕學無憂子
貢倦於學而願息焉由未進乎日益又烏
能損之又損無為而無不為而得夫謂所
絕學者哉孔子告之以生無所息欲其日

有孽孽死而後已故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死體道者無佚老息死之事特為載形勞生者言之乎故孔子以是對子貢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

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

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

後休息寢伏之

死也者德之微也

德者得也微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

古者謂死人為歸人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一人失家

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

此眾寡相傾者也晏子儒墨為家重形生者不辯有此言假託所稱耳

盧曰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神之有形一

期之報迷本執有勞神苦心疲亦極矣唯死也乃歸乎真猶脫桎梏而捨負擔也貪生惡死者苟慮乎有曾不知歸於本焉而天下不以為非迷者多矣

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鍾賢世鍾賢世宜矜矜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

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溺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忘歸者去之

盧曰夫棄本逐末勞神苦心順情之與求名逐欲之與徇利二者俱失也何厚何薄哉而群所謂則舉世為是也凡執所滯則

舉世為非矣唯有道者知去與焉故莊子云臧與穀二人俱牧羊俱亡羊一則博塞問一則讀書善惡雖殊亡羊一也苟失道則游方之與修學夫何遠哉

政和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

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
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
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
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
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
人其失之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之也內去
彼取此世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
去

○ 范曰人死曰鬼鬼者歸也歸其真宅之謂
○ 一旦攬有涯之生託無邊之地與物相刃
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蕭然疲役而不
知所歸可不哀耶是乃迷而不知復者人
謂之不死矣益今有人焉去鄉國離六親
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知歸者果何人哉
是特造化之流人陰陽之逆旅蕭然疲役
而不知歸者爾又有人焉鍾賢世矜行能
修名譽自務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
人哉是直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污獨賞

名聲於天下者爾二者不同其於溺喪而
不知歸一也而世與一不與一或自以為
狂蕩之人或自以為智謀之士要之知所
與知所去唯聖人能之
○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聖三

天瑞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

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

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

范曰谷以虛故應鑑以虛故照管籥以虛

故受聲耳以虛故能聽目以虛故能視鼻

以虛故能嗅有實有中則有礙於此虛固

足貴矣然所貴在此所賤在彼貴賤之名

未能兩忘而化於道又奚貴虛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

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

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

也失其所矣

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表形骸之外求而

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已則自然真全矣

故物所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

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

盧曰或問貴虛答曰無貴吾所以好虛者非為名也夫虛室生白吉祥止耳唯靜唯虛得其居矣若貪求取與神失其安然後名利是非紛競交湊將何以堪之故虛非我貴耳

范曰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

至也守靜而篤致虛而極者豈在夫名聲

之末哉一性之中咸有真宅有尸則有居

矣有居則有所矣靜固足以應群動虛固

足以受群實靜也虛也不為物撓真宅在

我居之安矣若夫有所取則有所求有所

與則有所應馳其形性潛之萬物望舊都

而惕然指先盧而流涕欲反汝情而無由

入殆不啻若去國之流人也雖欲不失其

所得乎哉此天下失家至人之所悲也易

以井為居其所艮為止其所井者性之原

艮者性之止惟此則為不失其所故也

事之破礪而後有舜仁義者弗能復也

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虧喪凋

殘方欲鼓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

得也得音

盧曰吾所言虛是修於未亂耳若使真性破毀心神汨昏更弄仁義之辭教易情之波蕩故不能克復矣

政和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無是

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固足以受群實靜固足以應群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群動群實莫能闕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辨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范曰莊子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蓋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仁以立人義以立我而去道也遠矣事既破礪乃始覺時為仁踧踖為義斬以慰天下之心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此古之至人所以提提而絕棄之者良有以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堅之義孔子曰日夜無隙立

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體體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烝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必化之器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悲乎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芸芸萬類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俄成俄壞代廢代興迭盛迭衰倏起倏滅整澤之藏在今非故交臂之間已為陳迹大化密移而昧者不知也非通乎晝夜之道時能覺之哉

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夷淵實也損盈成虧隨世隨死此世亦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覺之哉

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潛已死矣

范曰丘夷而淵實則損於彼者未必不盈於此裁成而木毀則成於此者未有不虧於彼損已而益成已而壞生死相循於無

涯之變往來相轉於不停之機日夜無隙
間不容擗非大明終始者疇覺所以然哉
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亦
不覺其虧

皆在冥中而潛化固非耳目之所瞻察

范曰消者俄且息氣固不頓進也盈者俄
且虛形固不頓虧也其進也日造所無而
好所新其虧也日減所有而損所成雖欲
執之而留皆自冥冥中去矣莊子壑澤之
喻必曰夜半有力者負之而去蓋明乎此
亦如人自世_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
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
形色髮膚有之羸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
況妙於此者乎
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盧曰夫心識潛運陰陽鼓作故形體改換
天地密移損益盈虛誰能覺悟所以貴夫
道者知本而不憂亡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
識則凡麗於形拘於數囿於天地之間者

二氣之運轉無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
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
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
俟至後知蓋亦後覺之莫覺者矣

范曰人生天地間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
盡其形化其心與之然若驟若馳莫覺莫
悟詎能不失赤子之心乎古之體道者以
神御形化化而不化於化四肢百體將為
塵垢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萬化
而未始有極何足以患心已故舍德之厚
復於嬰兒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齊
終始者為友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
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

彼之所憂者惑矣而復以不惑憂彼之所
惑不憂彼之所憂喻積惑彌深何能相喻
也哉

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
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

夫天之蒼蒼非鏗然之質則所謂天者豈

但遠而無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
俯仰喘息未始離天也

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
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

氣亦何所不勝雖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
虛之域況乃氣相舉者也

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
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

步趾踏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
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曉之者亦舍然大喜

此二人一以必敗為憂一以必全為喜此
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相慰喻使自解

釋固未免於大惑也

虛曰天為積氣何處無氣也地為積塊何
處無塊也塊無所隱氣無所崩日月是氣

中有光者汝何憂於崩墜乎

范曰確然而上者天其運乎是直積氣耳
無為而清者耶不然將恐裂隕然而下者
地其處乎是直積塊耳無為而寧者耶不
然將恐發崑崙磅礴立礙於太虛之間憂

其壞者亦已惑矣憂彼之所憂者其惑滋
甚以不惑是尚大不惑

長虛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
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

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
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

天混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
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

氣之虛實

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

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者誠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

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哉
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壞而不識休

戚與陰陽升降器質與天地顯沒也

虛曰積氣積塊以成天地有積有成安得

無壞耶但體大難終不可則見若遇其壞
時何得不憂

范曰經曰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於天地
者乎則即空中以觀是為細物又曰天地

者形之大也則即有中以觀是為最巨以其難終故難窮以其難測故難識憂其壞者既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然復謂天地不得不壞過其壞時奚為不憂則長廬子之言由在可笑之域

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

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全若其壞也則與人偕亡何為欣戚於其間哉

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

廬曰夫天地者物之大者也形體者物之細者也大者亦一物也細者亦一物也有物必壞何用辯之哉且人生不知死死不

知生來去不自知成壞不能了近取諸己且未能知亦何須用心於天地而憂辯於物外耶

政和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無成無壞圓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惟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無容心於其間也

范曰天地之在空中譬猶一漚之在水也水自為漚漚亦成水其壞亦水成已俄壞壞已俄成杞人之憂其壞是猶悲人之喪者也有憂彼之所憂者故能曉之是猶悲人之悲者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是猶悲夫悲人之悲者也進而上之壞與不壞無所容心是為至極之論然則生死之變去來之機皆不足以相知也壞與不壞曾何欣戚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

舜欲明群有皆同於無故舉道以為發問之端也

續修四庫全書 第 14 版 反文內

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況於無哉

盧曰夫汝我者自他形稱耳非謂神明也俗以己身為我前人為汝欲有其道安可得乎故曰汝身非汝有安得有夫道

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此身非吾有也故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偏使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

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

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

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

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

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為之也

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天地即復委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而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無形無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

所因假者也

盧曰既不知神明之為道也故假天地以言之天主神用地主形物涉有者委形也體和者生性也應用者委順也情育者委蛻也汝今行止食息但知強陽之所運而

不知神明之真宰也亦可得有夫道者耶

或曰虞舜聖人也安得不知道乎答曰夫假賓主辨感豈可玄然而已耶然莊子曰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是知有濟物之

才君居極之位者未必能知道處山林之下有獨善之名者未必能理人是故黃帝即位三十年然後夢華胥之國放勳見乎四子然後實然汾水之陽舜之未寤亦何足怪之

政和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無形深不可識既莫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該而存倏化而亡亦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爲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爲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爲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爲天地之委蛻若然者亦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爲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耶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范曰道本無物汝身亦虛虛而非有道將孰寄故觀天下之物汝之所得擅者莫若乎身身之所存者莫若乎生其生之本者莫若乎性命也其身之所親者莫若乎孫子也汝皆不得而有之故觀汝之身知本無知則行安知所往處安知所持食安知

所味是皆天地強陽氣之所爲耳所謂道者汝安得而有耶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

謂春秋冬夏方土出所有也

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澍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

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乃明其自生自有者也

然吾盜天而亡殃

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

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

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

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

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咎

盧曰夫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既無情於生育豈有心於取與哉小大相吞智愚相役因時以興利力制以徇私動用取與皆為盜也人財則不爾主守以自供取之獲罪此復怨誰也

范曰盜有羨志取非其有然有所謂公盜者有所謂私盜者未稼土木禽獸魚鼈天之所生國氏盜之而亡殃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向氏盜之而獲罪二者不同非其有而取之則一也

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

不私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

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别名雖復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何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飾愛

色貌矜伐智能已為惑矣至於甚者橫何外物以為己有乃標名氏以自異倚親族以自固整章服以耀物藉名位以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黨終身欣玩莫由自悟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莊子

曰百骸六藏吾誰與為親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齊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

范曰竊有小大皆迷者也向氏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故失之於殉貨國氏喻其為盜之道而不喻其所以為盜之道故失之於累物苟得乎道則內之一身不可橫私也況於外物之紛紛乎何則且人之生也百骸九竅六藏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認而有之是為大惑惟能不以利累形不以形累心則視萬物與我將擇

焉而不可得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

公者對私之名無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於理未至

盧曰天地無私取之無對故無殃也人心有私取之有情故為盜也以有私之心取有私之物私則有對得罪何疑故法者禁人之私無對無禁也

有公私者亦盜也

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

亡公私者亦盜也

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遣之

非能即而無心者也

盧曰聖人法教化不害人不侵衆者皆

非盜也不違法者則為公道違於法者則

為私道焉雖不違於公而封於己者亦為

盜也况違法封已乎

公公私私天地之德

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

愛吝復是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

私理無愛吝者也

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也

盧曰知公知私而無私焉與物同例而不怪者是天地之德也若知天地之德取而無私心者是不欺乎天取之不殊於衆人得之無私不為盜若然者誰為盜耶誰為不盜耶唯了神悟道者知之矣

政和取非其有無非盜也或以公道而無

殃或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

認而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無羨

故曰有公私者亦盜也而無公私者亦未

能勿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

任其自然而無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

天地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

齊而與天地為合吾焉能知其辨哉故天

瑞之篇終焉

范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公本無名因私

而得天任理則大而公故國氏盜天之所
生則為公道人任情則小而私故向氏盜
人之有則為私心自道觀之皆在一曲有
公私者亦盜無公私者亦盜公公私私天
地之德聖人兩不廢焉覺此而冥則盜與
不盜烏能知其辨

○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聖四

黃帝之生也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
任情背道則過物斯濇。虛曰此明
也則遺萬有而內澄心發其智則化
含生以外交物故其初也則齊心厚
濟人焉此其大音也。政和古之明大
道者先明天之德次之。列子以天
端首篇而雖之以黃帝豈謂是歟。
死曰即無物之自虛者隨處皆通執
有物之為實者解途生礙然則有心
為之其易耶。又將派是非利害之心
去智巧果敢之烈情慮不萌俾物無
自得而傷善宗不出俾人無得而先崇
自賢之行持常勝之道于以襲諸人
也。同則人道之志庶幾其息矣。華胥之
國姑射之山夫豈遠哉。此一篇之旨

○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養
正命性齟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黧昏
然五情爽惑

○ 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
○ 虛曰舉代之人咸以聲色飲食養其身唯
○ 豐厚者則為富貴矣而聖人知此道足以
○ 傷生故焦然不樂也第一篇知神為生主
○ 第二篇欲明道以養身故先示衆人之所

溺然後漸次而進之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憂世而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肝黧昏然五情爽

惑

用聰明未足以致治祇足以亂神也

盧曰代謂之君子理人之士也皆勞心苦

己以身徇物以求其名以嚮其利耳而不

知役神以喪實去道斯遠矣

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作淫養

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

惟任而不養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

自安也

盧曰淫者失於其道也舍生之物咸知養

己自私以為生不知所生而之死也操

仁義者咸知徇名以取利自私以為能亦

不知所以喪神傷生而知死也徇己自私

以為小人濟物無私代以為君子善之以

惡約外則有殊求名喪實約內則俱失方

明大道故變非之也

范曰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道也

吉凶與民同患者事也體道則無憂涉事

則有患聖人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亦為至

而愨然耶內而養一己則養正命娛耳目

供口鼻其患既如此外而治萬物竭聰明

進智力營百姓其患又如此是豈胥易技

係勞形休心固若是其多憂耶方以百姓

心為心則人之所畏不得不畏故爾

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滅廚膳

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故則三

月不親政事

盧曰放萬機者非謂都無所行也事至而

應如四時焉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不勞焦思以邀虛名不想能於千

載欲垂芳於竹帛耳但冥冥然應用不得

已而運之不對崇其身名不增加其嗜慾

不豐厚其滋味不放肆於淫聲齋肅其心

退伏其體三月者一時也孔子曰顏回三

月不違仁是也擇賢才而責成賞罰無私

焉是不親政事也

晝寢而夢

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

遊於華胥氏之國

政和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者遊下與外生死無終始者為友憂喜無變於己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而將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國也

○ 范曰聖人之治一日二日萬幾今日放萬幾則不勞心於土苴之末矣舍宮寢非累於居處之安也去直侍非樂於使令之衆也徹鐘懸則耳不聒聲減厨膳則口不聒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則又潔齋至矣故華胥之國於此得而夢遊焉經曰形接為事神遇為夢畫之所為必形於夢則魂交之寐未必虛也夜之所夢必合於晝則形開之覺未必實也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乃能融夢覺於一致等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生死無非夢幻故居化人之宮者以夢而遊執尹

氏之役者以夢而樂獲鄭人之鹿者以夢而訟隨有所遇而安之者知所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而疑之然古之真人其寢無夢列子言此將明至道之不可以情求姑寄於夢而已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

○ 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齊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 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

范曰華則敷而離根胥則出而相見理有至妙不必求之於窈冥昏默之中雖離道之根而與物相見所謂歸根復命者常自若也正西曰弇州正北曰台州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則又歸根復命之地也夫道降中庸則有足者皆可至於丘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則去人為遠矣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故出入六合遊乎無有鳥往而不暇我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憎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捷無傷痛指撻無瘡癢

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渴痛癢實由於懼義

例詳於下章瘡癢酸痛也義見周官

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霞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出神行而已

至順者無物能逆也

虛曰寄言也齋心服形神與道合則至其大國矣夫神者生之主也既為生主則役神以養生養之失理却成於損也俗以益嗜慾者為養生適為喪年之本矣故君子養於性小人養於情養性者無嗜慾保自

然不樂生不惡死無向背憎愛無畏忌自然神行者神合於道也非是別有一國別類之人耳故曰仁道不遠行之則至一言契者交臂相得焉

政和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去齊國幾千萬里則其道幽遠而無窮故惟神遊者所能至也無師長而自治無嗜慾而自足死生無變於己親疎不累其身不就利而利亦不至不違害而害亦不來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而心有所忘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捷無傷痛指撻無瘡癢而形有所遺乘空寢虛不礙不躓惡往而不暇以是出入往來陰陽之所不能測也而況於人乎故曰神行而已

范曰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則無出治之

勞而國者自治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則無貪求之念而民者自樸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也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孰為而有天惡視人如我視我如人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也孰為而有愛憎逆之而怒順

之而喜也故不背所異不向所同孰為而
有利害都無所愛憎故其心無所知都無
所畏忌故其形無惕若然者大浸稽天而
不滿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雖有勇
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觸實不破乘
虛不墜視不用目而見曉聽不用耳而聞
和剗心無物美惡不能汨也潛行不窒山
谷不能躓也利用出入往來不窮是其神
之所為乎

黃帝既寤

亦寄之眠寤耳聖人無眠覺也

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
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
之道弗獲其術

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
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
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政和勞形休心知而辨焉故其術弗獲齋

心服形覺而冥焉故其道乃得雖有情有
信而無為無形故至道不可以情求而知
之得之者亦莫能以告也

而帝登假無當百姓號之二百年餘不報

虛曰既寤於道也自不因外物以得之疲
而睡者冥於理去嗜慾也識神歸性不可
以情求也不能以告若者心澄忘言也凡
以數理天下者但成其空名數極則跡見
虛而不能實也上以虛名責於下下以虛
名應於上上下下相蒙積虛以為理欲求純
素其可得乎夫道者神契理合應物以真
非偏善於小能不暴怒於小過如春之布
萬物皆生俗易風移自然而化不知所以
化不覺所以成故百姓思之不知其極也
范曰有身則累物而喪我入而內觀身本
無身也必期於養之則未離於身見出而
外觀物本無物也必期於治之則未離於
物見物我靡認其去道也遠矣何者至道
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然求之
以情道終弗獲其所以知之者無知而已

其所以得之者無得而已知本無知得本無得又烏能以是告人耶審造乎是則游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千歲厭世去而上仙彼且釋弓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孰肯以物為事嘗原莊周之書言黃帝始以仁義撓人心而繼以問道廣成蓋以謂絕聖棄智而天下治則黃帝其入所謂撓人心者是直寓言耳是篇之意正與此合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上有神人焉

凝寂故稱神人

吸風飲露不食五穀

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貌不異於物耳

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盡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養而不衰也

不假不愛

假者亦愛也芻狗萬物思無所偏假音隱

仙聖為之臣

仙者壽考之跡聖者治世之名

不畏不怒怨怒為之使

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寒

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

常均宇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

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

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蒞天

下者其鬼不神

虛曰此言神之合道也故假以方外之中

託以神人之目不因五穀以為養吐納真

氣以為全心如澄水無波浪之能鼓形如

處女無思慮之所營喜怒不入其襟是非

不干其用無求無欲同天地之不仁不惠

不施正陰陽之生育萬物所不能撓鬼神

所不能靈證之真其功若此也

政和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體神之

妙而出乎形數之外故能勝物而無累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則靜一而不二不僣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愿慙為之使則與道相輔而行若然者從容無為而陰陽和靜群生不傷故不施不惠不聚不歛陰陽調四時若字育時年穀豐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此聖人所以曲成萬物而不遺者也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萬物在道之末體神者寓乎萬物之上視萬物莫足以櫻其心者故能勝物而無累然則列姑射之山非神人孰能居之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則不志於養也心如淵泉則靜專而不流形如處女則柔順而無忤不僣不愛則非作好以親也而仙聖實為之制不畏不怒則非作惡以踈也而愿慙實為之役於物無所與也不施惠而物咸自裕於已無所取也不聚歛而已無不足道足以役陰陽則陰陽常調而無謬戾之災道足

以旁日月則日月常明而無昏蝕之變以道運數則有以若四時以道運氣則有以均風雨夫然故未嘗合六氣之靖以育群生也而字育常時未嘗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也而年穀常豐土無札傷得以樂其生人無夭惡得以終其命以物則遂性也無疵癘之苦以鬼則不神也無靈響之出是道也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

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旬五日而後反蓋神人禦寇稱之也

盧曰夫神之滯於有則百骸俱破神之契乎真則五根俱通也有通則無遠不鑿無破則乘風而行被羽服以往來託鱗毛以騰躍者故為常理也非謂其尚奇也而此寓言者也

政和經曰善行無轍迹御風而行雖無轍迹之可見然猶有所待也惟神也不行而至

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慙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生之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讓者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也姬居所學於夫子者矣政和三問而不答十反而不告道固不可言也卒於告之者亦告其所學於夫子者而已

范曰道無問問無應故古之人有三問而三不知四問而四不答者尹生之於列子十反不告豈不欲其因心會道而默識之故耶彼且有憾至於懟而請辭何其鄙之若是也故列子不得已而告之以所學之道如不云所云

盧曰昔汝去也吾將謂汝達吾道今汝之息憾而來知汝之鄙陋矣

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眇而已

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眇之而已

盧曰專一而不離恭敬以至求顧吾之形

觀吾之行者也

五年之後心度念是非口度言利害作庚夫子始一解頰而笑

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曾懷內外如一不猶

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

盧曰三年之後專於定也顧眇而已五年之後越於專其晒明矣

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

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

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

盧曰審之而後言欲是非利害无所誤也

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

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為念无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為而无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實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盡矣

○ 盧曰都无心故是非利害不擇之而後言縱橫者也縱心而言皆合斯道

范曰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矣利害之生情偽之所以感也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則心有所擇而念口不言利害則口有所擇而言故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則道存於目擊之間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則心无所擇矣由未能泯是非也口庚言利害則口無擇矣由未能忘利害也故夫子始一解頰而笑則心冥於莫逆

之際也七年之後縱心之所念度无是非則是非泯矣由未能至於无念縱口之所言度无利害則利害忘矣由未能至於忘言故夫子始引吾並席而坐則意會於交臂之間也橫心之所念則出念不念而念

出於不念矣橫口之所言則出言不言而言出於不言矣孰是孰非孰利孰害彼我兩忘而俱化於道又烏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數始於一參中於五屈於七究於九古之學道者或九日而後能外生或九傳而後得於疑始或九年而大妙蓋以入道之序至是而終進於无数故也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

○ 盧曰眼耳口鼻不用其所能各任之而无心故云无不同耳

心斂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榦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

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令神斂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目鼻味不賴鼻口故

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莫所倚足莫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

盧曰神凝者不動也形釋者无礙也骨肉都融者忘形骸也形骸忘於所之神念離於所著則與風氣同之上下也

政和三年而不惑故始夫子一眇五年而不蔽故至於解頰而笑七年而不累故引之並席而坐九年而是非利害簡之而不得則物我兩忘五官相徹風之乘我我之

乘風何容心焉

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決時而懣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

用其情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

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作屏息良久不敢復言

盧曰列子所以乘風者為能忘其身也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

身吾有何患也若其形骸之不忘則一節之重則地所不能載何暇乘風而凌虛哉政和致道者忘心況於懣憾者乎片體氣所不受一節地所不載則汝身將非汝有也何得有夫道

范曰六微相因則物物皆通六鑿相接則物物皆礙進於道者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不知其所以觀聽不知其所納嘗恬然如一曾无所關心之疑也有若死灰形之釋也有若槁木骨肉都融又將於大通矣故在形應倚而倚不知形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隨風東西由木葉輪殼然則動而天機行無轍迹風之乘我我之乘風鳥能知其辨列子之道進此可謂至矣莊周以謂由有所待豈非本其所由入而言之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

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閔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

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

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

不慄者也

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

涉難危哉

十四

十六

虛曰言至人潛行積德非本空虛者也何如能蹈火不熱登高不慄乎以明純氣出乎性守神以合道則能至於此故曰至人也豈智巧果敢所能得耶

○姬魚語汝作語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

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

物與物何以相遠也

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

夫莫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

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

虛曰凡有形者皆物也物皆是色亦何後何先耶而自貴賤物者情感之甚也會忘

形守神習靜以生慧者然後能通神明者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有既无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音作

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

尋形聲欲窮其終始者焉得至極之所乎

虛曰忘形守神造乎不形也實真合道者止乎无所化也若得此道而窮理盡性者

何得不為正乎

彼將處乎不深之度

○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

矣深當作淫

而藏乎無端之紀

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

端崖不見

游乎萬物之所終始

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游豈得无終始之迹者乎

虛曰至人者言无失德也故不淫其度矣行无失迹也故藏乎无端矣常歸其本也

故游萬物之終始矣

壹其性養其氣舍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

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

皆使无闕然後通濟群生焉造者操字

盧曰性不雜亂唯真與天地合其德而通

於萬物之性命

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邪物莫自入焉

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莫由而

入者也

○ 盧曰實道則性全去情則无邪无朕无迹

也外物何從而入焉

范曰冲氣之和人所同受交物忘反或為

之餒唯純氣之守專而无所於雜和而无

所於暴致虛極矣豈智巧果敢之列所能

與耶何則貌像聲色无物不同則物與物

固无以相遠夫莫足以造乎先以其鈞是

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非形於形止

乎无所化而不化於化得是而窮之物安

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无有過也

藏乎无端之紀无有窮也遊乎萬物之所

終始則與造物之所造而不為若然者塗

卻守神退藏於密物無自入焉茲所以潛

行不窒而實之所不能礙蹈火不熱而火

之所不能焚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而高

之所不能危也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

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

弗知也

此借羸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是故忤物而不憎

向秀曰遇而不恐也

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

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

而况得於天乎

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

者也

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郭象曰不窺性分之外故曰藏也

盧曰夫醉人者神非合於道也但為酒所

全者憂懼不入於天府死生不傷其形神

若得全於神者故物不能傷也

政和至人神矣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
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
故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
之上而不慄是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
列也。貌像聲色有名有實名實既有麗於
留動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則何以相
遠而獨造乎其先道之為物造乎不形而
不與物為偶止乎無所化則獨立而不為
物所運形色名聲果不足以索彼之情則
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至人於此處
乎不淫之度則當而不過藏乎無端之紀
則運而不窮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則又與
造物者遊也。一其性而不二養其氣而不
耗含其德而不散以通乎物之所謂造乎
不形止乎無所化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
物無自入焉此所以潛行不窒蹈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也。醉者之乘車以
其全於酒故能逆物而不懼至人行乎萬
物之上以其藏於天故能勝物而莫之能

傷是皆純氣之守不虧其神故也

范曰操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
萬物與我為一真物而謂之真真物而謂
之人真物而謂之墜真物而謂之傷一旦
開天而人與接為構則執物以為有所見
者誠車矣。認我以為實所知者誠墜矣。知
見立而乘墜分詎能無傷乎。彼醉者之全
於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衆不知有車墜
不知有地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智是故忤
物而不懼而暫寄其全於酒者猶且然爾。
況性之全未始離者乎。天下一車爾託而
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營外逐幻化之
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匪直骨節之
傷也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則向之所
謂守全而無郤者是也。雖然謂之天者以
其對人一性無性況有天乎。謂其藏者以
其對開一天無天況有藏乎。審造於是固
有言之所不能論者。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盈貫窮鑄措杯
水其肘上

手停審固杯水不傾

發之鏑矢復沓

郭象曰夫去也箭鏑去復往沓

方夫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言

敏捷之妙也

當是時也猶象人也

盧曰引滿而置水於其肘上發一箭復沓

一箭猶如泥木象人也志審神定形不動

以致於此也

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

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

非不射之射也

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

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

盧曰恃其能而安其形審其當耳非謂忘

形遺物而以神運者也

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

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

盧曰登高履危而懼若此者憂其身惜其

生也曾不知有其形者適足以傷其生忘

其形者適所以成其生禦寇但喜於射者

非合於道也若忘形全神無累於天下者

乃不射之射也

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

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

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

之機而泊然自得也

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

矣豈唯射乎

盧曰夫至道之人自得於天地之間神氣

獨主憂樂不能入也今汝尚恐懼之若此

豈近乎道者耶汝於是終始初習耳未能

得其妙也

政和引之盈貫言其力措杯水其肘上言

其審發之鎗矢復沓方矢發復寓言其捷
猶象人也則又言其用志之專然是技未
至通乎道者也故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
射也至人者上闚青天豈特登山之高也
下潛黃泉豈特臨淵之深也揮斥八極神
氣不變豈特背遠馮足二分垂在外也列
子於此伏地汗流而不能射是於守純而
不虧其神猶有未至也故曰爾於中也殆
矣夫

○ 范曰引之盈貫則持滿之至也措杯水其
肘上則平直之至也發之鎗矢復沓則前
矢方發而復沓也方矢復寓則後矢復寓
而在弦也當是時猶象人也則其用志不
分由所謂望之似木雞者也射之射如此
而已若夫不射之射非特止是登高山履
危石臨百仞之淵其危亦已至矣乃能不
動其心而發無不中斯其所以為不射之
射歟推是以往則夫至人者上窺青天則
有以窮其高下潛黃泉則有以極其深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是則至大至剛塞乎天

地之間有如此者又孰怵然而有恟目之
志耶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四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聖

黃帝 和光散人高冲元集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伏之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

其庭者伴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

虛曰偏視者顧盼之深也偏肥者毀謗之厚也士因其談以為榮辱故遊其門者比於晉朝而子華使令門客恣其言辯無所迴避人相毀辱殆成風俗

承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中夜承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

虛曰存者亡毀之也亡者存譽之也富者貧奪之也貧者富施之也而商丘開下里不達將謂聖力所成之也

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春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編衣乘軒纓步闥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蒼黑衣冠不檢莫不聒之聒音既而狎侮欺詒據松揆揆音烏待音排成音切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

虛曰撫弄輕忽之極者也狎侮者輕近之也欺詒者狂妄之也據者觸撥之也松者物揆之也揆者耻辱之也抗者遠拒之也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

虛曰以愚侮之衆故偽爭應命耳

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冰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冰之行冰音潛既出果得珠焉衆防同疑也如子華防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黨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

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于也
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于子其愚我也子其
聖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

盧曰從臺而下若飛馬入水取珠若陸馬
入火往來無所傷馬子華門人咸以為神
而有道此見欺怒而不愠者必以我等
盲之輩敢問其道

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
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
舍也聞魯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
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
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不至行之
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
一而已物亡迂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
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進幸昔日之不
焦溺也坦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
近哉

盧曰老子曰大智若愚者似之而非也但
一志無他慮能頓忘其形骸者則死生憂
懼不能入况泯然與道合寶神以會真智

周於宇宙功備群有者復何得一二論之
耶及是非生於心則水火不可近之也
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過乞兒馬醫弗敢辱
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
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
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
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
皆誠哉小子識之

盧曰乞兒馬醫皆下人也愚之亦敢輕夫
子言其至信之感理盡矣

政和誠信生神而神全者聖人之道抱神
以遊世俗之間茫乎溥備功利機巧必忘
夫人之心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
忤物而不懼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彼以
偽投之此以誠應之鳥往而不可故商丘
開乘高臺自投其下飢骨無礙泳河曲之
隅而果得珠以出入火往還而埃不漫身
不焦者誠故也蓋至誠之道入而與神俱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故能勝物
而不傷焉是以醉者墜車而無犯害黃帝

遺玄珠而象罔得之而蹈火不熱者關尹固以為純氣之守也若夫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而道之所不載故商丘開知其誕妄追幸昔日之不焦溺則惕然震悸水火不可復近者

以機心生而有疑故也夫誠而信偽物與不誠而猜慮其相去也如此若迺至信之人則又進乎此矣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范曰扶名勢以矜人者無往而能服體誠

信以接物者無入而不自得商丘開可謂能體誠信矣故聞范氏之譽則信以為實受衆人之侮則不以為愠墜高臺之上而無碼冰河曲之珠而不溺取火中之錦而弗焦原其所以然則誠存乎心與物無逆而已夫以我之誠信彼之偽物由不能害又況至信之人乎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無足怪者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鵠鴉之類無不柔

馴者雄雌在前羣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然於其身今毛丘園傳之梁鶯曰鶯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主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

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以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

向秀曰達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

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殊性而愛媚我順之故也

故其殺之逆也

所以害物而逆其心故也

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

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

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

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聖人所以陶運群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

虛曰夫形質各有殊神氣則不異也故莊子云視其異也則肝膽楚越視其同也則萬物一體矣至人以神會之也入鳥不亂

行入獸不亂群者逆順同志而不逆故猛獸可養海鷗可狎也夫禽獸之入深山幽谷者欲全其身遠人害也苟無其虞則園庭之與山林夫何異哉

○

政和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此聖人所以為大勝之道也虎狼獸之猛者鷓鴣禽之擾者異類雜居不相搏噬而自得於園庭之內則所以調而馴之者有其道故也性命之情順之則安喜怒或過陰陽并毗逆之使怒豈順其性命之情故養虎

者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凡以順其性命之情而已吾豈敢逆之使怒謂不違其性也亦不順之使喜謂不淫其性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道之過也今吾心無逆順則既不違其性使之怒又不淫

其性使之喜彼之安處而自適也宜矣聖人之養生不使好惡內傷其身達之至於育萬物和天下豈有他哉以此而已

沈曰有血氣者不能無喜怒故禽獸異類而喜怒之情常因於人之逆順善養虎者

不敢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故禽獸異類視之猶儕也然則襲諸人間人道之患固有甚於養虎者惟聖人處物不傷物故物亦莫之能傷莊子寓言於人間世亦有養虎之說蓋明乎此

○ 類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

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

向秀曰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

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設操之也六切

設起也向秀曰能驚沒之人也構音

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 虛曰善操舟者能學之也善游浮者串習之也至乎没人未嘗見舟而得者斯乃神

會彼不能達

政和操舟若神者道濟天下不可窺測故也能游者可教謂其不溺於物善游者數能謂其久於其道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設操之則妙而不可知矣問焉而不

告則道至於此不可以告人故也

仲尼曰譜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謂者

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没者之

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

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

水也

忘水者則無矜畏之心也

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

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

神明所居者故謂之舍也

惡往而不暇謂也以瓦拒者巧以鈎拒者

憚以黃金拒者惜

互有所投曰拒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

愈矜也

盧曰見操舟可學者玩其文也若會其真者彼則視水如陵覆溺不入其靈府矣何往而不閑暇哉以瓦拒物者但見其巧中而不憚於失瓦也若以鈎拒物則不專於巧中更恐失鈎之拙也若以黃金為投者不敢折中惟懼失金之損矣是知向時之妙忘於外物今時之懼惜於外物也代人知矜外之兩失而貪物以喪其生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

唯忘內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

政和譜與意同蓋醫者意也謂之譜則或有教其失之義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則入水之溺不累其形善游者數能忘水也則蹈水之道無變於己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設操之也則物我如一不疑其所行矣死生驚懼不入乎胷中而況利害之端乎此所以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無往而不暇也彼內資於道不深則外變

於物亦易矣故以瓦拈者巧以鈎拈者憚以黃金拈者惜也先儒謂互有所投曰拈蓋探籌投鈎之謂也惟所要愈重則用心愈矜故以瓦則巧以鈎則憚以金則惜憚則恐失而已至於惜則若亡矣故曰重外者拱內拱內者心有所系而不能休休焉之類也

范曰古之乘道德以浮游者虛己而無累割心而無物塗却守神物無自入焉鳥往而不暇耶一有所矜詎能無內拙之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鼉魚鼉所不能游向吾見子蹈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齊謂者水也從水之道而

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

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

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

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謂之命也

盧曰夫生於陵而安於陵生於水而安於水習則為常故曰始乎故也長乎性也習其故安其性忽然神會以成其命得之不自知也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命者契乎神道也

政和鼉鼉魚鼉之所不能游也而游之則忘涉難之險者也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則亦疑於神矣然求其為道則從水之道不為私焉而已與齋俱入者沈以窮乎下與汨俱出者浮以操乎上任其自然而已此所謂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者也生於

陵而安於陵不失其所因而已長於水而安於水不運其所性而已自然者不累於外不變於已其所以然莫知為之者故曰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范曰有所因而使然故也無所因而自然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呂梁丈夫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乃能蹈乎龜鼈魚鼈之所不能游者豈有所偏能而然耶然則體道之人固無往而不适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僕者承蜩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垓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

向秀曰繫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

繫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繫五而不墜猶撮之也

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若槩株駒

崔謨曰槩株駒斷樹也

吾執臂者槩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

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

盧曰言初學累丸也未嘗得之習經半載而能累二不墜矣習之不已乃至累五而不墜者何耶我身如槩株臂如枯木心一志定都無異思雖萬物之多而知在蜩翼何為而有不得耶

○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

其痾僕丈人之謂乎

盧曰專心不雜乃凝於神會也夫子以其未忘於蜩翼故凝於神非謂神會者也

丈人曰汝達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修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其身上也

盧曰言夫子之徒皆縫掖之士用仁義以教化於天下使天下紛然尚名利役智慮

而滂失其真勞其神明者何知同此道耶
汝垂文字於後代者復欲以言智之辯將
吾此道載之於文字然

政和志者致一之謂精精於道者無自而
不可其處身若糜株駒其執臂者槁木之

枝則寂然不動而忘吾有形雖天地之大

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不反不側不以

萬物易蜩之翼則誠心不貳而外滑舉消

其專猶久其失彌少故其始也失者錙銖

及其久也失者十一又其久也猶振之也

此無他志致一而已志致一之謂精惟天

下之至精為能通天下之至神故曰用志

不分乃凝於神

范曰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造於凝神

之妙然則向之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

不分從可知矣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

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

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

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

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

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

詐哉

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淡
矣

言為都忘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

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獲蟬

海童任和心而鳴游二情相背而童不忤

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

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

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

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外雖未能利害

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群異類亦無所多怪

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盧曰夫神會可以理通非以情知知生則

骨內所猜理生則萬類無間然後知審精

微也同萬物者在於神會同群有者在於

情滅欲獨矜其心智則去道遠矣

政和古之有道者去智忘機純白內備故

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

人乎蓋內本無心物自不疑故也純白不全則機變之智多於是高飛以避雷之害然則涇鳥之舞而不下蓋以向也去智而今任智故也聖人不以智治國其有言也無言之之累其有為也無為之之迹

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范曰涇海鳥也出沒若涇夫機心存於胃中則海上之涇徒舞而不下沉於人手涉世之聖人至言去言雖言而未嘗言至為無為難為而未嘗為猜慮不萌純白大備入鳥不亂行孰有舞而不下者一將齊其智之所知則言有當德為有成虧曾未免夫累鳥能深造乎道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大射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爐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其道而處石裏道而入火其人曰異物而謂石異物而謂火

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聞之

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

不知之極故得如此

魏文侯問之問于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閑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

夫因心以刻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遺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盧曰前章言游水之不礙此章明火石之不傷言人之習水者多蹈火者少恐物情之偏執也故復言火以辯之其內忘己形外忘於物不知石之所以礙火之所以傷文侯不曉而與問于夏素知而善答故文侯重質子既能知者何不為之耶子夏曰我但知而說之則有餘也若行而證之者商則未知之能

文侯曰夫子莫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
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
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
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
物奇功異迹未嘗較顯體中之絕妙處萬
不視一馬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
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志致柔誠心無二
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破
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
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
舉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驗常
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造化五才偏育金土
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
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雲飛之翰
淵潛之鱗火游之鼠木蟻之蟲何者剛柔
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
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
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
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

謂舍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用
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
入甲兵未足怪也

虛曰言夫子能而不為者方以仁義禮節
君臣之道以較衰俗耳不獨善其身以群

鳥獸焉

五

十六

政和心與道冥則一體未始有分形與物
遷則萬化未始不異物我相對觸類為二
和之以天倪烏用而求有以異物我同根
彼是一致無虛實之相形則出入石壁異
物而能闕無利害相摩則上下煙燼異物
而能傷故曰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闕
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子夏知之而未
能夫子能之而不為蓋道非有心者所能
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故子夏於此
則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聖人藏於天而
不自銜鬻則夫子能之而不為者真是也
彼弊弊然游金石蹈水火以為有道是以
其道與世抗使人得而相之者爾故列子
歷叙諸子之道至此則尊夫子為大全焉

范曰石則實而能破火則烈而善焚觸實不破者雖從石壁中出不知其為石蹈火不熱者雖隨煙燼上下不知其為火坐進此道唯和而同物然後能之蓋大同離人萬物一視以游金石以蹈水火無往不可將以利心未能虛而無物將以去智未能同於大通故雖語之有暇而未之能為焉夫子能之而能不為是殆得之以心者然耶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

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

列子見之而心醉

向秀曰迷惑其道也

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

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

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因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美卵焉

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無事猶有雌無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

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

盧曰列子見鄭巫而心醉以其能知生死禍福將以道盡於此壺丘子曰吾與汝且亡其文跡都未盡其實理也汝豈得吾道歟夫澄神寂慮如衆雌也動用成功若雄也汝方息事以靜心安得無雄而求卵耶乃欲以至道與俗巫相敵則汝之深信故鬼物知汝也

政和解見莊子書

十八

范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巫則誣神之言以告人者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雖可期於歲月旬日之間似妙而非妙如神而已既已謂之神巫而又曰季咸以寓物之

妙而有感者也感則有感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八者妄名起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而不能冥妄者又妄受

之直以是為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由見之而心醉未能割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丘子未能絕學也是直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已夫道未始有物而物無非道故空虛無而莫之與匹猶之衆雌而無雄也苟居然獨而藏於曾中是由無雄而加也而以道與世抗而必信焉未能立乎不測而遊乎無有故使人得而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諸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瀛灰焉十九列子入涕泣嚔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

罪乎不詭不止罪字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

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黑淵黑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

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

○ 盧曰夫鬼神之靈能知人之動用之心耳有所繫鬼便知也壺子色存乎瀛灰心著乎土壤萌然無慮故曰天文振動則為生止靜則冥寂故曰不動不止也

政和見怪則非常瀛灰則不復然古之至人運道樞於無窮則彼是莫得其偶杜德幾而不發則嗒焉似喪其耦故示之以地文而見吾杜德幾則謂弗活也地與陰同德而其事文則一以為靜一以為顯故曰不詭不止不詭言不震動也不止言不止

著也

范曰凡形皆土也有形矣乃有可怪有心矣乃以為怪土合於空心合於無道通為一孰可為怪古之至人心若死灰其藏深矣不可測究彼將以妄見而見焉故直以

為見怪也不震以言其未嘗動不止以言

其未嘗止萌乎不震不止者示之以地文

固如此也是殆見其杜德幾而不發者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作或

有生矣吾見杜權矣

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

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此地之

文不猶外乎

名實不入

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

棄物

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此為杜權是殆見吾

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

盧曰有權而不用為杜也若天之覆而未見其功自下而升為名實未入故云有生

矣

政和重五灰然有生者或說以為不復然之中

有生之意向見其濕灰則生之意已滅滅

則已矣故以為弗活今見其杜權則動之

用猶藏然既以動矣故以為有生示之以

天壤壤者土有息者也所命於天者於此

有息焉故曰天壤名實不入則真妄已冥

機發於踵則息之所起此所以為杜權也

蓋其道不可見而繼道者如此而已故曰

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范曰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是物

之虛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則未嘗有未

嘗無也雖靜而無為氣自是而起焉所謂

真人之息以踵是也示之以天壤固當如

此季咸初見其濕灰不知其為杜也遂以

為死及見其全然有生然後知向之死灰

為杜權而非正也是殆見吾善者幾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

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

向秀曰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筦窺天者

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

吾無得而相馬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

向秀曰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玄同萬方

莫見其迹

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 觀旋之潘音為淵

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澁水之潘為

淵沃水之潘為淵汎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

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

淵矣

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

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

之與止觀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

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

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虛曰心運於太冲之氣漠然無跡蕩然有

形而轉運不常若水之變動殊名未嘗離

乎淵澄也故不得其狀而辯之矣

政和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至於

太冲則有陰有陽而非陰非陽故曰太冲

莫朕朕者神之兆於物陰陽不測故莫得

其朕也且冲者陰陽之交太冲莫朕則見

其適平而已故謂之衡氣幾一陰一陽冲

而莫朕證諸九淵亦可知矣潘者反流之

謂也惟反流然後能全一此潘者所以皆

淵也觀旋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至動止

水之潘為淵以言全一於或止流水以喻

夫出與物交澁則出之過也沃水以喻夫

入為物澤汎則入之窮也雍則河水既出

還復入又異夫入之窮矣汧則既出而不

流又異夫還復入矣肥則出異而歸同蓋

反流全一者其義盡於此也然莊子獨舉

其三者蓋別而為九合而為三其致一爾

范曰地文則陰也天壤則陽也至其太冲

則一陰一陽如衡適平是以謂之衡氣幾也萬法平等無有高下彼見自不齊耳故無得而相焉老子曰心善淵淵虛而靜不與物雜波流之變雖或不同而淵湛之性常自若也所謂太冲者蓋亦若此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無心也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然無所係者也

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茅靡當為類靡

向秀曰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不因則為之非我我雖不為而與群俯仰夫至人

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

盧曰絕思離念入於無為至虛而無形不見其相貌如草之靡如波之流森然汎然非神巫之所識也

范曰季威則有心而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而應者故每至而皆曰示以有心而相無心則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為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示之地文則嘆之以其死示之以天壤則

幸之以其生示之以太冲莫朕則又名之以不齊無得而相焉曾不知至人之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焉必示之以地文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亦不得而見焉必

示之以天壤壤者物之所自生也至於示

之以太冲莫朕則又陰陽適中無所偏勝有所謂天地之中者三者皆謂之幾意而動之微而見之是故得而見之也若夫未始出吾宗則雖示而秘彼將莫得而窺矣

此所以自失而走追之弗及歟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殆見吾杜德幾又曰殆見吾善者幾又曰殆見吾衡氣幾皆曰吾者由是立我矣至於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邪相之者

其誰邪其止也如茅之靡而不知其所以靡其動也如波之流而不知其所以流求我於動止之間皆不可得所以故逃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
為其妻憂向秀曰食豕如食人向秀曰忘於事無親

向秀曰無適也無莫也

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

○
怛然而封戎也向秀曰真不讓也戎或作戎字

壹以是終得向秀曰遂

盧曰忘是非等貴賤齊物我息外緣不封於我守一而終然後契真

政和未始出吾宗者蓋聖人以天為宗藏

於天故未始出吾宗也餘見莊子解

范曰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列子之於道

既其文未既其實故自以為未始學而歸

將以學其所不能學也三年不出為其妻

饜食豕如食人則忘我之至也於事無為

○
親則致虛之極也雕琢復朴則既雕既琢復歸於朴也塊然獨以其形立則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紛然而封哉一以是終則焉緒擾擾雖櫻而寧而終莫之變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五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遜進

遇伯昏瞶人伯昏瞶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

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之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瞶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

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已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政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恬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

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

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

於士則慘怛之疾恬愉之安時集於體怵

迫之恐欣懼之喜交歸於心整其所患有

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范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

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

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存光而不耀

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整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懷玉而藏其身之道哉伯昏瞶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己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

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

憂所以驚懼耳伯昏曰汝能退身以全真

舍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

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

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

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仄

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

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

譏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

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果伯昏瞶人北面而立教杖處之乎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墜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

言少無訓耳

○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

○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

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

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絕學棄智人所以保

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

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

行適足為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異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異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

必恒使物感已則彼我之性動易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

出奇異之教搖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

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

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

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

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

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

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

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

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

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

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

小言盡人毒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

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孰也相孰者謂

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過感豫則非感

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

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

之衆賀汝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

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于子賢人

之間而脫履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

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

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毒以害性而莫覺

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蒸以至於成也然

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汝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遊於郊至梁而

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涓澂巾擗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忿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

家客舍也公執席妻執巾擗舍者避席煬者避寗物厚自威異則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真隱之者無矜夸之聲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質深藏若虛君子威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衛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眾其曰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斑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威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揚朱聞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眾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眾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眾人之所惡威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為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况逆旅之妻乎。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為美則惡為之對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復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則美與惡莫辨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虛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愛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妻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當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已下者耳

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知常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

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黜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虛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己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則勝我躪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為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弼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生於積也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折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

范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己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彊則折強也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虛曰君子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

亡所殆矣者蓋適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者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連之天下必若柔弱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陽以發生為德陰以肅殺為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柔弱_{重六}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為表

狀不必童_{童當}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頸解領亦如相書龜背鵠步為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龜虎為前驅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莫為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乎依險違窠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端蟻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

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蛸飛蠕動皆嗚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為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未聚禽獸蟲蛇

百獸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禹

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為同當以為正也至德之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

十一

十四

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鵠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辨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已也馴音先誑之曰與若芋

也芋果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十六

十五

盧曰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人最為靈智耳智之尤者為聖為賢才之

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為道者
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
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為
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
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為智龍故名實
未虧而喜怒為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
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
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
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十日又問曰未也
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已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邪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盛氣者機心未忘也唯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卻物莫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懼物亦莫之

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

全德之人哉

范曰雞人所畜而跡於大者則所養不能

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

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

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

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

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為爾

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之見宋康王康王蹠足警歎疾言

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

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

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

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

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

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

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

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

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

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

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涉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文

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

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

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

趁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訖服寡

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垂跡以利人無徒見

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

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為

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

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

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遂與墨

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

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備亦才士之有

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

而惠盎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

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數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六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聖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夫稟生靈有謂之形恍惚變
 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
 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
 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
 理顯著若誠苦實故洞監知生成之
 神慮惡夢之塗一雖萬變交凍未關
 致賦故竊然而自歸之於無物我其
 或生或化之無所不包人生其中但
 曰天地成器無神為形主無制於有
 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
 聖人所以養生其本愚者但知養生
 約以為死不知神藏之長存速者為
 以為死通至智藏者多矣故先我惜
 人悟者通至智藏者多矣故先我惜
 者以辭之。政和道無其矣物有彼
 是猶之一。夢覺自生於道唯大至知
 通為一。范曰。神於道者一毫成隔
 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浮游
 乎萬物之微。與造物而與。一死生之
 悟理之微。與造物而與。一死生之
 齊夢覺之途。雖存亡得失。哀樂好惡
 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水火寒暑一
 自然。又執辨無物。運性宅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也幻入水火
 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
 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墮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

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懼名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者也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官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糞也王之嬪御臞惡而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官室腥王之廚膳臞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楛堊之色無道巧為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

曼者

娥媼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蛾眉設并珥并首飾也衣阿錫阿錫如布曳齊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

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為神奇所惡者為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為化則美惡美辯化人以王之官室廚饌嬪御為不可而必改築簡

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為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
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
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
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
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
曾不知腥蠃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
曾不知膾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
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
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
臨是直隨其過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焉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祛也騰
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
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
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
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
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
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其官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
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五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殞忘
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威奪其所重之心

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
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悖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
感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
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
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
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也王若碩虛焉碩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止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獨者之處侍御猶獨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扶也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拂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然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王問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感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者有葉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園

范曰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為何如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故俯而視之其官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則非所謂下為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聞和故耳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悸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默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為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已化人之官夫何遠之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也

肆意遠游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之所能籠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樂臣妾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騶古華而左綠耳右騶赤驥而左白威古義主車則造父為御古上齊下合此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騶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

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鶻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

漣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亦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
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

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徒歌曰強王和之名來歸

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一日

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
諧於樂辭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
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
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驟乘日行萬里

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

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
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

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為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棟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

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官窮天地之

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

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

為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

駕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

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

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

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

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

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

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

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

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挫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情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筆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

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

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

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

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

存亡自在備按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

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

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

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

不同而迭為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

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

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變彰今四時

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蒸

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瀕得之於常衆所

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

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顧

眄則飛走易形蓋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

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

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

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

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

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條化而無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為始以死為終以生為常以死為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遠成巧淺而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之不異於生死也真往而非幻哉今且吾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亡而吾固自存也惜校四時則役陰陽而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為其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鑪錘者為造化之所始設於機織者為陰陽之所變生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若夫槩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其夢者真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惜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况夫體道者乎操至權以獨運幹萬化於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熟則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美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爾其心未嘗不一也然既已為智勇之力而未敢必又以為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其善為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為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為徒於人亦未嘗不作於無也為化若是則塵垢秕糠猶足以陶鑄帝王

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况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吳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偽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吳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

夢

周官注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學幻似真非真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

為則海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為可驗故謂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為正夢驚愕而夢是為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惑誠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虛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礙化被舍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此矣故為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為覺神所交者咸以為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政和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燕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之為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生變於已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為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但化之有

范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

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寤

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則事之至也感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

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

足以患心已但如但化之但心有所愛則忘所憂而暇心有所但則慮所患而明識

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但之有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夫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燔大性猛烈過陰則燔燔也
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也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僂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

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為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真冥神

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

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為之寇或以物變為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數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為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 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

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為實意識獨行人

以為虛者同呼為幻夢行人以為夢為實

者同呼為真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

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

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啣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僂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每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真人

○ 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為夢其覺也形

開故接而為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

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

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

心於其間故夢為鳥而戾於天夢為魚而

沒於淵不知周之夢為蝴蝶歟不知蝴蝶

之夢為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

者孰能為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

至於真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別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黃帝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已矣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聖八

周穆王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方俗之異猶學夢反用動寢殊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

盧曰故舉此二國之異而神之可會者未嘗殊也故知神理之契運不明夢覺衣食

苟嗜慾之不忘則情繫于俗矣

政和陽為動為明陰為靜為晦西極之南偏於陰故其民一於向晦靜而多眠東極之北偏於陽故其民一於向明動而多覺中央之國乎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何明而動何晦而息動靜不失其時一覺一夢實妄以解非體真常而善為化者孰能與於此乎

○ 范曰難晝明而夜昏梟晝昏而夜明彼物然耳惟人亦如之故西極之南陽東極之北隅與夫中央之國方俗異宜勞覺殊致惡識其所以然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宴官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也分半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

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寫杖屨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呻吟痛反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夫感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 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苦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勤於晝而逸於夜尹氏榮於晝而辱於夜理苟不兼未足相跨也

盧曰夫勞形而逸其神者則覺疲而夢安勞神而役形者則覺樂而夢苦神者生之主也而人不知養神以安形形者神之器也而人不知資形以逸神也故形神俱勞兩過其分若勞佚適中者疾並少間矣政和一陰一陽冲和適平此天與之形也形失其平於是偏而為疾或晝苦而夜樂

或晝逸而夜勞終始反復必至之理也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則各適其平是以疾病少間雖然萬物一齊執覺執夢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亦愚者自以為覺耳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其

大夢也君子牧羊固哉

范曰尹氏則尹人者也可謂逸矣乃昔昔夢為人僕役夫則趨役者也可謂苦矣乃昔昔夢為國君然則苦役逸之復殆有數存焉於其間者耶世之所貴未必貴也世之所賤未必賤也自道觀之物無貴賤是直以隸相尊而已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而愚者從役於晝夜乃或自以為覺切切然知之君乎牧羊固哉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_之斃之

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新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矣室人曰若將是葉覓薪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矣謂之

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

聖人之辨覺夢何耶直知其不異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者信也音荀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盧曰夫以為夢者但妄識耳神識之不審則為妄夢焉傍聞而取鹿者亦不審也此復為夢矣得鹿者又夢而求鹿以經獄官焉其皆不審也妄情同焉故二分之能了其妄者其唯聖人乎若時無聖人事無的

當故士師之以不了斷不了更為妄焉

政和自道觀之孰覺孰夢是非一氣果且

有辯乎刑名而降真偽起矣故真得鹿也

妄謂之夢真夢鹿也妄謂之實是非之塗

繁然散亂惡能知其辯黃帝孔子以真冥

妄果且無彼是乎哉士師之言以真辯妄

果且無彼是乎哉故求證於黃帝孔子而

莫得則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范曰體道之人見獨趨寂得失無足以累

其心者鹿之為物好群則非見獨矣善走

則非趨寂矣故新於野而得之者已而俄

失遂以為夢聞其言而反之者已而俄得

亦以彼為真夢也迨歸而告其室人又復

以為夢何人鹿焉然則鹿之得失夢之虛

實孰知其所以然哉彼是相攻妄生分別

爭競之端起矣彼夢之中又占其夢者乃

復夢分人鹿焉庸詎而能知此其大夢也

耶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故辯覺者唯

黃帝孔子而已士師則有為而治事者國

相則無為而論道者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

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

不識今閨室妻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

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

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

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

夫機理萌於彼著龜感於此故吉凶可因

卦兆而推情匿可假象數而尋今忘者之

心泊爾釣於死灰靡焉同乎府宅聖人將

無所容其鑿豈卦兆之所占

非祈請之所禱

夫信順之可以祈福慶正誠之可以消邪

偽自然之勢也故負愧於神明致怨於人

理者莫不因茲以自極至於情無專惑行

無狂踣則非祈請之所禱也

非藥石之所攻

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散於肌體者必攻脉

診以察其盈虛投藥石以攻其所苦若心

非嗜慾所亂病非寒暑所傷則醫師之用

宜其廢也

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夫忘都無心慮將何所化此義自云易本

有心反令有意蓋醉有左右耳

於是試露之而求衣帆之而求食幽之而求

明

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

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

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

之莫知其所施為也

儒者之多方固非一途所驗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上句云使巫醫術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

以其所病者先引華子之忘同於自然以

明無心之極非數術而得復推儒生之功

有過乎史巫者明理不冥足則可以多方

相誘又欲令忘者之悟知業之志懷實幾

乎至理也

盧曰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

損之以至於無為華子學道而忘其有儒

生學有以益其知益其知者是非必辯於

目前忘其有者得喪不入於天府豈占卜

醫藥所能痊之哉於是儒生以多方誘其

心是非惑其慮華子於是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是非交馳於胸中故坐忘之道失

矣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

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

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

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

之忘可復得乎

疾病與至理相似者猶能若是况體極乎

盧曰華子思反真而無從也故怒其妻子

以逐儒生也

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

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此理亦當是賜之所逮所以折之者欲寄

妙實於大賢耳

盧曰子貢辨學之士進取強學者也故曰

此非汝所及也顏回好學亞聖不違於仁

者也故令顏回記之者用明道於大賢耳
政和知忘是非心之適也墮肢體而離形
默聰明而去智天機不張默與道契昏然
若亡而存世豈得而窺之俗人昭昭我獨
若昏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此聖人之所以不病也而世俗以不
知為病故謂華子為病忘方且化其心變
其慮使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隨
之而起以累其形因其亂心則儒生所謂
除其疾者其開人而賊生者與孔子不以
語子貢者以其多而而雜顏回記之則
為其能坐忘故也

范曰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
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敷而離根子則又其
嬰孩之時也中年則涉人偽之已深病忘
則還性天之暫復而謂之病見世俗之病
非迷而不復者也古之語致道者必貴乎
忘心宋子之病其幾乎忘心而得道之真
者耶真則致一矣朝取而夕忘忘於朝也
夕與而朝忘忘於夕也在途則忘行忘於

途也在室則忘坐忘於室也今不識先忘
於今也後不識今忘於後也始則忘取與
是忘物也中則忘行坐是忘所也終則忘
後先是忘時也且獨奈何而以此為病耶
既已謂之病必有受之者其曰忘則受之
者又其誰也不知其未嘗病以聞室妻之
妻之不已乃謁史而卜之卜之弗已又謁
巫而禱之禱之弗已又謁醫而攻之三者
無所用其術魯之儒又躡其後而自媒能
治焉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
自此析矣然彼自無疑則非吉凶之所能
知卦兆矣占彼自無愆則非鬼神之所能
測祈請矣禱彼自無疾則非陰陽之所能
冠藥石矣攻欲愈其忘試化其心試變其
慮庶幾其有瘳乎於是露之使知寒飢之
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為物偶矣
其寒而知求衣飢而知求食然而知求明
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
竅遂開除之一朝世間之萬態俱起大怒
而黜其妻子以其有親於我而責之深也

操戈而逐儒生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存亡得失哀樂好惡向也各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須臾之忘安可得哉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辯而已孔子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妙而已然則華子之忘猶非誠忘者耶其病則冥然而忘及其悟則喞然而怒未能兩忘而化於道故耳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有迷罔之疾

○ 惠非迷也而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

○ 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明於枅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盧曰夫矜於小智者人以為慧體道保和者人以為愚夫齊聲色妄水火者非俗人

之所辯故以道為迷罔焉

楊氏告其父曰管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莫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病者多固莫

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以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

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馬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

○ 榮者棄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

衆寡相傾以成辯爭也

○ 盧曰榮棄也天下俗士甚多悟道者少衆迷以嗤獨智翻以為迷故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也今欲使趙競之士正其是非者失道彌遠矣魯之儒生於忘形保神之道乃迷之甚者也何能曉人之迷爾不如棄汝路糧速歸矣政和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則歌哭之聲黑白之色香朽之臭甘苦之味以至於四方之內人

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民之迷其日久矣竊竊然知之謂彼為迷吾烏能知其辯此老子所以謂其父曰汝庸知子之迷乎又曰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也玄珠之遺象罔得之則迷罔之疾亦豈世之所識哉

范曰仁人心也由心而行是所謂惠少而惠則開天而已及壯而有迷罔之疾則無所用知將造乎道之無矣方之此時之冬謂之罔罔者有之舍也迷而至於罔其幾於至無而為群有之所宗者耶其謂之疾則世俗以是為疾故也聞歌以為哭則未能無聲特於聲有所不分視白以為黑則未無色特於色有所不辨饗香以為朽則將至於無臭矣嘗甘以為苦則將至於無味矣行非以為是則又造乎道之有封而未始有是非者矣其本也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是又其物物混融了無分別者耶楊氏告其父以魯之君子多藝術為能已者蓋其躬服仁義明言

是非而析道之渾全故也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論者蓋其以深為根以約為紀而體道之博大故也是時天下之人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莫有覺者孰為迷耶孰為不迷耶且自身而達之家自家而達之鄉自鄉而達之國自國而達之天下莫不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又況哀樂也聲色也臭味也是非也聚寡相傾特未可定吾誰使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烏能正之一將以迷之鄉者斬欲解人之迷其惑以滋甚將反汝情性而無由入矣故棄汝之糧不若端歸也老子於此必曰吾之言未必非迷者蓋欲遣其為言之累故耳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杜曰此若里之杜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
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章因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
皆無欣感者也

盧曰夫人性相近習相遠者各隨其情習
所安也生於燕者未離其本也長於楚者
安於所習也所歸於本而不之識故偽薄
者是人得之焉將所似而誘之信者於是
生感也反知不實忘情以生慚縱得見真
仍以為薄者是非皆不相了因人以感其
情焉況今之君子咸妄執晉國之城社也
寧知養神反本之至道哉

沈曰一性之所亘古不遷逐物忘返則搖
蕩恣睢於轉徙之速者多矣厥有繕性俗
學以求復其初者又且大惑易性認物為
已殆亦不知真宅之所歸而然耶燕人生
於燕長於楚則逐物而失其性之所況也
及老而還本國則繕性而求復其初之所
況也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燕國之

城則愀然而形於色指社曰燕國之社則
喟然而發於聲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則
消然而泣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則哭
不自禁矣既而告之曰此晉國耳乃復大
慚則大惑易性不知歸其真宅之況也及
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
悲心更微其得失所謂入而後悅之者歟
之人也雖曰迷而後復固與夫蕭然疲役
而不知所歸者異矣徐無鬼有越人之說
莊周有舊都之喻義與此合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聖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仲尼無所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也。獨運忘情而任理則寂然玄照者。不可無所不為也。世人但見聖人之跡而不知所證之本也。學者徒知絕情之始而不知皆濟之用。皆失其中也。政和或使無則實莫為則虛。虛妙並觀。無極是謂契理。危日惟忘也。智乃能不用其智。惟造乎神。非利害不入。聖若然者。人而內觀。是非利害不入。於胃次故。眼者蓋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在我者。蓋耳耳如鼻鼻如口。死則憂喜不汨於心。術故視生如在。死視富如貧。視人如我。視吾如人。在物者蓋如此也。力雖服海內而不能。用辨辨形萬物而不自悅。真知真能。得之在我。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其在是乎。

仲尼間居子貢入侍而有憂名

政和聖人退藏於密。故心不愛樂。吉凶與

民同患。故有憂

子貢不敢問

聖九

子貢雖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無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賜哉。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出告頹回頹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也？

回不言。欲旨問。故弦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

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

天者自然之分。命者窮達之數也。

政和樂天。則不尤人。知命。則不尚力。任其

自然。不累乎心。何憂之有。

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

將明此言之不至。故示有疑問之色。

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

正也。

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

隨時之宜。之謂是體道之常。之謂正。故昔

日之言。可以為是。而自今觀之。不可以為

正也。然以昔日之言為是。以今日之言為

正。其所言者。特未定也。知時無止。證疑今

故則東於教者。豈足以語此。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

無所不知無所不樂無所不憂故曰大也政和真樂無樂亦無所不樂真知無知亦無所不知修之身故無憂修之天下故有憂之大

范曰退朝曰燕居燕曰閒故有所謂燕居有所謂閒居子貢之學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矣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故於聖人之憂則有所不敢問顏回之學具體而微造形而悟非真愚也終日不違非助我也無所不說故聞聖人之憂則援琴而歌蓋將有所激焉此孔子聞之所以果召回入而有獨樂之問也體道者常樂涉事者常憂天者莫之為而為也吾則樂之而不辭命者性之所自出也故則知之而無蔽樂天知命則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俯視世間萬事舉無足以累吾心者此回之所以樂也雖然止是耳矣猶非其至故孔子以是

為昔日之言夫言無常是應時為正昔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可今或否之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其有憂之大是未能以今言為正者也即此以觀列子可謂深於易矣王通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豈知聖人之意哉

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

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辯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無可無不可哉

盧曰夫樂乎天知乎命而不憂感者是時濟之道非應用救物之事焉仲尼曰吾昔有此言今則異於昔

政和古之知道者以行止非人所能而在天以廢興非力所致而在命不榮通不醜窮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何憂之有然是持修一身者爾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遠來世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

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無益於理也

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

夫聖人知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為聖也

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

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盡事終執而不舍則情之者

寡而利之者衆衰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宜與唯

○ 圓通無闕者能唯變所適不滯一方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

唯棄禮樂之失不棄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

為憂者將為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盧曰非詩書禮樂不足以為治天下之法而世之理論不由詩書禮樂所能救焉若去其法又無以為禮之本也此唯有道者之所深憂

政和詩書者載治之言禮樂者載治之具

孔子體道之真以治身超然自得乎形色

名聲之表矣而憫天下之弊故言仁義明禮樂吁俞曲折以慰天下之心然世之人

滅質溺心無以返其性情而復其初則仁

義益衰而性情益薄其道不行於當年矣

為天下後世慮所以憂也

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

○ 莊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無

樂為樂亦不以無知為知任其所樂則理

自無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

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

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無心者也

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

居宗體備故能無為而無不為也

詩書禮樂何素之有革之何為

若欲損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全矣

盧曰知天命之所無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憂者君子之常心也古之開物成務濟人利俗則不然也不安其樂不任其知先天而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是真樂真知也若然者故無不樂無不知故能所不為矣豈復委任之哉是以詩書禮樂誠可以助化之本也革之者何為乎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

所謂不違如愚者也

○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

未能盡符至言故遂至自失也

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

發憤思道忘眠食也

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身不輟

既悟至理則忘餘事

盧曰顏生亞聖之道不違聞而得之矣子

貢因詩書以為智故為言而失其所宗回

重喻之乃悟為學之益不知日損之道也

政和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樂天者有所樂非古人之所謂樂也

知命者有所知非古人之所謂知也樂天

者必期於無所樂是謂真樂知命者必期

於無所知是謂真知若是則無所不樂無

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與人馬

往而不能化人治詩書禮樂可也退仁義

擯禮樂亦可也故其始也以詩書禮樂無

救於治亂及其得也則曰詩書禮樂何棄

之有革之何為子貢向也不敢問至其聞

之茫然自失思無所得則誦書不輟而已

○所謂得其言而未得其所言者歟

范曰道之真以治身所以修身也不榮

通不醜窮所以任窮達也適來則安之適

去則順之則知去來之非我矣不為軒冕

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則亡變亂於心慮矣

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固有在是一將

不得而賊世則緒餘以為國家土苴以治

天下以百姓心為心者詎能憇然無憂耶

故詩書禮樂先王之陳迹也此為治之具

而非治之道修詩書將以為治乎而仁義

日益衰正禮樂將以為治乎而情性日益薄道不行於一國其如天下何道不行於當年其如末世何吾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所以若是其多憂也雖然吾得之矣樂天者非古人之所謂樂也真樂無樂任其所樂故無所不樂知命者非古人之所謂知也真知無知任其所知故無所不知若然者雖曰有憂是豈蒿自以憂世之患者哉故能無為而無所不為也向之所謂詩書禮樂者用之而不必棄因之而不必革。順物自然無容私焉孰能弊弊然以天下來世為事類回造於坐忘之妙者也故聞聖人之言而有得焉子貢溺於博學之辯者也故茫然自失而已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群智之表萬物所不窺擬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識所以聖也

叔孫氏曰吾常聞之顏回

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備形者何能言其髣髴瞻其先後乎以顏子之量猶不能為其稱謂況下斯者乎

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

此顏回之辭夫聖人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廢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冥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

盧曰聖人應物而生濟時用導群有以示

跡不顯真以化凡焉

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又古郎反倉子者得聃之道

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

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爾

能以耳視而目聽

夫形質者心智之室宇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照察不闕牆壁耳

政和仲尼應物而忘心故見其聖者以為能廢心而用形亢倉子適已而忘形故見其聖者以為能耳視而目聽廢心用形猶枯槁俯仰人之所引亦引人也耳視目聽與列子心凝形釋骨肉都融同義然何廢何用無視無聽聖人之道烏可致詰此特人者見之耳

范曰心者形之所主形者心之所舍必有以割心乃能廢心故不為心所累必有以使形乃能用形故不為形所役聖人之所以聖既無所廢亦無所用叔孫氏之聞者如此故以是稱仲尼也耳主聽目主視精全而不虧則其耳徹矣乃或能視神用而不竭則其目徹矣乃或能聽聖人之所以聖視不以目聽不以耳陳大夫之所見者如此故以是而稱亢倉子也

魯侯聞之大驚

不怪仲尼之用形而怪耳目之易任迹同於物故物無駭心

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汎然無心者無東西之非已

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

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無所用都無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

盧曰夫耳目者視聽之器也唯神能用之若神不在焉則死人之耳目不能視聽矣亢倉子知人之所能故不用耳目為視聽之主矣是命耳見而目聞耶此乃傳者不曉因妄為說耳也

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盧曰魯侯仍未了此意更以為增加奇異焉固請其道矣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

此形智不相違者也

心合於氣

此又達其形智之用任其泊然之氣也

氣合於神

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理獨運感無不通矣

神合於無

同無則神矣同神則無矣二者豈有形乎
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親無以自通忘其心
者則與無而為一

盧曰夫體既有質而成礙心則有繫而成

執體合於心者不在於形礙而在於封執也
故氣之於心雖動而無所執故心合於氣
者不在於封執而在於動用也故氣合於神
者不在於動而在於了識也神之於無則
妙絕有形故不在於了識而在於冥真矣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
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

唯豁然之無不干聖慮耳涉於有分神明
所照不以遠近為差也

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所適都忘豈復覺知之至邪

盧曰是故有形有音無遠無近來于我者
皆能知之都不用四支七竅如明鏡高懸
朗然自照豈運其耳目哉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亢倉言之盡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
為答故寄之一笑也

盧曰寄之一笑者得忘言之旨也

政和耳視目聽猶不能外乎形視聽不用
耳目則離形矣蓋耳目視聽未離乎形猶
有所不及至於不用耳目則形充空虛視
乎冥冥聽乎無聲與神為一世豈足以識
之體合於心則以外而連內心合於氣則
以實而致虛氣合於神則立乎不測神合

於無則動於無方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
氣吾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此所謂以無有
入無間者與介然之有有形之小唯然之
音有聲之微遠在八荒之外華九方也近
在眉睫之間非無所也圓於有形感於有

聲吾雖黜聰明而同乎大通來于我者我
必知之亦惡知其所以然哉故曰其自知
而已矣仲尼笑而不答者解頰一笑不知
答也

范曰耳目形也視聽用也精神洞徹了無

所聞者能以耳視而目聽然特能易耳目之用而已未至於都無所用若乃無形之上獨以神視無聲之表獨以然聽則耳目不用而聰明長存矣故魯侯以是為增異也原其所以致此亦必有道體合於心則其體履矣乃無謬心之獲心合於氣則其心凝矣乃無使氣之強氣無不運也其化常本於神氣合於神則融而無間矣神無不在也其用常託於無神合於無則混而為一矣彼辨物而小則為介然之有感物而應則為唯然之音其在八荒之外可以為遠乎道亦在是無間於遠其在眉睫之內可以為近乎道亦在是無間於近大智並觀物莫能間無有遠近遂知來物外觀於身身本無身故七孔四支之所覺吾不知也內觀於心心本無心故心腹六藏之所知吾不知也真知無知無所不知是其神之所為乎道之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魯侯以告仲尼仲尼所以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立何敢

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

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政和夫子既聖矣而曰聖則何敢蓋不居其聖也雖博學而無所成名雖多識而一以貫之此孔子所以為集大成

范曰達巷黨人知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而無所成名漢陰丈人知不足以知聖人者也故曰博學以擬聖然則聖人無名孰得而稱之博學多識特以對商太宰而已然其告子貢則曰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予一以貫之何也博學多識者道中庸所以同乎人一以貫之者極高明所以同乎天

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

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

孔子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義黃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羸跡非所以為聖者所以為聖者固非言迹之所逮者也

盧曰將明大道之非跡也代人所詮者徒知其跡耳故夫子因眾人之所常見欲明至真之聖人也

政和皇言道帝言德王言業善任因時所以行道善任仁義所以成德善任智勇所以修業然有為之累非無為之事故曰聖則丘弗知也雖然皇也帝也王也應時而造所任者跡也其所以跡非其所以聖范曰王言業故善任智勇帝言德故善任仁義皇言道故善任因時是皆應世之羸跡耳豈其所以聖哉故夫子皆曰弗知又因以見其不居聖也

商太宰大駭

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商太宰所以大駭也

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

聖豈有定所哉趣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

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

為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為之極也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何晏無名論曰為民所譽則有名者也無譽無名者也若夫聖人名無名譽無譽謂無名為道無譽為大則夫無名者可以言有名矣無譽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無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所有之中當與無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無遠而相應異類無近而不相違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為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為陰冬日為陰而朝晝遠與夏日同為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詳此異同而後無名之論可知矣凡所

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
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
以其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
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
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
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無
名故老氏曰強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
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強為之名取世
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無能名焉
者耶夫唯無名故可得徧以天下之名名
之然豈其名也哉推此足喻而終莫悟是
觀泰山崇嶺而謂元氣不浩芒者也
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
聖理冥絕故不可擬言唯疑之者也
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為欺罔也

盧曰夫立跡以崇教明行以興化者皆救
俗之賢聖耳若夫體大道者覆載如天地
化行若四時不見有可治而不可亂者不
假立言而為信者沛然而澤利萬物裒然

而含識皆生蕩蕩難明此為聖者寄之於
方所立言以辯之猶恐未為至也故以疑
似而遣言斯乃太宰所不知以為夫子誑
之耳

政和莊子論燧人伏羲神農黃帝唐虞以
來其為天下皆以為德之下衰孔子以三
皇五帝三王之治為不知其聖乃曰西方
之人有聖者焉蓋道歲也聖人時也五帝
三王之治閱衆甫於身嘉之會猶時之有
春夏也見其外王之業而已故曰不知其
聖西方之人去華而復質猶時之有秋冬
也靜而聖而已故曰有聖者焉夫有不治
也然後治之無事於治何亂之有故不治
而不亂待言而信者信不足也默然而喻
故不言而自信道化之行猶有行之之迹
化而無迹孰推行是故不化而自行此之
謂莫之為而常自然也道不可名無所矜
域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雖然聖不可
知謂是為聖豈真是哉故疑其為聖而已
商太宰以其言不近人情故始也驚怖而

大駭且求之度數而弗得故其終默然心計而以孔子為欺我也

范曰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是古之人門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釋

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嗔嗔之意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吁俞仁義慰天下之心名

曰治之亂孰甚焉然則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故從容無為而萬物煩累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于

以設教則無言之之累爾其自信不以運化則無化之之迹爾其自行道常無名自人觀之雖見夫蕩蕩其大而無名之朴終

無得而稱之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莊子所謂聖人無名者其是歟然聖

與不聖方其致疑而未之或知也殆將進乎聖而不可知之神矣商太宰不足以語

此故以孔子之言為欺我哉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異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異若子曰賜之

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異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異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莊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

反變也夫守一而不變無權智以應物則所適必闕矣

盧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賜能辯而不能訥

盧曰有進取之能未階乎道也

由能勇而不能怯

盧曰但知其雄不能守其雌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

辯而不能訥必虧忠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先之

義此皆滯於一方也

盧曰自守矜嚴不能同物失於和也

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

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變

易吾之道非所許

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會同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罷而不能也
盧曰兼有仁辯嚴勇吾且不與之易況不
能兼之夫子能兼四子之不能也故事我
而不貳心矣此論道之大者更在其行藏
之卷耳

政和聖人之道極高明而通中庸或過或
不及皆非道也賢者過之聖人無取焉回
能仁而不能反非大仁也賜能辯而不能
訥非大辯也由能勇而不能怯非大勇也

師能莊而不能同非和光也雖不該不徧
在道一曲然各有所長時有所用乃若夫
子之大全則備道而兼有之彼數子者仰
聖人而自知其小則孔子雖各以其所能
為賢於已而彼其所事我者亦安能貳已
哉

范曰顏淵得其行而未得其所以行故雖
或不違於三月之久未能克己於一日之
間豈非能仁而不能反者耶子貢得其言
而未得其所以言故孔子列之言語之科

孟子稱其說辭之善豈非能辯而不能訥
者耶乘桴之游或譏其好勇過我三軍之
問或譏其臨事而懼則由能勇而不能怯
可知飾堂堂之容難與為仁持喭喭之志
不掩其行則師能莊而不能同可知之四
子者皆非全才故兼其有以易吾聖人弗
許也然則夫子之道其猶海乎或小或大
或多或寡各隨所取而有得焉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九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聖子

仲尼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

來者相尋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盡也

雖然子列子亦微焉

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

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師徒相與講肄聞於遠近

○ 盧曰來者既多列子亦不知其數日日談

講聖人之跡無不聞也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

其道玄合故至老不相往來者也

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門之徒役視廢也

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辯

盧曰衆疑有隙怨見不相往來也

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異

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

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異為

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

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

形無震動也

盧曰貌全而心至終不耳目心口之為辯

也故心無所用知形無所憂惕

雖然試與汝偕往聞弟子四十人同行

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

直而記之也

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

欺魄士人也一說云欺頭神凝形喪外物

不能得聞之矣

○ 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

神役形者也心無思慮則貌無動用故似

不相攝御豈物所得群也

盧曰簡簡弟子往見之果若欺魄為像人

若令之欺頭者形神不可與接也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與言

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過感而應非有

心於物也

行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

夫理至者無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

矣聖人對接俯仰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似求是而尚勝也

盧曰末行者情未忘於是非耳行行然求勝之氣耳

子列子之徒駭之

見其尸居則自同於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驚

反舍咸有疑色

盧曰疑其未忘勝負之心

范曰南明也居南郭則自幽而即明之意

○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以言保汝之衆也

朝朝相辯無不聞以言肄業之勤也而與

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則又其道

之兼忘而不相往來者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則又其道之默契而無所用見者門

之徒役遂以為有敵不疑曾不知夫體道

之人彼我混冥未嘗立敵也有自楚來而

問者子列子告之以南郭子其貌充矣則

全而不虧其心虛矣則刺而無物耳之聞

也反聽而已目之見也內視而已默而識

之以口則無言覺而冥之以知則無知若

然則踐形而上又孰有惕然震悸者以且

離人而常寂焉往而為妄行而偽故曰往

將莫為雖然道無往而不存亦無往而不

可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者言其與有心者

借至於立也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

可與接則恣然似非人矣顧視子列子形

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則答然似喪心矣

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有與

言則又抹而出感而應而不得已而有言

○焉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曷嘗有心於為言

哉故自外觀矣殆見其行行然以道自樂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雖若有尚物求勝之

心而所謂不雄成者常自若也彼借來之

衆方且疑其以道與世亢又烏能無驚乎

哉

子列子曰得無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方欲以無言廢言無知道知希言傍宗之

徒固未免於言知也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比方亦復欲全自然處無言無知之域此

即復是道無所道知無所知道無所道者

未能離道知無所知者曷嘗忘知固非自

然而忘言知也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

知

夫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知之主

也至人之心豁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

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無

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無役慮之名故得

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

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

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處至高之所適者

反下而便怪其應寂之異容動止之殊貌

非妄驚如何

廬曰至知之與意兩俱忘言也若優劣不

等則須用言以導之用无言之言无知之

知亦何異乎言之與知雖然有道自當辨

之則未嘗言未嘗不言未嘗知未嘗不知

理正合如此而已汝何妄怪哉

政和日數而不及者言借來者衆而夫子

之不可及也列子亦微焉者言列子之道

亦不可得而見也朝朝相與辯而不聞者

道不可聞聞而非也不得已而有辯則其

所聞也亦淺矣連牆二十年不相請謁則

與老子所謂不相往來同意相遇於道目

若不相見則不必目擊而道固存矣百骸

九竅賅而存焉所謂貌充也窅然空然視

之不見所謂心虛也有人之形故耳目口

形貌无不充无人之情故无聞无見无言

无知无惕其室虛矣欺魄若存形而非真

猶所謂象人也形神不相偶謂神不守形

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謂不能知雄而

守雌以列子之道南郭且視之如此此其

徒所以駭之而咸有疑色也言者所以傳

道也言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故曰得意

者无言可以言論者物之祖也而不知內

矣故曰進知者亦无言用无言為言亦言

而笑言心得於形釋之外引之並席而坐則進而與之俱內外進矣則妙而不可測也形充空虛故心凝形釋骨肉都融造形上極故理无所隱也

范曰御風而行猶有所待故上篇論乘風之道此不復言以明列子之學匪直止是而已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冠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

言所適當新也

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

人謂凡人小人也惟觀榮悴殊觀以為休戚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

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

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

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辯之者言知之者鮮矣

盧曰說物之變遷謝无恒人但樂其見吾觀其化此所以異於人

壺丘子曰禦冠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

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

苟无暫停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无以為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

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

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圓足方取象於二儀鼻隆口突比象山谷肌

肉連於土壤血脉屬於川瀆温蒸同乎炎

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靡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履涉朝野然後備所見

盧曰汝自以異於人人之所視未嘗異汝也何者汝知物知物之變遷不知汝之无

故但外游而不內觀雖感物而亡身斯為至矣亦何必求備於外游乎

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

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出者非自匿於門庭者也

政和所玩无故則常新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於貌像聲色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在消息盈虛未有能辨其游者言兩者之異未之或知也然以性見者於其所見亦常見其變也故曰凡所見亦常見其

變以我徇彼則徒見彼之无故反外照內則在我者未嘗不常新也故曰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務外游者與物俱徂見物不見性內觀者反身而誠見性不見物窮響以聲此求借於物之類也處陰休影此取足於身之類也故游之至與不至唯內外之為辨列子終身不出則反求諸已之謂也

壹丘子曰游其至乎

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

內足於已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故不知所賦

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

忘游故能過物而游忘觀故能過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通常通而无所凝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所矣乎

盧曰夫形无所適目无注視則物无不視而物无不游矣若此游觀者真至游矣乎政和至游者因性而動者也至觀者即性而見者也有所適則有盡性豈有盡者哉故至游者不知所適有所賦則有破性豈有破者哉故至觀者不知所賦无所不游而實无所游无所不觀而實无所觀上與造物者游如斯而已故曰游其至矣乎

范曰物化无窮在彼為故在此為新有陰有陽而新故相除者天也有處有辯而新故相除者人也游之樂所玩无故則所適常新矣然人之游也觀其所見則以物之榮觀為可樂而已我之游也觀其所變則又與造物者游而觀復於芸芸之間也游乎游乎孰知其所然哉子列子之好游蓋

明夫此雖然物我異觀猶非其至故以人之游為觀其所見不知亦恒見其變也以游之樂為所玩无故不知我亦无故也是直務外游而不務內觀者耳又烏能逍遙无為而游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者耶

莊子曰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唯體道者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故務內觀者則由勝之內行乎无名者也務外游者求備於物則由勝之外志乎期費者也取足於身所觀在道游之至也

○求備於物所游在物游之不至也游之為樂若是其異故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壺丘子復告之以游觀之說焉夫鞅掌以觀无妄者是謂至游不知所適則自適而已大觀而物无不可者是謂至觀不知所眡則內眡而已夫若然者道不違物物无非道則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何必以外游為務哉道其至此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古之人

人知之亦器器人不知亦器器者庶幾乎此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

盧曰文摯所醫止於藏府骨肉之疾耳龍

叔所說忘形出俗之心耳不與俗類自以為疾焉

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

○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

視吾如人我忘彼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其家不有

觀吾之鄉如我蠻之國天下凡此衆庶爵賞

不能勸刑罰不能威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

隸

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為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異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所不能得友妻子所不能得親僕隸所不能得狎也

此矣疾哉異方能已之乎

盧曰莊子曰譽之不加勸毀之不加沮定
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也夫其神
而忘其形者則貧富死生人畜彼此皆過
客耳夫何異哉今用心之若此也則君臣
朋友之道廢愛憎喜怒之心絕矣何方能
愈之耶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以明而
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
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

○ 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

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
已也

盧曰背明而立者反歸於凡俗之慮也向
明而望者仰側至道之心也方寸虛者緣
執書也一孔不達者未盡善也夫七竅俱
通者宜復以聖智之道為病耶此病非文
摯所能止

政和子之術微矣言其微妙之謂也龍叔
所告以為疾文摯所命謂之病則欲知其

受疾之始而已毀譽不能榮辱得失不能
憂喜死生不能變其心貧富不能累其形
視人如豕則忘人之貴於物視我如人則
忘我之異於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則
无留居也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則不擇
地也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
則既不受制於人威衰利害不能易哀樂
不能移則又不見役於物仰固不可以事
國君交親友俯固不可以御妻子制僕隸
也昔之以天下辭者皆曰適有幽憂之病
○ 則命龍叔背明而立向明而望之疑其有
幽憂之疾故也聖人之道莫貴乎虛今日
吾見子之心方寸之地虛矣則幾聖人者
也耳目鼻口皆關於心六孔流通則眼如
耳耳如鼻鼻如口之謂也一孔不達則心
凝矣視彼外物何足以為之累然且謂之
疾者豈病忘之類歟

范曰古之體道者萬物一視而无彼此之
擇衆態一齊而无親疎之間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聲然不顧雖以天下非之失

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

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亦盡亦是理之常也

○ 盧曰愛生死之身行生死之教而不存道俗以為常

由死而生幸也

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
○ 盧曰居遷謝之業而節於嗜慾者亦為知生之幸也

○ 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

用聖人之道存亡而得理也

○ 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乘凶危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

○ 盧曰不役智以全者道也用此道而終者

常也俗士役其智以至死以為濟物之道也用此道而至死亦謂之常衆所樂者衆為道衆所安者衆為常然則出離之道與世間之道名同而實異也

政和所貴乎道者謂其可以死生也道獨

其所謂儻然不受得自是也吾无所喜失

自是也吾无所憂不以生為可樂死為可

哀自生自死而已不以富為可欲貧為可

惡自貧自富而已視人如豕忘貴賤也視

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

則以家觀家而无不同矣觀吾之鄉如戎

蠻之國則以鄉觀鄉而无不同矣夫若然

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雖有斧鉞之威

弗能禁威衰利害不能易也哀樂之變不

能移也天子所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近而

○ 妻子不得而親賤而僕隸不得而狎其道

之大同若此彼且以之為疾而冀其發藥

馬殊不知此非藥石之所攻也文摯乃命

龍叔背明而立則以體道為心者欲其趨

至幽之域故爾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則

以治人為事者欲其離至幽之方故爾既

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則

圓明之府瑩无纖埃而造乎剗心之妙矣

聖人之道其殆庶幾乎故曰子心六孔流

通一孔不達蓋所謂未達一間者夫如是

又豈淺術所能已也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

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

人之道者也

盧曰至道常存不由外物

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通攝生之理不失

元言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為生之道常存

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閑得自然而全者

也

○ 盧曰真常順理隨形死生而自不亡者道

之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

役智求全貴身賤物違害就利務內役外

雖之於死蓋由於不幸也

盧曰貪有生而亡道者不幸也

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

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

亦自然之道也

盧曰俗間禮教之道必分而至死者

存而常今亦无往而不存獨存而常今故

曰无所由而常生无往而不存故曰有所

由而常死由其道而生則雖死而不亡是

理之常也故曰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

常也乃若由生而亡非正命也故曰不幸

也由其道而死則未終而亡不以為變故

曰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乃若由死而生

則罔之生也幸而免爾故曰由死而生幸

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既化而生又

化而化由於道聽於命方生方死乃常然

耳

○ 范曰道二死與生而已生者造化之所始

死者陰陽之所變體道之人通乎物之所

造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也一將入

於晝夜之道墮乎出入之機則出生入死

莫覺莫悟或悅生而累形或忘生而徇利

烏知其所以然哉故列子於此推而明之

无所由而常生者可以生而生也可以生

而生則雖考終厥命而有不亡之理此其

所以為常也若夫由生而亡是直不幸而

已顏子之夫是也有所由而常死者可以死而死也可以死而死則雖未終其天年而有自亡之道此其所以為常也若夫由死而生是直幸而免而已盜跖之壽是也夫无所用而生者任自然之道乃能用道而得終有所用而死者行必死之道乃能用道而得死皆謂之常可也若幸不幸則言其變而已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

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

○ 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

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

隸者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盧曰得全生之理而歸盡者聖賢所以不哀也失真以喪理與至於死者賢智所以傷也凡衆人之生死歌哭皆物之常何知其所至哉

政和死而不亡則其死可樂所以望其門

而歌不幸而死則其死可哀所以撫其尸而哭乃若隸人之生死則或相和而歌或相環而哭又烏知死生之所在

范曰傳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夫歌哭異道禮之吉凶所以不相干也唯體道之人則不然故季梁以道為任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豈非以順受其正則於死為不足哀故歎古之人有臨尸而歌者如此而已隨梧不能忘我其死也楊朱撫其尸而哭豈非以不幸而死則於其死為不敢樂故歎古之人有人哭亦哭者如此而已雖然悲樂者德之耶至人豈有心於為是哉雖望門而歌曾不知今之歌者其誰乎雖撫尸而哭殆非嗷嗷然隨而哭之也與夫隸人之生死而衆人且歌衆人且哭者異矣

目將眇者先睹秋豪

盧曰老人之視也遠則見近則昏是失明之漸也

耳將聾者先聞蚋飛

盧曰秦呼蚊為蚋患耳者聞耳中蟲飛之聲是失聰之漸也

口將爽者先辨滯澠

爽者差也滯澠水異味既合則難辨別也

盧曰余陵反二水名在齊地

鼻將窒者先覺焦朽

焦朽者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

體將僵者先亟奔佚

僵者仆也如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

與人之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

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淪變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盧曰口失正味則別有所辨鼻失所聞則別有所覺體將僵仆必先奔馳心迷至道

在於是非是非所以彰道之所以亡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強識皆為開昧衰迷之所資

盧曰反其常執則階於至道矣故曰視秋豪之末者不見太山聽蚊蚋之音者不聞雷霆故莊子曰膠離朱之目故天下皆明矣戾工輪之指故天下皆巧矣合儒墨之學矜是非之名以為富記糟粕之跡以為能欲反於真何方可致也故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聖人所以殷勤於至道也

政和物極心反是事之變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故未免乎累聖人不位乎其形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豈以形累神哉

范曰睹秋豪者將以為明曾不知五色令人目盲也聞蚋飛者將以為聰曾不知五音令人耳聾口之於味固有能辨滯澠者矣而五味濁口或至於使口厲爽鼻之於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聖十一

臭固有能覺焦朽者矣而五臭薰鼻或至於困悞中顛體將僵者先亟奔佚此東野之馬所以至於必敗也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此是非之彰道之所以虧也物極則反自然之理聖人覺此而冥焉消息盈虛與時俱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耳目之視聽一无所伎鼻口之納嘗一未嘗縱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死生亦大矣而无變于已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仲尼

鄭之圃澤多賢

東里多才

有治能而參國政者

盧曰備崇道德者賢習文審刑者才

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伯子行過東里遇鄧

析

○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

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

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妻若

世或謂相嘲謂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用也

盧曰鄧析自矜於其同侶為而欲欺弄於

伯豐析之門人咸願如此也

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去聲之義乎

盧曰張湛云上音颺字下音贍字

愛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

而息執政之功也

喻彼為犬豕自以為執政者也

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莫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

非不能應讖而不應

盧曰熈其不知本不足與言也

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

機者巧也多巧能之人

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

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

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

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

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

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

之使焉

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為衆人之所能

群才並為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

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為心者也故明者

為視聽者為聰智者為謀勇者為戰而我

无事焉荀榮謂傅嘏夏侯玄日子等在世

榮問功名勝我誠減我耳嘏玄曰夫能成

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

末者耶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局之所弊也

然則志局自一物也因非識之獨濟我以

能使子等為貴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為也

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美於馬鄧析無以應

目其徒而退

夫任群才以為理因衆物以為用使雞犬

牛馬咸得其宜士農工商各安其位者唯

有道者能之耳豈汝曹自致耶汝徒見其

末而不識其本欲以螳螂之臂而拒車轍

者是不知量也鄧析理析而恥見其徒故

目之而去也

政和百家衆技不能相通譬如耳目鼻口

也各有所長時有所用然有真君存焉其

使形者也治土木金革以為器治聲樂書

數以為用治軍旅以禦外治宗廟以善內

群才可謂備矣然皆有之以為利者必无

之以為用迺能總而一之蓋有為則有所

不能為無為則無所不為故曰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鄧析不通乎此以執政自矜宜其見笑於大方之家伯豐子不應則不言之辯也

范曰賢以德言才以能言伯豐子即上篇

所謂弟子伯豐是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蓋辯者之困故以養養之義難伯豐子也傳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无所求飽食而遨遊夫體道之人去其智巧而復於无能則食而飽衣而息固未嘗

有為也彼且以是為犬豕之類宜乎伯豐子之能以不應歟若夫齊魯之多機有土木金革之工有聲樂書數之藝有治軍旅以即戎者有治宗廟以奉祀者群才必備莫能相兼故無相位無相使者殆亦巧者勞而智者憂之類歟然則天下之治能者多矣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譬如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見天地之純全明古人之大體者唯聖人而已故不務知衆人之所知而有知者為之用不強能衆人之

所能而有能者為之役又孰弊弊然以胥易技係勞形林心為事耶老氏所謂用人之力者如此而已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

懦者弱也

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也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立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

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

盧曰衆人之所為衆人之所視者皆利名之道動用之跡耳衆人所窺不為者斯乃有道者之所遊故能無敵天下者力无對

也

故學昧者先見與新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

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

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

盧曰與新近物也撞鐘巨聲也夫易聞易見自近而及遠也夫善為生者先養其神

神全則無為之功著則外物无不通故曰

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也是以得之於一

心成之於一家故外人不知也

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

能者也

未能令名迹不顯者也

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

愈免於矜故能致此也

以能用其力者也

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

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盧曰我雖不及師之隱昧其迹也豈不猶

負其能而自顯乎夫合大道而化萬物者

為有力也故莊子曰藏山於澤藏舟於壑

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趨昧者猶不知也而

宣王誤為筋力耳

政和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豈尚力之謂哉此不用力所以為真有力

者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故曰人欲見

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

人所不為自有所見棄而忘之以至於无

見則視乎冥冥无以異於見與新也自有

所聞棄而忘之以至於无聞則聽乎無聲

无以異於聞撞鐘也德之不形名安所出

哉然則顯其名者是違其教矣唯猶愈於

尚力以求名此所以見取於時也

范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可謂弱矣

而弱者道之用也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

尾可謂剛矣而剛者死之徒也故天下有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剛公儀伯

之師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者殆亦

操常勝之道而未嘗用其力者歟夫天下之理能視人所不窺者乃能見人之所不見能修人所不為者乃能得人之所不得見與新者不為明目而學眇者必先見與新聞撞鐘者不為聰耳學聽者必先聞撞

鐘何則先其易者後其難者則終无難矣唯其無難故名无得而稱之也公儀伯之以力聞諸侯疑若違師之教而顯臣之能者然以能用其力此於力无所以負也若夫以力較力者合衆力而攻之彼有時而屈又烏能馳騁天下之至堅哉莊子曰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况乎无不用者乎此公儀伯之能用其力所以不若商丘子之未嘗聞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

公子牟者文侯之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

盧曰公子牟文侯之子也封於中山故曰中山公子

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

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蓋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

樂正子與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與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

不祖宗聖賢也
佞給而不中

雖才辯而不合理也
漫行而無家

儒墨刑名亂行而死一定之家
好怪而妄言

愛奇異而虛誕其辭

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

韓檀人姓名共習其業莊子云桓國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盧曰行不因師獨學无友辯而不中於理漫衍而无所宗其道能屈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也韓檀莊子云桓團俱為人名聲相近者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

不平其言故形於色罪狀龍太過故責其

實驗也

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

孔穿孔子之孫也世記云為龍弟子詒欺也

言善射者能今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棚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起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烏號者黃帝弓也綦者地名也出美箭衛者羽也

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夫墜地而塵

不揚

箭行勢極雖著而不覺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

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

愚者之所曉以此言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

同後發於前發則無不中也近世有人擲

五木百擲百虛者人以為有道以告王夷甫夷甫曰此无奇直後擲如前擲耳庚子嵩聞之曰王公之言闇得理皆此類也

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量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詮不患所蹉跌今設令至拙者闇射箭之所至要當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進闇其極則隨遠近而制其深淺矣劉道真語張叔奇云嘗與樂彦

輔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顏射者則必知此湛以為形用之事理之蘊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聖賢而後能為之者也

子何疑焉

盧曰均後於前者百發如一焉故視之若一耳眊不眊者矢勢至眊而盡矣故塵不揚於地非是中眊而落也子與之間視之若一也則謂自弦及棚箭相連接不絕如

一焉聞注眸而墜則謂射目不入是解之不了於至理非公孫龍之詭妄焉

樂正子與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詭魏王曰有意不心

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橫生意慮則失心之本矣

盧曰心之動者為意世人皆識其意而不識其心

有指不至

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

正物則未造其極唯忘其所因則彼此互得矣惠子曰指不至也

盧曰凡有所指皆未至也至則无指矣有物不盡

在於羸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盡之際

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而不可分雖欲損

之理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違則泰

山之崇岷元氣之浩茫泯然為一矣惠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

盧曰若盡則非有也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者折之雖多但微細而理不應

盡也

有影不移

有影不移

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

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

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

盧曰移則影變矣新新相及故不見其移

焉

髮引千鈞

夫物之所以斷絕者必有不均之處處處

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物者

勢至均故也

盧曰細而衆鈞可以舉重亦猶毛之折軸

積而不輕也

曰馬非馬

此論見存多有辯之者辯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

盧曰白以命色馬以命形白馬非馬辯形色也

孤犢未嘗有母此不辯

盧曰謂之孤犢安得有母也

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

負者猶背也類者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

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

子矣尤失反夫無意則心同同於無指則皆

至志指放元盡物者常有

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有也

影不移者說在改也

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

在改爲也

髮引千鈞勢至等也

以其至等之故故不絕絕則由於不等故

墨子亦有此說也

白馬非馬形名離也

離者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尋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猶不歷然

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

此語近於鄙不可解也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於鳴皆條也十一

謂龍之言元異於馬而皆謂有條貫也

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

既疾龍之辯又忿牟之辭故遂吐鄙之慢言也

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

論

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論故遜辭告退也

盧曰失理而忿者不可與言故告退也

政和行毀乎隨故欲其有師學陋於獨故

欲其有友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佞給者

爲不中百家衆技時有所用故漫衍者爲

无家有射之射有不射之射後鏃中前括

不過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目不曉故不

過盡矢之勢而已是射之射又何疑焉意

生於心有意而心異矣故有意不心而无
意則心同指以指物所不指則不至故莫
若无指則皆至物不可窮也必有其物而
欲盡則常滯於有故有物不盡而盡物者
常有影不移者謂或枉或直其影則一故
其說在改也髮引千鈞謂積小不勝為大
勝故曰勢至等也雖然公孫龍能勝人之
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列子載此
蓋所以祛邪說之蔽

范曰傳稱桓園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慮能勝人之口不服人之心而
龍之自稱亦以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
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為至達則
詭辭數萬固无足法者中山公子牟莊子
以為有意於道而未至故以公孫龍為至
言而悅之荀卿并與十二子而非之者蓋
以此也夫龍之為人行无師學无友佞給
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徒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而已茲樂正子與所以
非之歟觀其詒孔穿有曰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斯謂之鈞後於前可矣鴻起之
射其妻夫注眸子而睚不曉斯謂之盡矢
之勢可矣若夫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
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孫臏
未嘗有母是又負類反倫有不可勝言者
樂正子與曰子以公孫龍鳴皆條也豈非
其言之無謂猶風之鳴衆竅故歟雖然公
子牟常悅龍之為人矣而莊子復有公孫
龍問魏牟之說卒況之以坎井之蛙者蓋
始悅而終非之故也

堯治天下

天下欲治故堯治之

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

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滅矣治名既滅則
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

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
野在野不知

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

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

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蒸者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

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

夫大夫曰古詩也

當今而言古詩者則今同於古也

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會至而應

○ 盧曰夫貴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懼不尊於人愛其身以居衆人之上也則常恐不益於物若無亡於天下者則順之而不宰理之於未萌取之不以為尊去之不以為失如天之運四時成焉如地之載萬物生焉功成事遂而身退者也故无私焉夫能无私也十一禪大位而不怯受大位而不辭也

政和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非有人故天下治與不治所不知也非見有於人故億兆之願戴已與不戴已所不知也問之左

右問之在朝問之在野皆所不知則蕩蕩乎民无能名焉故也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則衣食足而咸受命之中不識不知則衣食足而循天之理百姓謂我自然此之謂太上之治

○ 范曰有心於為治者天下未必治惟无以天下為者乃能治之不能為異者人未必戴必有異焉人乃戴之然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則治與不治吾无容心也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則治之者必本於无為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則戴與不戴吾无容心也天下樂推而不厭則戴之者有所不能釋故堯在位五十年而天下之治與不治億兆之願戴已與不願戴已皆所不知也百姓謂我自然帝力於我何有問之

左右問之外朝問之在野殆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若夫游於康衢聞兒童之謠然後知其立我蒸民者莫匪爾極順帝則者不識不知豈非治極於无象而然耶夫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思文嘗以是而稱后

稷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皇矣嘗以是而稱文王矣故列子舉此以譽堯直曰古詩而已堯還官召舜因禪以天下者功成而不居故也舜不辭而受之者會至而能應故也且以堯之為帝也以黃屋為非心舜之為帝也有天下而不與則其相授受固自有道矣而史之所記謂堯之授舜則有歷試之事謂舜之受堯則有升聞之德嗚呼豈其所以為堯舜哉

○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

○ 況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

形物其著

形物者猶事理也事理自明非我之功也

其動若水

順物而動者故若水也

其靜若鏡

應而不藏者故若鏡也

其應若響

應而不唱者故若響也

虛曰天至極者神也微妙玄通深不可極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常在於己而莫知其居形萬物而不可著見其動若水潤下而濟上其靜若鏡照用而不爽其應若響不遺於物此養神之至理也

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

同於道者道亦得之

虛曰此至道者非有形之物而善應而不遺故物自違道道不違於物也

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

○ 不用心

○ 唯忘所用乃合道耳

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

虛曰欲得善為此道者隱支體黜聰明虛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其心而養其神則自然而自證也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

知其所

道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

虛曰唯此養神之道難知難見非有非无

瞻之者居萬物之先輕忽之者不與物競

用之則六虛皆備廢之則莫知所存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其至矣哉

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

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遠近其於非當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

盧曰有心而求之者自遠於道非道遠之也无心而合道自近之於道其道近之也有心无心人自異耳道无遠也

唯然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

自然无假者则无所失矣

知而亡情能不為真知真能也

知極則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為

盧曰唯然而內昭因性而成者乃得之矣知因性者必亡其情能亡其情而无為者此乃真知真能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

盧曰夫發者起人所不能知更何能為情哉發起人所不能為復何能自為情哉惑者變性以為情智者變情以為性故易曰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也

聚塊也積塵也此則雖無為而非理也

盧曰夫无為者而無不為也若兀然如聚塊積塵者雖則去情無為非至理者也

政和道行於萬物之上聖人體道運而无積而物不能離焉故曰在己无居形物其

著所謂其動若水者言與物委蛇而同其波順理而動也其靜若鏡者不將不迎應而不藏靜而不變也其應若響者未嘗唱也常和人而已道也者應物而不造故也

道若物也物茲遠於道所謂物自違道道大同於物所謂道不違物无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黃帝曰无虞无服始安道无思无虑始知道所以善若道者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故曰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言不可度也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者言不可執也致道者忘心心无所知是謂得之有心者无心者皆未能忘心也

故不足以有得默而得之性而成之无所
用其心者也故有以得之知而忘情則无
知之累是謂真知能不為則无能之巧
是謂真能若發乎无知又何以能情若發
乎不能又何能為也道常无為而无不為
聚塊也積塵也雖曰无為豈道也哉故曰
雖无為而非理也

范曰有積也故不足无藏也故有餘至人
无積亦虛而已故體道在己未嘗居而有
之也然善貸且成豈常有心於泛應哉形
物之著感其自受爾故順而不逆其動若
水應而不藏其靜若鑑和而不唱其應若
響順物自然无容私焉是其道之所以若
物者歟夫道不遠人人自遠道故曰物自
遠道同於道者道亦得之故曰道不遠物
善若道者耳目有所不用即耳目以求道
則視聽雖詳只為聾盲心力有所不用即
心力以求道則形智雖勞只為桎梏又烏
能當於道哉惟道之運无乎不在瞻之在
前隨之不可忽焉在後迎之不可用之彌

滿六虛則塞乎天地之間而不覩其端倪
也廢之莫知其所則入於窈冥之間而莫
窺其朕兆也遠玄者玄亦遠之亦非有心
者所能得遠近玄者玄亦近之亦非无心
者所能得近惟即默而識者乃能得之惟
率性而行者乃能成之道之在我其无所
失矣故古之人知而忘言是為真知乃无
所不知能而不為是為真能乃无所不能
若夫聚塊也積塵也藏於莫為豈所謂道
者哉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德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湯問張曰夫智之所見以限物是以

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虛曰夫萬物之情各貴其生不知養其所生而愛身以喪其生故此篇去形全以生通其情通性達以契其道也。以政和形而上者神不可測形而下者物不可窮世之人以耳目之所及而期視聽之所不至則淺矣。范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則湯之所問華之所答固未易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一曲之士怖其運度乃以是篇所集為迂誕。快能味君子之言宜俗學之興與與者真異哉。

殷湯問於夏華華字華曰古初有物乎疑直

而夏華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

今之所以有物由古之有物故也

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

後世必復以今世為古世則古今如循環

矣設今後人謂今亦无物則不可矣

政和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天地之間古猶

今也

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華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為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循竟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謂物外事先廓然都无故无所措言也

盧曰後世必以今日為古何殊今日問古耶安得无物也由湯以上古為先然則物始事先更相前後此不可知也

政和无端之紀莫知其極始終之不可故

又烏知先後之所在然在物之內雖時无

止始終先後猶有數焉故曰烏知其紀而

已自物之外自事之先以智之所知而窮

其智之所不知則亦惑矣故曰朕所不知

也

范曰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

仲尼告之曰古猶今也蓋時徒不留物逝

无舍昔日以為今者今日視之則為古矣

今日以為今者後日視之則為古矣然則

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後何以異於今而今何以異於昔耶爰自

氣母一判參差萬類充物兩間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始終相反如環無端自非大明終始者焉知其所始焉知其所終雖然終始无故惟其時物猶可得而致知也若夫自物之外有不物者存自事之

先有無事者存無古無今无始无終雖聖人於此殆亦未之或知也

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

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

革曰不知也

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

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

欲窮無而限有不知而推類也

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

既謂之無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

所謂無無極無無盡乃真極真盡矣

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

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

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

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知其無則無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真知也

政和若域之內則上下八方為有若方之外則上下八方為無自有觀微則有極盡自無觀妙則無極盡故湯之問革而革多以不知為言也

范曰夫物量無窮焉至而倪小大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則迷亂而不能自得矣上下八方豈易得而致知耶故無則無極上下八方則非超於無者也有則有盡上下八方則已墮於有者也自人觀之但

見其無極而已而無極之外豈更有無極者哉但見其無盡而已而無盡之中豈更有無盡者哉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是乃窮理之言也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更有革曰猶齊州也

也

虛曰言無安得有極盡耶是以道無不遍無之謂也體用俱大非虛實無有也

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如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

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脫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

四海四荒四極義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問則是是矣

○ 虛曰四方窮之不可盡皆有生死愛惡父母妻子故知四荒四極之外不異營豳之內則是是也

政和天地覆載道為之公四方無窮無所畛域觀於遠近何殊之有

范曰中天地者為中國外於中國者為四

夷五方之性雖曰不同五土之宜雖曰各異姑即其所有者而言之則四海之外亦奚異於齊州乎故距齊以東其行至營人民猶是問營之東復猶營也則東至日所出從可知矣距齊以西其行至豳人民猶

是問豳之西復猶豳也則西至日所入從

可知矣用是以觀故知四海八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傳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幽國

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脈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八荒九夷八狄七

戎六蠻謂之四海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

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

○ 含萬物也故不窮

乾坤含化陰陽受氣庶物流形代謝相因不止於一生不盡於一形故不窮也

○ 含天地也故無極

天地籠罩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限極非虛如何計

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無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巨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無之極豈窮於一天極於一地則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迭為國邑豈能知其盈虛測其頭數者哉

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

夫太虛也無窮天地也有限以無窮而容有限則天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言蓋其掌握耳

亦吾所不知也

夫萬事可以理推不可以器徵故信其心智所知反而不知所知之有極者膚識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融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視聽之所闕遠得物外之形

若夫封情慮於有方之境循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寓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寥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游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聞無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恢無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闕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東教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剗斫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為夸大哉悲夫聃周既獲譏於世論吾子亦獨以何免之

乎

虛曰夫神道之含萬物也故不窮陰陽之含天地也故無極天地萬物之外我所不知以辯之非謂都不知也

政和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為萬物之母者天地故含萬物而不窮為天地之始者道故含天地而無極天地空中之一細物而道包之則天地之表固有大有天地者矣

范曰小者不同而別大者覆入而同之惟天地為能覆載萬形惟太虛為能包裹六極大小相含孰知其所以然哉以其含萬物也故莫知所窮此所以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以其含天地也故未始有極此所以天地雖大未離其內然則天地者是直空中之細物有形之最巨者耳安知無形之表而有大有於天地者哉此可以意了難以言論故每執之以不知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其闕

陰陽失度三辰盈縮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體虧殘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使晷度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

盧曰張湛此注當矣

斷鼉之足鼉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

共工氏與霸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恃其彊與顓頊爭為帝顓頊是黃帝之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

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盧曰亂常敗德則為折天柱絕地維也是以聖人知天道損有餘補不足故三光百川得其大要也

政和練石補闕斷鼉立極蓋聖人財成輔相之道日月星辰就于天之西北百川水潦歸于地之東南則其勢然也
范曰易以乾為陽物坤為陰物則天地猶未離乎物也故古之人或練石補闕斷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 卷一一

立極或折天之柱絕地之維天地雖大猶不能全則彌輪範圍豈無所待耶日月星辰其行也左旋則以天不足西北故也百川水潦其流也東注則以地不滿東南故也黃帝書曰天不足西北故北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近取諸身而天地之大可見矣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

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其下無底

稱其無底者蓋舉深之極耳上句云無無極限有不可盡實使無底亦無所駭

名曰歸墟詳附云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八紘八極也九野天之八方中央也世傳天河與海通

盧曰大壑無底者言大道之無能窮盡者

也至微至細入於無間者不過水也注之無增減者萬有無不含容者也

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負嶠三日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

兩山間相去七萬里五山之間凡二十八萬里而日夜往來往來者不可得數風雲之揮霍不足逾其速

盧曰有形之物生於大道之中而增飾翫好而不知老不知死動用不住倏往忽來無限數也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

若此之山猶浮海上以此推之則凡有形之域皆寄於太虛之中故無所根蒂

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

盧曰眼耳鼻舌身為五根隨波流不得暫

止也此舉世皆隨聲色香味染著而不得休息乃至忘生輕死以殉名利不知止慮還源養神歸道者也

仙聖毒之訖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仙聖之居乃命禹彊

大荒經曰北極之神名禹彊靈龜為之使也

使巨鼈十五舉首而戴之

離騷曰巨鼈戴山其何以安也

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

盧曰夫形質者神明居也若五根流浪而失所守則仙聖無所居矣莊子云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若五根漂蕩則隨妄而至死矣一生虛過豈不哀哉故大聖作法設教以止之五根於是有安矣五塵以對之五識以因之故云十五也因心以辯之故云三番六萬歲一交耳自此知制五根之道也

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

其骨以數焉

以高下周圍一萬里山而一鼈頭之所載
而此六鼈復為一鈞之所引龍伯之人能
并而負之又鑽其骨以上計此人之形當
百餘萬里鯨鵬方之猶蚊蚋蚤風耳則太
虛之所受亦奚所不容哉

虛曰伯者長也龍有力之大者也以喻俗
中之嗜慾矜夸愛貪縱情求以染溺而為
鈞負六情以自適豈徒失其所守乃更毀
而用之也

於是岱與負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
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虛曰俗心所溺唯聲色為重君子小人因
於名利也故曰二山流焉愛溺深重喻之
大海神戴流浪不可勝言

帝憑怒也十一 大侵滅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
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
國河圖玉板云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
伯之國人長四十丈生萬八千歲始死

虛曰大聖惡夫嗜慾之為害也乃立法以
制之因聖智之教行故其國漸小然神農
雖治猶數十丈焉者蓋人不能滅之但滅
削而已

范曰傳稱東海之外有大壑即此所謂大
壑也其下無底則傳所謂東注無底之谷
是已名曰歸墟則所謂尾閭泄之是已八
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則又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不以
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有如此者嘗考

太史公言三神山在渤海中諸仙人及不
死之藥皆在焉未至望之如雲及到即引
而去豈此所謂五山者耶故非仙聖之種
莫能居此然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恐流
於西極乃命禺疆之神戴以巨鼈之首而

五山始峙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焉數步
而暨五山之所一鈞而負六鼈以歸負嶠
之山遂沈於大海仙聖之種乃為之播遷
帝大怒於是侵滅其國使小其民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然則傳所謂東

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得非此所謂大人者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事見神異

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

見山海經詩含神霧云東北極有此人既言其大因明其小耳

范曰五山戴於巨鼈一鈞連於龍伯以明物之巨者如此僬僥國之短人一尺五寸東北極之諍人九寸而已以明物之細者

如此大智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又何以知毫末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

以知天地足以窮至大之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盧曰苟有嗜慾失其真焉則形巨者與形小長壽者與促齡亦何異也故知上極神仙下及螻蟻迷真失道情慾奔馳其喪一

也

范曰冥靈大椿莊子所謂大年也菌芝螻蚋莊子所謂小年也時有久近數有多寡覺此而冥焉者逸而不悶振而不跂則眾人安用知彭祖之為久而匹之乎

終髮北之北莊子云有溟涬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莊子云鯨化為鵬世豈知有此物哉

○ 既其所常見習其所常聞雖語之猶將不信焉

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夫奇見異聞衆所疑焉益堅豈直空言謬

怪以駭一世蓋明必有此物以遺執守者之固陋除視聽者之盲聾耳夷堅未聞亦古博物者也

范曰鱗矣外乎下能潛而不能飛鯨者潛也麗乎陰者也羽矣亢乎上能飛而不能

潜鵬者飛也。鷲乎陽者也。鯤鵬雖大尚未免乎陰陽之類。世之俗儒拘耳目之近遂以為無是物也。又烏知所謂無極無盡者哉。故列子必託言於大禹伯益夷堅之徒者以其說古固有之非直肆空言以駭一

世故也

江浦之間生糜蟲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

○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

子羽未聞

鯨俞師曠方夜植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鯨俞未聞也。師曠晉平公時人。夏革無緣

得而稱之。此後著書記事者。潤益其辭耳。

夫用心智賴耳目以視聽者。未能見至微

之物也。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

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

徐以神視。

神者寂然玄照而已。不假於目。

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

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

徐以氣聽。

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

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以有聲涉於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以

喻其大也。

盧曰。苟有形聲之礙也。則積壤成山。聚蚊

成雷。塊然見之。砰然聞之。不足多怪。

○范曰。離朱子羽古之明目者。然視止於有

形而無形之上。有所弗見。鯨俞師曠古之

聽耳者。然聽止於有聲而無聲之表。有所

弗聞。唯黃帝容成居空桐齋三月。心若死

灰。其神凝矣。形若槁木。其容寂矣。視以神

而不以目聽。以氣而不以耳。故江浦之間

焦螟群集。向也離朱子羽方晝拭背揚眉

而望之。弗見其形。今則塊然見之。若嵩山

向也。鯨俞師曠方夜植耳俛首而聽之。弗

聞其聲。今則砰然聞之。若雷霆細大之倪。

孰知其所以然哉且由衆人觀之則鯢鵬也廢蟲也其相去之遠豈可勝言哉由無極盡之際觀之則二者均為物耳何足以相遇與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檮杌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使然也此事義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識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顧相易也豈智所能辨哉盧曰陰陽所生土地所宜神氣所接習染所變皆若是也復何足以辯之哉

政和巨細形也脩短數也有形與數同異之名立矣四方之外六合之裏有萬不同孰知其極大禹伯益見而名之則猶接於耳目心知之間黃帝容成神視氣聽則已造乎微妙玄通之表觀道之人不隨其所

廢不原其所起有性皆鈞有生皆全有分皆足知此而已又何必識其巨細脩短同異之所止哉

范曰考工記曰楠踰淮而北為枳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地氣然也其言蓋本乎此夫物生天地間盈虛異形消息異氣而性之所稟有自然而不可易者生皆全已一無或虧分皆足已一無或歎巨細也脩短也同異也覺而冥之曾無夸毀美必致知於其間耶莊子之道遙遊義與此合

大形王屋二山

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

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

俗謂之愚者未必非智也

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

盧曰形尸剛反懲戒也創也草政也

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雖然相

許命也其妻獻疑

獻疑猶致難也

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

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

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

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

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也有遺男始亂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

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

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

屈其理而服其志也

操蛇之神聞之

大荒經云山海神皆執蛇

懼其不已也

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世咸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廢舍不期朝夕則無微而不積無大而不虧矣今砥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無所致疑若以小大連連為惑者未能推類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

感愚公之至心也

命夸娥氏二子

夸娥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

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夫期功於旦夕者聞歲暮而致歎取美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大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造事無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弗覺其殊別

莫知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羨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

盧曰此一章與也俗安所習而隨於衆衆所共者則為是焉雖嗜慾所經從生至死生既流蕩無已死又不知所之愚者營營於衣食以至終君子營營於名色以至死咸以為樂天知命自古而然若夫至學之人必至於末道忘生以契真聞斯行諸不計老少窮生不聞神或感而自通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然後形礙之可忘至平之理暢矣

政和平險而達之者去其有形之弊帝感其誠者造乎不形之妙河曲之叟累乎形之有盡而不知夫道之無窮以智笑愚曾不知純純之愚為大智也

范曰懸岩之溜穿石單極之硬斷翰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靡使然也體道之人審燭厥理以古今為一息以生死為一條篤強行之志無期效於俄頃之間持不息

之誠無要功於歲時之近等視世間萬事豈嘗所謂難者耶故太行王屋二山峙冀州之南跨河陽之北方七百里其崇萬仞可謂高且大矣然未雜形數可得而平焉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此之塞出入之迂也於是聚族合謀畢力平除荷箕畚運土石投諸隱土之北置諸渤海之尾所以去之可謂速矣許之者有雜然之衆助之者有始亂之男獻其疑者有所弗聽笑而止者有所弗顧以無窮匱之子孫平不加增之土石所以持之可謂久矣彼其不已若是其卒也惟操蛇之神感夸娥之子力負二山之險俾無隴斷之登嗚呼愚而復智之極也是其所以為愚公者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二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德二

湯問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

隅谷者虞淵也日所入

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

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

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

盧曰夫人一至以折道則去有以契真若

將恃能以求勝則步影而不及及其契真

也則形盡平焉及其追末也則喪生以見

跡跡之著也鄧林所以生真之契也立隴

所以平也

政和變化推遷莫知其極鄭人之為秋栢

夸父之生鄧林其有機絨而不得已者耶

范曰傳稱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此所

謂夸父是也逐日於隅谷之際赴飲於河

渭之間卒焉此走大澤未至而死豈非以

太自累而不量其力者耶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

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大歲神靈所生

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

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

通其逆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咸得盡

其分也

政和日月有明故日照星辰成列故曰經

四時有序故曰紀太歲總焉故曰要神靈

所生言天地之所生蓋天神而地靈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聖人遊乎萬物之所終

始而通物之所造故曰唯聖人能通其道

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

而形不待日月而明

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

爾固無所因假也

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

自大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

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纈而衣不待舟車而

行其道自然

自然者都無所做也

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豈樂通物哉
自此章以上皆夏華所告殷湯也

盧曰夫形動之物各有所宜聖人能順其
生以通其道也然則神識至靈更無所待
非羣有之所資育蓋獨運之自然豈聖人
所能通哉

政和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豈物物而
通之哉其無待而然者耶鳥誠所以然任
其自然付之自爾蓋樂通物非聖人也

范曰大禹所言則止於有極盡之間夏華

所言則造乎無極盡之外故或曰唯聖人
能通其道或曰非聖人所通察而論之若
物之外若物之內烏觀其所以異哉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
游絕垠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速故寄言迷

謬耳

濱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也其
國名曰終北

盧曰終北者言其極幽極微玄默之地

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

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重

盧曰玄默之境無有際畔風雨鳥獸羣動
所不至也其中坦然至平而已矣喬陟者

形器之礙

富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觥音軌音頂

有口狀若負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

瀆山頂之瀆臭過蘭椒味過醪醴

盧曰山中喻心水為慧用蓋神所演者

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曰埒經營一國

無不悉徧

盧曰通乎四支徧乎百體以周形器

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

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

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

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擊

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

盧曰百骸九竅應事而用不爭不競不相

矜誇舍陰舍陽隨運而用其道至柔不水

不食衰老所不逆天壽所不拘上士勤之

則至其國矣

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謔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瀆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瀆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

盧曰人以氣為生故曰好聲也出入之息故云不輟飲食真慧無雜思故云醉也覺

慮起又沐其中故云澤香

政和謬之一國以明非聖人之所通也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六合之內有不可窮者也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在天之時無風雨霜露在地之氣無鳥獸草木其民飲神瀆而沐浴焉則能已饑倦而澤膚色可以養生可以盡年謂之神瀆是其所以為不可測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志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盧曰周穆王亦曾至其國矣不能常止其地故云乃復焉

范曰妣氏治水土其跡之所及者遠而殊厥異域有非足跡之所可至者故寄言迷

謬也瀆北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去人也遠矣其國名曰終北則造乎歸根復命之地不知際畔之所齊限則游乎廣漠無極之野無風雨霜露則陰陽之氣有所不交不生鳥獸蟲魚草木則散殊之

類有所不育四方悉平則夷而未嘗陔也周以喬陔則高而不可踰也國之中有山山之頂有口有水湧出名曰神瀆則傳所謂大出尾下者是已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則傳所謂山下有水者是已經營一

國無不悉備則言其周流汎應而善利萬物也夫然故土無札傷物無疵癘蛇而從者無競爭之心柔而靜者無驕忌之行不君不臣無長幼之序不媒不聘無男女之別緣水而居不待五穀而食土氣溫通不待繒纈而衣躋仁壽之域無大傷之苦飲神瀆而力志和平則疏淪心智蓋若飲之以和浴神瀆而膚色脂澤則滌除塵垢蓋若洗之以善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志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愾然自失數月乃復

是又造道未至者如此

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

盧曰管仲能說其處也故云游遼口欲往

而不能得至故曰幾剋舉也

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

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效靡盈庶

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作此視則諸

侯從命作此視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

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素何從之

盧曰夫俗之君子心所言者正在於人民

禮義章服聲色是尊貴稱情也

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曰此固非

朋之所及也

朋之知極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故管

仲孩之也

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莫總隰

朋之言莫顧

此國自不可得生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

盧曰隰朋之所及者不遠於此耳弟吾云

以我之所聞但恐不得如所傳耳故云恐

不可知之也所審如所傳說往而能到者

則世俗聲色富貴何足戀禮義忠良何足

顧哉

政和道惡乎往而不存故在無者亦道也

在有者亦道也解心釋形則蔽無廢有勞

形休心則徇有棄無聖人之於道一有一

無微妙並觀乃無不可然則戀國之富者

固不足以知道而舍夫種種之民慕夫不

可測之國者亦豈足以得道哉穆王之意

管仲隰朋之言皆未為得也

范曰隰朋之為人上也忘而下不畔愧不

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

於家有不見仲父固嘗以是為可以屬國

哉然其智適可以治齊而已故終此之游

遂以為非而諫之是篇所論若大禹則深

造乎道者若穆王則渥而反者若桓公是

直望道而未之見者耳

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勅北國之人鞞巾而裘

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然而得之性

而成之

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
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
智慎到曰治水者決防決塞雖在夷貊相
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政和南方之氣熱故被髮而裸與書鳥夷
卉服之義同也北方之氣寒故鞞巾而裘
與書鳥夷皮服之事同也中國謂之夏則
文明盛大故冠冕而裳治辯而禮具九土
所貨農商田漁冬裘夏葛一人之身百工
之所為備然皆然而得之性而成之特異
宜而已

范曰南國之被髮北國之鞞巾中國之冠
冕習俗之不同也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
田或漁智能之不同也冬裘夏葛服各異
宜水舟陸車器各異用蓋有自然而不可
易者孰知其所以然哉默而得之性而成
之而已

越之東有輶休之國其長子生則解而食
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

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
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爲
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
柴積而焚之煉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
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此事亦見墨子

盧曰夫衆是則爲常衆習則爲常故至當
至常人所不辨彼習俗者衆矣寧知其至
理哉

政和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上無禮下無
學然且行以爲政習以爲俗此亂倫者也
不足爲教

范曰越之東楚之南秦之西皆遐陬異域
不能相通故上之爲政下之爲俗有不可
比而同者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問其故一見曰我
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見以
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見曰日初出大
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
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

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致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

盧曰聖人之生所貴明道達則兼濟天下

窮則獨善其身獨善者養道以全真兼濟

者設教以利物若進非全道退非利生一

曲之辯聖人所以未嘗說也夫不決者非

不知也世人但以問無不知為多聖人以

辯之無益而不辯若有理無理一皆辯之

則聖人無益之勞實亦多矣然則二童之

爭也事亦可明何者日之初升光未遠人

居光外見其大焉日之既中光備萬物人

居光內見其質焉亦如遠望燭光更見其

大近窺則焰乃更以小焉物理則然辯之

何益

范曰日出於東方而入於西極以體圓則

未離乎形以圍一則未離乎數一墮於形

數之域則或遠或近固得而測度然則孔

子不能決者豈真弗能決哉是直存而不

論耳

均天下之至理也

物物事事皆平皆均則理無不至也

連於形物亦然

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

均髮均懸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

髮甚微脆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

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

均也其絕也

若其均也寧有絕理

莫絕也人以為不然連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也

會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

盧曰夫理之至者天下無不均不待均之

然後均也有形之物亦然當理則自均矣

猶如以髮懸重雖微不絕絕者不均均則

不絕世人以為不是不知理之必然也

政和一陰一陽之謂道仁者見之謂之仁

智者見之謂之智赫赫乎日月之光羣目

所見各有不同故以形見之則以為遠者

小而近者大以氣見之則以為近者熱而遠者涼而所以為日固不可以遠近期也范曰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義與此合

詹何

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

以獨爾絲為綸芒鍼為鈞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

家語曰鯉魚其大乃車

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撓

夫飾芳餌挂微鈞下沈青泥上乘驚波因水勢而施含頡頏委縱與之沈浮及其施絕故生而獲也

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

蒲且子古善弋射者

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乎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鈞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

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莫事哉楚王曰善

善其此諭者以諷其用治國矣

盧曰夫聖人之理俗也必審萬物之情而

設教化以運之則百姓日用而不知靡然無不應亦猶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輕鈞微餌因波而運之則不得不為我所制也道者之養生全真含生靡然以向化則理天下者亦由茲道焉

政和刑名而降大則制小強則制弱道以懦弱為表以小而妙之為玄此物所以不得遜而皆存也百仞之淵其深可測青雲之際其高可及而道則覆載之者也與道同體則守小樸而萬物自賓以細綸而引盈車之魚以弱弓而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其喻在此聖人之治天下如斯而已范曰楚王聞詹何之釣而知所以治國黃帝問童子之牧而知所以為天下其理一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囊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

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

少決也

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

智少而任性則果敢而自用

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

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

二室因相與訟求辯於扁鵲扁鵲辯其所由訟乃已

此言恢誕乃書記少有然魏世華他能劄

腸易胃滯洗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宜存而不論也

盧曰夫形體者無知之物也神識者有知之主也守乎本則真全而合道滯乎質則失性而徇情俗人徒見形之有憎愛不知神之為主宰也今言易其心而各有妻子者明心為情主形實無知耳所以道者貴乎養神也

政和形失其平為疾性失其平亦為疾治形之疾藥石攻之治性之疾則有道術存焉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主謀慮氣主果斷一失其平強弱相反故志強而氣弱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弱而氣強者少於慮而傷於專心者五官之主也易其心使強弱適乎是以無疾妙物之謂神投以藥妙物深矣聖人以神道妙天下舉平與陂通而為一何以異於是

范曰孟子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志者心之所之也氣者志之所役也一有或偏則性失其平而為疾矣故

志譬則帥也氣譬則衆也志強而氣弱雖有帥而莫為之用其失也疑而不決志弱而氣強則雖有衆而莫為之至其失也果而自用儻不為之發藥又烏足以化其心易其慮而庶幾其有瘳乎嘗觀魏世華佗有剗腸易胃濯洗五藏之術則是篇所言亦無足怪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

瓠巴古之善鼓琴人也

鄭師文聞之

師文鄭國樂師

棄家從師襄游

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

柱指鈞弦三年不成章

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

師襄曰子可以歸矣難其師文舍其琴歎曰

文非弦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

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

遺弦聲然後能盡弦聲之用也

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

弦

心手器三者互應不相違失而後和音發矣

盧曰人知以形習聲不知辯聲運形者神也若心不應器雖成而不精若極聲之能

盡形之妙理須神契而心自得也

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

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

盧曰得於心應乎器然後習其聲以通乎

神矣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

涼風忽至草木成實

得秋氣故成熟

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

角木音屬春夾鐘二月律

溫風徐迴草木發榮

得春氣故榮華羽

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

水音屬冬黃鐘十一月律

霜雪交下川池暴沍

得冬氣故凝陰水凍

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

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

陽光熾烈堅冰立散

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無緣頓變四

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欲并言

其所感之妙耳

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

降醴泉湧至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

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

師曠為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時有白雲

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

之裂惟慎破狙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

公恐伏晉因大旱赤地三年平公得聲者

或言或凶也

鄒衍之吹律

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煖

之意而禾黍滋也

亡以加之彼將扶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盧曰成性所行動然而應陰陽之數四時

之序水火且不能焚溺况風雨寒燠之氣

哉故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况於人乎况於

鬼神乎此之謂也謂之聲律而變者不因

四時也

政和夫至樂者調理四時大和萬物而四

時迭起萬物衛生至其妙也二類相合兩

者交通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留散徒不主常聲故以聲感氣

隨感而應亦理之必至者耳春叩商弦以

召南呂而秋氣應之秋叩角弦以激夾鐘

而春氣應之夏叩羽弦以召黃鐘而冬氣

應之冬叩徵弦以激蕤賓而夏氣應之則

樂之感有至於易四時之序而奪造化之

機者其妙若此至於總而調之則交通而

成和是以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

蓋通天下一氣耳聲合於氣其應也自然

而已鳥舞魚躍乃其餘事

范曰琴者君子常御之樂其制詳而蓋深

其聲妙而功大始乎防心以自禁終乃出

器以入覺故聲作於跬步之間而感應乎
太清之上昔者黃帝鼓清角之琴以大合
鬼神而鳳凰蔽日堯鼓琴而天神格舜歌
南風而天下化又豈直孤巴之鳥舞魚躍
而已哉然琴之制絲託於木其音乃發蓋

火得木而有聲神因形而應世殆有不測
之妙存乎其間苟拘拘然溺於形器之近
蔽於聲音之末烏能樂得其道哉師文之
學始也柱指而鈞弦終也舍琴而興歎所
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可謂得乎此
矣夫然故叩弦召律四氣變移及命宮而
總四弦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醴泉湧其
聲和而致祥若是彼師曠之清角奏之而
風雨應軻衍之律煖之而禾黍滋詎能進
此哉是宜師襄子為之撫心而高蹈也

薛譚學誼於秦青二人薛秦因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
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
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
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娥善歌也
者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繞梁樞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送
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一長引也
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
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
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

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
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
于孟常君

盧曰夫六根所用皆能獲通通則妙應無
方非獨心識而已故魯公扈章直言心用
執巴以下乃從聲通焉
政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則其出音之勁
餘韻之遠而已曼聲歌哭而一里老幼或
喜或悲則動蕩人之精神變易人之思慮
此其詭歌之造乎妙者也

范曰秦青之撫節振林木而過行雲韓娥
之曼聲變一里之老幼誠動於中而感應
於外不得不然又況夫誠已而發者耶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
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

其趣復何聲之可逃哉

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
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
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
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
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
志想象猶吾心也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三

言心開合與已無異

吾於何逃聲哉

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盧曰夫聲之所成因而感之心之所起聲
則隨之所以五根皆通盡為識心所傳善
於聽者聲咳猶知之况復聲成於文安可
不辯耶

政和在心為志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
於物而後動則心之所之可得而審矣然
聽止於耳則知聲而不知音聽合於心則
審音以知其意此子期聽所以造乎微也
范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則無聲之表固
有聽之弗及者伯牙之所鼓子期之所聽
未離乎形聲之間高山流水每奏而輒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四

德三

湯問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崑崙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

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

穆王薦之作進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朝吾與若俱觀之

盧曰神用之妙豈唯聲色香澁味咸及其理矣故此章言刻象之盡微

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非人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胃腸胃外則筋骨

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

如向者之始見王也

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

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之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支也

盧曰夫內肝膽心肺所以能外為視聽行步神識運之乃為生物耳苟無神則不能用其五根矣今造化之生物亦何異於偃師之所造耶若使無神自同於草木神苟在也動用何足奇耶木人用偃師之神故宜類彼生物也神工造極化何遠哉

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近世人有言人靈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咸育運動無方人藝蘊拙但寫載成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幾乎造化似或依此言而生此說而此書

既自不爾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無方不可以常理限故每舉物極以祛近惑豈謂物無神主耶斯失之遠矣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

飛三日不集

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

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時執規矩言其不敢數之也

盧曰夫偃師之精微神合造物班輸之輩

但巧盡機關以明至妙之功不可獨循規矩也

矩也

政和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寓百骸象耳目

視聽言貌趨步俯仰若性之自為而不知

為之者則其巧妙其功深獨成其天有人

之形豈特幾乎以其真哉偃師之造信乎

與造化同功者矣雖然生者假借也道與

之貌天與之形亦異以異於此

范曰崑崙者安靜之丘弁山者日入之所

越崑崙而不至弁山則雖欲戾動而之靜

未能去明而即幽故反還而已偃師之倡

功同造化領其頤則歌合律若天籟之自

鳴捧其手則舞應節若天機之自動千變

萬化惟意所適移玉驚而視之信以為實

人也曾不知其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

之所為而已彼進乎技者然耳又況體道

之人通乎物之所造者宜如何哉

甘蠅古之善射者設弓而獸伏鳥下

箭無虛發而鳥獸不敢逸戰國策云更羸

虛發而鳥下也

弟子名飛術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

者又學射於飛術飛術曰爾先學不瞬而後

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練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

告飛術飛術曰未也

盧曰夫虛弓下鳥者藝之妙也巧過其師

者通於神也妙在所習神在精微也先學

不瞬精之至也以目承蹠而不動者神定

之矣定而未能用故曰猶未也

必學視而後可

盧曰此用不睥以為視也

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

盧曰視審也則見小如大矣

昌以蹙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

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

也

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

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

以彊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盧曰視小如大貫之不足為難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盧曰欲摧其能擬過其師法耳欲滅飛衛

之名非謂斷其命也矣

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

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也紀昌遺一

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盧曰二矢同道相及而勢盡故墜地而塵

不飛者微之甚也以棘刺扞之不差審之至也

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秘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

盧曰此所謂神交而意得也非矢之藝故

投弓而誓焉神契方傳矣故不得以術告之也

政和內有所定然後在外者能有所應微

有所審然後於其著者能無所遺伯昏瞀

人謂列子曰汝怵然有恂目之志於中也

殆矣夫蓋謂其內不能有所定也紀昌先

學不瞬而以目承牽挺者以此莊子曰自

大視細者不明蓋謂其微不能有所審也

昌以蹙毛垂虱而望之浸大者以此蓋不

通乎此而善射者寡矣

范曰夫射於百步之外其至爾之力也其

中非爾力也故教人射者必志於殼而學

之者亦必志於殼豈非力分之內可學而

能力分之外不可勉而至故耶飛衛學射

於甘蠅而術過其師固有得於自然之天性者夫人之身居於內則心為之主接於物則目為之先故神舍於心而其機常寓於目紀昌學射於飛術必告之先學不瞬者蓋欲其神全於內然後忤物而不憎故也然不瞬而已猶非其至古之養勇亦有所謂不目逃者若夫視小如大視微如著樓睫之蟲見若嵩山則又庶夫徐以神視者矣故能殺燕孤貫懸虱而不射之射得之在我焉迨其久既盡穿楊之巧乃擊射羿之弓抑何虛矯恃氣而以爭術尚勝為心耶故始而相遇於野則交射而矢鋒相觸已而相拜於塗則投弓而剋臂以誓夫學射之賤猶且不得告術於人又況夫體道在已而進於不傳之妙者耶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

秦豆氏見諸雜書記

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

箕裘者皆須柔屈補接而後成器為弓冶者調筋角和金鐵亦然故學者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所以為諭也

盧曰箕者所以造弓之具也裘者所以扇冶之具也老子以為橐籥今之鞴袋也彼

以約弓之牀此以扇火之鞴非弓冶而弓冶必資之也

汝先觀吾趣趣行趣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堂

僅可容足如計步而置疏槩如其步數

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

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盧曰立木如足布之如步莊子云側足之外皆去其土則不能履之者必不定也若御馬者亦如使其足則妙矣

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懸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

輯乎懸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

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與和鸞之聲相應也

然後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夫行己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爽體不閑故也心爽體閑即進止有常數遲疾有常度苟盡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物雖六轡之煩馬足之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恃無用之轍蹄外不賴無用之地可不謂然也

虛曰莊生解牛云其骨也有間其刀刃也無厚無厚入有間恢恢然有餘地也言其

理則多暇也不視足外之地則其志專志專利運足如其心矣若移之於轡銜易之於駟駿常轍應足何所傾危世人皆求其末而不知其本識具之士必求其本然後用之故射御之末藝猶須合道焉

德三

政和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此性習相成之道也故致道者必始之以習及其得道也乃能成之於性良弓之子必學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所以喻習也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所以使之習也蓋立木為塗僅可容足推之於御故與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計步而置履之而行推之於御故山谷之險原隰之夷可使視之如一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所謂外合於馬志者也正度乎臂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所謂內得於中心者也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言其服御如此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言其順適如此轡係銜者也故得之於手應之於轡手執轡

者也故得之於響應之於手心運手者也
故得之於手應之於心至於不以目視不
以策驅而迴旋進退莫不中節則若性之
自然而不知為之者此之謂善御

范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不教之以射

而教之以先學不瞬造父學御於泰豆氏

泰豆氏不教之以御而教之以先觀吾趣

蓋引而不發開而弗達使之深造乎自得

之妙而已射御末技猶且然爾矧夫道可

傳而不可受則示於此者正容而悟觀於

彼者目擊而存所謂自得其得宜如何哉

觀泰豆之御方其始也齊輯平轡銜之際

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胃臆之中而執

節乎掌握之間向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

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

而氣力有餘則由於法度之中未嘗敢越

有如此者迨其久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

得之於響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

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

則超乎法度之外不勉而中有如此者若

夫要其終而言之則與輪之外無餘微馬
蹄之外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
夷視之一也則又無適而非行無行而非
道舉平與陂道通為一矣往而不暇哉道

乎進其至此進乎技矣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睚嫌私恨

盧曰夫以私嫌而殺傷嗾然而天物者皆

世俗之常情非有道之士也

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

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

報之

有膽氣而體羸虛不能舉兵器也

恥假力於人誓手劔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

眾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

披胷受矢鏗鏘摧屈而體無痕捷負其材力

視來丹猶雛鷄也來丹之友申他日子怨黑

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吳謀焉來丹垂

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

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吳

得殷帝之寶劔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眾吳

不請焉

盧曰天地至精之物但以威制於三軍若以斷割為功非至精者也

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日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此面而察之泱泱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

與日月同色也

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其觸物也驕然而過狀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匪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陰跪而投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

以其可執可見故投其下者

盧曰器珍者則害物深至道至精無所傷

物

來丹遂執劍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盧曰夫道至之人無傷於萬物萬物之害亦所不能傷焉故妻蟲不螫猛獸不攫故物之至精者亦無傷老子曰其神不傷人是以聖人貴夫知者何以其不傷於萬物者也

政和含光者襲明而不耀承影者處陰而不移宵練曠之時練有形之質含光則無有也故視之不見運之不有經物而不覺承影則若有若無故雖莫識其狀而且或聞其聲宵練則既有矣為其有形之質也故晝見影焉為其處曠之時也故夜見光

焉道以無為上若有若無次之而固於有者為下故三劍含光為上承影次之宵練為下來丹之所受者其宵練與然是三者不以斬決為勝亦皆劍之神者矣天下有常勝之道直之無前運之無旁而天下服

豈在於擊闔為哉故莊子以斬領決肺為庶人之劍也惜乎來丹不通乎此知劍之不能殺人而後歎何以為常勝之道乎

范曰黑卯則道之復乎至幽者邵章則道之顯於至明者來丹則又至陽之色也故

以父之讎而謀報黑卯請劍於衛孔周焉夫有干越之劍者臣而藏之不敢用也實

之至也道之利用若是故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決浮雲絕地紀恢恢然其於游刃有餘地矣來丹受劍於

孔周徒用之以復讎而已故因黑卯之醉自頸至腰三斬之則與夫上斬頸領下決肝肺者無以異矣豈知所以用之道哉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大洗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綱亦刃用之切玉如切

泥焉大洗之布洗之必拔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謂言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

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劍大洗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二物無虛妄者

虛曰夫金之不能切玉者非器之利也布之不能滌於火火不燒者物之異也天地之內萬物之多有可以理求者亦有非理所及者然則玉雖堅有可刻之理劍雖鐵

有必斷之鋒也以必斷之鋒當可刻之物不入者自非至利耳非無可切之理焉况已有之何所疑也又動植之類其性不同

有因水火而生者有因水火而殺者故火山之鼠得火而生風生之獸得風而活人

約空立魚約水存然則大洗之纒非紵非麻布名與中國等火與鼠毛同此復何足為怪也果於自信不達矣夫

政和世之人以耳目所接者為有而以其所不及者為無然八荒之外不可窮詰安

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揚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

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絨西山仲由被臨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

虛曰命者天也力者人也命能成之力能運之故曰運命也莊子曰知不可奈何安之若命是力不能運也孔子曰五十而知

天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然歷國應聘而思執鞭之士是不忘力也

政和命在天力在人力若可致也然在天者有非人所能勝則君子不謂力命在所聽也然在人者有非天所能違則君子不謂命壽夭窮達貴賤貧富萬物之所受蓋有制之者矣為其不敢迂也故直而推之為其不可遏也故曲而任之既非力之所能使亦非命之所能違自然而已孰弊弊然以多識為事故曰朕豈能識之哉

范曰時無止也故年有大小彭祖顏淵壽夫之所不同也分無常也故勢有得失仲尼殷紂窮達之所以不同也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其貴賤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等貴賤者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其貧富固異矣自道觀之有所謂同貧富者自然之分殆不可得而致知故直而推之俾其各正而無私曲而任之俾其委順而無迂壽夭窮達貴賤貧富咸其自取使之者其誰耶惟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奈何故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得喪禍福之所介夫孰足以患心已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粗褐食則糲肉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傲朕之色請謂不相及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盧曰吾所造皆達汝所造皆窮德之厚薄

可見矣

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

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子異子語之曰子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類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

此自然而非由人事巧拙也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西門子曰先生止矣子不敢復言而原

盧曰西門子求之而遂命也北宮子求之

不遂亦命也不知命則有自矜之色自知

命則無憂愧之心得與不得非智愚非才

德也西門子不敢復言者知命之遂不敢

恃德也

北宮子既歸衣其粗褐有狐貉之溫進其糲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

華路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

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槩意也

盧曰知命則不憂不愧亦不知德之厚薄也

東郭先生聞之曰此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

盧曰寐者言未覺也及其寤也乃恒之常耳

政和世族言行年貌相若而貴賤貧富窮達相異此宮子非愚失也西門子非智得也失者以德厚自愧得者以命厚自矜皆在物一曲不通乎道非東郭其孰覺之乎不敢復言特知其非是而已悟則其意也消於道也其庶幾乎

范曰命在天德在己古之君子修其在己者俟其在天者雖造事而達吾不以命厚而有所矜雖造事而窮吾不以德厚而有所愧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宮子衣則程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可

謂窮矣彼不知其厚於德也乃以是而自愧西門子衣則文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出則結駟可謂達矣彼不知其薄於德也乃以是而自矜詎識夫固然之理哉東郭先生辭而聞之然後聞言而悟者無深愧

之色悶理而服者去躬矜之行施於身者不顧人之文繡也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豈固以惡衣為恥哉飽於內者不顧人之膏粱也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豈固以惡食為恥哉堂高數仞我得志弗為也雖在○其蓬室若廣厦之蔭矣從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雖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矣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則又遊券之內行乎無名其視物之儻來適去猶觀雀蚊蚋之相過乎前耳詎足以易吾之素履邪非知命不能進此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

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僖公愛

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

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糾襄公之次弟

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

小白糾之次弟

既而公孫無知作亂

襄公立糾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

人尋殺之

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

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

小白即桓公也

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

忽管仲辭也請得而烹醢之不然將滅魯

魯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

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

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

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

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

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

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

高國齊之世族

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

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

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

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

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

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

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

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

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虛曰言其命之所應用則因交而獲申非

是更別有善交用能也然則恃才獲用者

命也因交而達者力也非唯天時抑有人

命也

謀人力而遂者皆歸於命命之來也鮑叔
不得不盡力桓公不得不用之皆命矣夫
召忽非能死不得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
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力所制也

盧曰皆命成於力力成於命非有私焉

范曰管仲之於齊其視鮑叔則友也其視
桓公則君也分財自與而不以為貪謀事
窮困而不以為愚仕而三遂不以為不
肖戰而三北不以為怯幽囚受辱不以

為無恥則鮑叔之於夷吾固得夫善交之
道矣始有莒道之戰而射中帶鉤終有堂
阜之迎而釋其桎梏位居高國之上號稱
仲父之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則桓公之
於夷吾固得夫用能之道矣管鮑善交而

實無善交者桓公善用能而實無善用能
者舍是而求豈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者
哉是則莫之為而常自然殆有不可得而
致知者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

可不諱云

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

盧曰將死不可諱言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
誰欲欺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也

潔廉善士也請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
欲以已善齊物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善使之理國上

且鈞乎君下且逆子民不能善使之理國上

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
不能納矣

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

對曰勿已則隰朋可而非君然其為人也上忘
而下不叛

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

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慚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不逮已故能
無棄人也

盧曰自忘其高自愧無德則進善之志深
矣不如已者哀而憐之則下人不離叛矣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以與人已愈有也

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

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

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與物升降者物必歸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替不聾不能成

功

勿已則隰朋可

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羣下無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

盧曰不責物之常情是不聞於國也不求人^也之小過是不見於家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皆天理也

盧曰夷吾之情非有厚薄此公薦也薦之則為厚不薦則為薄此皆力也桓公既不用鮑叔鮑叔之命也用隰朋隰朋之命也使鮑叔無命而夷吾不施力焉而隰朋無命夷吾雖施力亦無益也

政和謂之有者以別於所無而謂之無者蓋以名其莫之有也世稱管鮑善交而曰實無善交蓋言其善與人交不可改及其為交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交者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交也稱小白善用能者而曰實無善用能蓋言其善用能不可改及其善用能也莫之或有矣故曰實無善用能而又繼之曰非更有善用能也天下之事時勢適然者不得不然召忽之死子糾之勢不得不死也小白之用夷吾時不得不不用也鮑叔舉夷吾於小白至夷吾屬齊國之事則違鮑叔而薦隰朋是皆視時與勢非私我與彼者當其時順其勢厚薄終始吾何容心焉耳鮑叔之與人則和

而同故於交友之際則能全之鮑叔之行已則清而夫之隘故於理國之事則不足以有任管仲厚之於始而薄之於終亦何有於我哉曰賢君無私怨者明人君以天下為公曰不羞小節而恥不顯於天下者明人臣當自重以天下之任以德分人者善貸且成故謂之聖人然聖人之實不盡於此以財分人者利下之事故謂之賢人然賢人之實不盡於此

范曰老氏曰容乃公公乃王公也王也名生於實惟公則可以為公惟王則可以為王若鮑叔之為人不已若者有所不比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豈所謂能容者哉若隱朋之為人上忘而下不叛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其於國有不聞其於家有不見則得夫容乃公之道矣管仲之對桓公以鮑叔為不可以屬國非固薄之也不得不薄以隱朋為可以屬國非固厚之也不得不厚薄厚之去來詎可容心於其間哉一本乎自然而已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于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

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此章義例與上章同也

盧曰作法者力也受戮者命也用其法者亦力也誅其身者亦命也力其事者才也才不過者亦命也

政和不得不用竹刑者時也不得不誅鄧析者勢也

范曰謹按左氏春秋昭公二十年子產卒定公九年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此則言子產殺鄧析者是直寓言以明理而已可以生而生

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驛

於一已之志似由報應若出智力也

天福也

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
然交復信順之行得騁一已之志終年而
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可以死而死

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顧刑戮不
賴生存而威之以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
至者也

天福也

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
然肆凶虐之心居不賴生之地而威之以
死是之死得死者故亦曰天福者也
盧曰居可生之時而得其生者為天福也
居可死之時而得其死者亦天福也如夷
吾求生於齊桓之時而得遂其生者信為
天福也如鋤麋之觸槐以取喪不辱君命
不傷賢才得遂其死垂名不朽亦天福也
可以生而不生

居榮泰之地願獲長年而早終

天罰也

願生而不得生者故曰天罰
可以死而不死
居困辱之地而不願久生而更不死也
天罰也

輕死而不之死復是天罰

盧曰居榮泰之地處崇高之位是可以生
而不得生如董賢之類是也居困辱之地
處屯苦之中是可以死而不得死如人氣
之類是也求之不遂皆為天罰也

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

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
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

此義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
者可上義已該之而重出疑書誤

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
奈何

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
我豈智之所如

盧曰不由於物亦不由我知不能運力不

能成然後可以任命矣

政和以順而至者謂之福以逆而降者謂之罰可以生而生可以死而死皆順其常然故謂之天福言天之所福應順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可以死而不死皆逆其固

然故謂之天罰言天之所罰緣類而降也然或可以生而死或可以死而生若是者命之行也孰知其故哉故雖智者大迷而唯達者知通焉

○ 范曰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惟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者達命之情不務智之所無奈何

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

無際無分者是自然之極自會自運者豈

有役之哉

天地不能犯

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干

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

鬼魅不能欺

鬼魅雖妖不能詐真正也

自然者默之成之

默無也

平之寧之

平寧無所施為

將之迎之

功無遺喪似若將迎

○ 盧曰若合道成命天地不能違聖智不能

干運用合理應變如神鬼魅所不能欺何

況於人事乎

政和窈者言深而難見漠者言蕩而難名

妙體無體故窈然無際而其道以自然而

會妙用無用故漠然無分而其道以自然

而運若是則生死之變孰知其故哉天地

不能犯者言天地雖大而自然之理所不

能違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雖妙而自

然之理所不能逆也鬼魅不能欺者言鬼

魅雖幽而自然之理所不能罔也蓋自然

者默而成之有乎不言其無為也寂然不

動故平之寧之則處靜息迹而不累於有
其有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將之迎
之則應物不藏而不蔽於無

范曰窈者幽之極漠者定之至言天道窈
然至幽而物莫能窺故曰自會而已無有
際限天道漠然至定而物莫能撓故曰自
運而已無有分別天地雖大有所不能犯
聖智雖妙有所不能干鬼魅雖妖有所不
能欺生生死死咸有自然默之者不假手
辯說也成之者無事於贊虧也平之而已
則無欠無餘寧之而已則勿撓勿擾有以
將之斯能處適去之順有以迎之斯能安
適來之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是非
至命者疇克爾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五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德五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力命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漸刺也
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
肖如此之甚汝莫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
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
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
也

其子弗曉終請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

盧曰其子謁醫夫天命不能識乎人亦何
能覺之耶天不別加福人亦不為過而遇
病者此其命也夫我與汝尚不能知醫與
巫何能知乎又將歌意我與爾能此疾我
不能疾巫能之也

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
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接虛實失度病由飢
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李

梁曰衆醫也丞屏之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

盧曰矯氏所說之病皆人事之失關乎力者也俞氏所說之病與形俱生受氣不足不可差也

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無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道之儀而季梁之疾自瘳

盧曰盧氏所說之病乃由乎神神之所造有功有過神者報神之器也神以制之矣未受於形神以知之矣神既不足形乃隨之長短美醜質形已定矣藥石豈能愈之季梁以為神醫修神養德而病自愈范曰動與過疾所生也醫能已此有疾而待治者不如吾聞而藥之可也然無妄之

疾勿藥有喜雖病者能言其病庶幾其有瘳然則非藥石之所能攻者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則常人之所昏迷而顧惜之也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則欲其推死生之理以警悟之也奈何樸鄙之心終焉而弗去故於是為之謁三醫焉矯氏則逆性命之理而有所攻故曰衆醫俞氏則順性命之情而無所治故曰良醫若夫盧氏則原始反終知其默有制之者而湯劑砭石無所復加非進乎技而與乎神孰能至此故季梁以是為神醫也古之人有疾入靈府病在膏肓者而神醫皆以為不可治而信之殆亦盧氏之類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

自薄

范曰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也或生或死或厚或薄豈人之所能違哉咸其自然耳

鬻熊語文王曰

鬻熊文王師也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

算猶智也

盧曰若知形報為則無以其私情私情者有貴有愛有賤有薄者也形骸不由情之所厚薄則得之以順違之似反其實非反非順也亦猶長短好醜豈由情愛所遷耶智算所無可奈何也

范曰鶴脰雖長斷之則憂非固增之也鳧脰雖短續之則悲非固損之也長短相形有數存焉於其間雖巧歷不能計而況其凡乎是以大椿朝菌久近不齊彭祖殤子壽夭不等冥冥之中成有定分詎可以差數觀哉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之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處順以去逆就

利而違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智之精

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無盡也

盧曰夫不知道者寧知天之所愛惡乎若預迎天意揣度利害以徇私情不知順理而任命也此章言力不能違命命不可預知任之則後時力之則違命所以愧夫知道之修神養真造業之始創力轉命以我乎夫者也

政和命有所制則天且不能知也而也於人乎匪祐自天弗孽由人則禍福唯所召而災祥以類應非天之所私而亦非人之所能為也巫醫技之賤者爾命之所制雖智所不能知病而求醫謂彼乃能知此耶三賢曰矯氏曰俞氏曰盧氏矯言拂而治之俞言順而理之盧言總一其理而冥之

也蓋曰寒溫不節虛實失度則知其疾之在人而已不通乎命是拂而治之者也曰胎氣不足乳瀘有餘則知疾之所受於天而已安之若命是順而理之者也若夫疾不由天則非俞氏之所治疾不在人則非矯氏之所攻莫知所以然而然是命之行也雖有藥石將焉用之此之謂總一其理而冥之者謂之神醫不亦宜乎貴生者養形以存生愛身者不以養傷身然非所以完身養生也蓋徇物既不免於危身生而憂戚不得者又不免於愁身傷生惟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也蓋生非貴之所能存而亦非賤之所能夭故也唯忘身者乃能無患蓋身非愛之所能厚而亦非輕之所能薄故也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由理之常觀之此似反也而安之命則非反也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由理之變觀之此似順也而制於命則非順也凡此皆其自然故皆曰自生自死自

厚自薄鶩熊之言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言自然者不可得而增損經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自然者不可得而窺測此古之真人所以不以故滅命范曰疇於人者侷於天人之所利天之所惡人孰從而知之耶逆天意揣利害則智有時而困矣乃前識者所以為道之華愚之始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豈可俄而度哉故曰不知其已揚布揚布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憎愛父子也吾惑之盧曰年言才貌相似也故云兄弟也壽夭貴賤隔懸也故云父子也此命之難知也故疑惑也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然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故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知其故皆命也夫

盧曰衆人所不知以為自然昏昏昧昧日
去日來運行無窮者人以為命也乎

信命者亡壽夭

有壽夭則非命

信理者亡是非

有是非則非理

信心者亡逆順

有逆順則非心

信性者亡安危

有安危則非性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

理亦無信與不信也

真矣慤矣美去美就美哀美樂美為美不為

理苟無心則無所不為亦無所為也

盧曰壽夭者命也是非者理也逆順者心

也安危者性也使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

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

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然後至於真

道也亦何去何就何哀何樂何所為何所

不為哉此之謂至道也

范曰兄弟天倫也所以言其同父子天屬

也所以言其異有人於此年均也而壽夭

則異言均也而貴賤則異才均也而名譽

則異貌均也而憎愛則異孰使之然哉自

然而已矣自然之理不可致知故昏昏昧

昧則冥而已無所用見紛紛若若則順而

已無所於逆隨所為隨所不為吾無容心

也知去來之非我無變亂於心慮又孰知

其故哉莫知致而至者宜在於此故歸之

於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則彭殤定分等

之為一條信理者亡是非則堯桀自然同

之為一貫信心者亡逆順未嘗背逆而嚮

順也信性者亡安危未嘗去危而即安也

道其至此信與不信亦將泯矣故真則止

一而不妄慤則完實而不毀去就哀樂無

所復分何為乎何不為乎固將自化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

此舉無心之極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

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

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

不爲外物視聽改其度也

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盧曰居若死無心也動若械用機關也如

木人之運動有何知哉不在乎情不在手
貌也神遊而已矣誰能礙之耶

政和兄弟以言先後之倫父子以言上下
之等才貌言年在己者也壽夭貴賤名譽
愛憎在外者也年同而壽夭異言同而名

譽異才同而貴賤異貌同而愛憎異凡以
在己者出於固然而在外者蓋有不可得
而必者也理有自然有使然所謂莫知所
以然而然命也者既莫知其爲自然又莫
知其爲使然也昏昏昧昧言不可明紛紛

若若言莫之能定隨所爲隨所不爲言其
應而不藏日去日來言其運而無積夫如
是孰能知之故曰孰知其故皆命也夭壽
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故信命者亡
壽夭是是非非之謂智而智所以必躬理故

信理者亡是非人心順之則喜逆之則怒

故信心者亡逆順人之性得之則安失之

則危故信性者亡安危信者任其自然之

謂也雖然一於信猶有所係也惟亡所信
亡所不信然後爲至真矣則無妄惑矣則

若誠若是者無入而不自得也故曰異去
矣就異矣樂矣爲莫不爲至人居若死

者寂然不動之謂動若械者若機械之運
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謂其雖
靜而居亦未嘗滯於靜而所以爲靜者有

不知也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
謂其雖動而出亦未嘗流於動而所以爲
動者有不知也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
貌亦不以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則萬
態不能變於己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其運

無乎不在者也夫孰能礙之

范曰古之得道者冥然而止若立槁木成
然而行若曳槁枝居而無所係動而無所
逐固未嘗以外物之變遷而芥蒂於胸中
也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獨出獨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入無得而偶之者是遺物而立獨也是朝
微而見獨也又孰有與道大蹇而觸速生
患者哉

墨音屎屎音夫 盧曰默詐佯愚之狀

單音至至音哇 盧曰輕動之狀也

嗶音然然音咍 盧曰迂緩之狀也

慙音妨妨音慙 此皆默詐輕發迂緩急速之貌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

盧曰同游於終年不相知名自以為善也

巧佞 盧曰辨諂之狀也

愚直 盧曰質朴之狀也

婢音無無音所所音齒 婢所不解悟之貌

盧曰愁駭之狀也

便辟 盧曰折旋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
術自以巧之微也

盧曰同游於世終年不相訪各自以為巧
妙也

穆音若若音忤忤 盧曰頑戾強幅之狀也

情露 盧曰不隱之狀也

譏音甚極 盧曰訥澀之狀也

凌音許許音碎 此皆多許訥澀辯治之貌

盧曰尋問語責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

悟自以為才之得也

盧曰各自以為才能

眠音莫莫音疑疑音疑 盧曰無精采之狀也

誣音止止音誣 盧曰並煩重之貌

勇敢 盧曰雄健之狀也

怯疑 眠疑不開通之貌誣誣煩重之貌

盧曰懦弱不決之狀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隨發

自以行無戾也

盧曰各自以為適宜得中之道也

多偶 盧曰和同之狀也

自尊 盧曰獨任之狀也

乘權 盧曰用勢之狀也

隻立 盧曰孤介之狀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盼

自以時之適也此眾態也貌不一而成之於道命所歸也

虛曰變詐巧辯愚拙佞直眾態不同而皆以為命者理不然矣今說者言受氣有厚薄故如此不同一皆委之於天更無可奈何者此不知者也故知道之士養其神舍其真易其虛變其身彼形骸自我而造也力其行移其命此皆生生者之功美矣然則因形以辯命則力不如命因力以徵形則命不如力也

政和墨屎言其質無所通車至言其行有所達卑喧以言性之緩慙慙以言其心之急自以為智之深者蓋各以其所知者如此也巧佞者詐愚直者誠辨斫者剛立之稱便辟者柔從之貌自以為巧之微者蓋各以其所能者如此也穆忤者心有所藏情露者事無所隱談極者吃訥之至凌誇者辯說之給自以為才之得者蓋各以其所得者如此也眠挺者若不力於行誣諉者若不敏於言勇敢則爭先怯疑則就後

自以為行無戾蓋各以其所行者如此也多偶者同乎眾自專者異於眾乘權者則依勢而行隻立則獨居而處自以為時之適蓋以其所遇者如此也是眾態者各生於心之所能故心既不同則貌亦不一此所以自徇殊面而名聲異號也雖然有所行者必由於道由於道者必聽於命是眾態者或有所止或有所差而均由於道聽於命故曰咸之於道命所歸也

范曰眾志異慮有所止者有所差羣趨殊方有所拂者有所宜然自以智之深者窮年不相知情自以巧之微者窮年不相語術自以才之得者窮年不相曉悟自以行無戾者窮年不相譴發自以時之適者窮年不相顧眄紛紛之眾態貌各不同然皆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殆亦任其真性而然耳

危危危危成者俏成也俏音肖俏似也

虛曰魏魏者幾欲之狀也俏者似也

初非成也危危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

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無幾也

盧曰已欲成而不成者似於成而非成也
垂欲敗而不敗者似於敗而非敗也

故迷生於俏

感其以成敗而不能辨迷之所由也

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言冥昧而難分耳

盧曰人之所迷生於似者也不了也不了

則昧然矣若相似而不昧然斯謂明也

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

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

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

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非謂所識也

盧曰所謂明者了於性通於神力之所以

生命之所以成故無外禍可駭懼無內福

可忻喜動止隨時不須智度也

政和侂者幾欲之貌俏者肖似之稱侂侂

成者幾欲成而非成也故曰俏成也初非

成也言似成而非也侂侂敗者幾欲敗而

非敗也故曰俏敗也初非敗也言似敗而

非也自迹觀之成敗之幾間不容髮自理
觀之毫釐之差速以千里此昧者所以生

迷於疑似之際而終莫能悟也故曰迷生

於俏俏之際昧然若夫達人之觀則朝徹

見獨所以於俏而不昧然成敗之端無變

於已所以不駭外禍不喜內福動止不違

其時而未嘗留情焉所以隨時動隨時止

若是則非智所能識也故曰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

無喜懼之情也

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

墮亦不墮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若任自然也

盧曰若能彼我無二心則吉凶悔吝不生

矣苟不能知命任理則全身遠害且免傾

墜顛仆也是以世人不忘於力求而不能

委於命也

范曰天下萬物迭廢迭興修起倏滅成敗

之機相尋於無窮故幾於成者初非成也

俏成而已幾於敗者初非敗也俏敗而已
俏似之際疑而弗決迷之所由生也聖人
觀變化之無窮識盈虛之有數超然自得
不累於物禍亦不至福亦不來動止隨時
一無所廷豈容私智於其間哉信於命而
彼我無二心莫之為而常自然而已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愚者必夭而
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而奢情者必貧。
亦未必然也

盧曰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者時
也陽和布氣羣物皆生聖人利見含靈俱
暢自我而定謂之命因化所及謂之時也
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
也

此皆不識自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

盧曰知命安時德之大也時來不可俱命

至不可却故曰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
戚生於肖似迷生於不知時焉

政和直然無間之謂命故信命者於彼我
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則為有間矣有
心者不能致夫道而致道者忘心故有二
心者不若拚目塞耳背坂面隍而不墜什
蓋拚目塞耳者熟其聰明背坂面隍者無
所顧望若是者驚懼不入於曾次所以亦
不墜什也此雖未通乎命然猶愈於彼死
生自命者言制之於彼貧窮自時者言所
遇不在我命在彼而夫壽不貳君子俟命
而已則怨夭折者豈知命者哉時在彼而
貧達不同君子待時而已則怨貧窮者豈
知時者哉惟當死不懼則以死生為晝夜
此知命者在窮不戚則以窮通為寒暑
之序此安時者也

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
中亡亦中_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
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
與不料度與不度異以異

盧曰凡料天下之事十得五中者必為善料也而少智不料亦得半矣有何異也

唯亡所量

不役智也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知也

十六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 盧曰假使勤心苦志料得其半則不如無料而全其生勞思慮者不知命無所料者不知力不知力者乃近於道矣故去彼取此而已

政和事有利害理有虛實人之情有誠偽非多智所能度非少智所不能度茲所以失得各半也必以多智為必得是無天也必以少智為必亡是無人也故曰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莫以異唯冥而一之付之自爾則幾乎以其真

范曰命可聽而不可違時可因而不可違怨夫折者非知命也怨貧窮者非知時也唯君子為能知命安時故視死生為晝夜之常當死不懼未嘗惡死視窮通為寒暑之序在窮不戚未嘗醜窮豈嘗弊精神妄億度以鑿為智哉

十七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跪食惡肉可得而食駕馬較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大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限當作何狀 盧曰死而復生者人咸歸於釋論道書與儒教髮髯而不明言之今比云吾君方將

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者則死生之理
灼然可詳矣是知力以成命成命而後生
則生雖之功可見矣

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迷處之迷
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

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
為獨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
各二觴焉

政和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
故以流涕為不仁

○ 范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
具託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隙也
然則有國之君雖欲長守得乎哉景公泣
於牛山蓋不知此宜乎晏子之竊笑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
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
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
嚮無子同臣奚憂焉

政和子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其來
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則有子非所喜而亡

子非所患非達性命之情何以與此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
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
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 盧曰夫士農工商各趨利而逐勢者力所
為也水旱成敗否泰者力所不能成則委
命以自安之是收其操楡而不損護也世
人皆以無可奈何乃推之於命耳不能力
求者迷於似得者也東門吳善安於命者
也非謂善於知命者也若生者有生生者
是得夫所以造吾命者復安肯委命於生
者是得夫所以迷處送去也若知命者當
委命而任力焉

○ 政和勢在人命在天在人者可以力為在
天者不可以力致士農工商舉天下之民
不過此四者赴時趨利追術逐勢我所能
也水旱得失成敗遇否我所不可能也所
可能者在人所不可能者在天人之不勝
天也久矣故列子論力命之說以此終篇

范曰赴者趨之緩也追者逐之緩也關土殖穀曰農故所赴者時通財鬻貨曰商故所趨者利工相與議技巧於官府則追術而已士相與言仁義於宴間則逐時而已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勢使之然也若夫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士有過否則非勢之有也蓋亦有命存焉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六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德六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之說曰夫生者一炁之變靈一物也而好逸惡勞物之常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色音聲而已而復不能群性情之所安耳自所欲以仁義為用禮樂為矜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不連乎生之趨也。虛曰夫君子不名小人所爭馬故體道之人也為善近名不趨俗之所非道以名不近行欲俱夫其中也故有道者不以此言似反學者也疑然則揚朱之作亦何殊於盜竊也。政和聖王知邪說之蔽于一曲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大全道術為天下製者或以權力亂其素分排天其以者或或以權抑命之為一生推命分者非中道故力命之為一推命分者非一篇之貴放逸或以為二義皆不似一家之書豈知至人立言之奇而廢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

夫事為無已者故情無厭足

名美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

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

范曰名公器也不可多取故殘生損性以

身為殉者至人之所以深悲也然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沒世不稱君子疾之故求生前之富貴貽身後之子孫則名有不可已者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此難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

盧曰夫人之生世也唯名與利聖人以名利釣之則小人死於利君子死於名無有不至者也善惡雖殊俱有求也然而求名而遂者豈唯取富貴乃榮及子孫利兼鄉黨矣雖苦身焦心勤於廉讓者志有所望而情有所忘俱失中也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惡於已

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

盧曰實名之利薄也

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

此推惡於君也

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

盧曰偽名之利深也

若實名貧偽名富

為善不以為名而自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偽名偽名則得利者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

不偽不足以招利

盧曰行實者無其名求名者無其實故不偽則利不彰也

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

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盧曰偽者取名而無實真者實行而忘名

堯舜之與夷齊炳然如此真偽之迹耳不
易察哉世人若不殉名利而失真則溺情
慾而忘道矣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則殉
名者稀從慾者衆雖有智者亦無可奈何
蓋俱失中也

政和聖人無名而人與之名故所謂名者
皆實其實賢士殉名而名或過於實故所
謂名者多取以偽雖然古之聖人無為名
尸惟恐名之累已也名亦既有則實偽異
辨故有以實而得名者有以偽而得名者
有以實而為偽者有以偽而為實者而管
仲田氏方且與堯舜夷齊爭名實偽之間
此莊子之論養生所以欲為善無近名也
范曰廉而無求則不免於貧遜而無事則
不免於賤若是則名何益哉然名一也有
實偽之不同實名貧管仲是也偽名富田
成是也推而上之若堯舜之遜天下若夷
齊之遜國或不失天下而享祿百年或終
亡其國而至於飢死殆亦實與偽之間歟
揚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

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
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衰
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
道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
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
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
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
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偽
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
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繫梏何以異
哉。

異異也古字

虛曰舉俗之人咸以百年為一生之期而
復晝夜哀苦之所滅矣泰然稱情者無多
時焉稱情之事不過稱聲色美味而復以
刑賞名教之所束縛不得肆其情亦何以
異乎囚繫桎梏者此皆滯情之言也
政和莊子曰至樂治身唯無為幾存人之
生也與憂俱生所樂身安厚味美服好色
音聲也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

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則大憂以懼終身役役以求至樂其為樂也亦既矣故唯無以樂為者是為至樂今且勸禁於刑賞進退於名法順耳目之視聽情身意之是非以求吾樂乃與重囚累梏者無以異惡足活身哉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

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存亡往復形氣轉續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詳其義矣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觀

為善者不近名者

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

為惡者不近刑者

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盧曰舉太古之人者適其中也夫有生有死者形也出生入死者神也知死生之暫

來暫往也則不急急以求名知神明之不死不生也則不違違以為道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也娛身而已矣何用於名為故從性而游不違萬物所嗜也適意而已矣何懼於刑焉是以名譽年命非所料

量也娛身適意者動與道合非溺於情也政和死於此未必不生於彼則死生特往來之暫耳心有起滅性無加損故從心而動者不去當身之娛從性而游者不取死後之名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言在己者因其固然從性而動不違萬物所好言在外者順其自爾不為名所觀此莊子所謂無近名也不為刑所及此莊子所謂無近刑也若是者身後之名固非所觀而當身之娛亦曾不足累則名譽先後年命多少豈遑邈之哉

范曰人生天地間譬猶一漚之在水也生化而死成已俄壞死化而生壞已俄成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從心而動從性而游當身之娛非所去也為善無近名而

已故不為名所勸死後之名非所取也為惡無近刑而已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未嘗容心於其間又曷嘗拘迫違違措一身於重囚繫梏之間為哉

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

皆自然爾非能之所為也

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

皆同歸於自然

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違死後

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無戀當今者德之至也

盧曰生者一身之報也死者一報之盡也賢愚貴賤生物之殊也故為異焉臭腐消滅死物之常也故為同焉世人皆指形以

為死生不知形外之有神神之去也一無知耳故賢愚貴賤臭腐消滅皆形所不自能也不自能則舍生之質未嘗不齊人皆知其所齊不知其所以異且孰當生不暇養所生故有道德者不同於茲矣

政和達生之情者知生暫來況於為死而不已者乎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齊死生同賢愚等貴賤則百慮一致爾為死後之計是惑也

范曰役於陰陽之機絨範於造化之鑪冶以身為大患以生為有涯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皆非通道者也何者貴賤賢愚以生則異臭腐消滅以死則同十年亦死百年亦死彭祖殤子無久近之分也仁聖亦死凶愚亦死仲尼盜跖無善惡之間也

又孰以身為殉而規死後之餘榮哉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却尤以放餓死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却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揚不得不

寄責於高勝者耳

盧曰殉名之過實以至於此非所以體真全道忘名證實者也

政和人不能無欲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則欲與人情之有也伯夷矜清非無欲展季矜貞非無情以放於餓死以放於寡宗非所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者也

范曰伯夷之餓死展季之寡宗皆未免於有所矜者是直論其制行之跡以矯好名之弊而已讀是書者必得意忘言然後可

揚朱曰原憲實於魯子貢殖於衛

實貧也殖貨殖

原憲之實損生于貢之殖累身然則實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

身故善樂生者不實

足己之所資不至乏匱也

善逸身者不殖

不勞心以營貨財也

盧曰回窮而不力求損於生者也貨殖而

為命累於身者也唯有道者不貨殖以逸其身不守窮以苦其生樂道全真應物無滯也

政和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原憲之實損生為其以利累形也子貢之殖累身為其以養傷身也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非所謂樂生者故善樂生者不實若身疾作多積財而不盡用非所謂逸身故善逸身者不殖

范曰原思塊坐於環堵之室其實可知子

貢鬻財於齊魯之間其殖可知斯二者一則損生一則累身吾未知其可也

揚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

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盧曰知相憐相捐之道為至矣皆人不能

至焉何則相憐在於贍濟乎生相捐在於

無累乎形此為至當矣若生不能贍之令

安死則徒埋珠寶以眩名招寇盜以重傷

是失其宜矣

政和天下之事唯實與誠動能使遠飢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此相憐之實也不含珠玉不服文彩不陳犧牲不設明器此相捐之誠也

范曰生相憐者疑若悅生死相捐者疑若惡死死生異道固未能以是為一體也揚子於此殆亦有為而言耶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動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此之國恐此皆寓言也

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閉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閉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閉顛

鼻通曰顛頭音切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閉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閉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閉性凡此諸開廢虐之主廢大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

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

任情任性窮歡盡娛雖近期促年且得盡當生之樂也

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含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惜名拘禮內懷於矜懼憂苦以至死者長年遐期非所謂貴也

盧曰夷吾之才足以相霸王振綱綱而布奢淫之情足以忤將來敗風俗故夫子賞其才也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十一忽

其失理也則曰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列子因才高之人以極其嗜慾之志令有道者知其失焉然縱耳目之情窮聲色之欲者俗人之常心也故極而肆之以彰其惡耳非所以垂訓來世法則

後人者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衣文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晏嬰墨者也自以儉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死生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乎

○ 盧曰俗人殉欲之志深送死之情薄薄則易為節深則難為情故厚其生則衆心之所喜薄其死則羣情所易從列子乃因侈者以肆情因儉者以節禮故王孫之輩良吏謹之失其中道也

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矣

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其無知則非我所聞也

盧曰既不由我矣則任物以處之此世人

謂死為無知者也若由我者肆情以樂之此世人謂順情為貴者也若然者堯舜周孔不足為俗人重桀紂盜跖可為後代師矣豈有道者所處也至人忘情聖人制禮情忘也則嗜慾不存矣何聲色之可耽耶十一禮制也則生死跡著矣何焚露之可薄耶十二縱情之言皆失道也

政和貴生者不足以養生唯樂生者乃能養生哀死者不足以送死唯捐死者乃能送死肆之而無所拘而視聽言行勿違吾之心此養生而肆之之道也任之而無所係而沈瘞焚露勿異吾之情此送死而捐之之道也達死生之分如此是之謂盡其道

○ 范曰管仲以其君伯晏子以其君顯是直尊主強國之人其於生死之道未必能達列子記此蓋寓言救弊故耳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地
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
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
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媵婿者媵鳥果切以
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於後
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
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
已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喬
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
於遠也喬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
邪將美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
之久矣未敢先言子美不時其治也喻以性
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盧曰喻以性命誘以禮義者欲止其貪逸
之情喻其軒冕之位此皆世俗名利之要
歸也

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謂其兄弟而告之
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
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

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
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
矣

覺事行多端選所好而為之耳

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
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
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
弗若死矣

達哉此言若夫刻意從俗違性順物失當
身之暫樂懷長愁於一世雖支體具存而
實鄰於死者

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
不得忘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
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
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也猶夫
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
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
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
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
盧曰殉情耽慾之人詭辭邪辯足以塞聖
賢之口亂天下法故桀紂之智足以飾非
少卯之辭足以惑衆雖不屈於一時亦鼓
倡於當代故夫子屈盜跖之說子產困於

朝穆之言不足多悔也而惑者以為列子
叙之以暢其情張湛注之以為達其理斯
乃鄙俗之常好豈道流之雅術乎

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
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
也

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耳此一
篇辭義太逕挺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
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
者耳

盧曰夫當才而賞之擇德而任之則賢者
日進而不肖者退矣任必以才善人之道
亨通矣退必不肖小人之道不怨矣使賢
不肖各安其分適其志則鄭國之治當矣
彼二子酣酒而愛色禮義所不修不因父

兄之勢以干時縱心嗜慾而不悔此誠真
人也而乃欲矯其跡為其心取祿位以私
之是國偶然有以理非子之至公也豈得
為智乎此言真人者非真聖之人乃真不
才之人

政和勞形怵心者役於或使解心釋形者
近於自然或使者疑於妄自然者全其真
朝穆荒湛于酒色而動不顧名聲之醜性
命之危蓋解心釋形而無所累者也子產
矜禮義法度之治矯情性榮祿之美唯恐
其身之不洽蓋勞形怵心而有所拘者也
無所累者足以善其死有所拘者不足以
樂其生則苦身勞生者為妄而任情縱心
者為真矣故朝穆自以為所治者內而以
子產之治為外曰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
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非
真人孰能達此哉

范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
福子產猶眾人之母也能食而不能教乘
輿之濟聖人非之則於治國猶有未至故

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古之真人不知悅生
不知惡死備然而往備然而來慘怛之疾
恬愉之安不監於體休惕之恐欣歡之喜
不監於心又曷嘗苦心勞形而以危其真
為事

四六

十六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七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德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楊朱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情家累萬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
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
榭園圃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
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
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遠僻非齊土之所產育者
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
川阻險塗運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
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
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
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
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
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
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
埋之資

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暫聚聚
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養之宜散之非我

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

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_又燿_而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政和達生之情者嚴而勿開知分之定者積而能散人之所欲為無不為也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玩也縱心之所欲而勿閉焉。非達生之情者何以與此散之邑里棄其藏積積而能散非知分之定者何以與此窮當年之樂不顧身後之憂唯達者能通之故無瘞埋之資可也國人相與賦而藏之亦可也禽骨_又燿_而以常德責其行故以為辱祖段干木以達德得其心故以為過祖索之於外此衆意所以驚索之於內此誠理所取衛之君子以禮教自持則拘於形骸之內是惡知此意故未足以得此人

之心也

范曰體道之人觀物守之儻來知貨財之變聚認而有之皆惑也故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若端木叔可謂知此矣

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

設令久生亦非所願

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

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循環之無窮若以為樂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欣若以為苦耶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

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

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

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戀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速遲速於其間乎

政和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

之理也貴身愛生以靳不死是豈達於理

者哉夫有生則復於不生故生非貴之所

能存有形則復於無形故身非愛之所能

厚若是而靳久生是益惑也夫情之好惡

有以怵於內體之安危有以迫於外世事

苦樂有以累吾心變易治亂有以動吾行

自古及今聞見而更之者可以前計而逆

知則百年之生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

樂也故方且厭其多而苦其久尚可靳久

生之為乎此孟孫陽所以聞楊子之言而

遂欲速亡也然靳久生者固非達於理而

欲速亡者亦未為通於道是二者胥失也

唯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則無傷生之患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

之以放於盡則無惡死之患可以生而生

可以死而死生死無變於已此之謂達

范曰貴其生者不自賤以役於物疑若能

存矣而生非貴之所能存愛其身者不自

賤以困於物疑若能厚矣而身非愛之所

能厚雖欲久生而不死得乎哉又況五情

之好惡四體之安危世事苦樂變易治亂

又復終始如環無端所歷既久矣所閱既

衆矣百年猶厭其多壽者惛惛久愛不死

何之是苦也其為形也亦速矣所謂不羨

久生蓋有在是昧乎此者乃以速亡為愈

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殊不

知既生則廢而任之肆其情而無所揆拂

非以生為悅也將死則廢而任之順其適

而無所覬覦非以死為惡也無不廢無不

任安時處順盡其所受於天者豈速遲速

於其間哉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

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政和不以一毫利物為己者也不以一身自利為人者也為人者不可以失己為己者不可以失人若夫損一毫而利天下有所不與悉天下以奉一身有所不為人我之分各足而止則其為人太少其自為太多固不足以治天下而揚朱之道術獨有在於此一曲之士也

范曰伯成舍國而隱耕為己者也大禹過門而不入為人者也雖制行之迹不同而救世之心則一古之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况損一毫乎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况悉天下乎哉揚朱之行失之為我不拔一毛而利天下孟子固嘗禽獸之矣子列子有取焉者當是時天下之俗誦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棄操乎利害之際趨利不以為辱殞身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於不可救已故是篇所載有取於揚朱者殆亦有意矯天下之弊

而然耶

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

疑揚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揚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

嫌其不達己意故亦相對也

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佞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

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

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

禹翟之教忘已而濟物也

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政和老子關尹之道術貴身而賤物大禹

墨翟之道術忘已而濟物然為已者固不
 失人而為人者固不失已揚朱學老子開
 尹之道而不能至者也故拔一毛而利天
 下不為墨翟學大禹之道而不能至也故
 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然皆非道之全
 也孟孫陽有見於揚朱之道禽骨釐有見
 於墨翟之道故各是其所是而有所不該
 范曰子華子語昭倍侯曰今使天下書銘
 於君之前以謂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
 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子
 能攫之乎昭倍侯曰寡人不攫也蓋以兩
 臂重於天下故耳然則侵肌膚而獲萬金
 斷一節而得一國豈遠為之耶揚朱之行
 過於為已載是說者將以救弊於一時而
 已若槩之以聖人之道未免為有蔽故禽
 子對孟孫陽曰以子之言問老聃開尹則
 子言當矣以聃尹之教賤物而貴已故也
 以吾之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以禹
 翟之教忘已而濟物故也

揚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

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
 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身
 味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
 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禹感
 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壽者也鉉治水土
 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奉冢事雖惟荒土功
 子產不守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
 受齊禪卑官室異級見威感然以至於死此
 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
 攝天子之政邢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
 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威感然以至於死此天
 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
 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困於陳蔡
 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威感然以至於死
 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
 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
 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
 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諸方寸未有
 不攫拂其心者將明至理之言必舉其惡
 之極以相對偏者也

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天下
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
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
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
不從肆情於傾官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
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
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
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
此與株塊異以異矣

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

始慍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於終同歸於死矣
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於終亦同歸於死
矣

政和萬物所異者生所同者死唯人亦然

故聖智凶愚所稟固異及歸於盡未始不
同然則名實美辨憂樂真擇此遊方之外
者所以齊死生而兩忘其道

范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舜之
窮妻禹之憂苦周公之危懼孔子之遑遽

彼四聖也天下之美歸之而戚戚然以至
於死其死則同矣夏桀之逸蕩商紂之放
縱彼二凶也天下之惡歸之而熙熙然以
至於死其死則同矣故仁聖亦死凶愚亦
死烏觀其所以異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
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
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
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
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
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速也
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
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
矣

政和治家以及國此言先後之漸施於國
者不可施於家此言小大之宜故牧羊者
童子之任而牧天下唯堯舜之道將治大
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治之要所
以在知道

范曰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萬石之鐘不為蓬撞起音鯤非溟濤無以運其軀鳳非脩梧無以晡其翼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自然之理也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速速之間耳

以速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政和時運不留迹隨以泯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矜一時之毀譽而以生為可樂者是不足以達於理也太古遠矣其事無傳故若滅若沒莫能誌之三皇以降比太古為近故其事疑於存亡五帝以降比三皇為又近故其事疑於有而若覺若夢然

曰若存若亡則疑於在而實無在也曰若覺若夢則疑於有而實無有也至三王以遠則為尤近故曰或隱或顯蓋其所過者方嚮於無而其所存者可證其有故其隱顯特未定也若夫當身之事雖既往而未

速然所過者聞所存者見既已趣寂目前之事方適今而尚在然目所注者存目所過者廢亦既不停是以論其時則久近之殊言其事則多寡之異年運而往其於不可識則一也若是則賢愚之異性好醜之異形成敗是非異理速速之間同於泯絕而已方且終身役役與物相刃相靡競一時之虛譽規身後之餘榮尊生者也

范曰事之在天下俄成俄壞迭盛迭衰代廢代興倏起倏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爰自古初以來至于今不知其幾千餘萬歲矣賢愚好醜是非成敗有萬不同同歸于盡而昧者不知乃始胥易技係勞形怵心內盈柴柵外重纒繳終身役役曾不得須臾寧神者不自許也尚何生之可樂

哉

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

肖似也類同陰陽性稟五行也

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

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政和肖天地之類謂方圓動靜之形懷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之德萬物所同者

生而惟人萬物之靈故曰有生之最靈者也以其最靈故於智為有餘以其爪牙不利無毛羽之蔽故於力為不足智有餘而力不足故必資物以為養蓋以我之智可以制彼之力使為我用故也雖然任智矣而又恃其力則莫知物我之貴賤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以我貴於物也力之所賤侵物為賤以物能役我也夫身非我有聖人豈以物殉身哉為其為神明所託也故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聖人豈以身逐物哉知其為耳目之役也故既有不得不去之有生所貴者故曰身固生之主養形必先之以物故曰物亦養之主雖然有生之所患者身則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也志之所以喪者物則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也外有其物內有其身蔽於一偏暗於大理竊竊然橫私天下之身與其物豈知道之所以為公哉聖人知身者天下之委形故能公天下之身知物與物何以相遠故能公天下之物唯天下之至聖為能

與於此故曰此之謂至至者也

范曰汝身非汝有也以不可有而有之是橫私天下之身外物不可必也以不可必而必之是橫私天下之物老子曰知富容乃公惟公則能兼容莊子曰大人合井以爲公惟公則能合井公天下之身者內若於身而身本無身也公天下之物者外若於物而物本無物也進是道者詎有介然之知存乎胷中而以自營爲事哉惟至人無已然後能之若聖人則未離乎人道彼其於此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至至者豈非莊周所謂未始有物者不可以加者耶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敢恣其嗜慾

二爲名

不敢恣其所行

三爲位

曲意求通

四爲貨

專利惜費

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

違其自然者也

可殺可活制命在外

全則不係於己

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

外物所不能制

政和務生者爲壽干譽者爲名尊爵者爲

位逐利者爲貨內有違違之心則外有怵

惕之恐此所以幽則畏鬼責明則畏人非

威之所加刑之所及且罔不惟畏也終身

役役不須更寧是其所以不得休息者歟

知其分定無然歆羨則處靜以休息爲往

而不暇謂之適人言違其常理謂之順民

言因其固然違其常理者聽於命而不知

故可殺可活而制命在外因其固然者命

萬物而無所聽故天下無對而制命在內

范曰壽者憚憚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

形也亦遠矣故以生為累有至於畏鬼責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故以顯為是有至於畏人權勢不大而夸者以之悲則為位而已詎能無畏處乎錢財不積而貪者以之憂則為貨而已詎能

無畏刑乎若然適天倍情忘其所受生殺之稱制之非我烏能自適其適哉惟體道人安自然之定分循不易之真理適來則安之適去則順之曾未嘗外慕動而有欲羨之心故時人而侔於天遺物而立於獨幹旋萬化惟我所為古之人所謂命萬物而無所聽者蓋在手此

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千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寂寂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羸厚筋節脆音區 位切 急一朝處以柔毛絳蓐薦以梁肉蘭橘心膺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言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况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廣履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絺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與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薑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

鄉豪里中之貴者鄉豪取而嘗之哲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于此類也

政和天下各安其性命之情則之四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於是愚智相譏而歎羨起矣夫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夫婦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口之於味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揚子舉婚宦君臣之言引田父鄉豪之說凡以明使天下不安其

性命之情者以此而已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

政和動與過刑之所取宵人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然則無厭之性為陰陽之靈者
豈其內刑之過歟

范曰南溟之鵬不能展翼於蓬蒿而鷦之
逍遙則有餘地東海之鼈不能容足於坎

井而蛙之跳梁則有餘水自然定分有不

可易故無夸跋之心儻或遊券之外而至

乎期費則盈睿悠長好惡而性命之情病

矣陰陽之寇美自而可逃耶是篇所言大

抵過於放逸蓋以救弊故也苟不明夫救

弊之旨而以是為常則世俗之君子危身

棄生以殉物者多矣又烏能安於定分哉

故復繼之以田父之說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

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

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

利古之道也

政和忠所以安君也忠而輕用吾身則不

足以安君而適所以危身義所以利物也

義而反愁我已則不足以利物而適足以

害生故忠以安君者欲君臣皆安義以利
物者欲物我兼利此古之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

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

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

斯實之所係失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

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殺

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政和自內言之去名無憂自外言之有名

尊榮雖然聖人任其自爾何容心焉去功

與名還與眾人非所以靳無憂也苟有其

實人與之名不受非所以圖尊榮也兩無

所係此之謂順性命之道也

范曰名不可比周爭也不可夸誕有也不

可執重脅也故古人謂是為公器而不可

多取彼烈士之殉名庶士之重名奸人之

盜名又烏知至人以為己桎梏而有所

謂無為名尸者哉是篇始有為名之說必

終以此所以遺其言之累耳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八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十九

德八

和光 散人 高守元 集

說符而強曰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
曰此篇去末明本約形辨神立事以
 顯真因名以求實然後知徇情之失
 道從欲以喪真故知道者不失其自
 時任能者不必遠害。政和善言天
 者必有驗於人天瑞自然之驗說符
 言人事以合之此有篇始於之義
 相。范曰事物之變有萬不同成敗之
 及契乎自然之符而已孔子曰予欲
 無言則無言者聖人之本心卒不得
 已而有言者期於明道故也使天下
 之人皆造乎道尚何事於有言哉故
 老子之書於信言不美所以德所
 其作經之意列子之言終於說符所
 以自壯其
 著書之迹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

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

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不條顯列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

童子即以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

虛曰夫影由形立曲直在於形生形由神存真偽在於神用若見影而形辨知形而神彰不責影以正身不執身以明道觀其末而知其本因其著而識其微然後能常處先矣

政和道以柔弱謙下爲表故隨感而應未嘗先人也如彼桔槔俯仰隨人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則後其身而身先有在於此故曰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影之爲物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疑若有待矣而實無所待彼往則我與之往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或枉或直隨形而已故列子觀之而得持後之說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是之謂持後則不與物爭而天下莫能與之爭故常處先老子曰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曰欲先人以其身後之義與此協

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

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無差焉

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

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通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

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

虛曰響之因聲聲善則響美名之因實實善則名真故名者聲之響身者神之影也聲出而響和行習而神隨故聖人聞響以知聲見行而知道也

政和言發而響應形動而影從美惡長短在此而不在彼故君子將有言也將有行也必慎其獨易曰先知其幾於神乎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爲之於未有非幾於神者與

范曰言行之接物若聲之於響形之於影

聲有美惡響則應之形有長短影則從之
故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迥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惟研
幾之聖人朝徹於見獨之先作炳於眇
之上見出知入觀往知來言行之大始於
擬議而終有成變化故言無瑕謫之可累
行無轍迹之可尋

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
必惡之

禮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
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此成驗此
所稽也

盧曰禮度在於身稽考在於人若影之應
手形響之應乎聲湯武桀紂其迹可稽也
其度可明也愛惡之心不可不慎也

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
徑也

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出可不
由戶行不從徑也

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違理而得利未之有

盧曰稽度之事可明而不為道者譬行不
由門戶與街衢耳欲以求利身於天下者
不亦難乎

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
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
此道者未之有也

自古迄今無不符驗

盧曰考其行稽其迹自古帝王賢聖之言
猶人存亡廢興繁然可明若不由此道而
為理者未之有也

政和度言其可度稽言其所考欲知已之
可度當念彼之所稽斯得矣是故人之愛
惡於我自我之愛惡爾帝之所興王之所
起縉紳先生多能明之驗其廢興之道未
有不由此者

范曰以身為度者其本在此以稽為決者
其效在彼有以愛人人斯愛我矣有以惡
人人斯惡我矣愛惡之情未嘗不本諸已
湯武積德有海內愛之可知故其興也勃

然桀紂不仁失天下惡之可知故其亡也
忽焉豈非稽在人之驗與是道也自古及
今未有不由此者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_門也今得珠亦富
矣安用道

道富之本也_珠富之末也有本故末存存
末則失本也

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

非不富失本則亡身

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

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是雞狗也彘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

以力求勝非人道也

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

豈欲人之尊已道在則自尊耳

人不尊已則危辱及之矣

樂推而不厭尊已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
盧曰無乏少者謂之富非謂求利之富也
若重利輕道桀紂所以亡也雞犬禽獸不
知仁義爭食恃力不知其他行此則危辱

及身欲人之尊已豈可得矣此謂因名求
實

政和經曰雖有拱壁以先駟馬不如坐進
此道苟輕道而徇物則人不尊已而危辱
及之

范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物莫不然而財其
甚者也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
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又烏知體道之人
有所謂知足者哉遊券之內行乎無名有
萬不同隨取皆備又國財在所并焉故莫
之爵而常自然天下樂推而不厭曰未嘗
重利輕道而以富為是也

列子學射中矣

率爾自中非能期中者也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

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
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
矣守而勿失也

心平體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無遺矣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知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俱中而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

盧曰不知所以中者非善之善者也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命中而中者斯得矣得而守之是謂之道也能知其道非獨射為為國為身亦皆如是也善知射者不貴其中貴其所以必中也善知理國理身者亦不貴其存貴其所以必存故賢愚理亂可知者有道也

政和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可乎蓋前期而中則所制在此使無二適唯我所為推此以修身推此以治國是或一道也聖人不察其存而察其所以存不察其亡而察其所以亡存亡末也所以存亡者其

本也察其所以存則知免於亡察其所以亡則知保其存

范曰古之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真而後發不失正鵠蓋有所謂前期而中者苟反求諸已而不知所以中之之道詎能矢矢相屬而發發相及哉雖然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知之惟聖人深達神機明乎無昧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者故養生則裕於屈伸處已則適乎消長蒞事則知成敗之策御敵則達擒縱之權酬酢萬變無往不暇與所謂前期而中者何異矣

列子曰色感者驕力感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務也

故不斑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

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

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

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忌物之心耳目自塞誰其相之

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

不專已智則物願為己用矣

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無棄才則國易治也

盧曰俗之所恃者色與力也恃色則驕怠之心厚恃力則奮擊之志多不可以語其道也色力衰者為斑白白首聞道猶不能行況能行之乎故守卑弱者道必親之自

強奮者人不肯告人不肯告寧有輔佐者乎賢者任於人故窮年而神不衰盡智而心不亂以此理國者知賢而任之則賢才為之用自賢而無輔則失人矣

政和道以素朴為質以懦弱謙下為表故以色驕人而不鋤其色以力尚人而不能不負其力皆未足以語大道之方也傳曰行賢而去自賢之行焉往而不愛哉故不自奮則人樂告以善道矣於是聞道則有年雖長而色若孺子者此之謂年老

衰於是知道則有達理而不以物害己者

此之謂智盡而不亂此治國之道所以在於其身下人而惟驕矜之是去

范曰汝惟不伐乃能無以色驕人汝惟不矜乃能無以力勝人以體道者不能進此

又況天下之理自用則小好問則裕善為國者以賢下人未嘗以賢臨人故聰明者竭其視聽智力者盡其謀能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豈容有不治者哉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並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此明用功能不足以賂物因道而化則無不周

盧曰夫斲雕為朴還淳之道也故曰善約者不用膠漆善閉者不用關鑰是以大辯若訥大巧若拙耳若三年成一葉與真葉不殊豈理國全道之巧乎是以聖人恃其

道化如和氣布而萬物生不恃智巧也若
違天理而偽巧出此之為未明本末也
政和道雕刻衆形而不為巧竊竊然恃智
力而為之安得物物而給諸故匪雕匪琢
運量萬物而不匿此聖人所以任道化而
不任智巧

范曰大制不割刻雕衆形彼盈於天地之
間者輪而實條而蔓匪規匪矩而有形者
刺裁自我匪丹匪青而有色者藻飾自我
有萬不同一無不備豈固以人助天而有
刻楮之勞哉聖人者天地而已矣故以道
為化無為而天下助孰弊弊然以智巧為
事乎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
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
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
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
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
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雖自

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
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而殺子陽

盧曰夫食人之祿憂人之事君不知我因
人之言而賜之若罪我也亦因人之言而
責我也吾所貴夫知我者真悟道之士也
及子陽難作而不見害此真所謂不為外
物之所傷累者也

政和尊生者不以養傷身列子於是蓋有
先知之理焉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三旌之位不足易其
介萬鐘之祿不足遷其守苟可以無與而
與焉固未嘗受而喜之也其曰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又以明聖人之知幾如此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
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
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
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孟氏之有富也
從謂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術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擯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用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

○ 應機則是失會則非

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

雖有仁義禮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

失會者矣

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

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盧曰學仁義之道善韜略之能文武雖殊同歸於才行之用必因智之適時智者道之用任智則非道矣夫投必中隙抵必適時應變無方皆為智也故適時者無害才明道者無乏智智若不足也雖文若孔丘武若呂尚不免乎窮困也孟氏既悟故曰勿重言耳

○ 政和理無常是當時者為是事無常非不適時者為非當時命而大通乎天下則所棄者或用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所用者或棄君子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則安時順命而已豈以其遇不過而恃區區之智以投隙抵事為哉

范曰物無常宜宜在隨時一是一非特未定也孟氏之二子其道與施氏同而功與施氏異豈行之謬哉此所謂非遭時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

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此鄙者矣

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騁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

盧曰夫貪於得而不知得有所守者俗人之常情也故嗜慾無窮而真道日喪矣所以貴夫知道者內守其道而不失外用於物而不遺世人則不然矣外貪慾色他婦是悅也內失於道者而已妻見招矣

政和察乎盈虛知分之無常則於去就安能獨以其身尚人哉此聖人所以觀蟬鶴之相累而不以物害己

范曰伴物者物亦伴之害人者人亦復之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此粟林虞人以吾

為戕古之真人所以三月不庭與傳稱吳王欲伐荆孺子諫之義與此協

晉國苦盜有邾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肩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

為盡矣矣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

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

言邾雍死矣然取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

此答所以致死

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

此答所以止盜之方

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

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先識以掩奸伏者衆惡之所疾智之為惠豈虛言哉

言哉

盧曰教者跡也衆人所以履而行焉化者道也衆人所以日用而心伏心伏則有恥跡明則教成舉賢任才盜斯奔矣或問曰

莊子云聖人生而大盜起此云舉賢任才而羣盜去何謂耶答曰求虛名而喪其實

者大盜斯起矣得其實而去為名者羣盜斯去矣故舉賢而任才者求名也用隨會者得實也理不相違何疑之有耶

政和道之以德有恥且格聖人所以教民而化之以道雖實之不竊也以奇為明抑末矣剋核太至必有不肖之心應之却雍視盜所以見殺舉賢而不仁者遠矣隨會知政所以羣盜去而他適

范曰鑑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物之方圓曲直不能逃也善為國者藏其利器不以示人無為而民自化無欲而民自樸又曷嘗務機巧澁法令飾智驚愚恃明察物而期以得盜為哉若却雍者不足以知此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鼈鼈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

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

盧曰夫忠者同於物信者無所疑同而不疑不私其己故能入而復出也然則同而不疑不私其己知道矣夫黃帝篇中已有此章

政和至誠之道無所不通忠而不欺信而不疑誠心行之可以感物則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范曰游於呂梁者必順性命之理濟於河梁者必體忠信之道其旨一也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因費無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
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
遠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
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盧曰微言者密言也令人不能知也白公

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建出奔鄭白公
欲亂故孔子不應耳

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
沒者能取之

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人不能覺故孔

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明物不可隱者也

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

復為善味者所別也

盧曰以石投水喻跡不可見以水投水喻

合不可隱也味者分淄澠不可合也唯神

契理會然後得也

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
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

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無所隱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

言言則無微隱

盧曰夫情生而事彰味殊而可嘗唯神之

無方知言之謂者神會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

自然之勢自應濡走

故至言去言

理自明化自行

至為無為

理自成物自從

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

失本存末事著而後爭解鮮不及也

盧曰魚在於水爭之者濡獸走於野逐之

者趨非樂之也其勢使然也故至言者不

在言至為者無所為也淺智逐末常失其

理道之所行物無不當者矣

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不知言之所謂遂便作亂故及於難

盧曰忿而非理死以快意下愚之所以亂

常也

政和以石投水既有形矣若形形者未嘗形則非善沒者所能取也淄澠之合既有味矣若味味者未嘗呈則非易牙所能嘗而知之也微言固隱而未彰然言亦既有唯目擊道存殆弗容聲則知言之謂而不以言言者也爭魚逐獸所爭末矣故至言必去言然後為言之至至為必去為然後為為之至白公何足以與此

范曰以石投水而善沒者能取之以水投水而善喊者能嘗之一涉於物固有不得而逃者矣然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意已傳將欲微言非知言之謂者不可也又况天下之理爭魚者濡逐獸者趨豈固樂之哉意之所至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何則物有感觸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發於言者一或不慎則幾事不宥而至於害成者有矣故至言去言則雖言而未嘗言至為去為則無為而無不為夫淺智之所爭者末矣白公爭而

滅殆謂是與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

穆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解虞也

勝之取左人中人

左人中人解虞二邑名

使遠人來謁之

遠傳也謁告也

盧曰急來告捷也

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

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謂潮水有大小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

勢盛者必退也

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

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

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不忘亡則不亡之也

盧曰不能積德累行而以強力下二城夫

物盛必衰不亡何待耶故貪不以忻賢者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

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迁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盧曰夫仁者愛人義者濟物三世不息其於積善深矣若有其才則招祿無其才則致福此餘慶之所鍾也吉祥之應為善之徵克全其生而獲其利積行之報豈虛言也哉

政和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則倚伏之理何常之有唯德厚者福行故福生有基而禍亦不來此宋人之行仁義所以能因禍致福

范曰禍之兆乎物謂之祥禍之兆乎物亦謂之祥所謂吉祥者豈非吉之先見者與然相之祥也其父以為不祥巫祝以為不祥者神人以為大祥蓋憂喜聚門吉凶同域而禍福之相為倚伏特未可知也唯聖人為能知其所以然

宋有蘭子者

凡人物不知生出主謂之蘭也

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蹠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

如今之絕倒投狹者

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其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

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或之經月乃故

此技同而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

盧曰夫積仁義以守道者福可全也恃力技以僥倖不常祿也列子兩舉其事以彰

德行之為益耳

政和理無常是事無常非顧所遇之時如

何耳乃若執技而不通乎道尤非所謂可

常之道也君子知分之無常所以謹於去

就

范曰得時者昌失時者亡苟騁微利之心

而昧適時之道鮮不及矣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

伯樂善相馬者

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樂者不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

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

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髣

髣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若此者絕塵弭蹏

言迅速之極

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新菜者

負索新菜蓋賤役者

有九方臯比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

盧曰擔纏新菜者賤役者也子姓者子弟

之同姓者也

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

矣在沙丘地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

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

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方臯色物牝牡尚弗

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

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

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是以勝臣千萬

而不可量

盧曰臯之相馬相其神不相其形也形者

常人之所辨也伯樂數其忘形而得神用

心一至於此自以為不及車之無數倍也

故穆公以為敗伯樂以為能也

若車之所觀天機也

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蹄足者得之於心

不顯其見

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

精內謂天機森外謂牝牡毛色

見其所見

所見者惟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

所不見毛色牝牡也

視其所視

視其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

而遺其所不視

所不應視者不以經意也

若車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車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

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盧曰夫形質者萬物之著也神氣者無象

之微也運有形者無象也用無象者形物

也然日用之而不知其功終年運之而不

以為勞知而養之者道之主也車之見乎

所見者以神也契其神者而貴於馬也代

人皆不知所貴矣

政和道在體無體若滅若沒視之不可見

若亡若失得之不可得絕塵弭蹶逐之不

能及中人以下才士也豈足以識此可以

言論者物之麤可以意致者物之精得其

精忘其麤者言之所不能論也知之外矣

不知內矣在其內忘其外者知之所不能

知也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此其見之

所以獨視其所視不視其所不視此其視

之所以神惟其所索者不在於形骸之內

故其所得者非見於形骸名聲之末是乃

進乎聖人之道良馬以喻才天下馬以喻

聖人之道

范曰牝而黃牡而驪相去遠矣九方之相

馬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則忘其外

造天機之妙而色物牝牡無所致知此伯

樂所以喟然而歎以為千萬臣而無數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

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

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

末楚王曰善

盧曰損物以厚生小人之常情也損生以

利物好名之詭行也安社稷者後其身也

善理身者國自理之矣君者國之主神者

形之主理國在乎安君理身在乎安神神

安則道崇道崇則國理神者身之本道者

神之功故不敢以末對

政和國之本在身是以明明德於天下者

欲治其國先脩其身所謂治其本而末從

之也古之人以道之真治身其緒餘以為

國家豈有身治而國亂

范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善為國者

豈有他哉蓋亦反其本矣詹何之釣魚也

以弱制強也以輕致重而曰治國誠能若

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由是觀之舉斯心

以加諸彼固其所慢為也

孫丘丈人謂孫叔敖夫也曰人有三怨子知

之乎

孫丘邑名丈人長老者

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

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速之孫叔敖曰吾爵益

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

吾志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盧曰夫心益下者道之用也施益博者德

之用也用道以下身者無怨惡也用德以

周施者主恩惠也向之三怨復從何而生

哉

政和君子不欲多尚人爵益高心益下此

所以免於人之妬而無失其為高官益大

心益小此所以免於上之忌而無失其為

大祿益厚施益博此所以免於怨之速而

無失其為厚是謂持後而處先

范曰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

而無憂色以是而期免於怨固無往而不
可矣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
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
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
而越人機

信鬼神與機祥

盧曰機字居希切又淮南傳曰吳人鬼越
人穢穢祥也

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
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
也

盧曰人所爭者有力必取之利之薄者人
所不用焉不爭之物則久有其利必爭之
物則不能常保人知利厚而共爭不知長
有而利涿故嗜慾者必爭之地也全道者
長久之方也善於道者觸類而長之何適
而非道

政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唯處眾

人之惡而不爭者為幾於道而可以長久
范曰古之得道者處眾人之所惡不以自
好累乎其心以寢丘之封孫叔敖所以戒
其子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
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愀然
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
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
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為必因我不如殺
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
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
適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
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
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者焉既為盜矣
仁將焉在遂殺之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牛缺以無吝招患燕人假有惜受禍安危
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盧曰夫知時應理者事至而不惑時來而
不失動契其真運合於變矣若見名示跡
不適其時則無往不敗也牛缺不知時其

弟亦過分亦猶孟氏之二子出於文武哉

矯名過當者未嘗不如此也

政和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牛缺之見殺是已富貴者以養傷身貧賤

者以利累形燕人之見殺是已然則輕生

固所不免而重生者亦未離於有累聖人

所以有身為大患

范曰牛缺以無宏招辜燕人以力爭遇害

禍福之理不可預圖有如此者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

貨無算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

榆吐合魚而笑

明瓊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

故大笑

飛鷲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

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無以立

謹於天下性請與若等勳力一志率徒屬必

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

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驕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凌

物而家破者亦由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

盧曰前章言學仁義三代以致祥此章言

積驕奢一朝以招禍行之不著飛災所鍾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此之雙舉誠之深焉

政和禍福之來惟人所召而天之所惡孰

知其故

范曰道者去奢去泰奢則淫於德泰則侈

於性豈道也哉虞氏富樂日之久矣肆輕

易之心亡謙恭之行故其亡也立而待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舖之爰旌目

三舖而後能視日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

人丘也爰旌目曰諾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

吾義不食子之食也性兩手據地而臥之不出

啜啜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

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

名實者也

盧曰求名失實違道喪生其爰旌目之謂

乎有道者不然矣使盜者變其心成乎仁也身行其道入沐其化君子濟危食之兩全也歐則隻失又喀喀而吐偽愚也哉政和賢者過之道之所以難行也此伯夷之隘君子所以不由

范曰嗚爾之與乞人弗屑嗟來之食餓者弗受矧夫所謂盜者哉然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饋也以禮雖孔子受之詎曰以其人之盜而不食其食乎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已者居海上夏

日則食菱菱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

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慙以忘其身者也

盧曰彼終不知已也乃死其身以明彼之不知已豈有道者所處乎名之累愚多若是矣與夫全生寶道者遠矣

政和君子有殺身以成仁者仁不可去也有捨生而取義者義不可辭也忿誠無由適足以殺其軀而已不能德忿窒慾而刻意異俗以喪其生此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范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顧所以

處之如何耳死者非難處死者難公子糾之難召忽死而管仲不死古之人未嘗不非子糾而多管仲矧夫所謂不知已者哉以對忘身君子不貴也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

利不獨往怨不徧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

請當作情情所感無遠近幽深是故賢者慎所出

善著則吉應惡積則禍臻

盧曰唯請者若自召之也禍福之來若影與響耳故賢者慎其所出也今之慕道者皆脫畧名教輕棄禮法放情任己以爲達生以仁義爲桎梏以屋宅爲禪袴忽彼報應人事不修故嵇康之徒死亡而不暇嗣

宗之輩世疾如仇讎而不知其理乎

政和言出乎身加乎人行發乎邇見乎遠

言有招禍行有招辱君子不可不慎也曰

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蓋言禍福榮辱

之來唯人所召

范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榮辱十一之來各象

其德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慎乎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

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

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吳亡之

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

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

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

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

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

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

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

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

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

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

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

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

孰非心都子嘿然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

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

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

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

得喪于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

生之況也哀哉

盧曰羊以喻神守神不失為道也一失其

羊而奔彼岐路不可得矣但守其神為無

喪無得而為無待也多方於仁義者亦若

是矣

政和自道術為天下裂百家往而不反故

天下之人各自為方判離渙散而不見古

人之大全此多岐所以亡羊多方所以喪

生也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蓋若微子之
去使我殺身以成名蓋若比干之死使我
身名俱全蓋若箕子之智然是三仁者同
歸于道使天下之人雖殊塗而同歸則無
得喪矣

范曰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體道者一
以貫之豈以多為貴哉會殊塗而同歸該
百慮而一致則於道幾矣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
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
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
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此篇明己身變異則外物所不達故有是
非之義不內求諸己而專責於人亦猶楊
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

盧曰夫守真歸一則濼鷗可馴若失道變
常則家犬生怖矣

政和君子之行內守之而外不變或知白
守黑或以黑尚白衆人固不識也若喪其
質之真而外變於白黑又豈能使物之不

怪乎

范曰物變無常是非各異知其然不知其
所以然者妄也真偽強生分別名實震乎
朝暮毀譽迷於再三豈不惑哉

揚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
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
必慎為善

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
然之勢也未有處利名之中而患難不至
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盧曰求名之善人所必爭故曰為善無近
名者不與人爭利也行人之所不能行而
不伐者慎為善也

政和善不與名期而名自至名不與利期
而利自至貨財聚而觀所爭則其流生禍
也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故言行
之發必慎其獨也莊子曰為善無近名

范曰善者人之所欲也一有所欲則或殉
名而不息或逐利而無厭決性命之情以
爭之而攘奪誕謾無所不至矣故伯夷餓

于首陽之下盜跖暴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術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

盧曰或人有非術者云徒能說虛詞以辯理未有自能行而證之者故疑其所言以為不實耳故此章言有知之者有能知未能行者有能行而不知者然則知而不

行行而不知不行不知雖俱能悟非無差別矣况聞斯行諸因知而獲悟者豈不賢於不知言者乎

政和小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女偽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或有其才或有其道所以未能俱至於聖也十六有術而不能行者有道之謂能行而無術者有才之謂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庶幾則其果為聖人矣孰謂死者不能言生術哉范曰言人之才性不同有如此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盧曰夫人知所以善者皆事之末也若理其本則衆所不能知而功倍於理末者皆若此也故小慈是大慈之賊耳名教之跡理其末也大道之功理其本也衆人皆觀其小而不識其大者焉故略舉放鳩以明

此大旨也

政和天地之於萬物形色智力使其自遂而已聖人好生之德蓋亦以匝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為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聚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

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

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啗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盧曰夫食肉之類更相吞噉滅天理也豈天意乎鮑子之言得理之當也嘗有俗士

言伏羲為網罟燧人熟肉而食彼二皇者皆聖人也聖人與虎食肉何遠耶釋氏之經非中國聖人約人為教利人而已矣釋氏是六通聖人約識為教通利有情焉今列子之書乃復宣明此指則大道之教未

嘗不同也

政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則類與不類相與為類然形名而降大則制小遠近之相取高下之相傾智力消息皆其自爾故聖人之道任萬物之自然而不為范曰人之於物無所不愛也所謂放生以示有恩者豈其然哉天之於物無所不生也所謂生物以為民用者豈其然哉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為恥辱也此章言物一處極地分既以定則無復廉恥况自然能夷得失者乎

盧曰士有折支故痔而取進用者亦求衣食也役於賤醫之門者亦求衣食也復多利則以為榮獲少利則以為恥代人亦孰知榮恥之實者乎

政和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俗觀之貴賤

不在己明乎此則天下之辱不足以辱其身此有道者之所貴也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執歸而藏之密數其齒以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假空名以求實者亦如執遺契以求富也

盧曰舉俗之人迷於空名失於真理皆如拾遺失之水契計劃齒之數以待富焉亦猶不恥乞匄於市而恥受役於人矣亦何異乎人間逃奴棄其主而別事於人執勞不異也而自以為不繫屬於人隨妄情而失實義其類皆如是矣

政和世之所貴道者書也道雖書之所傳而亦非書之所能得其真彼載之空言而因以求道則去道遠矣執遺契以待富凡以明此

范曰以內觀為務者安至足之分故從馬醫而不以為辱以外慕為心者肆無窮之欲故執遺契而期以獲富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

言之雖公而失層言之所也

鄰人父因請以為薪

又踐可疑之塗

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救吾伐之也

在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

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盧曰勸之伐樹公言也請以為薪理當也勸伐而請疑過生焉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此之謂也

政和虞嫌疑之域則觸類而生疑道之所以不行也

范曰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然則踐可

疑之地失措言之所詎能使人之不疑哉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鈇相音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意所偏感則隨想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共形豈外物之所能變乎故語有之也萬事紛錯皆從意生

盧曰事有疑似而招禍者多矣自飛鳥墜鼠皆疑似成患唯積德守道無情不私者乃能無患焉故失鈇疑鄰其事一也

政和藏猜慮之心則隨在而有蔽故道之所以不明也

范曰萬物紛錯皆從意生意所偏係隨念而易又况虛明之中有物抹之沈淪性真迷著外好則事之物變蓋有甚於竊鈇者

○ 白公勝慮亂

慮者猶度也謀度作亂者

罷朝而立倒杖策鋁上貫願

鏤杖末鋒

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杓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政和意有所至形有所忘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

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馬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夫意萬物所係連著

外物者雖形聲之大而有遺矣况心乘於理檢情攝念泊然凝定者豈因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 盧曰張湛云嗜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曰察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雷霆之聲心有所存形有所忘皆若此者也此章言嗜慾不可縱喪

身滅性之大也今以喪其身之物意欲厚其身也若能無其身復何用金為所言無身非誰滅身也蓋不厚而已矣

政和見得而忘形見利而忘真此世俗之人所以喪已於物也是篇終之以攫金蓋亦符天瑞為盜之說

范曰白公慮亂而杖策貫願齊人攫金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道家類

衣冠之市意有所至而形有所忘可不慎
歟

冲虚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十

列子厲齋口義卷上

厲齋林希逸

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一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眾及在新書有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

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錄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二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鄭人列姓也樂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

者也與鄭繆公同時繆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

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略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矣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繆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

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擬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廬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

然其真偽之分勝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
眾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
敢有所謂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
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
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丘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氏替人吾

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替人壺丘之
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而方
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不化者能
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
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
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和生不化乃能
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

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者即
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論
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
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高極妙而
無鄰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即
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
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
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
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列子上

四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
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
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
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
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
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
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
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之意存焉
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
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

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間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列子

五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頓一箇靈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

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忽之間而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大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

列子

六

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者求也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 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 平過歡乎種有幾若蠅為鳥得水為陸得水之際則... 為蠅蟻之生於陵也則為陵鳥為陸鳥得蠅蟻則為鳥... 足為足之根為蠅蟻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 生龜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十日化而為鳥其... 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食... 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 鷲鷲為生乎腐蠹

列子上

九

之中有此枯觸骸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夫... 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指觸骸也子則列子自... 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乎果歡乎其... 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一字以果為過恐駁之訛也... 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 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 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 乎若指觸骸予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 為樂却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 之間物之生種種各不同却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

小喻大盡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無貴... 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整... 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如看鳥如看... 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添數句便覺不整莊... 子若蠅為鳥蠅化為鳥也蠅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所...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陸者水上塵垢初生若而未成... 也亦有絲縷相結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蠅蟻之衣... 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 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陸地上說來... 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為車錢草也錢草葉也車

列子上

十

錢草生葉覆之中則變而為鳥足草鳥足之根又化... 而為蠅蟻鳥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蠅蟻蠅蟻也青胡... 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元奇此下又說化... 生者龜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駒撥輅而無皮無殼... 故曰若脫如分柑虫然駒撥之虫又化而為鳥乾餘... 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 醯輅也願輅黃輅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三個食... 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鷲鷲腐蠹亦虫名也莊子... 於此却省數字其意蓋謂萬物變化生乎不窮無有... 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北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也燕之為塔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苜也老榆之為後也魚卵之為蠶蠶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鷄純雌其名大鷄純雄其名穉鷄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嫗為後如老鼠之為蝙蝠也賈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鬚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

其名也鷓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鷄鷄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穉小也蜂之在房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虫以聚陽而宗陰陰為君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厥昭生平濕醢雞生平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筍青筍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入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比日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意驚駭世俗趣非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謂馬齒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為其愚弄者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

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至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或全或殘離而後定校離之時已自錯雜及與牛中原之禮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偽書雜乎其間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影動不生影而生響響

一書六下丹黃參四庫全書

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
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又有注則復於
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般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
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者
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
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進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
終矣本不又則無盡矣不又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

列子卷上

十三

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
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
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
真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
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
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
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
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
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得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明死生常理也而
貪生者常欲求生畫止也畫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惑
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惑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
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
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
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存乎此即圓覺所
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宋文公於此謂釋氏割藕
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
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割藕
之太過則不公矣

列子卷上

十四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
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
在老耄則欲慮衰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
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
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
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
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慮

欲貴欲也思前算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
 故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
 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
 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
 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為物所攻
 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
 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
 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
 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

列子

十五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一樂也人生有不
 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
 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
 曰吾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天地之性
 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二樂之說近人
 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
 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
 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籠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
 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穠於故畦並歌並進孔
 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
 之子貢請行逆之隴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
 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
 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
 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
 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
 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
 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
 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

列子

十六

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
 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
 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
 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
 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
 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為我惟不
 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
 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為之
 也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言自生而死者之必死也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
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人生安知不勝於
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
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
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
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
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畢如也
幸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
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
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備未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
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
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
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
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
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
貢未曉故問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
答之畢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
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

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
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
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
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
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
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備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
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
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微者歸也言德必至
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
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
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爲貴也
世人皆以狂蕩爲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
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爲主故曰知
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美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貴虛者以虛爲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
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而後有辨仁義者辨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即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居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碼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為舞弄則真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辨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益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能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粥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猶

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能體態也智慧見也

把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柰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踏步趾蹈終日在地上行止柰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霓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

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
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
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自然
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
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踏步躊躇也踟躕
踐踏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為積塊也蓋謂不
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

列子

二十一

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為此語以形容之易曰
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
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
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為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
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
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
心於有無去來也全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
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
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
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
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為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
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
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
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為
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為之皆非我有也圓
覺所謂今者委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
知北遊篇同但丞字莊子作承是也此必傳寫之誤

列子

二十一

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
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
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
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自所及亡不探也
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
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
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
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
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

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何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居先世所居積者也謬已

列子卷上 二二三

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所生在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伊與認同認以為己有者愚惑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之所有以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夫時地利以至禽獸魚鼈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

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為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為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盜與不盜皆為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為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此等類似非列子本意

黃帝第二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居被反黠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渴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黠

列子卷上

二三四

又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備矣養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感厨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天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捷無傷痛皆無所痛

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踰
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告之曰朕聞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
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
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
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
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
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於無心始
於有為而終於無為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為正音

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
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
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淫然注家以淫當作深直
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鐘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
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并州西北曰台州此
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梁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
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
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
入而不自得也斫捷無傷痛指擗無瘡言其雖有
形猶無形也該與擬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

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
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
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
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偃不變仙聖為之臣不畏
不怒原慈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
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
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
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為之治而已
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偃不偃曲也與不變同
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
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
獸生育也札傷疾瘥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
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比鬼之妖也與莊子逍遙
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
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問請斷其術者十友而
十不告尹生對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
已又性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類尹生曰曩嘗觀有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
子曰曩吾以汝為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女所學
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
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
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頰而笑七年
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
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
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
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
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

列子

卷之七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
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
而對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
所不載復虛乘風其可幾乎丑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
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對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
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
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殼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
也若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非
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

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復有之而此心
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
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間是心與理一無復決
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
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
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
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間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
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
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幹身也幹殼即蟬身
之殼也木葉幹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
以乘風也汝之對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
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况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
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
者方知此語之為實也

列子

卷之七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執行乎萬物之
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
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影像數色者皆物也物
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
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
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載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我
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卻物奚自入焉

關五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
名以為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為後人所雜而中
間絕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空言行於空中
如實地也萬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
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
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
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難居也魚吾也音之訛
也像貌殼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固於有形之間則何

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
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固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
始也前言貌像殼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
撥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
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
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
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
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
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
如夫子以我為德也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

也一其性養其氣含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
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已者則為德其
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汨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
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
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
入乎其曾是以故選物而不惜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
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
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

所傷而病亦不至死選物不為物所遷也不惜不懼
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已也故少之此數語極為
精密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指盃水其肘上發之
鏑矢復否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
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
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指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
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降黃泉
橫行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

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蓋貫開弓而垂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皆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闕青天

列子

三十一

至黃泉揮斤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休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休懼也恂動也恂自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鄉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垌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眴之仍更既而狎侮欺詒攬止兩必結揆尚海枕勇主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愠谷而諸客之技單備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骸骨無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湔隈曰彼中有寶珠珠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

列子

三十一

焉衆時同疑子華時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蠱我也子其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物亡近者如斯而已今助知子黨之說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坦然內
熱湯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之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
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
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
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
私名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偏肥言惡
而咀嚙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
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未
生子伯二客名也州外野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
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明輕視
之意攬揆揆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備言戲
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飢骨無稿無所毀傷
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
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眩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
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志其身也不知利害之
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逆於己
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為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

觀聽已惑回思前日之蹈水火幸而不焦溺爾此意
蓋言心纔盡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
慮之思則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乞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
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偽謂信人之偽言
以為誠猶且若此而况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
庭之內雖虎狼鵲鷄之類無不柔馴者唯雄在則擊尾
成羣皇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
丘園傳之梁鶯曰鶯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
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九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
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哀樂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
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
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
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
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
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
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

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間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亦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

列子

卷五

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聞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謾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求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浮者也，没人能入水者也，謾起也，謾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也，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豈輕於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憚巧一也，而有所發則重外也，九重外者拱內。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為注此以為摳字異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為輕內此以為拱內拱者拱摳之也，鈎帶也，鈎重於瓦，金重於鈎，謂射者之

列子

卷六

巧於心本一纜有所顧情則所望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操摳而憚而憚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以子為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昌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二十里大也並流於流而抹之也承接也業行注云台作塘下是也齋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齋字亦誤也汨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

列子卷上

三十七

則謀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巳矣即此故寧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癘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繫現音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音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檠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為疑於神其痾癘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持竿而粘蠅者也累丸

於竿首自一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

莊子下兩箇得齊字亦自好檠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檠椿也棟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檠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疑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痾癘者背曲也達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言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

列子卷上

三十八

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向現莊子作九疑莊子作疑字從莊子為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用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於百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為之為不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為無言無知皆無容心而已

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
至為無為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
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竅
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於燔林翁赫百里有一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
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
也氣息音數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火其人曰
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
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列子卷上 二十九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
於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踏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
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刻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
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
不為者也文侯大說

藉初藉草也躡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
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
丘開顯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胷中與
造化為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刻心去智即不知
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

夫子能之能不為便是黃髮以神受水黃髮以神
與妖怪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
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
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女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歎衆雌而無雄而又奚知焉而以道與世抗
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列子卷上

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
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
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
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知生也無雄又奚
知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
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
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謹子之先生而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友焉列子入
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乎不讓合作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

此猶樵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萌乎若生而不生之

意不讓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

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

勿正同惟有若明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活

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

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

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廖矣夫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幾發

於踵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

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

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非

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為天津以

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

入即是有無俱遺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

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上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

也

太冲莫朕亦觀名也太冲太虛也莫朕不見端倪也

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

不定也

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

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沈水之潘為淵雅水之潘為淵

泝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為觀而

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

言其二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

合作審從莊為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

其喻信為某淵其喻信為某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

也莊子作桓為是水中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

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

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

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脉似失本意

以此觀之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出者也
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洗水一作汜合作洗水從
先出曰洗也雖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泚水
泉之潛出水停成汗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
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
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
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
此處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五示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也而猶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廩因以為波流故迷
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虛
無也猶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
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頽茅廩者拉拔也波流
者莽蕩也言其者我不出但見拉拉莽蕩故自失而
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
猶如食人於事無親雖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份然

而封我豈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鼈之間而不出也食爨
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
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雕琢其聰明而
歸復於朴謂隨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
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
封吟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
一常如此之意份合作紛我合作哉從莊子為是此
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
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者
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
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
以外鎮人心使人輕立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整人特為
貪美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
若是而况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
必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
驚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在外之獲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收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
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

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
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
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
遊者莫汝告也汝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執
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
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謀動也形
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
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

無迹故入信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
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觀破即此意也貴者者若則人
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入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
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
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在
言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
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難微
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為
君者身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
其成功此所謂能其所患也効獻也皆人喜之故曰

善哉相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
不必出遊矣人將歸向而守汝以為師矣處止也已
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
有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履霜
從學者衆也敷杖蹙之乎願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願
也登柱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履而走古人坐於席
必脫履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履也廢藥者
教誨也開發而藥有之也廢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
然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
莊子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汝

也因為也言汝之所為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
動而悅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乘異出見乎其
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
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
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
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為
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
誰復問汝為汝何也相執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
此段與莊子刻鵠冠掃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繡朱角之沛老冊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

子事道而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揚朱
 不喜至舍進涓澣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
 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
 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令天子問矣請問其過老子曰
 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朱
 感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
 執白櫛舍者避火煬者避龜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曰天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
 盱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
 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
 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
 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
 避舍避龜也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
 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
 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段與莊子
 寓言篇全同但涓字莊子作澣義亦通
 揚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
 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揚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
 也揚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住而不發

此一段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
 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
 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
 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揚朱為為我據
 此數則則揚朱似為老子之學豈揚朱初學老子後
 自為一宗乎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
 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
 小已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
 矣先出於己自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
 若徒謂不殆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
 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
 強者視彼一己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為快若以此
 為強則又有強於我者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
 矣故曰先不若者不若者已則殆矣以柔為尚者
 相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
 無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
 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

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
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常勝
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
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
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
任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
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
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
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於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
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
鄉積常久也以強為勝不若已者忽其若已者出以
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已至於
若已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已上我
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
可量此舉粥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粥子自
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
者必亡也不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
也柔弱勝於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

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為喻也故曰之徒此因正
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
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
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
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
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
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
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童同也觀之說也此意蓋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
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
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
伏下也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
有非人之狀而有人聖之德夏桀殺紂營積楚積狀貌
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人守一狀以求至
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能龍狼豹
龜虎為前駘鵬鵠鷹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
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此
以般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與為異人形亦與

異而不知其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
其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
亦之智於此北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
就溫居則有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
與食則相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
時始驚駭敵禽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
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
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
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魘魅次達八方
人民未聚會獸虫蟻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

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太聖之德以此形容雜紂桓穆
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
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能虎前
馳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鵬為為旗隨其所指而縱
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比有所欲亦
養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
上古之人與鹿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
言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辨
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

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
向而未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
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
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置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
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
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
而喜物之以能都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
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

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都
即智愚也物九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
無是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
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
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
音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
反走耳

鬪雞者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

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僞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却與匹夫按劍疾視亦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為喻耳連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怒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一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入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事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驩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蹀足以足也聲怒高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心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周穆王三十三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上覆而不朽不可處王之厨饌腥蠃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精聖之色無遺焉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麴子娥嫫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以竝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

玉衣日曰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若此
 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杖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也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三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迷精喪
 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
 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者未拂方幾
 王既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
 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問何疑
 斃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
 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蟻皆臭氣也娥媚姿媚也曼
 靡窮究也阿錫細織也齊統齊整之絲統也正芳草
 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樂名長露
 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合音釋不釋然不樂

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也雲言多
 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
 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
 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疑定精神若喪失然
 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
 清矣者未拂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
 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
 此幻術者之事也聞於恒見者而疑其斃亡者適之
 神游斃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聞異也以其異
 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斃皆非真也變
 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
 模也斃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
 右服詞音驕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灤音義主車則
 造又為御音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
 輪音驂盜驪而右山子相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
 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
 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
 帝之言而封之以詔後世遂宿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

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適觀日之所入
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
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
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
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駟駟
駟駟也白紫音駟駟音駟駟音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栢夫
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
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鬼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
類以鵠血為飲以牛馬之乳灌足今北虜以馬乳為

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
猶封禪也實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
也日之所入奔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謙也諧者
足也德有謙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過邪
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
其終身至百年而後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
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
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欲
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其微爾
老成子學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

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
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子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
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
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
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
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
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
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備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着其
術故莫得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
以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備校者翻覆檢校也變
幻之意也備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
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
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
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索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
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美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美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一第... 續修四庫全書 卷 8 頁 5

之虛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

由於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

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懼知則不惑則無懼

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

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

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

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

吾心而出炳火盛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其飽則夢與其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

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

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儂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憂歌儂者或有哭泣之事

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書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

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著於世也心無所著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

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戲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安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暫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暫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工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以覺為實

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遊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暝唐志所言熟羊腓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

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呿而即事夜則昏倦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志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後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悲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倦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你役無不為也數驚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吟嚙呻呿徹曰自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管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吟嚙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一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新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

取之歸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鹿而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自新者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趣又夢得之之主奕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彼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

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沒沒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塗途也詎有薪者言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自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厭不甘也奕旦天明也仍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唯黃帝孔子知辨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真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

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閨室毒之謁史而上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嘗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源吏之忘可復得乎子音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毒之善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禁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

可療也求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未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變者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揚氏嘗其父曰曾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妻不訪焉其然

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皆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曾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

迷而傾其辨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甚也祭棄也費也言莫枉汝費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

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家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閑居子貢入侍而有愛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五言日之言爾請以全言為正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其真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難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

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章之何為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容心者為真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立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夫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甘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心知憂樂之為真樂

才若伊魯樂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却寓言以推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淫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嘗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有用不知其為動用

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亦觀音贊一首正是此意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聚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士眼能觀於眼境鼻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段自解說得甚明

嘗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安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嘗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其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

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聽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之微也此八字下得亦好物來于我我則知之即是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嘗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不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

善任知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則孔子曰五帝
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則孔子曰三皇
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
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立疑其
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
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
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
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矣

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
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
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
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
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
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者為聖人
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
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
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

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
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
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
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
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誠
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
能易在彼則不能易者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
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辨時乎而莊時乎而仁
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

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瞿人乃居南郭從之處
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
開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
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力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
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
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
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
惕往將奚為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也不
皆以為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
見面益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
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
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為謂欲往見之
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借德與弟子四寸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
欺醜焉而不可與接頤視乎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

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術術
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歲有疑也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醜者塊然其形似醜而非
醜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醜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
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羣形神不相偶者言形

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言擇其最下者
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術術然和也專
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

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
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
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為言以無知為知
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
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
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
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為造道之妙又是

一節此即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
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錄辨義數語句
同汝奚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
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
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
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吾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達矣而後眼如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為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亦然而已但如此無所藏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與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

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與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適者不知所賦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

見者為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為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為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為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為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外乃為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

言其無適也不知所賦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藝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藝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將實不能動刑罰不能感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及親友

御妻子制僕隸此矣哉哉矣方能已之乎夫聖乃命龍
叔背明而立文擊自後而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
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然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
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榮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
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異也家如逆
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
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制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種家罵說也背明
而立可見其心亦離隔墻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觀
乃喻言爾未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智在我故
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曰執藥
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
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
故雖未然而自死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
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
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
泯其知識者道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

雖此其有終而終者未常亡此常人之則也知有生
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
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
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
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
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
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
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
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
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
道者乃是常人未足為高知以不知者為謂之道也
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
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
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
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滷滷鼻
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
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
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

本一而欲異焉其未始其道也物不至者極也
物極則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
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
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若若
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
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
幼群聚而為室藉庖厨之物奚異大豕之類乎伯豐子
不應伯豐子之徒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豕

引上

七九

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禮樂者有
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
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
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
鄧析無以應自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望豐子之來欲戲
舞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
也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後人役於人者也大豕則
受養於人養大豕而為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
貪祿於鄧受執政之養而為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

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
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
皆異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
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
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
者乃為役於我者也彼又何能養我乎奚矜者何以
此矜誇而舞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
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
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上

八

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
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
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
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
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
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故學視者先見與聽
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
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
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
其力者也不情愈於負其力者乎

堪任也言能學秋蟻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
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見能
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
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與薪而始學聽
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隱
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
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
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
於外也無難則難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言
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今我不能不慮其
力故以有力闢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前
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
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蓋以此諷王之
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故設為此喻爾長息長太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
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
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行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類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
漫行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
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以屈惑時人而
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
曰吾笑龍之詭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
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
視之若一焉
括箭之本受絃數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
發也矢矢相屬不一夫也前發之矢皆中準則無墜
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夫夫皆相屬視
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
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蓬蒙之弟子白鴻超怒其
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其術之前射其目矢來注眸子
而睚不睚夫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
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發於前
矢注眸子而睚不睚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其術必亦箭之有名者睚不
睚者言不睚也夫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

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輕重也盡矢之勢者言
矢至於近時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
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
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
鬚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
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
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
說在改也鬚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
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

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
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為龍之徒身安得不強為文飾其
踈缺乎闕踈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
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曰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
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為心曰心則不得為意
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
不為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

荀卿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
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
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
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動
也一物有一影變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
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說在
改也改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

鬚至弱也千鈞之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
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

勢至等也此雖強辯亦可通白色也色名曰白
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

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
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孔叢子公孫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
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莊子亦

條法也子輿怒其強辯不可得而復詰故曰汝以公

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竅翻穢也謂其言若出
於他竅汝亦承從之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

下文長更待來白也愠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

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發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在己無居無執者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殼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無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

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為不知乃真知也不能乃真能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為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為以不為非果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為

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
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權家曰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
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
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
見大慧語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
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列子廣齊曰義卷上

列子廣齊曰義卷下

雷 齋 林 希逸

湯問第五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
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與先
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
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
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夏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
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
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
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

物雖有無而有既有矣則必有所始矣得謂之古初
無物乎此語翻得又好極已猶極止也物之之後終
始無所止極如春先而夏後春終而夏始先豈為始
後豈為終極也惡知其紀言無極也物之外事之
先朕所不知者即四維上下不可思量莊子所謂以
合之外存而不論也固問聖問之也未得已而後
曰謂之無則無極既有有之名則必有盡但不可得
而知爾無極復無無極此下數語蓋莊子有始也者
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未始有始也者

語解此經曰道遠無日之問此曰要事
音近致傳此也然大抵此篇言無窮者莫同不足深
考

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華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
實之華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
也西行至弱人民猶是也問弱之西復猶弱也朕以是
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其是也

四海之外猶有國土或無國土其不可知譬如在於
營之東又有如營者焉西又有如西者以中國之
所見耳如此況四海四荒四極之外乎齊州中國也
實之者欲其即近以明遠也海外曰大荒大荒之外
曰無極故曰四海四荒四極此亦務為其遠廣大矣
言莊列之書皆如是

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
也固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窮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

大小相含譬如危在椽上椽在桁上桁在梁上梁在
柱上柱又在地上小大相乘載物物皆然不可窮
萬物既知天地在於太虛之間大虛含天地

也太虛之外又必有含太虛者含萬物者既不可窮
則含天地者亦安知其所極安知天地之外不有更
大於天地者含容也此等議論皆是排斥小見自私
之人不知世界之廣大故為此等虛曠之論雖似荒
唐亦自有味此章以下諸段皆然若要逐章求義理
則不可也讀莊列之書別具一隻眼可也

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
以補其闕斷鼈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
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
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

女媧之補天共工之折天柱絕地維此皆務為駭世
之言不可以為實論天之傾西北此造化至妙處若
無倚蓋之勢則星辰之運日月之行何以見其盈縮
何以為書為經此須識天文者方知之知地者上下
四游之說天如雞子則安得有柱有維乎

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華曰勃海之
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
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嶽
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萬里其頂平廣

九十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者焉其土產
皆金玉其上禽獸皆純編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香
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
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者常隨
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之於帝帝怒
流於西極夫羣聖之居乃命禹疆使巨鼈十五舉首而
戴之送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於一鈞而
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與
嶠二山流於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焉

馮怒侵飛龍伯之國使阮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
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千丈

歸墟者即海國是也八紘八方也九州也地絕
純白也珠玕珠玉也時停也毒之害也也萬物皆
也今言以去者同負而去也趣往也數者數其骨也
候院候隘狹也五山之仙聖十五鼈之三番龍伯之
鈞鼈帝之怒龍伯皆寓言也今佛經多有此如三才
三天香積國西方淨土之類是也
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徂佻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
極有人名曰神人長九寸

龍伯之滅小猶長數千丈焦僥之尺五詳人之九寸
長者極長短者極短但言天地之間變化不常不可
以其目所見者為定也

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
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園之
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蟻蚋者因雨而生見陽
而死終髮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
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鯨有焉焉其名為鰲其背若垂天
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夫禹行而見之伯益知
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冥靈不名也終髮即髮也北之冥地愈遠愈地地
稱焉聲其長與其天相稱也豈知如此身亦稱之則
其大可知矣世人所見者小豈知天地間更有如此
廣大之所乎此皆寓言却以禹益實為世言山海經
太荒經皆禹所作亦猶今人言張善窮天河也其意
但因禹治水行九州伯益為山澤之虞故借其名以
實其說夷堅亦猶莊子之齊諧也
鴻溝之間生麻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
觸也栖宿去來蚊睫覺也離朱子羽者善視皆揚眉而
望之弗見其睫也

聽之辨聞其聲唯其與容成子空相之上同齊
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
聽碎然聞之若雷霆之擊

因譚人之論又生廢中之說小之而又小者也
亦且之能聽者此即莊子聽之以耳不若聽之以氣
聽之以氣不若聽之以心之論

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曰檇樹而冬生實丹而味
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玠之渡淮而北而化
枳焉鸚鵡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
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善何以識

其巨細何以識其備短何以識其同異哉
櫟楸柚也此數語考工記之說蓋言形氣身不定所
以見造化也隨物而觀則其性皆均物各一性不保
而相易物物各全其生物物各足其分巨者細者備
者短者皆造物之理孰為異孰為同此數語却自辯
正已語終之辭

大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
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
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
平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

損魁父之丘如大形王屋何且置土石雜曰投諸
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
畚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齠
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
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
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
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
生子子又生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者
而東平河曲智叟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
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厓朔東

一厓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大形即太行也最相近也指通向南而通道也隱
北本地名也跳奮而往也最節一年也不慧不明也
固蔽也此章其言似迂闊然以形容不已之意却甚
有味釋氏言補陀大士初修行時窮苦而無所見
下山遇人於水邊磨一鐵尺問之曰磨此何用曰將
以為針大士笑之曰汝豈愚邪鐵尺可磨為針乎其
人曰今生磨不成後生亦磨不成夫士大悟再歸補
陀而後成道似此之言甚迂甚著以為有味有益於
學者若夫皆存此心何事不可為何事不可成也

據曰徐徐而為之十年之後何事不遂但恐此意
堅行之不力耳東坡此語似其淺近若研究得來
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文自新之王之純亦不已耶
此一念也操蛇神夸娥氏皆神名也無龍斷者言其
地皆卑雖小坡埳亦無之也

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
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
杖於膏內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

隅谷曰入處也夸父之杖化為鄧林鄧林之廣猶數
千里夸父亦龍伯之類爾此必香相傳有此怪異

之說故清虛之徒並取以入其書以為大言是矣耳
太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
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天或
壽唯聖人能通其道夏華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
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美不待將
迎而壽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綰纜而衣不待舟車而行
其道自然非聖人之所通也

夏華既與湯問答此又與禹問答而夏華邪一夏華
邪一夏華則當有千百歲之壽矣神靈所生即日
陰陽大幾是也上章以神靈結語下章以神靈起語

可見文勢高而有形之物或天或壽皆有通存焉
聖人則通知之華又曰亦有不待陰陽日月而生者
石潭子何假陰陽之氣土蟻地龍何假日月之明
朝菌蟪蛄豈殺戮而夫松柏南山豈導迎而壽稿脂
剖薑豈待五穀而飽牛馬之類豈待繒絮而暖飛禽
之類豈待舟車而行此又自然而然而非常理可推難
聖人亦不得而盡通知之太歲主歲之神也今日者
亦用此則雖古有之矣此意蓋言天下之事有可
常理推者又有不可常理推者此所以為造化之妙
禹之治水也遠而矣漢漢之安瀾瀾海之北不

距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倮地不知倮地之所齊限
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
壽陵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甚醜顛頂有知越
負環名曰滋亢有水湧出名曰神漢臭過蘭椒味過醴
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備土氣
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素心而弱骨不驕
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
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無而老不病
其民孳阜亡數有喜樂亡衰老衰苦其俗好戲相携而
洪福終日不斂音幾幾則飲神漢力忘和平過則醉

旬乃醴沐浴神漢膚色脂澤者氣經旬乃歎

終北窮北也殫止也限極也其際畔無止極也焉

高山也壺領亦方壺負嶠之類醴醜器滋充之水

名曰神漢出於一源分於四畔增猶際也經營一國

言此水達一國也婉而從物順也弱骨不力爭也

阜孳生也阜盛也此章自經旬乃歎以上言禹之所

見也

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傲然

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

因穆王八駿之說又於此添作一證

列子下

管仲勉齊桓公因遠遊自俱之其國幾射與隰朋謀曰

君本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

盛章服之美好康為庭忠良滿朝拜咤則徒卒百萬

焉則諸侯從命亦美矣於彼而垂齊國之社稷從我夷

之國乎此仲父之老素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

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升

之也齊國之富美隰朋之言奚顧

又因齊國遠海而南傲於琅琊之事添此一段說話

幾射擊者言幾乎射日而欲舉行也肆咤者肆意而

叱咤也視焉者言隨目所視而指麾之也彼國之

可升者言但恐求至而不可得也此等言意亦不違

謂天地之外更有勝於人之耳目所見者而已

南國之人梳髮而裸北國之人幅巾而裹中國之人冠

冕而裳九土所賦其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

舟日車然而得之性而成之

此語吾書中亦有之蓋中國之外質性不同衣食或

異隨其生而樂之此無他皆欲廣人之所賦耳

越之東有輒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查其

其夫必死負其夫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廢妻

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則醢其肉而棄之

列子下

埋其骨廼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

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

子此上而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

輒沐炎人儀渠皆國名也死者割也此章之言墨子

亦有之兩漢夷狄傳晉之載記亦間有一二事相類

列子之意不過曰天地之內國土不同風俗各異豈

必皆如中國而後爲美我之所好安知非彼之所惡

哉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辨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

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

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兩小兒之論與晉太子長安與日近遠之說相類此章之意蓋言遠近是非不可以一理定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

此章提起一均字言均天下之至理凡物之有形者

列下

十二

亦然連猶凡也形物有形之物也亦然者理如是而物亦如是也懸與髮均則雖髮可以縣故曰均髮均縣若物與髮有輕有重則髮必斷絕其所以斷絕者不均也故曰輕重而髮絕不均也若輕重均平則雖欲絕而不絕故曰均也其絕也莫絕此一句自妙均也是一句其絕也莫絕是一句此即公孫龍髮引千鈞之論人皆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言世人則不知其然知道者則知其然也

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鈞荆條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鈞不伸竿不

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說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獲鷁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專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釣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鈞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握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

詹何之釣清且子之弋與詹何之承蜩皆意相類蓋言治國治天下若平其心無強無弱無輕無重則弱可以制強輕可以制重此即老子素能勝剛也

列下

十三

論也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請公扈齊嬰曰汝妻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借生之疾與體借長公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胃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齊嬰亦反公扈之室因相與

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此章形容心稟於氣人有不得而自由者其言亦有深味雖似迂闊而不迂闊若明道曰一百四病皆由它心須由我始得此語又高然列子之喻氣質之性之心也明道之言理性也必以理性化氣質之性而後心可自由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游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嘆曰文非絃之不能鈞非章之不能成之所存者不在絃所志者不在殼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氣故不敢發

列子下

十中

手而動絃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回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洑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宮而總四絃則景風翔騰甘露降灑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不成章者言未能成一曲也柱指安指也鈞絃調絃

也不在絃不在殼者心未安也得於心應於手則其器也未能如此所以不敢動絃也小假者小寬也觀其後看此後如何也當春為秋殼而秋氣應當秋為春殼而春氣應當夏為冬殼而冬氣應當冬為夏殼而夏氣應當商絃屬秋用絃屬春羽絃屬冬徵絃屬夏宮為中聲故和氣應琴有五弦一絃主一殼此曰叩某絃者非調其一而發其四蓋某曲以商為主某曲以角為主也此意蓋言音殼之妙可以通造化而已師文之見師襄其言似在一日之間安得通四時而並叩並應乎以此而觀可知其為寓言也微矣

列子下

十中

之彈者言子之彈琴微妙極矣清角樂名也挾琴執管而從子後者言彼師曠鄒衍當從學於汝也

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云薛譚乃謝求及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遶梁纏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等之韓娥因曼曼哀哭一里老幼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遂而追之娥還復為曼曼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林舞弗能自禁志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故雍門之人至去善歌哭効娥之

道數

撫節按拍也匱乏也需欲假食膏歌以求食也發之謝而送之也此語亦有見於孟子者因師文鼓琴之說又及謳者之事而併記之皆言工技之能神妙也如此技能如此則學道者豈不有至神至妙之事乎此又其言外之意也

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我若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若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岩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

列子

卷下

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數哉

霖雨崩山皆琴曲名也志所想象言子期也謂其心與己心同也數出於心汝既心與己同宜乎知其數也於何逃者言不可隱也此必古來相傳之說取而入其書蓋言天下之事無精無粗皆有造於神妙者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大奔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為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樂

偃師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謂見王王薦之曰若實借來者何人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鎮其順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

列子下

卷下

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載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鳥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三子三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斧斤山又在崑崙之西薦之造之也漢書摺紳摺亦作薦日以俱來明日與同來也趣步俯仰皆實如人然信實也巧夫數其工能之巧也鎮壓也壓其口而使之歌則皆合律捧其手而使之舞則應節始者以為實似人既久則死如實人也盛姬群多之姬也摺載之也諦審也料點檢之也合會復如初說詞散而復合其歌舞又如初見也木人而能行能舞可也

何從出此意蓋言人之一身亦是假合而成目應於
肝足應於腎口應於心何嘗由我釋氏四大之說亦
類此人之巧乃能奪造化况造化之巧乎貳車者副
車也雲梯攻城之具也飛鳶亦木為之也此與雲梯
木柱相類自謂能之極者言般輪墨翟自謂極巧比
之偃師又不足言技能矣所以終身不敢自稱其藝
時乎而執規矩者謂輪翟二子皆廢棄工技不敢復
為時乎不得已而後執之也東門買禽滑釐兩人名
也

甘蠅古之善射者殺弓而獸伏焉下弟子名飛衛學射

列子下

十九

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
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
目承牽綖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
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
告我昌以蹙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
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
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
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

牽綖機下之綖隨足上下者也錐末雖倒背而不瞬
孟子所謂不自迷也亞學亞次也更也使其更學視

也或說如車輪則他物皆如丘山矣燕角之弧以燕
之角為弓朔蓬之幹以朔之蓬為幹也此弓矢之精
也視或如輪而後可射此精藝者必然如扁鵲學醫
隔牆而見人尤異矣此世間所有之事不精於學者
不可與議也

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
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
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
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
為父子克臂以誓者得告術於人

列子下

十九

交射中路者於塗中交相射也彼此之矢相觸而落
於地塵亦不起言其平落地也以棘刺之端而扞其
來矢亦相值而無差也克臂者削其臂以為識而
誓也此說似迂向游淮識軒路分者其年已近七十
矣春秋大閱第一籌年年得之渠嘗云初收王辛時
相遇於六安山間王辛執弓欲射之軒之手中只有
一條短木槍幸而謂之曰我在此許汝發三矢若
射我不中汝即降我我同汝見趙制置管取做官人
辛發三矢皆為木槍所擊而落地辛遂拜之王辛後
為光州武定都統及其至安豐有王辛舊將亦言此

事與軒轅一同軒忘其名矣然則紀昌飛衛之相射豈得謂誣乎

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其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二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九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

刺于下

九

正度於曾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復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峻原隰之美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泰豆亦古之善御者也裘箕古語也已見學記學焉先學箕比皆竹器也治攻余也與裘何預此語素難通

然考工記有裘氏不知所主何事此官既缺於後其所職或有近於治者今不可知矣先觀吾趣者使學其行步也得之捷者言其速成也轡銜唇吻在馬者也曾臆掌握在人者也履繩而旋者其路雖如繩之小亦可以轉旋也曲中者妙於中也氣力有餘御者不勞也猶考工曰其柱不敞之意也心閑身正者御之從容也二十四蹄六馬之車也所投無差馬行不亂也轍輓也車所行之道也車外無餘轍也者車行不越乎轍之中也蹄外無餘地者蹄不亂則其地亦多也山谷雖險原隰雖平我視之皆一同也履木而待其說似迂觀今人緣竿履繩而躡後者則知世間自有此事列子言此不過以為人間之技且有此神妙况學道乎

魏黑卯以睡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其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前兵以報之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卯黑卯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會受矢鏗鏘推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雞鷄也來丹之交申他曰子怨黑卯至矣黑卯之易子過矣將矣謀焉來丹乘舟曰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術者周其

相得辨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去三軍之眾莫不請
來舟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
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入且先言其
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有所觸也泯然
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旦夕昏
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
觸也竊竊焉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
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騖然而
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
矣而無施於事墮而藏之未嘗磨封來舟曰雖然吾必
請其示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跪而
授其下劍來舟再拜受之以歸來舟遂執劍從黑卯時
黑卯之醉偃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卯不覺來舟以
黑卯之死趣而退遇黑卯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
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舟知劍之不能
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盜
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舟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
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聽嫌私怨也氣其猛威其銳也形其露骨立也順風
而趣其行也厚也絕其志勇也過人也痕縫也

跡也雜穀初生之禽也易子過矣甚輕汝也三劍之
名方言厭勝之術也泯然無際者泯沒而不見邊際
也將旦昧爽之交日初出之時也旦夕昏明之際日
將入之時也旦夕猶言日暮也昏明欲昏而欲明也
晝則見影夜則見光只有光影而無形也騖合作騖
騖然微有聲者請其下者求其第三劍也因其醉而
斬之疑其已死遂趨行而退回也擊之如投虛劍已
過如無物也蚩與癡同丹之二擊彼以為三招如兒
戲也嗑疾喉急也支彊肢體彊急而不柔和也蓋言
厭勝之術自有神異而况學道乎以此說而入其書
皆有意存焉非徒誇誕大言也
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
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
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
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
果於誣理哉
練鋼鍊熟之鋼金也赤刃金精其色赤也如切泥言
柔軟也切玉之劍今雖未見火浣之布今人嘗見之
世間自有此事異於自信者言皇子但信其耳目所
及而不知天下有此神異之事遂以傳者為妄是也

理也從前鋪說至此方結以兩句蓋謂人各以其淺近之見而疑此廣大之言非知理者也

力命第六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知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夫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

列子下

廿五

而富惡邪力曰若如是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力人力也命天命也此意蓋謂壽夭窮達富貴賤若出於人為而無非天命而制之者亦非造物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是曲直皆出於自然我但推而任之矣朕豈能識者言亦非命所能制又有自然而然而者制之即莊子所謂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也此章大意只如此而其文亦直截所以疑非列子之本書

以下數章亦然

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菜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子造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夫而歸中

列子下

廿五

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僂僂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子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子並而賤貴貧富與余異子語之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子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

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菽菽有稻粱
之味死其蓬室若廣厦之隆乘其車輅若文軒之飾終
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
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

人子達敬愛之類者謂人但偏向汝也連櫬櫬屋之
連綿也言其屋簷之長也造事者言所作為之事也
或窮或達窮則為厚達則為薄厚薄能否也偶偶而
步行不進之貌舍音釋義同舍汝之愧者為汝釋去
此愧也更之再往也與之同再見西門氏也達者不

為智得窮者非為愚失豈可以其命而自矜固然者
固有自然之理也菽菽大菽也厚於德薄於命能多
而不遇也厚於命薄於德遭時而非所能也此德字
與能字同意非道德之德也

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
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國人
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鮑叔奉公子小白奔
魯既而公孫無知作亂齊無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
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魯魯殺子糾
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

以治國桓公曰我備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
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
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
其囚桓公禮之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任
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時
嘗與鮑叔牙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
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
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

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
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
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召忽非能死不得死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

其戚者甚親也國民高氏齊二貴族也鮑叔知我貧
知我時不利知我有老母此數語甚佳善用能善交
人事也不得不與者得不用天命也
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
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數小

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薄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理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志而下不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以財分人謂之賢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病病矣言病至其矣諱云者言不可諱人說也此是句絕不已若者不比之人言惡之不以人類比之也

列子下

十八

鈞乎君者鈞糾拘束之也逆乎民者以法理操制之也上志者其事上以無心也下不叛者苟不背於理而已愧不若黃帝責已甚周也哀不已若待人其恕也以德分人不自有其德也以賢臨人有心於服人也以賢下人卑已而尊人也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不用其聰明也

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弟由我也

管鮑之交如彼而重沒之言似薄鮑叔而厚隰朋雖

曰為國擇相實亦有命焉非夷吾所自由也厚薄之語非實論也借此以形容力命之說耳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用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兩可者詭隨而為是非也無窮之辭不可詰也數難之言苦於先也子產既用鄧析之竹刑又以打格為苦遂歸咎於竹刑故執而戮辱之既戮辱之又誅之

列子下

十九

竹刑竹簡刑書也不得不用不得誅者竹刑鄧析所制子產始而用之而鄧析乃以此被誅好惡反覆而禍福生焉皆出於命之自然非人力也子產亦不自由爾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

可以生可以死言各如其所欲死生而無憾者人以此為天福之貪生而不得生苦於困辱求死而不得死人以為天罰之此事於世固亦有之而不知生生死死物我皆不自由非智力之所能及莫非命也雖智亦無如之何得生得死即是可以生可以死特地重疊如此下字或生或死亦即不可以之意也杳然無際者言杳冥無邊際也杳冥無際而不可窮此天道歸會之地也冲漠而無所分別此天道運行之妙也誰得而知之天地不能犯者天為剛德猶不干時

盈虛消息天且不違是也聖智不能干者言聖智亦不能違時也鬼魅不能欺者雖鬼不得而知之亦不能以此欺人也默之者默而悟之也成之者渾成自然無容力也平之者平心以聽之也寧之者安之者也其去也將之其來也迎之莊子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亦是此意揚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揚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敬以曉之揚朱敬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擊由人我乎

辨曉終謂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湫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匪佑自天弗擊由人言福佑非出於天雷擊非由於人皆自然耳精慮煩散思慮煩多而精神散失也乳湫有餘飲乳過多也矯氏之言為其以人事致病也故以為為衆人而屏去之俞氏之言謂其稟受之病也稟受出於天非人事所致故以為良醫而與之食謂其言稍近於理也盧氏之言制之者不可知知之者亦不可知此雖天亦不知之固以為神醫而厚饒之以其所見高妙也俄而自瘳此一句又謂自然而然醫藥亦無預也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去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

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薄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貴賤厚薄無與於壽夭此語似若失常而非失常言其似若違理而實非違理也以壽夭為出於貴賤厚薄此語似順理而實非順理知壽夭之出於自然出於不得不然則無反順之疑矣

何 自短自長即莊子鳧鶴之論算之所無者言非算計之所及與算計無預人將若之何哉人既不可得而奈何則安得不聽之自然

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 此章即莊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之意類天既壽何者為好何者為惡以人事而揣天意而欲求其好惡利害之端果何從得不若已之為愈言不如聽其自然也

揚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感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

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然矣矣去矣就矣矣哀矣樂矣為矣不為

兄弟者言其年貌言才相若也父子者言其貴賤壽夭相去之遠也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者言我曾記得古人有此言也其言若何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是也紛紛多也若若動而不止也漢書有殺若若是也欲為而不得為欲不為而又為之命之所制孰知其故知命則無壽夭矣知自然之理則無是非矣知嬰兒之心則無逆順矣知天命之性則無安危矣曰

命曰理曰心曰性雖若可信而不足信故曰都無所信都無所不信真矣然矣真純誠慤一而不雜也若能如此則何所去何所就以何為哀以何為樂以何為可為以何為不可為皆無容心可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性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

然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揜目
 塞耳背坂面墮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
 時也怨天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
 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
 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
 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
 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
 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危危俱為切幾似之貌俏仙妙切似也成者似成而

非成敗者似敗而非敗人以其形似之際而迷之者
 為成敗所惑也故曰迷生成俏然其肖似之際雖若
 昧然而不可知而其理實甚明初未嘗昧然也苟於
 其肖似之際而有不昧然之見則禍不足駭福不足
 喜外禍者人所惡遠之禍也內福者人所好欲之福
 也禍福初無內外人以好惡自分內外固有駭有喜
 時動時止借行借極之意而智不能知無容心也替
 峻版而立而深墜而行至危者也又掩其耳塞其目
 危之甚也然知其命之在天而無所容心則亦不危
 此等言句便與孟子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者不同

聖賢之言所以異於異端也以多智而有所量度得
 失亦相半以無智之人而無所量度得失亦相半得
 亦中亡亦中者半也言多算亦算不盡至愚者亦
 有時而得也若皆無所量度亦無不量度則其得其
 失皆無之是其天者全而無喪矣然全亦不可知也
 喪亦不可知也無所全喪亦不可知也故曰亦不知
 全亦非知喪上句亦是全而無喪却結以自全自亡
 自喪鼓舞之文也其意蓋曰全者自全喪者自喪無
 所全喪者自無所全喪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繼

繼繼者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
 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魯莊公之賜跪
 食蒸肉可得而食驚焉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
 況况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雲涕而顧晏子曰寡人
 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
 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
 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
 之吾君者將被棄而自立乎賦賦之中唯事之恤行假
 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
 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之君也

一第〇二册續修四庫全書第〇〇〇〇版正內

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愚公慙焉
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滴滴衰落之貌跪食者在下之食稜車小車其制亦
不圓淨也雪涕拭其涕也惟事之恤言以生事為憂
也行假合作何暇字誤也此章蓋言人之癡者不知
死生去來而但貪戀目前之樂也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
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
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巨矣憂焉

相室者其家幹者也此章乃得之本有失之本無之

論世與詎同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
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追治也追琢之追也農雖赴時而天有水旱商雖趨
利而時有得失工雖精於術而時有成敗仕雖迎合
勢要而或遇或不莫非命也上言勢使然者謂既為
農矣為商矣為工矣為仕矣其勢有不得不然也世
故之所使不容自已也

楊朱第七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己矣奚以

曰以名者為富既富矣矣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矣亦
已焉曰為死既死矣矣為焉曰為子孫名矣益於子孫
曰名乃苦其身惟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
况子孫乎

人而已矣言均之為人只為生足矣何用各爭名者
苦其身惟其心者謂為名者之勞苦也勞苦而得其
名故乘此以遺宗族之澤遺鄉黨之利而况博得
此名所以有益也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此處會有曰字蓋此是一轉也凡為名者必廉必讓

既廉既讓則不富不貴矣何以益子孫乎

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
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
斂則已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身之至今不絕若
實名貧為名富

此又一轉却論名之實偽管仲從其君而淫從其君
而奢不求自譽忠於謀君遂成伯業此實名也而其
利交止於一身田氏所為皆矯其君盈者驕也降者
謙也斂暴也施仁也為謙為仕自求數譽此偽名也
而乃終有齊國是偽者富而實者貧也

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辨如此其省也

此又一轉謂名皆偽也有實德者則不近名好名者則無實行凡為名者皆偽也既以名為偽乃借堯舜夷齊以立說此所以為異端之書省者審也言實偽之辨如此審矣此一段先言名可自利却歸結在一偽字上實無名名無實六字亦佳但曰名者偽而已此則矯世之論也

列二

四十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偽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

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刑所及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

齊音劑分劑也所弭消弭也猶消破也遺失也介焉至微者也言人忻樂之時少縱有樂時豈能盡無微細不足之慮謂不能全其樂也百年之中能全其樂欲一時項亦無之羨厚美食厚衣也遑遑汲汲也偽偽張張也汲汲以競虛譽張張而避是非與囚梏何以異與異同從心而動動作也不違自然之理而已當目前之娛可以好則好不以慕名而去之從性

列二

四十一

而游樂不與萬物相為忤死後之名固人之所好亦不自甘於刑禍而取之言其不殺身以求名也然此等文字亦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莊子不然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趨當生奚遑死後

生雖異而死則同即杜子美所謂孔聖盜跖同塵埃趣向也且了生前何暇計身後故曰且趨當生奚違死後張翰曰且盡生前一盃酒樂天曰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樽前有限杯皆是此意

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以放餓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清貞之誤善之在此

卸字恐是郵字傳寫之訛郵與尤同甚也古字通用非無情欲者言其好惡與人同也矜持清貞太甚故夷以此自放而至於餓死季以此自放而至於無嗣寡宗寡特其宗姓也如此所以自誤也然則清真之名能誤爲善之人如此故曰清真之誤善之在此

列子下

四十三

楊朱曰原憲寔於魯子貢殖於衛原憲之寔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寔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寔善逸身者不殖殖累身言以貨殖自累也貧則不樂富則自勞皆非養生之道也

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

死相捐古人死則棄之易所謂不封不樹喪期無數是也不含珠玉等語所以譏當時厚葬之人楊王孫皇甫謐僂葬之說似原於此

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墮勿闕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聰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

列子下

四十三

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廢虐之主去廢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

闕抑遏而自制之意於此主心自廢虐也徒自苦而已一日一月一年十年言縱樂其身心一日比他人一月一年比他人十年若不然則雖有百年千年萬年之壽亦何益非吾所謂養者言非養生之道也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

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
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
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進之
矣

略矣者言其不足安排聽之可也死欲速朽為石椁
者而言此亦矯世之論鮑叔黃子二人名也黃子恐
亦寓言

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
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

列子下

四十四

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
人理之悔羞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
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
雄齒媵婿者以盈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
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
姦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
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
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僞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
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恠之
父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

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
之曰入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
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
矣子納僞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父矣擇之亦父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
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
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也為
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
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
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

列子下

四十五

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
者物未必治而身交善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
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
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
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
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
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積麴成封累土便築糟丘臺是也媵婿美女也娥姦
亦美女也弗獲而後已言百計營求至不得而後已
也孰念深念也與熟同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疲

憊而不得肆情於色郭璞酒色之資恐用不盡之論也鄧析以爲真亂者言其達養生之理也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謂自樂其心者世亦未必至於亂謂治亂皆自然之數也此段與莊子盜跖篇相似其文亦如此長枝大葉郭璞之語似甚背理但以其銜刀被髮登廁之事觀之彼蓋知數者逆知其身必不能自保故爲此論然禍福在天脩爲在我盡人事以聽天命可也銜刀被髮之術已非明理者所爲而況恣於酒色乎以此思之孟子曰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多少滋味多少理義多少受用不盡處孔子曰朝聞道夕

列二

四十六

死可矣其意亦在此莊列之書本意憤世昏迷之人却如此捭闔其論而又爲後人所雜讀其書而不得其意與不辨其真僞者或以自誤此所以爲異端之學也

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籍其先賢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墻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修遠無

不必之猶人之行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厨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樂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登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心也

列二

四十七

子貢之世者謂其後世子孫也賦而藏之者言歛其資而葬之衆意所驚者言衆人則以爲驚恠也誠理所取者謂以自然之理觀之則其所行可取法也此豈拘拘然以禮教自持者之所知其意蓋借此以非笑吾儒者也氣幹猶氣骨也

孟孫楊問陽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斷不死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斷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

多况人生之苦也乎

好惡安危苦樂言人世之事不過如此也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相仍不已故曰變易治亂古猶今也言千年萬年只是此等事也更者更歷也我之生也不問十年百年所見所聞與所更歷不過如此更千年萬年亦然也杜牧曰浮世工夫食與眠亦是此意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

列三

四八

此一轉却好人之生也固無足樂然不可以棄生而求死廢無心也廢吾心思而聽其自然故曰廢而任之能盡此念雖廢與任且無之矣又何暇計其間遲速乎

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

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

列三

四九

一體偏枯者言禹手足胼胝也以我一毫而利天下吾亦不與之盡天下之物而以奉我吾亦不取之此所謂為我之學世固非一毛之所濟者言損我一毛亦何益於世世於一毛亦何用假濟者言設使一毛可以濟世汝肯為之乎楊子曰弗應者不以此意盡語之也一身一節之所積也一節一毛之所積也纔動一毛便是我身中之物豈可以其微而輕忽之此意蓋謂有一分務外之心則非自養之道禽子曰汝為此說我固難答然老聃關尹則以女言為是大禹墨翟則不以汝言為是矣孟孫陽顧其徒而言他事蓋謂大禹墨翟我師所不為而汝如此比並言之可乎孟孫陽者楊朱弟子也

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

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
美厚父母之所不安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
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戚
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鯀治水土績用不就
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絀冕戚戚然
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
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
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
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列子下

五十一

商周圖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
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
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藉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
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娛窮意慮
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
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被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
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

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
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
天人者言天下之人也在此天下之人之中最為窮
獨最為憂苦最為危懼最為遑遽者也遑遽逼迫而
不得自開之意天民亦與天人同株塊者言如朽木
土塊也身滅之後譽亦不知毀亦不知賢之與否亦
何別乎此段亦太露筋骨

列子

五十一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
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
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
子荷羣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
羣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
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
頌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
不成小此之謂矣
堯舜之牧羊不如五尺童子此數語極佳謂能大者
不能小者枝流者支派小流也莊子秋水篇亦有此
意
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

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

滅矣者言泯滅而不傳也若存若亡若夢若覺或隱或顯大意蓋謂事之愈久則愈不可知雖有一時之名譽數百年之後無不消滅爲善者亦徒自苦而已揚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

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惟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惟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

養性者養生也任智而不恃力智存於我力角乎物也存我者爲貴侵物者爲賤侵物者與之相靡也相刃也我身我生不得不全其生身外之物非我所有

非我所有則爲我之累也不容不離去之然身固我之所以生者物亦資以養生者身雖可愛亦有時而不自由我豈得而有之物雖可去而不容去者我亦不得而有去物之心也莊子所謂物莫足爲而不可不爲者是也若以物爲有以身爲有皆逆天理而自私者故曰橫私世之聖人則如此此語自堯舜以下皆有譏侮之意惟付吾身於無身付外物於無物無自私之心此則至人也至至者言至此至矣極矣不可加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適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噉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粗厚筋節脆急一朝處以柔毛絺葛薦以梁肉蘭橘心瘠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

人惟有所貪戀則有所忌畏威者幽明之禍福也刑者王法之刑戮也適人者適天而管理之人也如此

之人則殺活皆制於他人故曰制命在外順民者無所矜無所羨無所貪戀於世獨高於天下故曰天下無對其命在我而不制於人故曰制命在內人生之有昏宦情慾之所由生君臣上下之道以衣食而相維也使無昏宦則情慾可減半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得以相使矣此必自古以來所有之語田父可坐殺者言以田野鄙賤之人使其閑坐不待刀鎗而可殺之蓋彼以勞苦爲常一旦忽然安處則心至生病瘡骨酸也使商魯之君與田野之人易地而處雖頃刻亦不可居矣子美曰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此章之意似近於此蓋言人生只是習慣若皆攻苦食淡不知有人世榮樂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念頭纔息則處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屨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與室綿纊狐貉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苳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

田野之人其所以自安其所以自美者謂舉天下無

以過此蓋安其耳目之所見而不知其有他也縕屨破麻絮之類以負暄之樂而欲獻以求賞此形容其見小不見大之意戎菽大菽也甘泉好麻子也苳芹絲芹菜而爲羹也萍子亦菜之類也蜚於口言毒烈其口也

揚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姦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

四者既有人生可以自足而又別求功名者是無厭也陰陽之蠹言其無厭自蠹損其身陰陽之氣也

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

此章亦譏忠義立名之人言忠者必危身義者必害生謂之務外不務內也安上之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忠所能安之利物之道亦出於自然豈一人之義所能利之以一人之私而求忠義之名名反泯滅而徒累其身不若順其自然則君臣俱安而物我俱利此所謂古道也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趣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今有名則尊榮亡

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憂樂苦之間哉

去名者無憂名者實之賓此言雖出於鬻子老子世固知之然世之悠悠者皆趨於名而不可止豈二師之言所能戒哉賓外也然則名不得而去矣不可得而外矣今世之人既以有名為尊榮以此為快樂以無名為卑辱以此為憂苦以憂苦為犯其性以快樂為順其性所以趨求之而不已也斯此也斯實之所

列子

五十六

係者謂以犯性順性為切實利害之所係不容於不求矣然則二師之言雖欲去其名鳥得而去之雖欲外其名鳥得而外之此語既盡却斷之曰世情於名雖不可去不可捨矣然守之太甚將至於自累其養生之實如此則有危亡不救之憂豈暇分別苦樂乎恤憂也此意蓋謂世俗之人求名不已必至自亡其身是好快樂畏憂苦而其弊將至於自殺也

說符第八

莊子曰德充符此曰說符符字雖同而義不同符者合也謂至言天人自相符合故曰說符列子共八篇

只首尾二篇立此名字中間六篇只撮其首二字名之恐其本書亦不然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

列子

五十七

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受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持後者不為物先之意能持後則可以持身蓋以謙下自處而後能自存也若影者汝影也影隨形而曲直我隨物而屈伸影不先形我不先物能持此意則常處萬物之先矣此亦不爭善勝之義也言聲也響之應聲亦猶影之隨形不求名而名自至不貴身而

身自先以影響而不以形聲則得其道矣聖人之道
惟其如此故言以不言而人自和之行以不行而人
自隨之此理之必然者如出則必入往則必來人不
知而聖人知之此聖人之先知也猶曰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者也度尺度也以尺度而量物稽也度在身
者言以身爲度而稽考於人也人之所愛於我者我
亦必愛之人之所惡於我者我亦必惡之此言人心
所同者愛惡也湯武以此而見愛於天下故能王天
下桀紂不由此道以見惡於天下故亡其國已然之
事可以稽考稽者稽之湯武桀紂而可見也可稽可

列子

五十八

度者甚明如此而人有不由其道者是不由門而出
不由徑而行欲有利而無害難矣神農炎帝虞夏商
周已驗之事也自古法士賢人其言皆如此欲求廢
興存亡之故而不由此道未之有也此一段其文亦
粹其論亦正但與此書前後之言殊不相合豈前爲
詭說而此爲莊語乎抑彼此錯雜非一家之書乎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
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
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
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已不可得也人不尊

已則危辱及之矣

強食爭而食也靡角者以角相觸也力之勝者制其
弱者禽獸之事也若人而不知但求食而已則是爲
禽獸之行必自取危辱此一段亦似非出於本書其
義理却甚正也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
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退而習之三年又以
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
關尹子曰可以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
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仁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

五十九

始者問之以中曰不知未得其所所以已中之道也再
問之以中曰知之已得其所所以中之道也關尹子以
守勿失告使其守此道而勿忘也然中而知其中則
非所謂不知之知一守而勿失則非化道之論矣存
亡者可見者也所以然者理也據此等議論皆非莊
列之學却近於吾儒所以疑其非全書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
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
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
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色盛者驕矜見於顏面也力盛者恃勇力以取勝也
不班白者涉世淺未老於世故也涉世淺豈知道之
有是非得失欲語且未可而况欲行之乎自奮自用
也有自用之心則誰肯以善道告之人不我告則我
孤立而無所輔佐矣年老而不衰言我力雖竭而任
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人以代之我智雖盡而任
人以謀之則處事而不亂人不貴於知賢而貴於知
賢公羊曰能賢賢也使賢亦賢也與此意同此論甚
正未知果出於列子否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

列子下

六十

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
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
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鋒者葉之有鋒稜也殺裁剪滅削處也毫芒葉上之
文理也繁文理之多也澤其色潤澤也道化無為也
智巧人力也此一喻甚好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
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
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

子皆使僕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
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
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
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以人言而知我則必以人言而罪我言其本不相知
徒信他人之言安可保也衛鞅曰君不能以子之言
而用我亦必不能以子之言而殺我亦此類也此似
戰國間人之語亦是一件好說話君過而遺先生食
謂君以失士為過而餽粟也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

列子下

六十一

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
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
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
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
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
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
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
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
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刑之而還諸
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

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學術雖同而所遭或異時有得失命也先日前日也投隙抵時視時之間隙而乘其機以應之初無定所此智巧之事也故曰應事無方屬乎智其意蓋謂汝雖知好學好兵之可以干說而不能隨時通變以取

宮刑之刑是汝無智巧也此又與恃道化而不恃智巧之意稍相戾矣重言者不必再插是也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此章與史記滑稽傳有相似處其意蓋謂已所不欲勿施諸人我能以加諸人則人亦能以加諸我也晉國苦盜有却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喜告趙文子曰

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却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却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却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

此章蓋言捕姦發伏反以啓民之爭心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

不竊便是此意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鼉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

方將厲之厲渡水也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意者難可
以濟言其難可渡也不以措意者不以波濤之險為
意也忠信誠實也以忠信而措吾身於波流之中一
毫私意無之所以可出入於水間也此忠信二字之
義不可以吾書之忠信求之大抵只謂誠實而已但
此章前半與黃帝篇呂梁一段全同列子全書決
不應爾以此愈知其雜况先以忠信又從以忠信此
兩以字下得與莊列之書全別以則未化矣存而未
化豈能涉此境界乎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

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
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
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
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
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
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微言者隱語也白公欲為亂而不敢顯言以求決於
孔子孔子知其意故不答之以石投水沒者取之言
易得也以水投水似若難矣而易牙亦知之其意蓋
謂言無可隱之理未有言之隱而人不知者白公未

悟又有不可微言之問何為不可者謂微言豈有不
可知者乎知其理者則知之知言之理不在於言而
在於言之外故曰不以言言也爭魚者必入水豈不
濡其身逐獸者必入山豈不趨走而傷氣逐物而害
我則不足以為樂此意已隱然譏其非理之謀矣至
言者道也言不足以盡道去言則為道至為者道也
有為不足以盡道必無為而後為道若以蹇淺之智
而求與世爭此非知本者也大意蓋謂爭心之不可
萌也白公雖知此言不能自已所以終於作亂而殺
其身不得已者不能自已也此一章與淮南道應篇

全同若列子已出於景帝時淮南不應全用之以此
知非列子之本書也必矣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
謂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
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
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
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
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
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

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

新穉穆子者趙襄子之家臣也翟即狄也左人中
二邑名也遽人郵卒也飄風暴雨不終朝老子之語
也日中不須臾日中必曷也德行之積未有施及於
人故曰德行無所施於積子產曰無文德而有武功
即此意也亡其及我者恐驕以致敗也能憂者必安
自喜者必驕故戰勝非難而持勝者爲難此論甚正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
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爲弱
拓舉也不以力聞是稱其德不稱其力也公輸般之

列子

六十六

爲攻器最精者也而不能攻墨子之守至於自屈服
而墨子不以知兵名以此二者爲藏勇於怯持勝如
負者之喻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
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
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迂後合
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
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

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
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此章與塞翁得馬失馬意同言吉未必不爲凶凶未
必不爲吉也先迂後合者言不驗於前必驗於後也
未究者未知其要終如何也

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
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
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
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
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

列子

六十七

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

雙枝屬於脛今人所爲接脚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
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
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
而賞之拘而擬戮者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
異時不可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
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
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
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

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付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子

卷八

子姓者問其所生之子也姓生也天下之馬馬之絕

出於天下者也滅沒亡失者言恍惚而不定不可以形求也絕塵離塵埃而去也弭蹶者無迹也權纏者負索也千萬臣無數者言勝於臣者踰千萬數而不可窮也天機者得其天而遺其形也所見天所見也內所不見者毛色牝牡之在外者也敗矣子所使求馬者句法與何哉汝所謂達者同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此天下國家本在身之論撰得來甚佳

孤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寢丘之邑其名近於葬地故曰甚惡不利者不利於

列子

卷九

地主也楚人信鬼神越人好機祥占卜而多忌諱者必惡此地而不欲無復爭之者庶可以長有之此意蓋謂取人之所弃得人之所不爭則可以自安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裳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羞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

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

下之邯鄲者上地高而邯鄲地卑也耦沙地名也使以我為者使其得用於時必以我為芥蒂也此章蓋謂人之遇禍不在賢愚或免或不免皆有自然之數非人所能知也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

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謹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明瓊今骰子之類也張中張其具以射中否為勝負也揄魚者骰采之名也於五白之中反其兩者以為揄魚之采劉毅之爭臬廬是此類也樓上方笑而空中之飛鳶適墜腐鼠而中樓外同行之俠客本不相干俠客怒而仇其家此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之意言禍福出於意料之外也立謹立勇

名也等倫俠客之同輩也

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邪胡為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

爰旌目人名也此章即是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意於陵仲子哇其兄之鵝孟子所譏亦此意也柱厲叔事莒教公自為不知已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

芟冬日則食橡栗莒教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去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左傳狼曠之事亦是此意對其君不知已而至於殺其身此非直道也吾以醜後世之不知臣者此意亦佳

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

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

我能出而利人則利之實亦有及我者我以非道而往加於人使其銜怨於我則人亦有來害我者此言施報之理也唯諾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發於此施也應於外報也慎所出者其出於我者無以加於人也即出乎爾反乎爾之意

揚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揚子之豎追之揚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揚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

列子下

七三二

日門人恠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揚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揚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泗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泗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

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况也哀哉

心都子之問與子貢問夷齊語脉同岐路分也岐路之中又有岐路謂分而又分也以喻學術之不一揚子戚然而不言笑者有感也儒一也而有三術即多岐也成徒衆也成徒猶曰成聚也因學泗而得溺喻學之末流多違其初失其本其心都子嘿然而出悟其言外之意大道大路也大道本一至於多岐則亡

列子下

七三三

羊至學本同至於多方則喪生此本同而末異也歸同反一者同歸於至道而反於至一之理則無得無喪矣况情也未達先生之情何以習先生之道此章展轉譬喻以爲問答今禪家答話亦有此風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恠哉此章蓋謂人不知至一之理鮮有不爲外物所變者狗見素衣而變黑安得不吠人若見白狗而爲黑亦安能無恠見外不見內人人皆然也

揚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

此莊子爲善無近名之意名出則利必隨之利至則必爭故爲善者必忘己去名而後可也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

列子下

七十四

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受之不捷者捷速也使人之行不速遂不及見其人也善數者善爲數學也此章之意蓋謂學不難而行之爲難知之不如行之不死之學其喻甚佳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者謂其人雖死而所言長生不死之術自是但人不能行之爾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

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此一喻甚近人情今世蹈此失者甚衆如孤山湖中之放魚鼈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矣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列子下

七十五

此章乃釋氏吞啖世界大蟲食小蟲之論其說亦有理人食雞雞食虫螻之類是也非相爲而生之也天非爲人而生百物也蚊蚋虎狼之喻亦佳食肉下非字合作豈字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此意蓋謂人有數等彼此皆辱而人不自知即莊子以隸相尊之意此中亦有孟子所言墻間之意但不露耳

宋人有遊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齒者契上所載名物之數也得虛契而自喜虛名無實之喻也坡詩所用瓊美亦此意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列子

七六

不祥之告初意本善也因求為薪而反啓其疑近於私也亦言世情之難必公私之難明也其喻亦甚美若此其險是句絕豈可哉三字一句

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掘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此章猶誘言疑心生暗鬼也心有所疑其人雖不竊鈇而我以疑心視之則其件件皆可疑此喻甚得世情之微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鋸張利切鋸上貫願血端有缺也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願之志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塹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心有所著願傷而不知亦人情也倒杖策者以其杖倒轉而自策也鋸杖末之銳也株木也塹陷也意有所屬者則於其行也雖抵觸而不自知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列子

七五

志在攫金而不見其人是逐獸不見太山也言心有所迷故至此篇議論皆正皆與儒書合末後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於他篇大抵此書八篇之中其為本書者亦自可辨就中數段全似盜跖說劍文字決非列子所作明矣若此篇議論雖正實非列子家數通諸家之學者必能辨之

列子厲齋口義卷下



刻文子序

黃帝時有廣成子赤松子周文

王時有鬻子而子之名如著嗣

六老聃莊列尸佼諸人者以其

意見抒玄元之奧恣世謀之鍊

令人不可捉摸而儒道陰陽刑

名法墨張橫詭秘農稷禘滌種

種紛出無世以腹笥而筆矚著

以道德南華冲靈荀揚文中七

子及管韓魏武淮南燕子而已

其餘諸子雖越古為談有開戶

牖祇供十襲珍藏束之高閣也

通以喙口者非子不談射利者

孔子不信而諸子者家蒐刻難

盡噫秦燬既烈經傳具燦獨諸

子書端然不毀殆天有心誘其

衷而為今日地也歟余讀子書

每謂老莊列以下唯文子最為

雅馴有以孫之辯而理勝於詞

有淮南之博而名析於理有鬼

谷之膏吻而情轉以澤有潤尹
之玄邃而語質以顯其氣偉而
義環其事覈而旨博其引喻也
富而洽其標指也約而造非美
移山跨海遼闊不經奔月射日

虛誕言按六氣五靈刻覈不仁
白馬孤犢鴟張不懿者比也第
其全書不少概見余同麓先生
嘗曰漢文子九篇及攷唐徐靈
府所注則有十二篇謂文子姓

章名斡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
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
其遺言為十二篇然考馬氏意
林別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並陰
陽曆數則文子非計然也吳中

文子序

四

舊刻僅十餘葉雲石潘氏輯略
較之倍蓰近得默希子本如睹
其全迺靈石注本也又其本稱
平王問注以為周平王攷文子
與孔子同時周氏涉筆謂楚居

者是近之是余先生所見志也
默希子注耳乙丑臘月浙中門
人楊生者忽以全書附郵筒至
徵余序以弁卷首余閱之迺
然希子正儀子南谷子三家合

文子序

注也昔以不覩全書為憾今喜
獲其全而并得其注是誠遇合
有時不可以旦暮俾得耳三子
謂非文子之功臣乎執林中未
可易以視之也楊生名爾曾刻

文子者少參梁慎菴之孫名杰
例得並書

蒲曰黃鳴喬所馳甫撰



按文子姓辛名鈞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也師事老子楚平王問曰聞子得道於老聃可得聞乎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正振亂以為治醇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是以昌桀紂是以殃王曰敬聞命矣後南游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不可勾踐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為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志俱載餘英東南

文子考

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為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著文子十二篇唐封通玄真人書為通玄真經

默希子序文子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身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

文子序

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已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敘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逐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若子不可不刻心焉泊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慕幽居者亦安其業默希以元和四載授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迨經八稔

敦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爲注
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爲難矣

吳全節序文子

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老子本易而著書文子法老
而立言所以發明皇帝王伯之道欲爲君者必義軒
之君爲民者皆大庭葛天之民其垂意於世亦深矣
後人莫究或相詆訾今南谷杜高士居吳興計壽山
授奇訪古得文子故居之地復得文子全書遂爲析
篇章分句讀續義附說使學者目擊道存予嘗謂乾
坤開闢之後天道自北而南聖朝肇基朔方元運一
轉六合爲家洪荒之世復見今日南谷應運著書以
昭皇道將措斯世於華胥氏之域山林士不忘致君
澤民之心誠可尚也吾教有人喜而序其端云

文子序

三

南谷子序文子

古之君天下者太上無為其次有為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勸伯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時焉天道流行固非人力之能強然則時有可行道無終否冬變而春存乎歲伯變而皇存乎君此文子作而皇道昭矣文子晉之公孫姓辛名鉞字計然文子其號家唯之蔡丘屬宋地一稱宋鉞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歸本老子之言歷陳天人之道時變之宜萃萬古於一編誠經世之樞要也楚

文子序

四

平王聘而問道范蠡從而師之勾踐位以大夫佐越平吳功成不有退隱封禺之地登雲仙去吳興計籌之陽乃其故處唐玄宗時徵士徐靈府隱修衡嶽注文子之書上進遂封通玄真人號其書為通玄真經僕生江左身老吳邦訪文子之遺踪建白石通玄觀因獲文子故編暇日分章續義參贊玄風若夫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之辯則不無望於世之大賢云爾

黃石翁序文子

古之士用人家國必有世外隱者為之師磨礪淬厲受其書盡其道然後功成而名立越有上將軍范蠡其師為計然計然親見聖人於衰周懷至寶而不耀嘗究觀天道人事疆弱興廢自然之理著書十有二篇蠡用之平吳而霸越又以其緒餘全身肥家三積三散保其令名觀蠡之始終以信其師之道觀蠡屢對勾踐之言皆其師之言也其書柳子厚芟除冗駁撮取精微自為一書頗發其意惜不傳南谷先生按

文子序

五

圖以得計然舊居之山踞高峰之峻峙俯具區之渺瀾既為之築室肖像復取文子作續義融會貫通削嶮就夷發舒皇帝王伯之蘊與所著玄經原旨並行於代先生有道者其清勤儉素不爭而善勝深得柱下宗旨立言立事見於薦紳章布之所論著固已勒堅石而鉸華梓矣抑太史公之論陶朱謂其苦身戮力與越深謀又謂苦身戮力致產數千萬復言之不厭先生於此事異而同其功名高而不享其富則其所以得於計然之書者豈在文字章句 未去之千

以真有若合符契者焉獨恨名卿大夫知先生者多
 空門問道不少迺未能盡用其說如古人之謀國豈
 信道之未篤歟山林之士不忘斯世肉食其忘之歟
 不然所以尊吾老子之道者何所爲而然也余故表
 記范師友之所從受于篇端以俟

文子

六

文子目錄

默希子 徐靈府

正儀子 朱弁 合註

南谷子 杜道堅

一卷

道原篇

二卷

精誠篇

三卷

文子

目

九守篇

四卷

符言篇

五卷

道德篇

六卷

上德篇

七卷

徵明篇

八卷

自然篇

九卷

下德篇

十卷

上仁篇

十一卷

上義篇

十二卷

上禮篇

文子目錄終

文子卷一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道原篇

且物之為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後而朗照裂愛網於通津遂使性隨欲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尋原以階道方觸事而即真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

默希子曰凝湛常存故言有物陶治萬類故言混成正儀子曰稱有

物者欲明無物者也混為能合清濁成為不遺繼介

先天地生

正儀子曰天地玄黃為色方圓為形道豈生於形色之後也

文子

卷一

惟象無形窈窈冥冥

正儀子曰可以理會難以目見

寂寥淡漠

默希子曰言道性深微不可測

不聞其聲

默希子曰非聲可聞非色可觀

吾強之為名字之曰道

默希子曰既非聲非色即無名無字無言無說今所言者

即非真號故曰強名也正儀子曰夫形聲俱無則名言莫及也將欲指示非強而何

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

默希子曰既無形象可觀豈有高深可測

包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油油冲而不盈

默希子曰道範圍天

地故曰包裹稟受虛靜故曰無形其原產萬物如木之流滿而不溢酌而不耗油油音骨水出貌

濁而靜之徐清

默希子曰如動而靜似濁而清正儀子曰同物謂之濁也取其不汙之

徐以會之則
本自清矣

施之無窮無所朝夕默希子曰博施無窮豈止旦暮

表之不盈一握默希子曰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

約而能張正儀子曰在乎

幽而能明正儀子曰雖寂默之

柔而能剛默希子曰不與物爭

含陰吐陽正儀子曰裁用

而章三光正儀子曰日月星辰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

文字

鳳以之翔星曆以之正儀子曰高山深淵麟遊鳳

治玄感得如是焉默希子曰皆在自然之道也夫

受而自宜均其生成故稱大道也

以亡取存正儀子曰謂遺生而後身存默希子曰夫

成虛體

以卑取尊正儀子曰人尊而自卑默希子曰夫有位

之

以退取先正儀子曰自後而人先默希子曰夫有爭

敵之先正儀子曰生天地育萬物變化有無不測其妙者

道也安天下撫兆民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聖人

也惟知道則亡可存卑可尊退可先矣

古者三皇伏羲神農黃帝默希子曰天

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正儀子曰

運乎中德澤克乎外也默希子曰言德配天地不

是故能天運地帶剛運陰性柔帶

輪轉而不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

雨降竝應無窮默希子曰夫德合自然而通大順則

之節五行無尅六氣自和故聖人神動如天尸居

文字

已雕已琢還復於樸默希子曰使

無為為之而合乎道默希子曰任其自為則無所不

與道而符合也正儀子曰一本合乎生死言生者

爾故曰合

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正儀子曰無心之言言乃通物

言之未嘗

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正儀子曰以無

有萬不同而便乎生正儀子曰萬物

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默希子曰夫陰陽和四時節

更能改作但使察人事上法天時中察人情俾
愚不作以至太平耳正儀子曰和二儀交奉節時
不過節調
不相尅伐

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頽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

獸胎不殞正儀子曰盡其
生成之氣也

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正儀子曰
無中天

婦人不孀正儀子曰皆謂相保
正儀子曰配合得宜

虹蜺不見正儀子曰氣之和也
正儀子曰氣之和也

盜賊不行儀子曰天下大同正
儀子曰不貪苟得之利

含德之所致也正儀子曰言上教者皆聖人亭毒之
所致也正儀子曰至哉三皇之德也

文子

卷一

四

能使陰陽不愆品物咸若與道
為友與化為人不可得而名矣

南谷子曰上古之君法天道為本與造化以同
遊使民物各遂生成之性道不悖則物無傷焉

天之道正儀子曰
一本天字

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正儀子曰無心以生而生
者自生無心以化而萬物

自

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正儀
子曰

將無愛惡於其間
何所措其德怨耳

收藏蓄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正儀子曰
蓄之不盈

歲之不虛正儀子曰冬陰
固蓄春陽發散未嘗虧盈

忽兮恍兮不可為像兮恍兮忽兮其用不詘兮窈兮
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
今與陰陽俛仰兮正儀子曰
屈伸隨時

老子曰大丈夫正儀子曰能體道者
正儀子曰自得之稱

恬然無思淡然無慮正儀子曰
物莫當情

以天為蓋以地為車正儀子曰
同乎覆載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正儀子曰
因而乘之

行乎無路正儀子曰
廓然皆通

文子

卷一

五

游乎無息正儀子曰神
不可極也

出乎無門正儀子曰
直非所由

以天為蓋即無不覆也以地為車即無不載也四時

為馬即無不使也陰陽御之即無不備也是故疾而

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

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正儀子曰夫欲之存也萬
類紛然而求之得也

六合洞然
而皆通

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正儀子曰
為者敗之

因其自然而推之正儀子曰
因勢與借

萬物之變不可究也。乘其要而歸之。默希子曰：雖變化多端，可精詳。

其要

是以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默希子曰：正一心斥雜伎。

厲其精神。默希子曰：使內明。

偃其知見。默希子曰：止非道。

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正儀子曰：同物。

為性則皆盡其為素。未之智則萬物自治。

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默希子曰：非不為因之而為。

無治者，不易自然也。默希子曰：非無治因之而治。

文子

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默希子曰：物表通順。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

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正儀子曰：言聖人御天下。

因人事所便利而安之。則萬民自化而事自就。

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

形象也。默希子曰：此五德無形之形，無象之象。

虛無者，道之舍也。默希子曰：舍者居也。正儀子曰：不礙故能集。

平易者，道之素也。默希子曰：素者質也。正儀子曰：任適故無飾。

清靜者，道之鑑也。默希子曰：鑑者明也。正儀子曰：明正故能照。

右規於

柔弱者，道之用也。默希子曰：日用者通也。正儀子曰：體順故皆通。

反者，道之常也。默希子曰：反情歸性，故得常。

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正儀子曰：柔故不可挫，弱故不可勝。

純粹素樸者，道之餘也。正儀子曰：用此為體。

南谷子曰：大道無形，太平無象，而曰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為道形象者，其形豈其形其象。

豈其象哉。

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

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

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默希子曰：解五義也。

文子

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無飾者。

滅其文章。默希子曰：存素質。

依道廢智。默希子曰：全清虛去迷妄。

與民同出乎公。正儀子曰：無私心。

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默希子曰：不誘民以智，不慕聖之功。

除其嗜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默希子曰：居要故明審。

寡其所欲，即得。正儀子曰：不取故常得。

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正儀子曰：神全情性者，則盡衆形得物之至。

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默希子曰：皆守中所致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默希子曰：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也。

南谷子曰：文滅質，博溺心，外重則內輕，是以至人處其實，不若其華。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氣，而在乎自治。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則天下得我矣。默希子曰：未布身不

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惟自得自得者，表如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矣。

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默希子曰：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

知大已而小天下，幾於道矣。正儀子曰：大已貴乎自得，小天下忘乎治人。

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默希子曰：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口復命，言往復無窮，萬物不終也。

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默希子曰：洪爐埏埴，始於無象中而有物，終於無形則終始之迹若然，可觀今以大道之布陰陽之理不見造物之端而生生不窮，莫究所用之極而化化未嘗不流，則始終不可復得也。

深閎廣大，不可為外，折毫剖芒，不可為內。默希子曰：以外求至小，不可以內得正儀。子曰：非巨細之所能內外也。

無環堵之宇。正儀子曰：非六合之所能舍也。

而生有無之總名。默希子曰：言無則觸類稱羅，言有則形兆莫視，總言萬物之名。

生於有無之間也。

真人體之，是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正儀子曰：以能體之，故備五者之德。

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真人者，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默希子曰：口與時，浮沉而人不知。

有道即隱。默希子曰：上德忘德，故不見也。

無道即見。默希子曰：未能忘德，即自彰也。

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默希子曰：為而不恃，事而不矜，知而不耀。

懷天道，抱天心。正儀子曰：體乎自然，無私無宰。

噓吸陰陽，吐故納新。正儀子曰：流五藏之機，滯延六氣之和爽。

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正儀子曰：順時而消息也。

無所樂，無所苦。正儀子曰：形遇一味。

無所喜，無所怒。正儀子曰：神遇一統。

萬物玄同，無非無是。王儀子曰：觸事皆真。

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

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然希子曰精神將逝

故真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

夢覺而無憂然希子曰真人知至陽善正去偏正之

情養恬淡之性故得形神相扶憂夢不

入也

南谷子曰外曲者人之道也內直者天之道也內

直外曲天人之和惠未有不濟者矣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正儀子曰

一汝視正儀子曰

天和將至正儀子曰乃

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容道將為汝居

然希子曰無他知守常度則人

無不應德無不包道無不在也

童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然希子曰此謂專氣

無餘

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然希子曰不知形之為形

真其實知而不以曲正儀子曰宜

故自持恢恢無心所謀正儀子曰自

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正儀子曰問明向

老子曰夫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行

然希子曰事來必應變適

於時所貴知幾並有常行

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然希子曰隨時

書者言之所生也正儀子曰

言出於知正儀子曰

知者不知非常道也正儀子曰但約所知以直於言

名可名者非藏書也正儀子曰書者載所知之言耳

書之所

多聞數窮不如守中正儀子曰多聞

絕學無憂然希子曰絕學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然希子曰聖者法制之首智者

棄之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

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

於外不能反也而天理滅矣正儀子曰性靜而欲動

物感而害隨是智以生

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然希子曰不以

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然希子曰

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究於物者終於無為默希子曰反性

則與道通無為乃可窮物

以恬養智默希子曰靜以自鑒

以淡含神默希子曰虛故神王

即乎無門正儀子曰應無方所

循天者與道遊也默希子曰任乎自然則神與化遊

隨人者與俗交也默希子曰接物以情是交於流俗耳

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默希子曰是全其素

不謀而當不言而信正儀子曰若天道無心如西時玄契

女子

卷一

十三

不慮而得而不為而成正儀子曰德非役慮成非有為

是以處上而人不重居前而人不害默希子曰覆之以道而處新斯

安故不爭也導之以德而羣性皆適故不害也

天下歸之姦邪畏之默希子曰歸其有德畏其無私

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默希子曰柔服萬物以道自勝

孰能與之此德哉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常正也以治國則亂以

治身則穢默希子曰在國勞人亂政在身勞形汗行

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正儀子曰不明

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反樸也

原人之性無邪穢又湛於物則易易而忘本即合於

若性正儀子曰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真邪之散正惑者不悟以為命如其性終身不惑何其痛哉正儀子曰若性若猶彼也真物接而生欲

水之性欲清砂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

人能遺物反已默希子曰遺嗜欲之物反清靜之已

是故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

其為憂不惋惋默希子曰澹治之樂無所忻悅之憂亦何嗟惋

女子

卷一

十三

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也默希子曰忘位而何民則不危其高忘位而何

女子

卷一

十三

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

者知慕之正儀子曰雖愚不肖者咸知而慕之

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正儀子曰

視慕者有尚進修者無一

所以然者牽於物欲而繫於俗正儀子曰以其貪饕滋味枉枉名利也

故曰我無為而民自化默希子曰因其為而為之

我無事而民自富默希子曰無賦歛之擾則自富

我好靜而民自正默希子曰不設教以誘民任其性

我無欲而民自樸默希子曰無情欲以撓民全其樸

南谷子曰心靜則明水靜則清學術不正習與性成則靜者動明者昏矣

清靜者德之至也默希子曰至德不德常清而靜

柔弱者道之用也默希子曰能服剛暴是為道用

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正儀子曰物生於無而育於和

三者行即淪於無形正儀子曰名之乃三體之則一而一無所一可謂於無形也

無形者一之謂也默希子曰以彼無形寄之在一

一者無止合於天下也默希子曰夫有所止則涉乎形固不能通合萬類爾

支子

卷一

十四

布德不已默希子曰一者被物以成德也然物之不窮故德之無也

用之不動正儀子曰無勞無息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正儀子曰妙絕無聲安可聞見

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無實生於虛默希子曰道體

虛無能生形質聲色之類莫不由之

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

而不可勝觀也默希子曰言微成文則亂於耳甘酸相和則爽口玄黃間雜則眩於目

之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

白立而五色成矣默希子曰宮為音君甘為味王白為色本

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正儀子曰已上皆宗一為主故物得一而有常人得一而

化光道通為一萬物蕃昌也

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察於天地默希子曰無遠近之不達

無上下之不明也

其全也敦兮若樸默希子曰混成而無飾也

其散也渾兮若濁默希子曰與物而同塵也

澹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若大水汎兮若浮雲正儀子曰

支子

卷一

十五

深廣無涯去來無係

若無而有若亡而存正儀子曰非無非有能存能亡

南谷子曰一元之炁肇於太易太易其萬物之祖乎聖人之心合於太易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闕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默希子曰道為生化之關莫不由之

子曰道為生化之關莫不由之

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准循繩曲

因其直直因其常正儀子曰聖人循大道之原審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漏居巢者穴處

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

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默希子曰過當失正

憂悲者德之失也。默希子曰不能自得

好憎者心之過也。默希子曰係執之過

嗜欲者生之累也。默希子曰養生之過

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默希子曰夫冲氣以為和生之木也而喜怒將二氣傷焉

薄氣發暗。正儀子曰陰所發者氣之和也陰陽相薄則暗矣

驚怖為狂。正儀子曰精神散越則舉措狂亂

憂悲焦心病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正儀子曰此五者修身之至誠人多喜怒哀作而不知節欲和平以全天性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

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

支子

明筋骨勁強

疏達而不悖。默希子曰美不亂也

堅強而不置。默希子曰精不竭也

無所太過無所不逮。默希子曰神明之功所適皆中

天下莫柔弱於水水之為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

長極無窮遠淪無涯息耗減益過於不訾。默希子曰不可訾量

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得生百事不得

不成。默希子曰潤澤而成也

大包羣生而無私好澤及岐嶢。音岐而不求報默希子曰

恩周萬類是無私也澤及微穢不求報也

富贍天下而不既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

握。默希子曰虛順之至

擊之無創刺之無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默希子曰至柔物不

能犯。

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默希子曰隨所往之

利貫金石。默希子曰通乎至堅

強淪天下。默希子曰勢大不可制也

有餘不足。默希子曰故滿東南之地也

支子

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

地洪同是謂至德。默希子曰氣輕浮以同天體

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淖約潤滑也故曰天

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默希子曰無不

入也。南谷子曰天不得水不運地不得水不載物不得

水不生民不得水不活再德似水故能運水之性

而地平天賦也。

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正儀子曰物各有祖道能總生

無音者類之大宗也。正儀子曰無形故無聲以無形

真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執玄德於心而化

馳如神。默希子曰無為之化德速不彰無心物化不疾而馳

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不言之教，其化廣矣。夫發

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正儀子曰玄德被物不待教令而風

俗自移

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

正儀子曰靜能知物之本順能守事之由

故能窮無窮極無極。默希子曰惟清靜無物則能極之

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默希子曰虛而靜者能鑒能應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默希子曰志順之弱事濟之強

女子

心虛而應當。默希子曰中不載故應之無失

所謂至弱者柔毳安靜。正儀子曰道者以不變為至非自強之至矣故如毳毛柔

弱附體而不揚也

藏於不取行於不能。默希子曰於行藏之間無為無迹

澹然無為動不失時

故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默希子曰

皆謂取謙弱之卑小成道德之高大也

在中以制外。正儀子曰心得則物得也

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默希子曰守柔者直不可屈耳

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正儀子曰動與道遊物何能害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

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默希子曰理勢然矣

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正儀子曰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

是行柔之道也

柔勝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正儀子曰言不可輕侮武更勝於已

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正儀子曰用強者故材不全也

齒堅於舌而先斃，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

根也。正儀子曰事勢相召也

女子

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正儀子曰持後則不屈也

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不失所以

制人，人亦不能制也。默希子曰執道全中以對流境故處靜而知變則先可以制後

觀變而反靜則後可以制先制之在我不為俗遷

所謂後者，調於數而合於時也。默希子曰順必然之數偶可動之時乃得

持後之妙耳

時之變故，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默希子曰

物未變而制之機不應矣物已變而制之形已成矣

日迴月周，時不與神遊。正儀子曰謂去迷也

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尺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

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靜道拘雖節子曰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約雖順之節能因於物

子曰守虛靜之道能審於機約雖順之節能因於物

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子曰

居恒德而從容也

功大靡堅莫能與之爭也默希子曰有為而若虛物乃順耳

南谷子曰事至而應道貴得中過與不及皆能害事惟先後不失其時則中道得而凡事濟矣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不粹正儀子曰智巧未忘則玄

道愈遠

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正儀子曰近失於身遠失於人

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况於人乎故

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正儀子曰治道德者安而不迫

窮數術者勞而無益

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筆策繁用者非致遠

之御也正儀子曰刑濫民怨筆策繁馬佚

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

默希子曰因世損益以施法教非有所作以術其能

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默希子曰守乎禁令使民知懼非有所設以示其威

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為即敗正儀子曰大者治水隱

山濬則伴無有害是能因者也如商鞅作法以程卒致車裂是為之者敗也

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

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致治默希子曰為獨任耳目智慮者也

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力知止此

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正儀子曰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不難均也

聽失於非譽正儀子曰感於好憎

目淫於彩色禮稟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默希子曰

稟于禮者但整其儀歸受之心未

果能放唯推誠天下可得感也

故兵莫憚乎志鎮錮為下默希子曰志者害和兵之毒者

寇莫大乎陰陽而枹鼓為細默希子曰喜怒相攻寇之甚者

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言不節是害民也

中寇藏於山小寇藏於民間故曰民多智巧奇物滋

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正儀子曰去彼

智法取此清靜天殃自解

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正儀子曰至人以智

為賊世人以智為德

夫無形大有形細。正儀子曰神化無方故大品物有極故細。

無形多有形少。默希子曰莫測為多可見為少。

無形強有形弱。默希子曰能制於物故強物受其制故弱。

無形實有形虛。默希子曰恒久為實遷變為虛。

有形者遂事也。正儀子曰本乎無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

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正儀子曰樸散而為器也。

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於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重也。儉薄無名。無

名者賤輕也。默希子曰夫廣厚者世上之美名儉薄者道家之清德物之所重則舉其名乘之所遺乃任其實下數句同此。

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無名。無名者隱約也。

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者即有名。無功者即無名。正儀子曰夫廣厚殷富有之功也。儉薄貧寡無之功也。名者迹著名乃生焉。無名者迹微非名所及故世以有功為美道以無名為德。

有名產於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正儀子曰所謂處儉寡之無名自生尊貴之大歸矣。

天之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默希子曰夫有不能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故。守母而存。子知難不自難。必為難於其易。然物不孤運。事在相假也。

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默希子曰忘機即照。

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於道。正儀子曰忘濟世之名復無為之道。

功名長久終身無咎。正儀子曰無功之功故可。又忘各之名亦何咎也。

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本。前谷子曰知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則名不必高。貨不必厚也。

也。正儀子曰夫有強濟之功光大之名莫不由謙損之故。然則孤寡為王公之傳者。益以謙為本耳。

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無名以為用。默希子曰而不顯無名常用而無窮。

古者民童蒙不知西東。正儀子曰淳樸之至。

貌不離情。正儀子曰形與神合。

言不出行。正儀子曰言與行一。

行步無容。正儀子曰去飾。

言而不文。正儀子曰任質。

其衣煖而無沐。正儀子曰崇寒而已。

其兵鈍而無刃不治凶器

行與蹟默希子曰

視與瞋默希子曰若

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正儀子曰無

不布施不求得正儀子曰

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正儀子曰無

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為也

無欲而事

矜偽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為民俗

文子卷一

偽為事坎輻而行漸迷世

惑深聖人之所不為也

商谷子曰古者民不施不求各足於己是以有道

者不以若殺身不以政事殺民不以貨財殺子孫

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

文子一卷終

文子卷二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精誠

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辯之非天下至誠安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

非有為焉默希子曰無為

正其道而物自然正儀子曰成順於物而不犯之則物得其性

文子

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

接陰陽和萬物生矣默希子曰弄有心也四時

夫道者藏精於內正儀子曰

棲神於心正儀子曰

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默希子曰

言聖人內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默希子曰無

無隱士無逸民正儀子曰

無勞役無寬刑默希子曰

以將用法無濫

天下莫不仰上之德。像主之肯絕國殊俗莫不重譯

而至

默希子曰君有其道人類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

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

子曰

言致重譯懷殊俗非人君一一自詣其家誠心內發遠人自至也

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

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

默希子曰非明與信莫能賞善罰惡

故總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默希子曰如禹後退舞于羽而有苗格

南谷子曰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作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矣

文子

卷二

二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

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需之其生物也莫見其

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

謂神明

默希子曰天道潛運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

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

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

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虚。

正儀子曰

此聖人法天也默希子曰天有生殺由聖人有賞罰起禍謂用賢除禍謂去惡賢者自進非我進暴

者自誅非我誅莫知所由不見其迹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

子曰謂精誠也

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正儀子曰無心能感之

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

正儀子曰誠至於明故有此應

南谷子曰日月星辰天之神木火土石地之神風雨露雷寒暑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於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而日長聖人養民之道亦然

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

正儀子曰謂氣

文子

卷二

三

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

正儀子曰沴氣上蒸故有此變

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俗亂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通精氣有以相薄。

正儀子曰形之牽連氣之

侵薄皆失位之象

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靈

與四時合信。

默希子曰惟大聖德無不備明無不燭也

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

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已能以神化者也。

默希子曰聖人不下堂而

殊俗化不馳神而重譯
至德加於人若出諸已

南谷子曰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涉氣致
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特道敗德
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返風宋
君一言大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為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真不虧其身正儀子曰斯
人之常道也

遭急迫難精通於天正儀子曰以誠感之復無不
應雖未自然亦一時之得耳

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成死生同域不可有
凌 默希子曰未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
冥何往不遇死生已泯安可霄凌

又況官天地府萬物柄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
乎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正儀
子曰

聖人在上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落
乎大哉君臣垂心倍謫見乎天神氣相應微矣正儀
子曰

君為治化之道臣為代終之者損益同事亦厥同
運而異心滋詳使民氣上蒸則神化之道固無相
應者

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為焉親
近者言無事焉然希子曰言天之高遠惟無為
感之而應無事親之則近也

唯夜行者能有之正儀子曰默所
之與陰同德

故却走馬以糞正儀子曰明君外却皮馬之走以肥
農圃至人內除奔流之欲以養道德

注利一解
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然希子曰不
行而至謂之

坐馳隱而不
發謂之陸沉
夫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
之者利逆之者凶正儀子曰能順自然之理動
在智慮之表則無能而凶

是故以智為治者難以待國唯同乎大和而特自然
應者為能有之正儀子曰天道之心時理俱暢斯謂
太和人君絕智巧以同和特無私以
守天下也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華遠之即近近之即
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然希子曰夫韋華為故擊之
則應道德資身用之則行聲

應其躬神化無極是考
之不得察之不虛也

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然希
子曰

其心若鏡不迎物而未照必
相照而應物所遇何傷也

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正儀子曰
斯為不實無得
無失斯為真一

故通於大和者罔若醇醇而甘所以游其中若未始
出其宗是謂大通正儀子曰夫醇醇酒尚真通天地
之和若放心於自得雖迹與物接

此假不用而能成其用者也然希子曰此謂悟道以
無生亦因醉以忘形也

南谷子曰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
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不為何取不執何失若未
始出其宗別
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
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
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
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
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買故於此時日月星
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於庭麒麟
遊於郊然希子曰此黃帝以
道治天下德化如是

文子

卷二

六

處義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
員天陰陽所擁沈滯不通者竅理之逆氣疾物傷民
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瞶行踟躕
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生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
不知所如往然希子曰此明伏羲氏之治天下也
如此浮游罔養皆汎然無係之貌
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授
天地然希子曰鯀含毒螫之情而無殘
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
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名
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

故消滅也然希子曰太祖黃帝之先也有功而不德
有名而不揚故隱真人之道絕浮露之智
因自然通
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
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正儀子
曰去俗
妄知真
知見矣

文子

卷二

七

積慧重貨使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
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
義也然希子曰仁而建物業以存誠人無
不懷乎無不濟此蓋治世霸王之道
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茫然彷彿乎塵垢之
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
也正儀子曰順陰陽之
也
大常與物性而同德
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
矣然希子曰既喪
純精空餘精和

南谷子曰道德之於五常陰陽之於五行一也則道德五常可相有不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畏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真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矣是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偽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默希子曰內溢至精外生華蕩心役於事

身寧免害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默希子曰內守不定則觸境致泥外馳不息則常苦風波

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肢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默希子曰聖人內守真在內應而遊乎無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

不繫於俗默希子曰夫動手至虛則無所不通遊乎太無則無所不有何門戶之拘制豈視聽之滯昏哉

故聖人之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也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也正儀子曰夫真聖異迹功業相懸由視不代危各司其位

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洩故不免於累正儀子曰形繫

禮法所拘神洩智慮所散神將散實將困寧非累生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默希子曰若使我定為洩

法所拘則天命之分全屬於外物也南谷子曰身不繫於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於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為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適矯世俗者聖人不觀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正儀子曰夫有道之主不勞神不炫智而遠方懷之故得

養民以公滅禍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顯天心則物宜善姓本戴而質樸之

囹圄空虚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量卽下貪功而無讓正儀子曰君欲無極則臣下叨竊其功

民貧苦而分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治上下相怨號令不行默希子曰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治天下也若以此治亡無日矣

夫水濁者魚噉喙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卽下多詐上煩擾卽下不定上多求卽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正儀子曰不以道德

為治而以刑法為政則積亂之術也故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

六而得不為而成懷自然保至真抱道推誠天下
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修者本也正儀子曰修身則民正內

誠則外應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不能治形神之所

用者遠則所遺者近默希子曰求之非分恣之無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體

故不出於戶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正儀子曰言其

神全以氣曉萬物之情以神觀萬化之理寧假戶牖之窺哉

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正儀子曰役動不已彌喪真知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下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亟

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

所為者而功自成默希子曰冬日之陽寒者附之夏日之陰炎者休之陰陽無情聖人

無情為物自懷人自歸故來非所召在末嘗遣也

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臯陶喑而為

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師曠替而為太宰晉

國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

以為師也默希子曰夫不言而天下無虐刑不視而

令聖人所以為師也

晉國無亂政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正儀子曰行者誠之表故奉化於上言者

實之華故未信於下也

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

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多昏亂其積至於

淫佚之難矣正儀子曰上信於下理之然也

故聖人精誠別於內正儀子曰以其善故稱別

好憎明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

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默希子曰以化難以刑制

惟神化為貴精至為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

之殺也正儀子曰精之為感物莫不順無德無怨若二氣之行焉

故君子者其猶射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正儀子曰言精

誠有纖芥之難其於感也不亦遠乎

故治人者慎所以感之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

正儀子曰推誠於外則物信恃智於內則民詐

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

其化默希子曰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觀政以知俗觀俗以知化

大抱真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道

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

變化默希子曰夫聖人治天下民從化若轉丸禁茲猶止方故不恃之德不言之教禽獸鬼神無不悅伏況於人也

於人也

故太上神化其下賞賢而罰暴正儀子曰順物無迹化之上也民不忍欺

治之得也至於誅勸政之末也

老子曰大道無為無為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

者即處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

靜而無聲無形無聲無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

謂微妙是謂至神綿綿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默希子曰無為

文字卷二 十三

者為而不恃故曰無為無言者言而不矜故曰無聲無形何聽無色何視可謂神微獨立不改綿綿

常存為天地根

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為之形以一字為名天地之

道大以小為本多以少為始正儀子曰天地至大以微為本萬象至多以一

為始

天子以天地為品以萬物為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

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正儀子曰品天地資萬物成斯貴大之二德自可此配兩儀

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為天下母正儀子曰德配天地動作造化使天下

用而不

老子曰振窮補急即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正儀子曰夫功

名生於動作者也振補不免有仁惠之浮名義濟之小利

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

其功正儀子曰時有災害國有禍亂聖賢平定之使災害禍亂不作雖聖無作聖之階賢無立功之

也

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寢說而

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正儀子曰鼓腹擊壤莫知帝力

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正儀子曰可

然之常道也可命之名者非靜體之常名也故至人不處

文字卷二 十三

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皆其粗也三皇五帝

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正儀子曰同濟治之心異正化之路

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

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默希子曰今之學者

不原其本而尋其迹務在廣聞只生障耳

南谷子曰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張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矜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任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印與古為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正儀子曰

無迹而物化非名言所及

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諫呼也默希子曰夫呼聲可聞不

過數步政令一出天下咸服

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默希

子曰與民同憂故言出而信同利故令行而誠無有違也

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正儀子曰信在言前誠在令外故其化速

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

而慈母愛之逾篤者情也正儀子曰言百姓無知聖人無名但相感而順也

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

默希子曰言有言言則小言無言言則大

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

賢聖之化也正儀子曰言感道內著化勸外應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

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默希子曰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特以恩覆之

甚而忘其身也

君子之惜但非正為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默希

子曰惜世謂刑法也刑戮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得已而行之不可濫也

聖人不慙於影故君子慎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正儀

子曰自得為近物應為遠

言人事功

故聖人在上即民樂其治在下即民慕其意志不忘

乎欲利人也默希子曰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

南谷子曰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長弘之死於君申生之死於父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何何以出死求名為哉聖人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玄

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唱而不和

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正儀子曰中謂內外應會之際夫我唱彼不和

我意彼不載由其精誠未相接也

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已也正儀子曰心誠則物應形正則物倣

故說之所勿至者容貌至焉正儀子曰言說之教所不及則正形之化而可

及矣

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正儀子曰正形之化所不及者精誠之感而必及之

感乎心發而成形正儀子曰內全而外自化

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而不可以照期正儀子曰形謂容貌精謂

情感二化之道期可接乎形類而不可懸解而自期也若然者則中有所待則何精之能純形之未

正耳非其形正而能感化於約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

默希子曰以道為宗以德為本言雖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矣

害衆者僇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子曰

夫巧蕪於心不在於指絕其不可得也明貴言爲道不可冀也

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

開正儀子曰源於變化與時成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正儀子曰

事異所應

其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

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

者樂之徵也哭者哀之效也精於中應於外故所在

天子卷二 十六

以感之矣正儀子曰歌哭者得喪之驗也夫治化之

道順其生則皆樂抑其性則皆哀而羣物怨暢之由莫非君上之所感也

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默希子曰利人不已澤乃遐舉

商谷子曰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雖殊方異欲性情則一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則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

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默希

子曰言無爲者還是爲有爲有爲即非無爲而治也唯有爲而不爲即無爲

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之神者正儀子曰言

而係之故傷也

載無言即傷有神之神者正儀子曰存無於胸中乃

則精神不無傷也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躄耻聖道獨亡

於已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閔條達正儀

屯難

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正儀子曰吐道而飽德也

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代智略天地察分秋毫譽稱

天子卷二 十七

華語至今不休所謂名可強立者也故田者不強困

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

侯解怠沒世無名正儀子曰此篇玄旨盡以精誠爲宗文子恐世人但欲存誠而忘強

學故歷舉以爲誠也

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下裁正儀子曰其迹不見

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夫至

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

下有害也休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愛其憂樂

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

1第 958 野 貴 卷 四 下 子 部 卷 四 下 子 部 卷 四 下 子 部

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

及無方終始無際

處於不傾之地。默希子曰：立身無為之地。

繫於不盡之倉。默希子曰：用之不既。

載於不竭之府。正儀子曰：運之而不窮也。

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正儀子曰：虛柔而治之。

開必得之門。正儀子曰：不企所無之分也。

不處不可久。正儀子曰：去乎驕盈。

不行不可復。正儀子曰：難乎執繫。

文子

卷二

六

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時從，小而

致大命，逆卽以善為害，以成為敗。正儀子曰：大人政簡莫不悅，以化行

理自光大而頌前之政，反此宜焉。

南谷子曰：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已，同乎利害。人衆亦衆，人憂亦憂。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也。

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

日月，天地無所不覆，日月無所不照。臨大人以善

示民，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

於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

於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

四時先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正儀

子曰：惟修德者無之。

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

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默希子曰：此明主不可失政，失則天降百殃，得則天降百

也。

文子卷二終

卷二

九

文子卷三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九守篇

守者專一於志而九備於數極則物無不在其域事無不與其成亦用九之義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窕冥冥混而為一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離而為四時分而為陰陽精氣為人粗氣為蟲默希子曰氣有清濁物有精粗

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於地精神

文子

卷三

人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正儀子曰夫有生有化天理之常故其生也則歛爾為形為神其化也則散然反本歸根本非所尚去非在我則我見憑何立哉

也則歛爾為形為神其化也則散然反本歸根本非所尚去非在我則我見憑何立哉

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

地為母正儀子曰宗順於神形之極法則於覆載之德

陰陽為綱四時為紀正儀子曰不持此以為綱紀則無以同乎大順也

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者死順者生默希子曰天無心於

順逆人有生於清敗

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

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正儀子曰所謂貴神以存形耳

故曰道生一正儀子曰觀肇有之前強名曰道數方混故謂之一也

一生二正儀子曰啓泮為陰陽二氣

二生三正儀子曰陽清為天陰凝為地二氣交和為人

三生萬物默希子曰三才既立萬物化能生故品類日新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默希子曰皆柔氣而生

南谷子曰一者形之始九乃數之成聖人究於九而守乎一道在表矣一即心心即天天即人人即物物即道道即我我即始能知於始是謂道紀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正儀子曰受氣以變化而生此形骸

一月而膏正儀子曰結聚之始貌如脂膏

文子

卷三

二

二月而脉正儀子曰血氣通而成脉也

三月而胚正儀子曰內未堅但有胚段也默希子曰定府靈也

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正儀子曰內全五藏

外成

八月而動正儀子曰動於支體

九月而躁正儀子曰動之數也

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

舌肺主鼻膽主口正儀子曰不言心者以象藏之最靈不偏於一耳

外為表中為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

九曜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
六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正儀

勇威

肺為氣正儀子曰

肝為風正儀子曰

腎為雨正儀子曰

心為火正儀子曰

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

風雨也正儀子曰

支子

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默希子曰

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不節則為災人有

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默希子曰

天地之道至閔以大而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入之

耳目何能久視聽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

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默希子曰

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平內

而不外越則胸腹克而嗜欲寡默希子曰

夫見表知裏說本知末且嗜欲

生乎中華色形于外精氣

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視聰達謂之明五
藏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懈精神盛而

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為無不成患禍

無出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

所知小默希子曰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肅意氣者五藏之使候正儀子

為使則五藏可候也

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

不休即精神馳騁而不守正儀子曰

支子

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正儀子曰

故聖人愛而弗越默希子曰

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

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

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

遠者其知彌少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

使不明五音入耳使不聰五味亂口使口厲爽默希

外有所欲內有所損

趨合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

氣淫

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然希子曰精氣泄滿則

南谷子曰河水雖廣風日耗之精神雖王物欲消

之未有不消滅者也養生之道無他術如養馬焉

去其害焉者而已

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也正儀

隨其所嗜好厚養以傷生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也然希子曰無以

必死之地也必死之地也

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

知也正儀子曰能知一原之道

支子則天地萬物之情可知也

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正儀子曰不由

吾處天下亦為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

物然希子曰此明物我玄同兩忘

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

不可喜也正儀子曰非悅貴而得貴

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正儀

任物我之自安乃極其分制而極之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然希子曰安人之所不安至

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然

子曰凡人則

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然希子曰生非我有故

物化

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然希子曰動靜

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正儀子曰妙用

形勞而不休即廢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遵之

不敢越也然希子曰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

支子而生相連而死聖人貴之不敢輕用也

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正儀子曰

盡彼所求

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然希子曰保

無所疏無所親正儀子曰

抱德揚和以順於天與道為際與德為鄰不為福始

不為禍先正儀子曰夫禍非福也而安以為福禍非

不安於福則禍在於禍福之體不在窮達而宗

於躁靜也且先始之義主於動作吉凶生乎安動

倚伏在於動時是以聖人無為無作無為無作無為

然而往備然而來禍福之迹外彰而屯泰之情不

死生無變於已

正儀子曰冥順變化者無時而不相此已之未嘗生死也

故曰至神神即以求無不得也以為無不成也

正儀子曰

用之無方

南谷子曰聖人順天而行因時而作不為福鬼不為禍始事至而應應已則靜是謂守虛

守無

正儀子曰游萬物而不物則無我無物矣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細萬物即心不惑

正儀子曰輕脫

世榮心存物外

齊死生即意不憚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撓

之枉行無關之途

然希子曰以道為枉所以無傾以德為途所以皆通

文子

卷三

七

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

然希子曰木乎不生

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死

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為義者可迫以仁而不

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應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

富貴留也為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况於無為者

乎無為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為影柱

正儀子曰影柱

虛無也

上觀主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

以羞也

正儀子曰羞進也

夫無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也

正儀子曰夫上古若以天下為已不思

至道其由擊鼓而欲無聲也

南谷子曰無不生無而生有有喪則復歸於無知有乃無之利無乃有之用則知無不無無不無無即道有不常有不常有即物是以聖人齊物我一生死而不累於神自有不亡者存是謂守無

守平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

足以克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

不多積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

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

文子

卷三

八

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為而不成

正儀子曰未始出其宗者

謂本來虛寂無貪愛故萬累俱遣還原復樸也

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應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

誘以勢

然希子曰貪利傷生慕世妨道至人之所不為也

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夫貴何往不遂

南谷子曰世之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聖人無之心平氣定神不外馳合乎大常之道是謂守平

守平

守易

老子曰古之為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

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為無益於性者不以累德不便於

生者不以滑和默希子曰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為也

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為天下儀默希子曰自能於慎可為儀表

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

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為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

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前谷子曰治心理性易其身而後動定其意而後舉樂道安常不為難能之事安而行之是謂守易

守清

支子

卷三

九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

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默希子曰貴賤所同

或以死或以生或為君子或為小人所以為制者具

正儀子曰夫生之情也六事同適耳若外不過當內不犯和則畢命自天全行歸物若聲色以蕩志

未炭以加身自然與死為徒與妄為述豈非天受人喪所制異宜者哉

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默希子曰無遺物

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默希子曰動不私已

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故神清

意平乃能形物之情默希子曰惟清與平可察物情

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者默希子曰謂有無相成形神相保也

夫鑒明者則塵垢弗汚也神清者嗜欲弗誤也故心

有所至則神泐然在之正儀子曰心者直至神者妙用夫心行則神往意止則神

任可不澄定乎

反之於虛則消燥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默希子曰心無靜躁

神明虛遊

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前谷子曰聖人之心明如止水物來則見物去則靜何滯於吾心是謂守清

守貞

支子

卷三

十

老子曰夫所為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

衣節乎已而貪污之心無由生也正儀子曰生之不得已者衣食也居

身量腹餘為他物矣但內外無汚謂之聖人也

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

不以越行求者也誠達乎性命之情仁義乃因附也

正儀子曰通性命者舉措自成仁義

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同條達澹然無事勢利

不能誘也聲色不能淫也正儀子曰無貪無榮

辯者不能說也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正儀子曰

無惑

此真人之道也夫生生者不死化化者不化默希子曰惟不

生者能生不生不化者能化不生不化故能為生化之本

不達此道者雖智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

金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正儀子曰謂守

生化之原不用明察為治

南谷子曰顯其時宜達其象心能逆萬物之情故能心凝形釋能亦下已足謂守真

守靜正儀子曰聖人安此以為生根本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揆德

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默希子曰外物不撓內和

自生育之有質歸乎自然

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臟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

正儀子曰慎性亂和治名求譽者傷生之士也

舉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

又况於道乎正儀子曰有堪任之才未適權變之用則多事之世未能脫離况非守靜而踐

危峻哉

夫日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

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希

子曰專視則廢耳專聽則廢目以心不兩用志不兼攻故知見利忘道物遺身多矣

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也正儀子曰聲色

之類左右不可盡故至天生焉精也

雖欲勿稟其可得乎正儀子曰以

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

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

南谷子曰一有喜功生事之心撓其自然亂其天常則靜者失動者惑惟不事奇變是謂守靜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正儀子曰上古聖君法象天道不

玄功莫朕默希子曰無為

其次尚賢正儀子曰以賢德之道為上也默希子曰形教也

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默希子曰權政在人危亡無日

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正儀子曰尚賢則爭爭為亂本

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正儀子曰法自然之道則二儀通治

虛靜為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

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默希子曰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則物

不亂

故曰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天道然也。

南谷子曰修身無法則事感而精神喪治國無法則政亂而人民傷惟法天以安萬化是謂守法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懷

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仰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

小小者倨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

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為而不損冲氣見小

守柔退而勿有默希子曰不可光大

末子

卷三

十三

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

默希子曰言聖人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

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正儀子曰教柔之謂也聖人法之以存神

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

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默希子曰聖人以萬物為貴今輕萬物是

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輕天下物不歸矣

夫道大以小成多以少生故聖人以道蒞天下柔弱

微妙者見少也儉嗇損缺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

大見少故能成其美

南谷子曰弱者道之用非性也守其冲和而已不以勢位自強不以兵甲暴衆大者小而成衆戴寡為王往而不害是謂守弱

天之道抑高舉下損有餘奉不足正儀子曰其猶張弓乎勢之均也

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守靜

辭讓者見下也默希子曰江海以容納為大聖人以謙濟為尊

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

能致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

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涸與盈飄風暴雨行強

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

末子

卷三

十四

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

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卽反盈卽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

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

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

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

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默希子曰聖人

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卑下故不尊高而自尊高也

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

命曰侑厄其冲則正其盈則覆夫物盛則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正儀子曰

至察無徒
匿耀守中

多聞博辯守以儉正儀子曰矜能
有辱特後無失

武力勇毅守以畏正儀子曰輕敵
多敗虞懼保勝

富貴廣大守以狹正儀子曰乘
危則多悔也

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

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默希子曰謹
守弊陋不令

盈滿服膺此道可
保天下况於一身

文子

卷三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默希子曰可隱則
隱可顯則顯也

能至於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

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

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為天下之要也不在於彼而

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默希
子曰

求之於外與道相背
修之於身與德為隣

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

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正儀子
曰是非

之心生於愛惡心既無矣故
不知所以適而是非都盡矣

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默希子曰士之有
道萬物不能遷其

心女之有行于
金不能變其節

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貨財不

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

宜默希子曰尊道富德輕勢委
利志氣清凝形神相按矣

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

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

為主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

乎名位幾以過人之智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

文子

卷三

又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即無出入矣正儀子曰形以
剛強為閉中無

和氣
為距

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克

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默希子曰靜則復
元躁則失生也

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

沉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

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為而復樸體六

抱朴以遊天地之根芒然仿佯塵垢之外逍遙乎在

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無假不與物遷正儀子曰

子曰真性已著外物不移

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正儀子曰

子曰專氣無雜通而不具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正儀子曰無為無故

弗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

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以道為循有

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于生為一化以萬異

支子

卷三

十七

為一宗正儀子曰于生雖殊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

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渾之樸立至精之中

其寢不夢正儀子曰無所想像

其智不萌正儀子曰不充其物

其動無形正儀子曰玄應之迹不可見

其靜無體正儀子曰非有象而無象

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

能登假於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日夜無

隙而與物為春正儀子曰和氣接物而無間息

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正儀子曰心不自生合時而生

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正儀子曰形有同無神無常有

以不化應化于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於無

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

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嘗化化所化者即化正儀子曰萬物受生

化不得不生化故淪於無形天地下

此真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正儀子曰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不化之途故

曰真人

支子

卷三

十八

文子卷四

句餘孫 續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符言篇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與矣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准直乎繩默希子曰

非衡而平無處不爽非繩而直無處不正

圓乎規方乎矩默希子曰非圓能圓而無圓非方能方而無方

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正儀子曰其大無外其小無內

文子

卷四

洞同覆蓋而無所核正儀子曰太圓無涯大通無滯

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

名事至而應

南谷子曰符以示信言以達誠世有謂符命符璽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感彼應故曰符言惟聖人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

而任已見譽而為善立名而為賢默希子曰昔道所舉非善之善趨俗

求名非賢之賢也

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

時則無功妄為要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

身正儀子曰吳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

老子曰無為名節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

於無形行於無息不為福先不為禍始默希子曰動不為主則無

形無形故無將迎之福禍而方應則無息無息故無未來之禍也

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正儀

子曰未兆之事則為福絕非常之利則無害也

故無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為而治者失其所

治即亂默希子曰失所寧謂捨內寧而更外求寧失所治謂遺身而求治人

文子

卷四

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正儀子曰謂玉石有分而爭奪生

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

必伐默希子曰物有美而見害人希名而召禍

華榮之言後為愆默希子曰先勝其辭後招身禍

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罔在言前正儀子曰且君子彼戒尚有二三

戒小人勝也言不招禍也

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時之從動

以行不知道者福為禍正儀子曰時者多承福而作威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

傾乃動也之平分耳

三言

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為軫天為蓋善

用道者終無害默希子曰以天為蓋覆無涯而皆善以地為軫運無窮而莫害

陳彼五行必有勝正儀子曰金火相攻袁王通作

天之所履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默希子曰知無

知者善不知強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蠶還自食人生

事還自賊正儀子曰名顯道喪事起害生

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默希子曰未其足蒙塵不垢其身者矣

善游者溺善騎者墜各以所好反自為禍得在時不

在事治在道不在聖默希子曰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須於聖

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

不遲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為故無敗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

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

賢德諸侯雄惡少愛眾天下雙正儀子曰兼得四句者上為皇為帝偏得

一言則下為

一則為佐也

丁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

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眾以

弱凌強兵共殺之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

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

其所以來矣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

原天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

不貪無用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

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即不以欲害性

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

人反已而得矣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默希子曰無

何非我懷仁恕之情我無尤人也

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不能使禍無至信已之

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已

之所生故窮而不愛福之來非已之所成故通而不

矜是故閒居而樂無為而治默希子曰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得求其所

未得。即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

者一身之精神未老者多方之伎術今廢已有之精神所未得之方術未得者未至所得者已亡不保得一之由難進兩失之悔

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為治者必危行未免於無非而

急求名者必到故福莫大於無禍利莫大於不喪

子曰無禍之福福之厚矣無喪之利利之大矣

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

而可以安神避害

正儀子曰道者不可誘以利無利則無害故神自安道自求也

故嘗無禍不嘗有禍嘗無罪不嘗有功道曰芒芒昧

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

迎去者不將

然希子曰任其自得

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

然希子曰身應物而無窮道居中而獨運

故處眾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

正儀子曰至氣

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

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

正儀子曰天無心不言而萬物生人無為不謀而不事遂

才德

善本性成

言同轡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退之於邪

開道之於善而民向方矣

然希子曰備見不足以化俗正道可以誘民也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

然希子曰勸勉也觀察也夫人為善當日自勉之有不善者察見已過則向方矣是不勉其為善矣

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

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已無所與為者有

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

然希子曰人有求而不得道無

有智而無為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德

夫至德內克人才外滅者故有若無實若虛者也

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才滅矣

然希子曰

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

息人名章即危亡

正儀子曰道頤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守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

之於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

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庶不如無欲者也

正儀子曰

心齋士見
情於有欲

人舉其疵則怨。雖見其醜則自喜。然希子曰：賢者過而思改，愚者自

煤而
為善

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即免於累矣。正儀子曰：先人後已，終身無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

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

日 然希子曰：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
易。小人之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已違，舊要也。

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

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

文子

卷四

七

守社稷，即為民者不伐，無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

全之道，必利之理。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眾人不勝其欲。正儀子曰：心
勝則道全，欲勝則道全欲

勝則
心危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

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

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

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性，目好色耳

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

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

欲不可勝，亦明矣。然希子曰：六情所欲，一心為
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

內在已者，得而邪氣無由入，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

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夫頌史忘為賢者必

困其性，百步之中，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然希子曰：
君子慎微

不在於遠，十步之內，頌史
之間，皆有非意，安可怠忽。

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能兩美

者，天下無之。

文子

卷四

八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

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已而

物足，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

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正儀子曰：至
人者，勢名不

能動，欲害不能，傾塊然，獨處，雖然不動，以其常足
不受賜，履其所取，輒亦無害，故與之不德，奪之無

怨，故能
長久也。

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

能勝理，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

為禍，先不求利，即無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

勝字當平
聲讀言聖
人無是非
心與人無
是非欲也

續修四庫全書第 14 版正內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

默希子曰服不驚衆行不異人

通而不華窮而不懽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

正儀子曰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懽榮顯時也故不顯不辱雖異於人何足怪也

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商谷子曰聖人不爲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惟光而不耀庶而不刻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

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

子曰正身待命直道從時不將不迎也

文子

卷四

九

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

中立其所默希子曰此言先之太過後之不及惟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

天道無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已之所求故不伐其

功禍之來非已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

其德默希子曰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

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默希子曰自明無非故不驚懼

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

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正儀子曰言古帝王藏骸於野不封不樹

示民有終祀神明堂不請不虛示民知嚴也

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

之大通默希子曰依神形全縱欲神近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

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潛以算

數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涸而益之也故

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正儀子曰喻人不治是猶涸流欲增河流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王惡之祿

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

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

高以下爲基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

也既聞且聾人道不通故有聞聾之病者莫知事通

豈獨形骸有聞聾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

聾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

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

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默希子曰生以道爲親無形而形焉其爲親也大矣

穀以氣爲君非壽而壽焉其爲惠也厚矣智以學爲師非明而明焉其爲明也至矣

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正儀子曰勤無用

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然

子曰移博奕而專
問道可致深妙也

不問與不問猶問聲之比於人也正儀子曰不問
不問是謂問聲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然希子曰可以
德制難以力爭

德在與不在來正儀子曰德
施不望報

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人欲尊於人者先尊

人欲勝人者先自勝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

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

文子

卷四

十一

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

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幾於道矣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

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眾人

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利之為

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

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正儀子曰謂非利而得
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

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曰

所極者異然希子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
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

受利同而
遇害異也

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

正儀子曰不
恒其德也

察之於一事通之於一能中人也然希子曰所見
不同周於一城

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然希子曰
然去邪

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南谷子曰問願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
異愚智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
才也可上可下則為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

文子

卷四

十一

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然希子曰視死如
歸猶生之年也

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正儀子曰依道
而行動不乖正

故生所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

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

福不忍為非未必免於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

義倘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

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正儀子曰所
貴道義耳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

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

心淫則交謬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

則氣順賊生則氣逆默希子曰一其心則順而正二其氣即逆而邪正則道隆邪則

害生道存則神清清則和治賊生則氣濁濁則爭亂濁且亂亡無日矣

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

道已而制也默希子曰難以事指可以道制

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

默希子曰善惡報如影響

官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思生於憂解病甚音於且

瘡故順終如始則無敗事也默希子曰官敗於失正法孝衰於匿私勞憂難

文子

管解精慮患生病且瘡竹宜節欲則終始無敗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

謂同汗而異泥者正儀子曰知人不易舉人必明今舉枉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汗而

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同死生明

於分理愚人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正儀子曰聖人一死生不

利彼此故無死生愚人與死生則在得失故愈死生

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

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亂默希子曰道係於天物淫於地

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為人之主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

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

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

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正儀子曰大國在修德小國貴事人則無兵伐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

正儀子曰非道不御非德不勝也

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

正儀子曰用賢者之力得衆人之心

文子

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能勝不

如已者至於若已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已者其事不

可廢故能衆不勝成大勝者也默希子曰惟保謙柔衆不能屈故能成其

勝也

文子卷四終

文子卷五

句餘孫 鑄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道德篇

此篇上用道德下及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起問以其玄奧故宜精審將成後學之要也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默希子曰非學不知非精不達

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正儀子曰達聖哲之智成仁義之行致匡佐之功也

文子

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正儀子曰上學體道以達智中學好道以成行下學游道以至名也

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

清靜損氣無盛正儀子曰謂損其氣以處道也

無思無慮日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稿內意盈并

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默希子曰此為神聽之法悟道之由善聽不忘善抱不脫也

天道者原產有始默希子曰欲聽其理必先明本

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

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默希子曰自無生有從欲

也至著

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

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

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默希子曰凡人多自尊而後已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忤物

則羣情莫應順天則樂推而不厭也

乃有形之無形故柔弱物有形故剛強則知

文子

正儀子曰道生德畜由微至著聖人法之體立用行天道成矣

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

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

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莫知其精其精

甚真其中正儀子曰道感而至得非信乎

天子有道即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

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

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福得

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

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少行之少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

正儀子曰隨器而受酌焉不竭

故帝者天下適之也王者天下往之也

正儀子曰適者通謂性命之所安往者不得已就耳自殊優劣也

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者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為兵主為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

文子

卷五

三

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無道怨莫深於無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

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

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

人無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

女子莫不懼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為君無

官而為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於敢則殺勇於

不敢則活

默希子曰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南谷子曰道非有心於應物而物自應之夫刺雖不傷未若懼然皆有愛利之心雖無地而人君之無官而人長之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古之人有庚桑子者其德似之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

天地合此謂之德何謂仁曰為上不矜其功為下不

羞其病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

之謂仁也

默希子曰貴為天子而不驕賤為匹夫而不憂慈惠不偏博施濟眾所謂仁也

何為義曰為上則輔弱為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

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為

上則恭嚴為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為天下雖立於不

文子

卷五

四

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

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

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

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

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

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

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

所以御萬物也

正儀子曰若非正類於人文則萬情多端不可驟御矣

君子無德即下怨

正儀子曰以抑其性故怨

無仁即下爭

正儀子曰以無所惠故爭

無義即下暴

默希子曰以踰我分故暴

無禮即下亂

默希子曰以失常故亂

四經不立謂之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使質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

職處士修其道民人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

不天死

默希子曰惟德動天澤沾庶物此聖人至治所致也

及世之衰也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

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野無百蔬

正儀子曰毒流蒸人下結煩怨之氣

支子

卷五

五

氣能逆天矣常故生災僅之變

故世治即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即賢者不能獨治故

聖人和愉寧靜生也

正儀子曰未嘗憂躁以虧性分

志得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

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

正儀子曰心見者聖目見者智

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

正儀子曰擇平靜之道而守之則無

因以為朕兆

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

正儀子曰擇正慎之行而修之則能預杜

漸

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

知禍福之門

默希子曰聖人知吉凶倚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監於已

兆故不游其門也

聞未生聖人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也

默希

子曰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視已形之禍非智如何無聞無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知即信時棄數而用思

正儀子曰謂信所遇之時因以

為已知素必然之數而用思所及者也

支子

卷五

六

物博智淺瞻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

正儀子曰

物宜多端智有涯極故不能瞻以至多失

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而無定分上之

分不定即下之望無止若多歛即與民為讐少取而

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

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默希子曰觀取與之分乃從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唯道

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流天下為之奈何老子曰

執一無為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

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然希子曰神而無形不可執也。執者非也。

微而無狀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執一者見小也。正儀子曰不執一者見小也。芥之能豈非謹小。

見小故能成其大。正儀子曰且無所載因後而成則無之不通也。

無為者守靜也。守靜能為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

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

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

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然希

子曰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文子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

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正儀子曰皆慕義道而懼

必所畏故立君以齊一之也。

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為也，所以

無為也。智者不以德為事，勇者不以力為暴，仁者不

以位為惠，可謂一矣。一也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

也。然希子曰一者法也。適者往也。言君致法而治，則萬物皆歸往於君。

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正儀子曰數易法度民不堪命。

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徑，衛不可勝理。正儀子曰天子侍

任好憎而成取合法令。章下多岐路不可勝理也。

故君失一，其亂甚於無君。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南谷子曰：天下雖大，君以一之。君一則道不待為民所同法，不待變民所同守。智不以德勇，不以力

仁不以惠合，而一之君之道也。若夫君數易法，國數易君，則甚於無君也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然希子曰：皇

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

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正儀子曰：上以道得下，以義得

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

文子

暴極，湯謂之義。敵來加已，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

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

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

之驕。義兵王。正儀子曰：令天下心故王。

應兵勝。正儀子曰：以其後動故勝。

忿兵敗。正儀子曰：不勝忍故敗。

貪兵死。正儀子曰：不能自守故死。

驕兵滅。正儀子曰：反天道故滅。

此天道然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

夷之道專巧詐之智遺禍福之數騁
諷諛之才抑本趨末得不危亡也

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為得者

非所求

人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

得失自無憂喜
然希子曰受無
貪取之心與無

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

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為之奈何

文子

然希子曰春秋無心生殺
有時人主無為賞罰必當

卷五

九

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今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

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

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

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

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

故為天下貴

南谷子曰江海善下而有容故百川歸之王者法
之以為治容民畜衆故得百姓之惟心樂共推戴

天下歸從矣草木昆蟲
亦將欣服其貴可知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而

調瑟也

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

易臨世立法隨時舉事

與時非聖者
孰能盡哉

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

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

推移也

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

文子

則可觀規權在於
內不可原究也

卷五

十

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意之由同
難顯著矣

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

懷一遇
而大順

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

上與道為友下與化為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

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為治矣

南谷子曰一蒸運行四時更變有不容不爾者天
道然也皇帝王伯之治不同若出人為實由天運

故不可執一世之法籍而為傳代之治惟隨時而
舉事隨事而應變則可以論世立法如冬不可葛
夏不可裘知
天道者能之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

加以力默希子曰教之以道無見其
智能臨之以德無矜其威勢

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默希子曰清虛為
體欲利自忘也

方而不割廉而不剋默希子曰正不
割物廉不傷義

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懷則民服無示

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朴無示以賢者儉也無

加以力者不敢也下以聚之路以取之儉以自全不

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

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

則輕為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正儀子曰納
下言從諫如

流奉言
其出如輪

上言者常道也下言者權用也正儀子曰立教由君
是以常用諫而必納

所貴
如權

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

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正儀子曰父攘子證
之直躬期女溺身之

存信若此高行
誰當見哀矣

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默希子曰
理在稱機

事無
定體

祝則名君溺則梓父勢使然也正儀子曰梓提髮也
夫以君父之尊處祝

溺之際不名其君則非敬不梓其
父則非孝勢在反常以濟其可矣

夫權者聖人所獨見正儀子曰機權
至微凡情莫及

夫先迂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迂者謂之不知

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默希子曰善用權者先諷而
後通不善用者先吉而終凶

南谷子曰上言下用經者權之體也言上用權
者經之用也經權相濟事無不宜唯聖人知權言

而必信期而必當與之屈伸而審其迂合者若夫

執中無權則不能隨時而適變膠柱調瑟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

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

然默希子曰
設問之意

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

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正儀子曰
言雖有沒

世無禍敗者但命數之厚耳然其
亡國破家莫不因無道而失者

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情其亡無時

使桀紂修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

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正儀子曰道德之養敬愛之美乃由此立

夫聾、聵、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

之心。禍災何由生乎。然希子曰大道者廣覆厚載生之畜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盡

申諸已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聵之愚尚感仁澤何憂禍災之生也

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

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

令不順。正儀子曰凡恭順之至直在乎中感者也

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攻。強者陵弱。大者侵小

文子 卷五 十三

民人以攻擊為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

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事。則下多態。正儀子曰

必多端。慮以承其事

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正儀子曰以其失多故寡。得其犯多故少。勝也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欲使無焚也。正儀子曰

夫無事止事。事則止矣。以事止事。事止復生矣。止彼所生之事。生此所止之事。則如揚火欲求

無焚也。更焚也

以智生患。又以智避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正儀

子曰上棄智巧。下民全性也。除患之本。止乎多。若既因智以患生。復設智以防患。是欲水之清而撓之也

南谷子曰法本以求治。煩則生亂。刑本以禁奸。峻則與詐。夫上多事而欲民無事。若猶強之飲而責其醉也。則是罔民也矣。安可云治乎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

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然

子曰人主無好憎之心。則臣無願辭之利。則賞者不避。誅者不怨

放。準循。總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

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惡。

文子 卷五 十四

夫求非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

近於心者也。今吾欲禪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

世所謂是非也。正儀子曰夫求非者。非是也。去非者。不能無也。今欲擇是而居。擇非而去。非若然

去則何如。世人不自執。所是而謂我之非。哉。若然者。全己之是。未必出於邪。此明是非之治。未可必

天下 正也

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曰勿撓而已。正儀子曰小魚撓之則糜碎也

民領之則亂。故其設法。令以相是。非者不能治之也

夫趨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正儀子曰

世之常情。莫有公是。唯合私為是耳。故言依而中。則益。親身疏而忠。則見疑

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

子曰將欲自正其身以待於物豈無世人以不合之故反持彼正而規我也

吾若與俗違走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

我欲為人規矩人亦為我拜尺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

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欲

而無不致也。

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彼致於千里轉

於無窮之原也。

然希子曰達道之士身由氣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常適心居中而常寂不馳言外不勞諸已故能轉於無窮之路游於絕冥之境

文子

卷五

十五

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也

老子曰夫亟戰勝者則國必亡

王侯于亟戰也

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

者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慮上

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文子卷五終

文子卷六

句餘孫 續文融詩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德篇

上德謂當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匡天下有功可見

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王者國之心也

正儀子曰為存亡定傾之所由

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投即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

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文子

卷六

老子曰學於常樞

正儀子曰

見舌而守柔

正儀子曰齒剛舌柔剛者先弊則柔之為利實所宜守也

仰視屋樹退而目川

正儀子曰樹柔條則若高屋弱林則處上因以舉耳目之前遂

為謙小之龜鏡也

觀影而知持後

正儀子曰夫後動者未常失宜如影在形後不窮後仰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後者處上

而谷子曰常樞古之聖人也老子學於常樞猶孔子學於老子也月擊道存精神冥莽故能見舌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

敢先夫是謂上德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

射獲狍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未能以智不知默希子曰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智自存也

亦難

故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

老子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

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默希子曰猶筌者取

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正儀子曰遣欲反素

故人不小覺不大迷不小惠不大愚正儀子曰唯執其知覺者不能

老子

卷六

二

反於不知之大也

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也

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

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

其覆必易正儀子曰凡欲勝於心則動生顛沛也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兩雄一卽定兩卽爭正儀子曰夫是非不可同定唯戰勝者定矣

可同定唯戰勝者定矣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默希子曰山川

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

勿若秀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壤下飲黃泉心一也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清之為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為害河水不見泰山正儀子曰苟澄方寸則能極鑒於物非假形器之大小也

蘭茝不為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性有之也以清入濁必困辱

以濁入清必覆傾默希子曰賢愚不並立清濁不同器

天二炁卽成虹地二炁卽泄藏人二炁卽生病正儀子曰

喜怒交於胸中故病

老子

卷六

三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川廣者

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正儀子曰苟非立本末不厚也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空器召也正儀子曰欲濟其事先備其資

其事先備其資

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為之不采

國有賢臣折衝千里默希子曰猛獸螫蟲猶鹿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祐君民也

通於道者若車軸轉於轂中不運於已與之臻千里

終而復始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

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

羅之一目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默希子曰任一人之才難

以御衆張一月之羅無由獲鳥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

也。正儀子曰所謂畜備也。應之道待機感之時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

茂而鳥集為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為獲得者非負

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默希子曰夫君臣相為用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

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

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徧然

文子

卷六

四

待所不知而後能明。默希子曰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

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

川竭而谷應丘夷而淵塞唇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

在山。默希子曰此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青潤在山君厚欽則民貧財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唇亡齒寒之義也

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唇亡齒寒之義也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

故可以為正。默希子曰元首既明則物情善惡無所逃遁政斯布矣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正儀子曰所謂欲能

善性者也

壁瓊之成器砥礪之功也。鑄錫之斷割砥礪之力也。

此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耳故知能化

正儀子曰不琢不成器不斲不利用論強學進道也。

正儀子曰不琢不成器不斲不利用論強學進道也

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裹糧之資而不飢。默希子曰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物所附者良則所致也遠

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名成功遂身退

天道然也。默希子曰進退之宜能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賢也

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默希子曰性本無怒怒出於有事性本無為為出於有欲

親於無有則得所見聽於無聲則得所聞。正儀子曰親所見者

文子

卷六

五

帝眩聽所聞者帝惑豈可謂得聞見哉唯反此乃聞見之全用

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蠶得木各依其生

正儀子曰所謂物之終極莫不歸根復本也

南谷子曰事可獨行道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能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於不怒文武

所以安天下之民為出於不為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為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就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

間之則父子相危。默希子曰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

讒惡間之則見矣賢者不可不察也

大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正儀子曰夫仕不擇地雖祿富

其家轉危其身

鳳凰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極目

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正儀子曰世之從事者皆遠取於物而不能自鑒

於身

因高為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為池即淵深而魚鱉歸焉默希子曰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

溝池濼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聽也默希子曰各利一原莫能相侵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默希子曰言清濁無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在稱物隨機也

紉音之為縞也或為冠或為絺默希子曰所用不定也

冠則帶枝之絲則足屨之正儀子曰同一縞所製雖生亦居然貴賤之殊推此祭之後何全怨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杯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正儀子曰夫雖執可制之具而德力未勝者僅無益於事矣

冬有雷夏有電寒暑不變其節霜雪庶庶日出而流

頌易覆也倚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默希子曰賢者親善

愚者親惡其勢易斬其事易染也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正儀子曰以有芳香之能故中道天於未拔而才者可不慎也

蟾餘辟兵壽在五月之望正儀子曰以五月半殺之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此

精泄者中易殘默希子曰精華發於內而枝幹凋於外也

華非時者不可食正儀子曰但非正氣所資故使有其英潤亦能反我之常性也

吾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默希子曰剛者難堅而致弊柔者雖屈而正物

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正儀子曰當慎其本

與死同病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為忠謀默希子曰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也

使倡吹竽使工捨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正儀子曰決定也不可使定音律矣蓋言樂人吹竽工人捨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違心手莫應何能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正儀子曰心有所期

形聲
自至也

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正儀子曰：搜物不可

免履犯難不可免害而步以之林行以從險則安能涉夷路游通衢也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默希子曰：生而不絕用而無窮故為大也

日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鷲鳥不雙。

默希子曰：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為百獸衆禽之長也

蓋非條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橈輪未足恃也。默希子曰

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命中十分之一。默希子曰：弓雖

尤子

勁無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臣無以濟業及為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無一，猶于禱者不少至於賢者萬

分無二

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正儀子曰：血氣之類

未常無欲故不見可欲則心不爭亂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默希子曰：管食者無厭而莫足由器之無底而難滿

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

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

行之謂之亂。默希子曰：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而制事無不當古今既殊法度亦異適時

而治滯
方則亂

南谷子曰：日不竝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况於人手，條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鬪，賞不可濫，循繩而斷，法無過差，古法杖格用之以時在乎行之者耳。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見之明白處之

如玉石見之黷，黷必留其謀。正儀子曰：夫見理歷然者如玉之在石，明白可

取見如昏昧必不能行也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

正儀子曰：積小智自以為明者未能通鑑於萬類也

蛟蛇不可為足，虎不可為翼。默希子曰：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尤子

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

不易勢，施易也。助祭者得官，救鬪者得傷。正儀子曰：且輔相善

惡猶利害以及身則自為之效足可明矣

蔽於不祥之木為雷霆所撲，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

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秀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

欲害之蒙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紫黃金龜紐賢者以

為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為富。默希子曰：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為棄土苟知所

施雖土壤以為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默希子曰：弱謂愚弱也，美之尺素或可保

與之全王則為害猶小人不可處大位必置危亡也

南谷子曰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尾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已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穀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

棄何近遠之能至。正儀子曰凡人君虛心延士則仁者為之處義者與之立各盡其力

矣將在一材固不可聖御天下也

檣相有鄉雀章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

從親。正儀子曰同氣相召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原而欲為

天子

卷六

十

萬民上者難矣克克者獲提提者射。正儀子曰謂其有勇有捷來彼

射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正儀子曰至素者容忍常德可不溢

德小雅

君子有酒小人鞭在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正儀子曰君子有酒

以成禮小以擊缶亦為樂雖節矣非度世之不傳而適勤和志自合樂本然則禮樂天性備通賢愚未可醜小人

衛美君子也

人之性便衣絲帛或人射之即被甲為所不便以得

其便也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

各司其職也。正儀子曰能列材以定位則任力以致遠也

善用用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

相礪而不相敗。默希子曰蚘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由蚘乎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默希子曰堅芳喻賢也

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正儀子曰同用異宜至近而遠也

再生者不獲華而葉太早者不須霜而落。正儀子曰貴適中也

先之則失常後之即虧分

汗其准粉其賴腐鼠在昨燒熏於堂入水而增濡懷

天子

卷六

十一

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為工。正儀子曰夫設法不當本雖善用其法者亦無

以巧取成濟也

冬水可折夏水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采

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默希子曰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

質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

勢之所致也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

量其力。默希子曰口雖言而心不覺忘生

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之矣舟能浮能沉愚

者不知足焉驥驅之不遑引之不止人

聖正儀子曰賢俊雖有才而忠不奉上則不可為也

寺谷子曰張丙大集材茂而斧入勢之所致乳夫墮虎代雞搏程情之所使舟腐而載則沉驥疲而驅則斃民其可重困乎

水雖平必有波術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危非

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川規矩者亦

有規矩之心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

祭正儀子曰物無巨細但忽之則迷審之則明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稟土中有水不掘不出默希子曰雖性之有

道唯精研乃可得也

文子

卷六

十三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跋鯨千里累世不止丘

山從成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弓先調而後求勁

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巧冶不能消木

良匠不能斲木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默希子曰

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器非可道之人不能回其操

使人無渡河可、使河無波不可、正儀子曰無所涉則

不溺不可得也

無日不辜、既終不墮、井矣、正儀子曰將無犯涉之罪則縱彼以波起如飢之在

龜無由墮井者也

我行者欲與我交、告我貨者欲與我市、默希子曰欲動於中

於形

行一棋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為悲、正儀子曰遠責於物

難盡其能

今有一炭、然撮之、觸指相近也、萬石俱燻、去之十步

而不死、同氣而異積也、有榮華者必有愁悴、上有羅

紉、下必有麻、正儀子曰夫主飾其貴必民苦於賤下苦於賤上難保其貴矣

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默希子曰君以民為本高以下為基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正儀

文子

卷六

十三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

內藏不為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默希子曰聖人言不妄發、事不

虛應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得其所、轉故能致

遠、默希子曰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故也

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

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默希子曰去邪用賢

合於天地道也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

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天之道損盈而益寡

地之道損高而益下正儀子曰歸於均也

鬼神之道駢溢與下正儀子曰害盈益謙

人之道多者不與默希子曰不增有者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默希子曰終不為上故人尊也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域有

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默希子曰明既備萬姓

化俱

天道為文地道為理正儀子曰星緯之文川瀆之理

一為之和默希子曰融乎冲氣

時為之使默希子曰應而不亂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

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絕天覆萬物施其德而

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

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地

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

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正儀子曰全乎有迹之功則非上德之位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

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原入聚地道廣方

故能長久聖人法之德無不容陰難陽萬物昌默希子曰

陰為陽所制萬物昌

陽復陰萬物湛默希子曰陽為陰所消則萬物湛息謂十月節前也

物昌無不賸也物湛無不樂也物樂則無不治者矣

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

然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

文子

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

性滂澤盈萬物節成滂澤枯萬物恭故雨澤不行天

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為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

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為天下母正儀子曰母天下非有是德如

何也

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

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陽減陰萬物肥陰減陽萬

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正儀

子曰謂和氣也

15010111 續修四庫全書 6

陽不下陰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

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正儀子曰一人聞見不可勝用

日出於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

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雷之動也萬物

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

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正儀子曰法天應時所以動而無失亢極於物者則抑性而有絕也

有絕也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

遠徙故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尤愈默希子曰且大人有善百姓交

文子卷六

歸若太王之去

第人何遠哉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無述火之出也必待

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默希子曰火出而薪

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返其信也有若四時

河水深壞在丘陵高下入淵陽氣盛變為陰陰氣

盛變為陽故欲不可盈樂不可極忿無惡言怒無作

色是謂計得默希子曰忿怒未忘而惡言悻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鏡之以道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儗音陽天

下和同儗陰天下溺沉默希子曰儗陽者親忠良故和同儗陰者親奸佞故沉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人日快快以至辱

默希子曰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輝光小人乘閒以快意終致困辱

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

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

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

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已者正儀子曰已上四者皆由已得也自官謂賢愚

所隨之位耳

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其微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

文子卷六

心草實生於莢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地乎即水不流輕重均即衡不傾物之生化也有感

以然默希子曰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

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

南谷子曰為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為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藪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

君子懷其道而澤流於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

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

德者
知之

文子卷六終

文子

卷六

六

文子卷七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微明篇

道用象外謂之微德隱冥中謂之明是知非微無以究真宗非明無以辨玄旨微明之義體用而然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

此與
道原篇意同

文子

卷七

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處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為不知不知之為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為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入子問曰人可與微言乎老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

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可言言也

默希子曰微言謂至妙言唯忘

其言可與言也

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去

為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為無

知是以不吾知

默希子曰道者無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遠妙者無言明宗者不競是言

至而無言為至而無為

文子問曰為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

邪軒音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

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

卷七

盜賊多有

默希子曰夫所用者必有宜須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而不當奏以威池之樂治國

寧民務崇樸素又何煩燕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為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為材

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

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

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正儀子曰夫道無正正出於道

猶山林非材而材出於山林自雲雨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無狀無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羣芳唯

體道者知變化無窮也

南谷子曰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於雲雨陰陽之和則知此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道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

默希子曰

造恩謂制法立教也

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契券而信衰知機

械而實衰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

於已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

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使有

轉者乃無轉者也

默希子曰必無聲聲在於弦軸不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節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

轉而能有轉故無聲之聲而曲節成無轉之轉乃能致遠

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少

文子

卷七

三

者凶

默希子曰冠不可踐於足臣不可專於君上下乖亂亡無日矣

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苛情傷德

正儀子曰於小惠而

蔽大道殺小忿而傷至德

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

故民無偽匿

默希子曰上有清簡下無巧偽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滅爵之令張則功臣

默希子曰嚴訟相引無辜者受其怨爵位淺雖有功者懷其怨

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

者不知廟戰之權

正儀子曰治亂者謂至若無為之化非督責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

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

聖人先福於重關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然希子曰重關之內

冥冥之外謂無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玄鑒也

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

得於此而忘於彼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

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即無亂政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

須臾止正儀子曰人為暴不久而亡由飄風橫厲不日而止也

德無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

文子

卷七

四

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冲而用之又不滿也

南谷子曰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會不少又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

可轉禍為福以弱為強也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

人之性則自養不恃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

號散無競總一管謂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

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

之道然希子曰至人者行無有謂吉凶懸料若其不然何以爲道也

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

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禁於人行散於近不可禁

於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

易微事以至於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

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

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

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

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

文子

卷七

五

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賄物往而知

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

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

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

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

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

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

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智者同功。夫積愛成福，積懼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施於救患，難令人不務使患無生而施救。患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無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之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妙深常用

老子曰：凡入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

支子

卷七

六

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於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知圓者，終始無端，方音旁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間得其宜也。事少者，乘要以偶眾，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正儀子曰：凡此數者，非至聖莫能兼也。

再三通流
或擊或守
自之不厭
求也

故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行，其於過也，無微而不

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

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為而有成也。愚人之智固

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易而

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

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正儀子曰：不量得失，生致危亡，事繁難致，雖勞將取

物簡易從易從心成而不為者，愚之至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縣縣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

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正儀子曰：福如鴻毛，聖人

支子

卷七

七

獨見禍若泰山，愚者莫視也。

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

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義

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正儀子曰：舉措合宜，即為

君子動用垂分，即為小人。

通智得而不勞。默希子曰：上士玄解，正儀子曰：人

其大勞而不病。正儀子曰：人勉力不倦。

其下病而亦勞。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

味也。默希子曰：不合不居也。味道，味也。古

人味道而不於今人無道而自佚也。

惟抱而不
聖賢解

止於不任
愛物猶愛
故必義以
兼

從來吉祥
善華廷花
所不

紂為象箸而箕子唏 正儀子曰唏其華侈也

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 正儀子曰偶人刻木似人為盟器之類也

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默希子曰奢與忍之端既開則日有其焉焉者矣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仁義

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 默希子曰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機權之變無救

五帝貴德 默希子曰無為而治

三王用義 正儀子曰誅暴宰民

五霸任力 正儀子曰尚智力也

今取帝王之道施五霸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 默希子曰言時代既異治化不同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

游道志適情即堅強者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默希子曰適我志自平後心必為強堅者所作動於物即勞其體積水與之相攻陰陽之躁靜也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

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 默希子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通時卷舒在我故俗莫得而害世莫得而羈故尼父見老子其猶龍子變化無方也

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 正儀子曰既滿一方寧論大道

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 默希子曰物我之間居然已混寂寞之躬自然而神

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 默希子曰道本無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是道表儀非其真實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

大方 默希子曰謂人戴天履地

鏡太清者跡大明 正儀子曰謂觀日月也

立太平者處大堂 正儀子曰謂在宇宙之間

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 正儀子曰反未生也

眇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

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

南谷子曰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懷者帝德夫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詳與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

利之夫病濕而強食之熱病渴而強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迂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迂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夫病渴飲之以水良醫以為為病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為為害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

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漸之則爵祿可奪

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國固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

必不遂也言雖無中於策其計無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

然希子曰德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無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

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

正義子曰欲生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

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

之有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

王之養民非為已用也惟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

功勳而必窮有以為則恩不接矣

然希子曰夫父之愛子君之牧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君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惠不接也

故凡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

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然希子曰夫愛天下則天

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

下雖大共為一家之人不受天下則匹夫推微而萬方一敵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

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則武之所制者小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為

人又無以自為可謂愚人無以異於梟愛其子也

子曰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謂養虎自噬有梟自禍也

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正儀子曰然為國德終為大盜之資安得長有也

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

德克備與變

化無極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

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為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

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莫之能

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人之將

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

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為

忠謀

王侯子曰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審必死亡而不救

診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

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

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食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

功不周於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

正儀子曰衣食者庶民之命庶民者君臣之本衣食既周君臣常保

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

將復起是謂道紀

正儀子曰時有與廢運有休否不言則不可廢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

帝王富其民

正儀子曰教其本也

霸王富其地

正儀子曰務其廣也

危國富其吏

正儀子曰重飲則困

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

正儀子曰費用無度倉庫日虛

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為而民自化起師十萬

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

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為不善也

正儀子曰夫和怨者為王不勇無有功之臣則有土之君為不善以積餘怨也

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說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即知得民力

二十五
位已盡
介五品類

者富得民舉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

人巳附耳之言流聞乎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

不當駟馬不追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

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正儀子曰五藏也

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默希子曰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

立五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測曰神純素不雜

曰真通達無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

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默希子曰合音曰德人愛曰賢明慧

曰智通恕曰善文辭曰辯

文字卷七

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默希子曰無形曰公奉清曰忠不惑

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

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默希子曰專士曰士監器曰工掌山

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

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默希子曰庶類曰衆依教曰奴昏昧

曰愚無慧曰肉無識曰小人

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正儀子曰言賢愚有差天地懸隔也

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正儀子曰在世聖人六情

帶隔猶有因致

真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正儀子曰出世聖人方寸已虛觸塗無隔

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

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默希子曰治世存真各盡其分故唐堯聖德以配天仲武

高抗以增俗也

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正儀子曰連之無前隨之無後孰能於左誰如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爲道

文字卷七

文字七卷終十五

支子卷八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自然篇

自然者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無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為者治之常也去恩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辭禁姦偽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

支子

卷八

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無宰默希子曰心既

虛矣無所不通德既克矣無所不容故能神用而無主周行而不怠

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

相待

默希子曰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遷遷進退有時生殺有道不失其宜也

故至寒傷物無寒不可至暑傷物無暑不可故可與

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

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為左右相為表裏正儀子曰寒暑

雖酷不可無也時順即何功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常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

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為之禮自古及今未嘗變易

謂之天理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為四時分為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席有常下及無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為而備

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為而有益也正儀子曰天垂

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設器器極黎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有非無為不能有益於國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

支子

卷八

非默希子曰道德至大無形狀天地至廣無度量道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

情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實是非之境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若夫規矩勾

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也故無弦雖師文正儀

子曰

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為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故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默希子曰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為君寂中有音以冥為主也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為主道為之命物以自正至

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為尊不待

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正儀子曰道生為命德畜為主人能

詞護神氣內係精微外乘煩累何須名位之尊不待兵甲以服人也

教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

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正義子曰道存則教道明極則無察

然後能任所重事無有害

商谷子曰古人質樸其俗固同故不待教後人澆漓其俗異故聖人愛道之不明而立教夫天地之

道以德為主而道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聖人何庸心哉

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

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

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

德死者無怨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

百姓為芻狗正義子曰天地生萬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

芻狗

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

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幽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

以為極是謂天德默希子曰道德玄微仁義沒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階通衢而無滯自非靈府恒明安能與天為極也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

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疎無親默希子曰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疎於其間者哉

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

多端趨行多方故川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

相反不可一也正義子曰各有所利故不一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

默希子曰夫兵心欲一今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遇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無克在不

故勇者可令進剛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

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

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

兼用而材使之默希子曰唯聖人善用其能不夫其所能故天下無敵也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

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撓以成其崇聖人不辭其負薪

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

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正儀子曰夫道不虛不能懷萬物聖人德

不厚無以納微言故一能不可恃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履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

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

安者乃所以為危也默希子曰以已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已安安之則

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

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為其

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無由相

過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

支子

卷八

五

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默希子曰貴賤無定分窮通無常準在遇與不

遇用與不用也

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沉鳥於淵默希子曰言因飛而

放於林因游而投於水則飛沈符所由賢愚並用也

南谷子曰善牧民者不一其法形殊性異各有所安反而置之則生道矣然則莊周之謂齊物論者豈齊物哉

齊物理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默希

子曰三公之官論道經邦

后稷為田疇默希子曰教民播種

奚仲為工師默希子曰造物以備民用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

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阜澤織網陵坂耕田

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

叛者寡聽從者眾若風之過蕭忽然而感之各以清

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

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默希子曰聖人之道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

則有無相資巧拙相資皆安其居也

支子

卷八

六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餘虛

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微於末

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

也民鮮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

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正儀子曰禁誅者先王制法非

所以為殺然為之隄防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

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清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

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於

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先王之制

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

性無其資不可使遵道正儀子曰由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

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

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者功名

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默希子曰非道德無以樹

功名也

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為以成其大窾下以

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為故能

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

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之

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

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

道則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添

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

物反矣正儀子曰世尚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謂物反

南谷子曰道德非釣名之具而名隨之古之善為君者守無為之德處不爭之地功成不有故能與

亦配得江海末

卷八

七

天地相為長久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

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

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

沉而無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

各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無為也

守道周密於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

道而殊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為萬物

蓋至細無內故為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

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以道逆正儀子曰

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非雌非雌可辨形色所推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無方體之者則能識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

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默希子曰一者氣化二者

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為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夫道至親不可疎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正儀子曰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

卷八

八

義。霸者通於理。默希子曰德者煦育萬物義者拯溺扶危理者應於機數

聖人之道於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

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

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默希子曰智出亂真刑法生詐善起於矯三者既變聖人

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在於茲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

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

心無有刑罰反清靜物得自正

南谷子曰開物之初帝者為謀太古三皇民如嬰兒時吸太和無思無為上古三皇民如孩提含哺

文子

卷八

九

鼓腹為無所為下古三皇民童時樸散道行為所以為庖生拉舍天下親之五帝貴德天下譽之三

王尚義天下畏之五霸失理天下侮之玄聖不作素王述之立言垂教為萬世師雖聖人復起無以

易之也

道之為君如風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

不褒萬人被之不禱是故重為慧重為暴即道近矣

為惠者布施也

默希子曰聖人觀時之弊任智詐故鎮以道德使物自正而返樸故惠不

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於官而游

者亟於進矣夫暴者妄誅無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

刑即修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

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故國

有誅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

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

來皆生於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燕

而無迹田野辟而無穢。默希子曰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無繫與之危刑

者無哀憫之情則近者被其澤遠人服其德若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訟田野滋稼穡

故太上不知而有之

正儀子曰言下古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

文子

卷八

十

而不徇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

言無文章行無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

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

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

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

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無容無則大不

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化遂

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正儀子曰人之魂者陽也受於天魄者陰也受

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精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

生故曰守之勿失

其聽治也。虚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默希子曰：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

國則羣臣爭競之不輕以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無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正儀子曰：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

童子之言

卷八

十一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無棄人

物無棄材。默希子曰：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南谷子曰：合衆人之智，用衆人之力，而天下無敵矣。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人無棄材。

老子曰：所謂無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

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謂其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隸，乃鳥泥用輻切山用

標。音雷夏澤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希

子曰：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

聖人不耻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

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

卷八

十二

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爲一人之明，不能偏顯

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翊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隱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

不以也。正儀子曰：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輔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意，官無僞祿，市無邪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引決要
勞在自若
高生

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于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切，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動，思慮不因於事，求贖者未之聞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為保，反本無為，虛靜無有，忽恍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

文子

卷八

十三

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正儀子曰：化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

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

夫物有勝唯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

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

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

而不物，故勝而不屈。默希子曰：形出無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無物，故物物而無窮。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

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正儀子曰：廟戰者以道制而為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為王，不得已而用之。

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疾八風，訕伸不獲五度。默希子曰：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疾，五星不差也。

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疾，五星不差也。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為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已而動，天下為圖，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用其自為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為已用，無一人之可用。

文子

卷八

十四

也。默希子曰：除其所害，則天下雖眾，自為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為已用。

文子卷八終

文子卷九

句餘孫 鑛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下德篇

時有澆漓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克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然希子曰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上上古務本不顧末在乎適中下世遺神而養形誠於太過也

文子

卷九

治國太上養化

正儀子曰以道化也

其次正法

正儀子曰謂刑罰也

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

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

不敢為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

養本而下世事末

正儀子曰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夫有本則有末猶形全而身詳故知

道德備而是非之端絕法令典而交爭之路開聖人抑末崇本豈不有以者也

南谷子曰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

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

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然希子曰言明君賢

佐何代無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傅說若盡以此求萬載不遇一

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

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正儀子曰言不世世而立但明哲者居之

順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

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

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做僻淫佚而棄之以

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

文子

卷九

南谷子曰明良會合千載一逢夫明若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出之君得不萬一之臣居真而

下若成湯之伊尹文王之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立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

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

正儀子曰重累其生

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無所害也不能自

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然希子曰夫心

不二用事不並與齊居閑曠之地志騁榮華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違志兩心交戰

是謂重傷重傷脫離信不虛語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和和則與天地為常一心

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為善莫難於為不善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也所謂為不善難者寡欲解詐躁而

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也易於為善而難於為不善

於為惡

今之以為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

文子 卷九

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為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憎之情和志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

情滿而不溢常虛而易瞻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愈克虛衣固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

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快天下之富不

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得已故我皆舉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已故我皆舉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

以為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得已故我皆舉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不在已故我皆舉力而不失人之力得在衆心

故為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無子曰若不高臺榭不廣苑囿則民務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禁華之情非體於虛無道德則不能

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正儀子曰知生知命無憂無懼

日悅五色日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柰治天下何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待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

文子 卷九

四

亦有

果生

知是

於文字

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

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

道，守在左右。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

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正儀子曰：聖人治天下在於治身，安人非徒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戴之，無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已，唯

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

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

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已而疾

不及人，願賢已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

生則心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

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正儀子曰：保道

尚賢之路，寧無取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

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

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子曰：非和無以治物，非君無以治人，非性無以通德，非德無以明道。

以道本人之性，無邪穢，又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

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曰：道所

以安神物所以養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為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

遺物反已，反已者見本性之喪，欲即萬類都息也。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有道者能遺物反已，有以

自鑒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則動而惑，管夫縱欲

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

聞道者無以反性。正儀子曰：自治物至於修身，道未

無以復其真也。

古者聖人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

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采色

而欲得，寧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炁亂

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為正。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

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王

託於無適，故為天下命。然希子曰：得諸已者在於平

不則采之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虛不起欲，不離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皆乘一炁而生。上下離心，然

焉。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

賊炁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正儀子曰一人天子也一人正則天下養其安一人亂則百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

通於六合可不慎歟

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為一同。默希子曰得於內明於外得於

一通於萬

於萬

炁蒸乎天地禮義薰耻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薰耻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默希

希

文子 卷九 七

子曰仁以安之

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械巧詐之心是以貴義。默希子曰義以斷之

男女羣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默希子曰禮以正之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默希

子曰樂以飾之

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

聖人

一

一

一

得生焉。仁義不用而道德定於天下而民不淫於采色。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

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

禮樂不足修也。正儀子曰道德者天下之大無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備而有之

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制世之衰而無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飾其性和樂

其情令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

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

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不

文子 卷九 八

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

乎陰陽一和平四時明則平日月與道化者為人機

巧詐偽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

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淨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

此清靜之所明也。默希子曰真人之治感於天地故日月清明而不惑四時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

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

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裁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

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

一

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業而獲得志而貴

而谷子曰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為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吏益繁政由多門反致善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

正子曰不責成於人也

博聞強志以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求於下

默希子曰聰敏給數未必為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

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化

文子

卷九

九

民默希子曰敖世忽俗不可以為儀表

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為國

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故國治

可與愚守也而罕旅可以法同也不待古之英雋而

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

正儀子曰治在適時非求異見尚尚體要

無煩備備世量處位無世無之世待古賢天下方治也

末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也重為任而罰不勝也

危為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

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

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默希子曰用其法而求其適以誅其罪者是為

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詐矯以求德

佯由鳥獸窮威則拂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

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

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弊

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

至大天地不能因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

正儀子曰風雨雷霆

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于至大至

文子

卷九

十

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為器

矣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為偽矣民飾智以驚愚

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夫

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

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

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無為

而天下和澹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

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

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

莫知其所求由出

默希子曰機散志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修其業通乎自然

善於天所取之不減與之不盈

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正儀子曰搖光斗標之望樹運於中

如世語貴之人自創

制以四方萬物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

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乎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

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

於無形精氣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

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

文子

卷九

十一

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

明存於耳即其聽聰爾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

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

謂真人

正儀子曰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度則天地清明民物豐

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聽視聽明言行無缺故禍害無及於身生死不

係於懷是真人得道所游之地

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

老子曰術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

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法無私好憎

故可以為令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令人心

者也默希子曰此三者藉於無私故平為之立正為之存令為之行不殞德於外不墮怨於內任道

而死者百姓不知

故為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

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默希子曰水無破舟之意木無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

巧拙者非智之所為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

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正儀子曰

亂忘心即不險絕視即不眩皆忘之也

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

文子

卷九

十二

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為之為也

正儀子曰夫術非不平繩非不直用

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悞耳

一者無為也百王用之萬世傳之為而不易也

老子曰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人有窮而理

無不通故無為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竝應無窮正儀

子曰夫國之亡者以無正道故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為而不恃者德也無為之宗應於無窮者也

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已之能其窮不遠也默希子曰

於已不修其道立見窮屈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

人故積力之所舉即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即無不

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粮萬人之羣無廢功工無異伎

士無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

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夫債少易償也職寡易

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

以君臣父而不相厭也默希子曰在於簡易故無勞厭

南谷子曰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耶國有亡主世無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與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默希子曰太一者以虛無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宜體之

文帝卷九

王者法陰陽正儀子曰運行有度

霸者則四時正儀子曰不夫其宜

君者用六律正儀子曰與物有節

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

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

覆露皆道溥洽而無私蠅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

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默希子曰玄古帝王以道治天下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

照精神與鬼神齊靈穀圓履方施表寢繩內能理身

外得人心發施號令天下從風默希子曰王帝以德治天下也

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

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

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慈而容不肖

無所私愛也默希子曰三王以仁治天下也

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

此無道也伐亂禁暴興賢良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攘

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捨開塞之道乘時因

勢以服役人心者也默希子曰五霸以義治天下也

文帝卷九

帝者不體陰陽即侵王者不法四時即削霸者不用

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

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王儀子曰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

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相逾

南谷子曰不日皇而日帝日王日霸日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亂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

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法不足以爲威爲

存政者雖小必存焉爲亡政者雖大必亡焉故善守

者無與禦善戰者無與鬪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
用者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
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
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
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
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
也

老子 卷九 十五

老子卷十

句餘孫 鑽文融詩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仁篇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自上仁也下不

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
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
者不為謀德薄勇者不為鬪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

老子 卷十

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
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
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

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然希子曰此暗于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竭天下

之財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恣心所娛也

南谷子曰上仁者靜以修身儉以養生君子之居當為者也下擾政亂民怨德薄君子不為矣官作無益以害有益言無益以益有用哉

老子曰非淡淡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
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日以天下
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說今能下

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聰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正儀子曰。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帝之太宗也。

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

文子

卷十

二

闇主則不能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正儀子曰。非聖明無以安萬方。

南谷子曰。造物設我。則有奪我。則無假之。為用大矣。故夫真馬之代。步舟楫之渡。涉千里。可不勞而至者。假得其力也。君假臣以治。臣假君以行。志失。假信之。則獨夫而已。惟明君而後。足以與此。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默希子曰。雖食享玉。而不恣口。以害生。雖家無儲。不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

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默希子曰。承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已。無以下也。

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真。正儀子曰。口身苟未治。而況國哉。

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默希子曰。常道非名。

文子

卷十

三

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畜也。不善。即吾讐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正儀子曰。可畏非君。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贖。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一

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善

默希子曰道德小成言隱浮偽

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者

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

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眾人則

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正儀子曰

聖人通明洞見未始不以小蔽大不以煩易簡也

南谷子曰量有寬狹智有淺深地廣民衆非淺智狹量所能理况任大治高其可以叢脞猥惰為哉

小辯害義小義害道此小人之事也君子不為矣

卷十

四

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

化
默希子曰非即時所致也

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

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

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烝烝同

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默希子曰同烝者無德而

稱同義者救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無一於此以至危亡也

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

也
正儀子曰五帝自然無為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

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為之者也正儀子曰三王

精誠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迹未同於無心也

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

正儀子曰五霸誠不由中物無應者故雖怒不威

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

足以亂默希子曰治有

道要亂存法多

南谷子曰小器易盈必不可久大器晚成必得其壽與天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者七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

文子

卷十

五

臣爭事則制於有司以無為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

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

而好自為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

理行隨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為治威不足以

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

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

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

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已之失而反自責則

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夫然代大匠斲者

希有不傷其手矣默希子曰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已則智有所困明有不照則守

職阿上有司正法故無辜受戮有功者不償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臣斷到傷其手也

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衝下伯樂

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

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為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

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正儀子曰誘其

私好奪其正術

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

之無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勝正儀子曰為上者能制人而不為人所制

末子卷十

是善建於不拔用之無形故曰神化

中欲不出謂之局外邪不入謂之閉中局外閉何事

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不成正儀子曰中局外閉無事無害

故不用之不為之而有為之用正儀子曰有用即為之未

有為而不用也

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為

道以禁苛為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

南谷子曰夫與馬逐走是居與臣角力也登車致遠是在臣以成治也有為即議有好即諛唯神化者能用可節私謂不行官盡職而事有考矣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

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以長萬物蕃

植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為民

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正儀子曰君能保和死生盡理

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妖眇上音樛下音消不涸澤而漁不

焚林而獵豺未祭跌且果音音不得通於野樹未祭魚

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阜草木

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

孕不殺殼音音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

女子卷十

不得食默希子曰皆以其時不妄害也

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炁出默希子曰謂殺非其時取非其當則萬物精炁

發動上達於天將害於人也

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日見而

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正儀子曰以心探物

以身觀人何假物者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

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惜但於民也國有

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閻王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且無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聽未而耕音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于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王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炁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

文子

卷十

八

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死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三儀子曰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匠之規矩也卷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懦懦即不威嚴推即猛猛即不和愛推即繼繼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無親是以貴和也

南谷子曰氣以和爲主天地和而萬象明陰陽和而百物生君臣和而朝廷治父子和而家道成上下和而人事濟榮衛和而身康寧和之義大矣哉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音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

文子

卷十

九

承故審其已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道德淺行之謂仁義薄行之謂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即正天下修仁義即正一國修禮智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北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

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爾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默希子曰。行之有淺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忘。凶器不宜妄動也。

文子

卷十

十一

南谷子曰。天道自然。有為則失名。有實之。實名之。大莫如君。君有德則名不待求。而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也。此二帝三王之所以優。而五霸七維之所以劣。不用道德而務用兵者。去天道遠矣。

文子問曰。仁義禮智。何以為薄於道德也。老子曰。為

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

內哀樂不能竭。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贖萬民。正儀子曰。言恩惠不能普遍。

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

下贖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默希子曰。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若其厚不處其薄也。

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若其厚不處其薄也。

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濫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默希子曰。人情失和。故使明其分而不相逾。

末世節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

禮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萃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

正儀子曰。末世謂禮淫變。節樂煩飾。情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俗。

文子

卷十

十一

與驥逐走。仰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

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

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

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

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正儀子曰。無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

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已。故不違義。

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

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

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古者以疾今也

正儀子曰欲今時偷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

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克厨骨背音背不官正儀

子曰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

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

聽君不明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君也故守節死難

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

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

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然希子曰故長幼守其節

支子

卷十

十三

則禍患無由生

南谷子曰選士之法如德行言諳政事文學有一於是宜可仕也四無一焉則是沐猴而冠矣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諫故官不失人人不失用矣

夫崇貴者謂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

謂其近兄也

正儀子曰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兄而敬長也

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

能無為非者寡矣

然希子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至處于貴不明道

德使不為非者鮮矣

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

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然希子曰觀學曰道承教無類入芝蘭之圃必染芬芳之

氣也

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

樂古之善為天下者無為而無不為也故為天下有

容能得其容無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因為天

下有容者豫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隣儼

今其若容渙今其若水之液敦今其若樸混今其若

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正儀子曰凡容也道之容和也治天下者兢兢

業業不敢解也

支子

卷十

十三

豫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

者恐自傷也儼今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水

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今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

今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盛盈

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也守柔弱不敢

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

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

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

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

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

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為而無不為也。此數者道

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

天下戴之而不重。百姓崇推而不厭也。

南谷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言之善為。天下皆

無為而無不為。天下之大。民物之衆。無不容矣。此

無為之功。所以大。而天下之民。所以戴之而不重

文子卷十終

文子

卷十

十四

文子卷十一

句餘孫 鑽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義篇

治身非義無以。裁事理之宜。治國非義無以。明天人之分。在淳熙之世。固所先而叔季之世。猶當向也。故貴上義耳。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

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於虛無。可謂達矣。

唯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義。

兼子 卷十一

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

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

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正儀子曰。人之生也。精神為本。形體為末。

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縱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

身保神不虧。其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

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

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

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

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

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默希子曰根基猶道也夫根深基廣而

見設校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戴者末之問也

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

不可以為道正儀子曰夫事不師古不遵道不可為國法

便說掇取一行一功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正儀子曰怪怪講說

之術非天下之大道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鞅之手

響銜正度之乎胸膈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

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

文字

卷十一

二

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

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

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

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

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

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默希子曰有造

父之善御不憂車馬之奔逸有聖人之至治不憂黔首之危亡

南谷子曰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車輿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

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

無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

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人也夫釋職事而聽

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伎天長守職不進民俗

亂於國功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於人矣

正儀子曰舜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制為天子而四海歸心者其道亡也則為人所制

南谷子曰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為道者塞邪防未然其亦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為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

文字

卷十一

三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

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

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

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正儀子曰夫治

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為務也

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

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

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

可更事猶琴瑟也尚終改調默希子曰曲節既殊故宜變易

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上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於俗而束於教也。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

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

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民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

周人盟。正儀子曰：三皇無制令，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

不令而民從，末世較法而民許，故無為為化易有為為治，難與誓不，禁刑教隨之也。

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

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道。夫制

於法者不可與達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

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默希子曰：初法

滯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

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

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襲業，握篇籍，守文法，欲以

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道，亦

難矣。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

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南谷子曰：聖人立法本為禁好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玉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

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

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

發乎人間，反已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

惑於疑，有諸已，不非於人，無諸已，不責於所立，立於

下者不廢於上，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

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

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默希子曰：自檢於

縣法者法不法也。默希子曰：不法以法之法也。

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

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

無罪是故公道而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

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

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無得橫斷也，人莫得恣

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無為，無為者非謂其不動

也，言其從已出也。默希子曰：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

任法矣。南谷子曰：法者人主示度量為天下準繩也。法定

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

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

在民情上
詩消息則
戶家失著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奸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老子曰臣道者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

文子

卷十一

六

小所在甚大所守甚細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金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眾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審也

南谷子曰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

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舉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無成功昔行者不容眾體大者節疎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

文子

卷十一

七

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瑕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夫眾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滂辱而不知其大略正儀子曰凡人之情惡其卑辱君子用人存其大略

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正儀子曰舉賢才也

富即觀其所施正儀子曰濟物也
窮即觀其所受默希子曰非義不為
賤即觀其所為默希子曰非道不取

視其所患難以知其所勇正儀子曰因其患難方見仁勇

動以喜樂以觀其守正儀子曰不逾濫也

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正儀子曰不妄取也

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正儀子曰殺身成仁

如此則人情可得矣默希子曰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具世之英也能以此觀

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南谷子曰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於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諱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

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為斧

文子 卷十一 八

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行

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故智

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

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默希子曰為其可為者殺其可

殺者然後功遂名立稱於後世也

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竝行聖人一

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

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

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劔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

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

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

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

老子曰道德之倫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

趨舍司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

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於世

正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正儀子曰夫濟傾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

文子 卷十一 九

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

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

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

中絕聖人從中起而絕其強暴

南谷子曰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趨舍在已非譽在人用不用關於時行不行保乎命是以君子得特行道間不容息

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

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

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

也聚天下之財賄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

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正儀子曰言天亡之桀紂是也

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

是以虎傅翼何謂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螭獺養禽

獸者必除其豺狼又况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

也

商谷子曰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為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為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為災此兵革之所為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乎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

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

太子

卷十一

十

工錄而

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

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

撓以為急事為詭辭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有益於

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

丈夫下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

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

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

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

衣食僥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

施其策勇者無所錯其威默希子曰智以救危勇以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

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

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

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

無捕民虜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

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

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

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

太子

卷十一

十一

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其縣尅其國不

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

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

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

正儀子曰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辭誓眾以罪問敵亦非容易而動凶器百姓

悅戴唯恐不至殺湯文

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為地戰者不

能成其功為身求者不能立其王舉事以為人者眾

助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動雖弱必強眾之所

去雖大必亡。然希子曰不義之兵利強凌弱恃大侵小戮無辜害有道國勢尚不可得而況

欲成王業乎

此以剛氣勝者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

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

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脩正廟堂之上折衝于

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

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

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

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自刃合流矢接輿死

文子卷十一

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正儀子曰修德而勝者上守法

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

兵之勝敗皆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

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

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

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南谷子曰兵法先舉者為主應敵者為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為上

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

此以剛氣勝者

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

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

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

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

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為之死下事上

如兄即必難為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鬪

然希子曰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難敵不懼死不顧怨義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吝其生而不救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

是故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

文子卷十一

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

也。正儀子曰信義立雖死不顧怨或治無遠不至矣

文子卷十二

句餘孫 鑽文融評

武林梁 杰廷玉閱

上禮篇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

優 然希子曰萬物無相侵害故優游也

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

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 正儀子曰謂天下漸失其

文子

卷十二

本德煩而不一此玄古之時以為衰世也

及至神農黃帝嚴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

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

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

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為偽險德以為形智巧萌生

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眾琢飾詩書以買名譽各欲

以行其智偽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

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

無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摧德撻性內愁五藏暴行越

知以譎名聲之世此至人所不為也擢德自見也撻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南谷子曰上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之謂歟上古其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羣生純樸萬物大侵自伏羲氏達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霸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

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

文子

卷十二

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為民害故鑄鐵鍛刃以

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

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

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

也 然希子曰世之衰物不淳一各生異情適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為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

變法非有常也故法無常名也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

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

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

至於中而知規矩鈞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示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正儀子曰制禮非禮非於道也制樂非樂夫其和也物制於物尚可也法制非法是其政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灾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太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常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唯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為姦偽以解其罪而殺不辜其作圖也

聖人設此四者為範世之其後自世去也

以成宗廟之具備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犬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

南谷子曰聖人建事之初意察則歸神杜淫書以領理百事固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訟之情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偽圖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宜矣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為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

廉耻不立民無廉耻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勸禮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舉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為三公一州之高以為九卿一國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正儀子曰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為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備百人者謂之傑

此句明

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儁也行可以為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儁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

女子

卷十二

五

爾雅正

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爾希子曰聖人用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治也老子曰為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日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其德錡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

此句明

此句明

山

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遇情閉欲以自防雖情心咽噎咽音厭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防故莫能終其天年爾希子曰為禮者束不放肆迫於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彼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燕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萬物變為塵垢矣正儀子曰道備無為之事皆歸有欲之人

女子

卷十二

六

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爾希子曰

其若無欲止沸在於去薪

南谷子曰盜竊之難治也久矣竊鈞者誅竊國者為諸侯是盜在上而不在下若堯之菲茨不剪樸樸不斲雖賞之不竊也傾宮瑤臺瑤室玉門禁結之過身死人手悲夫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有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為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

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狩。禮樂飾則生詐偽。

南谷子曰：事物之川未有久而不弊者也。雖道之可循，德之可得，苟非其時，亦不能行。君臣尚義，猶不免於相非。父子主恩，或不免於生怨。是豈人心之固有哉？

末世之為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慢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

文子

卷十二

七

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不能禁也。

起結有居
政文復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琢金玉，撻礪，磨消銅鐵，麒麟不遊，構木為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掘地而井，飲濟川而為池，築城而為固，拘獸以為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天，處於太半，草木夏枯。然希子曰：衰世之主，剖石索玉，鑿蚌求珠，耳日之娛，遂致車馬萬物，失所當，是以恐之雷電，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豁谷，使有壤界。然希子曰：周衰而三川竭。

晉徵而
沙鹿崩

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為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幸誅罰無罪，於是典矣。然希子曰：天法不待不變，動人者不得，不災危也。

南谷子曰：口盈而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夫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電霜為害，萬物焦天，川絕不流，是皆虧盈變益，害之所致，不能省愆，則必有人道惡盈之禍，起是而畏也。

老子曰：世之將喪，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

文子

卷十二

八

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疎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遠載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疎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綏步，金積折，廉壁蕩，無羸殼，龜無腹，蒼筤日施，天下不合而為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恃拔其根而棄其木，鑿五刑為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為難，攻城濫殺，履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

後天下未常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

正儀子曰宋世驕王恃其

威廣其土地盡生民之命求錘刀之

未伏尸流血無時暫寧豈為有道哉

南谷子曰陽生陰殺二氣更遷國運與衰固若有

數然則六運交終一陰廢始澤水示徵九年為災

自非有堯舜禹三聖人者由誰類絕矣是故興衰

有數治亂由人

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

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

端息未辨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

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察肢體黜聰明大通

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

文子

卷十二

九

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正儀子曰不得中絕言必有其王也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

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

默希子曰言水至清

魚不游人至察衆不歸也

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蔭蔽也故為政

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如此

者譬猶廣革者也夫敗大裂之道也

正儀子曰為政以苛必敗之由

為革以廣必裂之道

其政闕闕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正儀子曰上太然下

不安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為不可勝之政而後

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

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為奇奇靜為躁奇治

為亂奇飽為飢奇逸為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

之相代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

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無數

默希子曰此謂正奇相攻賢愚相敵

夫德均與人卒衆者勝力雖敵者以制愚智均而

非道也此明權也

文子

卷十二

十

南谷子曰文子之書前以皇起後以霸終其皇帝

王霸之書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此古今之通論

霸者則不然用兵以奇治國亦以奇是政後為奇善後為好矣於嚴治國失政而以奇為務者所

何足以多算云哉

文子卷十二終